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八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八四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雅述二卷

〔明〕王廷相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刻王浚川所著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雅述二卷》

提要

雅述序

夫自軒堯御宇人紀肇立道啓醇源教[illegible]乾
繼而三代迭興茂建中和彬彬文質衍百世而
可行仲尼有見於此乃述帝王仁義禮樂之道
以垂憲後世而謂之經經者常道也可常以範
世者也故由之則治迷之則危去之則亂確乎
可守而不可畔也然世遠風漓異端竊起而老
佛清淨無爲之論出世乃爲之大惑由是百氏
九流紛紜雜遝各競所長而六經中正淳雅之
道荒矣雖宋儒極力詆辯以挽返洙泗之風而
才性有限不能拔出流俗亦未免沾帶泥苴使
人不得清澄亶朗以睹孔門之景炱可恨矣余
不自量每於讀書之暇其於天道人事變化幾
宜諸所擬議有不符於聖者特置一論以求合
道眞積久成卷分爲上下二篇名曰雅述謂述
其中正經常足以治世者云爾嗟乎心同則見
同見同則道合人生靈明不齊智愚差別以故
見道懸殊不能統一况積世偏駁之論先巳戕
溺乎玄府雖的示以道之眞詮亦將扞格而不
入矣欲人人知宗[illegible]哉[illegible]諸侯後聖爲[illegible]

吳嘉靖十七年四月朔川儀封王廷相子衡父

自序

雅述序

浚川先生王公嘗作慎言十三篇深探隱化暢發玄旨學者莫不諷誦之先生又出其雅述二篇悼後人之襲迷示行者之廣涂修身理國之具循級蹈實銑辱交於先生四十載論心談義商訂箴規至忘爾汝不特形骸先生秉介履素摧枉祀難在困亡憂在達亡樂耽文味道少勉耆化故能闢已塞之路昭不礙之牖焉夫聖哲之訓積充于宇載汗其牛不啻足也而後賢一出必更有作往往發其未及而救其或陂斯盖日新之盛德生生相禪而亡已也譬之日月麗空代照一爾光景永耀人樂之而不厭焉夫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恥行忽於疾舒辨徹乎宇宙心荒於日用聽言可聞考實蔑然讀雅述者宜知切己求要其覺民之旨也

嘉靖已亥秋七月初吉安陽崔銑書

刻雅述篇叙

浚川翁聞望天下天下士咸敬仰之余自未第時慭思則衆而識荆之願恨莫遂焉乙未春僥録名氏于甲榜廼獲謁翁翁風範攸及儀憲具存載觀慎言諸書豫大有得夫盍信昔之所聞於人者不果謬矣近濟南周子携示雅述篇冊而不言作者為誰余捧誦之見其旨趣深長意味逈別推極要領妙悟精微是皆聖賢儒先所未發大有造於來學者復叩之周子始

謂翁手筆焉耳於戲懿哉非翁殆不能是也余何敢私焉命工鋟梓將與天下共之俾私淑艾者達之遐荒而翁之教不獨衣被一隅一世而已矣噫此固刻雅述意也若夫勳庸節槩策諸太史氏可稽也豈口耳見聞者而可以述乎哉

嘉靖戊戌冬十月朔日新安後學謝鑑謹拜手志

雅述　王氏家藏集卷之五十五

浚川王廷相著

上篇

六經者道之所寓故仲尼取以訓世八索九丘連山歸藏非不古也道不足以訓仲尼則棄之故後世無聞

刑法者聖王甚不得已之政也故曰弼教修德靖民聖人豈不欲之而廢教者則毒良矣非刑法何以齊之不為刑辟莊老矯世之謬談也

不擇義而廣涉雜陋不明聖而務偕時俗不守經而奇尚緯畧秦漢以來俗儒寡識援邪阿世害道甚矣南宋諸儒講明道學沿習既久亦所不免道實日蔽嗟哉

人事禍福得失有功無功皆不能逆定惟有守道正已竭盡心力聽命于天為可恃爾此中仍有智以應變一節然亦不得畔道

大率臣得親信於君輸心無隱使君灼見我之底裏此最為急要處事之際那肯慎默不露形迹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所謂愼默出令一端爾

聖人為治三年有成又曰必世而後仁何耶言三年之内國事定而功業可立也若要教化大行仁義浹洽上下相安禮樂四達而不倍必須積累一世之久而後能此孔子酌治之至擬後之人德慧術智不及於聖人又不自量而以歳月淺近期其效萬無一成及有賢智者當事規畫粗定而為之君者又無優游寛裕之心以俟其自化亦以歳月責其成功當時無識淺迫之人亦皆不知功不可速致又從而喧議過望以訾其無為卒使賢智之術格于速望不得順施以收必世之効良可歎也

或問一行何以大衍名曆王子曰假易以重其曆爾其實於易無當也易卦不言數惟大傳有大衍之數五十之說蓋以蓍求卦之數也筮數横以四取曆數縱以順負掛扐分揲義惟取象日月五星數皆實衍其大節迥異如此而以大衍名曆非假託而何哉夫易乃人為曆由天度天運有常易道變易以天就人是謂顛越以常就變安能符契得卦由數吉凶在卦而不在數又況吉凶本之人事乎得天由數離合在天而不在數又況離合出於數外乎是數者求卦求天之死法具耳學者不探其原棄理以從數執數以明義於事無實於道有乖殊失聖人之旨矣

儒者貴識義理貴識治要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道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機不迷

儒者以虚靜清冲養心此固不可無者若不於義理德性人事著實處養之亦徒然無益於學矣故清心靜坐不足以至道言不以實養也

未事而憂勞圖治之大幾古昔聖王皆然矣事迫而後憂鮮無不及之咎然尚有繫人心回天命者在故曰生於憂患

民苦思亂亂久思治治則思休乃理勢必至之期也漢惠高后之際奚有先王經國之謀以施諸世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且以海内脱戰爭之苦遂生養之計故上下樂於休靜耳

由是觀之有國者惡用苦民爲哉
桀紂謂之獨夫言衆叛親離不與爲君也人主
非有桀紂之惡民必不忍棄之雖有强力廣
謀以僥倖非義必不能得漢季二袁是也易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
自天祐之曹操知之乃挾天子以令諸侯是
假之也假之而猶勝之况傾心王室順天信
人其功業所就又豈可量乎

學者始而用功必須立敬存誠以持其志而後
有進久而純熟動靜與道爲一則誠敬不待

養而自存志亦不待於持而自定矣程子論
持志曰只此便是私此言亦過高或恐非先
生之言儒者遂以主敬存誠以持其志爲有
意而貶修治之學殊失下學上達之義近禪
氏之虚靜矣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靜而未感也人心
與造化之體皆然使無外感何有於動故動
者緣外而起者也應在靜也機在外也已應
矣靜自如故謂動以擾靜則可謂動生於靜
則不可而况靜生於動乎

感應之機無端故動靜[illegible]之不得已而
然也

心有以本體言者心之官則思與夫心統性情
是也有以運用言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與
夫收其放心是也乃不可一槩論者執此
義則固矣大率心與性情其景象定位不[illegible]
別說心便沾形體景象說性便沾人生虛靈
景象說情便沾應物于外景象位雖不同其
實一貫之道也學者當察其義之所主得矣

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動作行事可以觀聖

人內蘊不可知而發外者可以槩覩天除却
四時行百物生聖人除却動作行事則其道
隱矣將何以爲知天知聖之具儒者好高乃
謂以動作言語求聖人爲末過矣孔子欲無
言以門人因言求道恐墮於言語之學而不
踐諸實行也故曰天何言哉觀天之運行生
育則知天矣其意以爲門人何事求諸予言
觀予之行事則道在是矣今乃以聖人言語
並其動作而爲末焉其亦不思甚矣推此意
也直欲枯禪白坐以見性乎

世變有漸若寒暑然非寒而突暑暑而突寒也聖人拯變於未然在乎其勢而已矣乎其勢在理其人情而已矣故將怨者則德之將渙者則萃之將昂者則抑之此聖人先幾之神也悠悠坐視養亂焉耳矣

人有生則心性具焉有心性則道理出焉故曰率性之謂道然必養而充之體而行之則道存而理得斯謂之盡心盡性是乃在我之物死生不可離者故曰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自餘皆身外物耳君子雖得之而不以為

有無焉

拯救衰弊之機日見乎事惟智者明之仁者體之勇者行之不智則闇而不達不仁則無閔憂之心不勇則懦而無氣機雖日發乎前不過悠悠坐視而已此國事所以日不可為也故用人貴先達德

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為道之本

薛文清云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愚謂性道有善有不善故用明使皆善而無惡何用明為聖人又何強為修道以立教哉自世之人觀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道者常千百昭昭雖勉於德行而惰於冥冥者不可勝計讀書知道者循知廉恥而不為非其餘嗜利小人行奸僥倖而無所不為矣故謂人心皆善者非聖人大觀真實之論而宋儒極力論贊以號召乎天下惑矣

心者栖神之舍神者知識之本思者神識之妙用也自聖人以下必待此而後知故神者在

內之靈見聞者在外之資物理不見不聞雖聖哲亦不能索而知之使嬰兒孩提之時即閉之幽室不接物焉長而出之則日用之物不能辯矣而況天地之高遠鬼神之幽冥天下古今事變杳無端倪可得而知之乎夫神性雖靈必藉見聞思慮而知積知之久以類貫通而上天下地入於至細至精而無不達矣雖至聖莫不由此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周子亦曰思則睿睿作聖夫聖賢之所以爲知者不過思與見聞之會而已世之儒者乃曰思慮見聞爲有知不足爲知之至別出德性之知爲無知以爲大知嗟乎其禪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與見聞必由於吾心之神此内外相須之自然也德性之知其不爲幽閉之孩提者幾希矣禪學之惑人每如此

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

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何以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惟知所養者爲親耳塗而遇諸父母視之則常人焉耳可以侮可以詈也此可謂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親觀之則諸凡萬物萬事之知皆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近世儒者務爲好高之論別出德性之知以爲知之至而淺博學審問愼思明辯之知爲不足而不知聖人雖生知惟性善近道二者而已其因習因悟因過因疑之知與人大同況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知哉

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蓋博粗而約精博無定而約執其要博有過不及而約適中也此爲學爲道千古心法世儒教人曰在約而不在博嗟乎博惡乎雜者斯可矣博而正何害約不自博而出則單寡而不能以折中執一而不能於時措其不遠於聖者幾希

性生於氣萬物皆然宋儒只爲强成孟子性善

之說故離氣而論性使性之實不明於後世而起諸儒之紛辯是誰之過哉明道先生曰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又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三言者於性極爲明盡而後之學者梏於朱子本然氣質二性之說而不致思悲哉

諸儒於體魄魂氣皆云兩物又謂魄附於體魂附於氣此即氣外有神氣外有性之論以愚言之殊不然體魄魂氣一貫之道也體之盡

爲魄氣之靈爲魂有體即有魄有氣即有魂非氣體之外別有魂魄來附之也且氣在則生而有神故體之魄亦靈氣散則神去體雖在而魄亦不靈矣是神氣者又體魄之主豈非一貫之道乎知魂魄之道則神與性可知矣

朱子答江德功性相近之問曰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爲言是以孔子之論爲非矣此乃泥於性善之說遂畔於聖人而不顧矣後人少有異於先儒之論無識者便謂之侫何邪

格物之解程朱皆訓至字程子則曰格物而至於物此重疊不成文義朱子則曰窮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窮字聖人之言直截决不如此不如訓以正字直截明當義亦䟽通既無屋上架屋之煩亦無言外補添之擾

知覺者心之用虛靈者心之體故心無窒塞則隨物感通因事省悟而能覺是覺者智之原而思慮察處以合乎道者智之德也宋儒乃以覺爲仁終非本色但智之爲性統明萬善心體苟無昏昧於仁覺其所以爲仁於義則覺其所以爲義而於衆善無不有覺獨以覺爲仁偏矣

童蒙無先入之雜以正導之而無不順受故蒙可以養其正性此作聖之功壯大者已成駁僻之習雖以正導彼以先入之見爲然將固結而不可解矣夫安能變之正故養正當於蒙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不委曲方不宛轉二道易入於偏小然必寬廣而大則動無

不中矣中者應物之善道故於事物之來雖未經習學持是道而行亦無不利矣

君子學以聚之博極其實也問以辯之求約於中也寬以居之廣大自守也仁以行之公恕應物也

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謂之正德者率循禮義而彝倫攸叙即衣食足而後知禮義也謂之利用者養生送死皆有所賴而無憾也謂之厚生者各得盡其壽命而無艱難凍餒

夭瘥之菑也蓋惟六府之能修則自然三事之惟和故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慈湖楊氏以六府爲養民三事爲教民而以利用厚生皆有正德誤矣

先内以操外此謂之動心動心不可有由外以觸内此謂之應心應心不可無非不可無不能無也鑑之明不索照也來者應之矣能應矣未嘗留跡焉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動心何有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固應心之不能無也喜怒者由外觸者也過於喜則蕩過於怒

則激心氣之失其平非善養者也惟聖人虚心以應物而淡然平中焉故萬事萬物以理順應而無定情於跡也何有是故虚則公公則不爲已有不爲已有則不見其跡

天之體在外者不可究測在内者可以數推理度以日進退爲寒暑以日出沒爲晝夜以極星爲主定南北天體之外運有南北東西則不可得而知

君子與小人同朝則小人常勝何以故君子惟義是嗜故守道而不渝存心仁恕故與物而不害不與人私競有所競者公家之事耳非求利已焉故一不得志於人則奉身而退而小人乃得志矣小人惟利是嗜故祀義而不恥存心妬忌故隱忍以害物好爲諂媚以取悦於上故有不得於人則合黨以交訴而君子遂受屈矣自古盡然唐之牛李宋元祐紹聖之際可以覩矣是故人主爲國遠圖當急於君子小人之辯或曰世之人嗜利者多而守道者少如小人衆而君子寡何曰此在轉樞之機得其道耳世之人豈固欲爲小人哉

中人之可以上下者逢其時而變耳使君子得君信任而在高位則引拔者皆君子其中人從時而變亦皆君子之流矣故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此之謂也此轉樞之得其道也

能知富貴功業非吾身之常憎愛哀樂皆外感之跡則泰宇靜定隨處皆足自修而聽於天者在其中矣

天之氣有善有惡觀四時風雨霾霧霜雹之會與夫寒暑毒厲瘴疫之偏可覩矣況人之生

本於父母精血之稟與天地之氣又隔一層
世儒曰人稟天氣故有善而無惡近於不知
本始
改局面新紀綱期月可也政宣流而無滯人安
和而向化非三年則不能蓋雖聖人在位其
酌時順事必年久而後議擬定効驗集也舜
典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亦此
三重有聖人之德非愚而自用也在天子之位
非賤而自專也用當世之所宜非生今反古
也此謂之寡過

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
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
亦惑矣
傳孔子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以三子皆有書
也顏子幾於聖人以論語所載觀之眞得仲
尼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
生也性也道也皆天命也無教則不能成老莊
任其自然大亂之道乎
彼犯我也是則吾自反不暇彼犯我也非是則
其過在彼也顏子所以不校

溫和而不暴戾良善而不險狠恭敬而不患肆
儉約而不多欲謙讓而不好勝此聖人之盛
德也學能體之則於人也無往而不感矣又
何以他學爲哉
今之人行有害於義理則安然處之而不悔事
有損於富貴則終日戚戚而不樂
毋意不先有意而向毋必不期必成事毋固不固
執必行毋我不求利己
天下無一物能動其心則無一物宅於心死生
大矣順而不計有天下不與又不足云也無

一物宅於心則虛則明則正則公則和研慮
處物罔非順應矣
君上節儉則取於民者寡故民蓄積富足樂以
養生有事則隣里親戚守望相助孰肯舍其
安逸而他適人君侈費無度常賦不充必至
加歛暴征則民之蓄積耗而生計微生計微
則家貧無所戀愛矣以無所戀愛之心加之
以貪官校吏之摧楚其不舍其邑里耕桑而
去者幾希矣去則流離失業困極爲盜勢所
必至此黃巾紅巾之患所由起也

宰輔須要識道曉事燭治亂安危之機具斡旋通變之才者方有濟救匡益之功徒取夫無用文藝之名以置諸裁割庶政之位倘際夫危疑彊硬之變必不出因循委靡之圖何也無遠機長睹徒快於目前事即有達才亦垂次無緒矣所謂文人靡靡不閑經世其此之謂矣

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愚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

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

高談往跡遠於事情此書生之迂濶致餙彌文罔益實政此庸人之擾擾一則寡神識於通變一則務虛名而多事要於道化相遠

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學不本之經術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

聖王不作治安之道不興聖賢弗庸治亂之機弗察故逞兵力好貨財崇土木嗜祥瑞輕民命而禍變危亡之災稔矣

易雖有數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耳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自邵子以數論天地人物之變弃人爲而尚定命以故後學論數紛紜廢置人事別爲異端害道甚矣

禮言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謂之越紼尚在殯宮也斯時也衰斬苴惡擗痛荼毒安能改致齊敬以嚴祭事雖天地社稷禮不可廢亦可以攝而行之也吉凶異道喪祭異情越紼而行情實頓變於誠有碍不

如攝也

慎終追遠程子曰不止爲喪祭何也蓋人能慎終則有始有卒人能追遠則無遐遺皆厚之道也豈不感人

桓魋其如予何孔子知天微服過宋孔子知人知及仁守莊涖禮動不止爲政凡有所作始終不可缺一

善人雖資性美好若不循守聖人已行之跡亦不能入聖人之室言人當貴學也

灌地以降神凡祭皆先如此灌後禮度各別曾

僣天子之祭灌後皆非所宜行故孔子曰禘
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言制當代之禮皆因
襲前代已然之跡爲之也其中未免猶有損
益今取二代之禮觀之何者是損處何者是
益處皆可知之則繼周而王者雖千萬世之
禮不過如此而已矣註恐未善
立法者聖人也法久必敝勢也使聖人在亦必
救而更張之非救法也所以救社稷也執宋
王成憲謂不可改且以恐人者亂道也奸人

也由夫斯人之徒也其如社稷何宋神宗荊
公後世議之不眞何也曰彼以財利言非救
弊也變之迫非以漸也
風雨者萬物生成之助也寒煖者萬物生殺之
候也物理亦有不然者不可執一論也雨在
春雖能生物過多亦能殺物諸物至秋成實
雨固無益諸麥諸菜亦藉雨而生安謂秋雨
枯物風春則展秋則落物理自展自落耳松
檜桂栢凌冬蒼欝秋風能落之乎由是觀之
皆由物理匪風而然

日有南北之遲故陰陽有寒暑煖寒而暖暖而
暑暑而涼涼而寒其所由來漸矣非寒與暑
會於一朝也若曰二氣旋轉抉扎以勝負爲
寒暑謂之陰陽必爭是以二氣各相逞力拒
鬬負者退而勝者主非因日進退自然之數
矣然乎今觀大寒之時暑氣滅盡無遺大暑
之時寒氣閉藏無迹如參伐大辰了不相接
安得並立相激而鬬其謂陰陽必爭人稟其
氣故人性上人非獨談理未的尤見氣性不
化

文以闡道道闡而文實六經所載皆然也晉宋
以往競尚浮華刻意俳麗劉勰極矣至唐韓
柳雖稍變其習而體裁猶文道止一二文已
千百謂之闡道眇乎微矣今之言者曰宋儒
興而古之文廢以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
志故考實而無人抽華而無文嗟乎豈其然
哉夫人有蹈道之言有見道之言安論性行
一執言而不欲合道傳志將何爲邪故知文
士之言靡而寡用
七曜之灑逸極外与一晝一夜旋轉一周近極

則日邇當天體之高度故晝日照三面而北
面不照遠極則日邇當天體之低度故晝日
照南面而三面不照所不照者非日不歷也
日遠而低人自不見耳或曰近極晝夜之度
宜過短而遠極之度宜過長似也何冬夏日
度皆百刻曰天體雖有遠近高低運行一周
遠近舉皆一周管於樞故耳覩日近極之時
則影移之遲遠極之時則影移之速可測矣
如蟻在磨盤一在邊一在近臍雖有內外遠
近皆磨一周而同至安得刻候不同此蓋天

之術所以難算必至於失傳而渾天之法籠
同渾取反能行之後世而無議也使萬世之
下有神解之士出必以吾之論為當而取之
矣今曰北者至陰之地陽之根窟故日照三
面而北方不照此據人所及見為論非天道
之本真且日月隨極而轉夜不於北而何往
使極之下無人則已有則必見日之環照而
無夜矣北方有國日落烹羊髀未熟而日已
出由此觀之彼國之日亦有北照者矣其謂
北方至陰為陽之根窟故日不照北殊為舛

駁論失精到

元亨利貞易謂大通而利正也孔子解易曰元
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
之幹蓋贊四字之德即今之訓詁耳其曰體
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蓋示學者效德之義也而何
有於元亨利貞即人性之仁義禮智哉況貞
固幹事于智之義絕遠儒者論易乃以私意
而附會之無恠乎聖經之日蕪也

老子之道以退為主而惟欲利己及其敝也害

治是故得其靜修者為方士之解形得其吝
嗇者為晏墨之苦儉得其容忍者為申韓之
刑名得其離聖去智者為莊列之放達得其
不敢先事者為持兩端之奸得其善為保持
者為避難之巧得其和同而不絕俗者為頑
鈍之鄙夫夫是道也其始也未嘗不曰可以
治天下終也反以之壞天下道慎乎哉道慎
乎哉

何謂大衍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聖人立揲蓍
之法去其零五之小數以五十之大數衍之

故曰大衍其用四十有九虛其一而不用何也曰用全數則分之皆二十五之陽數非天地陰陽之灋象矣故去一而用四十有九去一若太極也四十九而中分之陰陽之象數全矣故曰不用而用以之生非數而數以之成者是也王弼曰不先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先言大衍之數五十者明大衍包天地之數而非天地之數生大衍也此其義何如曰非也古之聖人有所制作必取法象故包犧立揲蓍之法取天地奇耦之大數而行之

故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以出於天地自然之數然也夫大衍者以行天地之大數為名也名既出於天地之數非天地生之而何哉況大五之外猶有小五皆天地之正數也大衍止包五十尚餘其五安得謂包天地之數乎

君子於老莊不求同術而取其同理者亦可矣

程子謂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爾此論精實出于宋儒風氣之外矣薛文清以老莊之流非之吁嗟乎太極果不出於氣則生天地生人物何所從而來哉所謂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此之謂也

天者太極已形也形則象數具而八卦章矣先於天者太虛之氣爾無形也無象與數也故曰太極伏羲之畫謂無象數得乎哉命之先天何居或曰仲尼已言之曰乾文之言天與人相後先也逾遠矣

任事者臣也恭已而南面者君也亦無為而已矣播厥百谷稷也刊山濬川禹也聽平五刑皋陶也蕩蕩難名堯則享其聖運籌決勝良

也戰勝攻取信也鎮國撫民何也漢屈群策高帝則享其智

治弊而捄之中道而已矣循而不知省不及者也矯之而甚太過者也過與不及皆致亂惟中合道故治可久老子矯俗捄弊之過者也故類於不知道

古之士大夫以公朝為心故主於益國而不以勝其職為務今之人各競其所職爭之道也惟賢者能推心於國有裨大猷舍已從人自勝之私不留焉

鬼神一道皆氣之靈也不可分陰陽魂魄神乃陰陽之所爲鬼亦陰陽之所爲無魂氣則鬼神滅魂氣散則魄不靈直是一道

靜寂而未感也動感而遂通也皆性之體也聖人養靜以虛故中心無物聖人慎動以直故順理而應此皆性學之不得已者後儒獨言主靜以立本而略於慎動遂使孔子克己復禮之學不行而後生小子以靜爲性真動爲性妄流於禪靜空虛而不自知悲哉

古聖智之人雖任直道而行亦酌乎時措之宜

蓋明哲自處保身爲重耳是故仲尼居亂國而無慮箕子遭惡主而獲免後人不量時勢而進卒至以身嘗禍雖徼赫赫之名終失大雅之度矣

人主寬仁則易於從諫剛明則易於自用遇從諫之主而政有大戾當責之臣遇自用之主而政有大戾不可獨責之臣何以故自用者必欲行己之志而後已豈獨人主人臣亦然雖有勸諫亦末之入矣況剛明之主威嚴尤重言之不惟不聽而反以得禍冒禍而行者世亦鮮矣故敢諫之臣常二三而貪生保祿之臣常千百又安能救其偏戾而返之正哉故曰不可獨責之臣

干將莫耶始出於型不足以截茸草而割敗肉及砥礪其鋒鍔而淬製其神靈則斷蛟龍剸犀象如碎虀粉夫人之生也使無聖人修道之教君子變質之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知雖禀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況其下者乎儒者不重聖人修道立教之功不論與孔子言性背馳與否乃曰孟子之言性善有功於聖門是棄仲尼

而尊孟子矣況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舍之而獨以性善爲名何哉

顏回食埃謂之貪汙可乎盜跖分少謂之清廉可乎事有疑似不可不辯

聖賢經世立法不止爲一時之私計所以修人紀垂道範與萬世共功

比干死箕子不死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龔勝死楊雄不死

文中子曰性者五常之本蓋性一也因感而動

爲五是五常皆性爲之也若曰性即是理則
無感無動無應一死局耳細驗性眞終不相
似而文中子之見當爲儱侗恍曰情意心志
皆性動之別名言動則性有機發之義若曰
理安能動乎宋儒之見當爲誤

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世賈誼引此以敦崇漢世風俗今跡其所甚
惡者不過指摘秦俗父子婦姑之陋及夫民
間剽刼詐僞之盗而已此等愚謬之民不知
學問禮義安知廉耻誼猶責其君臣乖亂致

使社稷爲墟由今觀之豈直民間四維喪失
爲之士大夫者刻忍而不仁淫蕩而蔑德貪
利而忘義驕橫而犯禮鄙陋之風肆行於上
機巧剽刼尤甚於民恬然安之不以爲異風
行草偃上下相效四維安望其能張耶識治
君子不可不爲之慮

天地之間一氣生生而常而變萬有不齊故氣
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世儒專言理一而遺
萬偏矣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
理物有物之理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各
各差別統而言之皆氣之化大德敦厚本始
一源也分而言之氣有百昌小德川流各正
性命也若曰天乃天吾心亦天神乃神吾心
亦神以之取喻可矣即以人爲天爲神則小
大非倫靈明各異徵諸實理恐終不相類矣

元氣即道體有虛即有氣有氣即有道氣有變
化是道有變化氣即道道即氣不得以離合
論者或謂氣有變道一而不變是道自道氣
自氣歧然二物非一貫之妙也且夫道莫大
於天地之化日月星辰有薄食彗孛雷霆風

雨有震擊飄忽山川海瀆有崩竭潰溢草木
昆虫有榮枯生化群然變而不常矣況人事
之盛衰得喪杳無定端乃謂道一而不變得
乎氣有常有不常則道有變有不變一而不
變不足以該之也爲此說者莊老之緒餘也
謂之實體豈其然乎

朱子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功夫止是
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
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友往往亦只如
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

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遍以告之也
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
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
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
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
悟故流於怪異耳觀此則知文公先生亦曾
悔悟自己偏於講論文義之非子靜先生亦
非不留講學者但其門人無識各競門戶之
勝自相排詆遂致二先生有支離禪定之異
後學不能深察詳考隨聲附和殊無會通之

見崇朱者以講論爲真詮守陸者以禪定爲
要執終身畔於聖人之學而不自知由之各
相沿習誤天下後學至于今尚然

楊惲致日食之咎可乎張温應大臣之氣可乎
中台星折委之張華可乎太白食月屬之曹
爽可乎邪術之爲世害豈一日之故哉

三五曆紀云渾沌未分狀如雞子溟涬始牙濛
鴻滋萌歲在攝提元氣肇始此論俱非精到
天地未分元氣渾沌而已天地既判乃元氣
化成始如雞子也今言混沌狀如雞子是顛
越矣天地初分人尚未生而云歲在攝提孰
見而傳孰論而紀天形圓轉真始難圖今言
歲在攝提元氣肇始豈非無據之誕說乎

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
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此語甚有
病非知道者之見天地未形惟有太空空即
太虛冲然元氣氣不離虛虛不離氣天地日
月萬形之種皆備於內一氤氳萌孽而萬有
成質矣是氣也者乃太虛固有之物無所有
而來無所從而去者今曰未見氣是太虛有

無氣之時矣又曰氣之始是氣復有所自出
矣其然豈其然乎元氣之上無物不可知其
所自故曰太極不可以象名狀故曰太虛耳

太極者道化至極之名無象無數而天地萬物
莫不由之以生實混沌未判之氣也故曰元
氣儒者曰太極散而爲萬物萬物各具一太
極斯言誤矣何也元氣化爲萬物萬物各受
元氣而生有美惡有偏全或人或物或大或
小萬萬不齊謂之各得太極一氣則可謂之
各具一太極則不可太極元氣混全之稱萬

物不過各具一支耳雖水火大化猶涉一偏而況於人物乎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性由於生道由於性明且著矣但人生稟不齊性有善否道有是非各任其性行之不足以平治天下故聖人憂之修道以立教而爲生民準使善者有所持循而入不善者有所懲戒而變此裁成輔相之大猷也若曰人性皆善而無惡聖人豈不能如老莊守清淨任自然乎何苦於諄諄修道以垂訓宋儒寡精鑒昧神解

梏於性善之説而不知辯世儒又復持守舊轍曲爲論贊豈不大誤後世

天地人之道有至正至實之體不可得而益亦不可得而損但自開闢以來有誣罔而行者有假託而行者世代云遠踵謬習陋迷而弗察者衆矣予欲矯正上古質朴之見袪除後世謬悠之習耶乎無以翼之者將俟諸後聖焉耳矣

孟子之言性善乃性之正者也而不正之性未常不在觀其言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亦以此性爲非豈非不正之性乎是性之善與不善人皆具之矣宋儒乃直以性善立論而遺其所謂不正之説豈非惑乎意雖尊信孟子不知反爲孟子之累

禮儉則質朴寡飾而真誠之意存禮奢則繁文縟節而虛枵之象見況儉自生簡簡則易治奢必生僭僭則易亂故儉爲禮之本司國禮者不可不慎

衛輒有國諸儒以嫡孫承重之法言之以爲有

可以得國之理此於大倫大義有害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非父已沒也況有罪非有危於社稷而法不容返者只是當時主國討者無有識道理之人且倉卒之時便要國有主君故不得不立輒耳又當時出公年紀之長少知識之能否與夫主國之臣利其便已與否皆未可知古今如此等事謬處者甚多不獨衛輒也或曰靈公命之雖然夷齊豈無父命乎然皆逃而去之使出公有識如夷齊兄弟不肯自立則當時之臣亦未敢如何必請

莊公而立之則父子君臣之義自然不至有傷仲尼曰必也正名衛之君臣不得爲無罪矣

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即此數言見先生論性闢頭就差人具形氣而後性出焉今曰性與氣合是性別是一物不從氣出人有生之後各相來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氣則性存無生氣則性滅矣一貫之道不可離而論者也如耳

之能聽目之能視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有者無耳目無心則視聽與思尚能存乎又謂主理故公而無不善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且以聖人之性亦自形氣而出其所發未嘗有人欲之私但以聖人之形氣純粹故其性無不善耳衆人形氣駁雜故其性多不善耳此性之大體如此萬世之下有聖人生焉亦不易此論矣而先生乃以本然氣質分而二之殊不可曉且舜之戒禹而以人心道心言者亦以形性爲一統論非形自形而性自性

也謂之人心者自其情欲之發言之也謂之道心者自其道德之發言之也二者人性所必具者但道心非氣稟清明者則不能全故曰道心惟微言此心甚微眇而發見不多也人心則循情逐物易於流蕩故曰惟危言此心動以人欲多致凶咎也人能加精一執中之功使道心雖微擴充其端而日長人心雖危擇其可者行之而日安則動無不善聖賢之域可以馴致此養性之實學作聖之極功也

横渠謂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目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此似欠會通心固貴靜定目前之事有不得不動而應者雖細小之感亦當起而應之所謂常靜常應是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豈有事至目前而不恤者耶若然類禪定而無應矣於道也奚益

子在川上見水之逝晝夜不息乃發爲歎意豈獨在水哉天道人事物理往而不返流而不息皆在其中不過因水以發端耳

欲多塗好功好名好文章好安逸好諸非性分者皆是也不直好富貴耳夫有所好神志不得清泰必動心於得失之際豈不累於所好哉

劉安世論内降曰人主或有請求難以面折但以其奏付之外庭若大臣守法而不同則私謁雖多而無患雖然有是大臣可矣使依阿曲承者處之則君臣胥失政涉紕繆故君德當以剛而失其私臣道宜以正而執其法

心乃體道應事之主故程子曰古人之學惟務

養性情其他則不學雖然君子欲有爲於天下明經術察物理知古今達事變亦不可不講習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非聖人語靜屬天性動亦天性但常人之性動以物者多不能盡皆天耳今曰動乃性之欲然則聖人之動亦皆欲而非天邪此論似爲偏頗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旁通無滯必不如此且性者合内外而一之道也動以天理者靜必有理以主之動以人欲者靜必有欲以基之靜爲天性而動即逐於人欲是内外心迹不相合一矣天下豈有是理聖人德性養成無欲無爲至虚至一靜亦以天動亦以天物來應之而已夫何有欲以將迎於外若曰性動於欲此在常人則然矣

水在下地在上若浮乘然氣激於虚泉湧而上即地下之水非别有生化者人之脉出自湧泉而升於百會可推矣陰乘乎陽雲升而雨即地水之氣非别有種子者人之液鬱熱於中汗瀝於外可推矣由是觀之地上地下而

雲而雨一貫之道也但有升降變化之殊耳東流者即上湧者上湧者即地下者地下者即東流者上湧無窮故東流亦無窮耳觀此則升雲無窮降雨無窮亦可推矣然則有消散乎曰有之微乎微耳水之大勢大機無與焉謂沃焦釜乃出妄度海何不溢曰地下皆水四海會通地浮水面有何滿溢

人物之生於造化一而已矣無大小無靈蠢無壽夭各隨氣之所稟而爲生此天地之化所以無心而爲公也故曰各正性命但人靈於

物其智力機巧足以盡萬物而制之或毆逐而遠避或拘係而役使或戕殺而肉食天之意豈欲如是哉物勢之自然耳故强凌弱衆暴寡智戕愚通萬物而皆然雖天亦無如之何矣

有德之人心誠辭直正顏厲色不作僞飾以爲心害巧言令色害心之德豈不鮮仁

守道者可以信義相期嗜利之人惟知利巳少有虧損其所欲則乖變遂作難保其弗攺於義圖矣是故君子取交觀其義利之素可以决其得失之歸

虛而靈者爲魂神之至也實而覺者爲魄精之至也百體皆會焉邵子曰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魂脾之靈曰魄腎之靈曰精分析破碎殊乖至理

人臣患得患失之心根於中則於人主之前論事不阿諛則逢迎恐逆鱗而獲罪矣不論是非一切順從豈不壞國家之事雖聖明之主能受盡言亦被其蒙蔽安望有弼違輔養之功始也爲君德之蠹終也爲社稷之賊

維持國命在紀綱修舉使君臣志氣委靡無振奮激烈之圖必一既苟且了事此紀綱之日蠱也久久習成不免奸雄竊機以乘之矣晉之中業彊臣悍將居外承制廢置自由天子徒擁虛器于上唐之末造方鎭據地逆命雖奉正朔實與列國無異國勢至此紀綱絶矣動爲屬階莫敢誰何雖欲不亡豈可得乎

得時得位聖人亦所欲也爲行道之資耳聖人俟命焉不苟得也餘人不奔競以求則諛佞而餂可鄙也是豈純王之道也哉故曰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然非有道者不能也

喜怒哀樂其理在物所以喜怒哀樂其情在我合内外而一之道也在物者感我之機在我者應物之實不可執以爲物亦不可執以爲我故内外合而言之方爲道眞

博學是於古今常變因革治亂幽明上下之道無不究極也非不論其是非邪正兼收而博取之故古人之學謂之該博後人之學不過博雜而巳觀其緯說異端無不遵信九流百

氏罔知決擇循世俗之淺見以爲誇多鬪靡之資豈非惑歟南宋諸儒擇焉不精至今爲世大惑以此

爲學不先治心養性決無入處性情苟不合道則百行皆失中庸之度矣故學當先養心性張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與維摩詰數念珠何異學者貴收養其心不令放縱耳何必用書以爲維持之具但能操存純熟則心有定向不待持之而無不存矣

古人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語而已矣學者安望其有得近世復有以清心靜坐解悟教人者求諸義理德性人事之實則浩然不達此又言語之不如也

天地之道惟其悠久故能成物聖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一而已矣欲速見小以爲治便非天地王道氣象

儒者動以心爲至虛至明之物此亦自其上智之人論之可也心拘於氣人有至死不能盡虛盡明者不可一槩論也以是人也而責之復初亦迂矣

君子有不必計於心者有終身不可不計於心者世間萬事變化起伏浮沉得失轉盻之間盡爲陳迹浮雲散滅何與太空但當隨寓而安不足置之胷臆以汨亂神明可也此不必計於心者也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此守道盡性死而後已之事也雖造次顛沛一時不可違者故仲由結纓曾子易簀至終其身不倦此不可不計於心者也

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

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又云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此東坡論風之所由蓋謂天地物也相磨則相推也天地之間乃虛空也故曰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乎生執之而不可得者無形也逐之而不可及者力迅也生於所激因天之動也曾何自力而作勞激以動氣氣滿兩間隨寓皆然也曾何自形而有窮此於風之理似爲有得但春多東風夏多南風秋多西風冬多北風與

夫冬春多大而累日不息夏秋多小而暫時即已則猶有說耳

佛氏之道爲已之性命故禪悟生死之說耽寂靜勝之士多好之然於世道終無益也聖人之道爲天下國家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法並用是以人道清平宇宙奠安通萬世而可行世無君長則已有則必取孔子之道以爲生民準何也有益於治云尔佛氏精神性命之微與夫止觀定慧之習亦未常無可取者故上智之士始知而好之但世之人上智者常

二三中人以下者常千百是佛氏之道化及物者其分常少而不能化者其分常多且人皆清淨禪定世道孰與拯救斯於人道也何益惟孔子之道虛心寡欲定靜安慮道德率民刑法齊物以之治已則性命修和以之治人則綱紀畫一與佛氏一偏之學逈矣懸隔但聖道渾渾無門戶科條儒者無精義入神之學以超入於聖室猝聞禪伯清淨定慧之說未有不駭心詫魄欣欣然入於其中矣可勝歎哉

存養在未有思慮之前省察在事機方蒙之際大學心有所忿懥有所好樂有所恐懼有所憂患則皆不得其正是教人靜而存養之功也能如是則中虛而一物不存可以立廓然太公之體矣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克去已私是教人動而省察之功也能如是則已克而一私不行可以妙物來順應之用矣聖人養心慎動之學莫大於此學者當並體而躬行之則聖人體用一源之域可以循造矣

聖人之學有養有爲合動靜而一之非學顧如是乃造化人物之道會其極詣厥成自不能不如是尔周子倡爲主靜立人極之說誤矣夫動靜交養厥道乃成主於靜則道涉一偏有陰無陽有養無施何人極之能立緣此後學小生專務靜坐理會流於禪氏而不自知皆先生啓之也嗟嗟立言者可不慎乎哉

學校之禮樂官府之刑法皆聖人修道之具也故囿於中者則變其性而移其習由之爲善則安爲惡則愧久矣民之會于道也雖王者

相代易姓受命而此道之在人心者生生相繼未嘗一日泯滅聖人修道之功被於人心者大哉遠矣世儒動以人性皆善爲出於自然而不論聖人修道立教之功所致闇矣而不達於道術者也

道學雖明於宋儒而孔子高明廣大之度反以之晦過化存神之妙無由而傳乃世道辛中之不幸也孔子之道與太虛同量與天地同體不競氣上人不植立門戶不泥惑流俗宋儒有是哉率性緣識守而不化聖規神矩日與之遠無怪乎旁行多岐詭僞百出日異乎孔子之學矣

聖人之心虛故喜怒哀樂不存于中聖人之心靈故喜怒哀樂各中其節是喜怒哀樂因事而有者也惟中本無故事已即已虛如常焉程子曰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以此

雅述

下篇

浚川王廷相著

上古之樂詞章簡約聲調平淡以是在樂之聲不能盡用故曰有遺音者矣言不能盡用其音也今之雅調猶近之俗部則詞繁聲數淫沃焦殺備極聲腔矣尚安有所謂遺音者哉觀令之琴曲吟揉引綽無所不極豈獨鄭衛乃爲可放

吳宰嚭私於越句踐滅吳而誅嚭謂其不忠于主而與己比周也此與漢高誅丁公同然則賣國於敵者可以三思乎哉

史氏列傳稱儒者之學不曰兼綜風角河圖七緯則曰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不曰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則曰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夫既非圖讖駁正陰陽矣而復爲此等詞以奇之豈非誨邪耶故曰史氏無識

古人論小學如農圃醫卜曆象干支之類非謂八歲入小學也若然所謂諸侯貢其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小學亦八歲之童稚乎愚

嘗謂小學所學之小者即農圃等事也故諸侯每歲貢之入於天子之小學盖術藝之精者也非所謂小子之學也大學所學之大者即詩書禮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故六鄉三歲大比賔興賢能而進於天子之大學盖德行道藝之純者也非所謂大人之學也若學其大則自八歲以至十五其學非有二本後世乃將小學大學以年歲大小岐而二之殊非古人之義此不可不辯

問宋景熒惑退舍曰五緯進退有定度時適其退耳反風禾起曰風一日數變亦適風變耳皆常理也

北虜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為衣食各安土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完整歷代以來雄者便能虎視四方金太祖元世祖是也中國風俗之敝季運之際奢侈無度財用損耗人情偷惰民窮盗起遂至兵事不振吁可畏哉有天下者宜存遠計

古者四十始仕經歷多涵養深識見精義理純天下之事可以數計而運之掌以君人而御國其於治也何有今之士類以文辭舉之少年德性未成義養未至利害可以怵疑似可以惑雖才質有為取敗多矣此謂之罔材

龜山宣和之出何如曰撥亂反正扶顛持危非大聖之力不可下此者當俟時量已宣和事勢去矣况權不自由乎謂之傷闇

北辰乃天體之中覩極星不動而衆星四面旋繞可知中國在天之南日月之光有限故光照之處則為晝光不到處則為夜明亦以次而明暗亦以次而暗非在一處而天下皆明也然亦常常在天非入地下其遠日而寒近日而暑四方無不然矣在極之南則北多寒而南多暑在極之北則北多暑而南多寒在極之東則東多暑而西多寒在極之西則西多暑而東多寒無疑矣何也極不運轉日有常次以南而推三方其理一爾至於日之正午杳無定端各從得明得暗之中以為午位如閩廣午未梁州午正印度午初以西之國尚在巳卯西北之國日光未出雖有遲早同

是一日耳寒暑四時無少差別以日進退之度同也但人以眼所及見處爲論而不推及所不見者故謂日入地下爾其實不然古以周髀之法論天言天如覆蓋日月繞蓋緣而行正合予之所論惜乎其法今不傳也觚竹北戶北向日也

外戚侵政衰世之漸奄宦擅權亡國之本斯人也蔑公道無遠識快情志喜勢利便於私家而不顧傷其國計利於私人而不顧戕其邦本禍亂之由莫大于此有天下者愼哉

諸葛孔明云來敏亂群過於孔文舉夫君子立人之朝視其群何如耳使群皆正人固不可亂以阻格使當邪人之群爲孔文舉不亦可乎操畜無漢之心裁制異已而文舉以正相刺論議日廣遂被操害明哲保身之智在文舉則失之秉正直之論而不附於邪人之黨此融之所以爲漢純臣也諸葛公謂之亂群幾於失言

兩漢舉賢良文學對策蓋既舉其賢而又取其言以觀其才即成周以德行道藝興賢之遺意也其舉孝廉則取其德行而不察其謀論則人雖純行無推行政事之才亦無益於國矣故左雄謂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況多庸鄙之流以權勢而得故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之法以革謬妄濫竽以補察廉舉孝之不及雖未如賢良對策之盛抑本末兼備不徒塊然孝廉矣今之選舉不問其人品德行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舉之無恠其入仕之狼狽也誠能於既仕之後再設賢良孝廉政

事異等合爲一科　敕撫按官會布按二司公同薦之於　上則人才未必無所感激而邪行汙辱之流或亦可以少息雖成周鄉舉里選亦不過是矣

朱子稱張南軒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决者何以過之及先生自處則陰陽卜筮風水星命無不信惑豈賢者之見亦有未能拔乎流俗者邪亦各有攸見邪吾於欽夫則敬服之矣

星隕如雨予嘗疑之今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

夜半衆星隕落眞如雨點至曉不絶始知春
秋所書夜中星隕而雨當作如似之義而左
氏乃謂星與雨偕蓋亦揣度之言不曾親見
而不敢謂星之落眞如雨也然則學者未見
其實跡而以意度解書者可以省矣所隕者
星之光氣星之體實未隕也
突厥歲侵無已宇文士及請避冦遷樊鄧而群
臣多贊行者獨太宗不肯言能假數年願取
可汗以報卒滅而臣之由此觀之雖當興王
之時未嘗無爲亡國之計者在君上聽之何

如耳周公雖營東都洛邑其居仍在鎬京至
平王有犬戎之變必不得已而後遷若無大
故輕致遷徙是自拔根本動揺人心雖中才
之人不肯爲而况聖賢乎景泰初徐有貞遷
都之說亦士及之流也幾於敗國家
夢之說二有感於魄識者有感於思念者何謂
魄識之感五臟百骸皆具知覺故氣清而暢
則天游肥滞而濁則身欲飛揚也而復墮心
豁浄則遊廣漠之野心煩迫則跼蹐冥竇而
迷蛇之擾我也以帶繫雷之震於耳也以鼓

入饑則取飽則與熱則火寒則水推此類也
五臟魄識之感著矣何謂思念之感道非至
人思擾莫能絶也故首尾一事在未寐之前
則爲思既寐之後即爲夢是夢即思也思即
夢也凡舊之所履晝之所爲入夢也則爲緣
習之感凡未嘗所見未嘗所聞入夢也則爲
因衍之感談怪變而鬼神罔象作見臺榭而
天闕王宫至殱蟾蜍也以踏茄之誤遇女子
也以瘞骼之恩反覆變化忽魚忽人寐覺兩
忘夢中說夢推此類也人心思念之感著矣

夫夢中之事即世中之事也緣象比類豈無
偶合要之漫涣無據靡兆我者多矣
祭義曰衆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之鬼骨肉
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
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故曰視之而
不見聽之而不聞有所聞見者必附於物形
而後著非附於物則不能也若夫山都木客
魅魑魍魎罔象之類及猿狐之精皆有形體
與人差異耳世皆以此爲鬼誤矣上古之時
山川草木未盡開闢此等物類與人相近亦

能來遊人間與人交接盖此類視人則不如視禽獸則又覺靈明也今去鴻荒日遠深山大澤開闢無餘人盡居之雖犀象龍蛇避人爲害日益遠去況此類尤靈於物者而不避之耶人不多見遂以爲鬼神習矣而不察者也

呂氏月令乃牽合傳會之書柳子厚論之詳矣聘名士禮賢者何時不可獨於季春之月何居令奄尹申宮令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勿得淫四時皆不可不謹者何獨於仲秋之月行之季夏之月不可以合諸侯起兵動衆時有亂民敵國之變將止而不舉耶孟冬之月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使他時有大疑大事將不得占邪故曰有俟時而行之者敬授人事者也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此類是也不可以緊擬也嘗謂月令之書出於夏小正成於周時訓解其日次星中東風解凍之類皆以天時授民事與夏小正義同至當而不可易者其反時令則有大水寒氣寇戎來征夫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之類即時訓解所謂風不解凍號令不行獺不祭魚時多盜賊鷹不化鳩寇戎數起之類是也此皆術士災應誣罔之論非聖人之所擬其謂日甲乙帝太皥神勾芒其虫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等類無非牽合傳會之義說者謂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其所許亦淺矣君子講學在辯其義理是非而已古與不古又烏足論柳子謂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予以爲至論

廣陵散慢其商絃與宮同音言臣將奪君也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荊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故名其曲焉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

宋太祖既定天下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白袍舉子大袺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相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盖以兵戈擾攘民生難保且人厭亂離又思念承平

之舊見士人物色意即悅而安之矣此足以見儒者與起實太平之具也

德行在巳君子亦要其自脩無歉而已官秩在人崇卑惟存乎際遇如何耳於我何與張玄素孫伏伽在隋皆令史太宗對群臣嘗問玄素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前時曰流外玄素以爲辱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伏伽嘗於廣座中自陳往事一無所隱况於對君之際叙其素履又何辱之有嗟乎此可以占二公之識量矣

連嵩卿寄朱文公書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爲證朱子與方伯謨云渠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克明各下一語便中見諭今亦不見伯謨如何答此但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魂而能遊是即死而不亡矣堯舜託生雖無稽考人生而猶記其前身者世間往往有之是死而神氣不滅亦不可誣但不能人人盡如是耳

律呂九分爲寸只是要簡易易筭與三分損益相合即十寸之尺勻爲九寸非除却一寸止用九也蔡氏律呂新書以十分爲寸則大萬大千碎瑣奇零必有空隙不齊之數難以定律矣

鴻荒之先人與禽獸等虫蛇共居丕丕並游至與物合而不知擇故精氣雜揉有馬人犬人之異象是以人入獸群不亂鳥巢之卵可探而得久而愛惡情盛各利所生人擇其人相匹遂與禽獸日遠而禽獸見之驚且疑矣又久而人道日利其類日廣禽獸日被其害漸

微而漸遠矣中古之時猶有蛇龍犀象遍於中國今山澤開治盡爲民居而毒虫猛獸之類滅其跡豈非勢所必至乎哉

趙克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匈奴聞之引去九郡五原今靈州以西之地是也朔方今華馬池以東是也雲中今大同代郡今蔚州廣昌靈丘之地鴈門今朔州馬邑定襄今定襄北平今永平昌黎上谷今宣府居庸昌平漁陽今薊州平谷乃北邊六大鎮幾四千里戍卒二十餘萬虜人往往入寇至不能敵而充

國將四萬而分布之使匈奴畏服而引去豈非將在智勇卒在精而不在多耶

家語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愚謂此皆非實誤斬瓜根厥過甚細何至遽建大杖擊至仆地殊非浴沂氣象小誤即受大杖幾死亦非啓手足者之所忍以二賢素履度之有亦不至杖杖亦不爲受受則成父之過不直傷體也

或問豺祭獸獺祭魚鷹祭鳥然乎曰非也時鳥獸魚多食不可盡故狼藉陳之如祭耳彼物也豈知祭其祖先若曰祭獸魚鳥之先以其類而祭之尤爲不通此出上古質朴之見後人弗察而信之過矣上古無義理之事後世因仍不改者甚多不獨此

邪術異端禍人國家多矣惟天文讖緯爲禍尤甚世有等不上不下之人略知文義專務駁雜以惑愚俗每遇災祥即有竊議華君臣政化清平無釁亦起但稍有顏隙以侵紀綱而庸愚之徒的然信之遂生異謀結扇竊發縱事無成亦能始禍有國者不可不預爲之計也北虜占太白以寇中國亦此

正統己巳之變兵部徵各省兵入禦虜時天下承平日久軍政弛緩逃故不清徒具尺籍應者無幾當時大臣建議設立民壯以備倉卒法古兵出於農之義三時在野力田一時入城講武若有征調即同正軍此舉獨出漢唐宋發募刺配之上又陰蓄重兵於天下一時卒用旬日可集但歲月積久其法浸壞人不

揀選委弱備數者有之籍無定名戶人輪役者有之人無定戶均徭流編者有之甚至徭銀在官顧覓游手者有之此皆有司之失政也提撕整頓使復舊貫可也而後生末學不達前人至計遠慮睹目前役占之苦便欲從而罷之爲休息民隱是以國家大計等爲兒戲喜怒吁何其淺哉

呂才陰陽書序舉論祿命地理擇日之謬大賢之識鑒也而後世謂之儒者反泥之何哉其論祿命云長平阬卒未聞盡犯三刑南陽貴

人豈必俱當六合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其命其胎而壽夭各異其論葬法云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可乎楚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亦何所關耶其論擇日云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

子産不毀是不擇時也嗟乎其論正矣哉而儒者反爲鄙俗惑之安足以言學

丘瓊臺雜著云宣德正統初一時賢相比稱三楊韙矣當其時南交叛逆靳龍易位敕使旁午頻汎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蓋舉其關繫國體之大者未能盡如此其賢可知矣

程子云葬須爲坎室乃安若懸棺直下便以土實之虛土易抵凹四面流水必趨土虛處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之義此誠有之在雍冀山阜之域土高而堅可爲坎室若大陸大野土疏之區江南閩越水淺土薄之地則不可能縱砌塼石成室終爲水蟄不如築爲灰鬲萬無一失也予葬先君始爲灰鬲心亦未敢必其堅久及葬先母夫人前後爭三十年開壙視之已堅如石擊之有聲用鍬鑱削分毫不能入始知灰鬲有益亡者又非坎室可得而同矣

唐太宗命高士廉撰氏族志廉仍以崔盧爲首

太宗不許止取今日官職高下作等級此兩失之以舊族爲重者失於不辯凡庸門第衰微而下品陋劣偃仰自高以今官職爲重者失於摧抑賢哲亂爭之世而勇力尊顯道德居下以之勸表風俗皆未爲得夫聖賢不繫世類而檮杌不才出自望族何姓氏之必可崇不如以有書契之世爲始皆以受姓之初爲先後而志之不惟於序姓爲得亦不致賢哲退抑陋劣高視庶於勸戒風俗自補

唐初授民田有田有租迄後法弊民得轉易而

有田矣多少不等貧富不齊田主逃亡靡所
考稽安得循以國初捜田之法税之故楊炎
變爲兩税所謂戸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
丁中以貧富爲差是也田不過割則主客難
別不論貧富則丁中不分安得不變後世有
謂唐租庸調法變而取民之制壞者蓋不究
其始末事體而漫言者也

探物及源厥論乃眞儒云倉庚鳴春非有使之
厥氣自動若於春無與焉噫此半塗之論爾
非春倉庚蟄矣非日至而北時寒矣非天之

運日茂以附矣故知天運日日生春春鳴倉
庚此謂眞實天之運氣機也機不可測故君
子不論

秦檜主和金之議欲害岳武穆以罷北伐之師
乃發金牌十二次止還之說者曰將在閫外
君命有所不受武穆於斯時能奮然討虜克
復舊京清平河朔功成而請罪亦無不可者
何至退順入朝遂死人手乎愚乃不然之人
臣之能成事雖出於巳之才力實籍人君之
權以鼓動於衆耳苟不受命是爲逆上逆上
不臣不臣則我之行事無君上之權矣又安
得鼓動乎衆人也哉不但不能動衆兵危事
也逆大惡也孰肯蹈惡履危以速禍乎人且
將圖我矣元擴廓帖木兒詔以其兵肅清江
淮分其所部之兵以討川陝山東之賊而扞
拒不受詔於是屬將貊高關保等皆叛而倒
戈共攻之夫將士且不與我矣尚安得禦敵
忠智俱失較諸武穆順事安命以聽于君相
去霄淵矣君子曰成其忠則智得武穆蓋有
之

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
百川水潦歸焉此非大觀之見也天左旋處
其中順之故日月星辰南面視之則自東而
西北面視之則自西而東北極居中日月星
辰四面旋繞非就下也遠不可見也日月星
辰恒在天也人遠而不及見如入地下耳論
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
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眞崑崙山地中
極高之所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山東之水
皆入東海山西之水入西海山北之水入北

海此西域記之論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
河漢皆入東海而云地不滿東南者知其委
而不知其源者也
日有蝕之可筭而知曆之常也鼓于朝牲于社
救之也救不救日無損焉然而猶爲之者抑
陰扶陽之義云耳以爲灾變者郎顗李尋之
儔誣天人甚矣
或問養生鍊氣之道曰養生者節制之常也鍊
氣則術也何以言之人生元氣所稟各有長
短自有知以來爲貪愛侵剥暴戾蠹蝕故長

者短短者促不得盡天年而終是以聖智之
人有養生之論大要不出少思慮寡嗜慾節
飲食慎起居順時候和氣體利關節而已矣
能由是而行則六氣不能致傷而諸疾不作
可以盡其天畀元始之氣而以壽終矣使非
有節安能如是故曰節制之常至於煉氣之
術亦有至理大抵造化之妙陰陽配合而道
化生焉人之得生本諸精氣呼吸升降之間
而運動往來無滯故吸則氣昇遂以意引之
注於極上呼則氣降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下

久之極上則髓海盈溢遍達於諸骸極下則
氣海充滿透徹於諸脉此亦造化自然之機
發如此使非陰陽得類配合虛無之氣雖能
升降流轉亦不成化故曰偏陽不生孤陰不
育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已然則氣無形
質何以交化曰氣以虛通類同則感譬之磁
石引針隔關潛達燈頭有煙火光自趍天機
自然非由人耳是道也自下而上由上而下
往來運轉如環無端與天符合故曰觀天之
道執天之行盗天之機豈非術乎服食之法

何如曰參同契龍虎經石函記皆已言之蓋
疏達腠理堅固體質之義也虱處頭而黑麝
食柏而香頸處漢而癭齒居晉而黃乃所食
之氣蒸性煉形故不期而變此亦至理存也
但伏煉金石反以戕生矣
雨雪者雲氣所化人之氣亦能化液故閉息伏
氣可以不食龜以吞氣而壽即此今之醫動
以補陰滋陰爲益血之妙方不知血必藉氣
而後生乃爲真血其水穀藥味之所滲入者
非元氣之精也血必待氣而後運使補之有

餘則陰勝於陽久之陽不勝陰氣不能運血留滯脉理而諸熱諸瘍之病作矣故古之養生者只以調氣爲先使陽爲一身之主攝而陰自生化真異乎世醫之見矣

康節先天圖乃挨排陰陽卦畫爲之但知易者皆可能也何有精造玄詣寓其間細推六十四卦皆各自據卦義爲說復相對待爲次與圖了無相涉未有圖之先易道不見其不明而少圖既出之後易道不見其益明而多朱子乃的然信之遂牽强附入繫辭豈非惑邪

濂溪太極之論本乎易有太極而言非杜撰也但着一無字稍異耳蓋卓乎先天之義造化之本雖天地日月四時循在其後朱子乃曰太極不如先天之大何邪據先天圖論之有陰陽有天地有四時有象數皆太極已形之餘而謂之先天何居義不符名率然標取學者迷而不察豈不可哀或曰圖乃方士煉氣之術託易而作與參同契類無乃其然乎

衆形皆化於氣氣純一則不化氣偏勝則一化而盡交勝則交化雜揉則屢化而轉精靈則化神矣不得已之道也鷹化爲鳩鳩復化鷹田鼠化駕駕復化鼠兎以潦而化鼈鼈以旱而化兎鷄化爲鸛鸛化布穀布穀復爲鷄魚卵之化蝗蝗子之化魚陰陽以時相勝故交化也雀入海爲蛤雉入淮爲蜃腐草爲螢老韭爲莧男化爲女女化爲男陰陽偏勝故一化而滅不復再化蛲蜋爲腹育腹育爲蟬蟬之子爲緑蠓糞壤爲蠐螬蠐螬爲土蛹土蛹爲蝴蝶松脂爲茯苓茯苓爲虎珀陰陽雜揉故屢化而極狸化好女猨化老人人化爲仙

精氣藴靈機入於神也

山川林藪巖洞島澤氣所欝積靡不含靈人有魂魄知覺物有變幻精怪雖肖翹之微蠕動之蠢皆契陰陽妙合之道況天得元氣之全且大而其神靈有不尤異者乎但人物細夥與天相去遠甚譬諸蛲蚘在人不能盡攝耳責以善惡賞罰之應固不能一一盡然矣抱朴子曰體大綱疏不必機發而應亦求其實理而不得者之云也

古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彊以歷世觀之殆不

盡然矣周室大封同姓豈不欲彊及其所以禍周者則秦楚韓魏之國也漢人監周異姓不得王及其所以禍漢者非外戚之親則州牧之將矣魏人監漢忌兄弟之屬無藩屏之固及所以禍魏者任事之權臣也晉宋監魏藩輔必置至親乃致兄弟逼疑自相殘滅究其所以禍二代者皆握兵之悍帥也唐人監此宗室之親聚于都下封而不任卒之亂唐者方鎮之兵也宋人監此收諸將之權宗人偏於天下恥無事權若得矣跡其所以禍宋

者乃漢北之虜耳嗟乎天下之變常出於意料之所不及天下之勢每重於積習之所不察故經理天下者調其大略取諸利分之多者可以法矣多歷年所必有偏重在識其幾兆預以反之耳不然疎慮淺謀而寡先幾預待之見終不能以壽國家之命

人之德性聰明和厚者本非小人之儔但有欲者必貪賄背道者必固寵於人異己者必愧愧必忌忌必絕之不欲與之共事形跡判然即成小人之歸矣然終非其本心也事勢之必至者也可不慎乎哉

從祀孔庭者爲其有功於斯道也七十子不論其功與否並皆祀之此開元議禮者之無識也見於經者十指之外猶有議焉況姓名不著於當時事跡無聞於方冊而儼然享祀於義何居又況公伯僚叔孫武叔毀仲尼者乎秉禮者此當置議可也七十子之次歷代推以從祀者又三十餘人焉亦取其羽翼聖經之功故耳雖然必其道德不叛於仲尼之門而後可今觀馬融附梁冀代草以誣忠良之

死雖能傳經人則邪類矣揚雄貪生保祿不耻事莽吳澄爲宋貢士忍心事元此皆干犯名教戾夫君臣之義非聖人之徒也韓愈刻意文詞戲弄自居本非有道之士乃亦竊附程朱之列不相類合邵子假四時定局作先天圖以明易皆非易中所有之本旨排甲子死數作經世書以明天人之究殊非天道人事之自然此實異端竊附儒者觀二程與之居洛二十餘年未嘗與之言學可知矣今融雄與澄並皆除黜而韓邵尚存此足以闇道

眞尤不可不置議者也
楊雄反騷云圂漁父之餔歠兮潔沐浴以振衣
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此以明哲
保身責原也膠柱而不時措於道其雄之謂
乎在乎世君臣之時或不得行其志或被讒
賊搆陷先幾而退此義之當也原之時何時
耶宗國危阽義不可去懷沙雖過近比干之
仁矣雄不達此獨以保身爲哲而不論其時
義之可否是故賊莽簒竊君臣顚覆猶强顔
於朝列而不恥與禽獸失其群夫終死而不

羼於他類者不如矣豈非臣道之大亂乎猶
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其所旁燭可知矣
孟子金聲玉振謂擊鐘以宣其聲於始繼而琴
瑟簫笙塤箎人歌並舉繼而擊磬以收其音
於終此以一字之聲之始終論之也一曲之
中字字之始終皆如是也字各不同而音亦
不同故曰集大成故曰始終條理蓋以編鐘
編磬言之也若曰奏樂之前先擊鎛鐘以宣
其聲樂作之成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安有條
理可言况於樂曲眇無相涉乎又况鎛鐘特

磬古無是器乎宋儒不精致思解書多類此
古今流通國用者有五銀錢布帛穀鈔是也然
莫不有弊焉皆小人竊利以敗法耳鈔楮易
以銷爛不可久行開創之始百物耗散權而
行之可也用銀市易小物不便况和銅作假
農被奸欺布帛久則日就紕薄又不可尺寸
而裂穀粟久則僞爲濕潤又有負載之難皆
不堪充資是棄有用於無用矣惟錢隨多寡
俱便於市物用雖久不易於毀壞通工易物
惟此爲便但日久法弛貪利之徒私自鼓鑄

或鉛鉄僞爲甚至輕薄不成肉好周郭文字
之制而但具形象可以風飄水浮錢法之弊
莫甚於此夫泉貨者濟物通變人主所以權
天下者也今乃使姦人操其權而壞其制是
竊人主制世之具以自利矣豈盛世之所宜
有乎嚴盜鑄之法重僞錢之禁所不可已者
也然欲止私爲于下必先定規制于上官不
惜銅愛工輕重適中額以五銖錢至五銖則
銅價過本鑄之無利誰復爲之此官府淸本
之大法也更能守其禁制使鉛鉄輕薄之錢

不行則人主制世之權孰復能竊之哉今之制錢不異五銖宋之舊錢充滿天下而私鑄惡僞日甚何也曰利之所在姦必趍之官法漫渙弊乃日滋耳古謂糾察不精無所發覺雖有懸金致賞之名竟無報獲酬與之實豈非以是乎哉

稽古典謨誥訓堯舜禹湯君臣之所施措者無非致治之實如平章百姓敬授人時慎徽五典播時百穀六府三事允治是已其君臣之所告戒講學者亦無非爲治之實如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是已晉永嘉之後謝鯤王澄曠達虛誕之風汚被時流而朝士大夫競相祖習以爲高致其於上古君臣致治之實蕩然蔑敗一蹟不存當時雖有卞壼奏欲黜屏浮僞以登豪賢爲鎮安社稷維植紀綱之謀乃爲王導庾亮抑沮而止卒之王敦蘇峻桓玄父子相繼作逆使晉室陵夷羯胡雲擾是誰之過哉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國家養賢育才

將以輔治乃倡爲講求良知體認天理之說使後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虛談終歲囂囂於心性之玄幽求之與道致治之術達權應變之機則闇然而不知以是學也用是人也以之當天下國家之任卒遇非常變故之來氣無素養事未素練心動色變擧措倉皇其不誤人家國之事者幾希矣此於南宋以來儒者泛講之學又下一等爲社稷計者不及時而止之待其日長月盛天下盡迷則救時經世之儒滅其跡矣誰主張是誰綱維是邉

鎮梗而不能制四夷強而不能禦盜賊橫而不能滅奸權肆而不敢犯禍亂紛沓誰爲厲階主盟世道者不可不加之慮矣

今 國家大可憂者有二及今時猶可爲久則人心不易改事勢不易回用力多而成功難矣何也今之所急者莫急於 宗室繁衍而禄粮不足以給莫急於邊備廢弛而士卒日以驕悍二者其不可爲之勢已形兆矣幸紀綱未壞當事之臣猶得以藉手若能達於事機處置適宜足以服其心而順其事則 宗

室可安邊防可固人心復古如反掌耳不然日益不爲勢積變成豈不大可憂乎夫宗室之所仰給者皆百姓之供需也百姓之供需皆其田地之所出也田稅有定而宗室之生育無巳　祖宗時一人者迄今有千人者矣今之千人數年之後倍千人矣豈惟千人將倍數千人矣今各省田額祿粮巳有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不及宗室支數者矣若再倍千人公家將何所處況數倍千人乎今宗室蕃育之府有一歲支二季三季者矣有未及年

分而先賣票領者矣有奔走市廛交易物貨者矣有強暴恃勢而搶騙平人財物者矣有爲飢困所迫而恐爲盜賊者矣夫民間稅粮有限宗室所用無窮欲人人取足萬無是理既無祿食則飢困必至飢困之極誰不求生廉恥喪而汙僞生良心滅而奸宄作將何所不爲乎及今　朝廷固執舊法不爲善變之謀其所食祿粮又非神運鬼輸之可得是坐視　宗室之困而致變也可乎夫邊鎮者內地之藩籬邊鎮固則內地安古今不易之道

也今之各邊自甘肅戕害撫臣之後有大同五堡軍士之變矣再有馬昇楊林鈎引北虜之變矣繼有遼東綁打巡撫之變矣茂視典憲轉相效尤觀其不道之狀即唐藩鎮恃強梗化之機也夫姦宄之興不在於末流勢不可爲之日而在於勢巳形見上下因循不以爲異之際國家危亂之禍不成於尾大不掉無所措手之時而成於機事萌動苟且目前聊不知遠大之圖之始且夫人心之所趨向事勢由之變更今各邊軍士驕悍不逞屢屢

如此司國政者又往往苟且僥倖暫圖一時息滅而無長慮卻顧萬世燕翼之謀積習之久量度　朝廷處置大率不過如此不逞之心日益堅固違抗主將挾制撫臣狎侮號令不征不戰將無所不至況邊鎮粮草時常告乏假此爲釁人心易搖由之倡亂勢所必有興言及此豈不大可憂乎嗟乎斯二者方今燎眉剝膚之患也主張國計者烏可不加之慮哉

有元始之氣則天地之幻化不能離有明覺之

性則人生之幻識不能離不得已之道也佛氏欲遣離幻心必須滅性性滅幻離若復有覺亦即是幻況未必覺耶能離自生之幻矣能使天地離幻化耶說經十二部佛之幻識甚矣而欲使衆生解離有是乎

佛氏教人任持自性持自性者執自己之本性也言一切衆生皆有本覺謂本性之靈覺處雖流轉六道受種種身而此覺性不曾失滅故以此爲真性爲圓覺其有生而能解識者爲衆生悟入知見皆從覺性生出故云圓覺

生出菩提涅槃及波羅蜜菩提覺也無法不知之義涅槃圓寂也謂覺性既圓無法不寂也波羅彼岸也蜜到也言到彼岸也謂離生死此岸度煩惱中流到涅槃彼岸永歸寂滅不生不死也由此觀之佛氏之大旨盡矣儒者不達性氣一貫之道無不浸浸然入於其中朱子謂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其實自佛氏本性靈覺而來謂非依傍異端得乎大抵性生於氣離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養脩真氣雖離形而不散故其性亦離形而不滅以有氣即有性耳佛氏既不達此儒者遂以性氣分而爲二誤天下後世之學深矣哉

帷裳如緇布裳帷明衣有前後裳不辟之類是也此等裳皆屬幅障之不爲辟積者非帷裳必爲辟積以殺之矣如朝祭喪服深衣長衣皆每幅三袧自闊而狹即謂之殺論語註未是

郭璞以鳩鬬占吉凶亦何必鳩凡物皆可占矣吉凶人事之常鬬騾物性之感皆實事也彼此相轃豈無偶中中即神矣予亦往往得之

但不爲信

唐征南詔四十萬人無一人回宋征安南三十萬人止二萬餘人回邀功遠夷殘害生靈謬謀忍心不達南北風氣可爲殷鑒矣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劉闢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將卒之志素定械器軍資素備故耳其終赫然成功非偶然也今也寇至而始整兵兵舉而始集餉何異臨渴掘井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君臣及時脩治之勤無怠無荒之志不可

不深致計如崇文也崇文杜黃裳所舉宰相不可不知人信夫

韓昌黎平淮西碑歸功憲宗及裴中丞故鋪敘諸將四集此亦事體當如此使當時再起一段議論專序李愬之功其文亦自許亦足以厭服衆人之心而塞其口惜乎其不然此文字與事實欠酌量也說者謂其抑遏掩沒則失昌黎之心矣

晏嬰之於齊陳氏厚施盜國而不能以謀止崔氏弒君而不能以義死猶俛頫居位栖栖依

人其鄉愿之流乎

六天之說出於春秋緯文曜鉤等書而鄭玄信之唐顯慶禮猶著六天之說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黜之而宋之儒者猶持六天以惑後世有愧於敬宗多矣

文中子元經建興二年正月乙巳黑霧五日辛未日殞于地又三日相承自西而東薛收傳曰黑霧着人衣如墨連夜凡五日而止日殞者日不殞也有妖物象日之形墜于地爾三日相承亦妖氣映日而人昧之有三焉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霓彌天地皆妖也天晴即無之自今言之乃日溢光氣隕于地即星隕之類也三日相承並照即日光映之耳薛氏解經宋之諸儒依妄附誣當在下風矣

晉義熙十一年八月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魏大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何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魏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大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熒惑

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鈎巳禳之乃去夫五星行度有定筭不應忽亡不知所在皆星史之失職也浩長於乾象詭言以神其術耳

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爲知妖王子朝賓起之禍夫子朝景王之愛子也王與賓起因田於北山以田獵之衆殺適子之黨而立之以庶殺適以天道律之自有可死之理而何待雄雞斷尾兆之耶向謂雞妖之應則誣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此盖管仲相桓公爲政時伯氏有罪而奪其邑用法之當有以深服伯氏之心故貧賤終身而不怨也非所謂奪以與仲也若仲有之雖公亦怨矣

禮爲舊君有服者義之不可已也樂毅奔趙趙王與之謀伐燕毅瞿然曰臣燕故臣也昔之事燕猶今之事王也異日以罪而適他國不敢謀王之奴隷況其子孫乎毅敢辭君子曰毅義而有禮可以師後臣矣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説者謂王制乃文帝命博士諸生所作其所謂古者自周以前之謂也所謂今者漢儒自謂當時也此論見周尺短而漢尺長周步闊而漢步狹也按許氏説文曰咫八寸周尺也言周人所制之尺比漢人之尺止有八寸耳蓋其尺所制亦長十寸但比今尺短二寸也何以言之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在今尺則八八六十四寸是得漢尺六尺四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在漢尺則六八四尺八寸又四八三十二分是得今尺五尺一寸二分也周尺八尺得今尺六尺四寸猶有二尺得二八一尺六寸以前六尺四寸並後一尺六寸通計之其數得八尺以一丈得八尺則一尺得八寸矣諸儒謂周尺六寸四分者是不深考明辯止據王制六尺四寸爲步之説誤之也

漢諸侯奪國子孫詔復其家亦有官號如陽陵公乘長陵士伍長陵不更長安官首臨沂公士雲陽上造肥如大夫茂陵公大夫高宛簪

裊鄜陽秉鐸梁都官大夫安陵五大夫等類今觀之如公乘公大夫公士上造大夫官首官大夫五大夫簪裊不更秉鐸士伍皆官爵之名也其長安陽陵平陵茂陵長陵皆内所屬其雲陽高宛鄜陽肥如梁都臨沂皆在外屬蓋就其便受職爾詔復其家者蓋世世無所與其徭稅奉其公家之役也諸侯以罪奪國而猶待其子孫如此有爵則不失其官無役則不比於民亦可謂報功之仁矣

裴頠茂才遠識豈不明哲身爲外戚之屬然有

除拜未嘗不般勤固讓然而終不能免者以
戀滯中立不能一决於退故耳故憂時者責
果於幾

上古惟有九韻東冬一也江陽二也支微齊魚
灰佳三也真文侵四也寒先元删覃鹽咸五
也郊蕭豪六也歌麻七也庚青蒸八也尤九
也其間庚叶陽東叶陽之類亦甚多可見古
人取韻甚寛自沈約四聲韻出唐人科舉用
以校士而聲韻遂拘後之學者不深致考以
爲至當守之不疑殊可鄙歎夫韻古莫如詩

韻正亦莫如詩今考之商頌玄鳥篇帝命不
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支微齊同韻矣
商頌殷武篇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小雅斯干篇殖殖其庭有覺其
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是清青同
韻矣商頌殷武篇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
是遷方斵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
安大雅皇矣篇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
連攸馘安安是寒删元先同韻矣大雅公劉
篇維玉及瑶鞞琫容刀板篇我雖異事及爾
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小雅鴻鴈篇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
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是蕭郊豪
同韻矣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
鼓逢逢矇瞍奏公是東冬同韻矣似此者不
可枚舉學者乃是沈約而棄古詩乃曰冬東
反切自是不同夫反切在人爲之耳以東之
反切加於冬又何不可若以中原之音則冬
東安有參差以江左之音冬東安得無異今

以江左冬農二音呼之絶不成音即有聲無
字之類可也而强加反切以傳會之亦何背
謬之甚如此

杲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溫公如
何張曰大賢也杲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
何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
官做故如此嗟乎臺諫之職將以論不賢也
知其賢而反論之是何爲心哉其天理人道
滅也甚矣官禄安得晏然而享乎

冬雪六出春雪五出言自小說家乎毎遇春雪

以袖承花觀之並皆六出不知此說何所憑
據小雅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詩箋云土蜂負
桑虫入木孔中七日而化爲其子予田居時
年年取土蜂之窠驗之每作完一窠先生一
子在底如蜂蜜一點𨚫將桑上青虫及草上
花知蛛𧍧入窠内塡滿數日後其子即成形
而生即以次食前所蓄青虫知蛛食盡則成
一蛹數日即蛻而爲蜂嚙孔而出累年觀之
無不皆然楊子曰螟蠕之子殪而逢果蠃祝
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亦以螟蠕化果蠃

也所謂類我類我乃始而銜泥作窠之聲亦
非銜青虫之時安得謂之祝始知古人未嘗
觀物踵訛立論者多矣無稽之言勿信其此
類乎
經星東方七宿曰蒼龍其象如龍有角有亢有
心有尾皆取象龍身六月火盛之時正當南
方故氐房心三宿謂之大火又謂之鶉火若
曰人心屬火故名火爲心然氐房亦火矣豈
獨心哉是不達星公原始立名之義或曰王
靈官即心星尤爲下附鄙術矣

或曰木人見漆則瘍世之木人多矣而瘍者間
有之不木而瘍者亦有之父木而子不木其
瘍則同何邪又曰猫見寅人則銜其兒而徙
其窠且人同類而處非一家人不知其誰寅
虎顧猫焉得而知之使一家三兩皆爲寅屬
其猫不養子邪寅人見之徙其子非寅人見
之亦徙此又何邪子鼠丑牛假相配合本由
俗論何足搆心
雷說者曰陰遏乎陽不得出而暴裂者此近理
也求其聲之彷彿迅而急者似矣其緩漫而

大殷殷呼呼引長而不絶者皆不似焉若曰
陰陽搏擊之聲此尤無謂陰陽氣也安得搏
擊成聲如此余嘗疑其爲物之所爲乘雲雨
之時而出或搆而交或爭而鬬但非人間可
得而見者近歲華陰舞陽二縣鱗生于野厥
聲雷鳴厥口吐火火即電也物誠有然者矣
今以雷之聲度之迅者如激怒之聲大者如
狠鬬之聲小而引長呼呼不絶者平息之聲
也古謂神龍能大能小既雨則返其精靈於
下土而藏之人亦不得而知之或者乃龍之

類所爲乎惜不知龍能聲雷曰火如彼麟否
也或別是一物乎
鄭大水龍鬬于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
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禳之則
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
月宋衛陳蔡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
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
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

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明於人之道
者不惑於非類子產其有之
禮曰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
操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二瓜
祭一義謂食瓜時以瓜祭也祭上環祭其首
也棄所操手執處也所食者在中也論語當
以瓜字斷爲上句祭必齊如也爲下句
伊耆氏始爲蜡祭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
物而索饗之也其神八類一曰先嗇先嗇者
始辟百穀之種者二曰司嗇司嗇之種而
啓穡事者經曰主先嗇而祭司嗇是也三曰
百種百谷之種也經曰祭百種以報嗇是也
四曰先農古之教民農事者五曰郵表畷郵
郵亭表田畔畷田畔可止處皆田官督勸農
事之地經曰饗農及郵表畷是也六曰貓虎
田鼠田豕皆能害稼貓虎能食而除之經曰
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是
也七曰坊坊所以障水八曰水庸庸溝也所
以受水亦以洩水二者皆農事之備經曰祭
坊與水庸是也禮注以昆虫爲一而落百種

不知經之昆虫乃祝詞耳以昆虫居一則亦
當以草木爲一也可乎
周禮荒政十二除盜在末凶年乏食多爲饑寒
所迫耳故利民裕民先之散利貸種與食也
薄征輕賦稅也緩刑寬刑罰也弛力息繇役
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譏關市不譏察也青
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徹樂弛縣
也多昏殺禮而多嫁娶也索鬼神爲凶年祈
禱也除盜賊安良民也盖年谷不登苟不先
加賑恤之政安肯其不變而爲盜利之而後

除之若曰可以生矣不竣而後殺之也
夏至北斗與日相近故終夜常明夏至日近北
極子時望北天如天之將曉此可以明周髀
蓋天之術
四術周髀宗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楊雄
曰蓋哉未幾也問混天曰洛下閎爲之鮮于
妄人度之耿中丞相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
蓋差而混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
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
象隱見難辯故曰幾乎是時大史令尹咸窮

研覈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
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
觀以雲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
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
芳以渾筭精微術幾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
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惜乎今不
見其書也
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妾成風稱夫人先君之廟
不得配食故考仲子之宮尊其稱號則罔極
之情申別考其宮則嚴禰之義重自天子達
於士可也
謝靈運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故
曰長卿辭賦終於文園靈運文才不以應實
亦用人之當然也
鶴山云禹順五行之性治水先從北方用功次
東次南次西乃終於雍此大不然禹治江淮
河漢皆自西而東先疏其上源而後及其下
流也如導河自積石至於龍門至華陰東下
砥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北過至於大陸
播爲九河入于海導漾自嶓冢東流爲漢又

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
汶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醴過九江至
于東陵東爲中江入於海導淮自桐柏東會
于泗沂入于海皆自西而東順其就下之勢
凡此非有所謂順其五行之性自北而東而
南而西也以四瀆次第言之則又先河次漢
次江皆自北而南導濟導淮亦自北而南導
渭導汧自西而東亦與所謂五行之性不合
蓋緣洪範首論五行故緯儒附會於禹治水
耳不知禹平水土而後五行之利得以足用

於民乃洪範之大義魏鶴山大儒而亦信此附
會之說殊不可曉
雅言云魚陰類從陽而上二陽時伏在水底三
陽則魚上負氷四陽五陽則浮在水面愚謂
此物理之必然者冬月水上冷而下暖故魚
潜于水底正月以往日漸近北水面漸暖故
魚陟水上氷未解而魚已上如負氷然謂之
陟者始升也至三月愈暖魚則出遊而浮于
水面矣豈獨魚爲然萬物皆然也蟄鳥蟄獸
冬藏而春見蚯蚓冬結而春鳴鴻鴈秋南而

春北惟人也亦然冬則塞垧墐戶深藏以避
其寒春則露處野遊畢出以趂其暖由是觀
之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曰陰類隨陽而上
近於小儒牽合之論非大觀造化之見矣
古之宗法死者皆以代附於宗子之廟惟宗子
得以主其祭支子皆不得祭雖爲大夫亦以
上牲祭于宗子之家蓋重嫡一宗其法之嚴
如此然則支子出仕於外不得與祭於家將
即廢祭乎曰不可也以義而起祭之禮也
然則主不得奉之以行如朱文公用牌子不

判其前後不爲陷中匱之以行可乎曰牌子
則有定如二主矣于於宗法非禮也不如以
褚如主書之祭已而焚之可也
程子居洛里人素慕之其動也無漫遊其貌也
可一見而知董五經有聞矣故曰先生之來
消息甚大謂靜而前知近禪氏之覺矣其然
乎
衛叔武立致返衛侯衛侯乃終殺之無害於義
乎曰甚哉叔武之無見也名分之際間不容
髮禮別嫌疑君臣尤甚若他人立恐衛侯之

不得返也故已立之其意善矣勢則涉於嫌
矣已既已立之即君也人烏知立之人致衛
侯之返之也惜乎心跡不如宋目夷之能明
也故篡之慝易行也衛侯之聽易入也君子
曰叔武之忠也忠而愚
緯書多以三字爲名如考靈曜尚書元命苞春秋援
神契孝經含元嘉禮乾鑿度易佐助期春秋坤靈
圖易運斗樞春秋通卦驗易文耀鉤春秋感精符
春秋含神霧詩皆異端邪術之流假託聖經以
售邪誣之說其罪可誅也其書今雖不存而

類書引用尚多終惑後學

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訓者以戸竈中霤門井爲五按月令云孟春祀戸祭先脾孟夏祀竈祭先肺季夏祀中霤祭先心孟秋祀門祭肝孟冬祀行祭先腎言行不及井祭法五祀亦言國行而無井惟白虎通有井故漢魏晉以來五祀皆以井居一至今爲然學者以祭法月令爲古典可據而疑井非以今觀之先王之所以興祀者凡以報其功德而已門戸資以出入中霤資以居處竈井資以養生是井較之行于人尤切似宜常祀行于出行時舉之義各當矣生民篇有取羝以軷之文似尤有說

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公子牙而聖人不以殺兄累之緣社稷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也

卜式牧羊肥息武帝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勿令敗群嗟乎豈獨民哉君子任人于國衆賢治之而不足一不肖壞之而有餘豈獨民哉

田蚡寵盛竇嬰之客盡轉而事蚡惟灌夫獨不去霍去病貴甚而衛青之客去而事霍獨任安不肯去義哉[illegible]乎

瀆之神君其形不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居室幃帳中因巫爲主人關通飲食所欲時去則若風肅然其言也世俗所知亦無餘味者即今之靈哥也蓋深山大澤罔兩狐猿之屬物之精怪來遊人間者也世恒有之非神鬼也荀氏謂神君之類以爲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爲精神之異蓋不達其實矣

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王時已鑽爲横吹此足以見律管無孔止一聲爾

蔡邕銅籥其上以銀錯識之曰黃鍾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千有二百按籥量名也法黃鍾之管空徑三黍長九十黍稠累而計之得一千二百黍蓋律長籥短律狹籥闊只取容千二百黍耳

律管空中皆徑三圍九但長短有差其聲自不同爾孟康各有徑圍分寸之殊繆矣

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

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係於世類如此

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言習熟自能巧也故精義入神效於熟與純

論衡曰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迸竄驅馳日以巧迸竄日以拙非才智不及押習異也由是言之艱難險阻備嘗其味民情物理諳練無遺者其能經世之士乎巖居野處未達於時勢不閑於治機者宜乎茫然無所下手矣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死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性靈無擁者也此特指其文詞一藝言之要諸大夫之實在先德行政事耳

温嶠為劉琨左長史見琨忠節後嶠削平蘇峻功在社稷亦琨有以啓之可見人不可不與賢者相處

地理風水之術三代以上原無是論觀周禮族葬皆於北郭之外可知矣後世如唐呂才宋程子司馬公張南軒皆以為謬而不信獨朱子酷以為然葬書曰乘生氣也儒者皆以為有理且夫死者氣已散為清風體已化為枯腐於生者何所相涉而謂其福蔭於子孫豈非荒忽繆悠無著之言乎况若子若孫有富有貧有貴有賤或壽或夭或善或惡各各不同若曰善地子孫皆被其蔭可也而何不同若是豈非人各自性自立乎若以為風水能致人福禄則世間人事皆可以弃置不為農者不論天時耕耨商者不論貴賤美惡工者不論習熟工巧士者不論講學摛詞一惟聽

於風水以俟其自至可也然而能之乎且世之術士又以子平星數範圍皇極論人貴賤壽夭是人之生一也而所擇以為生若是其多俗人小儒既信乎此又信乎彼倀倀貿貿渺無定向不過貪慕富貴之心使之然耳惟風水之害使人盜葬彊瘞鬬爭愬訟死亡罪戾無處無之豈非遺禍於世乎崇信以為人望文公大儒不得辭其責矣

儒者曰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此殆類癡言也理無形質安得而朽以其情實論

之揖讓之後爲放伐放伐之後爲簒奪井田
壞而阡陌成封建罷而郡縣設行於前者不
能行於後宜於古者不能宜於今理因時致
宜逝者皆芻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邵子云天依乎地地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愚
謂地附乎天則可天依乎地則不可何也天
乘氣機自能運自能立非藉乎地者況地在
天內勢不能爲天之繫屬乎釋家謂風輪能
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此論甚眞勝於邵子
矣但言風輪而不及天爲未盡耳今以理揆

天行健疾有剛風生焉故能承水不洩地有
洞虛之氣水不能入故浮而不沉觀瓶盎倒
浮水上可知也天之轉動氣機爲之也虛空
即氣氣即機故曰天運以氣地浮以虛
人心中不著一物則虛明則靜定有物則逐於
物而心擾矣大學所謂人有所忿懥恐懼好
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是也釋氏之虛靜亦是
盜得此意思但吾儒虛靜其心爲應事作主
非釋氏專爲己身而然程子曰無內外無將
迎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

豈禪伯虛靜而不欲交物者乎
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
虜以問庭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翰
林修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
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
之說乎今都燕百五十年天下太平如一日
則地氣天運已盡之說敢爲欺罔可以誅矣
或曰危亂之來在正人心王子曰危亂乃積勢
而然治不遽治亂不遽亂漸致之也斯時也
人心爲積勢奪者多矣曹氏之於漢司馬氏

之於魏可睹矣苟會於亂雖孔孟其如之何
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危亂有幾預見
而能返之使人心固結而不變此善致治者
也勢已抵於危亂非素負節義才足撥亂者
不能返及變而始正人心儒之迂者乎
世儒曰靜而寂然惟是一理感而遂通乃散爲
萬事誤矣寂然不動之時萬理皆會於心此
謂之一心則可謂之一理則不可一理安可
以應萬事蓋萬事有萬事之理皆具於一
心動而有感乃隨事順理而應故曰在事

原者此也感之不同應之不同可推矣
世儒論復性夫聖人純粹靈明性之原本未常
汙壞何復之有下愚駁濁昏闇本初之性原
未虛靈何所歸復要諸取論中人之性差近
之耳統以復性為學問之術滯矣而不通於
衆也
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言君子平時有存
養愼獨之功故未發而能中尒非通論衆人
皆如是也世儒乃謂人人未發皆能中焉非
矣夫心性之於應事如形之影聲之響有諸

此必見於彼矣衆人未發而能中宜皆發而
中節矣何世之人喜非所喜怒非所怒哀忘
其哀樂淫其樂發不中節者常千百乎時有
一二中節者非天之賦性中和必素達養性
之學者不然既中矣何呼吸出入之頃而內
外心跡輙尒頓異不相關涉如此乎聖人又
何切切教人致中和乎由是觀之乃強於立
言矣強言無實謂之妄妄言害道且以惑世
賢者病之矣
泰之九二朋亡咸之九三朋從尒思聖人欲其

亡而不欲其思何也王子曰朋所親也棄疎
遠而昵比親近則非廣大之度心有所感惟
朋從是思則非至公之道失人心乖治幾莫
大於此道未光大不足以盡其致思之實

雅述二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王廷相撰廷相有愼言已著錄愼言雖多偏執猶不大悖於聖賢此書則頗多乖戾自序謂宋儒才情有限沾帶泥苴使人不得清澄宣朗以睹孔門之景余於讀書之暇時置一論求合道眞積久成卷分爲上下二篇名曰雅述謂述其中正經常足以治世者云爾今觀其書標舉中庸修道之謂教爲本而多斥枯禪寂坐之非未爲無見而過於擺落前人未免轉成臆斷如謂人性有善有惡儒者不計與孔子言性背馳與否而曰孟子言性善是棄仲尼而尊孟子矣況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何獨以性善爲名云云是其所見與告子殆無以異又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非聖人語然則聖人之動亦皆欲而非天耶是又不以情言欲直以私言欲無怪其並性善而疑之矣至謂雷搏擊成聲乃物之所爲但非人間可得而見尤涉於小說家神怪之言廷相以詩名一時而持論偏駁乃爾蓋宏正以前之學者惟以篤實爲宗至正嘉之間乃始師心求異然求異之初其弊已至於如此是不待隆萬之後始知其決裂四出矣

經世要談一卷

〔明〕鄭善夫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世要談一卷》提要

經世要談一卷　晉安少谷鄭善夫繼之

應迹以委順為主然必明於人情物理然後能委順可以接人處事無事理之障矣委者除事障也事障只是情欲順者除理障也理障只是意必有生皆為物所引故當委之有身又安得無事故又當順之委而順之則雖應物實未嘗有物也委順必先於明理脩身必先於格物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委順也動若水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行止無心也靜若鏡者物來則照物去則虛空洞無物也應若響者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也若鏡無意也若水無必

無固也若響無我也

靜坐養元神元是吾儒底事世儒槩闢為仙釋却去作下半截工夫虛勞一生却無箇着落識者又欲假仙釋靜養來立脚而後去反到吾儒上豈是道理

習氣不除如何了道習氣如蛣蜣但知有糞丸堅不肯放也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入意卽喜小小咈意卽怒小小利害卽生恐懼皆習氣也

人只有自愛之私便自天地閉塞賢人隱有氣節者便自愛其氣節有事業者便自愛其事業有技能者便自愛其技能有文學者便自愛其文學如此便狹

小了人莫不知自愛不知自愛反是自害人但能看此心與天地一般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底意思則凡氣節事業技能文學見之猶筍屣耳是之謂大愛其身

人只是不曾存得眞心眞心無一毫氣質才惹氣質便是私意私意潛伏在內人多不自覺只說我能去私去蔽一旦心不存便依舊發出來如人戒酒不眞知酒之决能殺己纔戒一番它日不覺牽迷將去

周江郎云無爲名尸勘破幻妄也無爲謀府無思也無爲事任無爲也無爲知主無知也然須定得性了

方行得四者不然實行不去莊子曰吾以無爲爲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大顛曰衆人而不息不爲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應事接物只是一箇情字爲累若無情則無累矣故曰聖人無情

吾輩學問須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遺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吾輩只以天地爲吾一心何所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物令人才向學便分黨相非抑何見之小也

元東陽麗皮子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嘗自謂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乃獲之牧豎之手其言曰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國家天下一积也积一爾而穰十焉积有十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刑賞予奪之殊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麗皮子却是獨到之學

謝顯道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出浹背

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定行看過不差一字心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此項意思極難分別此便是王霸之分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恥其民不爲堯舜之民必有是志方做得光大事業孔子謂管仲器小管仲功非不高爲其元無是志故所就只如此耳行義達道古人多不如志寧甘死蓬蒿而不悔者謂何須要識得此義

人莫不剛愎自信剛愎自信卽是自絶誰敢語以至道凡人有才氣而後虛己下問者實大難得

防身當若禦虜一跌則全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直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仇

正德十六年朝中諸君子諫南巡罰跪五日燕山衛都指揮張雲托以黑帝語欲面朝廷云南巡决有禍文臣忠諫不宜加罰時權奸朱寧逮之使不得前遂刺胸以死諫竟係之獄論重辟不協有 旨杖八十邊方編管杖畢猶強步出東長安門死 朝廷亦竟

往號以南巡大行如其所托云於乎今日權奸何在張雲赫赫有生氣矣

自古刺史鎭臣得自辟其參軍記室擇其賢者薦之於朝然後大用之此法最美刺史據聲望以辟人凡部下之賢者鮮不就辟故多得人亦鄉舉里選之遺意也後世科舉之制行詞章之習盛由是人才混肴古意落盡矣

君子貴通天下之志疾惡太嚴則傷公明之體

舊習一處消百處消卽致曲一處得百處可得

學道是意誠意誠如拔頭並以喧擾中止 卷完

經世要談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鄭善夫撰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此書泛論立身爲治之理多老生之常談

靜虛齋惜陰錄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顧應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惜陰錄十二卷》提要

惜陰錄序

應祥爲童子時即有求爲聖賢之[illegible]能諧俗蒻冠叨舉進士服官中外殆三十年以至雲南巡撫奔走南北數千里閱遍山川險阻人情物態所至見忤於人而初心未嘗少變外物一無所好公暇惟檢閱經史求明此心而已在滇者二年以奔喪落職家食一十五年起廢再撫雲南歷陞刑部尚書涖任甫及三月又以不合於時改南部者三載奉

旨致仕年已七十有一矣尋思桒榆之景無多恐溘先朝露不惟有負少年之志抑且有孤天之所與我者故不敢以老耄自荒兢兢業業點檢身心時刻不敢放過間以平日所見及謬論古今人物之賢否政治之得失筆之於冊名曰惜陰錄中間多有前人所不道及與當世名儒議論不合者匪敢創爲異說惟求其理之當於吾心以求正於後之有道者云爾

嘉靖甲子秋八月望吳興箬溪八十二老人顧應祥

自序

附録
今上入繼大統奉
武宗皇帝遺詔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本與漢哀
帝宋英宗之故事不同當國者見理不明而禮官
失於詳考定議以上考
孝宗稱
興獻王爲叔父
聖母曰叔母而以　益王次子崇仁王繼興國之後
主上不從時大學士張璁初舉進士上言極論其非
兵部主事霍韜亦繼言之南京刑部主事桂萼與

疏録南京兵部侍郎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之
言以進
上乃取各官赴京會議於是滿朝士夫群起而攻之
以爲邪説蓋諸公本無定見不過爲名雷同隨聲
而已以致上干
天怒謫戍者數人有斃於杖下者方纔論定張桂二
人與霍韜可謂特立不懼者矣席與方雖賴桂而
得進所議然皆無所爲而爲者也其餘在後建言
者探知
上心必欲改議未免有希進之意而張桂諸君亦幸

其助已而勢不孤既而咸至大位則
上之所以報之者亦隆矣然予又有説焉諸君之議
禮固是但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一言以爲天
子無立後之禮無乃非情乎天子雖至尊無對然
其情亦與人同也千金之子尚欲爲身後宗祀之
計天子爲天地民物之主富有四海使其無嗣而
擇一賢者育于宮中以爲付托之寄是亦情也亦
爲天下計也堯之薦舜舜之薦禹皆在位之時若
必待崩後而繼之不惟人情不堪萬一應繼之人
不肖如昌邑王者將若之何若更擇其次則定策

國老之弊又起矣不特此也又將有育無名之子
於宮中者矣況禮運所謂大人世及以爲禮者其
上文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貨力爲已大人世及以爲禮本謂後世私天下而
言非謂天子諸侯之禮當如是也蓋上古之時人
心朴古不以天下爲已物至三代而方有世及之
禮萬章所謂至於禹而德衰不傳賢而傳子正此
謂也席書補議曰孔光達道知禮宋儒范馬呂歐
亦多不及予未敢以爲然漢成帝欲立定陶王之
子欣爲嗣孔光以盤庚殷之及王請立中山王爲

而夫盤庚陽甲之弟也陽甲崩而盤庚及之禮也
中山王成帝之弟也成帝立嗣欲立以為子也以
弟為子可乎天下之事因時以制宜惟合乎人情
當乎天理而已豈可預為一定之説乎書作大禮
考議云使有獻諂言
興獻可以入　太廟者不徒諸臣欲誅之臣先攘臂
以誅之令以何淵之言入　太廟矣書豈能攘臂
而誅之乎且明倫大典方成而進士王直行人薛
侃已有請育王子之疏矣安得而禁之乎
應祥私論曰禮也者本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也

是理也以其得于天而言則謂之理以其存諸心
而言則謂之性以其發於外而應事接物則謂之
情情之發而各當乎理則謂之禮謂之禮者以其
有儀文節序而言也是故情也者禮之本也三千
三百禮之文也聖人緣情以制禮本乎天理而合
乎人情者也
今上以
孝宗皇帝之姪
興獻王之子
武宗皇帝晏駕無嗣遺詔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義

入繼大統禮官援引漢哀帝宋英宗故事擬上考
孝宗稱
興獻為叔父
聖母為叔母而以　益府次子　崇仁王為　興獻
後揆之天理人情竊恐有未安也夫漢哀帝定陶
共王之子也成帝立以為子定陶王薨成帝乃立
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後非成帝崩而臣下立之
也宋英宗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宋仁宗自幼育
于宮中正所謂為人後者而歐陽脩猶謂為人後
者為其父母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泯又謂漢

之宣帝不考史皇孫而上考昭帝此又不考之故
宣帝於元康元年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夫昭
帝宣帝之叔祖也若考昭帝則史皇孫當為兄矣
既考史皇孫則不考昭帝可知矣又謂光武崛起
民間不考南頓君而上考元帝夫光武建武二年
立宗廟郊社祀高祖世宗建武三年立四親廟於
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建武十九年
因五官中郎張純太僕朱浮言徙四親於章陵而
立元成哀平四廟自以為昭穆當為元帝後始祠
昭帝元帝於太廟夫始立四親廟於洛陽者發於

天性之真也既而遷于章陵者迂儒執禮以誤之然亦未嘗不考南頓君也今上生於孝廟賓天之後是未嘗立爲嗣亦未嘗育于宮中也安得比爲人後之禮乎上在藩邸稱興獻曰父也 聖母曰母也一旦貴爲天子則曰非吾父也叔也非吾母也叔母也於人心安乎天理順乎孝子之於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興獻生前止有一子今復以崇仁王爲後 興獻有

靈必曰吾子已爲帝安得復有此子乎必不享其祭也且既以 崇仁王爲後則聖母乃一國之母不宜迎入宮中矣身爲天子而不得以天下養其母豈得爲孝乎議禮諸臣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追尊之禮何如曰追尊非古也古者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可見其無追尊之禮也武王追王太王王季以其肇基王跡非泛焉而尊之也追尊之典起於後世今品官一品封及曾祖三品以上封及祖七品以上封及父母豈有天子而不得尊其父母乎尊之以天子之號可也既尊以天子之號則主藏于何所乎曰別立一廟如 奉先殿故事則既得盡其誠孝之心而於正統無干矣如是則人心安而天理得矣故曰禮也者本乎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也

此論乃嘉靖二年考滿赴京途中所作因畏避人譏于進不曾敢出止被江西士子抄録傳至王陽明先生處故陽明有書云近見禮論足知日來德業之進秦漢以來禮家之說往往如仡皆爲不聞致良知之學耳今歲久論定故附録於此

靜虚齋惜陰録卷之一

吳興顧應祥

論理

心也者人身之主宰也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性也者仁義禮智是也形也者耳目口鼻四肢之類是也形以載氣氣以運形皆心為之主也耳之聽氣也而所以聽者心也目之視氣也而所以視者心也口之於味氣也而所以知味者心也鼻之於臭氣也而所以能知臭者心也手持而足行亦氣也而所以能持能行者

心也不特是也凡百骸皮膚毛骨知痛知痒皆心也人於耳目口鼻四肢之視聽言動皆合乎天理而不為欲所役方謂之踐形踐形者不失夫天所付之理而耳目口鼻四肢各得其職也是惟聖人能之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夫常人之心鮮有不為物欲所蔽者一為物欲所蔽則心反為形役而終日擾擾於方寸之間者不為名則為利以求快足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已人欲日肆則天理日滅惟利是圖而不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矣人而不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與禽獸何殊哉故不可以不學學者所以學為人之道也學為人之道必使其心純乎天理不為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所役然後能率吾之性而盡人之道矣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不放則常靜而日進於道所謂靜者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念念存乎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已堯舜之精一執中大學之正心誠意中庸之戒慎恐懼謹獨其名雖異而用功則同也右論心

心之本體至虛至靈至廣至大本與天地萬物同體

惟蔽於物欲則虛靈者昏昧矣隔於私意則廣大者狹小矣孟子所謂盡其心者不過去其物欲私意以復其虛明廣大之本體初非有所增益譬諸太虛為雲所蔽雲去而本體自見也性者心之本體也不知性則心有未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天者性之原也知其性則知性之所自出而吾之性與天為一矣中庸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與天地參矣楊慈湖云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又云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

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是非非
云爲變化能事親能從兄能友弟能與朋友交能
泛應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愚謂此可以言聖
人之心若常人之心恐不能如是也蓋慈湖之意
本謂人心至虛至明不可加之意若加之意則有
意必固我之心而非其本體矣然其立言太玄未
免起人頓悟之疑傳習錄亦謂與愚夫愚婦同者
爲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爲異端亦類此右論心體
心渾然者也而萬理咸具仁義禮智隨感而異其名
也感物而動謂之情情之發有七曰喜怒哀懼愛

惡欲七情之中惟欲爲甚口欲味耳欲聲目欲色
鼻欲臭四肢欲安逸皆欲也故以人欲對天理而
言欲一也而足以該是六者故董仲舒曰人欲謂
之情白虎通曰人有六情是也心之所發謂之意
意之初起曰念心之所之謂之志志者意之所向
往也心之靈明處謂之覺心之存主處謂之思有
所希冀謂之想有所籌度謂之慮有所注意亦謂
之念情也者對性而言也性未見其善惡也發於
情而後有善惡合乎天理者善也從乎人欲者惡
也意與志皆對心而言者也心無善惡動於意而

後有善惡一念發乎天理則善也一念發乎人欲
則惡也志於道德者善也志於利欲者惡也惟夫
思則專主乎理而已君子有九思見賢思齊見不
賢思自省以至事君則思忠事親則思孝事長則
思敬交朋友則思信皆有善而無惡者也或曰凶
人爲不善豈不起于思乎曰爲惡者不思故也使
其思焉則有反躬自責之心矣今夫人之欲最甚
者莫如利使臨財之時能思其當得歟不當得歟
則自不敢妄取矣程子定性書曰人之情感物而
易動者莫如怒但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徐觀其

理之是非則於道思過半矣作善而能思益進於
善矣作惡而能思則悔心之萌也人患不思耳思
則未嘗不善也不思而得聖人也思誠者賢人也
故曰思曰睿睿作聖思者聖功之本右論心之用
心一也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何以有二心
也曰非二也以其動處而言也人心之動皆起於
欲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
之欲安逸皆欲也皆人心也發之而各當乎理而
不過焉則合乎道矣故謂之道心故程子曰人心
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其實道心寓于人心之中初

無分別然人心易放而難制故曰惟危道心易泯而難克故曰惟微天理人欲之幾正在於此惟精所以察其幾也惟一專一也惟精惟一聖學功夫之寄也傳習錄謂惟精是惟一功夫愚謂惟精惟一皆是允執厥中功夫也又道心惟微之微中庸序及傳習錄俱解爲微妙之微愚以爲當作細微之微爲是韻書亦謂微者隱於物而行也又細也少也惟微者言道心之難察也傳習錄又謂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着些人的意思便是人心此即人心即道及何思何慮之語論心之本體固是然

但可以言聖人學者恐不能皆如此也況舜禹授受之際亦有戒勉之意正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可不加精一之功若謂吾心即道則精一之功不必加矣 右論人心道心

性也者人所得於天之理也以其出於天而言則謂之命以其受於人而言則謂之性存諸心謂之德感物而動謂之情性之爲德有四而實未嘗有四也以其慈愛惻怛而言則謂之仁以其裁處斷制而言則謂之義以其條理節文而言則謂之禮以其明察辯別而言則謂之智百行萬善隨感而異其名也然性無形體即氣中之理也人之氣質有清濁純駁之不同故其性亦有剛柔善惡之不一惟聖人禀其至清至純之氣物欲不得以蔽之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所謂性之也自大賢以下或清多而濁少或濁多而清少或純多而駁少或駁多而純少清純多者復其性也易濁駁多者復其性也難於是乎有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殊若夫性之本原則未嘗有不善初未嘗以聖愚而有別也性不可見也何由而知其善也以其情而知之也情者性之發也且夫極殘忍之人見孺子入井

未有不惻然動心者極無耻之人陰爲不善而陽必掩之卒然觸之而天機自動不假思慮不由勉強可見人性之本善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有仁於中而發爲惻隱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有義於中而發爲羞惡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有禮於中而發爲辭讓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有智於中而發爲是非所謂有者非實有一物也因其所感而名之性中本無一物也端緒也猶有物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朱註巳自明白近有訓爲始者非也性猶月也而利欲昏之猶月之食也雖食之既而

微露一光可見其體之本明也若以為始則中無本明之體矣此不通之論也或曰孟子言性善固矣孔子不言何也曰時不同也上古之時人尚躬行不尚辯論堯之授舜止曰允執厥中舜之授禹增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孔子雖生春秋之時以霸術功利為學然未有紛紛辯論者至孟子時邪說橫流又有告子諸人各執一見故孟子不得不辯先儒謂孟子擴前聖所未發即性善一語真足以為萬世論性者之準則右論性

古今論性者不同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

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楊子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韓子作原性則曰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斯言也賈誼已先言之矣賈子論臣之傅君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以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亦此意也惟荀子則曰人性惡與孟子相反朱子謂荀子只見得不好人之性便說性惡楊子見半善半惡的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之說近觀傳習錄載王陽明之言曰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又云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只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以愚觀之凡論性者皆以氣質為性傳習錄所云亦未當也且人之生也有形有色皆氣也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性不能離乎氣性者氣中之理也人之初生未有知覺之時純乎

純者也稍有知覺即知有耳目口鼻之欲矣父毋又從而誘之稱之曰乖覺則喜由是養成放僻邪侈之性俗語所謂縱性使性是也其有教之而即善者亦其本性之良故也荀子謂人之性惡蓋認其發源處本來惡耳非謂流弊也況其下文又云塗之人皆可以為禹亦非謂一定惡也孟子道性善乃是直指性之本體而言見孺子入井之說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豈止說其大槩而已乎論性者當以孟子之言為是不必惑於後世紛紛之論可也今市井之人彼此相詬必曰人心天理有欺心

者必曰昧了天理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一日亡也天理豈有不善者哉或曰韓子謂叔向之母知楊食我之必滅其宗子文知越椒之必滅若敖氏豈非性有一定惡者乎曰此以其聲而知之亦氣質也如呂公知漢高祖必貴之類使二子聞道而變其氣質未必滅其宗也 右論性善

人之氣質有清濁純駁之不同有明於外而暗於內者有明於內而暗於外者聰明伶利機警識事之人教之以讀書則不能博聞廣記能詩能文之士語之義理則不入又有高談性命之學自謂聞道

而制行多乖心術不正者皆氣質之偏而不知實用其力於身心者也歷觀古今聰明才辯之士往往至於蠹國病民而所謂名臣良將皆悃愊無華質訥者多何也蓋才美外見者能巧於趨避其心多不實朴茂之士心地近實天機深而嗜慾淺故也故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右論氣質

性之德雖有五而仁足以該之孔門弟子所問但曰仁而已矣孟子曰仁人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人能盡仁之道則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皆不外是義也者仁之斷制也禮也者仁之條理也智也者仁之明覺處也信也者仁之篤實處也有兼言義者孟子言仁義是也有兼言禮者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也有兼言智者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也有單言義者君子喻於義對利而言也理義之悅我心兼天理而言也有單言禮者克己復禮是也禮即天理也有單言智者上智與下愚不移有單言信者論語曰主忠信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是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跡雖不同而一念愛君

之心無所為而為之者也故同謂之仁伯夷叔齊讓國而逃皆出于真情實意而無一毫分外之私故曰求仁而得仁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其心術之微未可知也故不許其仁殺身以成仁仁者也子路之死傷於勇雖無私心而不當於理亦不得謂之仁仁也者純乎天理而無過不及者也 右論仁義禮智信

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其原出於天謂之性感物而動謂之情以其應事接物而言則謂之道父子之親處父子之道也君臣之義處君臣之道也夫

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處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匪特是也凡日用常行一言一動一語一默無非道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名之曰道者道猶路也人之所共由者也行之而各當其理斯合乎道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聖人也率性而行之者也誠者天之道也若夫常人必加學問之功以求合於道思誠者人之道也所謂學問之功者不過盡吾之誠心以應物而已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右論道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王陽明傳習

錄云善惡只是一物至善是心之本體纔過些子便是惡了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但於本體過與不及之間耳許函谷性學編歷引經傳之言以為性兼氣質惟聖人之言無弊孟子道性善因矯當時之弊有所激而云爾愚謂性即理也理寓於氣質之中性不可見者其發而可見者皆氣質之發也氣質之發皆起於欲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皆欲也人有是身必有是欲故孟子曰性也發之而當乎理則為善發之而悖乎理則為惡氣質之清而純者性必善氣質之濁而駁者性必惡或清多而濁少或濁多而清少則可為善可為惡故荀子以為性惡韓子以為性有三品因是故也孟子之道性善者直指夫性之本體而言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天機自動不由欲心而發可以見性之本體無有不善者也孟子之言正所謂擴先聖之所未發豈有所激而矯時之弊乎然善與惡雖皆發於心而其實相反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皆天理惡乎可哉今夫人之好名好利好勝皆不過欲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奉而已一有不得遂

其所欲則欺天罔人在家則損人利己在官則蠹國害民無所不至矣故凡為惡者皆情之發而過當者也不謂之不及也 右論善惡

過也者情之發而不得其中者也情發於天理則發而皆中節然而不能皆發乎天理也是何也情也者有感而動者也故不能不雜乎欲雜於欲則不得其中矣不曰不及而曰過者人之欲有過而無不及者也人有是形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聖人亦不能免故亦不能無過朱子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人心即欲也然聖人之心切於為己但

見已之過而不見人之過故日遷於善常人則但見人之過而不見已之過故日入於惡所貴乎學者惟抑其過以就夫中而已大禹聖人也不過曰改過不吝而已孔門弟子獨稱顏子好學亦只是不貳過今之人孰不曰吾能服善也改過也告之以衣冠不整則欣然納之告之以言語差錯亦欣然納之若從而告之曰爾某事利已妨人非仁也某事不當取而取非義也則怫然怒矣不怒者則飾詞以辯之矣其或認以爲已過及退而義利交戰於胷中則復爲之矣其始也爲無心之失而終也遂爲有心之惡其流之獘遂至於放僻邪侈敢於爲惡而與禽獸無異矣夫人心念頭起處豈不自知所以不知已之過者爲已之心不切故也若眞有爲已之心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矣右論過

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本謂萬物各有當然之則故曰在物爲理而人處之各適其宜故曰處物爲義理雖在於吾心而一物各具一理故謂之在物猶曰物理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也如孝者所以事親也此在親之理也忠者所以事君也此在君之理也行孝處親之義也行忠處君之義也

陽明傳習錄恐人認理爲外欲於理字上添一心字曰心在事親則爲孝心在事君則爲忠愚謂言理在物則曰外理言心在物獨不外心乎湛元明又改曰在心爲理處物爲義元明嘗謂心事合一矣物即事也在物在事即在心也而又改之曰在心何耶愚以爲先賢之言與理可通不必改之可也右論程子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李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傳習錄則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愚謂心與理一固是正論然學未至於聖人者見理未眞未免有過中失正而原其心則無私雖不當理豈可謂之私心乎又有一種事雖合理而原其心則有所爲豈可謂之不當理乎無私心而不當理失之過與不及不害其爲賢若夫事雖合理而心出於私則霸術耳論當理而無私心

傳習錄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

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
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
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
後生枝葉生枝葉然後生生不息父子兄弟之愛
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
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
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没有發端處
不抽芽便知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
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從裏面發出來愚謂此
論墨氏之愛無差等爲非仁是矣然其言反有類

乎墨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
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特施之
有緩急而發源處自有差等假如己之親則服勞
奉養他人之親豈皆服勞奉養乎己之親歿則擗
踊哭泣他人之親豈可擗踊哭泣乎皆天理之當
分別者也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當親
則親當仁則仁當愛則愛各盡其當然之則而已
今曰由一陽以至六陽由抽芽以至枝葉與墨氏
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何以異乎

宋儒之論曰心之靜體也心之動用也傳習録云心
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則用在
體即用而言則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
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愚謂以靜爲心
之體動爲心之用亦無妨也蓋心體本靜也感物
而後動所謂動者非特見諸聲色也念頭起處即
是動也動即意也以心對意而言則心爲體而意
爲用心靜而意動也豈非靜爲體而動爲用乎用
不能離乎體體不能離乎用故曰體用一源非謂
體即用用即體也又曰動靜時也愚則曰動靜不
可以時言也所謂靜者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念念

存乎天理而不昧其虛靈之體也孔子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豈有靜時哉所謂
靜者因動以見其靜也動以天也動以天者動皆
合乎理也動皆合乎天理則喜怒哀樂皆得其當
酬酢萬變而天君自如禍福變于前而心不變也
死生變于前而心不變也若動以人欲則心爲形
役而終日擾擾於聲色貨利之中此之謂失其心
之體矣是以君子之學加省察克治之功正所以
愼其用之動以養體之靜也曰李延平謂靜坐以
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則心豈無靜之時乎曰未

發之前謂未起念也觀亦起念若遏不起念則是
昏昧放逸而已未有昏昧放逸而雜念不起者也
安得謂之靜乎 右論心體動靜
予嘗歷觀古今豪傑之士任大事而從容自如亦有
臨戰陣而對敵安閑亦有遇患難而不驚不懼者
皆由於心靜所致雖未能如聖人全體之學然有
一分之體則有一分之用有一分之靜則有一分
得力處諸葛武侯曰非靜無以成學非寧靜無以
致遠誠有見於此若躁妄之人易喜易怒輕舉妄
動未有能任大事者心不能靜故也雖閭閻小人

田野愚夫亦有處事公當不疾不徐者亦其心之
能靜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不特是也如奕秋
之奕宜僚之丸由基之射匠石之運斧若心不能
靜豈能隨手應之而不亂乎可見心體之靜者於
動處見之也 論常人之心亦有能靜者
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
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
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又曰萬物皆
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
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
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斲喪處極多只有一
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愚謂
程子此言氣質之性耳夫氣質之性不特禽獸為
然雖微而至螻蟻蟣虱之類皆能之天生萬物有
口者必能食有血氣者必能運動以為棲身之計
氣化使然物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人之智巧大
過於禽獸但禽獸生下即能飲食運動人必三四
歲而能言能行故必待父母誘之而後能蓋人貴
於物而亦壽於物故必年十六已上方能生育非
若禽獸之易也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

仁義禮智之性聖人教人正欲其變化氣質而不
與禽獸同歸耳若任其氣質之性於禽獸奚異焉
愚以為萬物皆備於我但可以言人而不可言物
也 右論萬物皆備於我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二

吳興顧應祥

理學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何以爲大人之學也修已治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咸具焉故曰大人之學也二云大學者對小學而言也文公先生大學章句序文詳矣近者王陽明先生曰大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隔形骸而分爾我則爲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雖禽獸草木瓦石之類皆吾一體故謂之大人之學愚謂此說廣矣大矣君

子之爲學故當以是爲極致但恐聖人教人不如是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人道也學也者所以學盡夫爲人之道也父子有親父子之道也君臣有義君臣之道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也使一家之人皆盡此道則家齊矣一國之人皆盡此道則國治矣天下之人皆盡此道則天下平矣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正所以教盡此道也今謂宋儒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俱在知識上用功徒弊精力而無益故欲從心上說其說是矣但欲使人人皆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恐非先聖立教之本意（右論大學）

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是論爲學功夫次第一串說來漸入於精密處非謂物盡格而后知至知已至而后意誠意已誠而后心正心已正而后身脩也假如天子治天下即是天子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也諸侯大夫之治國家即是諸侯大夫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也大要只以脩身爲本格致誠正脩身之功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脩身以見諸行事者也謂之大學者正所以脩身也身脩則盡人之道矣脩身之外無學也後儒錯認欲格盡天下之物而后知至以致紛紛之論不一耳（右論明明德於天下一章）

大學言在親民程子以爲親當作新王陽明用古本以爲親字不必改親字有教養意新字偏了其言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

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矣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愚竊有說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固也然己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己之兄人之兄天下人之兄施之自有差等若視為一體不幾於墨氏之無愛乎况大學後章釋治國必先齊其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釋平天下在治其國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皆謂躬行於上而化行於下也至於山川鬼神禽獸草木莫不實有以親之恐堯舜亦不能矣右論在親民

大學古本在親民程子以為當作新朱子以為程子存疑之辭今尊用古本以親字兼教養愚謂大學一書恐專主教而言故不言修德而曰明明德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也後章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皆專言教也或以為末章言理財用人似兼言養曰非也理財用人亦本乎德故曰君子先慎乎德又曰必忠信以得之皆自明德而言能明己之明德則好惡當乎理而不拂乎人情皆本於教而言也大

抵古人論治皆以教為先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先覺即己之明德也覺斯民即明民之明德也亦同此意右論大學主於教

大學言在止於至善者謂明德親民皆當止於至善也至善也者當乎天理而無過不及者也下章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之類是也又引詩言恂慄威儀形容明德之止於至善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也今之講致良知者曰至善乃明德之本體即所謂良知也又曰至善乃明德親民之極

則也又曰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愚謂明德之本體本至善者也謂明明德之止於至善爲復其本體可也親民乃明德之用也謂親民之止至善爲全明德之用之體亦可也良知固是心之本體若遂以爲明德親民之極則謂明德親民在止於良知無乃不可乎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謂孩提之童皆有良知則可謂皆有明德親民之極則恐未然此說一行將使初學之士皆謂吾心中自有明德親民之極則而學問之功不必加矣

右論止至善

大學功夫全在脩身上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中庸論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以脩身爲首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所以立脩身之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推脩身之用也脩身即中庸之誠身也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明善也心也者身之主也故脩身必先正其心意者心之所發也心無可見必自其動處致力焉一有私意萌動則心不得其正矣故正心必先誠意意之所發有善有惡善者天理惡者人欲也苟知之不明則認欲作理者有之矣故誠意必先致其知致者極至也知至則見理明白善者知其爲善惡者知其爲惡而意自誠矣然意乃感物而動者也故致知在乎格物有天下者天下皆物也有國家者國家皆物也以一人之身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小而應事接物皆物也格物者求其當乎理而無過不及也格物致知本是一事故無先後即誠意之功夫也程子曰格至也物者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惟思而已矣朱子曰即事觀理窮之而至其極也今之講學

者曰致者至也如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知也至之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又曰若以至字爲義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始通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可乎其說專主於致良知故也予初以致良知爲眞得千古不傳之秘既而細

思之亦有未當於心焉夫以致知爲良知是矣但良知發自孟子曾子未嘗言良知也恐非大學本意格于上下格于文祖皆訓格爲至字惟格其非心之格爲正其不正二義恐不可兼也正不正以歸于正以之言正心可也今本文於正心則曰正於格物則不曰正物而曰格物是必有分別矣況朱子或問亦云致如喪致乎哀之致格如格于文祖之格獨其所謂窮理有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似乎博而寡要耳愚又有說焉意者感物而動非

先發意而後有事也以其發動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所向而言則謂之事必求其至當而行之則謂之格物格者至其理也即至善也程子所謂思曰睿蓋得之矣若謂添一理字爲贅則正不正以歸于正亦必添數字而後始通也湛元明謂格物爲造道又云只是隨處體認天理夫謂隨事體認天理與窮理何異以爲造道則遠矣近觀黄宗賢明道編曰致知乃格物之工夫格物乃致知之功效此又好奇之論愚不敢以爲然右論格物致知

曾子雖未嘗言良知然謂致知爲致良知亦無害也

知也者人心本然之靈覺也自聖人以至於愚人有此心即有此覺未嘗不同也然而不能盡覺者氣稟有不齊而物欲又從而蔽之也物欲者何即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人惟縱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則但知有利而不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矣君子之學所以學盡夫人道而已矣聖人人倫之至也故學以聖人爲準則欲盡夫人道必須去人欲而存天理欲去人欲而存天理必自其心之明者通之是即所謂良知也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

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雖至愚至惡之人其良心未嘗泯也且夫人於日用之間念慮初起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爲而又爲之者利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念慮初起之時察其爲惡則猛省而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非別有善念也去其惡即善矣念念皆去惡而爲善則意之所發皆當乎理而不爲物欲所役如此日進不已豈不可以入聖乎今之講良知者非不明白及考其行事則有大不然者甚至義利之間多不能辯是何也徒講而未嘗致

也孔門弟子各因其材而篤之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非不可以語上也恐起其躐等陵節之病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告曹交則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蓋一念之善則可以爲堯一念之惡則又爲桀矣今曰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耳人人皆聖人也於是人皆謂吾心中自有聖人率意妄爲咸自以爲能致良知而學問思辯之功俱廢矣右論致良知

朱子大學章句作格致傳補之後矩堂黃氏榥謂格致傳不亡乃雜于經傳中玉峯車氏若水慈湖黃氏震魯齋王氏栢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浦江鄭氏濂夫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説不一新安程氏克勤又有大學重定本近時王陽明則尊用古本愚謂古本原無釋格物致知之説則不必補亦可也蓋大學重在脩身正心誠意所以脩身也致知格物即誠意之功夫也故大學提出誠意爲首而釋之格物致知不須釋也韓退之作原道篇止於誠意蓋亦有見於此朱子譏其語焉不詳無乃過乎右論大學釋格致不須補

朱子大學或問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則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王陽明曰大學功夫只是箇誠意誠意功夫只是格物致知以誠意爲主去格物致知功夫始有下落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都無着落須用添箇敬字方扯得向身心上來終是没根源若須添一敬字緣何孔門將一箇緊要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補出正謂誠意爲主即不須添敬字此是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愚謂大學本文原無敬字朱子以己意添之固似乎綴然聖賢之學實不外乎一敬而已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小心翼翼武王受丹書之訓曰敬勝怠者吉孔子告樊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子路問君子則曰修己以敬中庸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以修身爲首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至於平天下

則曰篤恭而天下平何莫而不以敬乎大學亦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又引詩言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則亦未嘗不言敬也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都無着落固矣若以格物從心上說恐亦不可無敬也假如意在於事親則事親爲物苟不致敬安能盡其孝意在於事君則事君爲物苟不致敬安能盡其忠不言敬者方論功夫次第不及言之耳今曰不須添一敬字於文義明白亦無滲漏但云心之良知是爲聖堯舜亦只是致良知致良知之外別無功夫遂使今之

講學者自以爲能得致良知之宗旨而凡先儒所謂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者一切以爲支離而廢之放肆不檢而意亦不誠矣夫格物致知乃誠意之功夫也若曰以誠意去格物致知亦將曰以正心去誠意乎

人之爲學所以盡爲人之道而已天之生人莫不各有仁義禮智之性惟汨於利欲而失之於是有學焉以復其本然之性方能盡夫爲人之道所謂學者不過去人欲存天理而已初無有大小之分也但幼小之時未可告之以修己治人之道於是先設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無非涵養其德性使心不外馳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及其既長然後教之以格致誠正之學謂之大者其學足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即中庸所謂成己成物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也今大學問以天地萬物以至鳥獸草木瓦石之類皆吾一體謂之大學言則廣矣大矣恐非曾子本意也朱子或問又謂若其年之既長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故揭出一敬字

而曰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於前也愚謂小學之教無非豫養其良知良能而已若其年已長矣雖不曾豫養而其良知良能尚在苟能從事於身心之學去人欲而存天理亦不謂之躐等又何必屑屑於灑掃應對之末節而欲補之乎若夫禮樂射御書數則成人之列可以餘力及之孔子所謂游

於藝也習之而有未能亦不害其爲學也鄙見如此高明者以爲何如

宋儒解格物致知以爲即物窮理欲格盡天下之物而后知至恐終身不能也似乎有礙然其學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皆從實處用功今之講學以格物從心上說以意之所在謂之物更覺親切眞可謂發宋儒之所未發但溺於致良知一語以爲吾心中自有聖人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而不加討論之功其所謂致良知者又不曾實用其力反宋儒之不如矣況朱子所謂即物窮理亦指

事言非專言物也而譊譊焉非之過矣古人之學專務躬行今之學者專論古人之是非此今日講學之病也

大學釋誠意章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鄭氏註云謙讀爲慊孔頴達疏云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朱子章句曰慊快也足也蓋謂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巳也今之講學者用大學古本以謙字解作謙恭之意近見黃宗賢明道編以爲曾子明謙之學又引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爲證曰非顏子不能以此學孔子非曾子不能以此知顏子愚謂若如此解似與誠意本旨不合朱子以謙爲慊本於古註疏韻書愜字下註曰快也慊字下註曰足也又曰禮記大學此之謂自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誠意自足也今乃不考朱子之言本有所據且與本文相合而一槩非之不有類於管中之窺豹乎且古書文字多有通用者如妻孥之孥今從子字而毛詩本文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左傳秦誘晉士會執其帑於

晉前漢景帝詔曰罪人不帑今人但知帑藏之爲帑而不知妻子之帑一字而通用也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朱傳兼人物而言程明道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似專指人而言伊川則謂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曾分別出是人是物愚謂人物稟受天地之性固無分別此乃氣質之性告子所謂生之謂性是也孟子蓋嘗闢之矣況中庸一書

專爲學者而言下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繼之曰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豈有馬牛而能使之戒愼恐懼乎於此觀之則率性之謂道專指人也（右論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朱傳以爲修品節之也謂聖人立法以教人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程明道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指人自修道而言伊川雖以道兼人物至論修道之謂教則云此專在人事上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其何修之有亦指人自修道竊謂教字之義

本謂設法教人而言古者人君之號令亦謂之教上之所以教下者固教也下之所以自修者亦教也故有傳教幡之制作上之修道亦通但謂人自修道則與下章自明誠謂之教修道以仁相合於文義爲順（右論修道）

道之不可離者道乃人生日用常行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則所謂道也是道也即人心所具之天理也我固有之者也但蔽於物欲而失之耳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由是道也若不由是道則非人矣故曰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者非吾性也不合天理者也故又曰可離非道也戒愼恐懼惟恐其不合道也修道說曰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不及焉離矣夫道也者中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謂之離固矣然未至於聖人者其資稟不同安能免過不及之病乎下章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本旨不過勉人不可離道耳（右論不可離道）

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之說咸謂即下文謹獨之意朱子分爲兩事愚嘗反覆思之

夫不睹不聞雖是思慮未起然吾心有覺故能戒愼能恐懼若不覺則昏昧放逸而邪念紛然而起所謂戒愼恐懼者常覺也常覺則天理常存私欲不得以間之而不離乎道矣謹獨云者人情能勉強於衆人屬目之際而於暗室屋漏之中則輕易放過諉之曰人不我知耳殊不知天理人欲之幾正在於此於此不察則所學者皆致飾於外適所以滋僞長欲而已是以君子於此尤加謹焉所謂謹者亦不能舍戒愼恐懼而別有一段功夫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即曾子所云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甚言其不可不謹也衛武公抑戒之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不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正是此意微者即不顯也俗語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豈不可畏也哉是以聖人教人只是以謹獨爲主能謹獨則内外一致成巳成物以至於參天地賛化育皆由於此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或問又曰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愚則曰小人之爲惡

自以爲人不知而人未嘗不知不俟久而暴著若夫君子之學專於爲巳又不在乎人之知不知也然是獨也不但獨處之時雖在稠人廣衆之中而念頭一起即是獨也必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然後爲爲巳之學也傳習録云心之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此即慈湖所謂人心自正不必正心之說愚未敢以爲然（右論戒慎恐懼及謹獨）

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泛言之也陽明修道説謂道修性復矣夫道修性復惟聖人有是中和常人不能也及觀傳習録又云良知是未發之中人人之所同具者也其言彼此不同愚謂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對巳發而言也良知是心之明覺處非指心之全體也謂即良知可以見未發之中則可謂良知即未發之中似乎欠明常人之心雖未能純乎天理然其未發之時亦不可不謂之中也或曰雖亦有未發之時不可以爲天下之大本曰非也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有是中也豈不可以爲天

下之大本乎今閭閻小人未嘗學問亦有處事公平喜怒哀樂發得其當者但不能致其中和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極言其功化以致中爲位天地致和爲育萬物恐非子思立言本旨（右論中和）

論語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朱註謂孔子謙言巳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楊慈湖曰孔子知群弟子以爲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有鄙夫問於我宜易於答而我空空無

以告之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蓋詳言智中實無所有無所知而群弟子往往多謂有高識遠見而不明告疑其爲隱使孔子而有知無以爲聖人矣有知則有意有意何以爲孔子傳習録載王陽明之言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他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决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

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近見王汝中良知議辯云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辯甘苦目惟空故能辯黑白耳惟空故能辯清濁心惟空故能辯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辯味目之不足以察色耳之不足以審音必假外物以滑其本質不至於爽而眩聵者幾希矣愚嘗細玩此章之旨蓋聖人自言無所知而告人不敢不盡正見其誨不倦之意慈湖之論專主乎聖人無意陽明因發明致良知之旨故謂人人皆具此良知聖人教人因其良知而導之耳汝中之議則又本諸陽明者也夫聖人之心無意必固我以其應事而言廓然太公物來順應非謂不起意也慈湖乃謂有意何以爲孔子斯言過矣謂人皆有是良知可也謂空空爲道之體則庸人皆具道體而不必加學問之功矣耳目口鼻人之氣體必虛而後能應物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豈有空竅而自能視聽知味乎又謂空空即虛寂吾恐聖

人不自以爲虛寂也

聖人之學雖不在見聞上然考求往迹以資進修似亦無害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論語蓋有不知而作者一章朱註以爲孔子謙辭王陽明因世儒不知學問之道本之於心而求諸聞見之末乃解之曰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正所以明德性之知非由於聞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聞見之末已落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愚未敢以爲然細玩此

章文義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謂事必尊乎古訓不敢妄作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當乎理者行之也多見而識之以備參考也知之次者不敢當知者謙言以為知之次也若孔子以聞見為知之次則當直曰多聞多見者知之次也何故又云擇善而從之識之乎他日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張學干祿則告之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亦未嘗以聞見為非也夫致良知一語前賢未之言也而陽明發之謂千古聖賢之學只是明此心則可謂今之致良知與孔孟之學相同則可謂千古聖賢之學俱是致良知則反起人之疑矣又謂學聖人而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夫學聖人而日繁日難謂之不知學可也而遂以為禽獸夷狄不亦過乎況今之學者不過欲取科第以圖富貴而講致良知者實未嘗致其良知也若有學聖人而日繁日難者亦可謂特出者矣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三

吳興顧應祥著

論學

學問之道知之貴乎能行若知而不行猶不知也故聖人教人以躬行實踐為本躬行實踐然後謂之真知也近者倡知行合一之說謂知孝已自行了方謂之知孝知弟已自行了方謂之知弟以愚觀之知自知也行自行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亦是分而言之至於學問之功生知者安行學知者利行困知者勉行自不能偏廢然必先知而後行如行孝方謂之知孝固矣然必本心之靈知孝之當行而後行之行弟方謂之知弟固矣然必本心之靈知弟之當行而後行之故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文言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但知易而行難不患不能知患不能行耳今之講良知者孰不曰知行合一也及臨事之際義利且不辯反不如不講者何也自以為知行合一而不實用其力故也愚故曰當以躬行實踐為本朱子曰知行常相

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此言極是 右論知行合一

湛元明新泉問辯錄載其門人問曰先生嘗云知通乎行又曰通乎行而知聖學之始終也聖人復起當不易斯言矣近見二公論學一人曰先知後行如知食乃食一人曰行後乃知如食然後知味二說如何元明答曰始終只是一知而行在其中故吾有天包乎地知通乎行之說其所謂知亦有先後淺深二公所論皆見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必兼之乃盡即知即行知之淺者如知物可食乃食也行至知至知之深者如食物乃知味也愚謂元明此言亦未見其親切明白也天下之理凡涉於事爲有形器者必親歷而後知之真豈特飲食爲然如登山必親登而後知山之高大涉海必親涉而後知海之廣濶適國都者必親至而後知城闕宮室之富麗此皆自然之勢也然必先知山路何處可登海道何處可涉國都從何道可入非泛然而行之也如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苟不知己之怒知己之過安能不遷不貳耶是故君子之學專務力行行一步則知一步而知益真矣然亦先知而後行也謂知在行中則可謂知通乎行則不可意見之知未爲真知也踐履之知乃真知也豈有深淺哉 右論湛元明論知行

自夫知行合一之說一出而湛元明遂謂心事合一感應合一敬義合一以愚觀之事自外來者也所以應之者心也故曰物來順應物即事也若以事爲心內之物則或有以橫逆之事加於我亦將曰吾心中本有此橫逆乎或曰若以事爲外類乎告子之義外矣曰非也告子之義外以處事之義在外也今曰事從外來而吾心應之猶所謂行吾敬也若夫感也者物來而感動於心也應也者有所感而應之也皆在我者也然感自感而應自應也敬以直內而言也義以方外而言也亦敬自敬而義自義也何必皆謂之合一乎假如仁義皆性也發而爲慈愛則曰仁發而爲斷制則曰義豈可謂仁義合一乎

聖人教人各因其材而篤之顏淵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爲仁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孟子雖專言

仁義然亦就事論事未嘗拘執一説以爲教也宋儒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皆主於躬行實踐而已今之講致良知者則以致良知爲宗旨講隨處體認天理者則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旨然考其實眞能致良知者有幾人乎眞能隨處體認天理有幾人乎近有一儒官開口必曰致良知及見利如蠅見血嘗曰學自講錢自要也於此觀之可見爲學貴乎躬行而不在口説也右論致良知當以躬行爲主

近觀李明德説理會編云陽明之學專主於致良知甘泉則主於隨處體認天理議者或謂致良知近於虛隨處體認天理近於助殊不知良知即是本心之明自然而動者致則復其本體之明有多少工夫節次其言簡易直截而徹上徹下一貫無遺但恐學者從自然上説知不本其發端之善則虛而無主將不以生爲性而混是非之本心乎天理即良知也天之明命其本體有何倚着身體力行而省察之以認其是處所謂體認也惡得謂之助但云隨處則未免物物刻雕此下學未見頭腦之事也若致良知則如論語之言一貫直超上達隨處體認天理則如忠恕乃隨事精察之功也但着於聲色則未免于助耳以愚觀之則未然夫良知乃人心之靈覺處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謂之自然之知亦無害也果能致察於幾微之際是則行之非則不行是即謹獨功夫豈不可以入聖乎今曰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人皆是聖人遂使今之講良知者皆肆爲大言而不加克治之功此講良知之病也若夫隨處體認天理即古人之所謂省察而加以隨處二字恐求理於外而不求之於心未免失之支離若果能隨處體認則亦愈

於不體認者如臨財之際體認其當得歟不當得歟當得則取不當得則不取不亦善乎不可謂之助也今之講隨處體認者義利尚不能辯則亦徒爲講説而實未嘗體認也聖人與賢人雖有安勉之殊然盡已之心而推以及物則同曾子以門人未達夫子一貫之旨故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即一貫也今以致良知爲一貫隨處體認天理爲忠恕亦非矣愚以爲陽明之説雖有定見而言之太易甘泉則因古人之説而小變之耳君子之學在於躬行實踐不必各立一門戶可也

右論王湛二子之學

湛元明隨處體認天理本乎宋儒李延平之說延平之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元明加以隨處二字又與陸象山所謂人情物理上用功相似及觀元明新泉問辯錄與諸門人問荅或謂戒慎恐懼是功夫不睹不聞是天理又謂不睹不聞即道家真種子又引唐人詩云覓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又曰見其參前倚衡卓爾躍如此是自然真見

都於勿忘勿助之間見得或不善體認多着於想像即是逐物釋氏訾之爲理障愚謂不然夫天理乃人所固有但爲氣稟物欲所蔽耳然其本心之靈未有不自知者誠能於念頭起處察其合於天理者則行之不合天理者即去之念念皆去人欲而存天理即是體認工夫即是致良知工夫久久成熟不患不爲聖賢矣今曰不睹不聞是天理即道家真種子又曰有時還自來將恐學者以天理爲或得或失之物而非吾之所固有矣顏子之所謂卓爾者乃學既有得嘆夫子之道淵微如在目前而不能即非真有一物卓立於前也上文博文約禮正是體驗功夫今曰於勿忘勿助之間見得不有類於釋氏之見性乎又云釋氏訾之爲理障夫釋氏以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色香聲味觸法爲六塵有法則有意故以法爲理障而直往見性全不用體認工夫者也豈可以相擬乎愚又按延平之說止言靜而存養不及動而應事功夫似亦偏於靜矣必也動靜交養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然後無病

右論體認天理

王陽明荅聶文蔚書其畧云近歲講學者多說勿忘

勿助工夫甚難纔着意便是助不着意便是忘了我此間講學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懸空去做箇勿忘懸空去做箇勿助漭漭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只做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子些子事幹不得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

之故湛元明闢之以爲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忘勿助爲虛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功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見得蓋陽明之學專主於致良知而元明則以隨處體認天理爲主故其所見不同如此愚又一說焉夫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

此言其集義養氣之功夫也時時必有事焉即勿忘矣勿欲速期效即勿助長矣勿者禁止之辭正是工夫用力處也謂之必有事焉即是時時集義矣又曰時時用必有事的工夫無乃重復乎若不説必有事而止曰勿忘勿助固似乎虛若果體認天理而時時勿忘勿助即是功夫也元明既以勿忘勿助爲工夫而又不言體認一則曰要妙二則曰光景則又從效驗上言又謂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似乎玄虛 右論勿忘勿助

子細思之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者謂心中常有此一事時時刻刻不肯放過若一時放失即是忘若有一毫欲速之心即是正正即助長助長即忘矣惟此心常存則事至物來自然合理而氣足以配道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矣此是孟子平日得力處故特揭以示人他章所謂求放心亦是此意但求放心爲學者而言若知必有事的工夫則不必下求之功矣孔子一以貫之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常目在之亦是必有事也陳白沙云在勿忘勿助之間雖本程子之言愚謂勿忘勿助即是必

有事又欲求勿忘勿助之間反使學者無下手處矣朱子集註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趙子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愚謂止宜以七字爲句若曰勿正心反有病楊慈湖謂人心自正若説正心便是起意正坐此病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也者勝也己也者我也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我也人有是身則有是欲發之而合乎當然之則則爲天理一有過焉則爲人欲矣克己者以理勝欲如戰而克也子夏曰戰勝而肥亦是此意理勝欲則純乎天理而本

心之德全矣是理也乃人所固有蔽於欲而失之
復者反也反吾之所固有者也謂之禮者以其條
理而言即所謂當然之則乃人心固有之天理也
楊慈湖則曰顔子純粹之質加以屢空之學雖未
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俟於克而勝之詩書所
載多以克爲能孔子又繼之曰爲人由己殊無克
勝其己之意又曰己本無過本與天地爲一亦能
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
然堯舜與人同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
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

復求顔子勞於鑚仰欲從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
子於是教之以至簡至易之道曰能己復禮則爲
仁矣愚謂聖人之心雖是純乎天理亦不能無欲
但理常勝之不待勉强亦不可不謂之勝也豈可
謂顔子不俟克而勝之乎又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慈湖謂範圍天地王陽明亦謂八荒我闥
愚以爲仁者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其告顔子
之時未必如此下文吾克己復禮之目止云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而已人
之欲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誠能於視聽言動事

事各當其則而無過焉則純乎天理而本心之德
全矣聖人之言平實淺近何必求之於玄虚乎
道學之名古未有也有之自宋儒始夫道也者民生
日用常行之道不外乎五倫而已學也者所以學
盡夫爲人之道也亦不外乎五倫而已聖人人倫
之至也故學以聖人爲的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
此道此學也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此道此學也
孔孟之垂教萬世亦此道此學也君子之學脩之
於已者此道此學也達而行之者亦此道此學也
漢唐以來諸儒雖其學有純駁之不同然未嘗有

道學之名也至宋而後有道學之名謂孟子沒而
千載無真儒於是乎道學之名始專矣然宋儒之
道學亦以躬行實踐爲實未嘗徒事乎講論也今
之士夫講良知及體認天理者多矣宜致吾之良
知體吾之天理以盡其職業可也而惟以講學爲
名同其好者謂之善類有不同者雖謹厚之士亦
謂之鄉愿吾不知其何説也又有休官林下者宜
致吾之良知躬行孝弟以表率于鄉如許魯齋之
居懐孟可也而乃僕僕焉奔走於外以干預時事
豈非楊用脩所謂隨駕隱士時務道學耶右論道學

王汝中曰顏子不遠復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復以自知不學不慮之良知也子貢務于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歿而道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未已先師憂憫後人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以承千聖絕學誠不得已之苦心也世之儒者反閧然指以爲異而非之夜光之珠視者按劍無惟其然也愚謂此言非也謂顏子歿而聖學亡則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子七篇仁義非聖學乎漢唐諸儒雖純駁不同然皆各有師傳非得之子貢至宋濂洛

關閩諸子者出方闡明心學上繼千載不傳之緒惟講致知格物不同今陽明揭出致良知以示人謂之發前賢所未發則可謂其遠接顏子愚未敢以爲然子貢在聖門雖未得一貫之旨至於億則屢中夫子亦無貶詞他日因論學知詩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盍亦用心於內者人或謂其賢於仲尼豈可以湊泊而少之乎且致良知之說人亦未嘗非之所以非之者正謂講良知者實未嘗致其良知也又況良知一言發自孟子格物致知出自曾子不知在顏子未歿之前耶抑在顏子已歿之後耶

傳習錄云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有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愚謂花之顏色初不係人之不看而寂也亦不係於人之看而明白也孟子辯告子義外之說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盖謂長在外而長之者在內也花在外者也看在我者也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謂萬物之理

皆具於吾心也若天地萬物皆在吾一腔之內反使學者茫然無下手處矣

傳習錄謂草木瓦石俱有人之良知若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又云天地無人的良知不可爲天地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山川土石與人原是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愚謂天生萬物氣之清者純者爲人於是乎有仁義禮智之性氣之濁者駁者爲禽獸爲昆虫雖

有知覺運動而無人之性若夫草木止有生意而
無知覺運動瓦石則出乎人力所爲併生意而俱
無者也謂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心則可謂草木瓦
石皆有人之良知不有類於釋氏所謂青青翠竹
盡是真如之說乎至於五穀禽獸之能養人藥石
之療病乃人自取而用之非以其氣之相通也且
如鑄鐵以爲刃而殺人亦曰氣之相通乎夫旣曰
良知即性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尚且闢之豈
有草木瓦石而同人之性乎

傳習録云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

此樂還在否答曰須是大哭一番方樂不哭便不
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愚
竊以爲不然夫人能不戚戚於利害得失則此心
常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者此也若遇父母之喪
則方寸已亂擗踊哭泣發於由衷豈暇復顧此樂
然其不戚戚於利害得失之心固自若也今曰大
哭一番方樂則是求樂而哭也豈人情哉愚又有
說焉心之本體雖是常樂然亦不可留滯於樂只
是和平寬裕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常在天理上行
即是樂也若耽於樂即是有我之私其流之弊遂

至於晉人之曠達矣

近來講學者往往溺於佛教如傳習録所載一友舉
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見否衆曰見復以手指入
袖問曰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說未明
先生曰手指有見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精神
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着實用
功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良知的工
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
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
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見聞爲

足累哉以愚觀之心體本自虛明故有形必見有
聲必聞感物而動此心也未感物之時亦此心也
雖不覩不聞之時見聞之理常在但爲物欲所蔽
則所見所聞或有過中失正之弊故君子之學必
時時戒慎恐懼以提醒此心使見聞之體常明而
不昧也若夫手指在外則見在袖中則不見此是
常理佛氏以不立文字爲教故作此詭異之狀使
其弟子自悟吾聖人之教明白正大何必引此以
爲證乎今之講學者以佛氏養心之說偶與吾儒
相同故借其言以明道獨不思彼乃夷狄之人無

父無君之教天之賦性不以華夷而異故中國之人知養心彼夷狄亦知養心但中國之所謂養心者将以脩身以明倫也故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彼之所謂養心者棄其君臣父子而入山脩道以成就其私而巳元英宗時有言佛法可治天下者英宗以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拜住胡人也尚知佛法不可治天下吾儒乃陰崇其教何耶

傳習録云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看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成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等意思却要說與諸友知道愚謂此非陽明公之言也門人附會之言也若果有此言則誣朱子甚矣朱子大學註謂格盡天下之物固似難行然其所謂格物者即事觀理窮之而至其極也又曰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亦是身心上說何嘗在物上推究今竹子有何是非可格至七日之久而成疾乎乃自愚也非朱子之本意也

傳習録云先生斷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問曰近何見對曰滿街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見一異事曰何異對曰滿街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一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而荅異反其言而進之愚謂王董二子所謂滿街都是聖人不知覩其儀容而知之乎聽其言論而知之乎不過形容人人皆有良知皆可以爲聖人耳而言之過高使學者聞之必曰聖人可一蹴而至而學問思辯戒謹恐懼之功夫俱可置而弗講率天下之人而爲大言不慚者必二子之言夫

傳習録云問人心與萬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

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對曰人又甚麼教作心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

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愚竊有疑焉夫天生萬物物固物也人亦物中之一物也物之蠢然而無知覺運動者草木也有知覺運動而得其氣之偏駁者禽獸也有知覺運動而得其氣之純粹者人也人之生也於是指其覆於上者曰天指其載於下者曰地指其飛者走者名之曰禽獸指其植者種者名之曰草木而自名

曰人天地萬物皆因人而名之也天地之氣有常有變風雲雨露寒暑變異不可得而測者自然之勢也人遂以爲鬼神而吉凶災祥以此占之天地未嘗有鬼神也禽獸草木與人俱生非爲人而生也禽獸有食草木者矣有食禽獸者有穴居者有巢居者有潜居者人則并禽獸草木而食之又能伐木石以爲居室舟楫驅禽獸以爲役使灌漑禾黍移接花木雖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運行皆能推步而知之盖其靈明之性足以範圍天地而反有以輔助天地所不及者故記曰人者天地之

心也天地未嘗以人爲心也人自以爲天地之心也人之所以異萬物者以其有是靈明之性也謂我之靈明通乎天地之靈明則可若謂天無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無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吾恐天地之高深不係乎人之仰俯也人生而有知則知有天地知有萬物死則靈氣散而不知矣若夫天地之生生化化則未盡也豈可謂無我的靈明則天地萬物俱無乎

予讀丙辰會試策第三問論班固藝文志以儒家列於九流而不得與六藝同科深斥班固不知儒者

之非斥之誠是矣以愚觀之固之所謂儒乃漢世之儒非三代之真儒也固之言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是三代之真儒也既而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是乃指當世之所謂儒者而言非謂儒者俱若是之

惑且辟也固之作藝文志專主於記載故以易書詩春秋禮樂及小學之書皆謂之六藝而以儒以下十家之言則謂之九流又謂儒者游文於六經之中則固未嘗以儒不與六藝同科也但其所載儒家者流多駁而不醇此則漢儒之通病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儒次於師亦有差等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則儒之在當時已有分別及孔子没而七十子之徒散於列國其流之弊至於谷遝所見而反道敗德者容或有之莊子謂魯哀

公曰魯國少儒哀公曰舉國儒服何謂少莊子曰何不號於國中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儒服立於公門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莊子之書類多寓言然亦可見當時有儒之名而無儒之實者衆矣又安知所謂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者非縱橫策士之流乎司馬遷所謂博而寡要者殆此類耳許慎說文訓儒者柔也術士之稱夫以術士爲儒此漢儒之通病也然漢之儒者雖駁而未純其學則實學也故治一經

通一藝者皆足以濟用若晉之清談唐之詞章則又去漢儒遠矣至宋濂洛關閩諸子者出然後孔子之道大明而世始知有真儒矣我　朝用人非儒不取而士之所以應上之求者非儒不習自國初以迄于今名公鉅儒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功業著者何限而近年以來文風益振性命道德之說人人能言之而究其實或有似是而非真者無乃莊子所謂無此道而爲此服者乎

論異端

世人以儒釋道並列爲三教以爲三教同出一源此

皆惑於邪說而不究其立教之始也夫道乃人生日用常行之理有此天地即有此道道家豈得而專之自夫人文漸開始有書史於是乎有儒之名而以專養生者謂之道道家之術雖多而大要有二曰脩真曰祠禱是皆吾儒所不可廢者人生天地間孰不欲壽中庸稱大德必得其壽洪範五福以壽為先古今稱善養生者莫如黃帝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何害於道乎人之生也不能無疾痛患難不能不禱於神明必藉夫能事神者以達其意今之道士古之巫祝也亦何害於道乎既而脩

真變而為服食流而為詭秘之術祠禱變而為符籙又變而為咒詛一切左道惑人者皆其末流之弊也然此皆中國之所固有者若釋氏之教古所未有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中國之人亦未有為僧者及五胡亂華以夷狄之人僭據中土始令中國之人出家為僧而吾中國之為人君者反從而效之於是其教始盛乃吾中國之所本無者豈得與儒道並列乎比而觀之道教乃中國之一術也其為教有真偽邪正之不同亦猶吾儒之教有真偽邪正之不同也彼佛教乃西方夷狄之教其

中亦自有真偽邪正之不同然皆非吾中國之教也蓋夷狄無我聖人之書所習者惟佛經而已我中國聖人慮人之淪入於禽獸也故立綱常倫理之教以扶持世道若夫釋氏之教其最上乘者棄君臣父子而入山修道其大本已與吾儒相反矣而謂之同出一源可乎今世之高明之士但見其直捷頓悟之說反有超出於吾儒之上者故從而尊信之殊不知吾聖人之教不越乎綱常倫理之間不為詭異過高之行彼外夷之人得天地之偏氣故變幻詭異之行多譬諸布帛菽粟產于中土

而珍奇寶玩皆出邊方今乃厭吾之布帛菽粟而惟珍奇寶玩是好不亦謬乎　右論儒釋道三教

釋氏之教妄誕者極多姑舉其一二言之如神僧傳載一行幼時家貧鄉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云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

布囊謂曰其亥其角有廢園汝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置甕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星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穰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嗔心壞一切至善慈心降一切

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予謂此妄誕之言也星之化豕一行設法而使之化乎抑星自化豕而遊於人間乎星而化豕決無此理一行能使之化亦無此理況唐史五行傳不載其妄誕可知

都穆聽雨紀談云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以爲周時有佛久矣予謂穆未嘗細讀列子也按列子周穆王篇其畧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化人以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改築中天之臺其高千仞粉白黛黑玉環芷若充滿其中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日獻玉衣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無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廼止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所有王實以爲清都

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俯視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自以爲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目眩不能視音響所來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若磒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大有類於後世唐明皇遊月宮之事蓋幻術也穆未之考而遂以爲佛豈不謬哉

聽雨紀談又謂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

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是亦未深考也夫佛之源流載於其書者有過去莊嚴刧固莫知其所始然以理度之有天地必生萬物人亦萬物中之一物也中國有人則四夷亦有人中國有聖人則四夷必有一等至人但中國得其氣之純正者故聖人皆禀中和之德夷狄得其氣之偏駁者故多變幻詭異佛法之流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非謂漢以前無佛也至於霍去病所獲之金人乃祭天之主非佛也西戎之俗立

君立后皆鑄金人以卜如元魏欲納秦姚興女西平公主爲后鑄金人不成乃以爲夫人漢武帝因休屠王以金人祭天故賜休屠王子金日磾姓金氏又以渾邪休屠地爲五屬國休屠所居即今之甘州左衛豈佛所產之地乎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愚謂不然夫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其言未嘗不本于仁義非不尚賢尊德然一於爲我必至於無君一於兼愛必至於無父故孟子力拒之恐其流弊之害道也若夫佛氏之教則棄其親父而入山脩道又不拜君正所謂無父無君之教也況其言怪誕殊甚如天龍神鬼皆來聽法及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於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等語不經孰甚焉今楊墨之說天下不聞久矣惟佛教則固結於人心而不可解是何也以其專以禍福利害惑人之心也人情莫不欲求福而免禍彼則曰吾能爲人造福也脫禍也人情莫不欲趍利而避害彼則曰誦吾法者必獲利又能救患難也人情莫不貪快樂而畏死亡也彼又倡爲天堂地獄之說曰誦吾法者生天堂生極樂國不入

地獄不受苦楚也人之爲惡者吾能懺悔而不墮惡道也墮惡道而爲毒龍爲畜類者吾能說法而使之超脫也以故人皆深信之如梁武帝信之尤者不過惑於禍福報應之說耳又聽其邪說以郗后墮龍類中製懺文祈禱以圖冥報今人凡遇親喪無不請僧每七做功德拜懺雖知禮之家亦不能免而高明之士顧乃略其妄誕而竊其明心見性之說以資講學惑之甚矣

靜虚齋惜陰錄卷之三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四

吳興顧應祥

讀易

易也者中而已矣中也者人之性也汨於利欲而失之於是乎有過不及焉過不及焉則非中矣不得其中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是以聖人作易無非欲人隨時變易以合乎道而已合乎道則得其中天理常存而人欲不得以雜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語默凡出處進退之間皆得其宜而人道盡矣非徒爲吉凶趨避而已也應祥幼年失於

讀易乃今罷官林下朝夕游心經史乃取周易讀之愈讀而愈覺有益追思往時粗心浮氣行事過差皆不明易理之故而今已無及矣聖人有云朝聞道夕死可矣祥也垂盡之年住世之日無多苟不聞道則虛負此生矣所以兢兢業業時刻不敢怠荒也玩索之餘偶有一二與前賢不合者筆之簡冊匪敢自以爲是惟欲求正於後人云爾

易本爲卜筮而作然經數聖人之手故其爲書廣大悉備天地之高深陰陽之消長治道之理亂人事之得失無不曲盡人能體而行之則修己治人無施而不當其則矣故君子不可不知易謂易專主卜筮則淺之乎其知易矣謂天下之理莫大乎卜筮則又非也

世咸謂伏羲因河出圖而始畫八卦蓋起於孔安國劉歆之言孔安國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八卦愚竊以爲未然夫開闢以來人之始生必有吉凶禍福既有吉凶禍福必有占驗雖無河圖聖人亦必畫卦今窮鄉下邑閭閻小人若南蠻獒夷之類皆有占卜之術可見矣然聖人

作易以明陰陽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使人知所趨向勉爲善而不陷於惡而已若夫君父之難雖死亦吉違心苟免雖全亦凶聖人豈肯以是而教人乎

河圖乃龍馬背所負之文不必以文字求之觀其圖則造化之妙自見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六居北北方水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七居南南方火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八居東東方木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九居西西方金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十居中中央土也生數

居內而成數在外由中以達外由微以至著也一三五七九奇也奇者陽也故爲天數二四六八十偶也偶者陰也故爲地數天地之數各五布列於五位而奇偶相合繫辭傳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能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是也易學啓蒙論之詳矣而欠切實明快又謂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同道四與九爲友五與十相守其義何居

洛書乃龜背所見之文縱而觀之東一行四三八中一行九五一西一行二七六橫而觀之南一行四

九二中一行三五七北一行八一六斜而觀之東南對西北四五六西南對東北二五八皆合十五之數乃天地自然妙處乾六居西北坎一居正北艮八居東北震三居正東巽四居東南離九居正南坤二居西南兌七居正西正合八卦之方位後世八門遁法及堪輿家羅經今曆日前年神方位俱祖此但以子午卯酉易坎離震兌耳

應祥爲童子時常以小紙九片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擺列成圖縱橫皆成十五及長始見洛書圖與之暗合可見天地之數與人心相通也

先儒論河圖洛書其說不一或謂河圖以生數統成數而同處一方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或謂河圖數偶偶者靜以動爲用故易之吉凶生乎動洛書數奇奇者動以靜爲用故範之吉凶見乎靜或謂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以愚觀之河圖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分置五位非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分爲九宮亦非以陽統陰若以動靜言之則河圖寓天地生成之數不着方向其體類乎動洛書數有定位其體似乎靜易主卜筮故言吉凶範陳治道故不言吉凶天地之數雖千變萬化而同一理聖人之言雖各有所指而同一道不必以點畫象數求之也

先儒又謂河圖一得五而爲六二得五而爲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五而爲九至於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爲十其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缺十而皆有合十之義一對九而合十二對

八而合十三對七而合十四對六而合十十常夾居五之兩端未嘗無十也愚謂此皆穿鑿之說也河圖以五位相合故至於十洛書數止於九故無十卦既謂之八安得復有十乎若以數言數惟九耳十即一也一百一千一萬皆一也

蔡九峯以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乃作洪範皇極數八十一章眞西山謂範數與四聖之易同功愚以爲未然夫易本爲卜筮故有象占吉凶洪範爲陳治道五曰皇極專論王者建極以治天下豈有數乎其七曰明用稽疑論卜筮之

理已備矣卜筮莫大乎蓍龜況洪範自有占驗之法夏侯勝所云是也又何必別立一法以準之乎及觀其所著八十一卦每卦八十一爻止以吉咎祥吝平悔災休凶九字爲占有卦辭而無爻辭亦無變動之意豈可上擬聖人之經乎西山稱之過矣

伏羲因河圖而畫卦止取則其陰陽消長之理而河圖之中未嘗藏八卦也大禹雖因洛書而叙疇但法其九五之目而洛書之中未嘗載九疇也繫辭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不專主於河圖可知矣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蓋泛言以贊易之神耳後儒必欲牽合以爲拆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豈聖人畫卦之本旨乎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恠妄又疑繫辭非孔子所作過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則河圖信有之矣河圖既有洛書豈得無耶魏青龍間張掖柳谷口水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

有石馬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之象載諸司馬温公資治通鑑温公平生無妄語必有其事蓋天地之氣化何所不有如雨魚雨血之類豈可謂其恠妄乎歐公所以疑繫辭者謂孔子既專指爻辭爲繫辭矣豈復自名所作爲繫辭愚謂爻辭固繫辭也後人又以孔子贊易之言復名爲繫辭耳中間或有駁而未純或先後不倫者乃後人竄入容或有之豈可槩謂非孔子所作乎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畫卦之次序也一者太極也不可得而名故名之曰太極兩儀

陰陽也一者陽儀也二者陰儀也儀者容也陰陽本無形狀故以一二狀之也後人遂以兩儀為天地非矣兩儀生四象者陰陽復生陰陽也二太陽之象也陽上生陽也二者少陰之象也陽上生陰也二者少陽之象也陰上生陽也二者太陰之象也陰上生陰也四象之上復生一陽一陰太陽之上為乾為兌少陰之上為離為震少陽之上為巽為坎太陰之上為艮為坤此生卦之次序也八卦之上復三重之則為六十四卦而千變萬化不窮故曰生生之謂易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子本義引邵子之言曰此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又謂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愚竊有疑焉夫震至乾由四以數至於一逆也而反謂之順巽至坤由五以數至八順也而反謂之逆卦之生也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四象以生八卦乾兌離震陽儀所生也巽坎艮坤陰儀所生也初非先有乾而後生兌先有兌而後生離也今以陽儀所生四卦謂之已生之卦陰儀所生四卦為未生之卦愚亦未解其義焉及考易學啓蒙引邵子之言則又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吳草廬纂言則以天地定位四句以圓圖言八卦相錯以下皆以方圖言自左而右從坤數至乾為已往所

生之卦故曰順自右而左從乾數至坤皆推未來所生之卦故曰逆其說不同愚謂天地定位者乾以三陽居上坤以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山澤通氣者乾坤之上一畫相易而為艮為兌也雷風相薄者乾坤之下一畫相易而為震為巽也水火不相射者乾坤之中一畫相易而為坎為離也八卦相錯而變化無窮矣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蓋言數其已往之事皆順而去將來之事則逆而知之非謂卦之已生未生也易以知來者故曰易逆數也且夫伏羲八卦之圖非伏羲作也伏羲畫卦觀

其爻象以知吉凶而已以卦分方位直日皆漢以後陰陽家占驗之術伏羲時未嘗有也若有此圖則易不經秦火何不與經並傳直待希夷而後傳耶後生淺學豈敢背先賢之說求之於心而未得也故備一說以俟有道之士求正焉

後天八卦方位先儒以爲文王改易伏羲卦圖愚以爲未必文王所作也然其八卦方位正與洛書相合坎水居北離火居南震木居東兌金居西乾居西北坤居西南巽居東南艮居東北乾與兌俱金也以兌當正西者兌爲陰金有肅殺之氣秋令也

故居西方乾乃純陽故居西北西北者尊位也震巽皆木也以震當東方者震一陽初動春令也故居東方坤土也土旺於季夏故居西南夏秋之交陰陽家謂坤寄位於西南方是也艮雖屬土亦一陽也故居震坎之間金木土皆分陰陽獨水火無陰陽者水陽內而陰外火陰內而陽外天地之化生萬物惟陰陽而已水火所以運乎陰陽者也乾坤天地之體也坎離天地之用也先儒乃謂乾以長子代行事而避居西北坤以長女代行事而避居西南謬矣

漢以來傳易者有田何之易焦延壽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專主章句延壽之易以六十四卦變爲四千九十六卦序卦雖本於文王而爻各有詩通不用文王周公之辭今之焦氏易林是也費直之易則又分卦直日以占吉凶延壽之易傳於京房而房之易又與焦氏不同今之術士所用以占驗者咸祖其術立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世應飛伏之法雖用有不同而皆出於房也愚以爲京房之術雖明於占驗而不能體之於身漢元之時石顯專權固結於君心久矣房以新進暫承顧問相

信未深乃欲以其弟子爲郡行考課法而自已通籍殿中奏事以防雍塞豈易所謂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者乎若房者可謂不知易者也故延壽常言得吾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延壽蓋已先知之矣

郭璞作洞林史傳稱其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愚以爲郭璞亦非知易者也璞灼知未來之事豈不知王敦必反當時召爲記室不起可也顧迺眈其豢養而不能全身遠害豈知易者乎或曰天數也不可逃也

傳不云乎璞與桓彝友善每造璞雖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彝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見彝撫心大驚曰吾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又逆知必斬於雙柏樹下及行刑之人數之不可逃也愚謂不然夫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向使璞不應敦之召豈能尋而殺之乎若以爲數不能免是時温嶠庾亮欲圖敦使璞筮之大吉何不去邪反正與嶠等戮力王室雖死亦爲晉室之

忠臣今乃依阿隱忍泯泯焉死於反賊之手安得爲智乎初璞愛廬江太守胡孟康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觀此則璞之所爲殆妖術耳豈君子之所爲乎故曰不知易者也

太極者至極之稱伏羲畫卦取法陰陽變化之理以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以至於六十四卦觀其變動以定吉凶未嘗有太極之名太極也者孔子贊易之辭蓋原卦之所由生也周子作太極圖則又指天地化生萬物理氣而言其曰無極而太極謂其無形之可求也以愚觀之天地之所以化生萬物者陰陽二氣而已所謂太極者陰陽之主宰也以其動處而言則謂之陽以其靜處而言則謂之陰初非先有太極而後生陰陽也靜極而動動極而靜以其時而言也其實動時未嘗不靜靜時未嘗不動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一陽生于下則一陰

消于上消甫盡則陰復生于下矣一陰生于下則一陽消于上消甫盡則陽復生于下矣無頃刻之停機也五行之氣即陰陽錯綜而成者亦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五行也太極渾然者也在陰陽則陰陽即太極也在五行則五行即太極也在萬物則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初非分太極之體以與之也譬如日月容光必照豈分日月之光乎自然而然者也

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者其原蓋出於老子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

以無爲道所謂道者即無也老子之意蓋謂天地萬物皆本於無以覺夫世之貪溺而不悟者故道經曰大道無爲又曰無無亦無以愚觀天地之道雖至於人消物盡之時其陰陽二氣常在但未分清濁耳安得謂之無乎陸象山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獨言無夫易有太極乃聖人賛易之辭推本畫卦之始非謂眞有一箇太極生出兩儀也天地之化一陰一陽而已而其所以爲陰陽者不可得而名也故謂之太極以爲無歟則實有此理以爲有歟則不可得而名故名之曰太極朱子謂不

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蓋發明周子立言之意也而言似未瑩故不能止象山之辯老子所謂無者蓋有見於萬物皆自無而生有也二生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中復生陰陽也觀諸果核之仁皆兩瓣中復生一芽二生三也芽復生兩瓣則一復生二二復生三生生無窮矣此造化之有形者而無形者亦可知矣老子之言豈無所見哉

周子太極圖說以陰靜爲太極之體陽動爲太極之用以愚觀之在人心而言則以靜爲體可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若以天地之氣化而言則太極之體陰陽具備者也生陽生陰太極之用也且如一陽生則一陰消生固動矣消亦不可不謂之動也一陰生則一陽消豈有陽專動而陰專靜者乎一陰一陽互相交錯故能化生萬物豈可謂靜爲體而動爲用陰爲體而陽爲用乎愚嘗靜觀天之生物凡形質皆陰也能知覺運動者皆陽也陽入於陰則物生陽去則物死故養生家之術無非欲固元陽以求長生也又如毛褐之類

封固則不蛀陽氣不得入故也一見風日則蛀蓋陽氣入故也此雖粗跡可以觀天地之化矣

易之曰卦者掛也上古無簡冊畫成卦而懸之故謂之卦說文云卦字從卜以挂省爲聲用以占卜故也彖者斷也脩毫獸彖之類也其牙能斷物卦以斷吉凶故取義於此文與喙同彖者彖形也形容其吉凶之象也爻者交也陰陽交則變動斷吉凶必於動處占之故曰爻近見楊用脩內翰周易彖旨序云卦字從圭圭有六十四撮卦亦六十有四故從圭從卜而曰卦爻者取諸匂文匂有六一匂

六十四孔六鹵則三百八十四孔故曰爻效鹵跡也其說穿鑿殊甚

易之陽爻曰九陰爻曰六者何也九者老陽之數六者老陰之數陰陽至極則變易者變易也變者動也易主卜筮吉凶悔吝生乎動故取其變動處而占之因以名爻也老陽何以曰九老陰何以曰六也陽數極於九陰數極於六卦以三而成九者三其三也六者兩其三也少陽何以七也陰極則陽生陰上生陽故進一而爲七少陰何以八也陽極則陰生陽下生陰故退一而爲八爻何以不取七

八而取九六也七八二少之數未變也易取其變而占之故以名爻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京房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共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云卦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萬物之數策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演天地之數惟用五十其中所用揲蓍者惟用四十九其一不用以其虛無非所用也程子曰數起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爲十大衍之而爲五十呂氏曰參天兩地而爲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吳草廬纂言則曰天地之數共十位然數起於一其對爲二一參之而爲三二兩之而爲

四有一二三四而十數具矣四者正位十者積數也故以正位之四衍積數之十每一加羨以四謂之衍如筭數之因法即天地數本一支四之推也一而衍四者一并一則五矣邵子所謂小衍之而爲五也二而衍四者二則八也并二則爲十矣三而衍四者三則十二也并三則爲十五矣四而衍四者則十六也并四則爲二十矣合五數十數十五二十則爲五十邵子所謂大衍之而爲五十也衍毋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所用者四十有九其數七七蓋以二爲體七

爲用也朱子本義則曰以河圖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諸說之中惟朱子之言簡易明白愚則以爲不必以五乘十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之五則爲五十故揲蓍用五十策虛其一故止用四十有九蓋造化之理無零則不變也衍字從水從行即敷演之義大衍者敷演其數也蓍以四揲者先儒之說不一愚以爲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併爲四數之以其零者爲卦爻之奇偶耳非別有深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六者陽爻九以四揲之每爻四九

三十六六爻皆陽共二百一十六也坤之策一百四十四者陰爻六以四揲之每爻四六二十四六爻皆陰共一百四十四也乾坤二策相并共三百六十適與一期之成數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内陽爻一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〇八二策相并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謂萬物之數乃聖人贊易之辭豈眞萬物之數乎

乾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彖辭本謂筮得此卦其事大通而利在貞正耳文言乃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孔子贊易之辭也非孔子之言也在春秋魯穆姜巳有此言矣孔子引之以贊易也蓋易道廣大聖人之言句句合乎道理豈可以文義拘之然以愚觀之孔子謂君子行此四德亦謂占者宜有四德然後可以當此卦亦猶穆姜之言也故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未嘗以爲乾之四德也後儒遂以爲乾之四德不特以爲乾之四德

而又以爲天之四德以配春夏秋冬又曰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夫天者理而巳豈有所謂元亨利貞乎孔孟無此言也至宋儒而後有此言也學者不可不知

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先儒謂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巳成性則物之巳立者也誠之立也吳草廬纂言曰繼之

謂陰陽之運而爲造化者繼續而無息也成之謂陰陽之凝而爲人物者成完而無虧也繼續流行而無息者其理則謂之善成完備具而無虧者其理則謂之性繼之成之陰陽之氣善者性者道也以愚觀之天地之所以化生萬物者惟一陰一陽而已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即道矣又何必原其所以爲陰陽者而始謂之道乎道之爲言路也人所共由者也一陰一陽交互變易而萬物皆由以出故謂之道未曾着於形象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着於一物則有形象之可指故曰形而下

者之謂器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謂天地之理始出而未着於物無一毫人欲之私有善而無惡旣成物則謂之性而有善惡矣此性字兼氣質而言也夫理與氣不可得分者也陰與陽雖云二氣然陽未嘗離乎陰陰未嘗離乎陽也今曰繼之者屬陽成之者屬陰無乃太分別乎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先儒以仁知分陰陽各得一偏愚以爲不必分陰陽也蓋謂易道廣大隨人之所見而各盡其分耳伏羲之畫卦伏羲之易也文王之彖辭文王之易也周公之爻辭周公之易也孔子之贊孔子之易也京房費直及後世占卜之術雖深淺不同然皆各有所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凡人之日用動靜皆此道也但由之而不自知耳然人之所見各就其資禀之近者而得之求其脗合乎陰陽變化之道而當其則者惟數聖人能之故又曰君子之道鮮矣

易乾用九見群龍无首吉本義曰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陽爻之通例以乾卦純陽居首故於此發之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蓋即純

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孔穎達正義曰此一句說乾元能用天德也九天德也若體乾元聖人能用天德則見群龍之義以无首則吉也又曰九天之德者言六爻俱九乃共成天德非爲一爻之九則爲天德也程傳曰用九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爲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群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首則吉也以剛爲先凶之道也歐陽公童子問云乾曰用九坤曰用六釋所以不用七八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群龍无首吉

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愚按本義既以爲諸卦陽爻之通例而又謂六爻俱變者以此占之即純坤卦辭爲斷夫如是則坤之六爻俱變者亦當以乾之元亨利貞斷之矣其他六十一卦之六爻俱變者又不明言反覆思之而皆未得於心也詳其文義宜爲諸卦陽爻之通例爲是陽不可過於亢當少遜避而不可爲首也蓋易道雖扶陽抑陰而又必得其中而已矣

予觀易之占雖生于變而猶以本體爲主如乾之初九變而爲陰則爲姤矣然不以姤爲斷而曰潛龍勿用猶用陽爻爲斷也坤之初六變而爲陽則爲復矣然不以復爲斷而曰履霜堅氷至猶以陰爻爲斷也是何也蓋取其發動之機而占之也若變已成則爲姤爲復而非本卦矣是以君子之學必自其幾而用力焉天理人欲之辨正在於是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正所以察其幾也

乾之初爻陽氣方升若可以有爲而曰潛龍勿用者何也陽在下而未得其位故宜韜晦以待時所以慎動也坤之初爻陰氣始至若不足慮而曰履霜堅氷至慮其漸長以干乎陽而豫爲之防也乾之上九陽氣已極於上太剛則折故曰亢龍有悔剛不可過也坤之上六陰氣已極陽欲升而爲陰所阻必至於爭爭則必傷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若君子處世遇陽剛而在高位能謙抑而不爲過當遇陰盛之時能善處而不爲急迫則無二者之患矣蓋聖人作易無非欲扶陽抑陰而已所謂扶陽抑陰者非絶無陰也陽能制乎陰而陰順乎陽則陰陽各安其位而世道治矣其或陰反制乎陽而陽不能勝乎陰則夷狄侵中國小人陵君子臣子背君父妾婦陵其夫而世道亂矣此易之所以扶陽抑陰然又不可過在合乎中而已矣以此例之則六十四卦之吉凶可以類推而知之矣

師之六三爻辭曰師或輿尸凶古註疏與朱子本義咸謂師敗輿尸而歸惟程傳解輿爲衆尸爲主意謂師旅之事當專一乃有成功若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以愚觀之程傳雖似獨見然與卦之彖辭及六五爻辭相合卦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所謂丈人者老成謀國之人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故吉而無咎六五爻辭曰長子帥師弟

子輿尸貞凶長子即丈人也而以弟子參乎其間謀夫孔多而事不歸一取敗之道也故雖貞而亦凶若以爲輿尸而歸則直謂之凶矣而何必又曰貞乎楊誠齋易傳亦同但不知聖人立言之意何如也

睽之六三爻辭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孔穎達正義曰剠額爲天截鼻爲劓既處二四之間皆不相得其爲人也四從上刑之故剠其額二從下刑之又截其鼻故曰其人天且劓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雖受困終獲剛助故曰無初有終程傳以天爲髡首朱子因之謂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當睽之時上九猜忌方深故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相合故其象占如此楊誠齋易傳則以爲其人天且劓謂六三以柔居剛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天言上劓言傷也又云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而居二陽之閒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吳草廬纂言云其人謂三即乘輿服牛之人也三當人位故曰其人而去髮之刑劓割鼻之刑上體離有順之象三於其下鬚也三變爲剛是去其鬚矣故曰天而艮爲鼻九四在六三之上以剛畫易艮之下畫艮之下體不具如鼻之下體遭傷故爲劓蓋以天字篆文與而字相類故也愚按以天字爲而字猶之可也未聞古有剃鬚之刑說文曳从申从丿臾曳也掣作㸷牛一角仰也从角㓞聲天字雖無考然孔穎達必有所據睽之六三以陰居二陽之上位既不當陽剛在上又爲所隔故其象爲其車曳其牛㸷其人剠而且劓皆形容其阻隔難行之狀若能堅持不貳終至離明之地故其占爲無初有終也

夬之九五爻辭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程傳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中行之德爲無咎也朱子本義曰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於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無咎矣以愚觀之夬卦五爻皆陽止有上六一陰尚存陽德方剛豈有比於陰

之理但恐其過於剛耳故曰中行無咎因其可决而决之不爲已甚也天地之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但御之得其道使不能肆其惡耳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若有一毫喜怒於其間則非光明正大之體矣但莧陸二字程朱皆以爲馬齒莧正義引子夏傳曰莧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董遇云莧人莧陸商陸爾雅釋草篇蕢赤莧蓫薚馬尾犍爲云馬尾蔏陸也本草商陸一名蓫薚愚按本草圖經云商陸俗呼章柳根即子夏傳所謂木根草莖柔上剛

下者有類於小人之盤據故以爲比也又考吳草廬纂言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莧字上从卝羊角也中從目羊之目也下從几羊之足也誤以爲从艸也羊群之行山羊居前謂之引路羖九五變爲柔成大壯爲復體之兑象羊之群行五在其前循莧之引路故曰莧陸夬夬者行而不息也近日蜀中所刻周易象旨又云莧虞翻本作莞陸作睦謂和睦也九五陽剛得位而决附之權在焉徒以體兑而莞睦以决雖中行而未光明矣二說雖各有據不如從草之明白簡易也併識之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五

吳興顧應祥著

尚書

吳草廬著尚書纂言以伏生所授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尚書者爲孔壁之舊其餘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皆後人僞作又曰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所傳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僞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今考前漢藝文志首載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顔師古云

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則孔書業已載於藝文志矣論者咸謂孔書至東晋時始出然前漢書迺班固所著固漢人也安得謂晋時始出乎

周公東征鄭玄以爲避居東都孔安國以爲東征管蔡二說不同按鴟鴞之詩鄭氏箋云周公避居東都周公屬黨知周公之將攝政者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所謂罪人斯得者罪人周公之屬黨也孔氏之說本於金縢舊文則罪人指武庚與管蔡也蔡氏書傳乃謂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

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遅之之辭也朱子亦曰弗辟之説只從鄭説爲是又曰三叔讒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與征之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誅之予竊有説焉夫周公之攝政必武王有遺命也成王尚幼故政令俱從周公出以是管蔡有不利於孺子之言若周公自欲攝政而屬黨知之豈有此理乎蔡氏所謂二年之後方知流言之爲管蔡恐亦不通當時管蔡以武庚叛反形已露誰不知之謂流言不知爲誰亦將謂叛者

不知爲誰乎周公既避居東都在朝諸臣何故並無一人興師問罪直待二年之後成王感風雷之變然後迎周公而討之不應養亂之久如此也向無風雷之變則武庚任其叛而不討乎且周公之誅管蔡討叛逆也匪爲流言也成王雖幼周公亦豈肯不請命而行之故太史公作周本紀曰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之與孔傳相同况金縢一篇伏生口授與孔壁古文皆同安得而盡非之吳草廬著尚書纂言一遵古説蓋亦有見也

詩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容齋洪氏曰周南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渉也及考呂氏讀詩記引朱子云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内治故也其

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愚謂周南召南以其地而言耳周召二公分境而治陝以西周公治之故謂之周南陝以東召公治之故謂之召南今河南陝州召伯甘棠祠見在謂之南者以其皆在成周之南也然周公所治在王畿之内故其所歌詠者皆言王者之事此周南國之風也召公所治遠於王畿故其所歌詠者皆諸侯之事此召南國之風也况周南内亦有兎罝汝墳漢廣皆化行南國之事而二詩恐非周公之所分也

禮記曰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漢藝文志云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今考十五國風自周南召南之外餘皆東周以後之詩居多盛世列國所陳之詩反不見載竟不可曉又如衆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諸篇序皆以爲刺淫之詩而朱傳則以爲淫者所作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

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諸篇序各有所指而朱傳亦以爲淫者所作夫詩也者將以播諸樂章以正風俗者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告顔淵爲邦之問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刺淫之詩存之以示戒可也若以淫亂之辭播之管絃之間豈詩之爲教乎史記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豈有淫婦之詞而能合韶武乎愚所以不得不致疑也又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註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然宣王以後未嘗無雅古註云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呂氏讀詩記云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焉耳愚謂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則采詩之官不設而詩亡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孟子之言或在於是

古人誦詩讀書皆體驗於身心而可以致用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可見古人之於詩皆體之於身心而不徒以誦説爲也漢儒雖駁而不純然其習詩皆有傳授可以施之於事觀韓詩外傳凡論一事必引詩爲斷蓋可見矣宋儒講解雖明而躬行或不逮漢至於今日之學詩者不過敷衍詞語以取科第而已詢其文義尚且茫然況望其體於身心施諸政事耶

春秋

春秋成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傳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按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庚戌新築人救孫桓子之事在孔子未生之前三十有九年安得仲尼聞之乎左氏所云予竊有疑焉

程嬰公孫杵臼存趙孤之事史記趙世家與劉向新

序載之甚詳考之春秋左傳則不同焉左傳成四年晋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乃趙盾之弟莊姬乃趙朔之妻晋景公之姊也成五年原屛放諸齊嬰曰我在欒氏不作我亡二昆其憂哉註原同屛季嬰之兄也放趙嬰也嬰謂我在能令莊姬護趙氏我亡則趙氏危矣二昆原屛也成八年莊姬爲趙嬰之亡譖于晋侯曰原屛將作亂欒郤爲徵六月晋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育于公宫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晋侯曰成季之勲宣武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觀此則同括之死不由於屠岸賈而全孤之說妄矣若如史記所云屠岸賈滅趙氏之族乃晋景公之三年也左傳成三年晋作六軍以趙括爲卿乃晋景公之十二年晋殺同括乃景公之十七年也趙同趙括已死於屠岸賈之手矣安得復有所謂趙括以爲卿而又殺之乎若以左傳失實則晋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乃春秋之經文也非傳也況史記晋世家所載亦與左傳相合兩世家俱出於司馬公一人而自相矛盾如此故予由古史以爲好事者立爲異說而太史公信之仁山金氏以爲各自一事而史記得

之傳聞誤以爲一如各自一事則朔死而同括尚在趙氏之宗未滅安得謂之全孤乎此亦有不通者及考一統志山西忻州程嬰墓公孫杵臼墓見在是必有其人矣意者屠岸賈治弑君之罪止殺穿朔而不及同括嬰與杵臼保存者朔之子也後人重其義而表揚之過至於趙之得國亦皆二子存孤之力也故其墓至今存焉

春秋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趙盾弑其君夷皐左氏傳曰晋侯飲趙盾酒伏甲攻盾以提彌明靈輙得免遂自亡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弑之盾未出山而

復太史書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歐陽公春秋論極論三傳之非謂孔子書盾弒卽是盾矣若穿弒而書盾是舍首惡而加罪於疑似不明之人也此論固是但左傳必有據而云且盾爲晉之正卿穿乃盾昆季之子也其弒君也爲盾而弒也盾反而不正穿之罪又使穿迎黑臀而立之故董狐以弒責盾亦誅心之法耳後世如魏主髦討司馬昭而被弒

昭問於尚書僕射陳泰曰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昭乆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昭乃不復言朱子綱目書司馬昭弒其主於南闕下盾之賢固非昭比然其迹適相類也又按孔子生非其時左傳蓋謂孔子追論之言史記直云孔子聞之亦非矣或者傳聞之言耳如晉靈公遣人弒趙盾一事左傳曰公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而假寐麑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義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羊傳則曰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君矣遂刎頸而死一事而所載不同如此豈非傳聞之言乎故予以左傳載孔子之言出境乃免恐非孔子之言也

孔子修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

而止公羊穀梁傳俱同惟左傳於十五年十六年俱有經有傳又於十六年書孔子卒註疏謂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採魯史以續夫子之經左丘明隨而作傳或者是也十七年至二十七年無經而有傳蓋左丘明因魯史而作也杜預春秋左傳序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人皆以左丘明爲孔子弟子及考家語并史記仲尼弟子傳俱不載唐開元二十七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爲其傳經亦非爲弟子也又按論語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朱子註引程子曰古之聞人也又曰先友鄧

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乃左氏耳鄭夾漈氏族略左氏姜姓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又云著春秋傳者即倚相之後世爲楚左史官非左丘明明居左丘爲左丘氏非左氏也愚謂左史楚之官名也倚相其姓名也左氏受姓旣始於齊公族矣何以知其非左氏耶且氏族略又有倚氏倚相氏皆云倚相之後丘明若果爲倚相之後當以倚相爲姓矣又云論語所載左丘明居左丘爲左丘氏及查以地爲氏條又無左丘氏可考漢書藝文志云左丘明魯之

太史也必有所據若非魯之太史何以知魯事之詳耶公羊高穀梁赤俱子夏弟子皆魯人則丘明亦魯人可知矣孔子於諸弟子皆稱其名如回也參也之類於丘明乃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玩其文義不似稱弟子者或者孔子之前別有一人同姓名者或雖傳春秋而未嘗及門亦未可知千載以前之事不可以已意臆度之也

靜虛齋惜陰錄卷之又五

論三禮

吳興顧應祥

周禮一書在漢武帝時始出缺冬官一篇河間獻王購以千金不得以考工記補之王莽時劉歆校理祕書始置博士其書始行於世後人咸謂冬官不亡雜於五官之中耳元儒吳草廬作三禮考註取五官中有關於邦土者補冬官之闕近時又有更定以爲全書者以愚觀之謂冬官雜於五官之中似矣然以已意取而補之亦未爲當按周官六卿

分職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萬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未嘗有天地春夏秋冬之分也至周禮出而始有天地春夏秋冬之名竊恐周公設官之時亦未嘗以此名官也考之周禮本文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正與周官所云擾萬民相同今改爲司空而入以孟子父子有親數句非周禮之本文矣小司徒之職掌建邦國之教灋而

亦改爲小司空可乎古者治民以教化爲先司徒治民之官也故掌邦教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繼之以須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八刑糾萬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而教之和其上下文義亦相聯屬豈可拆而分之乎古今之事體不同其設官分職安知其不有意義存焉如御

史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皆掌王之命令者也故以屬之宗伯非後世執灋之御史也又如庖人亨人之類皆供王之飲食燕饗者也而屬之冢宰環人大行人小行人本謂迎送賓客而屬之司寇蓋環人有環守防範之責而行人亦云般類以除邦國之慝故屬之司寇其取義或在於此又安知宗伯雖掌祭祀賓客而迎送非其事乎況六官所職多有互相爲治者如司徒掌教而亦以入刑糾萬民冢宰則兼六卿之事而治之矣爲治者不法周官則已如法周官師其意而不泥其跡可也何必移此就彼而補完其書乎 右論周禮一

劉歆謂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愚讀其書綜理周密巨細畢舉無以加矣但恐不能如此均齊方正天下之事簡則易從繁則難守不惟在下者難以遵行而上之人亦不能自守其法矣況其中間多有窒礙難行者如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內司服縫人女酒女漿女醢女醯女鹽女冪皆統于冢宰雖曰宮中府中同爲一體然男服事於外女服事於內恐非所以別內外也冢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所掌六典八灋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

式九兩已兼六卿而治之矣而王之飲食酒漿寺人女奚絲枲衣屨寶玩之類皆總理之不亦太煩瑣乎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鄭玄註曰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則是三公之官常備與周官異矣既有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以主教又有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以治之五家爲鄰既有比長又有鄰長安保其不病民乎市廛之中設有司市

足矣又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肆長又
有司門司關以稽其貨之出入則凡所以治商賈
者亦太密矣又如掌皮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
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
之類則又竭山林川澤之利而取之孟子謂文王
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周公戒成王亦曰
惟正之供恐不如是也至如泉府之設是以天子
與民交易取息也王安石作青苗之法以害民豈
不由是乎其他每事必設數官卜筮一事而有太
卜卜師龜人箠人占人簭人巫祝一事而有大祝

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王畿之內地
方千里而設官之多如此大夫士皆世其祿恐不
足以給之也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曰
其詳不可得而聞也則周禮在孟子之時已亡可
見周之子孫亦不能守其法也朱子尊信周禮者
亦曰周公立下此法亦不曾行得盡先儒或謂王
莽時偽書愚以為未必全偽也意者殘編斷簡流
傳人間而後人附會之未必皆出於周公也今之
好奇者建議欲以周禮取士以愚觀之縱使熟讀
周禮一部亦何益於治哉 右論周禮二

儀禮者古人行禮之節文也古禮之亡者多矣今所
存者惟高堂生所傳之十七篇耳元吳草廬三禮
考註以大戴禮所載公符明堂諸侯釁廟諸侯遷
廟小戴記奔喪投壺共六篇為逸經及纂儀禮逸
經則不錄明堂而取註疏中所引之語為中霤禮
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共八篇名曰儀禮逸經
近時湛元明二禮經傳補逸經篇目又增天子昏
禮諸侯昏禮大夫昏禮天子喪禮諸侯喪禮大夫
喪禮郊特牲共十有五而以草廬所纂逸經諸篇
及戴記郊特牲明堂位月令三篇俱為逸經傳愚

謂古禮之亡者多矣草廬所謂逸經蓋取其逸於
二戴記中者又以月令鄭氏註引王居明堂禮孔
氏疏云凡祭五祀於廟皆中霤禮文其禘于太廟
亦因註疏中有日用丁亥一句皆古有此禮而亡
之故謂之逸經若其禮文尚在即當時行禮之節
文也又如奔喪投壺二篇其節文已備今皆以為
傳安得復有所謂經乎月令出於呂氏春秋或以
為周公所作蓋以王者順天地四時陰陽之氣以
布令而言及四時王居明堂之處亦非解明堂之
義也郊特牲雖論天子郊社之祭而廟祭蜡祭獻

享之義咸備及之天子之祭必有禮文若以郊特牲為傳而別求郊特牲之經文則鑿矣 右論儀禮

禮記四十九篇乃漢九江太守戴聖所傳所謂小戴記者是也元儒吳草廬祖朱子之説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作三禮考註以奔喪投壺二篇為逸經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分射義為大射義鄉射義二篇又清江劉原父所補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以大戴禮朝事一篇為覲義以服問大傳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增損更易為服義喪義二篇并祭法祭統喪大記共十五篇為

儀禮傳以曲禮以下諸篇混而為一分為盛德三篇入官一篇立孝一篇并內則少儀表記學記樂記共十篇揔名之曰曲禮及為禮記纂言則又以曲禮內則少儀王藻四篇通論大小儀文謂之通禮而以深衣附之月令王制專紀國家制度而以文王世子明堂位附之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專言喪禮而以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言喪之義祭法一篇專言祭禮而以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言祭之義其通論禮者以禮運禮器經解為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為一類坊記表記緇衣為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非諸篇可比以為終湛元明二禮經傳以少儀一篇改為曲禮中列於儀禮之前以冠義昏義鈌士相見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鈌公食大夫義鈌覲義喪服小記喪大記服問三年問間傳問喪喪服四制祭法祭統祭義共一十九為儀禮正傳以王制文王世子內則緇衣王藻深衣坊記表記八篇為曲禮雜傳以檀弓上下雜記上下禮運禮器大傳曾子問八篇為儀禮雜傳以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經

解學記樂記儒行七篇為二禮通傳以大戴公符諸侯釁廟遷廟儀禮逸經內王居明堂小戴郊特牲明堂位月令奔喪投壺共九篇為儀禮逸經傳愚謂禮記一書乃古人議論禮之書中間多有泛論者蓋子書之類也如冠義昏義等篇以之為傳可也其餘泛論者豈可一一分裂而為之乎况劉原父所補二義不過摘取曲禮王藻中数語而朝事一篇亦不可移而為覲義也草廬深病前人以十翼亂易經以詩書序分置每篇之首而又自蹈其非割裂補輳成書何耶又按考註與纂言同出

於草廬而彼此分類不同楊文貞序謂其晚年欲復加考訂不及而歿理或然也元明既病草廬雜采諸篇之文補竄成書不當以曲禮竄入他篇不當以學記樂記精微之論爲曲禮而却以已意分儀禮正傳曲禮雜傳儀禮雜傳二禮通傳而學記樂記亦在通傳之中夫既不可爲曲禮又可以爲通傳乎况草廬纂言亦未嘗以樂記爲曲禮也愚所謂二書分類不同者正謂此也意者元明但看考註而不曾看纂言故耶 右論禮記

湛元明二禮通議曰三禮者何曰非也何非也禮二

故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曰其周禮者何曰由曲禮中出者也治天下之法也其綱具於曲禮六官矣周禮其目也愚謂此言非也夫世之所謂三禮者周禮也儀禮也禮記也以其書而言也非謂禮有三也禮一而已以其宏綱大紀而言則謂之經禮以其條理曲折而言則謂之曲禮元明既以經禮曲禮爲二及其爲書則以曲禮儀禮爲二又以曲禮置儀禮之前而又以周禮由曲禮中出曲禮爲綱周禮爲目是以曲禮爲經禮矣豈聖人所謂曲禮三千之意乎夫所謂曲禮者以其委曲詳細而言也君臣父子上下相接之道咸具焉學者所當體之於身者也儀禮也者古人行禮之節文也周禮也者治天下之制度也豈可謂由曲禮中出乎曲禮有上下篇者不過以其簡帙重大而分之耳故檀弓有上下雜記有上下亦猶易之上下經也豈可妄意其有上中下三篇而以少儀補之乎少儀之少古註以爲詩照切盖少小之義謂其與曲禮一類則可改爲曲禮中則不可也 右論二禮

湛元明儀禮議曰儀禮譬則其易也禮記譬則其十傳也儀禮譬則其春秋也禮記譬則其三傳也愚

謂此言非也夫十翼爲解易而作三傳爲解春秋而作禮記也者集古人之議論也豈爲解儀禮而作乎古人之論禮或有論者或有不曾論者或有泛論者冠昏喪祭人所常行者故論者多而士相見公食大夫之類或未嘗有論也豈可盡謂儀禮有此一篇即有此一篇義而強補之乎元明既以禮記爲解儀禮而作然曲禮本禮記之文也又取而列儀禮之前復取禮記中諸篇以爲曲禮雜傳二禮通傳是又自背其說矣假如中庸大學亦禮記中之篇也向非程朱表而出之亦將曰此儀禮

之傳乎吳草廬三禮考註作曲禮八篇元明病其分竄至作禮記纂言止以冠義等六篇爲儀禮傳而其餘三十六篇各以其類相從此論亦是但不當增損更易其文耳元明盖未嘗看纂言也右論二禮經傳

司馬遷史記樂書全載禮記中樂記一篇於子貢問樂之後又多一段及衛靈公與師曠論學之事竊意史記作於小戴之前豈得援引禮記之文及考前漢藝文云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

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又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内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篇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顔師古云竇公年一百八十歲自幼失明善鼓琴導引無所服餌觀此則武帝時已有樂記矣惜乎所傳者乃毛生等所作而竇公所獻之樂章無傳也又按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在別録者十二篇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説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招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入禮記止十一篇曰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禮曰樂情曰樂化曰樂象曰賓牟賈曰師乙曰魏文侯然則今之所謂樂記者乃十一篇合而爲一耳故其篇次與史記所載間有錯亂故也以愚觀之樂記當自爲一書吳草廬纂言與學記自爲一類似爲得之湛元明以爲二禮通傳謬之甚矣右論樂記

諸子

老子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是言造化盈虛消息禍福倚伏之理即賀者在門弔者在閭同意微明者幾微之先也盖天地之化盛極必衰張者歙之漸也强者弱之漸也興者廢之漸也與者奪之漸也君子能炳於幾先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庶幾免於傾覆之患矣程子以老子雜權詐恐非老子之本心也老子之所謂與奪者天與奪之也非謂欲取人之物而故與之也觀其文勢自見矣

宋儒謂申韓之學出於老子盖本於遷史之言按史

記列傳曰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於刑名論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儒遂以老子之學專尚權術故流而為申韓愚謂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為本豈好刑名者哉申韓之主刑名者乃其自好之也非老子之流弊也何以知之老子道德經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又曰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兵與刑皆老子所不道者也曹參為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請之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及召入代蕭何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有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吾是以先之觀此則蓋公曹參俱不尚刑名者豈老子之流弊獨傳於申韓而不傳於蓋公曹參耶

韓子送浮屠文暢序云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有墨名而儒行者蓋指浮屠氏為墨也以予觀之墨子戰國時人佛法漢明帝時始入中國當時未有佛也況墨之教與佛本不相同班固西漢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觀此則墨之道雖尚儉約而未嘗棄人倫忘斯世也故孟子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若夫浮屠氏之教棄其父母妻子而入山脩道是無人倫而與世道絕矣豈可與墨氏同日語哉及觀韓子原道篇又曰火于秦黃老于漢佛於晉宋齊梁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則又以墨與佛為二矣觀此則韓子亦無定見矣

論釋氏非墨

韓子論墨篇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不兼愛哉孔子

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孔墨不相爲用不足爲孔墨愚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乃墨子書篇目藝文志以爲此其所長非儒者以是譏墨也況孔子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有差等博施濟衆則曰堯舜其猶病諸非若墨子之愛無

差等墨子之道雖與吾儒爲異至於堯舜桀紂之善惡豈有不同是非之理孟子闢之正謂其毫厘之差謬以千里習其學者必至於無父故耳且韓子既以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下而又謂孔墨必相爲用如是則孟子不必闢矣吾不知韓子是何見而云也論儒墨不同

列子黄帝篇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說符篇又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

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一事而前後問荅之詞不同又莊子達生篇亦載其事蓋寓言忠信之可以感人也豈真有此事哉楊慈湖引之

以論學盖慈湖之學專主於心之精神是爲聖一
語人心自正自靈明自能應物只一忠信則入水
不濡入火不燋耳湛元明作楊子折衷闢之而欲
請試之則又認爲真矣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五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六

字學

吳興顧應祥

沈約作韻譜人咸謂四聲起於沈約予以爲不然漢許慎説文巳有平上去入之分矣意者四聲自古有之約始發明之耳又謂韻起於江左多吳音亦未然且如田梅灰等字與臺同韻此江右之音非吳音也毛詩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朱傳以懷字爲胡隈切以協上三句之音安知作詩者不以嵬隤罍協懷字乎况韻書

亦以嵬隤罍與臺來同韻則亦可協懷字矣盖古人作詩隨其音之相協而無所謂韻也至韻譜出而始拘於韻唐以詩賦取士故分韻益嚴所謂禮部韻者是也落韻者遂不取厥後劉辰翁韻會陰復春韻府則少併之矣今人作詞曲亦止取其音之協而不拘于韻惟作詩則依韻而不敢失是亦因襲之故也韻書中多有不可曉者如東冬清青有何分別而分爲兩韻元字言字與門根坤有何相協而共爲一韻及見宋鮑照東武吟以喧言恩源垣奔温存輪門豚猨軒魂同押則沈約之前巳

有此押矣又如兄字本當與東字同韻而入庚字內人亦以爲吳音之訛殊不知說文兄字下作呼榮切與榮字同入庚韻亦非約之訛也予以爲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之用韻者宜遵時王之制以洪武正韻爲準可也

六書之名鄭玄註周禮曰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班固前漢藝文志則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許氏說文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書成其物隨體詘詰日月是也三曰形聲以事爲名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孔穎達周禮疏顏師古漢書注雖少變其文而大畧皆主許氏之說鄭漁仲六書畧則又發明正生側生變生兼生續生託生反生之義殆盡後儒以老字從七考字從丂各自成文非反此作彼而謂許氏說文轉注之非趙古則六書本義轉注論則曰展轉其聲而註釋爲他字之用者也近時楊用修作轉注古音畧則又專以秦漢以前協音爲轉注比吳才老韻補加詳耳予嘗思之上古之時結繩爲治未有字也及人文漸開於是乎有聖人者出造字以識之凡天地萬物有形可見者則畫其形以成字謂之象形人生日用之間凡事之當行者則肖其事之狀以爲字謂之指事無形可象無事可指則取其意而造成一字謂之會意因其物形與事之相近而以一字爲形一字爲聲則謂之諧聲形與事創字之始也會意諧聲則先有字而後造者也本無其字而可借用者或因其形或因其事或因其意或因其聲皆可借而用之故謂之假借惟轉注

之說古今所論不同予尚不能釋然若依古則之說豈不明白簡易但說文云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與漁仲所謂建類主義建類主聲互體別聲互體別義恐亦有據而云若止是展轉其聲恐非造字一體矣用修又謂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爲轉注予考周禮鄭玄註孔穎達疏並無此一言不知用修何自而云况許氏說文亦止謂建類一首而未嘗謂反此作彼也予又有說焉昔者聖人造字本不多也後世逐漸加增之非盡皆聖人所制武后

女主尚作一十六字今民間雜字不入韻者尚多若四五百年之後字益繁矣不特是也今山東兖州府費縣有毛陽鎮巡檢司毛字乃毛字出頭讀若沙亦韻書所不載者欲一一以六書求之不亦鑿乎

楊用修轉注古音略云鄭康成未有音切止稱呼如某字王輔嗣注易始言音某者二遯卦音遯否卦卦音舉止之止是也杜預注左傳亦止二音僖七年泥音甯成二年般音近烟又謂中國元無音切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始有四聲反切許叔重元

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自音切行人以爲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偏旁予謂音切起於梵僧固矣然亦不可無者假如難字不識則以易字音之無字可音必反切而知之有字可音而亦用反切者反切以上一字爲音下一字爲聲一反而得其聲之正矣故反切乃讀書之不可廢者若不用反切而止認偏旁則杕杜之杕人將以大字呼之矣烏乎可乎

王守谿震澤長語云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賢智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此本諸鄭夾漈之論也夾漈之論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只是數个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窮之音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

之字又曰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敎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予謂二公之論恐未然也夫字何爲而作也爲治天下而作也中國之人有君臣上下之相接有禮樂刑政之相維其字不得不多彼外夷之人簡節疎目雖各有夷字而亦不多不但梵人也回回字與西南化外諸夷之字皆然無聲名文物故也況釋氏元以不立文字爲敎乎然其所作韻圖亦爲

字而設也彼所謂大藏經者有五千四百六十卷
鳩摩羅什輩譯出其間奇字極多故作此反切以
釋之其字亦吾中國所無者亦西域僧所撰者也
楊用修最好奇字每作文作詩必作佛經中數字
人皆不識又梵字雖少而橫斜曲直微異則另成
一字耳

夾漈鄭漁仲謂七音韻略出自西域應琴七絃縱橫
正倒展轉成圖無非自然之文極其精微不比韻
書但平上去入而已又曰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
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

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
之體以取數音之文予謂不然蓋四夷之字盤曲
如蛇蚓之狀故欲二合則取一字之上一字之下
而合之欲三合則取一字之上二字之中一字之
下而合之皆可成字若吾中國之字本之六書一
字自有一體取其半而合之則不成字矣又以琴
譜爲合字則又非也夫彈琴以手取音右手四指
有擘托抹挑勾剔打摘八法左手按徽有大指食
指中指無名指吟猱綽注之殊若施之於字則不
勝其繁矣故省其字畫而描寫其狀如以左大指

按九徽而勾四絃則曰[illegible]以左無名指按十徽而
挑六絃則曰[illegible]凡以記其指法耳非以此爲字亦
非取數音之文然亦但可以施之於琴而不可以
施之於瑟者也又謂華人不善音梵僧呪雨則雨
應呪龍則龍見頃刻之間隨聲變化華僧雖學其
聲而無驗者音聲之道未至也予謂此幻術也中
國之人亦有以符呪召雷雨者但中國幻少而西
僧幻多中國陽明之地故幻少外夷陰幽之地故
幻多

魏子才六書精蘊考究古人作字之義可謂精矣然

古今異宜大篆變而爲小篆小篆變而爲隸隸又
變而爲楷亦時勢使然蓋有不得不變者非李斯
程邈諸人之罪也古人之事簡後世之事日繁若
一一模倣古字則不勝其繁矣止可以今之楷字
正其書法耳今天下詐偽日多如一字則以寧壹
之壹代之二字則以副貳之貳代之若以一二三
三二一等字一槩復古則官府之行移何以防奸
又如封字說文作𡉚古作𡊅籀文作𡊨六書本義
亦同蓋古作𡊅從㞢省加土籀文作𡊨者㞢爲聲
而加土皆諧聲也小篆加寸於旁寸字有法度之

意六書精藴乃曰籀文從土㞢聲古義巳失小篆
作𡉏復加以寸失彌甚矣又曰从丬从㞢乃聚土
而隆之以正疆域夫丬者又也既不可加寸亦不
可加又矣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今
之作字者如用小篆則當做古如用楷則當從洪
武正韻可也何必是古而非今乎

佛字從人弗聲見不審也敷勿切與拂同音曲禮曰
獻鳥者佛其首佛其首恐其喙害人故佹其首也
又借爲輔佛之佛詩曰佛時仔肩佛與弼同孟子
曰入則無法家拂士亦以拂爲弼盖輔弼之臣必

不能順其欲故也厥後釋氏之所謂佛盖譯其梵
音而借用之耳後人不察反以佛字爲符勿切以
爲正音非也豈有佛未入中國而豫制一字以待
之乎劉辰翁韻會又引列子曰西方有聖人焉其
名曰佛以證之殊不考列子無是言也按列子仲
尼篇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
丘何敢然則丘博學而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
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
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
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
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
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
聖弗知其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
曰孔丘欺我哉列子此言盖寓言也所謂西方之
人者亦化人之類當是時西域未通中國豈指今
之所謂佛乎況列子謂孔子之言並未嘗云佛也
不知劉辰翁因何於韻會佛字下引此一句而慈
湖王幼學綱目集覽亦因之竟不可曉故特考而
正之

數學

九數之術其大要不過一開闔而巳開者除也闔者
乘也乘以併之除以分之或先乘而後除或先除
而後乘雖千變萬化之不同其實皆乘除也古之
爲數者九九者數之用也用之以貿易則爲粟米
用之以分別差等及較量遠近之費則爲衰分爲
均輸因末以知其本因零以知其捴則爲盈朒隱
見彼此互考而知之則爲方程以形求積則爲方
田爲商功方田平積也商功立積也以積求形則
爲少廣爲勾股以形求積雖有長短廣狹偏正之

不同然截長補短不過以乘除得之惟以積求形則先得其積以求其長短廣狹之形狀故乘除不能盡其術而以商除之商除云者商度其或多或寡以為法而除之也而其形之長短廣狹橫斜曲直又不能以皆方也故又立帶從減從廉法從廉正隅負隅等法以求之故其為術也益玄非心細而靜者不能造其極也若造其極則天地之高深日月之運行如指諸掌矣儒者罕通此術遂以九九小伎目之謬矣右通論九章筭法

九數之中惟勾股一術最為玄妙用以測高深望遠近尤儒者所當知者其法以橫曰勾直曰股斜曰弦勾股相減其差曰較又謂之勾股較相併曰和又謂之勾股和勾弦相減曰勾弦較相併曰勾弦和股弦相減曰股弦較相併曰股弦和弦與勾股之差相減曰弦較較相併曰弦較和弦與勾股併相減曰弦和較相併曰弦和和勾股各自乘相併為弦實平方開之得弦勾弦各自乘相減餘為股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各自乘相減餘為勾實平方開之得勾倍弦實減勾股和自乘開其餘得勾股較減勾股較自乘開其餘即勾股和以勾弦和

除股實得勾弦較勾弦較除股實即勾弦和以股弦和除勾實得股弦較股弦較除勾實即股弦和勾股和自乘減弦實弦較較除之得弦較和弦較和除之得弦較較勾股較自乘以減弦實弦和和除之得弦和較弦和較除之得弦和和勾股相乘為實併勾股為法實如法而一勾股之容方也勾乘股倍之為實勾股求弦併之為法實如法而一勾股容圓之徑也容圓之徑即弦和較也若夫變化之術則在乎人焉耳右論勾股法

勾股求容方其法雖取則於整方而實與整方不同整方者譬如勾五股五則方積二十有五斜分為二以求其斜中所容之方則以勾股和十為法除之其容方之徑恰得方徑之半容方之積恰得方積四分之一若勾股求容方則勾短而股長以勾乘股乃一長方積以勾除之是以廣而求縱也以股除之是以縱而求廣也以勾股和為法以求容方徑是廣斜相併為股以求勾也長方積內原無一勾之數於是截其橫一邊以補之而所得容方之徑大率在半勾已上而容方之積則隨其勾股之長短以為多寡不可以四分之一例之矣然長

方積乃兩勾股相並一正一倒以一勾股求容方積與虛勾股所容直方積則隨其長短濶狹而未嘗不同也若勾股容圓則又與勾股容方不同圓之形體依弦而爲大小而其徑與弦和較同數故立法以勾股相乘倍之爲實以弦和和爲法除之勾股較自乘以減弦實弦和和除之亦通夫勾股求容方容圓乃測望之所用者故特著之右論勾股求容方圓

弧矢者割圓之法也割平圓之旁狀若弧矢故云其背曲曰弧背其弦直曰弧弦其中衡曰矢而皆取

法乎徑徑也者平圓中心之徑也背有曲直弦有脩短係于圓之大小圓大則徑長圓小則徑短非徑無以定之故曰取則乎徑而其法不出乎勾股開方之術以矢求弦則以半徑爲弦半徑減矢爲股股弦各自乘相減餘爲實平方開之得勾勾即半截弦也○以弦求矢亦以半徑爲弦半截弦爲勾勾弦各自乘相減餘爲實平方開之得股股乃半徑減矢之餘也以減半徑即矢或以矢減全徑爲勾股和以矢爲勾股較乘之亦得勾冪即半截弦冪也○矢自乘圓徑除之得半背弦差倍以加弦即弧背以半背弦差除矢冪亦得圓徑○半截弦自乘爲實以矢除之得矢徑差加矢即圓徑○以矢加弦以矢乘而半之即所截之積也倍截積以矢除之減矢即弦倍截積以弦爲從方開之即矢○惟弧背與徑求矢截積與徑求矢開方不能盡用三乘方法開之弧背求矢以半弧背冪與徑冪相乘爲實徑乘徑冪爲從方徑冪爲上廉全背與徑相乘爲下廉約出矢乘上廉以減從方以矢自乘以減下廉又以約出矢乘減餘下廉併減餘從方爲法除實得矢曷爲以矢乘上廉減從方也

蓋從方徑與徑冪相乘其中多一矢乘徑冪之數故減之曷爲又以矢自乘以減下廉也下廉徑背相乘其中多一矢自乘之數故亦減之減之則法與實相合矣○以截積求矢則倍積自乘爲正實四因積爲從上廉四因圓徑爲從下廉五爲負隅約矢以隅因之以減從下廉又以矢一度乘上廉兩度乘下廉併而爲法以除正實得矢矢減下廉者何也矢本減徑而得故減徑以求之五爲負隅者何也凡以方爲圓每一寸得虛隅二分五厘四其虛隅與四其矢合而爲五也四其廉者何也倍

積則乗出之數爲積者四故亦四其冪以就之亦
法以就實也○若以截弦與截餘外周求矢則以
弦弃半弦弃相乗四而三之爲實併弦及餘周爲
益方半弦乗弦加弦弃爲從上冪併冪及餘周爲
下冪以約出矢乗上冪又以矢自乗再乗爲隅法
併上冪以减益方矢自乗以乗下冪併减餘從方
爲法除實得矢右論弧矢筭

按弧矢筭乃曆家求黄赤道纏度所必用者古今
筭法所載絶少錢唐吳信民九章筭法止載一條
四元王鑑雖有數條而不言其法沈存中夢溪筆

談有割圓之法自謂造微然止於徑矢求弦而於
弧背求矢截積求矢諸法俱未備予故特詳著一
書而復序其大槩如此此數學中之極玄者也
世之習筭者咸以方五斜七圜三徑一爲準殊不知
方五則斜七有竒徑一則圍三有竒古人立法有
勾三股四弦五之論而不能使方斜爲一定之法
有割圓矢弦之論而不能使方圓爲一定之法試
以勾股法求之勾股各自乗併爲弦實平方開之
此施於長直方則可若一整方勾五股五各自乗
併得五十平方開之得七而又多一筭矣又如割

圓之法求矢求弦是矣至求弧背則恐未盡也何
以知之試以平圓徑十寸例之中心剖開矢濶五
寸自乗得二十五寸以徑除之得二寸五分爲半
弧弦差倍之得五寸以加弦得一十五寸與圜三
徑一之論正合然徑一則圍三有竒竒數不能盡
矣以是知弧背之説猶未盡也不特是也凡平圓
一十二立圓三十六皆不過取其大較耳或曰家
率徑七則圍二十二徽率徑五十則圍一百五十
七何不取二術酌之以立一定之法曰二術以圓
爲方以方爲圓非不可以之還原則與原數不合

數多則散漫難收故曆家止用徑一圍三亦勢之
不得已也曰曆家以徑一圍三立法則其數亦未
精然郭守敬授時曆法至今行之無弊何也曰曆
家以萬分爲一度秒以下皆不録縱有小差不出
於一度之中況黄赤道弧背度乃測驗而得止以
徑一圍三定其平差立差耳雖然安保其久而不
差也竊常思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方圓天地也
方象法地故静而有質可以象數求之圓象法天
動而無質故不可以象數求之方體本静而中斜
者乃動而生陽者也圓體本動而中心之徑乃静

而根陰者也天外陽而內陰地外陰而內陽陰陽交錯而萬物化生其機正在於奇零不齊之處上智不能測巧曆不能盡者也向使天地之道俱可以限量求之則化機有盡而不能生萬物矣右論方圓

曆筭

天未嘗有度也以日之行爲度天本無體也以星辰之附麗處爲體天不見其旋轉也以星辰之東升西沒而知天之左旋也日在天體之內其行常不及天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而始與天合洽曆者遂以爲周天之度也天體斜倚於北而二十

八宿諸星旋轉無停機惟紫微垣中一星旋轉尤密以管窺之不出乎一度之內是謂北極曆家謂之紐星論語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北極正對隱於地下而不可見者爲南極南北二極爲天體之管轄如車軸然而諸星旋轉於外二極適中之半分爲一道如腰帶然以分二十八宿廣狹之度是謂赤道日之行則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於赤道之外半入於赤道之內月又在日之內而橫斜不同其行有九道曰外朱道內朱道外黑道內黑道外青道內青道外白道內白道而皆穿於黃道故謂之九道其八道因四時之行在日躔之南北東西內外而名之則曰白道而已白道者月行之道也天之所以分晝夜寒暑者皆係乎日也日出則明而爲晝日入則暗而爲夜冬至日行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遠辰出申入故晝短夜長而時爲寒夏至日行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近寅出戌入故晝長夜短而時爲暑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交上至天頂下至地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有奇卯出酉入故晝夜均而時寒熱適中夫日在南而反寒日在北而反暑

何也在南則去人遠日平照而陽不能勝陰在北則日在人上陽氣盛而陰氣衰故也春夏秋冬與萬物之榮悴開落皆係乎日故以日與天會爲一歲歲之有月者以月而得名也故以月定之月與日會則謂之朔月與日對則謂之望月借日之光以爲光日月相並則光在上而人不可見日月相離則光漸出故三日而光始出望則日月相對而光滿矣月以二十七日有奇而行一周天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一歲有二十四氣每月有節氣中氣該三十日〇四千三百六十八分七十五秒

而月與日會之度不及九千〇六十二分八十二秒以十二月計之得一十日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積滿一月之數則加一閏月以補之月雖閏而春夏秋冬二十四氣則一定而不可移也右論天與日月相度

古之言天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術無傳周髀盖天之術也髀者股也用勾股之法以測天之高遠日之行度故謂之周髀其法謂天似盖笠地如覆槃中高而外下日之行道有七衡六間內衡徑二十三萬八千里每一間相去

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次二衡徑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六里二百步三衡徑三十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步四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五衡徑三十九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二百步六衡徑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三里一百步七衡徑四十七萬六十里北辰居天之正中二十八宿環列於外如磨之轉內一衡去極一十一萬九千里周七十一萬四千里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除之每度該一千九百五十四里二百四十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九百三十三外七衡去極二十三萬八千里周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里以周天度除之每度該三千九百〇九里一百九十五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四百五內衡之外外衡之內四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〇七萬一千里是爲黃道二十八宿日月躔度俱係于此日夏至從內衡以至外衡冬至從外衡以至內衡出入黃道或表或裏以與月交日不入地惟旋轉乎四極亦無出沒其行漸遠人不見其光遂以爲沒人所謂東南西北原無定向各以日出爲東日中爲南日入爲西日沒爲北北辰之下自春分至秋分六箇月常見日秋分至春

分六箇月常不見日見日爲晝不見日爲夜所謂一歲者即北辰下之一晝夜也大率有類乎佛經四天下之說又云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夫外衡之周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里衡之外又不知其若干里則又不止於四天下而已且日高十萬里而外衡之徑四十七萬六千里是天之高不如廣之多予切有未觧也故蔡邕謂其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或者以此右論周髀

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使竪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此言妄也豈有人而能超越四海以步之乎

周髀以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謂之經月經月者乃月與日會之數也以二百三十五爲章月章月者十九年爲一章每年十二月加七閏月之數又以十九年除之得毎日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加日行一度爲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以予觀之不必加也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母通之加分子又以

九百四十分互乘之得一百三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爲實以經月二十九分毋通之加分子又以四互乘之得一十一萬一千〇三十六爲法除之得十二度餘實四萬〇九百〇八法實皆五千八百四十四約之得十九分度之七若欲以月一日行度求月與日會之數則以周天分毋乘其全加分子又以十九互乘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爲實月行分毋乘其全加分子又以四互乘之得九百四十爲法除之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正相合古無歳差一歳之度即天度也何必加一度乎渾天以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則日行十三度有奇爲月之平行度平行度者其大較也其遲疾細行則日不同矣（右論月行度）

古曆有閏而無歳差周髀以十九年爲一章四章爲一蔀二十蔀爲一遂三遂爲一首七首爲一極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歳生數皆終萬物復始日月星辰弦望晦朔寒暑推移萬物生育皆復始故謂之極亦無歳差至漢末劉洪造乾象曆始謂歳周有差晋虞喜以爲五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以百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一行以八

十三年差一度自後諸曆增損不同元王恂郭守敬作授時曆參校古今疎密徴諸測驗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日歳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毎歳差一分五十秒上考往古毎歳加一分五十秒無不脗合較之前代諸曆最爲精密

國朝因之行之年乆未見差失而新安鮑泰著天心復要乃謂其徒知測影驗氣而不知曆之本元不知天之度數何其謬哉夫造曆無一定之法惟順天以求合而已欲順天以求合必假於測驗而後

得其真況授時曆上考春秋以來日食相合者多比之前曆較密至今行之不爽恐未可輕議其失也予嘗謂天下之事惟曆筭今人精於古人非古人之智不及今人也盖後人因前人之法而心思益巧耳泰乃謂古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豈其然哉况天心復要止立章序三乘之法而日月交食五星遲留伏逆皆未之及又以河圖洛書爲曆之所由始亦迂甚矣右論歲差

回回曆以西域阿剌必年爲元在吾中國則隋開皇十九年巳未歳也彼地先年有聖人馬哈麻作之

者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歳歳有十二宮宮有閏日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三十年閏一十一日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宮月閏日再會宮月起戌名白羊宮終亥名雙魚宮所謂不動的月者是也共三百六十五日乃歳周之日若遇宮分有閏之年於雙魚宮又添一日作三百六十六日周月第一月名法而斡而丁第十二月名亦思番荅而麻的所謂動的月者是也一至六皆大月三十日七至十二皆小月二十九日共三百五十四日乃

十二月之日若遇月分有閏之年於十二月内又添一日爲大月得三百五十五日其七曜之名曰一曰也閃别月二曰都閃别火三曰窩閃别水四曰察覩閃别木五曰盤閃别金六曰阿的那土七曰閃别與宮分月分俱有立成定式其筭用沙盤以筋撥之比乘除之法更甚簡捷洪武十八年遠夷向化西域人詣　闕獻土盤曆法預推六曜干犯名經緯度曆官元統去土盤譯爲漢筭今欽天監筭五星陵犯尚用之予嘗閲元史見耶律楚材所造庚午元曆亦詳細楚材亦胡人也盖外夷之

人不爲文義牽統故其用心精密如此我中國之儒錯用心於無益之虚文而於數學知之者鮮寧不可惜哉右論回回曆

授時曆周天徑一百二十一度七十五分二十五秒盖用圍三徑一之術也若以祖冲之密率求之得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一分八十二秒二十二分秒之二十一以徽率求之得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二分四十秒一百五十七分秒之七近看趙子恭華象新書以爲徑一尺而圍三尺一寸四分猶徑多而圍少徑七尺而圍二十三尺則徑少而圍多徑

一百一十三尺而周三百五十五始爲精密予謂祖冲之密率徑七圍二十二未聞有徑七圍二十三之説也徑七圍二十二則每徑一尺圍三尺一寸四分二厘八毫五絲七忽似乎圍多徽率徑五十圍一百五十七則徑一尺圍三尺一寸四分如徑一百一十三尺圍三百五十五則徑一尺當得圍三尺一寸四分一厘五毫九絲二忽有零與徽術差毫厘之間耳舜法去秒不用昺若用徽術則零數少而易爲筭也况華象新書先以方中求圓又以圓中求方割其四旁爲勾股以補之初以小

方變成八角次成十六又次成三十二割補十二次共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角使方變爲圓其爲術亦太勞矣昺若以規畫成徑尺圓圖一箇以鐵線爲邊圍務使相合然後伸而直之以尺量之不亦便而且真乎 右論周天徑圍三徑一

長春真人丘處機論曰不入地其言曰輕清者上騰於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于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却沉於地下乎且星隕于地而化爲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爲石况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

日會合逐日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入地時與箕斗拆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却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於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

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之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遞遷而去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此與周髀盖天之説相似盖天之説則日不入地周四極而轉渾儀之説則地包天中以南北二極爲管轄如車軸然南極常隱而不見北極常見而不隱二極之半爲赤道二十八宿附于赤道東升西沒晝夜旋轉則日月皆從地下轉今之曆法皆用渾儀而日月之盈縮交蝕俱相朒合可見日從地下轉明矣但有一節可疑夫月借日之光以爲光者也今人在房屋之下則

日光不能照矣隔一厚地乃能以返光射月此理殆不可曉

近見欽天監所刻天文圖云十二月建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辰正月指辰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己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惟閏月斗杓斜指兩辰之間異於他月也予謂此說謬矣夫天本無體以經星為體以星之運轉而知天之運轉天無晝夜以日之出沒為晝夜故一晝一夜謂之一日就名為一度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

而日之度適與天之度相會故以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謂之一歲又以一歲按十二支分為十二月每月有節氣有中氣謂之二十四氣節氣者始交之候也中氣者月中之候也然而月之行度與日之行度不齊故以每月不齊之數積而滿一月之數者添一月以補之謂之閏月天未嘗有閏月也二十四氣固自若也假如正月建寅其年有閏正月則正月之初未交正月節即十二月也閏月之後巳交二月節即二月也他月亦有建兩辰者矣豈有閏月獨建兩辰與他月不同之理乎又按月建雖以斗柄初昏所指之辰為準然亦以日漸次而更非謂正月建寅而交二月遽移而建卯也右論月建

律呂

作樂有五聲有十二律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天地之化凡不涉於形器者取法乎天故聲有五而各分清濁猶天之有十干也涉於形器者取法乎地故律有六而各有陰陽猶地之有十二支也律以三分為損益而以

黃鍾為元故十一度三之以為黃鍾之實所云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乃黃鍾生十一律之數即筭法之積數也以此為實而以法除之律以九為度故以九度三因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以法除之得寸又九歸其法除之得分又九歸其法除之得釐以次九歸則得毫絲忽十二律皆然也律呂新書謂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此言非也夫十二律乃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因數而得豈以數不行而止乎律之為

變者六故又六度三因爲七百二十九以乘仲吕之實得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而四之得一億二千七百四十〇萬一千九百八十四又以七百二十九約之得變黄鍾之實一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不盡四百六十六謂之小分以次損益而生變林鍾太蔟南吕沽洗應鍾五律俱有小分各以寸法分法厘法毫法除之得變律之管以予觀之不必重以七百二十九約之止以六度三因升寸法爲一千四百三十四萬八千九百〇七除之得寸九歸其法除之得分又以次

九歸其法除之得變黄鍾之實八寸七分八厘一毫六絲二忽豈不簡便又無小分而管數益密矣然此皆據後儒之筭法也古之筭則不然漢律志云凡下生者三分之而倍其實上生者三分之而四其實假如大吕之管長八寸三分七厘六毫欲下生夷則三分之得二寸七分二厘五毫倍之得四寸一十四分四厘十毫乃以九約十四分得一寸五分九約十毫得一厘一毫相併共五寸五分五厘一毫欲上生夾鍾又三分之得一寸七分七厘六毫二絲四其實得四寸二十八分二十八厘

二十四毫一十二絲以九約之分得三寸一分是爲七寸一分也厘得三分一厘加入是爲七寸四分一厘也毫得二厘六毫加入是爲七寸四分三厘六毫也絲得一毫三絲又加入爲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乃夾鍾之管也又如仲吕之管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欲上生變黄鍾三分之得二寸一分八厘七毫一絲五忽如前法四之即得變黄鍾之管長八寸七分八厘一毫六絲二忽欲下生變林鍾又三分之得二寸八分五厘六毫四絲〇六微如法倍之即得變林鍾之管長五寸

八分二厘四毫一絲一忽三微如此則正律通不用十一度三因變律通不用七百二十九因不惟徑捷而且絲忽微塵纎悉不至遺漏矣世儒不知筭者多而知筭者但知以十爲乘除而不知九爲乘除之法予故舉古法以明之　右論律吕筭法

黄鍾之鍾當作鍾字非樂器鐘鼓之鐘也黄者中央之正色也鍾者言陽氣鍾聚于下也前漢律志曰律有形有色上黄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黄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黄色名元氣律者著宫聲也宫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虚始於

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者於其中蔟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主種物使長養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射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孟康曰該臧塞也陰雜陽氣臧塞萬物作種也在十月可見鍾字不當作鐘字也太蔟字周禮不從竹亦當依周禮爲是

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七厘八毫大蔟八寸夾鍾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二絲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厘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厘一毫南呂五寸三分亡射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應鍾四寸六分六厘自子至亥按十二月之氣以漸而減其管此天然之序也近見太常丞李文察所進樂書謂隔八相生乃天地進退之分限節度有位與氣之殊蓋天氣一進居子一退居未二進居寅二退居酉三進居辰三退居亥四進居午四退居丑五進居申五退居卯六進居戌六退居巳六陽辰位與氣相隨六陰辰位與氣互居其衝以大呂次黃鍾進退之位也以林鍾次黃鍾進退之氣也予以爲不然而猶疑其别有所據及考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氏註云黃鍾子之氣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辰在玄枵太蔟寅之氣辰在陬訾夾鍾卯之氣辰在降婁姑洗辰之氣辰在大梁中呂巳之氣辰在實沈蕤賓午之氣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辰在鶉尾南呂酉之氣辰在壽

星無射戌之氣辰在大火應鍾亥之氣辰在析木
分别十二律按十二月之氣已自明白夫所謂隅
八相生者謂黄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之類
俱隅八律故謂之隅八相生是乃生律管之次序
也非生氣也李文察反以十二月之律謂之位而
以截律管之次序謂之氣以此候氣不亦大謬矣
乎又按後漢律曆志候氣之法惟二至乃候非每
月候也文察謂候氣始於蔡邕則又非矣竊意昔
者聖人作樂但以黄鍾之管爲準以定十一律取
其冲澹和平而已非若後世之繁而巧也右論十二律按十二月之氣

靜虚齋惜陰録卷之六

論古一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
覆湯之典刑趙氏註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
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
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
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史記曰湯崩太
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
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爲帝中

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
湯嫡長孫也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子由古史因
之蔡氏書傳又引吳氏之言謂太甲即位於仲壬
之柩前召憂於仲壬之殯側吳草廬尚書纂言亦
謂湯四世太丁之子太甲立邵子皇極經世則直
書湯崩元子太甲踐位仁山金氏通鑑前編與近
時金燫諸史會編皆云嫡孫太甲踐位蓋主程邵
之論而會編又云邵子以曆數推之而知外丙仲
壬之無位愚謂書序明言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
尹作訓若外丙嗣湯而立伊尹何故獨無一言直

待四世而後方作訓乎詳玩孟子本文專言伊尹不有天下而於外丙仲壬未嘗言其立與否也司馬遷採入史記而後人遂以為據蔡氏以書序淺陋簡畧非孔子所作遂一槩非之而所引吳氏之言謂太甲即位仲壬柩前之說亦不過以已見臆度之耳程子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未嘗明言或孫或子邵子則以為元子前編祖邵子而又曰嫡孫皆無一定之論邵子之學固能通天地造化之妙若謂以曆數而知上古之有位無位亦無是理大抵千載以前之事無簡冊可見者存疑可

也故史記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朱子雖疑書序不類西漢文字然集註亦曰二說未知孰是今乃欲以已見懸度千載以前之是非不亦鑿乎

齊人伐燕據孟子在齊宣王時史記在湣王時其說不同史記齊宣王立在周顯王二十六年戊寅卒於顯王四十五年丁酉在位十九年齊破燕在齊湣王十年子由古史邵子皇極經世俱同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移齊宣王立在周顯王三十六年戊子卒在周赧王元年丁未與史記差十年及考呂東萊大事記於顯王二十六年載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註云以世家修於赧王元年載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註云以通鑑修蓋通鑑欲符合孟子故於齊宣之立與卒俱移下十年以合史記在位十九年之說大事記止增宣王十年於宣王之立既不改史記舊文而伐燕事又與孟子相合及考黃氏日抄則又云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因燕喪而伐之取十城即梁惠王

篇所載與宣王問答者此一事也燕王噲讓國子之齊因其亂而伐之下七十城此又湣王時事即公孫丑章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存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燕王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又謂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者止皆稱王而不稱謚依此說則孟子與史記俱通但孟子七篇未必皆孟子所作恐亦門人所記假如滕文公為世子孟子見梁襄王豈文公襄王俱先孟子卒而稱謚耶千載以前之

事豈可臆料司馬遷生於漢世尚不足信而可妄爲之說乎

魯之郊禘自漢以來咸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賜以天子之禮樂朱子論語註亦同羅泌路史因呂氏春秋有魯惠公使宰讓請郊社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遂以魯用天子禮樂寔自惠公始非成王賜也又以明堂位乃戰國僭君妄士分謗所爲近日湛元明二禮經傳測楊用修丹鉛録張懋恭禮記章句咸是之而直謂魯爲僭愚竊以爲未然祭統

曰昔者周公旦有大勲勞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禮記固多漢儒附會然必有所據况詩有魯頌亦可證也意者成王欲報周公之功使得行郊社之禮禘嘗之祭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故得用天子禮樂後世子孫因而僭用於繼世之廟耳不然魯惠公豈敢無上事而請郊社之禮乎又按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寔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惠公爲隱公之父桓王乃平王之子桓王之時安得有惠公乎呂氏春秋之言亦未可全信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蓋明堂乃周公所建攝行天子之事以朝諸侯而記者遂以爲踐耳當是時雖有成王在上而政教號令一出於周公故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中庸亦曰周公承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追王太王王季皆止言周公而不及成王可見周公攝行天子之事而記者遂以爲踐耳又如伊尹放太甲於桐本孟子之言而羅泌亦謂伊尹無廢

立之事此皆好奇之過也

又按春秋左傳隱四年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故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初獻六羽杜預註云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循僭而用之夫左傳所載及杜預所註皆可信者何必舍此而别爲異說乎

史記趙襄子殺智伯豫讓遁於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已者死女爲悅已者容智伯知我我必報讐而死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宫塗廁挾匕首欲刺襄子襄

子如厠心動執問之讓也左右欲誅之襄子曰義人也吾謹避之耳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讐天下之賢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襄子必得近幸乃為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行以求報不亦難乎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讓伏於所過橋下襄子至馬驚索之讓也乃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不為報讐反臣

事之今智伯亦已死矣子何報之深也讓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君之義前君已寛赦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襄子大義之持衣與讓讓拔劒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自殺劉向説苑則曰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僞為死人處於梁下馬驚不進視梁下得讓重其義不殺又盗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子動心曰必豫讓也執而問之曰子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反事之吾殺智伯子乃漆身吞炭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與史記所載不同方正學論豫讓責其不能規諫智伯又不能察韓魏之情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

人之肥瘠袖手旁觀坐待成敗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予謂斯言責之過矣讓捐生以報知已雖未合於中道然其忠義之氣發於誠心實意真所謂無所為而為者豈易得哉君子取其一節可也説苑謂讓先事中行君淮南子曰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為趙襄子所戮豫讓欲報襄子漆身為癩吞炭變音摘齒易貌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或去欲身徇之豈其趍舍厚薄之勢易哉恩澤使之然也則

遜讓不曾事苑可知矣

漢高祖被項羽圍於滎陽賴將軍紀信乘王車詐降高祖乃得與數十騎出西門而遁論者謂信以死脫君於虎口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止及三傑諸將雍齒且侯而信無一爵之贈似乎少恩偶檢陰氏韻府群玉註云紀信弟成生通封襄平侯及查史記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功封平定侯戰好畤死事子通襲侯非爲信之功而封也史記呂后本紀后崩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廼令持節矯

納太尉北軍張晏註曰紀信子也索隱曰晋灼云信被焚死不見有後意者當初因信無子遂不得封漢初禮制踈畧高祖不事詩書故立後贈邮之典俱缺云

叔孫通說漢高祖徵魯諸生與其弟子共起朝儀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揚子雲曰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謂兩生也愚謂兩生薄叔孫之爲人而不肯就徵固見其高矣謂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無乃太迂乎夫治天下不可一日無禮周衰禮廢至於春秋戰國專務爭戰不復知有禮久矣漢承秦後以馬上得天下猛夫悍將殿上妄呼拔劍擊柱不有禮以制之可乎叔孫通薛人也初爲秦博士秦二世惡聞盜以諛言脫禍歸薛薛已降楚遂事楚漢王入彭城始降漢漢王憎其儒服廼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從儒生弟子百餘人通所言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罵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之及天下已定方進制禮

樂之說迹其所爲蓋亦縱橫之士非純儒也然當是時舍通無能言禮者豈可盡非之乎楊子既高两生而自已失身於莽抑又何也

貫高謀逆事覺併逮趙王張敖及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同詣長安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高祖令中大夫泄公持節往問具道王不知狀乃赦趙王賢貫高爲人使泄公赦高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

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上不殺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荀悅論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愚謂高雖不知大義然其爲主之心至死不貳高祖赦之又絕亢而死亦可謂之烈士矣

漢高祖豁達大度真一代之英主也如貫高之謀反可怒之甚者也因其能忍死以明趙王之不反遂嘉其爲人而使泄公赦之初詔趙群臣賓客敢有

從趙王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爲奴以從及張敖既免高祖知之召見與語漢廷諸臣無能出其右者乃盡拜爲郡守諸侯相蓋高祖之心惟知爲天下得賢初不以已之喜怒滯於胸中也又如蒯徹教韓信背漢始欲烹之及聞其人各爲主之言即釋之彭越既誅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及聞其功臣人人自危之言遂釋之又拜都尉此皆後世人君所不能及者也

漢高祖之得天下韓信之功居多竟遭殺身夷族之慘讀史者咸謂高祖之負信甚矣司馬溫公謂信亦有以取之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而不至當是時高祖已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以市井之心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予謂不特是也高祖之誅無道秦雖曰得天下爲正然其心不過利天下欲貴爲天子耳非湯武吊伐之師也既以

利天下爲心豈暇顧道義哉信之才能高祖素所畏者封之於楚亦勢之不得已耳而信乃不能韜晦免患以致人告變是時陳平亦不能保信之心矣故獻僞遊雲夢之計以擒之及赦爲淮陰侯又自言將兵多多益善高祖之心於是乎益忌之矣至於陰搆陳豨欲爲內應又可見其不智也是時漢之天下已定謀臣尚多無故而起誰其與之徒足以召亂而已雖然高祖宜錄其後可也況帝不在而后專殺漢之法亦酷矣

呂后欲王諸呂問王陵陵曰不可問陳平周勃平勃

曰無所不可王陵退而讓平勃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程子曰漢祖之與群臣以力相勝而臣之非心恱誠服而願為之臣也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致堂胡氏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如此言何哉向使太后有議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太后安得獨行其意乎愚謂先儒此論皆未知陳平之心也陳平智人也初高祖病甚樊噲方率兵討盧綰有短噲者帝用平謀召

周勃受詔床下以代噲命平即軍中斬噲首平以噲功多又呂須夫也因歸使帝自誅之及聞帝崩疾馳至宮中哭甚哀呂后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固請宿衛讒不得行及為相呂須以謀執噲故數讒之曰陳平為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之故益甚呂后聞之喜面質呂須於平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其巧於避禍如此既而患諸呂不能制燕居深念用陸賈計與周勃深相結得以成功使當時一如王陵之對則呂須之讒得行必遭太后之戮矣安能

濟其事乎故史謂太后欲以諸呂為王平僞許之蓋智謀之士不可以道義責之也然則周勃何以亦曰可勃木訥人也平曰可勃亦曰可無他謀也

先儒論周勃咸謂其入北軍不當問左右袒迎文帝至灞橋不當請閒以愚觀之亦不當以是責勃也勃素不知學問微時以織曲薄為生常吹簫給喪事漢高祖起沛以中涓從征伐屢立戰功況其天資淳朴為右丞相文帝問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不能對汗出洽背及聞陳平理陰陽順四時等語文帝稱善自愧能不如平又聞人言位高

寵過恐禍及已即解相印讓平獨任亦異乎貪戀不知止者矣惜乎重厚有餘而智巧不足免相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畏[illegible]常被甲持兵以見有類乎愚下廷尉獄恐不知置辭以千金與獄吏書牘背示之始知以公主為證得薄太后言之而免故史謂其每召書生說事東嚮坐責之其椎少文如此夫惟其椎少文故能任事有斷斷兮無他技之風故高祖云安劉氏者必勃也君子當取其功而略其末節可也

表盎事漢文帝如諫馳下峻板卻慎夫人坐俱得忠

諫之體然其立心徃徃過刻初文帝以周勃有安劉之功每朝禮之甚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功臣非社稷臣也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吕氏時劉氏不絕如帶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吕后崩大臣共誅諸吕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殊有驕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帝益莊勃益畏夫盎是言固以正君臣之分然下獄之禦未必不自此言起之也淮南王長反召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奏長罪當棄市制赦其

罪廢勿王徙處蜀郡載以輜車以次傳送盎諫曰上素驕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致此今暴折之恐卒逢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帝曰吾特苦之耳後淮南王果憤恚不食而死帝哭甚悲盎乃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帝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夫淮南王椎殺審食其不加罪又逐天子置吏請自置相悖慢不恭反形已具赦死徙蜀輜車傳送出於帝意盎乃請斬丞相御史是又起人君殺大臣之心也不亦過乎至景帝時七國反以誅鼂錯爲名耳錯爲人陗直深刻以廉謹得幸更改漢令行事過當然其削地之謀本爲漢也盎乃以私忿用計殺之父母妻子無少長皆棄市雖曰景帝殺之其實盎之私心也又史記盎本傳謂盎言周勃於文帝之前已而勃望盎曰吾與而兄善乃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爲言惟盎明其無罪得釋絳侯乃大與盎交絳侯世家則曰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言於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於

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其爵邑所紀不同或者袁盎自悔其言之過而不得爲之辨釋也

漢文帝遺詔短喪先儒皆非之愚嘗觀文帝詔曰天地萬物之萌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眞曠達之言又曰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懼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

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言詞深自謙抑發於真誠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蓋以父母之恩雖天子之貴亦不可殺至于臣民似乎有間詳玩文帝原詔本為吏民而行蓋天子崩而使天下皆不得嫁娶祠祭不惟人情不堪而其勢亦難行至於嗣君之喪其親當自盡其心而景帝不能漢廷諸臣亦失於講究後世人君樂其簡便遂相因襲而為以日易月之制是乃後世之失而非漢文之失也愚又有說焉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有賢相則可然而人不皆傅說周公也使天子三年不言則權柄下移而禍亂作矣雖在諒闇之中而軍國重事恐不可不理也

漢高祖雖去秦苛法然其待臣下猶襲秦之舊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苑中多空地請民得入佃毋收稾為禽獸食高祖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下廷尉械繫之賴王衛尉言始免夫蕭何開國肱股之臣官居相位縱有過亦當優容況請地本以為民也遽下之獄豈敬大臣之禮乎厥後子孫相因文帝下周勃於獄景帝下周亞夫於獄至於武帝時趙綰李蔡莊青翟趙周皆下獄自殺竇嬰以救灌夫棄市公孫賀拜相涕泣而辭知相位之不可居也既而其子敬聲擅用北軍錢事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請捕獲贖敬聲罪及獲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於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俱死又族其家既而劉屈氂為相又以李廣利謀立昌邑王為太子腰斬于市屈氂之罪乃其自取若竇嬰止因救灌夫罪不應死公孫賀被誣而族不亦已甚乎

霍光史稱其小心謹慎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以愚觀之其輔昭之功固不可泯及其專政日久威權太盛行事過當者多如桑弘羊子遷與燕蓋謀匿侯史吳家已捕獲伏法矣吳會赦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欲以赦令除吳罪亦無大過光因怒承相田千秋擅召二千石徐仁承相壻也遂下二人於吏徐仁自殺王平腰斬遷怒作威豈不大甚千秋雖為承相謹厚自守而已政權一決於光也其所以能成廢立之功者權重而得專行其志耳宣帝在民間已娶許廣漢女生元帝且二歲矣既為天子則許氏即后也公卿乃

議更立意在光女帝徵徵時故劒大臣知指始立許后光又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昌成君豈非光之威使人畏而欲附之耶許后既立光夫人霍顯欲貴其少女成君適許后當娠召女醫淳于衍侍疾顯遂用計使衍毒死許后白光立其女爲后被人告發收繫詔獄顯恐事覺以實告光光始大驚及奏上遂署衍勿論其敢於蔑藐如此且宣帝生長民間頗諳世務非幼君比光虛稱還政而諸事先白光而後奏御愛幸監奴馮子都或令其代決政事謹厚者固如是耶以致其妻

霍顯諸子禹山雲習見光之專光死而尤欲擅權如故又繕治宮室苑囿遊戲恥視天子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霍顯又與馮子都私通與諸女出入長信宮殿中無期度及聞元帝立爲太子怒不食曰此民間時所生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計不得行凡此皆光擅權事政不能教于家之所致也厥後魏相白去奏事副封群情得以上達而霍氏之惡始彰宣帝漸加疏斥遂不勝其忿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

許

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廢帝而立禹此大逆不道王法之所必誅者亦族之禍乃其自取豈宣帝之少恩哉至成帝時又爲光置守塚百家吏卒奉祠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則漢亦未嘗負光也

金日磾與霍光俱以謹厚稱然其行事大有不同初日磾子爲武帝弄兒常在帝側或自後擁帝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帝謂日磾曰何怒我兒爲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帝聞之大怒日

磾頓首言其故帝甚哀爲之泣而心敬日磾日磾素著忠孝在帝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亦不肯及帝疾篤屬霍光輔少帝光讓日磾日磾對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遂爲光副武帝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歲餘病困光卧授印綬而卒日磾之子賞霍光壻也霍氏有事萌芽遂上書去妻獨得不坐以此觀之則日磾之謹慎不過於光乎況諸壻皆與逆謀而日磾之子獨不與則其家教亦可知矣若其自謂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

一語尤爲有見

論者咸謂漢宣帝時趙蓋韓楊之死皆非其罪予謂蓋寛饒尤爲無辜止因其上書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之語執金吾希旨遂指以爲求禪大逆不道豈不可哀哉然寛饒亦自有以取之也如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寛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寛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寛饒不説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閲多矣惟謹慎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正則正矣然其制行太高言辭太峻人豈能堪之乎况平日好言事刺譏干犯上意帝以儒者優容之太子庶子王生高寛饒之節嘗予書有云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命以司察之位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猶未足以稱職報恩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非所以揚令名全壽

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寛饒不聽而又直指君上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以激宣帝之怒况已不能聽人之言而欲人君聽已之言豈不謬哉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延壽亦案檢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百餘萬望之奏職在總領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帝不直延壽令窮竟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按延壽得其試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數事坐不道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按趙廣漢與韓延壽皆訐丞相之過然廣漢之訐咎在廣漢延壽之事則望之開其端也顔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爲馮翊而有能名出其上故忌害陷以危法容或有之雖然使延壽制節謹度不衣黄紈方領駕駟馬車植羽葆望之雖欲害之亦無由而害之也夷考二子治行則廣漢專務明察而延壽專尚德化似爲過之若夫廣漢自以察察爲明而行事過刻疑邑子榮畜教令蘇賢父

上書遂以他法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使親信人爲丞相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内不法事丞相婢有過自絞死廣漢遂以是脅丞相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即上書告丞相罪下京兆尹治廣漢乃自將吏卒突入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蕭望之爲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又賊殺不辜竟坐要斬且廣漢初事霍光及光薨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至博陸侯霍禹第直入搜索私屠酤椎破壚鑿斬其門關而去光女時爲皇后對帝涕泣帝心善之廣漢遂得召問操心如此則又不及延壽多矣

静虚齋惜陰録卷之八

吴興顧應祥

論古二

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匈奴傳則曰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司馬温公通鑑因之而後人俱以昭君爲王嬙之字予嘗檢許氏說文及各韻書皆云嬙婦官名阿房宮賦曰妃嬪媵嬙則嬙爲宮中女官媵妾之類無疑而昭君其名也漢時女子多以君爲名霍光少女名成君立爲宣帝后宣帝在民間娶許廣漢女名平君漢元帝后王氏王莽之姑也初名政君廣陵厲王所幸有郭昭君趙左君皆名也世傳元帝後宮人多不得常見命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女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不與及匈奴入朝昭君以圖當行入辭光彩射人竦動左右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不可易乃窮按其事畫工毛延壽樊青等同日棄市此出於西京雜記容或有之但

又謂昭君嫁胡怨恨毒死塟之胡中胡地草白而
昭君塚上之草獨青遂為千古美談唐李商隱詩
云青塚路邊南鴈盡考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得昭
君而回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為右日逐
王始呼韓邪單于嬖呼衍王二女長女顓渠閼氏
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囊智牙斯少女號大閼氏
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皐呼韓邪單于死欲立且莫
車其母顓渠閼氏以且莫車年少乃立大閼氏子
雕陶莫皐為復株絫若鞮單于既立復妻王昭君
生二女長女為須卜居次少女為當于居次須卜

當于俱匈奴貴族居次猶漢言公主也後王莽欲
媚元后諷單于令須卜居次入侍以此觀之昭君
初為呼韓邪之妻後為其子雕陶莫皐妻胡俗不
顧倫理豈有怨恨而死青塚之説胡可信哉石崇
明君詞不過惜其遠嫁因避晉文帝諱故改為明
君後世文人遂以為明妃而播諸詩歌稱羨不已
昭君何幸而得此虚譽哉

漢之權臣竊國者前有王莽後有曹操然莽之姦罪
甚於操多矣曹操當漢末經董卓黄巾之亂群雄
並起天下已非漢有操南征北伐殫力樹功而據
有中原之地傳及其子丕而受禪非若莽之飾詐
文姦坐邀虚譽以竊天位也平帝之崩莽進毒而
弑之也又作策命請於泰畤願以身代藏之金縢
戒人勿言是時元帝世絶宣帝曾孫王者五人列
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篤言兄弟不得相為後
擇宣帝玄孫最幼者立之以為孺子偃然以周公
負成王自任時孺子年方二歳豈可君臨天下乎
無非為僭竊計也既而又詐為符命欲攝皇帝太
后亦覺其僞曰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其黨太保王
舜乃曰事已如此無可柰何莽非有他但欲稱攝

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遂稱居攝
群臣又請為假皇帝又以哀章揑作天書而遂即
真策命孺子為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歔欷曰昔周
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
如意哀嘆良久既而又使人監衛敕阿乳母不得
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是則始之
流涕歔欷者皆僞也夫既以符命簒位矣即真之
後則又欲絶符命以泯其跡誅殺數百人及四方
兵起憂懼不知所出率群臣至南郊陳具符命本
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

甚悲哀者除以爲郎漢兵入城避火宣室持虞帝匕首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姦諜已無所施而猶爲大言以欺人又可見其愚也故予嘗謂莽無曹操之功而罪則過之無曹操之智而姦則過之也又莽毋功顯君死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爲毋緦線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凡一弔再會而令其孫爲主服喪三年夫舜受堯之天下未聞其不以瞽瞍爲父也莽是時尚未即位而遽以天子自居敢爲僭妄如是苟有人心者肯爲之乎

丞相翟方進之子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王莽不克而死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携老毋入京師身爲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秉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予謂班彪之論未足以表義之忠也莽以虛名陰竊國命吏民上書頌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並無一人識其姦者安鄉侯劉崇起兵討莽而敗其族父劉嘉亦漢之宗室也反詣闕歸莽請瀦崇宮室以示戒群臣以莽權輕致有謀逆請於太后稱假皇帝舉朝之人心如此而義獨不顧身家奮然起義既聲言其酖殺平帝之罪又發明其攝位代漢之心號召天下郡國皆震衆至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日抱孺子禱於郊廟會群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莽之斗筲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義敗而莽遂即真矣夫周公王室之懿親也成王周公之猶子也管蔡以祿父畔畔周也莽以外戚攝位以圖代漢義所立者漢之宗室起兵討莽正所以扶漢也豈可以周公誅管蔡之事擬之乎漢廷諸臣不知

大義而貢諛從逆如義者事雖不成以遭夷戮之慘然其忠於漢室無愧於君臣之義矣豈可以不量力少之乎

漢光武微時適南陽新野聞陰氏美心悅之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陰氏即麗華也更始二年平王郎始納真定王楊甥郭氏是爲郭后光武爲司隷校尉西之洛陽令陰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陰后兄識爲之將隨家屬徙淯陽止於奉舍光武即位迎至洛陽以爲貴人帝以陰后

雅性寛仁欲崇爲后陰后以郭后先已有子固辭遂立郭貴人爲后及郭后以寵衰怨望廢遂復立陰氏爲后詔曰皇后懐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他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内若見鷹鸇旣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宜奉宗廟爲天下毋史稱陰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然則光武之立陰后重其德匪直以色也況陰后本納於郭后之前而郭后亦非

糟糠之妻郭后雖廢而恩寵禮待毋事必均后之弟况賞渥豐盛號爲金穴東海王彊遜太子位而明帝友于之情益篤比之薄德廢后者不同方遜志題嚴子陵釣臺詩曰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煙水蓋不考其實而譏之太過耳

漢光武建武三年立四親廟於洛陽祀父毋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至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言禮爲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帝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爲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哀平帝於長安徙春陵節侯以下四親廟於章陵胡寅曰王莽篡時漢祚已絶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寡恩之誚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父毋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予竊以

爲不然光武崛起民間興復漢室原不曾爲元帝之子豈可自比於爲人後而絶其天性之親乎況四親廟立於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身爲天子而不得躬祀其考妣是知有天下而不知有父毋也豈得爲孝乎設使當時南頓君尚存將何以處之乎夫禮也者發乎情而合乎天理者也光武初立四親廟發乎天理人情之本然者也而迂儒誤之豈禮也哉只宜祖高祖而帝四親方爲得體

嚴子陵一代之高士也故人已爲天子少有所負者孰不欲乘時際遇以赴功名之會而陵也變姓名

避於寂寞之濵及物色而得之三聘而後至又不
入見車駕親幸其館尚高卧不起既而引入論道
故舊相對累日因共偃卧以足加帝腹曾不知天
子之爲貴拜諫議大夫不屈而去眞所謂塵視軒
冕等富貴如浮雲者矣豈非一代之高士也哉然
光武以萬乘之尊而能屈已下賢篤於故舊如此
亦三代以下之賢君也范文正公作祠堂記謂先
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
高誠確論也朱子曰釣臺有范文正公記文詞甚

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尹氏乃謂光武不以手書
招致而以詔書從事又謂光武不以故人待之從
容訪問興治致化之方而欲屈以臣禮宜乎子陵
之不應也厥後論者不一咸主是說謂光武不能
尊禮子陵而又抑揚太過以予觀之安車三聘之
禮亦已隆矣使子陵責光武不以手書則必不來
來則不責可知矣且自古未有不臣而可與共理
天下者成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雖曰師之
未嘗不臣也不臣而與之共理天下之事則在廷
諸臣何以相臨若徒以賓友待之如三老五更而

不任以事則何益之有況光武與子陵論道故舊
相對累日中間豈無一言詢及治道而槩謂光武
不能尊用子陵無乃責備之過歟何子元又謂子
陵答光武問何如昔時以爲差增於往其心素不
足帝而職諫議大夫必不能一毫阿諛不若不受
以全其節子陵是心容或有之然光武既與之同
學豈不知子陵者哉不求之於草昧戰爭之時而
物色於混一天下之後槩可見矣非若唐肅宗之
於李泌也近又有爲子陵辯者謂子陵非果哉忘
世者與太公釣渭如出一轍光武既不能尊用於

收天下之前得以奮其鷹揚之勇及即位之後又
不能尊用於收天下之後此大不然夫子陵之於
光武友也非太公比也光武崛起於草莱之中非
若武王以八百諸侯伐紂也方其起兵之初成敗
利鈍尚未可知爲之友者果有濟世之具何不出
而輔之以興復漢室功成而退豈不偉哉却乃陰
有望之之意而坐索高價吾恐子陵之心不如是
也古之君子或出或處或仕或隱意向各有所見
又何必強而同之必曰才足以濟世而後爲賢乎
或又以子陵擬伯夷者亦非也伯夷非不仕也其

遜也尊父命而讓國也其餓也諫伐商而耻食周粟也子陵何事而不食漢粟乎特其清風高節足以廉貪立懦振起東漢節義之風有類乎伯夷者然亦光武有以成就之耳不然老死於巖穴之中安能風動天下如此哉又按子陵入朝舍於北軍司徒侯霸遣侯子道奉書願日暮相屈子陵曰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口授書答之則侯霸未嘗相見也李西涯古樂府云侯君房瞋我目不知何自而云

漢和帝后鄧氏鄧禹之孫女也好學術性節儉裁損

冗費檢勅宗族博選群儒校讐傳記前後臨朝一十七年善政居多可謂賢后矣惜其所見不逹安帝已長久不歸政以致群小側目嗣君積憤貽禍宗人取譏後世然既崩之後安帝信任宦者江京李閏閻后兄弟乳毋王聖專權亂政國事日非則后臨朝之功亦不可泯尹氏綱目發明以地震雨雹旱蝗日食一槩以爲后之所召不亦過乎建光之後災異尤甚復誰歸乎杜根之諫后不能容撲之至死此實后之過矣及考杜根遜竄宜城山中爲酒保一十五年計其上書之時后亦稱制未久安帝方在幼冲使無太后臨之於上又不知其政事何如也致堂胡氏又謂不立清河王慶慶乃先朝所廢殤帝崩年慶亦羸矣畢竟歸於其子天定爲之又非人力所能爲也

漢和帝因屢失皇子後生者隱祕養於民間帝崩始收入鄧后以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百餘日鄧后利其幼養爲己子遂立之是爲殤帝尊鄧后爲太后臨朝稱制封勝爲平原王殤帝崩群臣欲立勝后以先不曾立乃立清河王慶之子祜是爲安帝司空周章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隲兄

弟廢太后於南宫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自殺夫章位居司空既知勝非痼疾當議立之時何不死諫及安帝已即位方謀廢立其爲謀亦已疎矣况平原王勝殤帝延平元年受封安帝永初七年已卒亦在幼冲立亦不能久史傳亦稱其有痼疾必有據也

漢光武即位急於求賢徵周黨嚴光諸隱士待以殊禮明帝又尊師重傅故其後世皆能屈己下士如順帝之於樊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可謂隆重矣而英初

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又扶風灋眞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不屈其友郭正稱之曰灋眞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竊謂士君子懷才抱德不事王侯隱於丘壑之間固見其高矣苟人君虛心以求之致敬以聘之亦宜一出以應其求度不可行辭去可也而乃一意高抗沽名釣譽卑小官而覬大位況又非濟世之眞才乎昔太公治齊誅華士昆弟二人曰是昆弟立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

得而友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之也且聖王之所以使人非爵賞則刑罰也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也漢之人君畏名義而不加誅可謂賢矣雖然漢之取士以行而人君又能屈己下賢故多名士今之取士以文而士之修於家者無非爲利祿之計視漢之士遠不及矣昔人謂周之士貴秦之士賤愚亦曰漢之士也貴今之士也賤

東漢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和帝時臨武長汝南唐羗上書諫其畧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故天子食太牢爲尊不以果實爲珍伏見交趾七郡獻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地土惡虫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乃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羗上章即棄官還家不應徵召著唐子三十餘篇此一事見漢和之納諫唐羗之直言高尚而漢代之詔旨奏疏俱簡古朴實非若後世之繁文也

漢時犯罪者無一定之律動輒夷其族或有輕罪而全家致死者故大臣被收印綬或策免即自殺恐禍及其家故也如太原郝絜胡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名高士而不詣梁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其三子基茲燮皆歸鄉里及固遭難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燮賴門生王成豫謀藏匿得免皆由漢無一定之法而冀得以恣其惡也

東漢人才以氣節相高然亦未合於中史稱陳蕃竇
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天下名賢列於朝廷忠
則忠矣然竇武既以援立功封聞喜侯矣子機又
封渭陽侯兄子紹封鄠侯靖爲西鄉侯盧植上書
勸其辭賞不能從陳蕃雖力辭封爵然其謀事亦
欠詳審當是時靈帝初立冲年暗弱宦官擅權久
矣竇太后臨朝委政於蕃苟能反覆開諭擇其蠹
政之尤者明正其罪尸諸市朝餘者不使專政則
彼未必不心服太后亦易於信從却乃不分有罪
無罪一槩誅戮以致太后尤豫不决致生他變不

惟自取滅族抑且盍張其勢况武一門四侯使宦
官得以藉口皆不知道故也

漢桓帝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
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
互相譏訕遂各樹朋黨漸成尤隙史謂黨人之議
寔自此始固矣然亦當時諸賢門第太高疾惡過
甚激而成之周福既爲帝師曾無一言救時之弊
蓋亦空言無補之流也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迎母就養爲鮮卑所獲載以
擊郡苞悲號進謂母曰欲以微禄奉養不圖爲母
作禍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曰人各
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遂力戰破賊母爲賊所
害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禄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
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
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其所以
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
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夫楚漢曹劉敵國也降之可也鮮卑賊也太守守
城之吏也以守城之吏而降於賊可乎苞盖不幸
而遭其變耳歐血而死亦可哀已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
者讓甚耻之陳寔獨吊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
全有宋儒黄勉齋以爲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
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
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
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
善類哉若使寔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
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
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愚竊以爲不然
夫士君子阿附權勢以取媚於世則不可若同郡

之人父死一吊以免禍全身亦何害乎况張讓以
寔之故多所全宥亦非諸人畏禍藉太丘屈辱以
求免也勉齋責之過矣
漢末黨錮諸賢人皆稱其氣節然愚竊有議焉如張
儉初爲東郡督郵籍沒中常侍侯覧家產以故宦
官怨之尤甚及其亡命脫逃望門投止累及無辜
殺身破家吾恐真有氣節者顧如是乎夏馥聞張
儉亡命嘆曰孽自己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
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髮變形入林慮山中爲
冶家傭可謂善避難者若范滂之慷慨就獄則又

優於儉遠矣
荀或之死范曄以爲殺身成仁司馬溫公通鑑曰建
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或佐魏
武而興之舉賢用能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強化
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不在管仲之後
管仲不死子糾而荀或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
先矣後儒極論其非愚謂溫公以或仁居管仲之
先稱之過矣然或勸操西迎天子恢復漢之疆土
不可謂無功於漢室也操以天下之權皆出於已
陰蓄篡竊之志董昭等建議謂操宜進爵國公九
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或或曰明公本興義兵
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
以德不宜如此此亦正言也操由是不悅或遂飲
藥而死三國志謂或以憂薨魏氏春秋曰太祖饋
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是則或之死寔操殺之也當
是時人知有操而不知有漢阿諛奉承以希寵渥
而或獨能持正以激操之怒亦可謂賢也已使或
不死他日弑伏后殺二皇子或豈肯從之乎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以魏繼漢邵康節皇極經世亦
以魏代漢命晉代魏命當是時三國鼎立蜀漢偏

安一隅魏受漢禪據有中原以傳于晉宋齊梁陳
而隋取之以傳于唐亦是本等次序朱子綱目帝
昭烈而抑魏所以扶植綱常誅亂臣賊子之心也
但司馬公謂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
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
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辯故不敢
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愚
謂不然使昭烈能恢復漢之天下正係中興之主
豈可不與光武並稱惜乎偏安于蜀不能接漢之
統緒耳若夫劉宋自稱楚元王後族屬不明南唐

李昇冒認唐宗通鑑謂其五世祖名皆有司所撰
又豈可與昭烈比乎

劉先主之取劉璋也蘇軾極論其非義或者又曰正所以爲義也予謂軾之論雖似乎責之過若謂正所以爲義則又許之過矣初劉焉見漢室將亂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陰有不臣之心造乘輿斷劍閣遣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固爲有罪但當是時天子暗弱政歸權臣故人皆有覬覦之心匪獨焉也及焉死璋未有過遣人請備極其恭敬助兵擊吳謂宜合力攻賊同扶漢祚彼之智

力不及人心自屬於備矣乃因小隙而遽圖成都襲而奪之可乎備之圖成都也蜀精兵尚有三萬穀帛可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飢膚草野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門出降群下莫不流涕璋亦仁厚之人也况備又乘時以納劉瑁之妻寧不爲盛德之累哉

晉史元帝本紀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及查魏書列傳則曰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琅邪恭王覲妃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生叡冒姓司馬仍爲覲子通鑑博論遂直以爲小吏牛金之子且牛金乃司馬懿部將魏太和四年懿遣攻諸葛亮於祁山而琅邪恭王覲乃司馬懿之孫牛金與司馬懿同時年必相若豈能下通於懿之孫婦若以爲通小吏牛氏容或有之以爲小吏牛金則又非矣此皆曖昧不明之事而致堂胡氏管見及鶴林玉露諸書深信以爲實然也愚又有說焉司馬懿死於魏

齊王芳嘉平三年辛未後一十四年乙酉而其孫司馬炎始受魏禪乃於未受禪之前預爲牛繼馬之防而毒其將乎亦未敢全信也

按三國志引魏氏春秋載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有玉匣關盖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鳳鳥白虎犧牛又有字曰述大金大討曹不聞有牛繼馬象牛繼馬蓋童謠也

近時陳聲伯兩山墨談云沈約謂夏侯氏與牛姓者通先儒尚議其誣妄今史通并鶴林玉露等書

直謂元帝爲牛金所生眞癡人夢訛也然通於牛氏本出晉史而晉史非沈約所著謂牛金所生者本出於元魏書而鶴林玉露止錄呂秦牛晉而未嘗以爲金也蓋亦不考耳

三代以下凡戰勝而納敵人之妻者寔自漢高始漢高虜魏王豹納其妻薄氏生文帝是爲薄太后昭烈取劉璋納劉瑁妻吳氏曹操克冀州以袁熙妻甄氏爲子丕妻是爲魏文帝后僞漢劉曜虜晉惠帝后羊氏爲后梁武帝納東昏侯姬吳淑媛生子綜蓋自周衰以後列國相沿之弊不以爲異若晉

惠帝之羊后尤爲可醜劉曜既立羊氏爲后謂曰我何如司馬家兒答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一父一子一身曾不能庇妾於是時實不欲生謂世間男子皆然今始知天下有丈夫耳夫羊后之論惠帝似矣獨不思失身於夷狄豈不可哀哉漢帝辯董卓廢爲弘農王及聞各處兵起置弘農王於閣上使李儒進酖曰服此避惡王曰我無疾欲殺我耳儒強之王不得已與妻唐姬飲讌歌舞泣別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遂飲酖而死姬歸鄉其父欲嫁之不許李傕破長安鈔掠得姬欲妻之不從而終不自名若唐姬者豈非守志不貳者哉

兩山墨談謂隋楊廣弒父本張衡用手大業六年廣以事罪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其有計畫令我有天下云云蓋父之而不覺眞情敗露此言非也楊廣既弒父非病狂喪心豈肯自露手所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者蓋謂奪宗之計皆出於衡耳衡之行弒見於宣華夫人傳但云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初無顯跡及衡被刑之時大言曰我爲人作

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則深可疑耳然衡之鯁直敢諫亦不可誣也其所以取罪者寵遇過甚未免於君臣之禮或有踈失又因嘆薛道衡枉死爲楊玄感所訐王世充又奏其頻減頓具以速煬帝之怒而衡妾又言其怨望意者實有弒逆之事而天誅之手

三代以後漢得天下於秦未嘗殺子嬰也殺子嬰者乃項羽也魏曹丕受漢禪廢帝協爲山陽公至明帝青龍二年始卒魏主素服發哀諡爲漢獻帝晉司馬炎代魏廢魏主奐爲陳留王及卒諡爲魏元

皇帝俱未嘗加害也竊人之國而又弑其主者始於宋劉裕裕之代晉也廢晉主德文爲零陵王使琅邪郎中令張偉進毒酒酖之偉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王與妃共處不能弑乃使妃弟褚淡之往視妃出別室兵踰垣而入進藥不肯飲以被掩殺之裕復臨于朝堂三日謚爲恭帝齊蕭道成代宋廢宋主準爲汝陰王置兵守之有馳馬過汝陰之門者衛兵遂殺王以疾聞道成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梁蕭衍之代齊也廢齊主寶融爲巴陵王居姑孰以沈約之言使鄭伯禽

醉以醇酒摺殺之尊爲齊和帝惟梁之亡也綱目於陳武帝永定二年書曰夏四月陳霸先弑江陰王謚曰梁敬帝温公通鑑曰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陵侯諮[illegible]子季卿爲江陰王及考梁史本紀曰帝遜位于陳奉帝爲江陰王薨於外邸追謚敬皇帝不載被弑之說丘瓊臺世史正綱既於陳武帝永定二年書陳主霸先弑故梁主方智又於陳宣帝大建二年書陳頊弑故梁主方智豈有一人而兩次被弑之理瓊臺亦可謂踈略矣厥後隋文帝受周禪周主闡方七歲耳而亦弑之惟唐高祖取天下於隋不殺隋主侑封爲酅國公而選用其宗室優於劉裕諸人遠矣故享國亦悠久也

宇文化及弑隋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者乃文帝第三子秦王俊之子也使當是時以秦王浩檄布告天下正楊廣弑逆之罪爲祖復讐元兇既誅回都長安與民更始則名正言順四方盜賊聞之亦自解散而化及慮不及此恐當時弑逆之事疑似未明又隋文以刻薄立國加之獨孤后之讒妬骨肉相殘四子皆不得其死而楊廣又暴虐無道天實厭之欲啓唐祚故耳

程篁墩論董公徐洪客謂董公遇漢高祖用其策以成漢業徐洪客遇李密不能用其言而不能成事愚以爲李密雖用徐洪客之言亦不能成事也何也時勢不同也漢高之時天下諸侯共立義帝爲盟主而項羽弑之曲在羽矣故漢高得以縞素告諸侯而伐之若李密起於群盜隋政雖失而天下尚爲其有密雖欲數其罪而討之其誰信從況密亦嘗移檄數煬帝之罪矣而人不與也及考李密本傳徐洪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趍江都挾帝以令天下亦無執取獨夫之說執取獨夫必有武王之

德八百諸侯從之而後可故愚以爲雖用洪客之言亦不能成事也

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涕泣人以爲慈仁之主以予觀之未見其仁也盖其賦性慈祥而見理不明利心一起則失其本心欲利天下則竊人之國而又弑之聽降人之言三築淮堰以取壽陽死者數十萬人宗廟用牲則曰有累冥道不知數十萬人之命與犧牲孰重孰輕也昭明太子統其長子也素性孝謹因瘞丁貴嬪有道士言其地不利長房請埋臘鵞等物以厭之事覺誅其道士使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銜其舊事遂不立其子而以次子綱爲太子正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仁者固如是乎其所以崇奉佛教者惑於輪迴報應之說竭生民之膏血以建佛宇脩長千塔以蔵舍利同泰寺災則曰此魔也又欲廣之原其心但知求冥福以利已而不知傷民之財也至於捨身於寺群臣以銭贖回尤爲可耻身爲天子富貴已極而勞師費財欲廣土地納叛臣以致亂外物尚不能捨而欲捨身乎是皆利心之所使也安得謂之仁乎　卷八終

静虚齋惜陰録卷之九

吴興顧應祥

論古三

唐太宗一代之賢君也惜乎其手刃同氣不能逃千古之譏司馬公謂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是固然矣但當時釁隙已成勢不兩立既欲譖殺尉遲敬德又因突厥圍烏城薦元吉代秦王北征簡閲秦府帳下精鋭陰行誅害權入其手則事不可知矣此敬德等所以促太宗先發也然太宗處之亦太忍矣建成雖惡乃其兄也而親射殺之建成之子五人元吉之子五人俱巳誅盡而又以元吉之妻楊氏爲妃及長孫皇后崩遂欲立以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又以楊所生子明爲元吉後夫創業垂統之君後世子孫所視以爲儀刑者也而所爲若此豈貽厥孫謀之道乎厥後繼世之君類多内亂盖以此也

唐太宗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乃止人但知宋弘辭光武欲妻

湖陽公主之事而不知敬德亦有是也不特是也
初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巳用密
以金銀器一車贈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迂長者
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
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
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惟當殺身以報於殿下無
功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
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絶元吉使壯士夜刺
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屢至終
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將殺之秦王

固請得免厥後以鄂國公致仕閒居一十六年學
延年術脩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
客以病終夫敬德貴不易妻爲人臣無外交又能
保全晚節可謂賢也巳

唐肅宗即位靈武范祖禹以爲肅宗以太子討賊遂
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胡安國曰玄宗巳有傳位
之命太子非眞叛也其失在於玄宗不亟行而裴
冕諸人急於榮貴以致此咎瓊山丘濬亦謂其燭
理不明欲速而見小利遂陷於不孝不忠之罪愚
謂當是時玄宗一聞潼關失守不顧宗廟社稷而
自爲脫身之計中外不知帝之所在則天下巳無
君矣使太子不正大位何以激厲人心號召天下
之兵而致吐蕃突厥遣兵入助耶蓋亦勢之不容
巳者但玄宗回京之後不能承顏順志克盡子道
以致李輔國矯制遷入西内露刃而迎使上皇驚
駭幾至墜馬及輔國等素服請罪旣不斥其矯制
之非乃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觀
斯言也則輔國之所以遷上皇者雖不出於肅宗
之口實所以行肅宗之志也刑部尚書顔眞卿首
帥百官上表請問上皇啓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

長史遷上皇者則以爲安社稷問上皇啓居者則
貶之可乎不可乎又勒陳玄禮致仕流高力士於
巫州致使上皇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但
知利天位而不知有父豈得爲孝乎且天子在上
而輔國得以專恣行事肅宗於是乎失政矣

唐德宗貞元三年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綱目書
法斷曰宦官使名多矣未有爲方鎭者也宦官而
爲方鎭與諸藩伍亦何以服其心扎終綱目書宦
官爲方鎭二唐白志貞蜀王承休蓋譏之也按唐
書本傳白志貞名琇珪故太原史事李光弼光弼

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爲斂遂倚爲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名志貞善窺帝意言無不從從狩奉天以爲行在都知兵馬使與盧杞抑李懐光被懐光論斥貶思州司馬原非宦官也作書法者因柳渾有志貞憸人不可復用之說遂誤以爲宦官丘瓊臺素號博覧作世史正綱亦以爲宦者皆不考之故

綱目載中尉韓全誨與李茂貞刼唐昭宗如鳳翔被朱全忠攻圍危急李繼昭謂韓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耶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按李繼昭本孫德昭也初帝被中尉劉季述等幽于少陽院德昭爲神策指揮使與宰相崔胤及周承誨等誅季述乘輿返正賜姓名李繼昭及韓全誨刼帝如鳳翔德昭不從然則在鳳翔出降者其李繼遠乎繼遠本姓符名道昭蔡州人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流落無所依李茂貞養以爲子改名李繼遠後朱全忠圍鳳翔道昭出戰屡敗遂降于梁綱目作李繼昭恐遠字之誤但道昭戰敗而降其罵韓全誨恐亦未然

唐玄宗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監稽擁車騎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宋璟云陛下富於春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倣後有受其弊者帝遂命舍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于上而恩在下始聽其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夫道不治而欲黜有司不爲大過然因此而爭治道塗則勞民甚矣即此一事而宋璟之善於補過玄宗之從諫如流皆可具見而璟又不欲以恩出於己而過歸于君較之後世之掠美市恩惟恐其權不歸已者大相遠矣此其所以爲賢相也雖然始於怒而罪及二臣聞人之言而即舍之亦足以彰人君改過不吝之善不必令其待罪于朝亦可也

宋璟以廣州都督入相廣人爲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詔許停止夫璟之治廣本有遺愛而不自滿假如此今之爲郡縣者一遷顯位即立去思碑建生祠皆出於諂諛之輩又有因其子當道而爲其父立祠於權任者安得如璟之言一釐正之乎

陳聲伯作唐餘紀傳以南唐李昇比漢之昭烈梁之蕭詧蓋本於南唐書世裔譜以昇爲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以歐陽公五代史不當以南唐與楚越列爲世家其意蓋欲依朱子綱目帝蜀之例以南唐接唐之正統也以予觀之則有不同漢昭烈乃漢中山靖王之後統屬明白蕭詧乃梁武帝昭明太子之子若昇者少孤遭亂失記其祖司馬公資治通鑑云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自峴五世至父榮名皆

有司所撰考異曰周世宗實録及薛史稱昇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録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主實録云唐嗣薛王知柔爲嶺南節度使卒于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間遂爲徐溫養子吳越備史云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爲安吉堡將吳將李仲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歸徐溫愛其謹厚求爲養子其說不一縱使真爲唐之苗裔亦未得其實也又按吳王恪乃太宗子永徽中以房遺愛謀反累被誅四子皆流嶺表光宅中遇赦回其子禕爲信安郡王朔方節度使屢立戰功禕子峴肅宗時爲宰相建王恪憲宗子無嗣南唐書世裔譜亦謂建王恪無子以宗室子爲嗣史亡其名可見其不實也

通鑑載徐知誥領寧國節度使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吾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懐金鍾趍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及考南唐書談諧傳申漸高在吳爲樂工吳多内難伶

人不得志賣藥於廣陵市昇元初按籍編括以善音律爲部長烈祖授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爲元勲烈祖患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鴆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巵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併飲之納金鍾於懐趍出烈祖使親信賜藥解之不及腦潰而卒南唐書乃陽羡馬令所撰自言世居金陵必得其實當以南唐書爲是通鑑考異引南唐近事江表記二說以爲同出於鄭文寶一人而記載不同

故以爲毒知詢爲是而不考馬令南唐書何耶
王銍默記云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
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
宮迎拜有二小兒丱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
世宗二子紀王蘄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
右即提去潘美在後以手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
云汝以爲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
理未安藝祖即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後名惟正
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按五代史周
世宗七子長宜哥次二未名皆爲漢所誅次宗訓

封梁王即恭帝次宗讓改名熙讓封曹王次熙謹
封紀王次熙誨封蘄王熙謹乾德二年卒熙讓熙
誨不知所終所謂惟正者其一人歟但宋史長編
載宋太祖爲諸將擁戴自仁和門入令軍士解甲
歸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將士擁范質等俱至
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周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
一旦至此慙負天地質等未及對羅彥讓等挺劍
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不知所爲
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從之稱萬歲詣崇元殿行
禪代禮召文武官就列至餔時班定獨未有禪詔

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
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群臣
拜賀奉周帝爲鄭王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不
聞其與諸將入內之說默記所云或未真也
宋太祖太宗授受之事程篁墩辯之明矣但太宗即
位之後使德昭不得其死廷美爲柴禹錫所搆貶
斥以死何其忍忮予以爲皆杜太后一言起之也
杜太后監柴氏以幼兒主天下人心不附故欲太
祖兄弟相傳以次及德昭固爲社稷至計然而勢
不可行也太祖雖遵母命然亦素知太宗有君人

之度故嘗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
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雪夜幸趙
普家議天下大事必與之俱故一旦以天下與之
是心也公天下之心也即堯舜之心也太宗之心
則不如是矣夫利者人之所必趨者也天下又利
之大者使名分一定則人不敢窺伺今弟曰皇弟
姪曰皇姪則人皆有欲得之心而離間之言易入
誹謗之端易與矣征太原時軍中夜驚不知帝所
在遂有謀立德昭者豈不以德昭爲應立之人而
太宗之心從此不恍及還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

以爲言又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晩也觀此則有不相容之勢矣爲德昭者又不能沉晦以免禍而自刎以死德昭既死則廷美自不能安其位矣他日趙普對太宗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蓋逆探太宗之心决不能傳位於弟也然而宋家紙一逆之端亦自此絶矣故曰杜后之言勢不可行也

初宋太祖欲遷都洛陽群臣諫阻弗聽晉王言遷都非便太祖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

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予按宋太祖之慮遠矣宋朝國勢之弱失在於無險可恃也群臣安土重遷憚於改作太宗亦不慮及於此何耶

宋眞宗景德初契丹大舉入寇寇準力主親征帝至澶淵議和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成約而還議者咸謂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乎主親征之說而在於書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予以爲親征亦非上策也以萬乘之主而親臨行伍萬一虜勢不退何以回鑾况眞宗怯於用兵遣曹利用議歲幣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蓋急於了事之意而小人又有幸兵以取重之謗準之心雖不欲輸歲幣挾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其可得乎當是時虜主隆緒年幼宋兵尚强彼無故深入其曲在彼如準之初意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雖不用親征亦可也惟其親征故輕許歲幣虜情譎詐不常厥後又有增幣之議矣又有獻納之議矣又有割地之議矣宋之國勢日以弱者和好誤之皆造端於澶淵之舉也夫金幣民之

所產也以之養兵以衛民可也堂堂中國之尊而歲歲輸賦於夷狄宋之君臣不以爲耻而反以爲喜予獨惜夫準之策既不能盡用宜痛自譏抑不以功自居可也而未免有矜誇之意此其所以來王欽若之譖歟

續通鑑宋眞宗天禧三年巡檢朱能挾内侍都知周懐政詐爲天書置乾佑山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宋史寇準本傳則曰時巡檢朱

能挾内侍都知周懐政詐爲天書上以問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須命準上之準從之上其書中外皆以爲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信如斯言則準之上天書旦寔使之也王旦宋之賢相也始則惑王欽若之言及受美珠之賜而甘心從天書之僞既又以此移寇準之初志能直不及李沆亦不及孫奭遠矣又按準素稱剛直而復以天書進亦不過爲功名所動也

宋神宗熙寧初有事于南郊赦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豈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桒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争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遂不復辭

又神宗謂宰執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肯横費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安石曰人主君能以尭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於檢節自是盛德足以率勵風俗予嘗讀史至此二節未嘗不嘆安石之姦佞也夫常祿固不當辭郊祀賞賚可以有可以省者也天子天下之主也財也者天下之財也爲天下而用之可也非爲奉一人也安石以守財之言非天下正理是何言歟夫尭舜之所以爲治者正以其節用愛人故澤及天下也

今曰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輿不爲過當斯言也起人君縱欲奢侈之心矣孔子所謂利口覆邦家者正此之謂也宋儒或以安石有經術者予謂不然方新法之行中外皆以爲非明道被旨赴中臺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以待之明道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方爲愧屈范鎮疏云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有經術以涵養者固如是乎宋徽宗惑於蔡京兄弟之言以之配享孔子亦

已過矣又以其子雱封臨川伯從祀宋史斷以爲沐猴而冠誠然也

呂惠卿附王安石新法驟至執政安石罷歸惠卿既得志忌其復用遂出安石私書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鄧綰初通判寧州上書稱安石爲伊周立青苗免役諸法民皆歌舞稱頌安石深喜力薦之得召見爲侍御史判司農寺與曾布惠卿同附新法至御史中丞安石復相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綰欲彌縫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即發惠卿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錢五百萬與華亭令共

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遂出知陳州獄久未成雱令人以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中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知之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又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之語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而死綰知帝厭安石慮其去而失勢又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斥知虢州即此一事而惠卿之背恩忌刻鄧綰之諂媚變詐王雱之陰毒賊害小人之情狀皆可具見而安石之好人佞已取友不端亦可知矣夫君子之處世惟一誠而已彼詐僞之徒未有久而不敗者也

宋元祐初司馬溫公復相改王安石新法之害民者其雇役法以五日爲期同列以爲太迫蔡京知開封府獨如約改畿縣無一違者溫公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及章惇爲相創紹述之說議復雇役久而未定蔡京即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遂復雇役建中靖國初京爲御史所論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

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數月京即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由是徽宗屬意於京又結左街道錄徐知常及宮妾宦官合詞稱譽得起其黨曾布鄧洵武交薦爲相京既得志陰托紹述之柄追廢元祐太后貶竄諸賢死徙畧盡以司馬公爲姦邪之首勒石文德殿門又創豐亨豫大之說誘惑人主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成樂製定命寶鑿大伾三山大興工役進朱冲子勔起花石綱徽宗亦覺其姦厭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

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耻至於父子兄弟視如
寇讎雖與弟卞尊其婦翁王安石配享孔子及議
論不合遂相詆於朝長子攸與京勢位相軋各立
門戸遂爲仇敵愛其季子絛凡所判皆絛爲之且
代京入奏毎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堂吏數十人
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攸發其私請
殺之帝不許欲逐竄京力丐免乃罷絛以撼京京
無去意徽宗使童貫令其上章謝事京泣曰王上
何不相容數年必有讒譖之者貫曰不知也京不
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作三表請去降制從

之先是攸過京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
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
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
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
越數日果得致仕之命蔡京一門父子兄弟所爲
若此不惟可惡而亦可醜蓋小人之心惟知勢利
而已勢利之心一起則綱常倫理禮義廉耻俱不
爲顧弑父與君無不爲之矣

宋徽宗爲童貫李良嗣王黼等所惑遣使至金約攻
遼請燕雲之地許以歲幣四十萬及燕京租稅此

舉甚爲失策夫夷狄犬羊之性雖不許其物尚慮
其求索豈可先許之乎在真宗時已失之於前矣
却乃無故許以歲幣自處以弱且賦稅地之所産
以供軍國之需者也得地而納租與人何以異於
富室之佃戸乎况夫女真初屬於遼及其強大遂
叛之遼雖不道亦以臣而叛君也其出師攻遼亦
非弔民伐罪之舉不過恃強以併吞地土耳反從
而助之可乎故童貫白溝之敗遼使來言曰女真
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者也今射一時之利
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啓他日之禍謂爲得計

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
不獨貫不能對宋之君臣亦無以自解也或謂宜
救遼者亦非也夫夷狄相攻我中國只宜自治固
我邊疆蓄糧治兵以防其侵擾斯爲上策况金虜
氣焰方張貪心無厭既得志於遼必來侵犯中原
勢所必至者乃不豫爲之計而越境交好輕許歲
幣興兵助惡納其叛臣張瑴又不能庇而斬首獻
之李良嗣私許軍糧又不能應始則示之以弱終
則自開釁端以致金人得以長驅而入如履無人
之境遣王介儒撒離栂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

叛等事辭語甚倨且曰國家若以責朝爲可憚則
不長驅矣其恥視中國如此皆自取之也向使宋
不先許歳幣不約攻遼不納張𣪍彼不知我中國
虛實豈敢無故侵侮縱使其桀驁入寇責以大義
待其屈伏而後與之和亦不至於靖康之禍矣
宋高宗建炎三年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彦以怨望作
亂殺同簽樞密汪淵及内侍康履等刼帝傳位皇
子旉請隆祐太后孟氏垂簾聽政改元明受平江
節制軍馬張浚江東制置使呂頤浩等會兵討平
之乘輿反正立旉爲皇太子尋卒朝野遺記云苗

傅劉正彦之變植虛器于前星欲自恣於凶狂耳
春宮未辯菽麥而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過矣
唐睿宗常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
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廹立昭宗反正
復歸東宮令明受之殞在鐵塔下丈老尚能言蓋
當時并乳媪掩之云信如此言則高宗可謂不仁
而張浚亦不能無罪也及查宋史元懿太子傳云
帝復位乃以旉爲皇太子從幸建康太子立屬疾
宮人誤蹴地上金鑪有聲太子驚悸疾轉劇薨宋
史長編云元懿太子旉薨年三歳輟朝五日又簽

樞密院事鄭㲄薨于位㲄執政甫百日上甚悼之
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㲄訃至殆不能
釋也觀此則掩于鐵塔之事恐未實
宋高宗以黄潛善汪伯彦爲相入謝高宗曰潛善作
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及金兵犯泗
州都堂集議潛善與伯彦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
子皆能及之是夕泗州報至高宗大驚遣劉光世
率所部迎敵士無鬬志未至先潰是日楊州城内
居民争門以出踐死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
者潛善伯彦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

自相慰皖而金人陥天長軍帝遣内侍覘事奔還
即甲冑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内侍省押
班康履五六騎隨之是時潛善伯彦方率同列聽
浮屠克勤説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二人
方倉皇策馬南馳居民争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
不怨憤司農卿黄鍔至江上軍士誤以爲潛善罵
之鍔方辯而首已斷矣高宗之用相如此而欲恢
復得乎至於苗劉之亂亦因賞罰不明致生怨望
而内侍康履又擅作威福諸將多疾之渡江至浙
左右宦者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上觀潮中官

供帳赫然遮道苗傅等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復爾邪於是遂誅戮閹宦而起廢立之謀矣此亦高宗失政之所致也

初內侍省押班邵成章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必至誤國帝怒除名發南雄州編管宋臣留正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甚廣自公卿百執事下逮芻蕘庶人惟宦官女子非所當言借曰有益已爲非宜況未必有益而常黨邪害正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師邊將擁兵太盛在朝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獨爲明皇言之可謂切矣而論者猶以爲朝廷

無賢百官失職而宦官言天下之事深爲明皇不取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衆人所難言者故竄逐之可謂深得聽言之道矣予謂留正此論非也自朝廷之政體而言則宦官不當言大臣之得失若夫國步艱難之際彼亦臣子也豈可坐視君父之難而不一言之乎高宗之斥成章是矣至於殿中侍御史馬伸言之而卒至竄死亦豈非所當言者耶又太學錄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論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李綱不可去遂斬于市得聽言之道者固如是乎宋度宗一日謂賈似道曰襄陽圍已三年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無敢言者權臣之蒙蔽其君如此人主可不加察乎

三代以下中國之君爲夷狄所虜者晉有懷愍宋有徽欽然懷愍雖被害於虜而虜亦尋滅雖非晉殺之亦可以雪晉之憤矣東晉雖偏安一隅亦未嘗獻幣於夷狄也宋於汴城失守之時二帝與太后諸王及妃公主附馬六宮有位號者盡爲金人所虜京城巡檢范瓊開封尹徐秉哲反爲賊所用令

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三千餘人衣袂相聯而往其窘辱尤甚宋之君臣謂宜卧薪嘗膽圖以復讐雪耻可也而高宗始則惑于黃潛善汪伯彥之言一意南奔繼而又墮秦檜之姦計枉殺良將岳飛甘心於納幣求和而不知臣事夷狄之可耻較之東晉又不及矣其尤可笑者高宗即位不得報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恐金人知之何其畏懼之甚也向使高宗聽李綱宗澤張所諸人之言先入汴京拜謁宗廟度不可居擇長安或建康居之號召四方勤王之師以爲戰守之計則金人必

曰宋有君矣未必敢肆意侵陵也厥後孝宗雖銳意恢復然事機已失和議已定又無名將似難輕舉矣是則宋之不能恢復中原失在於高宗之時也

宋理宗在位四十一年首明濂洛之學黜王安石之祀當時儒臣諡議以其有功理學故諡曰理予謂理也者體之身心見諸事業不在乎言語文字之間也天子以天下爲責則當求治天下之理理宗之時金虜雖滅而蒙古日熾已有併吞江南之勢矣正宜日夜憂勤思所以致治保邦之道而乃專

事虛文以粉飾治道作訓廉謹刑二銘而有司之貪酷反不加察國用不足不思節用愛民而買公田以重爲民困鄂州之圍賈似道遣使虜營稱臣納幣元師方退乃殺其驗卒而以捷聞遂稱爲股肱之臣召入爲相既而元世祖遣郝經來告即位徵前日講和之議似道恐其姦謀敗露拘留于真州忠勇軍營匿不以聞致招元釁此皆偏聽生姦之故也是雖日講程朱之學何益於治哉況鑑稱理宗末年於宮中作芙蓉閣香蘭亭倡優傀儡游燕終日亦未嘗實用心於理學也郝經之被拘也驛吏防守嚴逾獄犴介佐不能堪經諭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公等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夫元使尚知宋祚不遠而宋之臣獨不知之方且自謂道學大明元臣進宋史表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述多而成效少豈不信然也哉

通鑑博論謂元世祖聽妖僧祥邁之誘作妖書以毀昊天上帝貶孔子爲邪道擬爲中賢不足稱聖獨尊桒門之教令桒門舉火盡焚道藏然考之元史蒙古太宗窩闊台即位之五年詔以孔子五十一

世孫孔元措襲封衍聖公修孔子廟已知尊孔子矣元世祖中統二年大司農姚樞言以儒人楊庸教化孔顏孟三氏子孫亦未嘗不尊孔子也但夷狄之人原不知有吾中國禮義之教以中國人爲之輔導始知有孔子然亦未深信之也至成宗立始詔中外崇奉孔子建文宣廟于京師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以尚珍署田三十頃供歲祀武宗立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是亦知有孔子之道但終不如信佛之專也又謂令桒門舉火盡焚道藏恐未然元史稱至元十七年詔諭真人祈志誠

等焚毀道蔵偽妄經文及板按世祖尊用嗣天師張玄演加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又於長春宮修設金籙周天大醮七晝夜詔三茅山三十八代宗師蔣宗瑛又遣宦者夾難訪江南高士持香信州龍虎臨江閣皂建康三茅山設醮蓋亦好道者恐止焚其偽妄者耳

元武宗詔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丘瓊臺曰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辯毫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狄或至於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

地覆而有蒙古之禍扎由是推聖人之心竊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予謂瓊臺之論正矣但胡元本夷狄之俗初不知有孔子一旦僭主吾中國亦知我孔子之道當尊而加以隆號可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華夷有間而吾夫子之道縱使夷狄之人亦能使之感動興起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正此之謂也又按通鑑宋徽宗崇寧三年賜辟雍殿曰大成元蓋襲而用之耳非元武宗以是加之也 又論孔子封謚

卷九終

靜虚齋惜陰録卷之十

吳興顧應祥

論雜

傳謂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此好事者附會之言何也天地開闢之時洪荒之世事簡民淳結繩以治而已及人文漸開於是天生聖人制為文字寔自倉頡始厥後史籀作大篆李斯變為小篆程邈變為隷而草楷生焉人心日巧故字義日增亦猶汙樽杯飲之變為籩豆簠簋巢居穴處之變為宮室房字勢所必至天何故而雨粟鬼何故而夜哭

乎且西南夷以刻木為信予巡撫滇南見僰人有僰字羅羅有玀玀字木邦緬甸有木邦緬甸字八百車里有八百車里字亦必有聰明特達之人為之創始未聞彼處天雨粟鬼夜哭也王充論衡辯之雖是但謂天之雨粟為疾風所飄而至又引建武二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茨而黑有似稗實或夷狄之地生此穀夷狄不粒食委之於地遭疾風暴起吹颺墜於中國此說非也夫風不過百里之內豈有外夷之穀能吹入中國乎蓋天地之氣化自有出於常理之外者歷代史所載有雨肉者雨

毛者雨血者輟耕録載元至正壬辰湖州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而食之如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後紅巾入城雨核處悉被兵火正德初予在饒州餘干樂平之交天雨草子土人拾而種之俱出一莖兩葉如旗鎗狀未幾有汪澄三王浩八之亂蓋亦沴氣所致也

大唐六典云凡任官階卑而擬高則曰守階高而擬卑則曰行王守谿震澤長語云唐制有勲有階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階以叙勞勲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勲階高者亦有勲階卑而官爵高者宋制列銜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階與官同則無行守字予考宋史職官志凡除職事官以寄禄官品之高下爲準高一品已上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一品以下爲試品同則否奉禄亦分行守試如御史大夫六曹尚書行六十千守五十五千試五十千蓋行厚於守守厚於試也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以官高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則以卑官而行高官之事也紹聖間翰林學士蔣之奇言所謂試者非正官也今尚書侍郎皆正官而謂之試失之矣如以階卑則謂之守可也請凡爲正官者俱改試爲守則試與守大不同矣政和間詔選人在京執事官依品序帶行守試其外任則否宣和以後官高而仍舊職者謂之領官卑而職高者謂之視又按漢靈帝初以劉儵守光禄大夫三國時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則漢時亦有稱守者非始於唐也元世祖以長子燕王真金守尚書令則元時亦有稱守者不止於宋也我 朝官制無

行守但京官未及考滿而陞者曰署武職推陞者亦曰署官雖陞而俸猶舊國初有試職今惟御史有試亦與宋時所謂試者不同近見士大夫任南京者往往自稱曰守甚無謂

宰我謂三年之喪期可已矣夫子責其不仁後人遂以此少宰我以愚觀之宰我亦不可及者也夫子詰之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直答曰安若他人必巧辭以釋之矣況宰我所對食稻衣錦乃在期年之後今之士大夫親死未及旬月公然飲酒食肉衣麻襍會談笑如常而又自稱讀禮反上議

昔賢之非何其不自反耶

郭巨埋子之事世稱其孝或有議其非者方正學遜志齋集謂大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放麑不忍君子美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予謂正學之論是以聖賢之道責巨也且夫人情溺妻子之愛而遺其親者多矣巨能舍

其所至愛而一於養親其一念之發出於由衷當是時但知有親而不知有子謂之不知道不可以爲訓則可若以爲非孝則過矣及觀五倫書云郭巨父沒分財與二弟己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嘗掘地得金一釜上有券云天賜孝子郭巨巨不收聞于官官依券題還之必有所據則埋子之事亦未嘗實也予又謂郭巨之孝感動天地理或有之至於金上有券云天賜孝子郭巨恐未必然殆記者欲揚巨之孝而文飾之過耳

世傳王祥卧冰之事蓋好事相傳之言遂以爲實殊不知王祥未嘗卧於冰上也晋史本傳云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黄雀炙忽有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夫魚在冰下剖冰求之者椎碎其冰而入水以捕之也豈有裸體卧于冰上之理乎議者遂謂卧冰或至凍死反爲不孝豈不謬哉史又稱祥父母既沒之後年

垂耳順不受徵辟弟覽勸之始應徐州刺史呂虔之召累遷至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學尊爲三老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聞者莫不砥礪高貴鄉公被弑祥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晋武帝爲晋王與荀顗往謁顗謂當拜祥曰相國雖貴魏之宰相也吾等魏之三公也王公相去一階安有天子三司而拜人者及入顗遂拜祥獨揖武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位拜太保進爵爲公與何曾鄭沖等耆艾篤老

希復朝見毎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既而屢乞骸
骨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
如前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詢之賜安車駟馬第一
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舍人六人官騎二
十人以子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以予觀之
祥之孝友高潔優於當時之人遠矣但先受高貴
鄉公尊禮隆重其被弑也實出於司馬昭之心司
馬氏逼移魏祚不能早退而又受晉武爵祿不能
免臣事二姓之譏焉

人於平居暇日孰不曰吾能辯義利也及至臨財之
際横索巧取無所不至其素貪者固不足責有一
等外爲廉潔之名而陰通賄賂者比比而是故予
嘗謂臨財毋苟得當在臨字上用功即省察之功
夫也予爲山東叅政時巡歴昌邑謁楊震四知祠
楣間多有往來士夫題詠内一首云濰之水其流
湯湯令以濯穢守以流芳夫王密受知于震恐亦
非穢人也古人報知已亦有千金爲壽者密蓋不
知震之心耳故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
可見震平日未嘗以廉自處故密亦不知惟其不
知乃所以爲眞廉也予亦有詩云漢家取士惟廉

孝大節如公信可師萬古千秋傳姓字青天白日
做男兒功夫正在臨財處點檢須從暮夜時不是
故人渾未識此心誰遣故人知蓋以表震之心云

曹操既克袁紹表關羽爲漢壽亭侯漢壽邑名亭侯
爵也後人誤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程篁墩學
士著關羽爵謚考是矣但謂漢壽爲犍爲則非考
一統志在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在秦時爲葭萌縣
費禕北屯漢壽即是此地楊升菴丹鉛録謂漢壽
郡在蜀之巖道尤非巖道在蜀之雅州晉爲漢嘉
郡非漢壽也篁墩又云羽謚壯繆人以爲惡謚而

不稱此說亦非當時操雖表羽爲侯而羽即奔還
漢初未嘗食邑於此及羽歿漢追贈壯繆侯胡元
時又追封義勇武安王故世人但稱其爵而略其
謚耳非諱之也又按解州志載關羽廟有四連環
壽亭侯印一顆蘇州所刻漢晉印章圖亦載之又
不知何故

郭林宗有毋憂徐穉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
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高士徐孺子也詩
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夫詩
人之意本謂賢者不可留以生芻秣馬以致其願

留之意非以芻奉賢者也孺子此舉其跡似怪然亦謂林宗之爲人如玉而以上句啓之其於文義固自無害後人慕孺子之高而凡祭奠友人父母動以生芻爲辭不幾於以馬待人乎

晉郤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郤字或作郄與郗字相似後人遂以爲郗詵凡作詩稱士子登第者皆以爲郗林郗桂不知其誤也又如張翰字季鷹本羽翰之翰當爲平聲而人以爲詞翰之翰作去聲雖社詩中亦作去聲唐韓翃字雄飛而孟啓本事詩誤作韓翊後人遂因襲以爲翊如此之類甚多漫志之

沈約侍梁武帝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聞其夢齊和帝割舌呼道士奏章事又積前失遂大怒中使譴責者數次約懼而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憤不盡改爲隱隋薛道衡作文帝頌煬帝覽之不悅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將置之罪道衡不悟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會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耶付執法者劾之道衡自以爲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曁於奏日冀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二子平日皆以文章自炫卒以輕言取禍士之處世於文辭言語可不愼哉

晉書干寶傳云寶父寵一侍婢母甚妒忌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後十餘年母喪開墓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病氣絶積日不冷後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爲搜神記予竊疑之天地間怪異之事何所不有婢在土中十年不死又出生子事之極怪異者但人死則魂已散豈能復入墓中顧婢至於十年之久鬼之飲食亦非可以啖生人者恐記者粉飾之過耳又嘗

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干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千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註云晉有干寶誠齋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今查史傳俱作干寶韻府干字干字下俱不載惟鬼之董狐下亦作干寶及考翰墨全書氏族門作干寶必有所據恐干字爲是干字誤耳漫志之以助聞見

人有才藝而不自表暴不言而躬行者最爲難得予讀晉史而得一人焉魏舒是也舒初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

人不足以舒補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徐爲籌之多出於衆議之表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俱有聲稱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以簡惠稱繼山濤爲司徒威重德望禄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爲殺公椽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恙後以疾遜位舒凡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人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辭榮禄終者未之有也予嘗謂人有一技汲汲以誇示於人皆内無所養故耳若舒者其所養深矣於此觀之可見君子之學當以躬行爲本而不在言語之間也

程克勤蘇氏檮杌一書專闢蘇氏之學其序曰人皆知宋有王安石者其學術邪謬足以亡人之國而不知有眉山蘇洵及其二子軾轍之罪浮于安石倍蓰也予謂此言過矣安石以虚名聳動人主剛愎自信立青苗免役保馬保甲諸法引用小人驟

動天下民不安生又謂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遂使欲割地則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以分水嶺爲界割七百里以與之誤國之罪莫甚於此蘇氏曾有是否乎蘇軾嘗著論謂武王非聖人而是荀彧謂其所見之偏可也若夫立朝大節所至之處皆有惠澤及民眞用世之才也而謂其罪浮於安石豈其然哉但其才高爲人所忌又作詩以譏諷時政似欠含蓄取禍之端蓋由於此克勤因其與伊川不合不滿於朱子故爲是說殊不知洛黨蜀黨之議起於伊川之門人賈易

力詆蘇軾以激成之不可獨罪軾也又謂其偃然自聖不復顧忌予謂偃然自聖可以責安石亦不可責蘇子也安石自謂其經術足以經世鄧綰稱之爲伊周則喜而薦之豈非自聖乎朱子雖非蘇氏之學至於論安石亦謂其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編名臣言行録則三蘇氏俱列其間亦未嘗甚低昂也

后山叢談載司馬温公爲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荆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荆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閒卧老僧床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幸營妓者同幕也温公諱之爲同幕諱也荆公戲之亦戲同幕也詩人玉屑及韻府群玉所載俱同後人不詳看同幕二字遂以爲温公曾狎營妓近見項喬甌東私録云魏泰之碧雲騢載司馬光營妓事實謗詆耳陰復春於韻府群玉載之古今遂以爲實又見黄瑜雙槐歳抄亦云魏泰之碧雲騢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謗詆也陰復春於韻府群玉以爲實夫碧雲騢乃梅聖俞所著或以爲他人作而冒聖俞之名也中間並不載温公之事韻府群玉亦明白書同幕私幸營妓亦不曾指温公也黄瑜之看書忽略如此而東莞陳建乃引之以入資治通紀惡足信哉

宋秦檜力主和議忌岳飛成功與張俊万俟卨謀殺飛籍没其家又惡岳字將岳州改爲純州檜死然後復舊後因金虜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寃方許其家自便孝宗隆興初史浩爲右丞相首言其寃詔復飛官以禮改葬録其子孫官之淳熙六

年建廟于鄂號忠烈謚武穆寧宗嘉泰四年追封爲鄂王理宗寳慶元年改謚忠穆尋改忠武今杭州岳祠稱岳武穆王仍舊謚而未及改也宜改忠武爲是或謂高宗生母韋后陷于虜庭故急欲和議以歸其母是大不然高宗既爲天下社稷之主當以天下爲重豈得顧其私親乎况當時若能乘飛破竹之勢恢復中原則金虜畏我之强母不求歸而自歸矣惜乎暗弱之甚墮於檜之術中而不知也飛之被害檜專主之而張俊與万俟卨附和之也豈高宗之本心哉

枘鑿二字其原出於楚詞離騷經云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鑿音漕穿孔也枘刻木端所以入鑿者也宋玉九辯云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又周禮考工記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鄭玄註云調其鑿枘而合之夫鑿以受枘如今之簨栒似鑿方則枘方鑿圓則枘圓然後相入方枘而圓鑿則不相入矣今之爲文者不考其來歷止曰枘鑿之不相入亦有不識枘字而誤以爲柄鑿者楊升菴丹鉛録辯之雖詳又引鄭氏註俱以爲考工記本文亦失之

不考竊意枘之與鑿不特方圓之不相入苟長短廣狹深淺之不同亦不能相入矣觀離騷經曰不量鑿以正枘兮鄭氏註云調其鑿枘而合之其義可見作文者謂枘鑿之不相入猶之可也謂相枘鑿矣又曰奚啻枘鑿則大不通

今人謂酒之薄者曰魯酒蓋本於莊子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註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矣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得圍邯鄲今之人謂譙言酒薄曰魯酒蓋本諸此郁離子寓言譏世之好佛者曰昔者魯人不能造酒聞中山之人善釀求其方不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此中山之酒也魯人信之一日中山之酒主至聞其酒取而飲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兩山墨談不察郁離子乃寓言而遂以魯酒之得名始此誤矣

古者寫書俱用黃紙有誤以雌黃水塗之而更改其

上晉王衍言語未安隨即改口故號口中雌黃今人乃以好褒貶人之得失者謂之雌黃誤矣予嘗見洪邁進萬首唐詩表內亦云用雌黃水塗字則宋人亦用黃也又古人書俱卷成軸故曰王軸牙籤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是可證也予昔巡撫滇南見大理府古寺中有藏經一部皆黃紙寫卷成軸字畫端楷帶行書極其工緻蓋冢段氏舊物每卷後有一紅印曰皇帝聖德奉戴玄珠乃其僭僞時稱號也士大夫取其卷尾一幅以爲手卷其中間有字者揭去一層亦尚可用今皆零落盡矣

後世書用摺本而猶稱卷者襲其舊也天台陶九成輟耕錄云真誥中謂一卷爲一弓楊用修丹鉛錄又云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及考字書並無弓字亦無弓字止有弓音鳩相糾繚也漫志之以俟知者

祭天地山川用牲牢黍稷玉帛者以人道事之也豺食獸也故以獸祭獺食魚也故以魚祭人食牲牢黍稷也故以牲牢黍稷祭玉帛人之所愛者故以之將敬天地山川鬼神無形之物豈能飲食罝玉帛於何用況萬物皆天地山川所產無神則已有

則神自能取而用之奚俟於人哉然而享祀豐潔則鬼神來格者蓋豐潔則誠敬之至苟且從事則不誠矣來格來享者格其誠也享其誠也不在物也蓋人心與天地陰陽相爲流通人心至誠則自然感召和氣不誠則乖戾之氣隨之譬諸道家之呼風喚雨豈真有雷公雨師與之驅使哉不過聚其精神以感物動之耳

道家塑天地山川日月星宿諸神俱作人形冠冕衣服之狀事雖不經然亦有故古者祭祀必有尸祀天地山川亦有尸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天地山川無形可見必依人而行用尸者以人道事之也後改爲像亦尸之遺意也或曰天地山川之神無形也安能冠服然天地山川之神亦無口也安能飲食而以牲牢祭之乎故曰以人道事之也豺之祭獸獺之祭魚豈非以豺獺之道事之乎又按天文家以五星盈縮失次其精神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人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無所不爲此必有據而云三國時熒惑化爲童子降于吳則星辰之精亦可爲人形也史記載霍

泰山之神以簡遺趙襄子則山川之神亦可爲人形也予嘗思之理有不可曉者夫五星乃五行之精華豈能降而爲人又復上天而爲星乎蓋人爲萬物之靈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故天之列宿以占人事無有不驗者人氣相感而見其爲人形其實星之本體未嘗爲人也

近觀湛元明甘泉樵語云楊生問燔牛祀天天者物之父母也以其子孫食其父母可乎甘泉子默然有間曰而知仁而未知義矣今夫以犧畜養者而謂以兄弟養可乎人天地之貴者也天高地下尊

甲位矣萬物散殊貴賤辯矣人之爲養也以祀其祖考祀於天地報本之義也又觀王陽明傳習録謂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愚謂二公之言皆文矣而未究其實也夫天之生物物固物也人亦物也人與禽獸及蟲豸之類皆有血氣者也草木無血氣而有生意者也有血氣者必資飲食以養無血氣者必資雨露以養自然之勢也然禽獸之中有食禽獸者有食草木者蟲豸之類有食

蟲豸者有食草木者有不食草木而止吸露水者惟人則并禽獸昆蟲草木而盡食之禽獸昆蟲之相食或以力或以氣化之相制人則作爲網罟弋射之類雖在深山巨澤之內皆能以計取之蓋自開闢以來茹毛飲血之時則已然矣今曰爲養與祭燕賓客而殺生無乃非情乎程子曰儒者有兩説一説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説不是豈有人爲蟣虱而生耶一説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説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程子之言可謂道其實矣然則佛氏之不殺生何如曰佛氏無父無君之教非吾中國聖人之教也至於不殺生一節不可盡非之

古者女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載於孔子家語今謂之七出議者謂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出之太過宜改爲五出王忠文七出議辯之詳矣近見陳馨伯两山墨談又云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在律惡疾無子之

列於去疑非聖人之意愚以爲此正聖人之意也夫娶妻本爲繼嗣也女子以順爲正世之女子忌刻者多已既無子又不容其夫置妾以致絶人之嗣者往往而是故聖人立法首言不順父母而即繼之以無子使女子知其不執婦道與無子者禮所當去者也庶不敢縱其惡耳若雖無子而能和順逮下是爲賢婦也豈一槩去之乎夫婦雖五倫之一然亦以義合者也義合則爲夫婦義絶則不爲夫婦矣孔門三世出妻不以爲異後世溺於房室之愛而士大夫又耻於出妻養成婦性之惡有

終身受制於妻而不得行其志者聖人制禮正所以扶植綱常也安得謂之過乎至於惡疾雖出於不幸然不可以供粢盛共枕席則去之亦禮也然聖人止言女之所宜去者有是七者若有三不去則又當斟酌而行之矣

古者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胡訥小學註云逆家爲其逆德也亂家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爲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爲其無所受命也又云喪父長子不娶却可疑若無父之女不復嫁此理蓋不可曉眞氏曰喪父長子不娶先儒以爲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两山墨談云喪父長子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辯是嫌疑之際君子所當愼者也予謂逆家亂家本不當取世有刑人必暴横之家亦不可與之聯姻世有惡疾如體氣顛癎之類恐其傳染惟喪父長子似有可疑或者如小學之註爲是若以許穆夫人例之恐非矣蓋衛宣公烝於庶毋而生太子伋及爲伋娶齊女而好又自娶之是爲宣姜生

壽及朔宣姜與朔譖伋公信之乃令伋之齊諭盜殺之以白旄爲識壽知之以告伋使無往伋曰君命不可逃也壽竊伋旄以往盜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無罪也盜亦殺之宣公卒朔立是爲惠公尚幼齊人使朔之庶兄公子頑烝宣姜生戴公申文公燬及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此淫亂之極者故詩人作墻有茨刺之聖人豈謂無父之女皆其母與人淫媾而生者耶無非曉人之娶婦當知所擇耳如晉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楊后欲納賈充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盛稱賈女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帝聽之竟納充女賈南風爲惠帝后以致敗亂晉國人家爲子娶婦可不愼乎

近閱两山墨談曰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又曰仁山金氏通鑑前編勾踐滅吳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也金氏博綜群書必有所據予考後漢東夷傳倭國在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二十許

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山臺國光武中元二年奉貢賜以印綬桓靈間國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以妖惑衆共立爲主又有夷洲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晉書東夷傳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唐書東夷傳曰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其王姓阿每氏自言

初主號天御中主其後皆以尊爲號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以此觀之倭人自開闢以來已有之矣徐福所據乃海中之洲耳倭國固自若也謂太伯之後者本出於晉書蓋倭人既通中國漸知今古書籍乃其自託之言恐未可全信

丘瓊山世史正綱於隋開皇七年書西域大食國人始至中國以爲中國有回回人之始蓋謂回回即大食國也及查一統志有默德那國乃回回祖國其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其教專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則回回乃默德那國非大食國也或者稱謂不同之故但唐史宋史俱載有大食國傳唐史傳曰大食國本波斯地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于俱紛摩地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乃詭衆衷亡命刼商旅保西鄙自王國人往討之皆敗遂滅波斯破拂菻西域諸國皆臣又云其王大食氏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末換二曰奚深盆尼末換殺其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

蒲羅拔爲王更號黑衣大食宋史傳云大食國本波斯別種隋大業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爲瑞乃糾合其衆剽掠資貨聚徒浸盛遂自立爲王據有波斯國之西境唐永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末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與唐史大畧相同不見載有默德那國之說則大食國與回回疑各自一國也又按我　朝永樂間太監鄭和往西洋通事馬歡著瀛涯勝覽云天方國即默伽國回回祖師始於此一統志天方國古筠冲之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默

德那國其地與天方國相接宣德中遣使臣隨天方國使臣來朝貢方物當以一統志所紀爲是

世之論作詩者必曰唐蓋律詩始於唐唐以詩賦取士故人皆工於詩然其人品甚卑如宋之問盛唐之詩人也初爲少府監丞與弟之遜皆諂事張易之貶嶺南逃歸匿於附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素疾武三思韋后所爲言輒切齒之遜竊聞之遂上書告同皎與洛陽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武三思廢皇后同皎等皆坐斬籍没其家周璟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之問與之遜皆除京官其所爲若是雖有詞華亦何足取哉故人皆曰文人無行夫文也者道之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者也苟無所養而惟工於言詞正所謂巧言之流耳唐之詩人大率類此可見士之立身不在乎言語文字之間也

今之能詩者往往上擬楚詞漢魏甚至竊其題目而一一倣之予以爲不必如此夫詩也者所以道性情也比擬古人之作何益於性情況古今異宜若幾於性情之正而可歌可詠則古亦可也今亦可也何必一一竊古人之體而後謂之詩乎然詩之體貴乎温厚和平有含蓄不盡之意觀蘇公被暴公之譖作詩以刺之止曰二人同行誰爲此禍使聞之者不怒宋人逕唐介之詩夫豈不佳内未死姦雄之句幾乎罵矣況文彦博亦非姦雄豈通論乎此宋人之詩所以又不及唐也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十

靜虚齋惜陰録卷之十一

吳興顧應祥

雜論二

世儒往往謂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不足以復三代聖王之治愚謂不然聖王之治天下惟安其民而已矣時而封建民心安矣不能改而爲郡縣也時而郡縣民心安矣亦不能改而爲封建也封建莫知其所由始盖自生民以來則已然矣民生有欲欲必有争故必推才德足以服衆者一人以爲之主有一方之民則有一方之主此諸侯之始也中

間強弱之不倫疆宇之廣狹又不能無争也有聖人者出其才德足以統御之者則又推而爲天下之共主此天子之所由始也天子不能以獨治也又於諸侯之中擇其賢且才者假之弓矢鈇鉞以征不庭之國此之謂方伯連帥也上古之時人心淳朴天子不以天下爲己物有賢者則讓之不以爲異厥後人心不古天子不能不以天下傳之子不傳之子則起争端於是乎遂家天下矣諸侯皆世其土天子不能不世其天下也繼世之君不能皆賢則失其統御之道而諸侯之中亦不能皆賢

於是各欲廣其疆圉而併吞之禍起矣且夫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成湯放桀所存者三千餘國武王克商定五等之封凡一千七百七十三國春秋之時大國十二小國無幾矣戰國之時止有七國秦併天下取於六國之手未嘗罷天下之諸侯也秦之失天下以暴政虐民人心離散非置郡之失也論者咸謂封建則上下相維無一夫横行之禍亦無操莽移祚之患殊不思諸侯之國以強陵弱今年滅某國明年又滅某國干戈擾擾生民不得一日休息借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

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此可以言全盛之時也至於後世匪特不朝也僭稱王者尚不能制三家之分晉田氏之遷齊不惟不能討而且命之爲諸侯矣夫周自后稷以來數百年施澤於民久故雖衰微之極猶能徒建虚名於諸侯之上非若後世崛起之君間關百戰以有天下也間關百戰以有天下又豈肯分之於人乎昔酈食其勸漢高復立六國後張良止之若使當時復立六國後則復爲戰國矣漢豈能混一天下乎又如封建則卿大夫皆世其禄賢而在下者亦不能致用矣

今天下郡縣已久其要在於擇守令之賢者重其
權而久其任則久安長治之道也又何必遠慕古
法而爲迂濶之談乎 右論封建

世儒迂濶之談以爲井田可復予以爲决不可復也
三代之時爲井田者皆中原平曠之地若夫江以
南吳越荆楚西蜀閩廣皆蠻夷之國高山大川紆
曲險阻勢不可井亦未嘗井也且中原之地湮廢
已久必欲復古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必須移城郭遷

廬舍改溝渠竭民之財力數十年而可成中間又
有不可行者一夫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俟其
有室家始受田百畝竊恐境内之田有限而民之
生齒日衆將何以繼之受田之時縣官不以時給
或不能盡給必訴于上而訟亦日繁矣又如五畝
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不知每家給與二
畝半乎抑每人給二畝半乎若每人給二畝半必
須於邑外預留空地恐亦不能繼也又按周禮辨
其野之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
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

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
畝餘夫亦如之鄭氏註云萊謂體不耕者觀此則
周之初不耕之田尚多非若後世無不耕之田也
議者咸謂商鞅開阡陌壞三代之良法殊不知商
鞅在秦孝公時爲相是時未併六國所開者秦之
阡陌也未嘗開六國之阡陌也今江南地方山邊
水涯無尺寸之遺亦有栽旱禾於山上者豈皆商
鞅開之乎及考杜佑通典又云秦孝公用商鞅乃
隳經界立阡陌宋儒乃謂商鞅開阡陌二說不同
可見皆意度之耳 右論井田

王莽欲行井田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
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
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内
未厭其敝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絶迹雖堯舜復生
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愚謂博以秦順民心未
必然至論井田不可復誠確論也

論者咸謂井田廢而民之貧富不均富者田連阡陌
貧者無卓錐之地然亦不盡然也夫物之不齊物
之情也凡民之生自有能治生者自有不能治生
者古者即有上農次農之分雖欲齊之不可得也

若夫暴横鄉里用强吞并財産者皆勢要權貴之
家有司不能裁抑而反助之以益其富至於勤儉
積累以起家者或加之以誅求或困之以重役反
爲田所累者亦多矣故吳中俗語云昔年田是富
之足今日田爲累字頭爲是故也自漢以來有限
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皆終不能行何
也勢不可行也王莽令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
此尤不可行者今之官田乃公田也不曰轉賣而
曰轉佃屯田乃軍士所以屯種者也亦有私相典
賣者矣雲南之職田武職之俸田也亦有私相典

賣者矣不特是也凡一應起解錢糧亦有私相借
貸侵用者矣若欲禁人之典賣田土雖嚴刑峻罰
亦不能也徒足以擾亂而已丘學士濬大學衍義
補論制民之産其畧曰斷以一年爲限如自今年
正月以前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亦不之問
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以丁配
田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
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没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
未立限之前不復追究在立限之後惟許賣有增
買者并削其所有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

役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人二丁
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若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
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
止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以數分配仕宦
之家因官崇卑量爲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已
死者優及子孫寓世禄之意名配丁田法行之數
十年官有限制而富者不復買田興廢無常而富
室不無鬻産田直日賤而民産日均兼併之患日
以漸消矣愚謂此説亦難行也且以吳下觀之一
縣之内田多丁少者什一田少丁多者什九而有

丁無田尤多豈能以一丁配田一頃乎民之買田
賣田家有興替勢所必至官府豈能一一爲之限
制令之牧民者遷轉不常人各有見豈能行之數
十年而不變乎不若順民之情田多田少亦不須
計買田賣田亦任其自爲不必禁止止以二百畝
爲一戶當一戶之差二千畝者爲十戶二萬畝爲
百戶不滿二百畝者朋爲一戶以田多者爲正戶
田少者爲貼戶富室厭其戶差之繁自然不欲田
多有力量者聽中間興廢不同十年造冊推收改
過其優免之法議定一品與公侯伯免幾戶二品

免幾戶三品以下免幾戶五品以下免幾戶七品以下免一戶止免其差役糧稅不免致仕與見任同以贓去官者不免已故者亦不免恐難繼也如此則狡猾之徒寄田於仕宦之家與仕宦子弟受人之寄以優免者俱潛消矣欲行此法即於造冊之年每布政司委堂上官一員直隸去處委戶部郎中一二員親歷各縣督查造冊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可以就緒矣 右論均田之法

肉刑不知其所由始呂刑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

民弗用靈制有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五虐之刑蓋指肉刑也唐虞及三代盛時不輕用此刑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以此觀之未嘗輕用肉刑也後世暴君酷吏淫刑以逞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專以此逞威故晏子對齊景公言踊貴屨賤譏其刖足者多也至漢文帝因女子緹縈之言詔除肉刑自是天下後世犯罪者得全其肢體矣按文帝之詔曰今法有肉刑者三三者謂墨劓剕也墨者黥也劓者割鼻也剕者斬左右趾即刖足也不言大辟者大辟死刑不可除也不言宮刑及查景帝元年議文帝爲太宗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宮刑已除之矣古者法制未備故習用肉刑然用五聽之法不輕以加人非若後世之枉濫也且夫聖王制刑以齊民所以使之遷善改過也若用肉刑雖賢人君子誤罹刀鋸亦不能改過自新矣漢唐以來議復肉刑者咸謂聖王之制肉刑使民畏之而不敢犯獨不思隋時盜一錢至死而盜不止聖王之治天下平其政而民自化奚

必裂人之肢絕人之嗣以爲法哉又況前代之制不同殺人之罪亦得以赦放又有以肉刑代死者故李勝曰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肉刑代之矣與其即死不若肉刑之猶可以得生也方 今律例詳明鬬殺者絞故殺者斬強盜不分首從皆斬竊盜三犯者絞強姦者絞凡真犯死罪及十惡者俱不赦宥徒流以下情重律輕者例充軍又復肉刑將安施乎且鞫獄之官多有不得其情者誤以徒流猶可辯也誤以死罪監候會審猶可辯也誤以肉刑豈能辯乎又如誣告人死罪

巳决反坐以死可也若誣告人肉刑巳决抵以肉
刑可也被誣之人安能復續肢體乎又有一等酷
暴之吏以私意入以肉刑將何所控訴乎近見湛
若水甘泉樵語云或曰欲毋肉刑也可乎曰可則
堯舜之仁爲之矣夫愚民殺之而不見其形則不
知戒戒而使遠之仁之術也若水之論欲復封建
欲復井田欲復肉刑皆泥於古而不知其不可也
皇明祖訓首章有云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
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
宮生內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

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
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大聖人仁之至慮之遠真足以爲千萬世之令典而
世儒往往復爲迂論是古非今何其謬乎應祥爲
山東按察使遇嘉靖戊子鄉試考試官給事中某
出策題欲復肉刑應祥以　祖訓示之遂止若水
任翰林數十年不覩　祖訓何耶　右論肉刑
國初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于鍾
山之陰以夏至祀地祀天則以大明夜明星辰從
祀祀地則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載於　大
明集禮及存心錄洪武十年始定合祀於
天地壇大祀殿以日月星辰嶽鎮海瀆諸神俱從祀
而朝日夕月禜星之祭俱罷
成祖遷都于北一遵
太祖之制建　天地壇於京師　正陽門外
列聖相繼莫之有改嘉靖八年始改復南北郊及朝
日夕月之制當時夏言之創議在廷諸臣之議論
考據經典各有所見然皆未嘗推原
太祖立法之本心也夫禮也者本於人心非由外至
者也祭也者所以將其誠敬之心以感格於神明

不在乎儀文度數之間也古者禮文簡朴天子出
入無千乘萬騎供億之費周雖尚文亦不若後世
之繁也故邦畿之內地方千里自足以供朝覲會
同之需後世禮文日繁車駕一歲四出不惟勞民
動衆且起厭怠之心必至遣官攝祭而我將我享
之誠遂廢觀漢唐以後三年五年一郊可見矣故
聖祖之心慮及於此定爲合祀俾
聖子　神孫可以世守而不失隔年省牲歲首舉事
大祀既成然後諸司說事可謂極其誠敬矣犧牲
有所齋宿有宮神樂有觀每歲一舉便於行事不

致怠忽即如新官到任儀注以應祀神祇合祭於
城隍亦此意也無非節財省費以便於民而已大
學士丘濬大學衍義補引虞書類於上帝謂虞亦
合祭愚謂類字雖有聚之之意但類亦祭名未可
據以爲合然經無明文莫可攷矣至謂古者言天
則地在其中又曰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一年
之間夏至在冬至前並祭則以爲瀆地先天祭豈
非越次乎又曰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
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建午之月乃祀地
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以義起亦可也斯皆

有見之言不可非之也今改復四郊之制固於古
禮相合但冬至之日又有履長慶賀之禮先期齋
戒則習儀之禮廢矣至日舉祭則慶賀宣　表之
禮廢矣若欲兼舉則勢有不能非所以將敬也至
於祈穀之祭雖本諸月令然上帝之稱解者不一
愚謂天即帝也帝即天也冬至已祀于郊矣復有
祈穀之祭無乃數乎曷若罷祈穀之祭仍以正月
上旬祀天於南郊若以地爲不當並祭即以十月
上旬祀地於北郊日月星辰既從祀于天則朝日
夕月之禮不行亦可也春則以祈冬則以報事簡

而禮亦不舛矣議者咸謂祀天於冬至以陽來復
於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始潛萌下地之始
殊不知以陰陽言則陽生於子陰生于午以天地
言則天包乎外地居于中天高地下四時之氣未
嘗不通正月三陽開泰萬物發生之候以之祀天
正所謂乾知太始也十月純陰萬物收成之候以
之祀地正所謂坤作成物也況舜典正月上日肆
類於上帝有何不可又如南郊建　大祀殿
太祖有深意存焉故　太廟拜位設在露臺而　大
祀拜位設在殿內豈敬　天不如敬　祖乎暮夜

倉卒寓防範之意且以免風雪之患耳議者又執
露祭之說殊不知古禮至敬不壇埽地而祭特燔
柴於泰壇而已所謂壇者不過擇高阜之處爲之
至秦而有四時之制今之壇壝已非周制三成之
臺其高數仞豈能保無風雨剥落之患或擬以屋
覆者既不可行或擬以棕護者亦豈能經久且冬
至沍寒之候萬一風雪大作
至尊何以行禮是徒知慕古之虛文而不知古禮之
不可行者多矣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今則不用裘矣大司樂掌成均之

瀍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則祀天之樂皆統于成均也今則領於太常矣月令天子迎春於東郊迎夏于南郊迎秋于西郊迎冬于北郊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安得一一盡如其制禮器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一代自有一代之制酌乎古而宜乎今可也何必盡泥乎古乎今禮制已定豈敢妄議鄙見如此聊以備一說云爾　右論郊祀之禮

古人論郊祀之說者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耀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禀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後世儒者之論紛紛不一或謂五帝之名本於讖緯之書出於妖妄者或謂秦燔書滅

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祠白青黃赤四帝漢高帝因又增北時兼祠五帝者愚按周禮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則周時已有五帝之祭矣非始於秦也威靈仰諸名雖出於緯書亦上古原有此號古人之稱謂不同如歲陽閼逢旃蒙之類歲名攝提格單閼之類是也但以北辰曜魄寶為天則非矣天文書紫微垣十五星在北斗為天子常居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第一星主月及太子第二星主帝王非曜魄寶也五帝五星在華蓋星下為大帝之位一曰五帝內座鉤陳六星在

五帝下為后宮鉤陳內一星為天皇大帝其神為曜魄寶是皆天文家以此為占驗之術豈可即謂之上帝乎夫天本一氣耳以其高高在上似若有形體者故謂之天又謂之穹蒼爾雅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以四時而言也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曰昊天仁覆愍下則為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天豈有是名哉人自稱之耳謂之曰上帝者以其主宰萬物而言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其凝結於下則為人為

物其精華發見於上者則爲金木水火土之五星其流行於兩間以生育萬物者則爲五行所謂五帝者即五行之神也又謂王者各以所禀五行之精爲感生帝周以木德祀威靈仰容或有之愚謂五行之神不可不祀但不可與天爲六或從祀於郊可也或如月令以四時季夏遣官攝祭亦可也右論祭五帝

孔廟祭祀成化十三年禮部尚書周洪謨議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嘉靖九年大學士張孚敬建議以爲夫子人臣不當僭用天子之禮樂仍革爲六佾以愚所見雖用八佾亦無傷也樂舞之數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所以別上下定名分也魯諸侯也而用八佾故謂之僭今孔廟之祭天子之祭也祝文曰

皇帝遣則非臣下之祭也祭用生者之爵以天子之祭而用天子之禮樂豈謂之僭乎若以夫子爲人臣不當用八佾則夫子亦未嘗爲諸侯也魯之大夫也雖六佾亦不當用矣古者天子養老于太學以父兄事三老五更親自袒割非屈天子也所以教天子以孝弟也後漢明帝以李躬爲三老桓榮

爲五更皆當時之臣豈賢於夫子乎不特漢也後魏後周以夷狄入中國亦能行之孔子之道真足以爲萬代帝王之師雖嘗爲魯司寇未嘗臣於當代非若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者也今自天子以至庶人所誦習者皆孔子之道也非尊孔子也所以尊道也示天下以教化之原也雖天子至尊無上猶屈己於聖人之下也今天下佛寺道觀極其尊崇僭侈吾儒不惟無一言救正又從而阿附之甚至助之錢物以求冥福何獨於孔子而紛紛然議之乎或曰國學可用八佾各郡學亦用八佾可乎曰不可也非天子之祭也今山川社稷俱不用樂舞山川社稷所以養民者也先養而後有教也故不用亦可也右論孔廟祭祀

孔子塑像不知起於何時議者咸謂中國無塑像塑像起于釋老予往年過長沙謁嶽麓書院見孔子與顔曾思孟像俱如跪狀蓋古之坐也人云自蜀中文翁講堂傳來者予未之信及閱岳珂愧郯録云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乃文翁當時琢石所爲者則漢時已有像矣又見山東鄒縣孟廟中有石琢孟子像亦是跪坐可見像

設亦已久矣宋景濂孔子廟堂議謂古者祭祀主人西面奠爵尸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意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又謂古者造木主以棲神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肖像失神而明之之義蘇子私試策問曰古者坐于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巳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

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予以爲是皆迂論也古者尚右故廟皆東向不特神道尚右也朝廷之上亦以右爲尊故以右丞相尊於左丞相後世以南面爲尊故尊其神以南面庸何傷乎古者祭必有尸後世設像以代尸亦何害乎籩豆簠簋之陳所以將吾之誠豈眞有神依于土木之中而慮其俯伏匍匐以就食乎假如天地山川非人也而以牲醴祭之以人道事之也禮者特而已矣古人之禮古之人道也今人之禮今之人道也若必欲復古置籩豆簠簋於地而祭之人以爲不敬矣乎又以爲國學乃　天子臨幸之地以先師像巍然坐於上似乎非宜若在外郡縣用像亦無妨有廟貌則使人瞻之而起敬矣 右論孔子塑像

孔子弟子家語載七十六人史記仲尼弟子傳七十七人家語有而史記不載者陳亢琴牢薛邦縣亶四人史記有而家語不載者秦冉顏何公伯寮鄡單鄭國五人史記正義云家語薛邦字徒史記作國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是矣陳亢或以爲子貢弟子又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之反子琴張三人爲友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

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觀此則琴張似非孔子之門人也但不知琴牢即琴張否史記之所以不載者其以是歟家語有縣亶而史記亦不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家語不載宜也秦冉顏何鄡單亦不載何歟又查四書大全引仁山金氏云文翁石室圖七十二賢則又增入蘧瑗林放二人而無公夏守公堅定鄡單句井疆縣成原亢顏何邽選公孫輿如公伯寮十人而又以奚容蒧分爲

二人一曰奚蒧一曰容蒧文翁漢武時爲成都刺史當時未曾專祀孔子或者以義起之或後人圖於文翁講堂亦未可知然後世以蘧瑗林放從祀實昉於此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追贈孔子爲文宣王以顏子以下十人爲十哲顏子贈兗國公閔子以下九人贈侯爵其餘七十三人俱贈伯爵蓋兼家語史記文翁石室圖盡載而又以琴牢琴張爲二人琴張贈南陵伯而琴牢無贈其重復可知又家語申績字子周史記作申黨字周開元追贈者申黨爲邵陵伯又有申棖爲魯伯論者亦以爲重復又宋高宗紹興間七十二賢賛其贈爵仍開元之舊而又無公夏守公良孺公堅定顏祖鄡單罕父黑原亢顏何公孫輿如九人亦有蘧瑗林放而申黨申棖亦各自一人今嘉靖九年考正祀典以蘧瑗林放各祀于其鄉秦冉顏何公伯寮俱罷祀申棖申黨止存其一皆本於程敏政篁墩文集之論也愚按孔門弟子當以家語爲據蘧瑗林放家語史記俱無原非孔門弟子止因文翁石室圖有名而流傳祀之公伯寮雖載於史記而家語本無況愬子路於季孫道不同不祀可也若夫秦冉

顏何雖不載於家語然史記明開秦冉字子開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蓋今之家語非舊本也篁墩集乃以爲字畫相近之誤豈其然耶又如家語載縣亶字子象想當時必有其人而祀典遺之子由古史曰孔門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雖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錄之但又不及縣亶今之建議者止遵篁墩集而不曾深考故特書以示後人知之　右論孔門弟子

漢以後雖知崇奉孔子而未嘗專祀高祖過魯祠以大牢至元帝時始以孔霸爲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元始初始追贈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後漢明帝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享祀周公孔子蓋古者天子視學行養老禮必釋奠先聖先師非專祀也七十二子惟臨幸闕里間一祀之魏齊王芳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顏子配享蓋始於此以後周公孔子迭爲先聖未有定制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太宗貞觀二年以房

玄齡等議罷周公祀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
貞觀二十一年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
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
逵共二十二人爲先師從祀始此高宗永徽中復
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顯慶二年以長孫無
忌等議以周公配享成王復以孔子爲先聖玄宗
開元八年以國子司業李元瓘議改顏子立像與
十哲俱爲坐像曾參大孝坐於十哲之次七十子
與二十二賢圖形於壁二十七年追贈孔子爲文
宣王正位南面十哲等東西列侍顏子贈公爵餘
贈侯爵曾參以下贈伯爵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
攝行事祭孔子以春秋二丁始此宋真宗祥符元
年封禪過魯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加封從祀
諸賢公侯伯爵五年改贈孔子爲至聖文宣王神
宗元豐七年始以鄒國公孟軻與顏回配食宣聖
荀况揚雄韓愈從祀徽宗崇寧元年始追封孔鯉
泗水侯子思沂水侯三年賜辟雍殿名大成以王
安石配享位次孟軻大觀三年始以子思從祀理
宗端平二年始升子思十哲以胡瑗孫明復邵雍

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十人
從祀淳祐元年始黜王安石以朱熹從祀
國朝洪武中以行人司副楊砥建議黜去楊雄以董
仲舒從祀成化間學士程敏政考正祀典欲黜漢
唐諸儒不當祀者又謂顏子之父無繇曾子之父
點子思之父鯉皆坐廡下而子反居上要於廟學
別立一祠中祀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子
之父孟孫氏配享而以程子朱子之父從祀未及
施行今嘉靖九年大學士張孚敬建議別立啓聖
祠以顏曾思孟之父配享程朱之父及蔡元定從
祀於名分固已正矣以愚觀之十哲之說始於唐
開元間本諸論語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而言
厥後以顏淵配享而以曾參補之曾參配享而以
子思補之子思配享而以顓孫師補之已非論語
之舊矣竊意孔門弟子顏子亞聖曾子傳道其餘
者豈當輕爲優劣不若以夫子南面四配侍坐其
餘七十二子止用木主照齒序列於兩旁經師左
丘明等列於東廡之上漢儒列於西廡之上唐儒
列於東廡之下宋儒列于西廡之下啓聖祠止以
顏曾思孟之父配享則事簡而理明矣又按先年

諸賢俱書爵書名今華去封爵止稱其子某子泯而無別孔門弟子爲冉子者六爲公子者三莫知爲誰公良孺本癹姓公良名孺而一槩謂之公子尤爲無稽宰父黒本姓宰父而訛曰罕父子先聖既稱先師孔子而弟子之中又有孔子兩廡從祀又有孔子不亦相犯乎左丘明或以爲姓左或以爲姓左丘而稱左丘子是皆主議者欲伸一時之見而不加熟思審處故也愚以爲弟子牌位宜書其字子思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後人祭先賢而稱其字亦何傷乎左丘明等傳經之儒宜加以經師二字左丘明不知其字宜書曰經師左氏今名其書曰左氏春秋故也後儒從祀者宜稱漢儒唐儒宋儒有爵謚者書其當時之爵謚無爵謚者或稱其號或稱其字庶有所分別而觀者亦知所瞻仰矣 右論孔廟後祀

射之爲藝本爲禦侮而設然必德脩於已而後不失正鵠故君子以是觀德古者以射選士我朝洪武三年定學校射儀載在大明會典及大明集禮而集禮之中所載司府州縣射儀圖式尤爲詳備今皆不行而提學官員間有好古而舉行者俱用世儒所編射禮儀節射禮集要諸書雖本於儀禮舊文而中間增損附會不同甚爲無謂鄉射禮文本無延射揚觶之說也惟射義有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焉家語所載則曰廝有存者竊詳當時本謂觀者如堵墻人衆不能盡使之入故使子路擇而延之而又尚多也故又使公罔之裘與序點揚觶而俾其自覺以退此乃孔子一時之事而先儒猶以爲盛德者不爲媿人之舉疑其非孔子之意或門人爲此說以推尊聖人而過甚耳若夫鄉射之禮賓與衆賓皆夙戒矣又豈復有延而入者乎賓與主既相獻酬矣又豈可復揚觶而使之去乎此不通之論也且古人之禮不可行於今者多矣古人之坐類乎今之跪也故坐而取矢坐而奠爵禮也後世之

坐與跪截然不同矣而使賓與尊皆跪而行禮無乃太褻乎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鄉飲酒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諸侯卿大夫士皆世其祿禮樂明備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各有意義存焉今之鄉飲酒禮已舉行於有司而習射于學宮者所以教子弟也顧乃使之設爲賓主而效卿大夫之所爲所習者非其所行不有類於優人之作戲乎予巡撫雲南時具疏申明此禮禮部覆題奉

旨通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提學官轉行各衛府州縣等學各要遵照　大明集禮每月朔望演習至今未見遵行殊不思士習於射則他日出而用世亦禦侮之助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有道有德者教國之子弟以樂德教其孝友以樂語教其諷誦言語以樂舞教以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凡祭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祖廟之樂皆統于成均成者樂之一終也均者調也成均之義蓋取諸此蓋古者以樂爲教所以禁人之邪心養其中和之氣故教化行而風俗美不徒取其聲容而已也三代以後樂之爲教廢矣漢武時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則神示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使童男女歌之自後歷代皆有樂章然皆不屬於成均蓋後世之國學其教不同非古之成均比也我

朝郊廟之樂統於太常而樂舞生以　神樂觀道士爲之既得專其事又無室家之累可謂極其誠敬矣但黃冠非士人之列況情慾人所不免道士雖無妻室安保其能守清規無分外之事乎不若博選民間俊秀子弟幷道童之年幼性敏者名爲雅樂生仍統於太常一如欽天監例俾世其業優等者月給粮米德行藝業堪爲師範者授協律郎寺丞有缺亦於内推用各生仍令青衣儒巾願習舉業者許其應試如此則人知自重義理既明則考律必精不惟可以供祭祀格鬼神而禮樂亦可興矣

教坊司不知起於何時唐元宗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典倡優雜伎丘文莊世史正綱云教坊之設始此按家語孔子相魯定公夾谷之會俳優侏儒戲

于前楚有優孟秦有優旃觀此則優伶自古有之而教坊之名則始於唐耳又唐時有女優則女伎亦自古有之而惟唐爲盛宋置營奴士大夫家燕飲俱以供事我

朝官吏宿娼挾妓俱有明禁一洗前代之陋而教坊妻女淫媟則仍其舊無乃未之華乎夫古之所謂優者類以侏儒爲之不過取其辯給以資謔笑而已未聞其妻女與人淫媟也故太史公作滑稽傳與西門豹淳于髡並列槩可見矣今天下窮鄉下邑凡吉凶行禮俱有樂人名曰樂籍皆良人也燕

會之際俱有戲子亦良人也何獨於　朝廷之上反使淫媟之徒作樂于殿庭之間乎且其司樂韶舞之官既有冠帶而不得齒於士人之列使有豪傑之士不幸而生于其間縱有聰明才智亦不能以自拔彼亦人也豈可絕其向善之心乎鄙見以爲不若月給口粮禁其賣姦使其官俳得與工匠相列但不得陞遷則彼皆知所自重而　朝廷之體益尊矣或曰今各處郡城市壓去處俱有率妓女以覓利爲生者豈能盡革之乎曰此皆私自爲之也若公許之是教之使爲亂也爲治者正其經而已矣

古者用人不限年歲漢劉向八十爲郎公孫弘八十爲相趙充國七十爲將限年不知起於何時我

朝文官七十歲許致仕遵用古典所以優高年也而人心貪戀畏懼黜罷往往減其年歲進士四十以下者其年多實四十以上者則不能盡實矣舉人監生吏員出身則無一人不減數歲者習以爲常恬不爲異昔李君行弟子欲貫開封府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若減年歲以求祿仕是亦欺君矣

而人無非之者習俗使然也況人之氣禀不同或有七八十而精力不衰者或有未及五十而早衰者乎以爲自今以始但取其才識而不必拘以年歲已往者令其自首改正仍行提學官考較士子但論其才學而不拘其老少如有減歲者一體改正從實有不實者以行止有虧論則此風可以盡革矣或曰七十致事古禮也曰古者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事今則未及三十而出仕者多矣安能一一如古制乎

漢重守令故多循吏宣帝詔曰庶民之所以安其田

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漢宣起於閭閻知民疾苦故郡守不常易有治效者以璽書勉勵公卿有闕以次召用漢之郡守責任專而久故多善政今天下各省既設布政使司按察司以僉事分道時巡歲遣御史一員巡按又以布政司參政參議分管地方謂之分守巡撫都御史舊不常設今則常設又有公差巡鹽清軍御史皆得行考察之權事無巨細必稟之而後行非若古之郡守得以專制一方也而又陞遷太速不得久於其道舊制內外官員

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然後考其政蹟殿最以爲黜陟厥後雖有推陞之典亦未有不考滿而陞者近年以來往往不待考滿而遽遷轉矣給事中御史有關例於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曾經考滿賢能者行取選用今亦不待考滿而行取矣以故人無固志一切爲苟且之政惟汲汲爲求陞之謀而爲民之意微矣孔子聖人也亦曰三年有成今之守令豈賢於聖人乎兼且奔走之日多而治事之日少欲其政平訟理惡可得乎又況今之監司不行遍歷惟知市恩取悅而不聞激濁揚

清但有言及有司者謂之刁民下情何由上達而官邪何以得聞乎

本朝三年一朝覲司府州縣官各賫須知文冊來朝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貪酷者爲民不謹者冠帶閒住老疾者致仕才力不及者調用丘文莊大學衍義補以爲非

祖宗初意蓋謂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任滿然後黜降朝覲罷黜似非舊典蓋愛惜人才之意予謂貪酷之吏不可一日居者若欲俟九載而黜則民

受其殃多矣朝覲之年正宜去其一二以示懲戒但欲得其實耳得其實則去一人而千萬人悅矣至於素行不謹必須指其某事有關行檢某事有傷風化然後可加以此名若徒以疑似之跡而一槩謂之素行不謹俾其終身受此汚名而不得白不亦寃哉況今之居官善避事者巧於取譽敢任事者必致忤人豈可以傳聞之言而遽以爲軒輊乎予以爲遺漏者既許其拾遺則寃枉者亦宜許其陳辯差官從公體勘誣奏則加以誣罪果有寃枉准令復職而罪其造謗者如言官風聞則不必

追究可也

國朝洪武三年開科鄉試洪武四年會試廷試進士尋復停止專用薦舉洪武十六年令天下府州縣歲貢生員赴京考試中式者送國子監讀書洪武十七年始定科舉之式十八年會試廷試自此三年一度開科以爲定制鄉試舉人會試下第亦入監讀書雖重進士科而舉人監生出身者亦並用夏原吉舉人爲户部尚書方賓監生爲兵部尚書虞謙監生爲副都御史蔚綬監生爲禮部侍郎呂震舉人爲禮部尚書吳中監生爲工部尚書給事中有缺亦於監生内選用盖

祖宗立法惟才是取而不計其出身也厥後歲貢之人類多衰老不能自拔於是低昂太甚非進士不能致公卿雖舉人至公卿者亦鮮矣近年建議選貢尋復停止亍以爲不必選貢也但行巡按御史巡歷去處於屬官不必計其出身貪汙者雖進士亦黜廉謹者雖監生亦舉則進士不敢以黄甲自恃而舉人監生亦知奮迅而盡職矣不特監生也吏員之中亦有淳良廉謹者亦一體推薦是亦振作人才之一端也

國初定科舉程式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場試論一道詔誥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時務策五道文義取其窮理論策判語取其可以適用也今之司文衡者止閲初場七篇而於論策則畧而弗視間有長於論策者則又以其初場欠醇置而不取以致士子疲精神竭目力終日用心於經旨講說之間而於古今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俱不暇及甚至登名前列而不知史冊名目不識字畫偏旁者往往有之唐以詩賦取士猶得博覽群書宋有博學宏詞制科大科以故博學之士得以進用今之所務者雖曰經義寔未嘗探究聖賢之本旨體驗於身心不過剽竊模倣而已乃使博洽多聞之士老死於岩穴而不得用豈不可惜也哉

宋時狀元皆出爲僉判欲其習知民事此法最善

國初狀元并一甲進士雖授京職然亦有遷轉外任者如張顯宗洪武二十四年第一甲第二名初授編脩歷任大常丞國子祭酒仕至交趾布政使韓克忠洪武三十年狀元授修撰任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守溪長語亦載陳文以講讀官出爲雲南布

政使令之翰林惟以文字爲職坐覬公卿之位而
已夫天之生才將以用世君之設官本以爲民也
汲譔以侍從而出守淮陽司馬光以諫院而爲翰
林學士古之用才如此何不使之內外更歷以成
一全才乎予又有一說爲使在京各衙門官員俱如
宋制輪對在外官員來朝以公事至者俱得召見
則下情得以上達而無壅蔽之患內外輕重亦不
至於太懸絕矣

丞相之名雖始于秦而相則久矣傳謂黃帝得六相
而天地治神明至舜舉八元八愷謂之十六相伊
尹仲虺相湯傅說相武丁周時召公爲保周公爲
師相成王皆謂之相蓋古之六卿皆謂之相而不
專於一故權不下移至秦悼武王以樗里疾甘茂
爲左右丞相丞相之名蓋自此始而秦始皇因之
二世又以趙高爲中丞相漢仍秦制以蕭何爲之
改爲相國後復爲丞相後漢置三公以丞相爲司
徒三國六朝或爲丞相或爲司徒唐以中書令侍
中尚書令共議國政皆宰相之職後以太宗嘗爲
尚書令避不敢居其職以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
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以其品位崇重不輕授人
而以他官參議故有參議朝政參知政事之名貞
觀八年僕射李靖有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
章事始有平章之名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
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
始此自後爲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宋仍
唐制以同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又有參知政事下
宰相一等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令尚
書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
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別置中書門下侍郎

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後又改左右僕射爲
左右丞相元制左右丞相
國朝因之至洪武十三年誅胡惟庸始罷中書省陞
六部尚書爲正二品而革去丞相夫古者三公論
道六卿分職豈可使一二人專制天下之事以總
攬權柄乎
皇祖之見可謂一洗前代之陋眞久安長治之策也
永樂間始設內閣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
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止是代言備顧問而
已厥後官日益尊權日益重

朝廷自有輔臣而閣下亦以輔臣自任無宰相之名
而有宰相之權矣居其位者固皆碩德重望之士
然天下重務必須身親經歷而後知之真今惟起
於翰林者方得進閣無乃太拘乎
今制初六年一次武舉考選將才天順弘治間屢有
更定後因不得真才停止嘉靖初兵部尚書彭澤
題 准舉行更加隆重武舉有録設宴迎送第一
人歸第一如文舉之制今復改爲三年一試而各
省鄉試亦皆有録比昔益加隆重矣鄙見以爲選
將與校士不同若用之於腹裏軍政則取其應謹
才華之美至於邊庭斬將搴旗之士必須曾經戰
陣謀勇素聞者始可以當之古之名將起于行伍
居多若徒以文義求之雖讀父書如趙括者亦將
安用况今之所試論策皆下第生員所能者縱使
長於騎射亦不過一人之敵耳恐未足以知真將
才也然又必假其權而久其任則士卒歸心得以
專制行事既欲責其効死又不當以文法繩之雖
有小衂亦如秦穆公之宥孟明視則人知感恩圖
報而自然盡力矣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十一

靜虛齋惜陰録卷之十二

吳興顧應祥

雜論三

蘇州人慣作小説而事多不實葢蘇人好文往往以
傳聞之言文飾而成書故也姑舉一二言之祝允
明野記云洪武間憲典火烈期以止辟刑部郎袁
凱
上又欲除之一日忽問凱其犯法朕將誅之而太子
輒欲宥之何也凱對曰 陛下欲殺之者法之正
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 上含怒曰論法之正心
之慈二語數四不止已而叱凱退凱知不免即日
佯狂顛謬百端或搏麵煎炙如犬彘狀家人潛布
諸途拾啖之既久人以爲真狂 上聞乃置之徐
禎卿翦勝野聞則云獄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侍 上顧謂凱
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 陛下欲殺
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 上以爲持
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遂佯狂病顛啖汚穢 上
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木錐凱凱笑放歸自縲木
榻于床下久之 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

還奏　上不爲疑　上晏駕始出優游以終孤樹
裒談又云袁凱洪武中爲御史　上一日録囚畢
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復命　上曰朕與東
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
後徙松江華亭及考謨烈輯遺又曰周王有罪太
祖欲誅之太子晝夜號泣爲之代請　太祖不能
决召問御史袁凱對曰　陛下欲誅之法之正太
子欲宥之心之慈　上怒以爲持兩端命繫于獄
明日視朝問劉基基對曰創業之君法不可不嚴

守成之主法不可不寬
太祖意遂决宥周王罪一事而四處不同如此可見
其妄也
野記云洪武中造中山王坊第既成江陰侯吳良靖
海侯吳禎兄弟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
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乘醉徑擊壞額署有司
以聞明日二吳入朝
上怒問何以壞吾坊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獨達
賜第表里且稱大功　陛下安乎　上笑曰毋急
性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令在江陰良

居前稱前府禎居後稱後府甚弘麗予在南京刑
部詢魏國及六公子天賜皆云那有此事盖妄傳
也野史又云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今樹此檣出一
舟而祭之遂爲常制江在京城清凉門外已逾百
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守之居舟旁免其
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予在南都出清
凉門外詢之亦無此事又汪廣洋謫廣東叅政
太祖有勑賜死載　御製文集而野記乃謂甫出國
門有　詔切責遂自經如此之類甚多

孤樹裒談載客座新聞云金碧峯者勝國一和尚也
寓宣州
太祖過江元氏故臣迎謂曰將軍恃霸我當有財賄
納贐
太祖叱之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以霸視我耶
故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峯及抵
宣見州治西一草庵處一老僧
太祖仗劒叱問僧亦叱
太祖揮劒向僧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

耶語遂相技乃曰若公欲行王道我有所指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定鼎金陵云夫金碧峯乃陝西乾州永壽縣人姓石名寶金自幼依雲寂温法師爲僧及長往西蜀從如海真公悟道入五臺山至正戊子元順帝召至燕都賜號寂照圓明大禪師主海印寺　國朝洪武二年召至南京住天界寺召問佛法及鬼神情狀稱[illegible]旨四年六月卒宋濂撰舍利塔碑大明一統志及宋學士文集開載明白備細今乃平空捏出寓宣州及定鼎金陵一節妄誕之甚

孤樹裒談載傳信録云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字見心而髯如故
太祖登極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樂仕我而出家爲僧吾亦任汝留髯須何也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髯須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又載祝允明野記云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訴笑隱止之曰上死亦無頬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復不聽后竟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訴語
上聞遂訴至將殺之訴曰此故偈臣偶舉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訴曰大藏經在某函某卷檢視果然乃釋之此二說一則形容復見心之不仕一則形容訴笑隱之博覽然皆妄也復見心乃江西豐城縣人以冬至日生取名來復初從法喜禪師後住吳天平山兵亂避地慈溪天寧寺洪武初召至南京建會鍾山奉勅升座說法慰勞優渥善吟詠與宗泐齊名所著有蒲庵集初未嘗仕元爲學士宋景濂蒲菴禪師像賛及一統志可考未聞其被誅也又按釋教中自有一種不剃鬚者今雲南有阿吒力僧綱司僧俱不剃鬚能念咒降龍向在南京牛首山見金碧峯像亦不剃髯須但不知復見心曾剃否

翦勝野聞云徐魏公病疽篤
帝數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差
帝忽賜膳魏公對賜流涕而食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亟報
帝帝蓬跣担紙錢道哭至太傅家命收斬醫徒夫人大哭出拜　帝慰之曰嫂勿爲後慮有朕存焉周其喪事而去及　國朝謨烈輯遺云魏國徐達背疽初愈
太祖召至賜食有馬肉魏公不食

太祖曰朕聞卿瘡愈甚喜故殺百金之馬以與卿食
而卿乃不爲朕一舉筯魏公不得已食之旣歸疽
發而死
太祖甚追悔之盖
太祖之待魏公恩禮甚厚初未嘗有意於毒之但知
殺駿馬以待功臣而不知馬肉之爲疽害故也二
說不同皆好事者附會之言
祝允明野記云姚廣孝初事
文皇未見親密良醫劉觀薦其能卜　召問曰爾能
卜乎吳語對曰會　上曰何術曰觀音課　上曰
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係於
內衣帶解奉于　上視旣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後
又擲擲訖視　上曰殿下欲做皇帝乎　上曰莫
胡說姚曰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　殿下可尋來
一看問爲誰曰寧波袁珙
上乃命人取之未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
報
上與　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服同入肆沽酒
使者因謂袁試看十人如何珙起拜　上前曰殿
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皆護衛長官也
及還宮召詳扣之珙曰　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
鬚及臍即登寶位　上怒命數士縶送有司言有
遊客到府妖言解還原籍至直沽入舟以一大桶
盛袁錮之舁之入府一年有半鬚已及臍召袁視
之袁方至　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
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但費
力耳此盖言　文皇在北平時事及後又云姚廣
孝爲
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瓴甋餅缶密甃之口
向內其上以鐵鑄下畜鵞鴨日夕鳴噪迄不聞鍛
聲　懿文嘗至燕邸聞地道下有金鼓聲驚怖至
疾此又言
文皇未之國時事也按　文皇起兵在　建文即位
之後　懿文未薨之時
太祖在上東宮已定　文皇豈有異謀乎況禁中機
密之事何人洩漏而允明知之乎其妄誕甚矣
按廣東黃瑜雙槐歲抄紀姚少師事實畧云姚廣
孝蘇之長洲人元壬辰年披剃爲僧名道衍洪武
癸丑請給度牒刻意爲詩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
衍往　燕府住持慶壽寺遂預靖難功壬午拜僧

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餚東宮輔導官擢太
子少師復其姓名賜以勑諭九年考滿爲壬辰二
月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於　武英殿奏
旨給與誥命封贈祖菊山父妙心俱資善大夫祖
毋周氏毋費氏俱夫人併本身共五道廣孝雖復
姓名而不畜髮娶妻故也又記柳莊相術畧云袁
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五世祖子誠宋知
臨安府遂家鄞嘗游東海普恒洛伽山僧有別古
崕者善相見而恍之謂其眼光如電當以術顯令
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潜布黑赤豆於暗處辯之

又使懸五綵絨線窓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然後
授以術且曰子當出我右慎勿洩也浦江戴良爲
作傳備言其應驗之詳　建文在東宮聞其名亦
嘗召見使相洪武丁丑、燕府遣儀衛正蔡禮齎
幣聘至北平召見廷玉稽首言曰異日太平天子
也年交四十髯過於臍即登寶位館于仰山寺僧
道衍室宴賜無筭謀必與焉己卯遣歸而靖難起
事矣到家爲民人周繼祖訐告按察僉事唐泰械
赴京師　詔宥之惟令太醫院使戴原禮取相書
以進壬午六月

太宗登極命千戶張勇典膳徐福馳驛召之既至拜
太常寺丞其子忠徹克傳其術官至尚寶少卿家
本旗手衛軍　詔開除之又紀金尚書際遇畧云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見一婦人於榜廊下哭
聲凄甚問其故對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旗
軍飲畢即行矣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
金世忠也居以卜課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旗軍
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他日當大貴
此行勿憂因代償酒價貸米二斗臨行囑曰登舟
即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共濟者

腹痛金與之卜言宜用衣帶刮咽喉下即愈如其
言果瘥驚以爲神厚謝之沿途惟用卜所得不匱
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　燕邸召至問以靖難
卜吉援引古今才識溢發
上大喜多用其謀因薦袁又召之師起以世忠署長
史累遷至兵部尚書兼詹事即金忠也洪熙初贈
少師謚忠襄子逵年方十歲即授檢討還鄉支俸
觀其所紀三事皆詳細有據則廣孝未嘗以卜顯
而薦袁珙者乃金忠也
水東日記載萬奎言張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

高皇有夢雙絲墮地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
不知所終萬奎姓鄭福建長樂縣人爲廣州府學
教授其父琳號耽犁生練子寧嘗爲作賦而張顯
宗爲之發故有是言張顯宗福建汀州人也洪武
二十四年一甲第二名是年狀元乃許觀詢諸汀
人云是年先取許觀爲狀元後改顯宗今狀元坊
見在舊監規祭酒張顯宗司業龔克忠計其爲祭
酒適在建文中是矣但謂往江西起義兵則不然
一統志汀州人物條下載張顯宗寧化人洪武中
進士及第爲編脩遷太常丞國子祭酒後出爲交

阯布政使有惠於民夫交阯布政司乃永樂五年
所設豈有起義兵之事乎張芹備遺録亦不載近
有革除遺事一書不知何人所作乃云祭酒張顯
宗備遺録有小傳亦妄矣查備遺録許觀即黃觀
也後爲禮部尚書起兵上游見大事已去溺死以
此推之起兵者其許觀乎
備遺録載耿清爲僉都御史
文皇既即位清陽爲臣服而陰懷豫讓之志
文皇夜夢有紅衣人仗刃圖不軌者既驚覺明日視
朝令遍搜群臣清果衣紅而潛挾利刃詰之對曰
欲爲故主報仇乃用鐵篝刷其肉至盡親屬連坐
者尤衆革除遺事則曰清早朝着緋衣入先是靈
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上備之意固疑清及朝清獨着緋遂收而得所帶劍
詰責不屈而死死之夕精靈迭見二說不同近見
蘇人所著 皇明紀畧云守溪長語言耿清陝西
眞寧人洪武末進士爲翰林編脩慷慨有才畧擢
副都御史
文皇渡江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清直立
而罵 上命抉去其齒猶罵不已至噀血沁

上衣遂命醢之又與前二說不同及查震澤長語雖
載有耿清事而不載立罵之說大抵皆傳聞之言
也
黃瑜雙槐歲抄云洪武甲子重定科舉之制即今三
塲程式也是科京闈國子監生中者居半九月
聖祖命禮部尚書任昂各出榜於原籍以榮耀之次
年乙丑會試翰林待詔朱善前助教聶鉉爲考試
官取中四百七十二人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
皆監生第三名花綸乃浙江解首自餘監生前列
者多

上喜甚陞善為文淵閣大學士欲用鉉鉉固辭乞敎
諭俾許之及 殿試有司奏綸第一子寧次之子
澄又次之先一夕 上夢殿前一鐵鉅釘綴白絲
數縷悠颺日下及拆卷狀元乃花綸嘸其不叶夢
取第二人得丁顯遂擢為狀元子寧次之綸又次
之以黃子澄年少抑在三甲黃瑜之所言詳悉似
乎有據及查江西通志是年狀元乃程以善南昌
縣人江西士夫又云程以善緣事抄沒其狀元坊
見在不知何為改在丁顯也
震澤長語載冷謙有友人貧求濟於謙謙曰吾指一

所往焉愼勿多取廼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
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
恣取之而不覺遺其引守藏吏以聞執其人訊之
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
以救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以足插入瓶中身
漸隱守者驚懼謙曰無害但以瓶至御前及至
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
上曰汝出不殺汝答曰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及雙槐歲抄
則云謙被逮隱身入板壁中使者鑿壁以獻張三

丰題謙所畫蓬萊仙奕圖 又云君有畫鶴之誣隱
壁仙去予竊有疑焉據三丰之言冷謙在元中統
初從沙門海雲至元中棄釋從儒遊霅川與趙子
昻於四明史彌遠府覩唐小李將軍畫效之遂以
丹青鳴據此則冷謙於洪武初為協律郎已一百
二十餘歲矣既有此仙術當時宋濂諸臣何無一
言及之况其隱去之事或曰在瓶或曰在壁而三
丰又云畫鶴之誣又似乎誣其畫鶴者大抵神仙
怪異之事天地間所必有者然其中間為好事者
增飾附會者多如近日之赤肚子唐神仙卓晚春

之類可見矣又安知左慈之流不因人之附會而
作史者遂筆之於書耶又孤樹裒談載客座新聞
所云金箔張遇道流及在金水河採蓮唱歌之事
恠誕尤甚恐亦無此事也
尹直瑣綴錄云
英廟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
次每早鴻臚謝恩姓名輒以奪門為題識者聞之
無不嗟惋予私與彭純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
門豈可奪當時
景帝果薨群臣萬姓不能不擁戴

上皇以復實位何煩用兵蹀血於禁耶况當日
景帝已㩦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緩事即不成不
知石亨輩置
上皇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非萬全之策而今乃
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耶於是彭先生言於李元
德公時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及此及聞此言
悚然遂於顧對之餘從容言之
上頓悟即加疎絶亨輩反怏怏怨望竟致誅夷天順
日録亦云　上一日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　景泰不諱　陛

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無不願
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
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　景泰左右
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辭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
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
邀臣與同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　景泰果
不起率文武群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
擾雖欲陞賞以誰為功二公之論如此予以當時
事勢料之恐不能如其所言也初

英廟之北狩因輕敵而陷比與宋徽欽之事不同是
時天下大一統我中國既已立　君北虜執一
天子將安用之反動中國之兵矣故欲送駕回還本
出誠心而　朝廷反無實心迎復之意及鑾輿既
返處之南城又從而禁錮之改易儲位御史鍾同
禮部郎中章綸疏諫俱下獄重責同遂杖死南京
大理少卿廖莊請朝　上皇亦打八十棍降定羌
驛丞於此觀之則當時已有不容並立之勢矣
景帝之疾未至不起迎立外藩之事雖未見諸施行
而寔有其謀泄于石亨等先事而圖之若

待　景泰晏駕之後又不知事勢何如也賢又曰
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
從夫既知其所舉之非何不正言以阻之乎且
英廟復辟還　景帝於西內中禁之事不可得而知
陸釴病逸漫記所云宦者蔣安之事斯言固未可
信但既崩之後謚曰戾直至成化十五年方復帝
號其槩可見矣至於亨輩之所以不得善其終者
小人之情意得志滿自以為非常之功專權怙勢
請託無厭　上心固已厭之而賢之言一入遂加
疎絶又以怨望自取夷滅無足怪者予獨怪夫有

禎之不智也昔者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昭
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
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
矣又何賞之有有禎與石亨輩迎駕復位雖有功
於
英廟比之開疆闢土之功不同而乃安受伯爵居之
要路衆怒群猜勢所必至况既與石亨輩陰謀舉
事又欲裁抑亨輩以自立於無過之地惡可得乎
向使其堅辭封拜退焉自處則名愈彰而功亦不
泯矣惜乎其惟圖富貴而不足以語此也

瑣綴録云
英廟復辟徐有禎等嗾言官誣劾王于二少保等召
立外藩不軌事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以致二公
被殺又云景泰間有禎欲陞祭酒托于少保薦之
不得銜之遂誣以重罪以予觀之有禎之心固不
可測然少保之誅寔　上意也　英廟拘于南城
者七年積憤已久少保乃　景泰親信之臣也以
人情度之豈能容乎但于公有保安社稷之功一
旦受戮爲可惜耳若夫王文則法之所必誅者也
水東日記云聖駕將旋禮部累有會奏迎復事

上多以虜情多詐爲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旨群臣
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與情
欣慰　朝下多官集會議所王文爲都御史忽厲
聲曰來執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
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執以爲來耶衆官畏文皆相
顧莫敢言武弁有趍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公
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盛等竊虞
儀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尚
書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王一人言豈可憑
姑且任其言何能與辯天順日録云初

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
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泰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亦
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始
覺其有異謀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
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
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于石亨
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賫金牌勑符取襄世子去
也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請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王文已入閣矣夫水東日記出於葉盛天順日録出於李賢二公皆目見其事而書者觀此則王文之誅不謂之誣也不特文也循亦不能無罪也方　景泰易儲受其重賞不聞苦諫旣而請立東宮又依違其間屢以遠戍亦不爲過石亨輩雖貪圖富貴然能密請
太后勑旨扶　上皇復位其名亦正而一槩非之可乎雖然有禎亦非端人也始建南遷之議已不滿于輿論旣而改名得進又藉亨輩之力樹立奇勳以蓋前非及見亨輩怙寵肆志又欲用計裁抑以

自取其名正所謂共患易而共利難也黄瑜雙槐歲抄云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黄𤦺被弑庶兄都指揮使玹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捴兵武都督毅發玹情罪寘獄當死玹遂遣人赴京賂用事者奏請易儲　命禮部會多官議少傳王文端公直難之内閣陳循執筆作半跪狀直不得已署名奏上
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爲太子生母杭氏爲后而汪后廢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誕直得所賜元寶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於一蠻夷吾儕愧死矣又有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　沂王於所封出
上皇與俱以絶人望　景帝怒出正爲雲南衛經歷又眷所遲者未行謫戍鐵嶺衛
上皇復辟玹已死發棺鞭屍逮正至鞫破膽便溺皆青遂磔于市果如此言則陳循不能無罪而當時之事勢可知矣

佛郎機銃原出於佛郎機國正德間予爲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巡海副使汪鋐進　表赴京予帶管海道驀有番舶三隻至省城下放銃三箇城中盡驚

蓋前此番船俱在東莞千戸所海澳灣泊未有徑至城下者市舶提舉吳洪賜稟予親至懷遠驛審視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稟稱此乃佛郎機國遣使臣進貢其使臣名加必冊不曾相見予即差人往梧州呈稟三堂總鎮太監寗誠總兵武定侯郭勛俱至其頭目遠迎俱不拜跪總督都御史陳金獨後至將通事責治二十棍分付提舉遠夷慕義而來不知　天朝禮體我係　朝廷重臣着他去光孝寺習儀三日方見第一日始跪左腿次日跪右腿三日纔叩頭始引見總督衙門分付　大

明會典原不載此國且在驛中安歇待奏唯方可起送所進方物有珊瑚樹片腦各色鎖袱金麗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種如紅絨褐名撒哈剌三刃劍一口又一劍鐵可折轉放手即直其鋒甚利人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狀身穿鎖袱披裘以皮爲袴又以皮囊其陰物露出於外頭目常看書取而視之乃佛經也後奉　旨許令進貢至京見禮部亦不拜跪

武廟南巡留於會同館半年有餘

今上登極將通事問罪發回廣東逐之出境銃乃其船上帶來者銃有管長四五尺其腹稍大開一面以小銃裝鐵彈子放入銃腹內藥發則子從管中出甚迅每一大銃用小銃四五箇以便輪放其船內兩旁各置大銃四五箇在艙內暗放敵船不敢近故得橫行海上彼時正值海寇猖獗遣兵追捕備倭盧都司命通事取一銃送予應用其外又用木裹以鐵箍三四道束之詢之曰恐彈發時銃管或裂故也舁至教場試之遠可二百步在百步內能損物遠亦無力其火藥與中國藥不同都司曾抄其方不知廣中尚存否後汪鋐爲兵部尚書奏行各邊俱鑄此銃以備北虜予以雲南巡撫落職家食一十五年起廢轉北刑部適值胡虜犯順之後見御史查勘失事揭帖內各墩堡被搶去佛郎機銃數多胡虜惟恃騎射搶去亦無用也近見浙中軍門所刻海防圖編畫佛郎機銃每箇約重二百斤每箇用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斤又有一架與其原制不同想必我中國增添之者又有一種小於佛郎機銃有架可以轉動者我中國原有此物非佛郎機銃也予謂此銃用於海船甚利以之守城亦可若臨陣不如神鎗火砲之便也

考歷代史傳並無佛郎機國之名止有拂林國元世祖至正間有佛郎國進異馬或者是其國也又唐史西域傳開元中大食國獻馬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置之罪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云國人止拜天見王不拜也有司切責乃拜遠夷之桀驁如此却其貢而逐之

聖明之見遠矣由此觀之則佛郎機亦大食之隣境也

元儒許衡吳澄皆從祀孔子廟庭許之祀始於元皇慶二年吳之祀則　本朝宣德十年始入者也丘

氏世史正綱極論二人俱不當從祀嘉靖九年大學士張孚敬建議據謝鐸之言止黜吳澄而不曾議及許衡近見祝允明孔子廟堂續議云華夷之辯有類主奴前元是奴據主位也許衡以宋遺才吳澄以宋進士皆從祀則凡故主臣妾率其屬以事僭授之陪臺者可受法施於人之報也擯斥二子其疑又安在𢘆愚謂以二子元儒不當從祀則可若以許衡為宋之遺才則非矣夫許衡懷之河內人生於金章宗泰和九年其先世已入於夷地矣不幸而生於其地能以中國聖人之道化導于

夷又能勸元主以中國之法為治程朱之學在吾宋已禁之久矣乃能倡明於懷孟之間其用夏變夷之功亦不可泯議者或謂元世祖曾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問南伐曾無諫阻此又難以責衡也衡生長夷地不知有宋久矣是時襄陽已破呂文煥已降宋祚惟一綫耳諫亦不能止也况止是徒單公履對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衡未嘗有言而即歸矣吳澄亦非宋進士但曾應撫州鄉舉中式世亂而隱旣以道學自任不出可也

雲南地方有一種玀玀不食鹽者至老則化為一獸將化之時驀然生出二牙子孫俱不相識即於深山無人之處掘一坑舁置於坑中以牛羊肉併置於內以備其食上以木閣覆土於上其子孫田家以玀玀卦卜之知其何日當化啓而視之則化去矣其獸名曰秋胡予初聞吏卒言不信詢諸鄉士夫亦云然蓋間一有之也此亦夷方一異事漫録之於此

楊用修丹鉛録云司馬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遍遊萬里之日上會稽揔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為禹穴在會

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頃巡撫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復矣予未敢以為然按史記註禹生於四川茂州文川縣石紐山一統志石紐山在石泉縣南是矣古人云死則同穴未聞以所生之地為穴也史遷文雖簡古因禹穴在會稽故帶探禹穴三字亦不謂

之重復李白之書殆必唐之文人好事者以此呼之耳陜西通志載漢中府洵陽縣東一百三十里山穴傍鐫禹穴二字古碑已剥落亦古之好事者所爲也

衡嶽岣嶁山相傳有禹碑韓昌黎詩曰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玉樹猿猱悲文公朱子考異以爲傳聞之誤盖朱子嘗與張南軒登衡山絕頂不見是碑故耳然昌黎詩云道

人獨上偶見之則亦據道人之言而未嘗親見又曰千搜萬索何處有則此碑在唐時已泯沒無跡矣近時長沙知府潘鎰在於嶽麓書院後山得之乃宋嘉定間賢良何致字子一者所刻者也傳之士夫間咸以爲神物再出南都司馬湛元明先刻于楊州甘泉書院又刻之於南京心泉書院比因碑後何致等數字剥落難認搨碑者遺漏止存右帝禹刻四字元明跋語以爲必漢唐人有所考據而題之夫嶽麓書院正係朱子與南軒講學之所若漢唐有此題朱子豈不見之耶楊用修殷撰又刻于雲南安寧州譯出其文又有沈鎰亦譯出其文而句解之皆以爲眞禹刻也予按山海經郭註云衡山即南嶽俗謂之岣嶁山非別有岣嶁山也吳越春秋云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馬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觀此則禹所刻者疑即金簡之字或祭告紀功之文今之譯出者不類三代以前文字且何致以宋嘉定壬申游南嶽得是刻於石壁乃宋寧宗時也去禹已

數千年矣而衡山之石刻尚在自何致翻刻于嶽麓之後迄今四五百年而遂無跡何耶故予未敢深信

静虛齋惜陰録卷之十二終

惜陰錄十二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顧應祥撰應祥有人代記要已著錄此書乃其致仕以後所作時年八十有二矣自序謂古今人物之賢否政治之得失筆之於册前數卷論理論學諸篇皆主良知之說首附錄禮論一篇蓋嘉靖初議大禮時所作其說欲但尊以天子之號而別立一廟與桂萼初議相同其論曾爲王守仁所取故弁於卷首蓋守仁於大禮亦以張桂爲是也明史藝文志列之儒家然其中頗及雜說不專講學今改入雜家類焉

西原先生遺書二卷

〔明〕薛蕙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王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原遺書二卷》提要

刻西原先生遺書敘

始余家食時嘗聞西原薛先生傳綜典籍綴績藝文聿追古昔為詞林宗匠及遊京邑先生先巳罷歸求得西原集讀之並蚤年之作也古雅典則冲澹簡遠駸駸入漢魏矣然但知先生為詩人耳後余以御史謫判亳州先生之鄉也於時先生賁跡丘園潛心性命精詣邃養逈超物外在亳凡一年餘率閒日一會會率竟日乃罷相與討論藝業諮叩道蘊評隲古今商求政事而先生卞性高邁識鑒洞朗言未嘗不竭兩端亦未嘗不令人遂

然覺惕然省也而行頌之純充養之粹取予之介出處之正有確不可拔者豈但為詩人已邪余聞先生往與故相以文字交辱及故相入為輔弼勢張甚猶數移書訪問先生竟弗荅也其刻西原集乃併平日所作贈貽詩刪焉嗚乎世之

文士往往挈其所長結好當路或刓方為負抵隙求通不遂則項項然不自得者何限而先生顧漠然視之若将浼已者此其意豈惟令人難之雖古之以文學名世如子雲投閣之辱子厚叔文之黨而委身蔡京中立亦不免焉觀此則先生之所養可知矣余為薊州時嘗於衡山文子詮擇先生詩文為考功集四卷行於世余猶収藏遺書一卷至維揚因出與友人艾陵沈子商之艾陵以為不可無傳也因屬校正且付之梓使世之求知先生與先生之所以大過人者固在

此而不在彼也嘉靖癸亥季冬望日南充王廷題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上

亳郡薛蕙君采著

與高蘇門

頃上狀聞已達門下尊况近復何似生閑居不敢廢學但獨學而無友其何能免於孤陋乎近見浚川慎言後渠中庸凡不知亦嘗見之否二公之書於鄙見多有未安大抵六經之言雖多乃其大義誠炳如日星昔人所謂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宋儒如濂溪二程說得已煞痛快其它如延平答問上蔡語録最有精微之言慈湖遺書亦殊有所發明此外雖横渠正蒙閒亦有籠罩之說其它可知矣竊意此理必須於本原處分明然後言說方切實不爾即容易有差若是論事則不妨有出入區區極爲妄發然却不是鑿空之說又恃在知己乃敢縱言及此耳無我之說想已有論著風便不惜示教敝衛夏揮使行速草草奉狀容再報

與友人書

都門之别至今忽九年矣閑居未嘗不奉懷顧久而不能相聞者區區人事廢絶執事亦無便故耳頃州吏来獲領手教甚慰生之退縮勢不得不出於此定力之譽過矣書辭惓惓類誘之使言者惟執事素所藴蓄與不肖素所期望此不待言而信也其在今日殆宜正其志而有待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生歲加衰朽然亦不敢廢學近来於古人之所從事者似稍窺其門戶但離群索居恐不自知其非耳何時會晤庶聞切磋之益敝衛夏揮使行具狀奉覆它惟進德修業以副瞻望不備

又書

蕙無似雅辱知愛特甚於衆人顧數年以来曾不能一通問於門下蓋憂患之跡惟務退縮以故陷於疏怠之罪此亦明公之所矜察也忽承賜教感慰兼至非公不遺故舊宜不至此辱示衆製伏誦不勝歎服復惟教中有忘世之辭此古之逸民之事生豈其人耶第顛頓流落實已

無意於仕進矣然自顧鄙陋無可効用退而䠶閭固其分也瞻奉未涯伏惟為國自愛以副區區鄉往不備

答崔後渠

去歲辱書兼示中庸凡以無便久不奉報生之蔽於佛老而好其說吾兄不棄絕而教之誠愛我欲有益於我也顧生好其說者以其合於聖人之道而好之也使其不合於聖人之道生雖不足以望知言者然亦不至為其蔽惑也書辭有宜辯者念雖辯之必不能奪兄之所執故不敢復為煩瀆俟它日奉訪相與極論數日倘高明之說能使生之論絀而惑解敢不承教凡所為講學者務去非以求是耳苟是非既心喻矣何為是之不從而顧自安於非耶伏讀中庸凡其文典則閎深可方古人令人不能為也然其指義頗有不合於聖人者試以愚見商略之以請教竊聞中和之說乃中庸第一義蓋千聖心學之淵源也故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它

載籍不與焉正謂此耳延平先生復推明未發之中其說最詳而朱子以為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自延平之說傳而後中庸之道益明程子之言益信鄉微延平則程子之微言世或莫知其所指而中庸之大義隱矣抑延平之說雖自程子發之其實中庸之書固已特異其辭以見意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意斷可識矣然則未發之中實中庸一篇之綱領豈惟中庸為然凡六経之言豈復有加於此哉今吾兄之書於前摽註既不喫緊言之至於十論亦復遺之何邪夫說中庸而遺中不猶說論語而遺仁乎其曰凡事可者謂之中中之名義取此生之所未喻也道論曰非別有物而綱紀乎此則是易有太極之說非而天地萬物無本也理論曰後之言理者括萬有包四端則是萬理不統會於一理也性論曰安得獨咎於氣則是理有駁雜之理人之善者乃逆天理也謂孟子性善為疎謂韓子三品為能發聖蘊生之尤所未喻也竊

觀兄之名理雖考信於六經之說而實主之以六書之文兄之言論往往過者此其病源也字說足以明道孔門當為說文矣六經說理之辭非不時有合於字說其如不合者之多耶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正此之謂也夫謂古人制字假物以命名不猶作易者假象以明理乎象之不足以盡理不猶物之不足以盡名義乎六書有轉注假借一字而數物用之不以一物專一字也至於訓詁則又隨事擇義一字而數說訓之

不以一說蔽一字也文字訓詁猶不可執一而言也而況施於文辭其取義也可執一而言哉必曰道為大路之道則夫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通也必曰理為玉膚之條理則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條理云乎哉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之多變且不足以盡意一字之文豈足以貫衆理哉執泥言語而不得於言意之表君子猶譏之況執泥文字而可乎忠恕之論甚異然非忠恕之本意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

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下二言者正覆解忠恕之意也論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二書之言一也善乎古人之立言也其言甚簡其義甚明不增加覆說也蓋之以多言而反晦塞其正義此文士之蔽非賢人明經之指也誠論言誠何其小與中庸之言如斯而已乎尊德性論德情問學等而無辯矣不若註中君子之學云云者語意乃為完全也象山曰不知尊德性焉有道問學此誠至當之論不可因其與朱子相抉私

心而輕重之也今兄復下一轉語曰不知道問學何以尊德性此難以絀象山之論也象山之意以尊德性而道問學為一事兄之意以為兩事正象山之所譏也篇終評品諸儒似非確論司馬公信偉人也然考其性與王覇之說其亦擇之不精矣程子謂之不知道非苟相訾也學不知性豈所謂尊德性之學乎西山元城似亦當别論耳又曰周子精而疑於老邵子達而疑於隱如周子者兄猶不滿之耶謂兄不潛心周

子之書殆有不可然猶不免云云而况於老子乎邵子之隱也槩諸聖人之道未見其不合也安得以是而病之龜山上蔡觀其遺言恐亦不可輕議象山非踈也自雜博者觀之類踈矣慈湖非險也習聞故常之說而乍聞其言類險矣序曰章分則文斷而意離今掇數言於每行之外聯其相承之義殆亦不可古書以篇名簡策之謂也一篇之内蓋有章或數言者則不滿一二策而已况合若干章聯而成篇如老子荀子

皆然不特戴記可驗戴記四十九篇其不可分章者僅數篇耳朱子中庸分章特離合之間尚有未盡亦無大害其失乃在於牽合接續或失古人之意故南軒東萊皆非之今兄既言相承復不分章失愈甚矣嘗惟吾兄精專之學與潔之文當今之世可謂絶倫然亦竊妄意吾兄其學不用心於内而又志分於為文故於本原處未有的實之見差之於此而欲折衷羣言能無差乎其論道論性將以求勝於宋儒而不知愈出宋儒之下恐於宋儒之書亦未嘗熟考而精思也區區管穴之見恃兄之知已故妄發而不隱想兄樂聞直諒之言亦必不以為罪也斧有便草草具此不及三思中間踈謬更冀垂喻不備

蕙近年於古人之學實有所見若夫持養之功則全未也此言非敢不遜取笑吾兄甚思合并得一訂正絶遇而後思邂斯言實獲我心也常惟後世決非可為之時吾人只有隱居講學一

節為可努力出而行志不如其已也志之不行吾何求哉將回面汙行以求富貴乎何時與兄築室黄華山中誦詩讀書悦心神明其樂何如也但世事不可必兄與生行各衰老此欲豈易遂乎書終談此不覺惘惘

答文衡山

施君来承詩教並諸清貺忻懌無已林屋集讀之累日往往廢書而歎衡山晚得諸公之力雖非伸於知已猶差慰人意如林屋者遂終於不

遇今之公卿何其不好士之甚耶然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王磬山房詩甚欲屬和第首倡不合太佳使人難為繼耳扇則如命書上此之謂班門弄斧也呵呵年来詩筆太退以故輟不復作僅作此數首游嵩之詩乃為嚴翁迫而為之永叔所謂欲展頌於欲睡時也云云佛書與孔老無異公於閒中不妨一讀之縱使無取不猶愈於觀雜家小説乎僕決不妄言以誤公念之念之欲求行書金剛經不知肯見諾否數日偶多事草草奉覆不能盡所懐尚俟續布

友人書

區區數年反覆先儒之書未能渙然而無疑因讀内典乃有所發明儒者曰無妄曰密老子曰一曰常即釋之實相是也直所從言之異耳獨釋家於死生之説尤有一闢竅能知其理即知本無生死也

答王浚川書

鄉者王揮使来獲奉教劄甚慰復承示所著慎言二冊伏讀累日不勝欣服如吾先生獨智自得究天人之際立言明道擴聖賢之指當今之世一二人而已生平日臆料之言於高論頗多闇合竊自幸其所見略同也然有不同者願在於一二節目處不敢不盡言以就正况先生命之使言乎伏覩所著書前二卷其於性與天道詳矣然其要歸大槩以氣為理以生為性此於愚見不能無疑者也竊惟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而孟子則往往道性善夫孔子罕言者非不欲言也以學者之未可與言也孟子之亟言者不得已而言也懼性學之將已傳也及孟子之後其傳竟絶者千有餘歳至宋二程子始能推明孔孟之論然後性與天道之説復聞於世故世儒言理者皆宗之如吾先生蓋亦宗程子之學而有得焉者也今者之論殆與程子之論不合矣豈程子之論不能無差乎夫程子辨析精微之言雖多然性與天道乃其大者也大者或

差則其學不足宗矣古之君子其論議固不能盡同至於大本大原則不可不同耳程子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以氣為理也夫氣化終古不忒其宰之者理也以氣為理不惟二本而無別氣有駁雜理亦從而駁雜矣理有駁雜豈足以為萬化之根抵乎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禀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論未嘗以生為性也程子生之謂性一條令人多錯會望再詳之人生氣禀有善有惡天命之

性則有善而無惡以生為性則人性之惡果天命之惡乎天命有惡何以命有德而討有罪君子遏惡揚善亦非所以順天休命也復有一段謂大學心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大公至正而無偏倚可謂之中疑中庸未發未足為中此亦有所未安夫中庸所謂未發者性也人心自然之體也大學所謂有所忿懥云云者情也人心繫累之私也有所者私主之辭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情勝之辭也二書之言各有所指

其言之大小精粗亦有不同姑合而言之亦可通也此心未發之時本自中正苟發而無私情之累則無往而不正一有所累則不得其正其不正者情之偏也非心體本不正也若論其極則大學之言但可以言正未可以言中何者聖賢言中正有其義同者有其義不同者程子所謂中重於正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是也然凡所謂中者類皆止於就事而言是乃中庸時中之中非未發之中也以是觀之則大學所謂

正者特中正之正而非時中之中況未發之中乎又曰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無景象可以體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狀其體之若是也程子復以亭亭當當而形容之當是之時其體段亦自了了亦不待體驗而後知才有體驗即是已發先儒有體驗之說教人於此體究其辭不得不然不以辭害志可也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程子此語極為

精嘗以其說而推之可以默識大本旁通衆言矣又曰聖愚一貫安知其為中夫四者未發性也此心之本體也不假人力自有天然之中固不以聖愚而有不同也但衆人亂於情而害其性私意萬端乍起乍滅未有能造未發之域者是以聖愚又有不可得而同矣昔程子論中庸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六經論孟顧不與焉是亦有說矣又其言雖統論一書之體而其致意實專主中和之義就二者而言之未發之中又

其尤致意者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蓋謂此也不然則六經論孟之所載孰非聖人之心法耶自孟子之後儒者之知言者未有如程子也其尊信中庸如此豈苟而已哉先生素尊信程子於其不合苟深思而求其說不惟未發之義可判然無疑而凡理性之論亦必將始異而終同矣蓋此三者其實一也先生之言曰人心有物則以其物為主應者非其物則不相得矣不侯於道者幾希又曰學較勝否斯

驕吝之心未滅已先生察理之精持論之平有如此者生之瞽言夫何足采第自允其言無以心之舊物為主於此三說更加思索以求真是之歸此生之至望也非先生之過愛亦不敢僭妄如此其差謬者願終教之不備

寄浚川

蕙近日於學覺有少進鄉日胷中窒礙處今似稍稍條暢頗以自樂唯是阻遠門墻不獲侍側以承教誨深以為恨耳慎言中所欲質正者尚

有之然非簡札之可盡也吾師文章已足以不朽令着此書文章復不足言矣自今以往宜留意珍嗇攝養存養神而明之亦一事耳至懇至懇它懷楊張二生能道之

與劉叔正

自往歲承淮上之問至今復久不相聞南北阻濶徒切鄉望頃聞大旆廵歷江南竊惟執事篤誠康靖之風所至當必蒙惠夫和氣雨露所潛被較諸秋陽霜雷之威厲識治體者諒不以此

易彼也吳郡文徵仲蔡羽王寵黄省曾四子者令之名士執事宜一延致而容接之愛惜人材激奬後進在上者之盛節也定遠張崇禮僕之鄉同年其弟崇四又貴同年也今有所懇於執事敢乞留意崇禮簡附覧奉晤未期它惟加重以慰遠懷不備

寄浚川

拜違忽六易月毎懐德容未嘗不移時也新春伏想尊候佳勝臺務不無煩劇然宴息涵養當

日深粹矣死生之説不審思索何如生往者於此頗已察識近因朋友問難看得又覺親切恨未得承晤請益耳學以存養此心為本茍存養之久加以體究則夫知死生之説固在其中特從事存養而不察是理者固多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可見生死之故誠有可知顧人未之或知耳但其肯綮非止如世儒之説夫傳襲舊説而於死生之疑終不能釋此世儒之説所以為未至也別幅所具溷瀆多罪近聞復有稽考戎器之

命想憲節北上更淹旬月歸時倘経由敝地更獲一見實至望也餘懐不能詳布惟幸察

答馬宗孔

日奉還教如獲晤言教中言及白沙蓋猶昔年之意也至感至感徃尊兄與僕書盛稱此翁其道僕之意厚矣當時復書妄有云云近歳幸免於聾瞽於是復讀此翁之書乃自笑其當日之論真所謂執蝘蜓而嘲龜龍也竊嘗謂當代知

道者惟此翁及文清耳二公所入之門戸與終身之氣象蓋各不同至於反求實踐從容自得固有相肖者矣高明以為然否又白沙言論雖不多然其精粗亦自不同吾兄既信慕其學特未知取其何説顧拈出一二得以講論就正此學寥寥者久雖其有意於是者又多奪志於世味粗心於義理此恐未足與議也惟吾兄嗜學之專沉潜縝密其將繼先正而振微學乃鄙心素所屬望者僕雖不肖倘蒙誘掖匡輔之賜庶

幾可以佐下風於萬一也劉鄉兄人便草略奉此它遲續布

此卷乃僕一二年記劉之說區區之見大略止此耳輙獻高明以卜中否其有害於道者望痛砭藥至禱至禱日聞縈轉文部宜未足為門下賀特賢者道行之兆固可即是卜之此鄙心之所以為慰者新春想尊候佳勝不肖偷安如昨往年辱臨先壠之後闕一小園草樹翳然間日必一造焉每念故人在遠輙有浮游之歎耳鄉承尊教云服何首烏已得効但生昔収二方不記以何方獻左右便間乞批示幸甚

奉浚川書

去歲金守至伏蒙賜書且辱褒奬尤非所宜得甚感甚媿生素愚陋家居數年愈加朽鈍諒能度分方將為終焉之計來教所云其何以堪恭惟先生敦大簡重之德方正公特之操兼以材氣老成智慮深遠今日繫天下之望諒無在先生之右者然斯人之於君子望其居大臣之位盖望其立大臣之功徒有其位而功不及於天下古之君子不然也端揆之拜竊計不遠尚惟進德任天下之重求賢為久遠之基此誠區區之至願固亦先生之素志也阻迩未由參侍復不可數通問於門下故因奉覆僭易及此復冀察其惓惓而不讉絕不備

與友人書

久不上狀顧先辱問感媿不可言區區疏懶乃其故態恃故人察其無它而不深過不然數惕之罪其將何辭以解耶恭聞縈轉不任欣慶新歲伏惟尊候多福生朽頓如昨無足為道承示近耗去冬表兄書来已備道尊意顧生以老親之故仕進一節非所願也所委李道長事即具書托邢道長轉致其實不足為有無但長者之命不敢不領耳盧年兄使便卒卒具狀它惟賜照不宣

又書

去歲聞起用不勝欣愜大賢得位其所繫豈不

重哉日月已久未獲通賀蓋憂患以来人事廢
絶想象照察不淺譴也即日伏惟道履佳勝年
来所見所養當愈純粹無由侍側以變化鄙吝
為恨不肖近歳亦微有毫髮之見顧操心寡過
未能少異於舊恐終身悠悠無所成就便間不
惜提耳是所望於吾丈者亂道一卷乃二三年
間劄記者所云毫髮之見如斯而已所以輙奉
覧者非惟見其近况誠欲就正有道曉其迷使
無陷焉其幸大矣自餘情事不能多及它冀為

道厚自保重以慰惓惓之懐不備

與筆峯

閒居諸念略盡獨欽慕海内名公此心未忘如
吾筆峯三數公則尤其惓惓者也使至伏辱教
貺豈勝欣懌蕙素無似年来愈加朽鈍書辭期
許過當慙汗不已自惟庸下何足議君子之出
處然度時揣巳自保之志巳决諷味復用亟反
之言實有感於鄙懐敬佩玉音要當不負知巳
也自古倜儻之士苟非貶志改節則鮮能取容
於當世如吾兄高才英氣它日豈易合於世者
雖然古人不云乎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想高明久有此懐故縦言及之耳北征之句彷
彿少陵至於翰墨之妙後来當繼君謨矣敬羡
敬羡老子解尚欲更定不識肯賜指教否近有
與王崔二公書承命併往塵覧切磋之益是所
望也使歸謹奉手狀會合未涯伏惟保重不備

與李川甫

久踈音息蘊結日增果上人至出示二書知信

道有加於昔良以為慰私録本欲封寄然復不
欲爾者誠以因人領會之淺不若自求開悟之
深也數年之後終當盡與不訴不許朋友之益
莫大於德相勸而過相規矧兄欲聞箴警之語
僕何忍為流俗之面從乎年来聞兄頗有貨殖
之蔽恐當以龎老為師不宜以子貢自恕也莊
生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吾兄求道之心甚
切而忽此病為迂緩僕竊以為不可且慳貪愛
取始學切巳之實病大悟微證至人造道之極

功令不憂愛垢之尚重而預恐見道之或差是猶近戶庭之忌陷穽遠慮迷途於萬里也至尊者道德其次也節行才能又其次則富貴者固至細者爾古之有道者銖軒冕而塵金玉非作意而為之彼誠知內外大小之分也近世之士求識見議論若王陽明者豈非一時之巨擘乎然君子不謂為知道者以其終身未透富貴之關也懷明月之珠者必不匍匐以拾塊鄉使陽明果聞道則其行事當彷彿白沙矣無欲之教

三氏皆以為第一義狂惑愚鄙之流竊笑此言為少味而高明之士亦未有深信其說者良可歎也若白沙者其庶幾無欲乎陽明之欲種種略遂令其所得者何耶此事若蒼素殆非難擇者也往歲承書寄已達第以兄挾持兩端故不欲答諒今已自悟矣僕於宋儒之學非若比丘方士不知其底裏彼其難佛氏者皆可破其所謂妙道精義者尚皆內典之淺談也腐儒中先入之毒高揮大抹訾詆佛老僕直以為寱語耳

况其無聽之卓卓占敘不盡萬一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非聰明如吾兄僕不多言如此念之念之可憐詞客李空同治第梁園學富翁地下定遭劉武笑我猶如此況如公戲作小詩或足以風一笑擲之

又書

奉別復爾永久仰慕之心實數數然南署閒暇甚非置賢者之所顧德業之所儲養日愈宏大亡時救焚拯溺固將俟於吾丈也生偷安故園

差足自樂第歲惡盜劇未免嫠婦之憂耳表兄便謹奉啟以候起居

又書

日者奉會厚相與之意甚厚別後復承睢陽所賜書仰仞高情益增佩服近日伏想道候尚有日新之見便中幸不惜示教大抵古人之學不外於心存心之方莫先於靜異乎此者皆後世支離之學也以執事之賢誠有意於古人之學無難之不易也然要在篤信而已頃有郭韓二

工部過此論學尚有疑於至静之說要是講學之未精耳夫静也者在我常然之體動也者應物俄頃之跡今習動為終身之薮而主静無一日之功不知動為大略顧曰主静之蒙偏不亦過乎不識誠明者竟以為何如也凡區區之見大略具在約言其言之中否尚冀教正表兄揚希指便謹奉手狀布此惓惓表兄希賜一照拂感當何如奉對未期惟為道加護不宣韓工部好仙學意惟在養久生耳僕與之言作外無仙亦未相契偶得二絶録上一覧當有以教我也

奉李石疊

伏聞榮擢即用慶慰顧以辱知特異受愛不啻依附方深俄驚遽促其為戀戀大不可堪至於一方之重輕羣情之喜戚尤不存焉使節赴省萬冀枉由敝處以償十日留別之約想公念舊感别亦未忍不過我也薄儀馳賀具在別幅疑瀆尊嚴不勝慙媿他惟俯鑒不備

與表伯昭

承專使遠賜教諭兼佳貺稠疊感慰何可言諭来教先登彼岸之言良自笑也區區所知自以為庶幾斯語至於心地擾擾則正在中流汨没耳歳復一歳不免只是舊人虛生浪死不免可豫見矣大抵吾輩終身只用心於外物而自已事全不辨取豈非顛倒之甚哉可嘆可嘆陶閧止欲破戒煮肉耳不擇形製如何也穆宫筆果佳但皆粗者可草書更乞十枝可作楷者早寄幸甚外墨竹一幅将意媿更無可報来貺者除日草草奉謝不盡不盡　昨聞李石疊云其甚惟貞白前勸兄慎於接人令不免此柰何顧此一人耳想往来士夫豈得一一得其歡甚為兄念之仕途誠不易何若相從求仙乎僕昨為科道會薦甚媿忝冒然吏部覆題竟置之不知出部中諸人意抑叙菴亦有意也兄於叙菴處素借譽恐不勝譏者之口但僕本不欲仕尚有言哉老親之眷此月初已踰大祥而孝字勘合一向不復開領擬至服满後只奏乞致仕乃今[illegible]

之則致仕之跡亦不須舉不仕則已矣何必更行陳乞反受制於人耶此意未嘗告人獨告吾兄耳想欲聞之進退之得失繫於己用舍之是非繫於人至於繫於天者尤不敢不順受其正耳

與王肅菴

去歲知起用爲蒼生慶之吳民思執事甚矣今復得之喜如之何元元之困窮歲甚一歲使郡國在在若執事易危爲安無難也蕙年來多遭

家難孤露餘生痛何可言此月已踰大祥孝字勘合尚未關領擬至服闋後但奏乞致仕耳伏恐欲知故此及之侍眷輙有溷瀆欲刻一書而敝處寫者刻者皆拙惡乞於貴郡擇能書者一人刻者三四人遣來敝處不識可得否外近著小書極知妄作中間大謬者正望故人賜教而改也衰病草草奉瀆尚惟照察不宣

與陳汝宗

承示學規五條鄙意欲去明制附其事於敘職條內似更完整考行謂實據考語加之參訪不即見於施行與所謂仍存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開報不當者懲之誣陷者黜之皆盡詳重檢防之理往年蕭子盖在此專務訪察被絀者類當絀者也然其事甚秘不知用何術而然但竊謂用明伺察其道終未光大且凡曰訪察便是欲得其不才者以師儒之官行此與教養人材之意殆不相似先儒謂爲治便要識體此恐不免失體也王制簡不肖以絀惡鄉之不帥教者

司徒教之入學而不帥教者天子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入學教之及其再三而不變然後屛之遠方然則古人非不絀惡顧當日鄉里之制學校之法纖悉具備故善惡必得其實後世不正其本欲從事於末流難矣又周禮鄉大夫州長董正詳於比考其德行道藝而略於糾其過惡虞書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其終特曰否則威之而已虞周之制實無大異大抵善善長而惡惡短乃聖人振

本節目之大所以合於天地生育之心虞書欲並生哉正謂此也特士子甚無行者誠不可容執事重欲行之允反覆思之欲得其平行事之間亦姑示其意足矣稽策條後欲附以兩條一謂禮樂制度曆數史學字學之類諸生或有講求論著成一家言考試畢日許投送本院一謂諸生能為古文辭者亦許投進果有可取本院仍加覆試並不得詐偽此二者於今之法令決不大戾於以風厲學者非小補也其講習禮射之類儀禮此等處多有難考其器數末節今亦不能備也先儒以禮樂教人未嘗數數於此蓋本末緩急自當有辨且姑舍是未為有闕今之教人鍾磬歌詩者詎有益乎小學一條宜令各府刻朱子小學分給屬縣此書陳士賢先生註者最善附上學範似當並刻內字不無一二誤者其餘分附事件四條取其簡要不允隨俗猶常徒為冗長也吏歸甚遽卒具書不獲三思惟加詳擇

與李川甫

去歲汪守附至手教時僕新罹先妣之禍未能奉答衰痛無聊因循至今非敢疏慢也吾兄遂至薄官每一念之不任悵歎茲者得書知家居亦不樂顧區區仕宦之計悠悠流俗之情似無足置於懷者此雖常談然亦未有易此也命駕之約竊窺思之衰冗奉狀不能備悉

與高子業

頃聞有請告之舉甚盛甚盛雖當明夷之世自求嘉遯之福行止之際可謂大得志矣即日想已還第奉此以承動定遇便急遽少當續聞

與唐都憲

遠違台範積十餘歲寒暄之問闕於記室至於竊承下風雖甚愚昧不忘鄉往也日者聞漕臺之拜贍依伊邇何幸如之顧草土之間不克修慶旦夕抱歉第深反側猥蒙眷念先辱賜書捧誦之餘且感且慰重黷尊嚴莫敢通賀謹奉手狀少布區區他祈照察不宣

與劉紹功

附至牛長官所惠禄命書其書支離穿鑿極是迂僻若據以談命恐如繫風捕影耳中間豈無偶合者如其不合者之多耶大抵禄命之書唯子平近之故其言多驗其不驗者乃推測者未能精諦又天之賦命千變萬化實非有限之小數所能盡也然其有驗處自不可誣此其優於他術明矣喜忌繼善百章四言獨步之類吾兄嘗用心觀之否其辭雖淺近理則然矣夫人不能神而明之爾若忽此而求之高遠則反無干涉也

答劉叔正

奉教并獲睹近製清滄新美何減古人荒迷之中豈勝開釋有一二可商確者輒注其側不審然否乞再考定三四年來讀古人文字開卷時有所見但臨文甚苦其難當由力有所限耳以此殊自嘆自媿也有可以警發蒙悟者幸試見教暑中憒憒具覆不宣

答袁伯昭

奉教諄至如接晤言重遺禮幣領次感怍因來使竊詢起居尤以為慰吾兄雖久勞州縣然行能益白鄉用不遠不宜遽萌故園之思也承示近製將續杜集故格調如之公暇可徧讀其集使略能成誦為善惟在多讀多作久之當自有悟入矣生衰惰日甚度終無所成侯筆山雖欲見譽其如自知之媿何哉苦熱憒憒具覆不能盡所懷

與浚川先生

夏末嘗上狀計徹台覽矣伏惟初還闕庭隱然為朝省之重甚盛甚盛生近日苟安草土顧憂患之志未忘於心不審先生何以憐其愚而慰之都下事體近復何如短闇無先見之明竊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助而不敢寓之筆墨也以公明悟儻少加意念必能知愚心之所欲言矣鄉人便謹此奉手狀它惟毖重不宣

與袁伯昭

頃惠二書俱至惟付吏人者尚未領也吾兄到郡未久柰何遽有歸志相去阻遠不審其故云何將謂不堪俯仰而上之人難事耶此則舉世皆然宜隱忍以求伸可也若非此之謂而但出於引退之計則凡士夫家食類多窘迫此當經意者也又吾兄遂能絕意仕進誠善矣如其未然則今之引去與京官兩司事頗不倫後能越常格而用材者誰與此亦當經意者也以知己之愛故吐露及此幸加三思

又書

往年言未第時嘗學坐功且言行之頗有驗昨者命書黃庭豈誠有愛於攝生之言乎坐功節度今倘記其大略望錄一通見示黃庭經雖文辭美麗可愛顧非僊人之作昔人嘗謂晉時好事者為之良不誣也僕近歲於老子莊列之書實能得其要領而渙然自信於心嘗以為自列禦寇莊周嚴君平之後而老子之學遂絕雖宗之大儒皆未能深究其說而遽然非之至於王輔嗣蘇潁濱林希逸之徒號為善言玄理者亦僅知其緒餘而實不通其指也區區於千載之下獨能闇而知之列子載子夏之言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竊嘗不遜自謂近之未獲與公極談恐聞斯言必疑其盛自稱譽然觀僕於凡事輒不敢當今於此不遜意者其可信乎偶縱言及此可以一笑

與浚川

頃劉鎮撫來得所賜教幅不勝為慰伏承至京

頗不樂有謝時而去之思竊觀近日事勢殆亦非君子利往之時如公果得暫歸以待剝復之定於愚心頗謂甚善然消息盈虛在有道者必見之真矣區區臆料之說未知其中否也又聞近歲體力寖不能勞苦故亦消息之理但善攝生者為能以人事勝之爾生自居憂以來衰瘵愈非往歲之比獨賴醫藥之輔稍能自支間或旬日不服藥即精神苶然以此知醫藥之功不誣也其方即巨勝丸恐欲知之輒道及

與劉函山

鄉者之事當絕口不道以直報怨始終不校區區不肖不敢不勉亦深有望於吾函山約齋也不然則吾人者真聖朝之朋黨耳使天下士大夫議之後之良史書之與彼人者相去豈遠哉此區區之本懷諒吾兄亦久有此意也

謝人

蕙惡大咎盈上延先妣伏承垂恤遣奠几筵重賜誨言慰其哀苦存歿之感莫能盡陳值便謹具狀敘謝荒迷不遑它及尚惟炤察不宣

答友

頃有狀附郭吏目聞未上徹羅判至承寄訓劄試錄不任感慰外悃所示多所未聞勍敵之云極切之論也第文選與枉法二事不知其詳未審再可略示否近年所刻試錄其文體往往相類而令科尤有甚焉大抵意欲近古而變得反不如舊以其放而不謹幾與傳註無關涉故也未論文字義理如何只此氣象甚不好區區竊憂之不識明者以謂如何不肖春閒嘗有一二後生相從尋復謝遣之矣亦嘗為改得文字一二篇雖不敢放顧又局促可厭回報奉覽可發一笑也日將長至伏惟加護以須復亨之慶不宣

與崔後渠

自承八月後手書積時無便遂闕拜問豈勝企慕於此辱示題名高作細惟留都宦遊多暇而吾兄得肆力於學問文字之閒既遭憂患以深其思復得寧靜以成其學他日見於行事尚愈

不同程子若要熟之語如兄今者是也復承譏虛使評其所作但自顧寡陋不足為講習之資耳夫作文利害不惟文士言之已詳雖先儒皆有定論顧今之作者皆異於彼其高者或支離纏繞大為可厭曰學左氏而為也或怪僻艱澁幾不可讀曰古文不過如是耳下此則以流俗為是以古為不必法者也竊觀吾兄之文雖未至奇怪然意頗近之矣願矯之以平正可也管

穴之說不知然否惟再教之前者族人之僕又附去王元玉道長書云留兄處不知為轉致否幸取回字示下即日刻復將定惟自愛不備

與劉叔正

久不通問可量鄉往日者聞轉官蜀中於予心甚不懌也今得來教方且以為逾分區區之懷盖交游相望之情而執事之言乃君子自處之厚也不知頗有它故否冀略示知如何

答友

行次簿遽顧勤枉贈足仞雅愛之深也感佩感佩衰荒草草裁報後會邈然愴悦同之尚惟進德修業以副瞻祝不備

寄張崇象

蒽惡積殃重去歲遭先妣之喪衰痛無聊久闕上問顧嘗兩辱賜書亦坐是不時治報負罪萬萬憂居閑寂然頗聞吾丈親被簡命執經入侍不任慶慰恭惟吾丈厚德閎材將為斯人之福今者方見柄用士之識與不識孰不欣懌而況最蒙知愛如區區者哉雖衰戚之中未能修慶而惓惓之誠積之久矣又日者不肖爲免罪戾極知為門下之保合也布謝稽緩尤不自安便間謹具手狀衰荒占敘疏略尚冀賜察不宣

寄許北樓

某惡積殃重去歲遭先妣之喪衰痛無聊久不上問負罪多矣憂居閑寂然頗聞吾師親被簡命執經入侍不任慶慰恭惟吾師厚德清材將遂由此柄用以為斯文之福況凡出自門下者

其喜幸當何如邪故雖憂戚之中未能修慶而祝願之心則已久矣鄉者事極勞尊憲今爲免罪戾不敢忘所自也控謝稽緩尤為反側便間謹具手狀衰荒占敘疏略尚冀賜察不宣

寄管平田

春間省祭官趙鎮回伏辱賜教累幅恍如侍左右而承慰藉也又蒙嘉惠遠遺賻幣倍用感刻生憂患之餘加之衰苦居常忽忽殊不自聊以是久闕拜問聞榮轉亦未能以時修賀生於門

下鄉往最切而踈惕乃爾直衆楚之故非誠踈惕也不審蒙矜恕之否茲便謹奉手狀士奇時濟承之倘有便音敢煩附一名字問訊區區意緒銷落所不忘者惟諸君子而已未由奉對豈勝馳戀之至不宣

寄鄭年兄

蕙在京之日少臥病之日多加以敝郡僻左罕有過客故雖諸同年之門不能通問則其它人事之廢絕可知矣日聞吾兄榮擢至此方擬具

狀通賀顧乃先辱賜問兼以寄貺感怍感怍茲惟吾兄久屈而始信雖非君子大得志之時而復亨之漸此其兆也汪守便謹此奉狀即日凝寒從者北上伏冀加護不宣

與伯昭

奉二教并蒙寄示金丹節要非相與之至肯傾竭如此哉僕幼而好觀參同悟真金丹大要諸書然苦不得其門正德初遇一道士姓呂者言龍虎鉛汞僕大笑之道士曰子未知故也僕心甚駭其說久之復觀參同諸書恍然猶昔也試以道士之言思之則其言無不合者亟尋道士則已如它郡久之道士復來僕請問焉乃授余一書即此書是也當時踊躍欲行之既而因循歲復一歲至今二十餘年矣其書亦借人而亡之常往來於懷此事難爲俗人言故僕未嘗輕語人也後巳卯庚辰歲在都下借得道藏觀之擇其可取者抄得五六十種因知方士之術不盡於參同諸書所言也嘗以爲言神仙者歷代

各有一說猶吾儒之道歷代不勝異說至宋之程朱而後其說始定但不知張平叔上陽子諸翁果能猶吾儒之程朱否也漢書藝文志列道與房中神仙爲三家今其書多無傳晉葛洪作抱朴子敘長生之方曰金丹曰閉息曰房中曰守真一其言金丹者五石也以爲長生之至要今其書幸存所謂太清金液神丹經也張平叔則以房中爲金丹而盡廢諸說如悟真篇所云是也至金元間王重陽丘長春則專以清靜無

為為宗歷代言仙術者最多大抵不能過此三家矣三家之甲乙未敢臆斷尚俟與吾兄商確之節要信奇書也但煉氣關闢二篇其工夫似太繁又有疑而未了處亦俟相見得口傳而後能行也來教云心可以剃智可以去氣可以和七情不能奪斯言頗傷於容易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未至此境界未可言剃心去智也心中之欲一毫未盡則其神不能凝其神不能凝則舉目開口之閒真氣散亂而七情得以縛之即

如作此一書便是不能剃心如此縱得金丹入腹恐不免有潰逸之患吾兄試更以鄙言思之可也其曰枝葉根本云者又得之矣所舉黃庭經二言甚善然其全書皆存想嗽咽之小術非真有積精累氣之訣不可以其一二言而併信其餘也孟學博致仕而去者幸也嘗觀今之士夫其識趣卑陋者盖不足道閒有雋材又率病痛不少其每下者則遂如孟學之放恣不但不能逃明者之識想仙人隱君子亦笑玩久矣此世道升降之機生靈休戚之本風俗已成孰能迴狂瀾於既倒也不如偕知己者遊五嶽以訪異人乃最上策也寄上大洞經黃庭之流也陰符釋義大丹口訣陰丹之學也口訣內有一段筭定時采藥之日月最詳節要所無也王真人語錄無為之學也其書雖未粹然實有至到之言僕所最愛者也煩令侍史繕寫一本見惠原本幷上三書悉奉觀甚寒作報草草餘非筆墨可盡

答王南岷

連日方臥病使來枕上發書不勝開慰寄示近作見吾兄詩思大進喜可言耶詩文小技誠如來教但世閒除却得道與聞道者便是此事為可貴身後之名亦虛譽耳見在之樂更無踰此者矣復承讀老莊及內典尤以為喜肇論僅佳然於死生之說則未盡藏中有起信論中峯廣錄二書可取觀之起信立真如心生滅心二門即吾儒所謂性情老子所謂有無也道之綱領

特在於此此處理會透徹它無不通矣吾儒經傳本是第二層發用事非由化於舉業之習雖另著眼也惟中庸未發方是心法第一義顧其言甚約而其說之之詳乃在於釋氏之書程子表章此道固有所自來但諱之不言耳若曰據中和之二言而遽可以盡心知性雖聞一知十者亦有所不能也自中庸之外更無從源頭提掇處然則程子之學果自何書得之耶後世知程子之聞道而不思其出入釋老其聞之於二

氏者蓋多矣如程子曰釋氏之學又不可道它不知亦儘極乎高深又或聞莊周與佛何如曰周安得比它佛佛說直有高妙處又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言極有好處使非涤於二氏之學亦安得有此言乎今之儒者淺狹卑陋未有能稍窺本原者故將未發之中視之如長物其所講論但是君子中庸以後三十章了葸知未發亦只空說了一生彼又將此一節高閣起孰為道孰為性孰為心法與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程子之所以為程子皆一時儱侗了尚且高談性命能排佛老悲夫悲夫古人曰大言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近年有未發之說數條卒卒未能録上力疾作狀草草餘具別幅不備

與高藕門

僕免喪已三月雖有進退維谷之歎而居易俟命不敢不勉也日者鄭慶雲報其屬意蓋為不肖惜乎不幸而不當此例也憂患以來恒與齒編氓為幸況冠帶之榮耶人皆求福已獨曲全

曰茍免於咎莊生斯言可謂實獲我心矣吾兄出處非吾之比至秋聞議之如何辱贈長句掛名雅集何其幸也顧令不讀書不作詩文無緣奉益耳小園一池亭榜曰瑩心頤得二篇為寄惟勿以此塞序文之請細觀雅集音響時有未妥帖者如伐木選鈞竿得詩好夕吟其首字一宜用平聲乃善其它更無聞然矣倩人同盛使夫專候老子序萬無遽遣之徒歸又註本止有此耳亦望賜返外亂道一冊附上所懐甚多不

能盡白奈何

與王浚川

近聞留都司馬之命不任慶慰令者計當還第謹具狀馳候前承誨劄未能上覆周貢士来又蒙賜教幷示丁亥集有警於昏昧多矣但於太極陰陽諸論思之未通此殆為先入之說所蔽尚欲問難奠煩重喻然非筆墨之可究也比年誦先儒之書稍見得一處頗為切要敢因下問之及而就正焉昔延平先生嘗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體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晦翁亦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則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生因二先生之說而推測子思之言既又考之羣聖之學六經之微言往往若合符節於是竊以為此誠義

理之本原學問之綱領外乎此者不足謂之善學也故凡學者必先從事於此體之於默識養之於主靜及其道之成也內欲不能留外物不能亂天下之事無不各得其當特一以貫之而已不然內有毫釐之偏則外有尋丈之謬欲其中節不亦難乎夫性情一物也動靜一理也何言中和而抑揚其說也蓋有體用先後之分焉物有有體而用弗利者未有無體而有用者也是故學者不先患情之不得其正而先患性之不得其養蓋未發而中發而乃和若失之於靜俟至既發而圖之雖有隨事精察之勤矯情強制之力亦將救過之不暇古人心學之妙豈如斯而已乎程子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蓋止此耳生非知言者循行數墨僅一有見乎此雖然直說之而已未能學也獨念先儒之說固為詳至第雜於衆言之中而未及特書屢書以詔後學亦惟近歲講道之君子為說頗多而顧不及此茲以質諸左右萬一所擇不謬先生其益推明

[illegible][illegible]之說庶使後生小子聞大賢之言而信從[illegible]豪此學其有興乎疏嬾不能三思辭不逮意此外所欲言者亦不能詳布希惟照察

與張元傑

不通問二三歲惟積傾仰伏想吾丈閒居日久養愈純而見彌高矣往承不鄙欲以緒論見示敢請副本以解渴飢之思不肖免喪尚不死凡百無足道惟學不力而行不修以是為媿耳南郭近治一園頗足寓目浚川公舊有詩云葺舍

聊應近先隴閒時正好鑿蓮池廣求樂本畦防穼創製花欄客說奇乃荒園着題詩也吾丈肯一來遊乎貴縣至敝處再宿之途耳暇時果能命駕不惟慰塊處之懷庶將聞道義之誨此深願也卒卒謹奉手狀它惟若時保護不宣

與崔後渠

往年奉教聞尊嫂違世去歲夏仲禮過此復奉教墨乃荐遭老伯之喪且除服矣相去阻遠曾不能一奉慰罪罪愧愧僕於丁亥秋亦為先妣所棄背今服闋行㳌一歲竊伏故園無足道者緬惟吾兄近歲所見宜加高明而區區亦頗有絲髮之見所恨不獲會晤以往復其說耳承命索近所為文輙往亂道二卷不識有一言之幾於道否其間偏駮甚多望略見教顧此乃三二年前所劄記者近已覺其不切惟時靜坐存養此心而已嘗竊以為聖人之道要之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後世經術文章之士極其所至終是以文字為主以故學之終身往往有無所

稅駕之歎蓋不明諸心而假藉於外是以言愈多而愈無當學愈博而愈不足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涂父云僕欲整理毛詩此誤傳也竊觀先儒說經雖深淺不同大槩得之後之作者但可補其未備爾若復自為一書誠似剩矣又訓詁之學大抵未嘗知道持其區區之見以推測古聖人之蘊真來教所謂億說耳若於聖人之微言無所發明雖釐正小小文義亦非儒者所貴也矧其下者離真失正不惟無補於萬一徒

增聖經之疵纇耳鄉示體仁說有數條甚好原道釋所見甚淺兄顧為序之何也相去遠欲藉以承教不覺忉忉然殊不能盡所懷便聞幸時賜書

與高蘊門

承詩教并獲老子序可量欣慰老子之書僕誠見其有益於世故妄為之說然使說焉而世不信又奚益哉則思得賢者序之庶世之信之者衆也執事復言與李君同讀其書而愛之凡古今人為書未有舉世悉好之者惟賢知者好之斯傳已昔人云天下英雄所見略同今二君之見既爾天下儻知言之士可知二君者其見能無同乎然則鄙說之傳也可幾矣復承問談禪近實有之然其始彷彿則已洒然知異之矣未知後來所見終如何耳所云穆伯潛周用賓王純父皆嘗試之顧是時僕尚未讀佛書故未能請問以窺其所造之淺深也純父欲合三氏而一之其言偉矣而其詳未得聞也三氏之說

出於世久矣如斯言者中人之所疑而駁而下士之所笑而姍也然二氏之說行於世尚未遠安知千萬世之後不有如純父之言乎嘗妄論之三氏之學皆心學也夫心一而已矣彼三氏者皆聖人也學至於聖且弗自知其心乎苟知其心其理有弗一乎其理苟一其言豈有二乎今夫水有流有源心則亦然其流也三氏皆言之其原獨佛氏詳言之老子次之而孔子則罕言也蓋人上智寡而中人多中人雖言而不達此其所以罕言也若乃上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已言者非所罕言者也如是則罕言亦言矣至於二氏雖亟言之亦終不能言也故曰言語道斷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於戲此於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隱豈異指乎後之儒者大抵見心之流而未見心之源其論學也不專求之於心而泛求之於博學力行之閒其極論道德終規規於事為之末與夫大道無名上德不德者異矣孔子之言雖嘗

云爾然孔子之道非盡於如是而已使盡於如是而已豈其所謂罕言者乎夫儒者於心之本原果未徹見則與彼二氏之見不同矣既與彼二氏之見不同亦悪得不以二氏之言為異端之言乎凡儒者之紬老子者集觧中稍辯之然世俗之人必有非之者矣看佛氏之説則尤見詆於俗未可卒與之辯也昔伊川有言佛氏之道非不上下一貫至其用處便作兩截程子此言其許之也不為不至矣盖上下一貫非聖人之學不及此然則佛氏之道從可知矣今世俗之學其所見果有及此者乎柰何持矇瞍之目而識離婁之不察也因下問之及率然如此然終非筆墨之可究也想執事更當有卓絶之見幸略垂示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上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下

亳郡薛蕙君采著

與聶文蔚

往歳幸獲奉接别去復枉賜詩翰惓惓以陽明之學為言其欲益於不肖者甚厚顧當時未有知識殊負執事之愛近来盡見陽明之書始感執事之言惜乎陽明已不可復作不得及其門而從之遊矣當衰世之中失此偉人所繫甚重可痛可痛此公知行之説區區終有未喻至其拈出良知二字真可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古人良知之學廢絶而不傳久矣有人於此續其不傳之緒使天下復聞其説其功之大小何如也當今之世聞而知之者固多矣或者猶不無知之未至者况於不信而不説之者往往不勝其衆也此學殆將復絶矣此其執事與同門諸公之責乎竊嘗以為良知之學誠至矣學者既以此為本宜兦以静與無欲為助不然恐徒為空言而終無實學矣盖非静以體認之則

得之者淺必不能的見而不惑非無欲以存養之則害之者衆必不能固守而不變愚見如此執事試思之以為何如大抵主静無欲之學實亦提綱挈領之論後来諸儒之所講明者終不能出其範圍乃若議論愈繁使濂溪之說反汩而不明蓋有之矣偶值郡人便附狀率爾及此弁少致佩服馳向之意無由會合得一劇論筆札之間不能盡究也因風不惜垂教

與文徵仲

往年承寄示休致四疏念将出都故不復奉答至今忽六七歳復以路遠不獲致問雖音息之踈而此心之奉懐甚數也近来想履况增勝湖山林藪之間良可樂也毎念衡山清修不污安於貧賤至其晩節始涉仕宦之途復能不終日而去之凡交遊之有識者不但服衡山恬退之一節實嘉衡山為始終之完人也僕雖退藏恒未忘憂患贈繳之迹遠媿於冥冥者矣呂子行附寄略布區區老子觧二卷登汎之隙聊備一

覧葦逢之徒知言者鮮必有以是而罪我者非羊何輩不足示之也九逵履吉二君會間為我致意無由奉見臨書增嘆

答劉梅國

日屢聞誤愛之意甚篤不識不肖何以致此感佩馳向之心積巳久矣自惟晩進方切退藏故未敢通誠於左右猥承貺損先賜教言豈勝欣慰老子之書今人屏而不省生為之說又皆淺陋而公獨有取焉達人之見異於時俗遠矣此書近篆仲禮遣人刻之中間與舊藁不同者多蓋屢有所更定敢再壓覧外亂道二卷皆一時劄記之說淺陋最甚不審有一言之近似否敦正有道竊所願也伏誦教末以為五十無聞雖欲進之心日有孳孳夫復何得執事其将誨諸哉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於公見之矣顧公之下問古人求益之心也生直為佞報之夫何益哉是夫子之所謂損者也竊聞自聞者謂之實聞自得者謂之實得非夫

自聞自得取之於外終非已有爲其本非在我也在我者其物至近其道至簡其事至有功也公誠少加之意當日有聞而日有得矣退之曰惟執事可以此言進以是敢効其愚然野人食芹而美恐不可爲王公之獻也未由親侍伏惟加察不備

答友人

辱惠書并示春秋或問三經説數篇讀之累日不勝欽服世之溺於所聞之士如執事之用心

者寡矣執事謂孔子六經焚毀於秦漢世無能釐正宗儒傳義尚有牽合附會之説欲黜其僞而補之且譽僕爲當世知名之士使評其是非執事之爲書其獨見自信蓋將度越歷代之儒者而今世之寡陋如僕者執事顧就而問焉僕誠惶媿而不敢答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試誦所聞而執事擇焉夫六經自秦漢而後其殘缺錯誤多矣蓋非孔氏之舊也而凡古之載籍亦皆逸亡其存者多僞書焉儒者生於數千載之下不獲見聖人之全經復無古之載籍可以爲證宜守夫子多聞闕疑之訓學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如是足矣不然是臆説也傳曰疑事無質況聖經以臆説决之可乎六經之大義自宋儒發明之思過半矣中閒不無未當者不害六經之大明也至於諸儒議論同異亦各有所見當並存之以廣異議非可以一人之見廢之也程子謂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蓋謂此耳然區區復有所聞敢爲執事言之夫古

之君子學成而後立言其言也爲道之不明也言以明道爲主則其言不得不約故古之爲書極寡後之君子學未成而先立言其言也爲名之不聞也急於知名則文章訓詁皆襲取而爲之言之當否不恤也故後世之書極多雖然以已當之言而致虛僞之名此可得於愚人爾君子之論謂之何哉今執事之書非爲名也蓋欲明愛人之道也然程子有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内也不求於内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

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采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身君子弗學然則君子求聖人之學蓋有在焉非在於文章訓詁之間矣竊又以為聖人之學未易遽言也有志於學者宜以論孟之書取其切已者講明而踐行之若夫六經之義姑徐徐求之未晚也此不惟初學自治之方使世之儒者果皆從事於此則人

人有君子之行雖不治六經而六經之道不遠矣若後其身心而徒以窮經為先雖真得秦火未焚之經親聞夫子筆削之義亦何益之有執事著書立言不過化今而傳後僕之言倘不甚謬執事其取之以告今之同志亦化今之一端也

與浚川

歲暮奉狀想徹記室新春伏惟道體萬福生區區之意已具昨狀日聞晋溪當軸永嘉復召還控請恐不可得當痛黜僕罪於家爾途窮計拙於此莫知其可幸指教頃見空同集敘篇末數語可以太息生非敢方空同而弥頗有相類者遊嵩集呈覽嚴翁西還未幾即下世言之感塞天之於善惡竟何如也南都王子新能書妙一世其才氣亦非凡子可望生與之不相識然稔聞其人君子之愛才見一拔斯取之矣公僕全材而愛之將舉世七遭其愛者吾師以人材為已任如子新者謂宜收之以備門下之一人僭

妄死罪死罪同學生行速卒奉狀草略不備

與東橋

日者奉途次書繼又得廉邑承差附來書吾兄欲息游以辟世使它人聞之將進其慰解之說此莊生所謂非相助以德相助非也在僕則不然顧不渝初幸甚審欲復出姑相時而動未晚也大抵仕途百損而一益益者幹此小利人事業此外便都是喪本心沒天理之陷穽上馬者尚不能討得個直過其次惟下達於無底之壑

而已如此弄了一生不曰至愚吾不信也世人但知眼下富貴不知遠慮如某公者今如何哉可惜只恁麼鶻突死了昔年得意之境與憂亦有異乎聞遂肯信樂於佛書世間可出生死者惟此一門但此事猝急曉不得久之自能悟入區區所以愛兄贈兄者獨有此耳餘具別幅言不盡意

寄劉叔正

承書既多慰三復書辭惜不得面究輒因來誨

具其大槩倘有疑駁幸賜往復所云嘗略觀內典希想於真如不滅之境此一言固喫緊語也又云但佛老之言與吾儒皆源同而用異語似而志岐高者其志拓卑者其的實一例以玄虛高之恐被其誑耳此殆往時略觀內典未得入處故不及究其說而置之主以臆察不決之見輔以雷同相非之說故云云也源同而用異斯言是也語似而志岐非也將無襲先儒公私之臆論耶佛老之道豈遠於人乎雖孔孟之道亦

然謂之卑固也其於向上一路乃生民性命之原聖人神明之德其高無以加矣知其說者始知當時孔門為罕言而後世六經為未備也夫佛老真聖人也豈如世之詐護淺薄之夫自誑而誑人乎彼方以其道修諸身而化天下顧乃自誑誑人身且不修天下亦孰從而信之使世皆中人猶可誑也如文中子富鄭公趙清獻呂原明劉元城游定夫謝上蔡諸公豈為誑人所誑者耶殊不然也諸公皆尊信佛氏老子尊信

者衆故不及儒者見道未明或有不免自誑而誑人佛老無是也又云佛老作得成自足雄視萬古儒生狼狽乃有不及二氏之萬一存乎人耳此亦知儒生之可羞而有取於佛老矣顧明者之意終是不肯以異端同醇儒若傑之見則不肯以佛老同後世之小儒特同夫古之聖人耳此其說柰何古聖人之學心學也非他學也久矣夫其不傳於世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易書詩微言尚多姑舉一端夫未發者以言乎心之靜也所謂性也發也者以言乎心之動也所謂情也古之聖人明乎性情之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靜虛動直各臻其極所謂致中和也然此二者復以主靜為本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體心之常也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非特心之體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多其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於密之時也先聖

後聖之心學如是而已此僕所謂佛老與古之聖人同者也此梗槩耳然未發之理窮之而愈深測之而愈遠世儒之學不知反求於心者無以議為也間有服膺身心之學者曰酬酢不遠其則者或有之不可中節與致和曰主靜以立大本則未也周子其庶幾乎程邵次之中庸之書辭約而義微世儒知之者寡獨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其它載籍不與焉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自程子之後其學漸微漸差名為儒者而儒者之心法曾無聞焉此僕所以不肯同佛老於後世之儒也又嘗以為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為至矣未知性與天道雖可以貫人物而庶物人倫不可盡性與天道也夫性與天道蓋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倫固諄諄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遑及其他則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有妙道豈惟不知佛老亦不知孔子也性命之說孔子發其端矣未數數然也雖老子亦然其極談者獨佛氏之書

耳世之賢知之士若欲為篤實忠信之君子如司馬溫公范文正孫明復徐節孝則求之儒者之學有餘師矣若欲真知心之所以為心真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真知真心常住不生不滅之道舍佛氏之書而能至者萬無有也凡區區之說舉世將以為狂誕然僕不以語之也間於知我者談之姑思之可也區區於程朱之書讀之久矣實見其不及二氏者隱之於心而安稽之於聖人而合非苟為狂誕也詩文書札彌精

簡矣送徐方伯敘非玄虛之流乎但恐無下落
雖玄虛而不的實耳匆匆言不逮意餘具別幅
不盡

又云必欲強而同之其原未毫釐之間皆混而無同其之所未安也夫未發之中聖人不得不同也此大本也於此苟同是謂大同事有小異不害其為同也世儒無未發之中其源頭既受病其行事從可知矣此其於聖人之學同邪異邪固不難知也且明者之未安僕往年何獨不

然乎大抵由習聞儒者之言耳夫所謂真知不滅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求也生死亦大矣視文章名譽富貴之屬不有間乎子路問死程子以為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以知死為答矣朱子躬行博學令人萬萬不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曾實透得此關故理會參同契平生於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盛水不漏晚節末路胷中略無得力處却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惜乎夫不知性命之說豈知聖人之道乎此翁卑佛之說矣豈知方士之術乃佛氏所甚卑者乎以此觀之則朱子者非獨不知佛老之書想是並列之言亦討不着巴鼻此可以為鑒矣然使吾人苟無一毫悅生惡死之心則二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顧恐未知佛氏本無生死之道終不能不為生死所動借使不動強作主宰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脫生死在佛老之心學特餘事耳非以生死脇持人也

與谷仰之

不上狀忽復踰時蘊結之心與時而長矣近日尊候如何北上想已逼相去日遠令人悵然幽居覃思所見如何僕昨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欻爾頓悟往時於此頓悟一事雖深信之亦未免有疑每自笑不知此事畢竟有無若一生不悟真是誤却一生今乃知古人之不我欺也死生之道渙然無疑自餘窮達毀譽從可知矣然超生死者特此學之餘事要其極致實與聖賢心

學同歸異途顧非世儒之所及知也世儒依託揣料高談濶論自令觀之真不啻隔靴搔癢耳竊惟如吾兄之聰明誠肯用心於此未有不透徹者葢此理雖甚微妙然固有之物孰不本具獨以無自信反求之功加之志分於多岐心蔽於舊說是以雖固有之而終身不察也此事非兄知已豈輙衒露它人語次幸為秘之老子解近復改定數處未能録上其書似亦不宜驟出想識此意也傳燈録往固見之有續傳燈録者

更似過之不可不經目也宗鏡會要奉覧碧岩集欲寄回一閲以印証所悟餘懐不能覼縷亦自非書可盡也

與友人

二三年来劄記其臆料之言未知與王弼向秀張湛何似往舉三說無為之學至矣非此皆有為之法耳毎觀来教似為先入之小法所蔽故反棄此而取彼也宇宙之間惟有一物長存不壞為天地萬物之主豈是別有一物也惟此一物故惟有一法夫此一物不可以思惟而求不可以修為而得以思惟求者攀緣之妄心也以修為得者造作之幻業也妄心幻業生滅不常豈能常存而不壞耶夫人分靈於太極太極之妙已不可加矣今加之以人為之智力反有過於太極哉古之人有見於此所以貴夫無為也老子一書大抵皆此意也其言不可勝舉荘子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又曰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傅大士頌曰漏識修因果如何得久長饒經捌萬劫終是落空亡如大洞黄庭之說有為甚矣果依其說而行之則精擾神濁何異俗人之營營耶故凡有為之法不惟不能養生實是動之死地耳公既有取於棲雲語録而又酷愛黄庭等經則於棲雲之實知之未徹前一二年僕尚有此病故看古人書不分曉令歳始漸知下落復觀古人之書乃句句相應耳且所謂積精累

氣以成真精氣亦形而下者未有涉於形器而可以後天地而不老也以為愈疾安樂之法則可名以為究竟之法真是謬以千里也

與人書

比再奉賜問良深感佩雖未即覲炙像形然竊誦教言亦仰窺高誼之彷彿矣夫知學問之大者退然亡其有見道德之尊者窅然喪其天下古人之風殆廢絶於後世令何幸得公倡之第以蕙為真可予者則又過矣奉感僅能道此殊不盡其區區外粗幣藉將賀敬輕黷尊嚴尚冀賜入幸甚

與西亭

辱書見相知之深相愛之真矣詩不云乎無言不酬故區區頗有復也聞諸老聃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莊生亦曰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念耶鄙人累於文字西亭困於賓客吾二人者當三復莊老之言庶幾於不遠之復也

與張東岡

久不上狀思企良動領教不勝浣慰蕙之不肖自卜無可用於世如公清德竟亦沉廢於家果天實為之耶此在賢者何加損不足道也但所關繫者殊大使人不能不太息耳承索小集偶無藏者容別具上新刻老解輒往塵覽望教之教之自餘心曲殊非筆墨可究也

答王端溪

久企下風未由奉見遠承貽教大慰夙心蕙之

觧老子固意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世之君子果以蕙為狂為愚而不屑教也不圖有如先生者廼肯賜之話言諄諄然而誘喻之天下之愛蕙者孰有過於先生乎然先生非私於不肖也盖將明辯聖人之道而為天下後世之賜也如蕙之愚不足以荅盛意然亦不敢嘿嘿也先生之言曰老子之道疑即仲尼之道也然以其先無而後有先虛而後實先道德而後仁義是無怪天下之多口也不然仁亦道也義亦道也而何

可絶仁而棄義也豈非所謂毫釐而千里者歟
嗟乎舉世以異端斥老子而先生獨疑之於仲尼
舉世以虛無為不可而先生特病其先後為不
然凡先生之意徒恐老子談仁義而差不免有
毫釐千里之獘耳先生析義精而持論平視彼
不知要領而黨同伐異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故
蕙敢誦所聞俟高明之再思焉竊謂老子之道
即仲尼之道也性一而已則老子仲尼之道不
得不同特性與天道之説孔門所罕言故老子

之書雖同於仲尼而後世不知其同也非知性
知天者孰知千聖之果無異道耶夫仁亦道也
義亦道也此吾儒之言也道者性也仁義性之
用也此老子之指也私恩小惠之仁小廉曲謹
之義此老子之所棄也上仁下義又老子之所
取也或抑或揚亦不專於棄絶矣仁有精粗義
有大小雖孔門之言亦非一端而已易曰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子思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數言
者雖有精粗詳略之不同然與老子之言皆所
謂殊塗而同歸也夫寂然不動居先乎感而遂
通居先乎察夫先後之閒可以見靜為天性之
本矣退藏於密其常乎見於事業其常乎察夫
夂頃之閒可以見主靜為復性之學矣然則先
無而後有先虛而後實先道德而後仁義彼固
自有先後非老子先之後之也老子後儒之得

失其原正在於此蓋毫釐千里之關鍵仲尼老
子之同道其大端實繫於此蓋前聖後聖之符
節也又嘗謂易之所云本指卜筮而言樂記之
論辛亦詳於動而略於靜故孔門傳授心法獨
子思為能識之耳自子思之外能明性情之道
者舍老子而誰也昔子思之言性也以為天下
之大本則性情之辨學問之序子思已發其端
矣斯義也惟程子聞而知之惜乎自延平之後
此學復失其傳後之儒者明於庶物則有之知

未發之中者則鮮矣蓋情易見而性難知信乎性與天道之難聞也是故眩於事物而莫知統紀迷其本心而無所歸宿古人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正謂此大本之差而非謂小小節目之差也且聖人之道所以不明於後世者正以性學之不明耳苟徒以仁義而已則宋之儒者何以大過於漢唐而周程之學亦何優於横渠涑水耶以此觀之老子之道真所謂猶龍者乎莊曰道隱於小成夫絶仁義而害斯道此先生之所憂也語仁義而遺大道此亦區區之憂也奉覆卒卒兼之書不盡言它日倘獲覩炙庶幾盡吐所懷耳往歳僭著一書因輙呈覧更乞如解老之教我也

與浚川書

日再奉賜教感慰辱下問佛老指趣生欲奉告久矣顧其爲説非筆墨所可終也大抵二氏之道乃修心之内學盡性之極談孔門之所罕言吾儒之所未聞也况其要歸蓋性命切近之實初非荒唐幽深汗漫之論特以其至近至神難於覺悟故謂之玄妙耳儒者拒以不信既不足以知此而二氏之徒能得其傳者亦寡矣然世之禅學猶皆以明心見性爲宗無他説也至於方士之流則大背老莊之指旁門岐徑不勝其多極其優者亦有我有爲之小術耳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此與自利自私貪生畏死者異矣致虚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不知常妄作凶此與安排造作勞生求生者異矣西方之書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来説不真是菩薩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此與老子之言豈非同條共貫乎即二端而觀之可以見方士之道之陋矣来教謂異僧方士卒有長年者夫聞道者生死修短一也苟不聞道則老彭之未路與殤子何殊焉佛氏有無生之説乃出世之第一義也以吾師之高明反求此道必不遠而得他日造浚郊之廬更

當輸寫所懷率爾奉覆猶冀時一經覽也

再答浚川

頃承答教論二氏指歸吾師所得已極高遠然於愚見略有同異輙復商確奧或有毫髮之助傳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者也來教云仙佛之說起自末代竊惟仙佛之說其所從來遠矣蓋古聖人盡性之學也如所謂死而不亡者非盡性則不能然亦非盡性之外復別有不亡之術也藉曰不然則古之神聖其道反不逮仙佛

而仙佛創起季世反獨得不亡之術可乎參同契中無念以為常此言與禪學無異顧特一言之偶合耳譬猶諸子百家間亦言及仁義而其大體則非也鄉使伯陽果知以無念為宗豈復談乾坤水火如彼之支離乎又謂楞伽彼此因緣不專一體金剛法相空色同歸於無乃唐宋高僧大士敷演心經而作者二經義理宏博殊非一二言所能盡心經標舉大端殆非二經之比唐宋高僧尚未能盡知其說況能作耶來教謂吾儒之教以修心治世為事夫古之聖神內聖以修心外王以治世二者之外誠無餘事但後世去聖逾遠而其傳寖差寖陋治世之法儒者僅得其粗而不究其本至於修心之學則講之不明久矣夫不能自保其神明雖道濟天下抑末也又謂佛氏之學與學仙者原出一途專於為己無復為人究其所趣不過使原性常在雖滅不昧而已故非有術不能即得且如人心虛靈不觸亦動故學無心必須心息相依而後

可無欲使神住必須迴風混合而後可任捨此二術則心必無不動而神必無不馳此條得失似相等矣仙佛一途誠是也專於為己無復為人殆有未然自古聖賢不越教化斯人使之為善耳為人之利孰大於此二氏之言大率如是至其切實而精微則反身為己之學也使夫人知為己之學其為人不既多乎原性常在雖滅不昧此固然矣特至人明於性命則了生滅之常一衆人不知其性則見生滅之有二此猶淺

言之耳自餘差別之義不可勝舉非累幅之書可究也未知生焉知死盖吾聖門之微言邵子曰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周子太極圖末亦援易及死生之說非無為言之也心息相依蟄心之一術耳二氏之書往往有之然其術非盡於此也如吾儒中之聖人所謂至誠至中退藏於密即無心也彼其所以能然者固自有道矣豈亦出於心息相依之術耶程子曰知道者思慮自無又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又曰

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言皆略開其端然亦有所自來矣神住即無心是也似不當二言之廻風混合指何術而言更望乘諭俟別請益又謂學仙不成亦不失為禪覺夫老莊所謂仙與佛所謂禪誠非二道但如後之方士其術淺陋曾不逮小乘之禪也昔者程子每以佛與仲尼並之其論莊周猶有何敢比佛之語况後之仙者乎夫禪學者不惟賢於後世之仙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矣何者後儒雖言

無我而不知無我之實雖言無思而不知無思之指雖言無欲而不知思欲之本無雖言性善而不知性善之極致雖言人皆可以為聖人而不知性即聖人非由修為而得也以此觀之禪之為道可知矣雖然使其道驗諸人心而不然考諸聖人而不合庸非無稽之言乎今驗諸人心則其所謂空寂者即吾未發之本心考諸聖人則其所謂定慧者即古聖人之誠明推此類而言之其道不可悉數故程子有釋氏知性知

天極乎高遠之說彼誠有所見而言之非苟相許可也来教謂若是無術大是頑空夫仙佛者得乎最上之術實無術也順乎真性之空亦無空也金剛經曰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况非法又曰如来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又曰若言如来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凡此類者其義云何望吾師更精思之他日深有悟入始知佛與吾聖人之道本同一性而佛之有功斯人不在吾孔子之下也縱言及此大類狂夫

之言矣然非吾師生未始發其狂言旬日感寒力疾具號不備

答王含真

奉别三十餘年不聞仙隱何所以故不獲致書忽承枉問不勝為慰蕙行年五十度君又加老矣封示丹訣别来所造止此乎果爾非所望於高明也老莊之學與儒者之道皆不越知其性而養之其小異者道家每及長生此固得道之餘事耳世儒不知天性故以長生為異學而方士亦自畔其宗乃以小術為大道皆僕之所不取也老子集解中往往略開其端執事倘虛心而求之則區區之說未必不賢於魏伯陽張平叔之亂道也君愛書康節詩卻請熟觀擊壤集果見得此翁之學則知聖人列仙之學皆不外乎此心矣外竊作樂府三首奉覧弁乞轉呈荊川以為何如也

答唐荊川

蕙願交賢者久矣南北相望無由致其區區忽

承賜書幸慰之極往歳在李石疊所獲覩郊祀詩一章於時心服荊川以為海内異才今奉教言窺荊川之用心則夫異才云者果足以盡吾荊川乎雖然所謂異才者固不獨文藝之殊絶必能知學問之無窮究斯道之根底而後謂之異才耳古今之才士多矣曷不及此要不足以當異才也如蕙之愚則僅涉文藝之膚淺粗知學問之端緒來教推奬太過讀之不勝慚媿顧荊川之見予如此蕙不敢不誦其所聞以荅厚意之萬一蕙所願學者竊欲自知其性耳生平毫髪之見略具約言然未知其中否也借有中者而復未能踐行程子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説話蕙誠媿於其言自悼夫終身之無成也筆劄莫能盡言無之王使歸遽尤不能從容奉覆也

奉浚川書

頃周生歸未獲還教云值從駕而出故也蕙所奉書不審有一言可采否儒佛不相合久矣吾儒舉世非之故生雖獨是之而未始敢以語人

比緣問及遂率爾妄發恐見哂於老師矣然以數年之久而甫一吐所懷則生果妄發乎外奉內典亦經覽否周生復云接書之日值唐方士在坐吾師俯視令古彼俗人於道面墻何為與之對談耶未世僧道大率無可與者宜尋諸古人之遺言則日聞所未聞矣學莫大於見性莫切於知生死天下之言性言生死者殆無踰於西方之書頤博覽內典不以鄙言為不然幸甚幸甚所舉無義數語亦嘗參究否餘非筆墨可究異賜察不宣

與周約菴

蕙屏伏家巷人事殆廢故自公建節淮上不敢輙通問於臺府既而重叨知遇過蒙論薦而蕙復不能上貢牋牘以道感激之萬一雖大賢施德曾不責其私謝而鄙人受惠豈遽至於無心所恃明公聰察亮其愚拙曠度容其踈慢則不肖之罪尚未在謝絶之列矣嚮託孔文谷先達下誠併於館中獲睹近製俊逸偉麗但深嘆伏

而已公久勞外鎮未愜輿情還朝之期亦在旦夕茲周守上謁謹奉手狀惓惓之懷言莫能踰伏惟台鑒不宣

與林退齋

竊聞下車汝陰伏惟台候萬福蕙素仰下風惟塵嚮往茲叨使部更切瞻依欣幸之私何可云踰頃承寵訊良感記存外具少將賀敬冐瀆清嚴尚冀撝納不宣

與顧憲副雍里

甲申歲蕙被放出京嘗辱贈言於時未獲納交故不能識執事於稠人之中及今十有五年矣毫旣辭左而蕙之懶拙復與世相絶則有如執事之賢者雖欲知之惡得而知之夫賢者不世出者也而世顧往往鮮知焉或見賢而智不足以知之或智足以知矣而復不幸不獲見其人焉久矣蕙之不幸而不能知執事也忽承賜書而副以著作數通伏讀再三乃知執事以異稟而充之以問學以高才而本之於道德蕙何敢自

以為知賢或者知其庶幾乎近歲俶儻殊絶之士有如李愚谷唐荊川王南江蕙嘗聞之矣今幸而復聞執事也過蒙不鄙以先公之誄見屬蕙素不能文復見世之君子好為溢美之言以亂賢不肖之實心竊病之故益絶意於文辭且嘗以為凡人自得於心者乃其賢不肖之實也此豈待他人之言而為之輕重乎苟不能為之輕重則其言雖非溢美抑豈非無益之言乎有如執事之賢其顯親尚矣有如西巖公之深造

自得非惟人所不能與亦恐人所不能知矣故蕙聞命而未敢承也倘執事之意不聽其固辭則願賜西巖公遺書而觀之或可以彷彿其精神而形容其萬一雖然終亦不能增毫釐之重於先公也来使歸遽草草奉覆不盡

答茅侯山

頃辱過訪遂得納交於賢者况平生孤陋之學復蒙印可此豈獨區區之幸耶别去不識疑信何如亟欲奉状上扣因循未果使来承教審知不疑於鄙言何慰如之但所期與者太過蕙誠不足以副之將有誤知人之鑒耳蕙閲人多矣未有穎悟知道如吾兄者切冀珍重益潜心於斯道則白沙陽明之後不至寥寥無人也欲作數語奉贈尚思之未得别幅所條示者輙率爾奉報有不然者便中不惜往復不備

所舉廣録只看話頭久久綿密打成一片便可了生死云者看話頭而求悟慧也久久打成一片定也此與中庸所謂誠明孟子所謂盡心知

性存心養性者無異也能此二者性命之理盡矣豈有不了生死凡世儒不能了生死正坐於二者有欠闕

聖凡愛憎是非盡無差别想釋之以心體本空得之矣心體本空即是吾儒未發處此中只有天全無人只是先天曽無後天朕兆未萌聲臭泯絶何嘗有形而下者事堯舜孔子之心灼然是如此但後世儒者見解不及此故於本分天理上自生許多妄想耳

所論釋氏之學惟在明心萬行次之儒者之學心與萬行一齊致力此殆近似而未然釋氏每云六度萬行未嘗有偏廢之說其有偏者學之者之弊也吾儒自孔子而下識心者不多見也若不能識心又焉能致力祗是萬行上有可觀此特孔子所謂下學中人以下之事也孔子後而微言絕誠哉是言也至周程始說到誠敬今則又無人信得及大抵世儒只是憧憧往來波蕩於萬物之中如人展轉於逆旅而忘其家終

其身而不覺悟縱是善事亦是妄動況其下者又夾雜以物欲此謂之致力於萬行乎抑謂之自喪其本心乎孔子之道本不如此皆後儒之流弊也所引孟子告子之事亦不甚相似恐不須牽合

所謂欲其未發必戒謹恐懼而後能此言亦是但用心一過則不免常侵過巳發白沙曰戒謹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巳說破此病程子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方是致中又有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一條亦善敬與戒懼亦名異而理同但有一叚云不用靜只用敬卻是於名言上理會而非忘言得意也且靜正是未發豈可反非之此皆是先儒偏私處纔思即是巳發中庸或問說得煞分曉想是錯會可更檢看既是致中宗何謂功夫當在巳發果爾則只是致和遺卻致中矣致中致和人知二者不可偏廢而不知二者不可無差等吾謂聖人終身多是致中而致和後多事

蓋喜怒哀樂本有時世人憂喜滿懷自由物欲使之然此不可不察也道理本如此不可復致疑於習靜由習靜而至於靜之成便是究竟習靜即敬也靜而無間斷即誠也竊謂未發之中學問之綱領也蓋天道之極致在於此聖人之全體在於此儒者苟無見於此便是不知本體橫渠說天理說聖神總是非天非聖必能見此孔竅得此欛柄然後知天有實據入聖有正塗耳區區平生之學獨看得此義分曉然持以語

人往往聽之藐藐不意今者乃深見於是高明古人之絕學庶幾其復續乎崑崙一句所測度者非也禪家目此等語為無義語夫一切言語與無義語非有二也若不知無義語則一切言語亦非真知也今禪家獨提無義語却是以明白者示人使之易悟或者反以為幽昧險絕之語蓋未達此關棙也僕亦太煞泄漏後當自知之然生死誠一大事今此身見有生死而了悟一言即能知其無生死此豈粗淺道理耶頤於

此一語揣下十年之功務求明白洞徹不蹈俗儒簾窺壁聽之故習未有有其志而無其效者也又生死一事最可起疑疑而思之又思之乃大悟之門也

佛書極多卒難徧閱其最要者楞伽經維摩詰經起信論肇論寶藏論黃蘗心要四家語錄大家正觀宗鏡錄皆不可不觀聞往年嘗看六祖壇經可更深求之此書最不可慢觀在我識見進一層方曉得它言語一層此僕親所經歷者僕有楞伽經圓悟心要在拓湖處可轉取看却以寄下奉上永嘉集其說五念處可謂精矣高峯乃中峯之師其語錄果發人甚切

晉書孔瑜傳曰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居之故欲易尊號為侯山不知可否

覆浚川

去冬解判周生来兩奉賜教感感仙佛異同之論須得面承誨諭書未可詳也辱示思歸之作伏讀太息不能已已直道難行人情反覆此亦

由来者久顧今或加甚耳樂行憂違大人素志但人事多端得無不能如意耶近得東郭入朝吾師欝欝之際亦一慰也外貢小詩聊以述德言懷餘俟續陳不宣

答高瓦屋年兄

蕙於吾丈蹤跡雖踈而欽慕道誼此心實勤昨於淄郡愽處忽領手教累幅捧讀再三不勝感慰蕙無似退伏家巷其分宜爾顧如吾丈之賢殊不當久卧山林然大人度時而動動而不時

則朝廷之上政不若山谷之間也蕙往者妄解老子往往為世儒所非易不云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竊嘗誦斯言自廣而未嘗以多言自悔也況世之知言如吾丈者幸時時有之彼下士雷同之見又何足多校耶然吾丈復謂蕙之所得冘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幸略拈出云云竊以五千言者其文則言語文字然實無一言一字也蕙之訓詁亦若是耳老子恐斯道之無傳故傳之於書蓋欲

夫人之易知也故竭盡而言之豈若小術曲藝自吝其道隱其精而談其粗耶若夫知與不知則存乎其人焉故曰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蕙之於道其不知者良多矣乃其知者大略拈之解中矣抑吾丈既知此道在言語文字之外將復使蕙以何言拈弄虛空耶蕙反覆來教頗疑吾丈於區區集解之說殆有未相契合者故於有無妙竅似別索之於性情之外又疑或過信陰符經參同契之小法而以為真黃帝之書列仙之訣也凡來教所及誠欲一一奉報然筆墨之間亦何能詳往有答浚川先生書因録上一覽山川阻遠無由奉見躬領教誨風便頗時惠教言不備

覆林退齋

拜違多日不勝翹慕使來忽奉教劄副以腆儀過辱眷懷感戢無量復承有入省之行事竣儻經過敝地小園花卉頗有春思因獻一觴為公壽何喜如之具狀申謝不盡區區尚惟台照不

宣

答蕭舜澤

日者獲遂良覿且蒙傾蓋如故之契幸慰多矣別後兩承賜書非愛予之深不至是也贈章之褒榮侔華袞欲佩玉音服之無斁它如東湖諸作皆冲澹清曠託意高遠惟其妙悟故速肖如此區區歎服不暇安能復費一辭耶來教云俗累相牽習心未除其有感於此心之難養乎昔程子有言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

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竊謂此言乃學之要也從事於此至於習心盡而天理復則存養之功至而學之成也古人之學如是而已其事固切近而易知其術亦簡約而易守顧未知要者不免索之於支離而操存未熟者不免閙之以妄動則亦有甚難者今執事既知之矣其守之也在加之意而已俗累之牽此恐勢不得已張乖厓救火之說正執事之謂矣然執事以仁恕簡

靜之德俾庶位觀法小民蒙福其益故自不細特要之古人之學則必以自已事為第一義故說者有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喻蓋以此耳若曰道濟天下而反不能自保其至貴此俗儒喪已之學古之人不然也近古若張乖厓趙清獻此二公者並亟勞於中外更歷於繁劇自其跡而觀之疑若有所累而與之化矣然其闇然自修之心高潔出塵之趣豈彼世味之所能移俗紛之所能嬰哉執事尚友古人舍二公其誰與歸復聞康節先生贈富鄭公之詩曰閑盡人間事收歸一點真蓋鄭公老而謝政之日也輙敢誦之預為公它日功成身遂之獻區區之愚可以少助於高明者僅此一端爾貪於傾竭不覺辭多不知以為然否承示邸報殊增慙汗蕙之無似豈足辱諸公之論薦況不欲仕途之志自決已久昨来侍坐亦未得從容犢閙也值便具此少佈感謝之私自餘鄉慕之心亦何能盡道因風時賜數字是所望也不宣

奉東橋書

前者上狀政以明公之分異耳而言辭拙直不能自達伏承報書若未相悉讀之不勝慙矣念令諸賢愛公者殆無踰僕豈顧有閙然耶此意本不當自白欲終默默懼公例僕於盲俗矣承示諸書近言文類西京詩歌伯仲盛唐至若思致之藻密辭義之洞暢蓋未可殫數其美也近時一二作者才氣故非公敵而俗評過高足驗知言者寡而愛莫踰小子耳舊稾近書敘呈披

覽還以一字示褒貶固鄙心屬望於門下也它
懷多端更俟續布

奉横逕書

日承教言受賜多矣昔孟荀並述孔氏不免相
非莊惠其交莫逆尚存違難矧儂之偏僻固陋
豈復為兄所取哉此論非今日可盡遲後會庶
得欵曲耳舊稾近書呈覽想益甞發笑寄示諸
詩圓熟妥帖第一二微似宋人將兄棄彼取此
特有欲心故耶唐人尚文而意或不足宋人尚
意而辭不逮古此其大較也綴文之家政當各
采厥長而無犯所短可也

論未發

古之人以天理為可欲凡其所以學者求得乎
天理而已矣今之人以人欲為可欲凡其所以
學者求得乎人欲而已矣夫人從事於天理猶
或與之相違也况夫從事於人欲其違於天理
亦遠矣嗚乎聖賢教學之初意果何為哉末學
用心之差擇術之悖一至於此有志於學者可
無思乎

或曰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
體湛然常存何空寂之有

攝心者所以習無念也始則有念間之久則念
慮加少而漸至於無念此攝心之成也

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頭久之不同其實一
也盖攝心之初便是欲無念但未免時有念起
則復收攝之令歸於無念耳

求放心即是敬心常存而不放敬德之成也

舊看攝心與無念不免抵捂元來攝心便是習
無念也如此說甚明白

大道元無我天外復先天茫茫太始無始創始
不知年大樸如何制作真宰也應縮手誰敢更
雕鐫若箇無為理消息極玄玄智無能神無巧
聖無權若由私意成就人力勝天然萬物有為
有輟此道無為無盡今古不推遷寄語學仙侶
和我詠玄篇

夫人與天為一者未發之中也盖當是時人欲

未萌渾然惟一天理厥初受之於天者即是物也故此理雖屬於藐然之形而即太極之全體雖得於有生之後而即先天之本然雖限於有終之期而即宇宙無窮之實理天人一物無精粗也聖愚一致無加損也虛而靈寂而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五常百行之本也萬事萬化之原也此之謂天性此之謂道心此之謂至善此之謂无妄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天下之理至乎此而止矣聖人之道盡乎此而止矣君子之學致明致養此而止矣遠而近也大而約也高明而中庸也苟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其孰為之宗宗之儒者謂老莊以氣為太極以莊子之言觀之豈其然乎今之儒者又謂氣即是理其道較之莊子又孰優耶

陽明曰心之本體無分於動靜此論殊非是謂之未發非靜而何謂之已發非動而何大抵陽明之言儘有好處只說到未發却全欠理會寂然不動專就心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兼事說心之本體為靜明矣

常存此心而不使放逸者敬也然未能久而不息也此之謂思誠心常不放而不待存者敬之成也純亦不已者也此之謂誠敬屬人為誠則無為而天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審如陽明之說豈不多了而后字

若只是已發而無未發則卷之退藏於密抑何謂耶未發之中極是難學者雖未易能然不知此則不知本原不知聖學之極致其學末矣且知之而不能造其域者多矣未有不知而能造其域者也

未發之中即是無妄之謂誠特所從言之異耳

不可將中誠作兩物持敬所以漸進於未發

有聖人未發之中有賢人未發之中有學者未發之中聖人未發之中誠也純亦不已者也賢人未發之中敬也久而不息者也學者未發之中敬也日月至焉者也

未發之中至近而難知至簡而難能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亦是名上理會

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情順萬事而無情方是聖人作用賢人君子去此地尚遠在

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有無並是情見情見未生有無安在

忘敬敬之至也忘靜靜之至也

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如此只是致良知之用却不曾先推窮良知本體是如何此豈非得末而遺本大本苟未理會得末亦安得不差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白沙曰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言皆未盡何則事即心是也心非即事情即性是也性非即情由此說而推之則程子白沙之是非可得而定也

可謂陰陽即太極不可謂太極即陰陽

道亦器器亦道亦非是

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貫元不曾理會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體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為道者且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為是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若有二字豈有是聖人之言此乃古文偽書後儒但幸其有據可以言性而未嘗考其真偽也

未發者性也人之初本如是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顧有生之後欲動情勝由是流蕩忘返以終其身者滔滔皆是也致中也者所以盡其性而復其初也然而未易能也何則私欲以牽之習心以汨之雖欲未發惡得而未發然則學者如之何而可君子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此致中之要術也蓋敬而無失則私欲消習心除情之妄發者可止而未發之中可以馴至矣夫致之為言極也必也由持敬而至於至誠凝然靜定無一毫之妄動然後性可盡而初可復夫如是斯可謂之致中也世儒習聞先儒之說知持敬者亦多矣然或知持敬而不知要之於未發知未發而不知本之於復初是皆講學之未精耳曰致中之道則然矣何如而謂之致和曰必致中而後能致和約其情以合乎中學者之事也極其至也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觀其致用之精而大本之純可至矣

論詩

孟浩然王摩詰韋應物詩有冲淡蕭散之趣在唐人中可謂絶倫五言律詩當以三家為法不必廣學若復多愛反累其體製不如無也

太白五言律多類浩然子美雖有氣骨不足貴也

李嶠汾陰行吾所最愛

謝靈運曰左太冲潘安仁詩古今無比余謂太冲詩真古今之絶倡黄門遠所不逮疑謝過許

右丞對偶精巧猶是初唐格調但自然處不同耳

枕籍騷選死生李杜自詞人言之則可自儒者言之不已陋乎

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王孟韋柳抑其次也白雲抱幽石緑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可謂清遠兼之矣

陸士衡詩弘博繁富張茂先謂之大材信矣至

於清遠秀麗則不及康樂遠甚

論詩當以神韻為勝而才學次之陸不如謝正在此耳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下

附録

賀州守詞 有引

易象飛龍視大人之利見詩歌采菽樂君子之来朝屬漢京元會之期適虞廷考績之歳即膺顯陟以寵異能恭惟某官　從容以和疏達而信生屈子之國擅登高能賦之才遊魯公之門緼學道愛人之志甫登官簿遂領郡符仍選擇於劇州盖銓材之巳審果操决若素宦何應務之有餘持重而無所紛更近實而不為表襮上甘泉之計際元日之三朝謁承明之廬聽鈞天之九奏山公啓事特加歎息之辭漢帝璽書數拜頻繁之賜某等跡叨僚案喜倍輿人既無助於賢勞方庶幾於善禱敢陳樂府用侑祖筵

金鞍盈路千騎朝天去閶闔曉開凝碧樹正在彤雲深處帝京絶勝蓬壺烟花繚繞黄圖携取上林春色歸来放淛譙都

讀薛西原先生遺書

昔予𥘉省事即聞亳有薛西原先生所學過高不敢問雖得所著書亦莫敢讀二三年來予畧有所悟入適又

督府南岷王公示以先生論學書若干篇乃敢讀而嘆曰先生之學誠高矣顧自後世觀之見其高而實未嘗過也夫學以盡心之體也心之本體一無所有也故不容一有着也盡乎心之體也由乎心之所本無而已矣此外無容喙也

一容喙焉即為有着而本體不行矣善乎先生之言曰大道原無我天外復先天茫茫太始無始劍始不知年太樸如何制作真宰也應縮手誰敢更雕鐫所以言斯體斯學備矣夫人所同有也夫人所能為也而或以為過焉未之知也自有二氏以來世未敢有明目張膽謂與吾孔氏為一者亦未有由三氏之一而能通一乎死生者先生敢言之矣通一之矣生死通一他皆不足以動之矣非其學真有所得而過人能如是乎不謂之高不可也然乃所謂聰明睿知達天德者而非過也但其所舉三氏於斯體也佛誠詳言之矣老亦累言之矣非不詳也吾孔子嘗明言之然不欲多以易人故罕言也孔子之言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其言之也復何加乎夫所謂不動者不動於欲也不動斯寂然矣寂然斯一無所有矣其亦易之一致也其亦論語之一也一則所本無由此而行所以貫之也是故言斯體者莫有切於孔子其與佛老

之言同條同貫尤為簡易烏得以置詳與罕於其間乎由是以推先生所主未發之中與心有動靜之說則予有餘論焉何也此心之體本不可以名狀也古聖人於此皆難下詞大不得已率藉其近似以為形容實不容有所着也孔子寂然不動良以所可言者不過若是而先生以未發指之雖亦孔子之意矣而必曰中焉中焉中豈斯體中所有乎堯舜言中盖合發未發而一之也無得而議也今乃以一中屬之未發豈

得謂之無着乎豈可謂之心體乎豈先生有所先入而謂未發中真有中乎中庸之指尚當融會乃先生則謂有未發謂有發矣宜其謂有靜謂有動而略於心之本體不可以靜言也蓋自上古聖人以至於孔子未嘗言動靜也而言動靜者自後儒始周子一言主靜而即自註曰無欲急急以自救也不若全舍去之之為愈也陽明先生曰心之本體無分動靜此以救後儒之誤不可以為非也而先生又曰陽明言致良知

大抵是就事物上說斯亦庶矣予則以為良知者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乎夫不慮者一無所知之本體也不慮而知可專以為事物而非體乎故謂未發為心體可矣但曰未發則與已發為相對殆二之也况曰由未發而發焉動靜亦然然後為無弊也蓋子思之作中庸後儒之言動靜皆得於心矣但下語之時未盡通融終不若孔子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立言湊泊極為完備周旋不至令後人誤以為二也先生之學不由師傳徑超直上有如神授故於未發動靜之說得之自我信之不疑縱横否悶一出乎此予則竊見其胷中猶若有習於舊聞未全洗滌介於初年之見未特出乎學庸其所咏大道無我前後未盡協一孔子之寂然不動但以易觀未視之為心體而於此乎安身立命也予生也不甚後於先生而學也視先生為後覺先生逝矣安得潛通於死生之外求一印可先生將無有取於予言

乎心體之感不能無無窮之思若先生之躡履峻潔一與其所言相符而死生大事已自得乎寂然不動之實蓋足以徵所學之究竟猶若不足以盡之也

嘉靖癸亥蜡月甲子江都沈珠敬書

刻西原薛先生遺書後敘

南岷老先生王公以少司徒督撫江淮坐鎮東南重地揚別涇渭導利屏弊中外咸服其不狥俗以尚同不立異以為高歲餘以西原薛先生遺書下之江都梓以傳馬訥竊見其中議論折衷於異同之閒殆非竊習所聞然則

公固有所契也夫刻既成公不棄訥之俗賤命敘於末簡以紀歲月訥聞天下之理惟求其是君子之見不必其同衆所是者果是乎從而是之可也若未必是則雖違衆而非之不為亢衆所非者果非乎從而非之可也若未必非則雖違衆而是之不為隨天理之在人心聖人之所知亦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者何可誣也故鄉原舉世所謂有德也孔子則以為德之賊楊墨舉世所謂仁義也孟子則以為賊道大聖大賢之為世道計固有不得已也故少正卯魯以為聞人而孔子則斥之夫固察於衆好之中也匡章齊人皆稱不孝而孟子則憐之夫亦見其求全之毀也蓋是者非者可言也夫人而能辨之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不可言也非聖賢不能知也西原先生之所以異同於三氏之道者其聖賢之心法也夫其不惑於是非之似也夫不然經傳之指童子且習其説而勦同以附和之矣遂以童子為不異於聖人而賢於大人長者之説也可乎若夫書中異同之與是非之辨則固有知其是者矣予不敢黨之同也而況於其所謂非者乎訥無似即舉世同以為是以為非者實不能灼見其所以是所以非之實夫於先生之書又何敢置喙云敘記其歲月以覆教命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靈辰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知縣後學孝義趙訥頓首謹敘

西原遺書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薛蕙撰蕙字君采亳州人宏治甲戌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事迹具明史本傳此編爲嘉靖癸亥南充王廷所刊皆其晩年與朋友往還講學之書附以語錄大旨尊陸九淵楊簡之說毅然不諱其入禪至謂釋氏於六度萬行未嘗偏廢殊爲駁雜蕙本詩人足以自傳於後乃晝蛇添足兼欲博道學之名又務立新奇遁入異教其謂中庸根本在未發之中六經皆不由此旨借李侗之說而廣之實非侗之本意雖辭辯蠭起終不免於臧三耳也

約言一卷

〔明〕薛蕙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約言無卷》提要

序

夫約言何爲者也竟巖薛西原先生所作也何
作乎約言正學也奈[illegible]樞曰約言之作也其有
感邪至矣於[illegible]乎學諸心而已矣心則
約矣聖遠言[illegible]亡傳異端横議是故隱
相求邪正不[illegible]理欲相勝而學或幾乎息矣
是故君子有以見夫吾心之禮散見諸萬物有
以見夫天下之文會於其心同歸而殊塗一致
而百慮至博而無外也至約而無餘也是故先

生有感焉約夫言以正學也爲天道爲性情爲
潛龍爲時習爲君道爲學問爲君子爲立言爲
春秋其爲篇也九其爲致也一其旨宏其義正
其該物也廣而不遺其究理也實而不迂言約
而天下之理備矣天下之理備而聖人之學闡
矣正矣上焉孔氏罕言之妙無言之蘊蓋亦具
乎其中矣非天下之至約其孰能與於此夫君
子之言道也獨則相發同則相因相發者其言
約以晰相因者其言煩以繫是書之作無勒說

無贅辭無索隱約言焉以正學以發明斯道其諸聖人之徒夫

嘉靖乙未歲中春朔富平李宗樞序

約言目録

約言目録終

約言

西原薛蕙著

天道篇第一

由孔子而上至於堯舜由堯舜而上至於伏羲前聖傳之後聖承之伏羲而上其孰傳之邪傳諸天也吾是以知羣聖人者非傳前聖之道也傳天之道也夫聖人者傳天之道以詔下民而已矣

召誥曰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大誥曰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古人之學以知天為至以其知本也知天者必知人知人者未必知天非由本而末而然與雖然本末者自天人之分言之耳自理言之天人一也夫何本末之有是故知人即知天知人而不知天其所謂知人者亦未也

人蘊天之理而不能覺聖人立教使人務學者以明此存此而已後世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

學舍夫固有之天者從事夫外物之小者古人之學覺人後世之學導人於迷也耳矣

好善而惡惡人心之自然也天下之廣千萬世之遠是心無弗同者何以若是其同也譬諸草木其實至繁而其臭味必同者一本故也可以明人心之同迺其一本而然耳本也者天也天也者理也此天人所以無間而好惡不可不慎也人能不悖是心謂之事天聖人過惡揚善謂之順天休命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聖人知一本之道是以畏天命而不敢私也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之說肇自舜與皋陶數傳而至孔氏源流寖廣博矣然天人性命之際猶未究盡夫子蓋重之也至於子思孟子之時世衰道微聖人之傳且絕故二子特察察而言之以俟天下後世有聞而知之者自二子之言出然後知天之說益明蓋前乎二子其知天者或以我而測彼以

其二之也後乎二子知天之與我一也無彼我之分也夫以我而測彼是億而知之非親於其身而知之未見其必然也知性之即天也迺親於其身而知之斯真知矣故曰自二子之言出然後知天之說益明也抑二子之言歷千有餘歲惟程子始知其說而世之學者皆莫能與知焉此又何也學者無謂昔人之言爲已明而謂在己之惑爲已甚庶幾其有聞乎

聖人人也其能知天命何也知其性斯知天矣

性與天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即性而知天者近而易外性而知天者遠而難故夫未知性而言天道者皆妄而已

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斷可識矣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古之人其知此矣畏天而尊神有爲言之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爲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即天之聰明也非是故也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天人合一云者猶二物也知天人本一則不必言合言内外合一者亦然

天人之常其本虚也物感神應而變化出焉變者日新而無窮常者素定而不易

天道無窮其不越於吉凶已天道幽微孰謂其易知乎順理者吉逆理者凶孰謂其難知乎是

故善知天者求諸人事不善知天者求諸天道求諸天道天道未必合求諸人事天道不能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邪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文中子可謂

知命矣世之言吉凶者率屬之於天命天命素定人道其可廢乎吉凶者天也得失者人也非人召之天何心哉書曰自貽哲命詩曰自求多福明乎此者可以彊爲善矣

聖人與天地參者言其功用與天地一者言其理也

六經言天道必貫之以人事未有專言天而人不與者言天而無與於人非教也

性情篇第二

性情者道也舍性情無道矣養性情者學也舍養性情無學矣人皆有道性情非亡也人皆可學養其性情非難知難能也賢智者過焉愚不肖者不及焉心學於是乎不傳矣

立節行易養性情難

寂然不動虛中無我之體具感而遂通虛中無我之形行理之本然也人者理而已矣聖人存之衆人喪之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循周子所謂靜虛動直是

非人心之作爲也天理之自然也

寂然不動聖人所以復性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所以應事也事不能不異故聖人之跡有不同性未始不同故聖人之德一也

寂然不動本一理耳感而遂通迺散爲萬事雖散爲萬事止是一理因物感之者不同故應之不同千變萬化皆是物也

理即此心此心即理時寂而藏其藏若淵而不測其所存時感而應其應若響而不知其所由來善觀夫寂感之際者可以知天可以知神可以知無我矣

靜者自然之本體動者後來之客感動靜之分可見矣聖人主於靜不曰無動也然其動也寡矣衆人主於動不曰無靜也然其靜也寡矣主於靜故見靜爲常主於動故見動爲常

靜者性之本主靜者復性之學也人心有欲則妄動妄動則不能主靜惟聖人而能主靜者無欲故也

卜筮之感應理也理即神也非二物也感則以類而應之未感則隱而不可見天人之道也觀人心之同可以知天矣觀人心之感應可以知神矣

甚哉知之難也何以難非徧知人之所知爲難也知其性爲難也性者人之固有而舉世有莫能知焉者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此見性之難知也知其性者而後知聖人之可學苟非知性雖徧知人之所知與之言聖人之學則非其所逮也

夫聖人之學所以屢絶於世者惟人不知其性故甘心於他岐而絶意於入聖之路矣

不知性而言道其所謂道者何哉此世儒之通蔽也

性本無妄者也衆人喪之聖人能勿喪而已

聖人所以爲聖人者盡性而已矣非假諸外也使假諸外則隨所效法隨所聞見雖同至聖人之地而其道各不相似或者知不及此迺以自外入者爲主聖人階級之高下今人殊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學者徒能言之而實未知其説也

吾心之理與宇宙之理非有二也知此者宇宙非大吾心非小由人自小故聖人示此引諸廣大之域其實此理非大非小若厭小欣大則又失之矣

人心廣大與天地一體非謂氣象之近似乃理之本體然也大人通於理而無我無我則公而大與天地同體者也小人蔽於形而有我有我則私而小局於藐爾之形而已矣

人心之神與天之神非有二也天之神盈乎天地即吾心之神盈乎天地非滯於塊然之軀而已故人能格于天地者以此理本同一體充塞而無不在也若心專滯在形體何由格于天地亦非心往至於天地心未嘗動也蓋天地之間心無不在

爲學而外心知心爲本而後存養知存養而遺

未發學不講之過也
酬酢以盡庸行主靜以立大本聖人之道三端而已矣世儒酬酢其庶乎主靜則未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人不自知其心惑孰甚焉古人所爲學問者求其本心而已矣後世之學往往舍其心而他學問有知爲己之學者然復鹵莽而未嘗自得虛憍而不能下問自足自罔寧丧其心而不悟也惜哉
人之生也惟此心爲屬己自餘皆外物也舍此而求其餘難以言智矣古人之所以學者明此心養此心而已及其至也可以希聖而希天以此見學問之道是極大事不學則不知此理丧其本心雖王公之貴晋楚之富抑末矣
無知者知之原也有知之屬皆無知中容感之跡爾世人以知爲大聖人以無知爲大
世人之知以見聞思慮爲主故亦以見聞思慮之知爲極夫見聞思慮其知至少世人不察謂其可以周天下之物盡幽明之理其實未也揚

約言九

子雲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殆亦不免此病聖人未嘗不以見聞思慮爲知至其知所不及者聖人則以性體之不以見聞思慮之知爲知
論見聞之知則今有而昔無論知覺之本體則今非益而昔非損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者以此夫能知者心也其所知者物交而知爾心無所不知物交之知必有窮也學者徇物以爲知方自多其博也孰知以爲心方自是其智也何異窺蔀屋之容光而不覩日月之大明者學者執其所習蔽固不移此膏肓之病也能知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庶幾其有瘳乎

潛龍篇第三

當潛龍而利見當見龍而勿用雖有其德不能无咎也夫以聖人之德宜所往无不利然必不失其時而其道乃亨天人萬物之理未有不得時而亨者易之爲教時爲大而已
元者天道之始也終則反本本者其所由始者

約言十

也始者始乎是終者終乎是故貞者天道之本也

水潤下而氣升火炎上而質降易所謂親上親下者萬物之性一也

賢者處屯否之世或得時得勢有可亨之理則時雖險難可以動而有爲若失時失勢無可亨之理雖在平世亦唯有止而已決不可妄動而取困此聖人作易之深意學者所宜深體也

人爲益之大莫如修德然無明師良友以誘掖之則必不知修德之爲益與夫所以修德之方也易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又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易發此義甚衆夫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親賢之爲務君子是以知世俗之日陵夷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見險而不能止及陷於難不自責而怨天尤人不知[illegible]

搭焉

易之道無所不備恒致詳於君子小人之辨迺其尤深切著明者則否泰二卦是也傳曰治生於君子亂生於小人諸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是皆有得於否泰之義凡國家之治忽君相之賢否觀其用人而已矣

君子之道出處而已矣世之時運有隆汙已之才德有大小度時量已義非一槩擇而處之其可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離朱不能以夜視后稷不能以冬種孔子之聖不能以東周行其志時哉特哉聖人莫之能違也必於處而忘也仁者不爲也必於出而違時聖人不能也不有出者孰任救民之功不有處者孰明遯世之道

寂感者心之理也惟聖人能盡其理寂多於感亦其理然也衆人亂於嗜欲故私感不息幾於無寂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謂之爾思以其

出於私已非感應之正理也

聖人感於物而有情物之未感聖人固無情也

夫未感而動妄也君子撓於多思衆人役於外物善否雖有間矣其爲妄而不正則均也

感而不應與不感而自起者皆私意爾

詩書者先王之跡盡在是矣仲尼爲後世之君臣而述不刊之法也自秦以降踵秦漢之政舍先王之跡仲尼之經歷千載而不用悲夫

書典謨言求賢最詳雖有堯舜之聖而無衆賢人輔之則不能以一人而成功君奭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敎文王蔑德降於國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語曰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非空言也君之有賴於臣其重如是可弗愛且敬乎後世視臣若犬馬草芥而士之苟祿者亦無難進易退之節君臣之義否失之矣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夫人君之職在安民安民之術在用賢修此二者而大本舉矣

古者以天心之從違而考君德之得失然欲驗天心之從違則舍天道之休咎無繇而知也故聖王以天之休咎爲大鑒書曰欽若昊天此其大者所謂曆象授時蓋欽若中之一事耳書詩載帝王之事爲詳而語及天道尤其數數然者帝王相傳畏天之法居可知矣孔子修春秋記災異意盖如此漢儒據事實而說災異故失之鑿然失在於事實而不在於災異也後儒顧謂漢儒之蔽好言災異而不自知其蔽漸流於無天此其爲害殆甚於漢儒之鑿矣

九疇之所該者廣矣其事自天子卿士師尹庶民以至於萬物而其理則皆天也何者武王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原武王之所欲聞者彝倫而已矣然必深探其本而冠之以天者所以明人之彝倫無一而非天之所爲也觀於此言則知武王之於天道也其亦有聞矣故箕子之對亦推本乎天而爲言

正以答武王之問也夫天之神道宜若無所與乎人人君之敘人倫宜若無所求乎天今考諸書則凡唐虞三代君臣之相語類往往託始於天道蓋不獨武王箕子之言爲然也予以是而知古之言天者其所由來蓋遠而天人合一之理實較然可信而不可誣也

先儒以敬德誠小民爲召誥一篇之大指其說是也然觀召公論殷之亡特首稱知藏瘝在其戒成王復首言無遺壽耇又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則公之意又以用賢爲二者之本也蓋敬德而不親賢則無以成德誠小民而不得賢則孰與共理參諸卷阿之詩意亦如此以此見公之所以勸勉成王者蓋始終以是而爲言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大知見宅俊立民長伯其爲敬事上帝何也蓋天之立君以爲民也人君之所以事天者舍安民之外皆末矣然欲安民則非用賢不能也以此見人君之所以事上帝而安下民者率賴於賢人使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所以尊賢矣

古者以詩爲教猶後世以文爲教蓋古者未有載籍故也故唐虞以樂教冑子周公作詩用之鄉黨邦國亦猶古人之意也

道者自然也自然者不可爲也衆人之智小矣其於道也恒爲之聖人之智大矣遵道而已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聖人之所以聖者未有不由此者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智者之鑿適所以爲不智也循天之理而不用其智可謂智矣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稾鞂之設先王制禮貴文也存斯數者視其爲始而文已極矣隨時而致飾聖人之不得已也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聖人之心也

可損益者文也不可損益者誠也

誠可以起禮禮即人情之宜然爾

時習篇第四

學之爲道也必時習然後熟熟然後安安然後成時習者學之要術也夫操則存舍則亡聖人與衆人一也故成湯聖敬日躋文王於緝熙敬止敬者聖人之學日躋緝熙者聖人時習之事也雖有聖人之資其敬德之成也非一朝一夕而可能也時習之積也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欲其爲仁可得乎

忠以爲人誠人巳一矣非無私心者未易能也天下之事舍忠信則不成忠信者事之幹也故主忠信

聖人知天命性即天命故也舍性而求天命未由也巳

自漢而來禮壞樂崩千餘年于玆矣世之論者皆悼夫古樂之亡乎觀春秋之世虞夏商周之樂猶尚具存而夫子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由是言之漢唐宋之世雖有先王之樂吾未見其有益也上無修巳之君下無興善之俗而汲汲然以樂之不作爲憂者殆未達禮樂之原也

禮主於敬而敬莫大於敬君夫子事君盡禮衆人以爲諂蓋春秋之世習於不敬其君反以盡禮爲諂故夫子因是而曉之使當時大夫而知此義公室有不強乎諸侯而知此義王室有不尊乎夫君弱臣強簒弑之禍不息由失禮以致之也夫子之指深哉

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未至於仁人好惡不可不慎也仁人於好惡復有辨所謂善善長而惡惡短是亦仁也常人之情善善則不及惡惡則過

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巳之不仁也惡人之不仁不如是之甚也君子欲導人於善而不欲棄人於惡人而不仁疾之巳甚亂也是亦吾有罪焉古人曰不能止人遂爲非適足絕人還爲善誠哉是言也

敬而不敢慢與人交之道也

默而識之此聖人微言

仁易得而易失也理本固有故至之也易私欲間之故不違也難

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求安其身也道足以行則行道不可行則藏是皆視道之通塞而身不與焉蓋聖人有道而無我故也若曰動不以時身且弗安況行道乎是其心猶係於私已非所以言聖人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生死舉重而言窮通得喪皆其類也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有王者興發政創事必以王道爲心又當持之以悠久欲速見小利與此正相反

執事敬是一義無事主敬是一義

予欲無言與川上之嘆同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道不已聖人之心亦不已以言語求之者末矣此聖人倡大端以示人非唯自言其道也先儒泥予之一言即專屬諸聖人復謂聖人

之動無非至德夫以動而觀聖人與以言語而觀聖人者是亦未能相遠也

道之實體言語云乎哉予欲無言明非言也學者率求之於有言而未嘗求之於無言其亦不善學矣

聖人之辭非一端有言者不得不異聖人之蘊無二道無言者不得不同

無聲無臭不容有言聖人所不能顯也何思何慮不假有言聖人所不能隱也道體如是明道者莫善於無言溺言語而拘口耳者未足以庶幾此言也

得失之應存乎人得失之本存乎已得自已得失自已失莫非已也求諸已者明求諸人者惑

人之初無有不善則其本善而已故不善反善謂之復復者非自外來非自今始有也反其本而已人雖爲惡之極其性善未嘗或亡猶鑑雖至昏其明者自若也聖人有教無類於天下未嘗有棄人以此故也

知止而后有定用心不一者未知止也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聖人自治尚如是而況於衆人乎又可見此心之過爲甚多非講學者或有所未察也

好惡者心之大端也由身而施諸天下國家已之是非天下國家之治亂靡不由之君子不可不慎也大學之言好惡本於誠意謹其幾也首於齊家明其用也反復於平天下推其極也一物而亟言之古人之意可見矣事若微且邇而得失利害大且遠者好惡之謂也

子孫黎民之安危繫於賢才之用舍賢才之用舍繫於大臣之愛憎是故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宰相之德莫大於好賢人主而不能論相則一人用舍之誤足以自禍其子孫宰相而不能好賢則一念愛惡之偏足以空人之家國於戲秦誓之言足以爲萬世君臣之鑒矣雖然論相有道不修其身則取人之則必不審也好賢有道不修其身則有我之私必不亡也然欲修其身苟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先之則身不可得而修矣是則大學之法次第詳盡尤非秦誓之所能及者爲君相者必明於大學之義則幾矣

天命之謂性人性即天也天人之理渾然無間故感於此者必應於彼如影響之不可相違也知天人之理一則曰畏知天人之感應則畏天此君子所以能慎其獨也乃若言感應而顧不能知理一言理一而顧不能知其性雖欲慎獨必終爲私意之所勝豈非以知之不明而信道不篤乎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誠非知性不足語知至故慎獨之學必知性者能之爾

未發之中先聖相傳之微言也講學而不知此雖其學有大過人者未可與言性命之學也

呂氏曰情之未發乃其本心至哉言乎

情易失之過不及者鮮故曰發而中節節有止而不過之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義一也

未發之中即性善也發而有不善惑於物而遷其性耳知其性而不累於物則其情無有不善者然情之不善者其性善亦豈遂亡哉物往而情息其本無不善者復自若也世儒因人之不善而謂性之為不善是不知未發之性迺以情而言性也欲其不謬可得乎

君子之知人情也非人人而知之也求之有要天下之情猶視諸掌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審斯術也天下之情即吾之情是已取之至近足以通天下之志守之至約足以周天下之務故曰忠恕君子之要道

君子所寓在是所樂在是何寓而無樂是以不願乎其外也有願乎外由所寓之內無樂耳譬諸居齊不樂思楚之樂其何與之有由如是也終身居可樂之位而其心戚戚焉此夫子之所以與點也

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持言不惑不眩而不及其餘者蓋君德以明為先也故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誠者天之道也固有是理而自知其然者性而成之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察識是理而勉強以至之學而得之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名其德有性教之異論其極則同至於誠皆聖人也

夫性者不學而能故其誠其明非積累漸次而至也教者由學而後能故必漸至於明漸至於誠蓋學不可以遽成者也漸至於明其思乎漸至於誠其敬乎思敬者聖學之要也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學者不窮理則信不及盈天地間一理耳妖祥之屬可謂其非理乎故斯二者實天理之符驗為其徵著於物其象特異者也然物有大小而理則無大小故凡一草木一鳥獸之變異即天理也越有雊雉祖己以為天之孚命鸜鴿來巢春秋必謹記之此皆後世以為細物小故慮不動於耳目者也是故必窮理者而後格知天命必知

天者而後克謹天戒也
神道知來至誠者能前知故曰至誠如神
聖人雖有性之反之之異而其所至則同一區
域故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然言學
必先知至知有未至則知之不一也知非合一
不但不足謂之聖謂之賢人亦未知聖人之學
者
君子以誠身爲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
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爲然由其爲固有
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
得而有之邪學非主於誠身雖博學多能卒非
已有所謂不誠無物也
誠者聖人之事敬者思誠者之事安焉者誠也
執焉者敬也敬有間斷誠無息矣有間斷者妄
也誠無妄故無息
合天人之道其惟誠乎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皆始終不息者也
息焉者妄也至誠無息者無妄也德未至於無
妄者人而未天者也無妄則與天爲一矣
純亦不已人知其爲聖人之極致而不知其爲
吾心之本然此理在人無古今無聖愚一而無
二所謂聖人者第能盡其本然而非有所增益
也衆人視聖人爲大視此心爲小凡聖人德之
盛者即以爲非人所可及曾不知彼皆此心之
固有聖人特能盡之而已衆人之心與聖人之
心一也不能自盡其心而曰聖人之道不可能
其蔽在於大聖人而小此心故也安得知此心
之大者而與之論聖人之學乎
禹聞善言則拜心誠敬之也惟知德也衆人聞
善言而不動於心非故慢之也知不及也惟智
者爲能好善言惟上智爲能敬善言匹夫哉其
身得一言而可保其身王者喪其國得一言而
可有其國君子遠於道得一言而可至於道保
身之言其貴若身有國之言其重若國至道之
言其大若天地聞善言則拜不亦宜乎不亦宜
乎

用賢者用其道也用其道者用其言也故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用賢而不聽其言雖賢人皆聚於朝猶不用賢也

乞墦之事人皆耻之而不爲乞墦之心學者或有之而未察未嘗有其事未足言也未嘗有是心則善矣

君道篇第五

君道莫先親賢莫大納諫莫要知人君德天下之綱也親賢則德日修矣政有過舉謀有失計安危之幾也納諫則事無不當矣君子小人治亂之本也知人則君子在位矣古之聖王端拱而天下治者得此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歷萬世而不易者也聖王不作世愈降而世道愈變顧誠之在人者固自若也夫君者先人者也民者從君者也民有誠信之心非君有以先之則何以致民之應乎易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君人者患無至誠之德云爾苟有至誠之德其於變化世道猶響之應聲也歷觀後世之君其有德者亦衆矣惟其德非至誠之德故雖能措國家於小康而不能復世道於先王之舊夫德非至誠猶不足以化天下况乎棄德不務徒屑屑於政令之末者乎

鳳鳥之集也恩不加而百鳥從聖人之作也仁義未施而兆民附故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爲政以有德爲先人心不孚則不能有爲無古人之德而居民上不唯無益也其導民於不善也必矣

聖人不治已亂治未亂夫未亂而防之亂奚由生哉寧至於有亂而治之此長治無亂之術也後世亂成而後謀之或恬忽而不知救欲國之不危亡可得乎

天下不治由人之多邪辟也邪辟之興由於貪欲貪欲之生由於自私私者衆惡之本也今之

爲政者第知防人之邪辟而不知節其貪欲也況革其私心乎傳曰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縱人之私而防其邪辟豈非存其本而伐其末開其源而塞其流乎失之於本源禦之於末流其末流終不可禦矣患其末流之難禦而不察其所由來惑之甚者也

世變無窮由人之私意無窮耳若整理世變非惟力不贍又必滅於東而生於西故聖人治天下務整理人心使歸於正而已古語曰不治而治謂之常治治而不治謂之恭治善哉言乎治亂安危皆生於人心善言治道者必以正人心爲本

有私意者則不能守法後世務講求法度而略於克治私意此不知本末先後之序故也私意不亡雖有堯舜之法終於廢壞而已矣

五典民之常德也衣食民之常業也此二者世異時移不可得而變焉故先王世守之以此而導之之謂政以此而督之之謂刑民生是時亦皆世安其俗而不遷不以異端廢實行不以末作害本業是故先王之世其政易簡而無事其俗素樸而不淫至其成功之盛有後世不逮其彷彿者反求其本不越彼二者而已後世國異政家殊俗君子小人率志淫而好僻浮華巧僞之物日增多於天下而所謂常德常業者顧如附贅之在體蓋自羲泰而降俗之繆若是久矣世道焉得而不陵夷乎有王者興講求更化之方宜以此爲損益之首務矣

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舜咨十有二牧首言食哉惟時湯誓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商頌曰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以此見古之聖王莫不重農也先儒謂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周公以是戒成王斯不然矣春秋書蟲災重民力皆緣農之意漢初去古未遠而文景尤加意於勸農是以海内殷富興於禮義此務本之効也後世之俗農事一而無益之事九非徒不重農也而所以害農者又益甚焉夫王法必本於農

有國者欲致治而不重法是猶不耕而望穫也為治者不可廢法亦不可恃法論治者不患其廢法而患其恃法凡治人者勢不能舍法法之偏駁者有矣曷嘗無法乎故曰不患其廢法知任法之可以為治而不知為治之道非盡於任法此後世之通弊也故專以法持天下而不可與進先王之治故曰患其恃法先王之治詳於德而畧於法知法之不足恃也夫令之而從禁之而不犯法之所致止是耳況於不從其令而犯其禁者固多矣法之不足恃蓋如此若夫不令而行不禁而止使天下回心而鄉道此非法令之所能致也蓋先王修德之應也後世令愈繁而民不服禁愈嚴而民不畏法非不詳也卒不能得志於天下者何也咎在恃法而無其德也顧後世之君未嘗增修其德而徒增修其法令此其意蓋欲求天下之治而不知天下之亂無時而已也

志意盈而形體充者衛生之祥也血氣和平者恒壽矣文法密而威勢彊非保國之福也政俗清靜者恒安矣

為政者好名必立異立異必生事生事必擾民吏盜虛名民受實害仁者之所不為也非惟人臣當以此為戒人主好大喜功者尤不可不察也

國非善政不治政非賢人不立故開於治國者必以求賢為先務不得賢人則所以立政而治國者卒苟而已然求賢之道復以養士為本董子曰不素養士而務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道得庶賢者繼踵於朝而王政卒可舉矣

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嗟乎自古用小人者其國未有不亂者也夫小人之在位也或有創姦弊以變祖宗之法導逸欲以阿人主之意基禍亂以召社稷之釁樹怨毒以失億兆之心懷苟且以誤國家之計行貪鄙以敗天下之俗害善類以塞衆正之路布私人以成群小之黨夫

如是故國家之亂不可勝救也雖然小人之在位也亂從之而生及其去也亂之生者不從之而息也何者姦弊作而舊章壞矣逸欲入而君志荒矣釁隙開而國勢危矣人心離而邦本搖矣大計誤而事幾失矣風俗敗而禮義亡矣善人退而正道微矣群小進而禍變滋矣故小人者亂之源也人君不察而用之不唯兆亂於當日又將遺亂於無窮有國家者畏小人不可不嚴也退小人不可不加也

君子在位衆人見其賢而畏之小人在位衆人見其勢而畏之見其賢而畏之則能知自守之義化鄙人而爲君子者有矣而況於節操之士乎見其勢而畏之則或忘阿附之羞化善人而爲小人者有矣而況於奔競之士乎夫君子小人之在位不唯一人之得失而已用人者不可不慎也

君子廉潔故好退小人貪冒故好進君子剛方故難合小人邪諂故易親自古君子多疎遠小人多得志亦以此也

世道由君臣而立蓋人倫之首庶事之原也苟上下不交則夫修人倫而理庶事者未有能盡其道者也

國之所恃以立者士大夫也士大夫所恃以自立者節義也節義者國之楨幹士無節義國家傾覆之徵也

行誼節操士君子立身之本崇尚節行而後能愛國愛民節行苟虧是尚不能自愛惡能愛

古之用刑罰也不得已而用之以佐德教之不行也苟德教足以行斯措之矣後世顧獨任之而德教蔑如也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秦二世而亡此言復驗爲政而任刑者可以鑒已

學問篇第六

學問之術多矣其歸於復性乎明善明此也窮理窮此也敬者敬此也誠者誠此也知復性之

學者天下之理舉一以蔽之矣

性者天理之本然聖人之學至於復其性而已復性之外聖人未之或與也學以復性爲極故前聖後聖其道不得不同性一故也後世知聖人之學造乎極而不知聖學之極存乎性夫語聖人之學而不要諸性則聖人之道各因其學而異也由古而來道將不勝其不同是不唯非所謂道一者且道不原於天而出於聖人之作爲矣

學以明善爲本善者非在外也吾固有之也人而不學則不能明善不明乎善行之不差者幾希故學問所以明善也善既明矣惟篤行以終之耳學問而不明善其學問者外也君子謂之不智明善而不篤行知之而不能有也是亦不智而已矣

程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又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此二條辭徵異而指實同蓋其深致意者

不務爲己之學而能明善不明乎善而能不好利好利苟得而不爲害於天下此皆事之必無者也

古之並言學問者謂學必問也夫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難易可知已徒學而不問其庸能無差乎由其差而往焉雖沒世窮年歸於差而已矣語曰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此言不問之害也故爲學在適道適道在審問以能問於不能者顏子之所以爲好學也好問者舜之所以爲大知也

智由敬而得迺謂之聖智德由敬而得迺謂之聖德非持敬者智與德則別論

涵養本原窮理在其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術也

學所以養心也務外而累心則俗學之流生害也

擅山海之藏以爲富都將相之位以爲貴愚不

加明鄙不加賢甚哉富貴之無益也學也者愚
斯明鄙斯賢非其至者也若學而上達聖神可
以同能天地可以同道故衆人視富貴爲赫赫
君子視富貴若草芥蓋君子所志者大而衆人
不及知焉耳

道雖至近君子必懇切以求之不敢以易心視
之也古人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
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古人
求道而未見羣疑滿腹雖寢食之閒未嘗或忘
及其久也心閒目明脱然若發蒙嚮之大疑惑
者乃今之大覺悟也今學者未嘗小疑況大疑
乎時或有疑思之不通輒置之矣程子曰學者
先要會疑呂與叔曰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
者也昔白沙自敘其學亦自疑而得之嘗有
言曰疑者覺悟之本也無疑則悟安從生令人
鮮有悟者由其未嘗有疑也

本同末異古之遺言與夫道一而已矣人人競
其私心故不勝其異也亡其私心者可以入道
矣

智可以知道其失也用智智恒異也是以爲私
智言可以明道其失也尚言言恒過也是以爲
空言學而卒畔於道者私智與空言害之也夫
億之以私智智愈鑿而愈失其真辯之以空言
言愈多而愈亂其實噫後世之學斯二者非其
深弊乎由後世之學而求道欲其不畔難矣

聖人之道二端而已矣心學其大本也人倫其
大經也後世心學不明而學迷其統人倫不修
而行非其實以多能爲賢以雜學爲博以虚文
浮華爲才不唯干祿徼名者由此術也雖志於
聖人之學者亦往往蔽陷於此夫蹊徑多則周
道廢異學之由者衆欲聖學之不絶可得乎

學者狃於穿鑿務奇立異義以爲奇故多厭常
而喜新畧於踐行徒汎思衆理以爲博故多舍
近而求遠後世之學不溺於是者寡矣察其所
以其由於爲名乎不爲名而爲己則知其無益
而不屑爲矣

食而嗜珍恠所嗜愈廣愈若不適於口不知澹泊之爲正味也學而求新奇所求愈博愈若無慊於志不知近易之爲常道也

聖人之道平易正直初無艱難回曲非唯人倫庶事爲然雖退藏於密之理亦若是耳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非知道者孰知其爲中庸之道乎

道無二也不亦約乎道非外也不亦近乎學者舍約而務博舍近而務遠此其所以失之也君子之學思其約也思其近也博者遠者君子非外之也得其本者末在其中矣

學貴知約約必無所不通有不通者非約也

守約者德之盛言簡者義之精

致知宜極高明力行宜先卑近不見大意則所知者陋庸行不謹則切己者闕

聖人之學莫大於無我非曰唯聖人能之夫人皆有之也性之本體無我也梏形體而生私欲作聰明而生私智於是始有我爾去二者之累

無我之理復矣

心之本體廓然無我天之性也惟夫私意出而天理隱此其所以有我也惑私意以爲我而不知本心之無我顛倒錯謬卒不自寤私意之爲蔽也如此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言禹因水之理而未嘗有事也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理因物之理而我不與焉斯何事之有人惟蔽於私意故往往反物之理而從己之欲主之以期必持之以固執皆其私意然也夫人之私意其萌也若毫忽之無有其成也若山嶽之不可移其始也害止於一夫其卒也亂及於天下是以聖人惡之也聖人之教無他也治人之私意而已矣

有我者私之所由生也私者衆惡之所由生也知天理之無我不有其身不行其私非大人其孰能之

人品所以不一者皆繫於私意多寡之分爾

聖人之道一言以蔽之無私心而已矣

人即天理不著不察私意蔽之也私意去則天理復故君子之學無他也去其私意而已矣

人能去私意即與天地無異

無我者聖人之極致非始學可驟語也然凡學者即當克己固所以求至無我爾其至與否繫於學力之淺深然其初不可不以無我爲標的既從事於克己而不敢議無我之學其亦[illegible]

寂然之時物物本不相礙及其感也惟物各付物而已不與焉誠如是也從容萬物之間夫何爲哉今無事則不免將迎之病臨事則以己而必物膠膠擾擾患其多事而不思所以致是者皆私意之自累非事累之也

上蔡曰人誰識真我何者是我理即是我至哉言乎學者所宜盡心也

天人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死生一理也不能窮理焉知其爲一

道無難易難易在人要之道本易行而人不能無私意私意累之則適道始難矣古人難克己而易行道詩曰德輶如毛知道者之言夫

大哉善之可欲乎有千乘之國未若有一善之懿也德性之内衆善具備知其可欲而欲之不假諸外而皆可得也何終身而無一善者舉天下幾無相尚乎夫知其可欲而欲之人皆有是心也其所以卒失是心者惟私意從而奪之耳一善端萌一私意輒壞之由是終身而無一善矣是故私意者劫吾善之盜也私意弗克善端之存者幾希克私意而保善端雖悉有衆善無難矣

私欲亡斯客慮可息矣客慮息斯常心可復矣

聖人無我故無欲無欲故無妄純亦不已惟無妄能之

無我而後無欲無欲而後無累未有有我而無欲有欲而無累者也

人之多事私欲使然也無欲則無事矣

欲者無涯之物也原其端則一念要其極則無窮故人之中於欲者其歆羨貪得之志無時而

足不唯富貴爲然凡汲汲於功名文學者皆是
也不知其爲貪欲而顧以爲美德者有之矣
性即天理也天理無我初無彼已之異人情自
私故不能與物共仁人物我無間惟無私也是
故仁者必愛人觀夫愛人而仁與不仁可知
不私其身而後能愛物能愛物者物各得其所
矣古之君子有克己之學故其仕也有及物之
效夫人不能克己者居其室則病其同室之人
惡能容民畜衆施及天下乎夫萬物各得其所

者天地之道也使萬物各得其所者君子之志
也然非有無私之德雖有是心莫能與也君子
之先務要曰克己而已矣

君子篇第七

君子之爲善知其實而爲之故必爲而不變衆
人之爲善未嘗知其實也特好其名而已夫好
其名而爲之豈有定志哉其不爲也可立而待
也

君子以德成爲貴物交而不能動德成之驗也
不能爲物而動其心德未成也德未成者不足
自立惡足以應世

通天下之志莫尚於忠信人而忠信群疑亡矣
其志有不通乎故忠信之道興則億兆合而爲
同忠信之道廢則宗族離而爲異人忠信者
人道之大者也天地至大忠信可以動之鬼神
至幽忠信可以事之夷狄至暴忠信可以化之
鳥獸至愚忠信可以孚之忠信之用大矣哉

自非聖人孰能無過人之有過審矣不知其過
自視以爲無過者不察也知其過矣而復改之
不勇者未知過之爲害也人之德性純粹至善
者也雖有小過爲害甚矣是以聖人貴改過改
過者益之大者也

改過遷善不期於及物而自然及物故君子患
身之不修耳能修其身及物在其中矣

君子之治惡防其本衆人之治惡防其末治惡
同而從事異此工拙之所以相遠也惡之始生
也甚微其末也甚鉅君子銷患於冥冥蓋用力

於甚微之際也故不動聲色而無患矣患成而勢鉅雖百倍其力而不能救也人知救患之難而不知其所以然則不察本末之過也情之萌也其本乎事之著也其末乎治情者無事治事者無功學者不知此不足以修身爲政者不知此不足以治天下

用心之失者智愈高而德愈衰矣

擇利者多謀而惑僞正者不占而吉

君子貴仁甚於貴生畏義甚於畏死小人貴得而不貴仁畏失而不畏義

得之則樂失之則憂二者人情之常患也雖然使得之則益失之則損吾從而憂樂可也使得之而無益失之而無損吾從而憂樂則過矣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吾之固有然也無損無益斯何得何失乎無得無失斯何憂何樂乎世之惑者惴惴然於得失之間乍憂乍樂無斯須之寧以終其身悲夫

得之實有得喪之實有喪是得喪繫於內者也得之實無得喪之實無喪是得喪繫於外者也知內外而後知得喪知得喪而後知取舍昔之君子得其實有得喪其實無喪取其不可舍舍其不足取惟能知內外而已矣小人內以爲外外以爲內以言其得喪則不利而顧以爲利焉以言其取舍則不智而顧以爲智焉彼其設心夫豈知其害而以爲利知其誤而以爲智哉誠以爲利且智耳所以然者惟不知內外之辨故其得喪取舍如是之悖也夫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者其在此乎學者不深察乎此其於二塗吾未見其不惑也

君子之樂樂在己衆人之樂樂在物樂在己者無待於物也自有其樂而無待於物故常樂樂在物者待於物而後爲樂也卽無其樂無物則不樂雖有物亦不足樂也何者物之得喪盛衰猶朝之有暮樂未終而哀繼之矣何謂樂在己知性知天而已矣善乎周子之言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

一也見其大者知性知天之謂也
道之全體夫人有之不亦至足乎人病不能反求耳知而好之可以細萬物得而樂之可以輕天下此古之君子所以足巳而不外慕也外慕者内不足也内非不足也有而不自知也
富貴利達聖賢所不道也然所以亟言者為衆人之所嚮在此也嚮外者必背乎内故聖賢毎反復於内外之辨欲其知所擇也人必真知内外之辨然後可與共學不然猶豫岐路莫適所

從終於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
小兒有病癖者凡其飲食皆注於病所化為臭腐以益其疾吾輩之病正類於此人苟懷聲利之心則凡種種學問皆化爲人欲以恥成其聲利之一念雖或爲善亦未免卒歸於此故有志於學者必先除此病根而後可
君子有諸已則得失不足易也故得之自是不得自是小人無諸已惟見於得失而已矣故患得患失無所不至

君子小人之辨莫尚於公私公則趨於義私則趨於利趨於義則必為善矣趨於利則必為惡矣善惡之萌存乎是善惡之漸存乎是以是而觀我自知之明也以是而觀人知人之智也
志在於義殺身而得義則為之矣善而不可為也志在於利弑君父而得利則為之矣惡而不可為也
天下皆樂君子斯樂矣不以私憂而弗樂也天下皆憂君子斯憂矣不以私樂而弗憂也蓋君

子視人猶巳故其用心也公而正小人有樂於身則弗憂天下之憂有憂於身則弗樂天下之樂蓋小人蔽於自愛而不能愛人故其用心也私而偏夫小人之用心如是其不至於病人之樂而佔其樂遺人之憂而免其憂者幾希矣
富貴而不能下人恃物也賢而不能下人恃德也恃物者細矣恃德者亦未爲大也人而有德不亦難得乎然復以其夸大卒不免於自小者有我也聖人無我故未嘗自聖聖同天者無我

而已矣

知尊道者斯尊賢尊賢斯自卑矣自驕而侮人不知道之徵表也不知道之人惡足與言哉故賢者望其顏色而不屑教也賢者不屑教雖與之同室不可得而接矣況其避而遠遯哉禹見耕者五耦必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盡恭以致賢也非唯禹爲然古之君子皆如是也故禮入里必式世有道則賢者見世無道則賢者隱世道之衰也久矣夫

聖人衆人之同類也由衆人而參天地得道而已矣然其得道也必自於聞道其聞道也必自於得師是故古人務求師而亟聞道不聞道者人之大不幸也無師者人之大不祥也

或問大人曰大者道而已矣人之知道體道者謂之大人非此而曰大者皆君子之所小也

不顧人之是非於信道篤當如是若處天下事則當以衆人之心爲心

立言篇第八

古之立言也覺人今之立言也罔人已不明而言之不誠也人求明而罔之不仁也不誠不仁者有矣不如是之甚也

不知道者不足以知言不知言者不足以言

聖賢之言非期於同而自同其知之一也故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衆人之言非期於異而自異其知之不一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自賢人以下其言不能皆中故各有高下淺深

學至於知言則一一能辯之觀人之言是者不知是非者不知非此無他識見不高也所謂知言者適其識見在諸人之上

言不可以盡道言者道中之一物耳世儒之造詣此道者要之極於言之所言而止矣未有舍言語之外而有見於道體之無窮也

古之學者物有未達存而不論術有未學闕而不言而況於語道乎道之不明也患出於世儒不知而作得麁以爲精執末以爲本是以異說

滋而大道隱矣
言以解惑也苟理有未然適滋人之惑耳勇於
苟作君子無是也
多言不足以明道則反害於道必矣
古之學者務美其行今之學者務美其言易曰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論議終身而非
實有諸己學者之通患也
德雖細行實事也文雖至文浮華也
尚行變而爲尚言尚言變而爲尚文文而淫靡

無用又文之變也古人賤之後之人貴之此大
惑也非小蔽也
古之人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務畜德而已矣後
之學者離實學僞以盜名於俺世往者蔽而不
自知來者習而不復察欲救其弊將奚先曰在
尚質
先行其言言足以爲教矣未行而言則有言不
信
彌文興而上古之道衰虛文勝而後世之指蔽

聖賢言德行據實而言之一二言而已如論語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之類其言雖約而道理已該盡孟子之言亦然
至若居天下之廣居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
雖已微異於論語之言然迺欲人由其辭而
思其義終亦不越一二言未至辭費也後人論
德行大抵多替美形容之言幾如賦頌文字以
深遠宏大之辭而反汩其實自禮記之文已往
往類此學者或苦其難而自怠或求諸遠而反

失之未必不由此也
言簡意盡得其要也言不得要故多言而指未
明
作史者不深於道德不能定是非之論不通於
政教不能跡治亂之原不明於人情不能究美
惡之狀不精於文藝不能善褒貶之辭是非之
論萬事之統也治亂之原將然之幾也美惡之
狀忠佞之實也褒貶之辭勸戒之志也四者不
具而能爲良史者無有也董生發春秋之指是

非之論也賈誼論諸侯之勢治亂之原也司馬
遷傳汲黯張湯忠佞之實也班固贊文帝之成
褒貶之辭也
史記事之法二其體大可以示訓其文簡可以
行遠史之失自左氏始左氏浮夸韓退之其知
言乎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
寡識遷固而不及左氏是釋罪首而誅從也
載籍之言道之形似也因形似而識真善學者
也不善學者於形似之外復得形似以其失真也

不其遠乎
古人因言語以入道後世依藉言語展轉穿鑿
徒以虞說耳目而已
古者由學以知性故離經而反諸内後世由學
以放心故佔畢而喪其本雖同從事於學而所
以學者蓋胥壞矣

春秋篇第九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和靖力辯其非伊川之言
朱子以爲門人所記有所謂以傳考經之事跡

以經別傳之真僞亦猶傳爲案經爲斷之意按
門人所記之言意在以經爲主與所謂傳爲案
者實有不同當從和靖之説爲是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不能無欲加於人之心
有而能禁止之也仁者則本無是心不待禁制
仁恕之别以此後之説者多失之
曾點言志之事是謂素其位而行處貧賤如是
處富貴亦如是爾循天之理隨寓而安堯舜之
氣象也謂初無舍己爲人之意此則侵過地位

有害於灑落之意
觀中庸二十章凡聖人之言未有如是之繁複
者雖告君宜詳然條目何其多邪如九經之屬
王者之事也博學之屬學者之事也在下位不
獲乎上群臣之事也以告哀公不亦迂遠而不
切乎疑此一章當爲數章家語不足爲據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
窮盡其心者即知厥初受命於天之性知其性
即知天道矣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

理而應萬事性則心之所具之理乎於朱子此說及後所引橫渠之說實所未達若程子所云則與橫渠朱子異矣或曰程子有心如穀種之說何謂也曰此所謂心以形質而言非指理而言也正猶邵子所謂心者性之郛郭云爾此義理根本節目之大者學者所宜詳考而深思

學至乎禮而止矣此荀子之所至也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此揚子之所至也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此文中子之所至而荀揚之所不及也

揚子曰衆言淆亂折諸聖此可謂信聖人之言矣未可謂自信者也若揚子者蓋嘗稽聖人之言以去取諸子之論矣何其言之不中也豈非徒信聖人之言而未能自信也與君子之知言未嘗不折中於聖人然必期於自信而非徒藉諸外也夫未能自信而徒藉聖人之言譬之盲者藉視聽於他人而其心終昧然也苟在我之理既明以此辯群言之是非猶執規矩以察方圓操繩墨以驗曲直豈患其難知哉所謂自信者蓋明乎在我之理而已矣

古人所造之深淺何以辨之善乎伊川之言曰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此二言者乃尚論古人之格式也

耳之於五聲目之於五色口之於五味五者舉其大分也至其微眇之狀萬有不同辯言所不能喻也惟意能別之以此見心能造微而言之爲物也蓋謂精微之理盡於言語者世俗之論也

有無虛實分言動靜固可專言靜亦可也潛而未形曰無本體卓然曰有一物不存曰虛萬象已具曰實凡名理之辭皆非背理與不可通用者宜隨其所指而求之執一義而廢其餘則固矣

靜無而動有無思無爲寂然不動無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也卷之退藏於密無也放之則彌六合有也然謂有無爲動靜亦可謂動靜爲

有無亦可泥其文與不求其大指之同非忘言
得意者也
靜中有物指主宰而言居敬則心中無物指私
欲而言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
是後冲漠無朕之上亦不曰理亦不曰人心此
先儒善立言處
讀書以收放心始學之方耳非大人之事也橫
渠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
懈此等言語煞未盡
朱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
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愚謂程子之
說蓋謂凡言心者有主性而言此則指體而言
也有主情而言此則指用而言也主性而言此
心字即是性主情而言此心字即是情非謂性
情之外復有所謂心者而統乎性情也故謂性
統動靜則可謂心統性情則不可性即太極也
太極之上不當復有物五峯心妙性情之德與
橫渠之失同朱子極稱此二言殆未然也
世儒言心與道卒不免歧而二之其辨之不明
故依違而無實見其守之不致一故以已合彼
終未有之此後世之通患也
言理有宰以大言之而遺其小如是則理有不
備非大矣包大小而不遺此其所以為大也
不與瞽者論音不與盲者論色雖庸人而有斯
智也持道而與不知者辨智者之蔽也
漢唐之儒者衆矣而不得為傳聖人之學者何
也惟其通訓詁考制度而非聖人之學也至宋
周子二程子出此三子者傳聖人之學者也然
此三子者訓詁制度之學顧不逮於漢唐之士
其所以度越漢唐之士而能傳聖人之學者為
其所明者心學也三子之明心學也其言可考
也周子之言無欲也程子之言敬也心學之要
如此而已矣傳之寖久而其學亦寖息焉天下
之士誦其言而少之不知其道至大也其論學
也莫不宗夫三子者至其從事蓋復屑屑於訓

詁制度之間非夫三子之學矣
程子曰心也性也一理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性則心之所具之理三子者之言其不同宜若易見而後之諸儒顧未嘗有悟其不同者此學之不講之弊也夫心性之說乃義理之學之本原於此而差其差能無多乎以此考之則三子之道可知矣

約言終

約言後序

石疊先生刻西原先生約言 成客有問於予曰天下之理廣矣大矣非一言所能盡而是書本言天下之理顧以約爲名其篇亦止於九者何也予曰約有二義有以要約爲義者有以會約爲義者而九之義爲究數之極也夫理散於事物體於君子盡於聖人而其原則出於天也故學者窮理固當周遍廣博及至脫然貫通而能會萬理於一原焉斯約矣西原先生克養純粹所守已約而九篇之中又足以該天下之理其言精切簡當亦至約也名篇之意或其在此問者因識此義復爲予極論博約之理其亦知道者哉象郡呂景蒙序

約言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薛蕙撰是編乃其退居西原時學養生家言後讀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句自謂有得因此作書分為九篇曰天道性情潛龍時習君道學問君子立言春秋其學以復性為宗故性情篇云靜者性之本主靜者復性之學也又云靜者自然之本體動者後來之客感夫自有陰陽卽不能有靜而無動以動為客感是二氏元寂之旨也又曰理卽此心此心卽理夫理具於吾心不可謂心之虛靈不昧者卽理也卽心卽理是姚江良知之宗也其去濂洛關閩之學固已遠矣

錢公良測語二卷

〔明〕錢琦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鹽邑志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錢子測語二卷》提要

錢公良測語贊

贊曰閟翁茲語研理探化覈事抉情有卓而雋有鴻而衍有密而沉有爛而顯有讜而遒有夷而婉有渾而懿有石而砥高洞要原單入無間咸出胸臆所自得垂世訓誡而列之程典者也迺知翁學有本哉視膚末勦和而束監一隅者相距遠也尚肯弊弊焉以文字專業以觚槧自見乎噫此足以觀翁矣

隆慶戊辰春日後學彭輅撰

錢公良測語卷上　　

黄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鄭端胤
劉祖鍾

象元

太和太虛之運太虛太和之本太虛不可獨言理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無而強名曰虛無所有而強名曰和

虛生氣氣生形天地無心而成化寂生感感生應聖人有心而無為

昔人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為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不能為人事之功用補化工之不及余以何物非天地何物非化工人之能為即天地之能為何論能與不能

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讐為其維天地也塞其竅返其樸然乎然而將以盜天地故弗與也是故有周孔無期羨

伏羲之畫八卦豈為卜筮而設後聖見理之與數合因借卜筮以發之蓋即卜筮以明理非舉理而歸之卜筮也

石虎夜射可以穿羽寒津衆渡可以聯氷大將拜而眢井揚波孝子傷而凍林迸蘖甘露降文貞之木白兎擾法禮之廬故人心之誠有能貫金石感天地回日月變四時

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其要在明乎躔度九州所以分地之紀其要在明乎疆界

日月無不照也不敵其戶牖焉能取照雨露無不潤也不治其畝畝焉能受潤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董仲舒云雨垂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

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

智可謀人不可謀天人惟道是謀而道外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徒自勞擾不若順天之逸

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輙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

勝國之敗材乃典邦之隆斡熙朝之佚事即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一徵也

王右軍云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哉

朱晦庵云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吳康齋云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山林閒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聖人以之昭節揭軌垂萬世焉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聖人以之立綱陳紀配天地焉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焚廬居人不怨火食敗脾陰人不怨食色蠱元陽人不怨色至於悖取天殃過招人咎而怨天尤人亦何昧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蘇庚

人心能靜雖萬變紛紜亦澄然無事不靜則燕居閒暇亦憧憧靡寧靜在心不在境

易之蹇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蓋寂寥枯淡中所助於道心者爲多不然君子身何待蹇而後反德何待蹇而後脩哉

聖人之言遠如天愚以爲近於地也賢人之言近如地乃時時遠於天凡聖人之言未有不可踐者也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此君子貴窮理

易以知險簡以知阻易簡由入道而得此心平坦既不累於險阻則險阻自知此聖人知天之學

頤卦慎言語節飲食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孝弟之人其詞也溫剛毅之人其詞也雄直亮之人其詞也切通敏之人其詞也辯廉介之人其詞也潔故曰言者心之聲

夜坐靜思日間儘有不必言者亦有不能言者然後知語默中節為難

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不遽發而徐觀理之是非則怒可忘矣

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養心靡俗不交惡黨不

入可以立身小利不爭小忿不發可以和衆見善必行聞過必改可以畜德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墮行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熟彼以熟而我以生便是立乎不測

楊子泣路以其可南可北墨子悲絲以其可靑可赤聖人正蒙以其可聖可狂

夫人有志功業者有志山林者巢許不能為管晏管晏不能為巢許性也故曰鳧脛續之則悲鶴脛斷之則憂

顏子犯而不較若反己有分毫愆戾亦已有以致之不謂之犯不較只是不動氣事到該敵處直須看道理為之亦是不較若外雖不較而其心介然未嘗忘是不免於較也

天有春夏秋冬而溫涼寒燠猶可測也人有喜怒愛憎而厚貌深情不可測也故曰知人難於知天

人有過喜談之存一恕心者少己有過惡聞之湯無悔心者多若以恕己之心恕人是謂大公以責人之心責己是謂大勇

心未接物時不可使昏既接物時不可使亂亂生於昏故子思只重未發之中

從外以擴內為學從內以照外為識合內外而受之為量故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孟子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後世星數之説行而求諸天堪輿之説行而求諸地於人事獨委焉不亦惑哉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大丈夫於天下無一事非其所當為況一家父母

宗族妻子等事可不爲一料理

孟子言易子而教可以示父不可以語子覵君如寇讎可以警君不可以誨臣

蘇洵曰龍逢比干不得爲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决無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决無龍逢比干之心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處之以和則事無不濟故知處事着力全不在皮面上

餘梁肉者難與之謀藿食被綺羅者難與之言布

素嗜財利者難與之謀道德處逸樂者難與之言勤苦

范蜀公云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

佛氏有云不昧因果易不墮因果難今人皆願生極樂世界不知果能心境圓明澹然無欲便是出火宅入清涼界耳

聃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能念念在利濟便是能體天地之心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卽謂善吾不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卽謂惡

甑甑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塞翁失馬古人未必有是事疑設此以垂世誡然亦安知非實事也夫禍福相爲倚伏天道也得而欣失而戚人情也此翁乃不欣戚於得失之間而卒能轉禍爲福其事近道合於聖賢義命之學

王輔嗣云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

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

薛文清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君子所以愼獨

我有不善人或告我我能速改則善歸於我且不負人若不能改則善歸於人兼復棄我矣故君子貴受言

陽明先生云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之來自謗訕怒駡以至於不道

之甚無非是我實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滿世界皆藥物也

慎言語固難節飲食亦不易余嘗飲食失節書戒爾食終是賊多食賊身之難爾忘乎哉置几上以自警

衣冠必整齊嚴肅則惰氣自銷夫嚴衣冠則有禮以閑其外銷惰氣則有禮以一其內此亦君子入敬之梯媒也

淳風

聖人未嘗不喜喜以物而不以巳聖人未嘗不怒

怒以物而不以巳

身可以安不必皆廊廟食可以飫不必皆鼎鼐耳可以聽不必皆笙鏞目可以視不必皆靡曼是以蔬食陋巷孔顏不以為憂管床茅屋田生自以為樂

箕子封朝鮮出語人曰事商雖惡吾猶囚也事周雖聖吾其夷矣能忘醜顏少師哉

霍子曰有司之校士也其薦揚也以國也吾何德焉噫公矣讀先王之郊祀社稷則僾然也造物者豈任德哉然而先王以教民厚也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張矣

疾惡過嚴由立巳於峻不能恕人爾若君子則哀矜之不暇何忍忿疾

李密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為兄供養之日長

徐孺子矯矯特立薦辟皆不就及薦辟者死炙雞漬酒千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宜其為東海人物冠冕

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游

衍自適宰相欲延致東閣弗屑也今之仕者一旦去官即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耳若雲者非既貴可使復賤者耶

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為室編蓬為户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可以樂而忘死旨哉斯言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醴泉無源

虞翻為子求婦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

趙至年十二就師誦書蚤聞父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父老不免

勤苦

昔吳隱之刺廣州廣貪泉而飲之賦詩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隱之卒以廉吏名於世而泉亦得雪其耻矣

陶侃爲魚梁吏以蚶鮓餉母湛氏母責之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也

房彦謙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余受學虚齋先生嘗脫妻簪珥爲脩脯先生曰吾利此物安望汝他日勵清操而成人美邪峻却之

其視較銖兩於師弟間者遠矣

怨寃者止言在人一邊不言自已一邊所以聽言者未可遽以爲喜怒

傅獻簡公云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闇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忍乎

近有題盧墓卷云應知表門事不是結廬心此真能說孝子者

和靖誦光明經可謂順親矣順親於道者孝之至也未易能也

論人物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若以成敗論則世之詭道成功者豈皆足稱者邪是則困辱終身不足耻非則功名振世不足多彼以成敗訐豪傑者市兒之見也

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爲小人

劉元城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也故古人著書多在暮年

財以不蓄爲富官以不顯爲貴名以不彰爲譽施以不報爲惠

伍胥奔吳而漁父辭劒文天祥趨儀真而舟子辭金必皆賢而隱者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著其名而史不之載

安貧儉用不免干人多事求贏祗以自苦豐約窮通命中素定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東坡自元符三年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巳者預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有賓主之敬雖黍可以爲大享豈在簫韶有淑柔之德荊苧可以行婦道豈在組繡

蘇掖嘗鬻別墅與售者瑣瑣爭直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少悟世人知此可免營造矣

劉原武拾遺金還失者後父子皆登第還金本出無心福善自有隱報觀此不但可以勵人亦可以談天

祝虛齋先生之鄰莫氏嘗以屋售先生固止之且周其乏常云我能顧恤鄰人即我之家人也何必取其地然後爲我有今之處鄰者必欲吞噬以爲已有其心之廣狹何如

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恥之

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潔操何愧曹武惠行李蕭然也但惜江南梅花携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留得

劉南坦家貧不能結樓文徵仲爲作神樓圖楊升庵繫之以曲此畫與曲至今爲人寶玩足垂不朽文徵仲嘗戲語人曰吾力不能刱齋館皆於印上起造亦此意也

祝虛齋先生私居未嘗服紈綺惟麤布舊服每飯必以精者奉親而已與子食麤糲謂教兒輩不宜習肥甘也

古之有言責者計萬世是非不計一時榮辱論天下利害不謀一身利害非不知言之害不言之利然而必言之者以天下從義不以天下從我也

徐子權峽江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官比部郎靖難師起聞練子寧死從容賦詩曰翹首謝京國飛魂歸故鄉遂自縊可謂從容就義者矣

祝虛齋先生平居有皆師錄善者書名不善者惟

舉事以示戒一日計偕北上有同行病胡臭者衆皆憮憎先生獨與之同臥起其心與度可量哉

凡奴僕得罪於人者不可恕也得罪於巳者可恕也

胡端敏云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若世人皆然可追直道還古風

治本

方遜志云貧國有四而荒內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事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

簡民樂地闢上下相親昭儉尚德此富國之本

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

凶年則人君減膳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鴳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兎

漆器非延叛之物桀用之而叛玉杯豈招亡之具紂用之而亡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君國尚然況黎庶乎

尹文云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

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天下事可行於古可行於今如夏時周冕之類可行於古難行於今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者行之則民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民受其患君子貴酌時措之宜

國之將興也百官有司貌若違異而心則同於盡職國之將亡也百官有司貌若諧和而心則各爲競進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朝廷以科目取士使君子不得不爲小人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不爲君子

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者無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當而天下平

取民近貪刑民近殘行師近亂獨尊近亢厚族近私然而天下不爲厲者知其不得已也君人者懔焉而以不得已之心行之蓋矣

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與爲善之民易刀劍而牛犢易淫汚而識父子夫婦之道亦存乎人耳

故曰無迎而拒民莫不與無望而畏民則無懟

凡興廢補敝鎮躁舉劇安常習怠者不能爲瞻前顧後者不敢爲惟性定之人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魏文侯云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居官者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盡禮不言屈已欽賢下士不言忘勢庶乎官箴無忝

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爲天子孝友全而百行備矣

荀卿之危態臣也甚於纂孟獻子之罪聚歛臣也甚於盜噫其眞有所警夫

居官者心公則自廉若居廉品格亦自高終不及公而自廉也又有恃廉而傲且刻者則爲廉之累更多

語云至察無徒平易近民察非明也故人受其病平易則自能生明故可得而近之

大臣斥苞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恩而怨讟亦輕

范蜀公云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朝廷設耳目之官或有觸犯必曲賜含容以養其剛直之氣然後遇事敢言若權折過甚將使諫臣喪氣卒然遇大利害大奸惡皆將蔽而不聞矣

狂夫之言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聽者不明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人主宮闈中事臣子不可過爲排擊故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賢聖皆有深見今之少年多喜排擊吾懼國本因而動搖也

韓億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柰何錮人於聖世乎

羅豫章云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崔亮以資格用人使不動馳競爭先亦是良法使

後人不得不祖之若能先才望而後資格方有實用宋學士丁度對仁宗云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才能此可以救資格一定之弊

范文正公云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

擇士者猶工師之擇木不先道義之賢而詞藻之工是取猶舍合抱而求拱把也

元凱良矣然無堯舜不舉伊周忠矣然無湯武不

顯故曰賢人得君以有為

劉炫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民生之休戚繫守令民情之通塞繫臺諫欲守令盡職如古之奬廉吏欲臺諫盡言如古之賞諫官

君子任一郡邑之寄操御下之權非欲民畏也與使豈弟之意默運於綱紀法度之間斯民陰被其德耳故善為政者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

治民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

游惰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國用可足

守令廉則心清而才自練達能則通變而事不留滯廉固尤要能亦不可少若廉而且能即古之循吏何加

勸農固在經其時樂其事有一中丞治徐州百計勸農人莫肯應故農不必勸惟輕賦遏訟乃勸農之術

救荒不患人無奇策只患人無眞心有眞心即有奇策

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聖人不能禁民無欲也故有禮以節之以刑威制萑苻者是暫時作用以重農發廉恥者是弭盜本領

財者民之脂膏公家之賦稅有常數私門之苞苴無定額斯民竭地殫廬不足以滿其欲為人上者柰何不惜

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今為民父母行政視民疾苦畧不顧恤與古人之用心何天淵哉

孫廉云發奸摘伏惟勤而淸淸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禮之屬三千刑之屬三千出一禮入一刑間不容髮是懷刑莫若秉禮

薊州鐵冶皆鬼薪城旦耳顧十九羙命此必司法者委宛其間庶得議獄之意

凡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之貴衆斷之貴獨

居官受囑固為非理然有意於却而倨傲很戾是之謂激有意於受而不顧是非是之謂隨要在好

察邇言因言揆理應之以無心可也
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然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故後之仕宦若咈人從欲人或非之違道干譽莫或非之今并干譽者亦寡哀哉
人有恒言有治人無治法治人能通其變治法惟守其常
今之仕者飾言詞習恭遜是以佞能專矯激立聲名是以詐能假親知胥黨援是以勢能私餽遺資請託是以貨能予皆弗能也

楊文襄公云爲政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寛簡不在煩苛
良醫治無病之病故人常在生也聖人治無患之患故天下常太平也
昔人有言聽言不可不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可不審審則庶幾其無誤
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今之人才卽古之人才所以勵其志趣使進於道德者其機則在上耳
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巫祝安民者貴防其蠹不在刑威
忍者衆妙之門居官亦以忍爲貴凡事之來且忍則或剛或柔自有可處若一時不能忍則無所處故一切法無我皆得成於忍
用法不可大寛寛則人不知懼施恩不可太過過則人不知感
相臣執政與國同休任用匪人則憑藉寵靈擅作威福植黨罔上懷奸誤國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
大臣一言一動須合天下之公不宜拂衆論執己

見斯民受其利國蒙其澤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言合之可作出處銘
視含哺鼓腹之民若瘡痍之未瘳視耕食鑿飲之民若呻吟之未息其於政也幾矣
政以宜民俗所未厭不必輒改俗所未安不宜強行
天以民立君君以民建官士以民行道故有司之務無一不爲民也長民者獨簿書賦稅是急而虐

用其民亦未之思耶

存一念愛民時便是愛巳有一步進德處勝於進官

赤子不能言毋能中其欲者得赤子之心也民能有言有司往往障拂其口失民心矣

人有言亡國之臣不可以言智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然百里奚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韓信去楚而楚敗之漢而漢興此又不可以槩論也在用與不用之間

吳武陵云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

錢公良測語卷下

鄭端胤
黄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斂精

亢倉子云道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燎原之火星星也干霄之木萌蘖也故曰圖大於微知著於細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人能每事即始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

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故荆卿傳曰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其言之也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恬可以銷福清明上帝所忌而得謗可以銷名

人世事譬之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起滅何常儻不參透此關鮮不墮煩惱障中矣

張子言下視則心柔柔則敬顏子四勿首視攝心以謹視爲第一故左傳曰視高則離其目陰符經

曰機在目釋氏多以耳根圓通得道而目力圓通則少如十六觀經全是以心攝目也

治家有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為勤淡淡乎聲利不好而後為儉今之所謂勤儉貪且吝耳

清苦固是佳事然亦不可過天下豈有薄於自待而能厚於待人者乎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遇富貴人宜勸他寬見聰明人宜勸他厚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遠公云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以存似不在常年耳故能履順而遊性秉佛理以御心復何羨於遐齡

唐人春遊以牡丹為勝賞劉淵邀客乃繫水牛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余謂牛之用固十倍牡丹不過孔雀卓王孫之見若能種德務施非函關上乘青牛老人不足以語此

由外以之內而內禍生焉其惟目乎由內以之外而外禍生焉其惟舌乎

君子不可以不恐也恐欲則不屈於物恐劇則不擾於事恐撓則不折於勢恐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恐乃有濟

荀子曰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欲界無邊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官上有官身後有身故家彌大經營亦大位彌高願望亦高失隴望隴得隴望蜀世短意長翻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撇脫

君子多思不若養志多言不若守靜多才不若蓄德

伯淳謂琴聲可以禁邪磬聲可以養心有聲之樂亦不可無也然惟聽之者何如耳

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故能還咎延譽轉禍為福

居官箴清慎勤三者余謂惟慎則自防也嚴處事也周處事也敏而清與勤兼得之一或不慎雖有冰蘗之操夙夜之勤未免有過中失正之事孔明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是慎尤為要也

范文正公謂子弟曰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

康節云牡丹含蕋爲盛爛熳爲衰故富貴到極處而始收斂晚矣

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阪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故也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仆則蹶矣

雞犬之專智人弗若矣牛馬之專力人弗若矣騎

焉而爲人用而無弗悉也用天下者乃恒有所弗悉何也

圓照禪師見飯僧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

杯酒破利名寸心集古今惟達人可語此

處事貴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矜持太過者不可謂之敬然猶勝於放肆枯寂太過者不可謂之靜然猶勝於勞擾

楊邃庵身不踰中人而開府鎮邊驅使數十萬貔貅不翅三尺童孺才氣有大過人者其言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始知其從心上用功也

士君子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墻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墻不言心腹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鑒遠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生於順劍楯矛戟未必能敗敵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聲色游畋每足以殞人之軀

世運盛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趨下

紉蘭握瑾誨妬之良媒要津利孔招怨之危幟谿談鯁論騰謗之徤駟方人擬物反刺之銛刃是以君子綱盛彩而不揚履幾望而知戒

人不求福斯無禍人不求利斯無害故曰福爲禍先利爲害本

齊王出遊遇齊女瘿瘤採桑命載後車女曰女毋在堂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末世仕宦以鑽刺代蹇脩者才智雖高文華雖麗不若此醜女多

矣

昔陳仲子妻有云熱於就名者必先冷𩜁於附利者必先淡山雞之爲天下賤者恒見也威鳳之爲天下貴者不恒見也今世無過人之才而逐逐仕進行將蹶矣

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

漢儒有言曰富貴非累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以來則知所以去吾嘗味於斯言而知友道之薄自古爲然矣

蘇秦之爲合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可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於一惜乎秦徒押闔其說以利啗六國爾天下大勢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之也及張儀連衡之說行從約遂解六國日趨於亾矣

博浪一椎子房不必論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見英雄收放處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碗自然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麤悍却得此意故至威不褻

蕭何動用智數如治未央宮可見後高祖果以爲壯麗其籌之固熟也

世有恒言陸博無休勢仕宦亦無休勢予以士君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有大道存焉以仕宦爲樗蒲者忘其大敗也

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藥石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人之將病於不嗜食而知國之將亡於不嗜賢而知

勿謂柔可欺淤泥之中或藏利錐勿謂剛無害巨闕之鍔遇石亦碎故禍常發於所忽之中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安可不鑒

榮盛之家矯情生焉敗亡至矣貧賤之家畏懼生焉人才出矣

修身行義儉約恭敬其或無福禍必不至驕傲侈

泰離度絕理其或無禍福亦不至

開國起家莫不由於祖父之勤儉敗國亾家莫不由於子孫之奢情故易曰子克家詩曰繩其祖武

諸葛亾而蜀亾非徒亾蜀也又亾魏何也諸葛沒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篡本成矣

張九齡謂李泌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

嬰兒之病多起於食貴臣之禍多起於寵

孫登謂嵇康曰子識火乎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於川淵者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亦薄厚福者必寛厚寛厚則福亦厚

王安石行新法衆議騰沸明道獨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使宰相如明道何以有熈寧之紛更使諸君子如明道何以有紹聖之反噬

恩讐太分明恩者令人不足德而讐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云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

康節云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呂東萊云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

說今之犯權貴取禍者坐不知此耳

中黄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聖門惡訐爲直以此

朱子言天公有記性無急性無有感不應者余謂善惡吉凶是一氣感召終不可逃

宋之浮論甚於戰國之横議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今之仕往往掇拾其說以立道學門戶不亦陋乎

韓魏公於小人之欺終不道破苟訐其情則激而

怨不中傷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魏公之智遠矣

正統土木之變于肅愍曰吾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禍正言若反知其意者鮮矣

言無隱而不聞行無微而不著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言當慎也

宸濠之變余同年許忠節公逵不屈挺立受刑見者壯之其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憲副輒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已而

果然知子莫若父信哉

近日邊防廢弛將吏偷安平居玩愒度時有事張皇失措譬如濵河而居者不能豫築堤防一旦水潦奄至則挈家室避之觸水退復還歲歲遷徙苟延支吾謀國如此可謂疎矣

凡物無聚則無散聚不極則散不重可爲積聚者藥石

祝虛齋先生官工部時有以金罌私先生者先生固卻之後受賄者坐累先生竟免故曰慎初之道勝

人皆貴一旦之浮爵輕喬松之永延不知春華至秋不得久茂語云女愛不及席男歡不畢輪知言哉

語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途弔者在門賀者在途士大夫可以深長思矣

有所不爲試於得失辭受之際無所用恥驗諸妻子僮僕之間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參天地而獨立亘萬古而不朽三人之死不同而同其心夫豈有爲而然哉

輕諾者必寡信易從者必多違

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第未知死何如生以余念之死生初無二道存吾順事斯没吾寧矣

劉屏山以不遠復爲平生三字符復者生生之意無時無處無之於絕而續於終而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張用晦性清約人譏其太儉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今世奢靡極矣然上人能身先敦朴則下自化於儉故朴乃上古渾淪元氣儉乃後代返元良藥

方矯亭嘗云小人如虎狼蛇蝎殆又甚焉虎狼之威蛇蝎之狀人皆知其足以害已深避而預防之小人則心如虎狼其貌騶虞念如蛇蝎其言鸞和人不知其將害已而狎之鮮弗及矣

令人畧記文字僥倖高科入朝則吮癰舐痔招權納賄居鄉則囑託公事吞虐細民縱酒漁色瀆亂彝倫大敗風俗天下安得不亂

容貌端雅而小人者有矣未有容貌險側而君子者也

覘世

處順多喜心驕習之所由起處逆多厭心怨習之所由起賢聖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而不以習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見辱於市人越夕可忘見羞於君子累世不泯此大丈夫當履道秉德免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間

白沙混於泥塗不染自汚青蓬育於麻圃不扶自直欲知善惡由於所入

標梅直言其意無顧忌無文飾此婦女明潔之心今人祇以文飾詞說衷曲蔽矣

西周之迹熄而鄭衛之風行故再醮之婦鬔裝以自悅五姤之女冶容以媚人而亦有綠藿之傾惟陽自向芳梅之隕於春未知彼所謂女中錚錚不爲風所風者也

老萊子云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棰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人之功名謂之會者聚也聚必有散譬諸晏客有三爵而去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横尚未去者視主人意耳仕宦行藏大率類此識破此機局則去留何必介意哉

陳摶云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委曲則目爲善處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善詼浪好恢諧雖取快一時亦傷厚道揚隱微談中冓雖雪忿一朝終損陰德

富兒因求宦傾貲汗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

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

嗜欲之人語之富貴利達則恍語之貧賤憂感則拂衣而去好名之人語之誇大侈靡則恍語之恬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於江河人相忘於道術

圯上老人謂張良曰兩眉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以眉為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十指貢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為怨指無心也孺子處怨其以指乎

韓信初謁高帝登壇數語便欲裂地封侯厥後堅

拒蒯通厚酬漂母平生心事具見乃良平不援大義以告高帝徒躡足附耳開其疑隙良平之過也

大臣急於順主所以缺經國之遠猷庶官巧於取名所以鮮脩職之實抱

人於居安時未知其安及濱危難始知是以君子居安慮危則庶乎免其危

先儒有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為國耶策雖未就君子與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

漢高帝踞洗見英布既而就舍皆王者之供帳嫚罵以辱趙將而隨以千戶封之先儒呂氏乃曰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愚謂漢得天下率賴韓信彭越黥布之力而卒以誅夷其待功臣亦少恩矣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懷璧之子未必能惠人競親之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身僉能施人皆疏之者無濟人之具也

做人念頭重做官念頭輕則禍福不足動心做官念頭重做人念頭輕則毀譽常足褫志

勢利有時銷歇天地無時泯沒何趨勢利者衆存天理者寡

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

近世諂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諂瀆士風喪矣

官情太濃則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則死時過不得

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

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

處貴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衰之始也去驕懲奢其惟恭儉乎

君子之仕也官不擇崇卑行吾志而已事不擇難易盡吾職而已或從容於尊俎或經營於四方隨其所遇皆足以樹動當時垂聲後世

仕之溺人猶水之溺人水之溺人人知避之仕之溺人衒名潰節相繼於前不惟不知避反濡足褰裳以就之孟子所謂載胥及溺者也

為民父母者苟利於已不顧害切於民求已之名

不計事無益於實此民所以日困世所以不治

人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强宗豪右常誦此言庶不作姦犯科縣令刺史不可自存此心庶免罔民虐下

范甯嘗謂王弼何晏罪深桀紂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詞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

邇來士風澆薄侈靡浮蕩大抵富貴功利之習糊人心目如處豐蔀中舉眼皆蔀是以迷惑顛倒莫知抵止非先知先覺者孰能出之溷穢轉之清流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但士之所以自求於經者淺也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

今之仕者重進士之科得者侈然若有餘不得者歉然若不足由君子觀之直如博者之於梟有幸不幸耳士顧以是自爲輕重世亦從而輕重之非惑歟

柳玭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已一有所失則得罪重於他人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疵纖失衆皆指之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衣冠之族以清白遺世爲本務要恬穆省事凡貪戾刻薄之夫皆不宜與之相接

君子德優於才或事不能舉訟不能聽小人才優於德或見事風生片言折獄無才者其殃民淺有才者其殃民深

崔玄暐母盧氏曰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今則悉入私帑矣程子曰閭閻小民得一衣食必先父母今則先妻子矣此皆風俗之寖下者今且不能及况其善者乎

處妻妾貴和而敬御僕隷貴慈而莊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道遏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治人者必先自治責人者必先自責成人者必先自成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

是君劉伯温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刼盜而不操戈矛者也皆此意也

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其無也不在臨如臨則已晚矣

柳宗元告薛存義云吏於土者民之役也非以役民也葢賤氓傭諸人一直而已士傭於官者寵以章服逸以車馬餼以廩餼居以潭邃從以卒隷輿臺乃漁焉獵焉草菅然薙馬民之役也固如是哉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

盧坦云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柳世隆云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陸慧曉云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晉欒書郤芮之後淪於輿皁唐房玄齡杜如晦子

孫至操瓢而乞門第高可畏不可恃誠哉是言也

韓退之二子綰衮皆擢第衮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世不知有狀元衮者以此知科名不足恃也

陳秀公以丞相治第極爲閎壯宅成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脩不得賣不得

世人盡好高堂華服不知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故布袍容膝儘有得處

林昉云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目與眞景曾不涉趣無乃貴僞而

賤眞耶今世俗好名墨而多獲贋本卒至敗家又
其甚矣
蘇子曰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好於人皆物
之病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仕必爲人今之學者爲人其仕
必爲己學者爲人天下無實學仕者爲己天下無
善政
范文正公曰言欲遜遜免禍行欲嚴嚴遠侮人能
三復而力行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庶幾君子
古人帶經而耕負薪而誦今人飽食煖衣自服自

逸者何衆古人聚螢映雪卷舒簡編今人明窗淨
几玩時愒日者何衆古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
人賢父兄教之不從或閭里有賢師友而不知親
者何衆
文天祥少游廬陵忠節祠欣然慕曰死不俎豆其
間非夫也後果以精忠大節著是以人貴感發興
起
倪文節公云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
詩書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受家業則忘勤儉
盧毓云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

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振饑者與以徑寸之珠訖若與以一簞之食拯溺
者與以方寸之玉訖若與以一葉之匏
曾中丞銑欲復河套雖過於擔當要之可矜不可
廢可獎不可殺臺省無一人敢言何也秦殺二十
九人猶有茅焦不意當代謹言如此
余同年呂涇野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
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諂借公行私者佞意
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
傲已盍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

薦者貪惟開誠布公九病可勿藥而愈
君子不以已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
風耳
鄉飲酒禮乃國家之盛典近世視爲貨市登請索
輿馬之費相接有贄見之儀宴畢計酬謝之禮一
餐入腹囊金盡空進登几筵出遭唾罵本是榮舉
反見窘辱不肖者重賄藉榮賢者聞風遠遯
凡人夢富貴則喜夢貧賤則憂夢中之憂喜宜也
及其惺猶皇皇然卜吉凶焉夫以惺時之富貴貧

賤而皇皇卜之於夢何耶故必破惺夢之關者庶超於富貴貧賤之外

無基厚墉圮傾立至器小受鉅覆滿隨因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君子易疎而難親不惟小人畏之雖君子亦或遠之小人易親而難疎不惟小人比之雖君子亦或近之惟仁人能辯之而不可眩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能遠之

如蛇蝎庶乎淨宅之法

於有事時求無事於有過中求無過此盛世之事於無事時要求有事於無過中要求有過此衰世之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行一事而損終身之福切須檢點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

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與生死富貴貧賤而更者世俗之交情不與生死富貴貧賤而更者士君子之交誼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邵文莊公曰人當爲眞士夫不當爲假道學今之爲道學者不過假是名以覆短駭俗耳其誰肯之

人知忠孝節義之有報則人倫篤矣知殺生之有報則暴殄弭矣知冤對之有報則世讐解矣知貪謀之有報則併吞者惕矣知功名之前定則奔競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則踰墻相從者寡矣

羅仲素云人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塹中如何得出故每事自反眞一帖清涼散也

近世風俗寖薄而士習益變曲踽爲恭厚貌爲信喜怒相疑愚智相欺誕謾以言而險德以行士處此世如入百戲之場耳目眩惑安望其能砥行立名以風夫稱士者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湯佐宅一夕家人舉燈照蝎驚墮猫食之雌彷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來復棲舊巢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昔之㲉爾自是去來凡幾載人目爲貞燕

成化六年淮安鹽城大蹤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

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棄羹不食人稱之曰烈鴛

嘉靖丙戌余入　覲歸阻風白洋河有二鶴巢於樹巔同行𦉪幕舟子孫連射其一取四卵其一飛繞哀鳴復射之後至鄱陽湖孫被賊殺投屍水中余感其事爲賦詩云石尤風阻客歸期木遠天長欲渡遲差可林高容鶴集那因巢破使人悲雕弧巳落雲邊羽鷙夢猶棲月下枝精衛謾云塡海去啣環黃雀是當時

鷹鸇取弱禽回翔而集不顧遇麑兎葢其欲既足

遂止乃人縱欲無厭囊橐既盈猶日營營是又鷹鸇之不如也

梟謂鳩曰鄉人皆惡我鳴我欲東徙以辭子鳩曰子能更鳴乎曰不能然則東人亦惡子之聲矣然梟聲難變而人之惡行可改鳩爲梟計欲其更鳴吾爲人計欲其去惡

導儒

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淵夜光之珍以頷驪龍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余意文章亦然

君子之學務求在巳在巳則觸境皆仁雖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動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何以爲學故老子曰強其骨弱其腹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葢理義收攝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學何患曰患一蹴有竹焉穿林破土一蹴而至其杪豈不速哉無可爲復矣又問曰學何以曰以漸有木焉日一毫月一寸歷數十年而後干霄蔽日豈不遲哉其進未巳矣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安期羨門不可見神僊之名存屈宋班馬不可見文章之名存然則文章與神僊相爲永世者故曰富貴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

晏子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識趣可知矣

孔子以齊景公與伯夷叔齊較量最是提省人心學者於義利緊關處極力研析使不爲一切俗情

所轉庶幾有首陽之意

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人能改身之恒斯爲天下名士

君子稱人之善而非譽也折人之過而非毀也欲其勸善而改過也小人不然善則忌之過則揚之

賢人之言未必可盡信愚人之言未必可盡棄賢人或有爲而言之愚人或千慮而一得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說士大夫獨拈民之一字却有味

張曜云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

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凡人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嘵嘵只坐胸中書少耳

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於骨書於紳染於神薰於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椒一言范獻子賤萬畝之田而貴舟人片說

學必講而後明然必下學人事乃上達天理若只談性命道德良知靜坐口堯舜而行盜蹠何異口頭禪耶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劉向外傳云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照向

功名富貴之於人如飄風過耳浮雲過目玩弄未幾而溘焉以去自古及今消沉磨滅何可勝數孰如道德功業之可以垂諸不朽哉

史記以弘邁爲格而其中未嘗不約束左氏以約束爲體而其中未嘗不弘邁此冠古異才人何可及

漢趙嘉與兄子書曰大丈夫遁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周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

荀子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巳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巳斯不易之論也

緩行徐言不可遽謂有德之士多能辨事不可遽謂有才之人

語云士脩之於家而壞之天子之庭亦曾有脩處今不過算計功名而巳豈讀書亦壞心術者耶

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
君子不可有世俗之情然亦不可不知世俗之情
有世俗之情則不能處巳不知世俗之情則不能
處人
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於卞和是以輝
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
士亦宜然
文莫盛於退之文體則變詩莫盛於子美詩體則
變文必以六經爲準秦漢次之詩必以三百篇爲
準漢魏次之舍是雖工猶爲棄源尋委舍根培枝

況未工者乎
韓退之云化當世莫若口信來世莫若書書噫此可
爲知者道也
讀書必先從理從理則學達書言也理心也是故
得心則忘言
作字者貴摹古不摹古猶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
又貴於忘古不忘古縱筆筆相肖祗字之奴耳
文有二病模倣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搆易則麤縱
而弗工
貌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云經師易獲人師難
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昔人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
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於自家
體貼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
言依於弟今之士大夫講道學者不可不味此意
古人爲學初時卽留心天下在行巳之志所以皆
有實用如宋時學者未出仕卽學兵法蓋以復讐
爲念近日進士觀政尚不肯理會天下事所以今
不逮古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
自得者能若是乎
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輒能前知其始學
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先哲苦心如此
溫公謂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書當知
寶惜吾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
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
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先氣質高明者口多易言身
多易動宜變而爲渾厚氣質沉潛者當言或默當
動或靜宜變而爲高明

黄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獨有書可醫胸中俗氣

王君大曰能觀千劍則能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却生

程門文字不脫訓詁家風蘇門文字不脫縱横氣象程之訓詁理皆切實然無象外之玄蘇之縱横勢含飛動然長狙詐之習

文章有五經左史若只以時代歐蘇韓栁論覺千古文字寂寥李北地曰西京而下無文矣豈橋舉

當世乎余以文章關氣運詞人如候蟲秋氣蕭條何能復發春鳥之鳴

陸游讀御製蘇軾賛有曰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爲信乎文章功業直以氣勝之耶

學者採子史不循經典掇華菁不究根荄騰口說不敢踐履競圓融不厲廉介此亦今之大獘也

薛子曰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故也怠行之言易而罔不試故也

內不足者一言一行便生得色內有餘者掀天益世視若浮雲

陳白沙云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人有貪而富者富者未必貪也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也

心之鄙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達觀質之愚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通變

古之教者植身教而文字之教舉學者尊德業而文字之業從今之教者反所植而身教踣學者反所尊而德業廢故古今之教名一而致殊古今之學名同而業異

今天下士好高騖遠謀唐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遠子言孝豈知堯舜之治以濟衆爲心孔孟之道不離日用修臣之常職卽是忠修子之常職卽是孝何必蒐奇索隱趨周文貌尼父謂之道德耶

始學之要必須除外事除一事則增一段靈光靈光聚而所守固矣

錢公良測語卷下終

孫錢希淳重較

錢子測語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琦撰琦字公良海鹽人正德戊辰進士官思南府知府是書乃其劄記之語分彖元繇庚浮風治本檢精鑒遠規世導儒八門不出明人小品之習然正嘉時人猶淳實無此佻薄體裁末有其孫孺穀跋稱昔眉公陳先生手牘索覽云云疑隆萬間偽體盛行琦之子孫趨當時風氣依托爲之也

拘虛晤言一卷

〔明〕陳沂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拘墟晤言一卷》提要

四明陳沂著

刀劍凶器也，而可以禦凶；荊棘惡材也，而可以防惡；阿魏臭物也，而可以止臭。故納叛以治叛，豈非善駕馭者之術哉。

木之生，歲有其尺，而高不踰數尋；髮之生，歲有其寸，而長不痡倍尺，分定故也。故君子無過位之思焉。狐智不過善疑，兔狡不過三窟，故三十里之智以欺其生，七十二塚以欺其死。喽葛飲鴆，莫非欺也。百世之下，又将誰欺乎。

火無踰光之燭，鑑無過形之照，器之所使也。故君子盡人之能而已矣。

陰結而陽不能入，故風暴焉；陰襲而陽不能出，故雷迅焉。陰陽和則風雨時，陰陽乖則亢沴積。故君子惡夫否，有以哉。

蔦以松栢而高，蟲以驥尾而遠，故進身於青雲之上，垂名於百世之下，非附有道者，何以自致哉。

巢危者卑居，穴處者温垤，物之靈也。夫人闇吉凶、昧進退而不靈，豈若是之異哉，弗思耳矣。

爵不賤其親，富不遺其祀，古者忽禄仕、𥡴貨殖，夫豈

不欲哉惡不由夫道耳
軫非矩不載輪非規不行載象地也行象天也故知
圓而動不滯義方而靜不隨
莫利于刃淬礪而後盡其能莫精于鑑刮磨而後盡
其明淂之者天也爲之者人也雖有良知良能尚忘
學問之功哉
麋善角觧而不仁于麟定蜩善蛻化而弗靈于龜息
故有天下者不貴于變也
鳶郊不毀而鳳凰集駿骨既貴而龍種至故盛世不
弃標末之功明主不遺豪脫之材

狂沙成丘而風散則旱聚潦成壑而雨止則涸此赫
赫之勢小人所幸然之遇鄙夫所利而君子戒一簣
之虧務成章之漸有以哉
山虛而雲生谷虛而泉出有所受也君子虛以受人
故能聚天下之善而時出之彼監者惡足以言
大寒切膚而莫先於耳鼻大暑沾汗而莫甚于腋胱
蓋外凌則多傷內附則多辱
瓜苦于蒂得之初也蔗甘于節得之久也初者性之
真久者養之充君子不損其真不虧其充
世無兵革者不知其恩身無疾痛者不知其福故君
子思不亂之治求無危之安
務輕鮮者則常視爲不足念懸結者則常視爲有餘
傳曰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非有餘不足之故哉
中流之石不損一埃逝水之波不枉一折君子進退
之象也捍之而動逆之而返又何取於中而謂之道
哉
栗烈之寒見于流火腹堅之水萌于始涸徵于色發
于聲而未諭者可謂智乎
豐体者多痺脩軀者易蹎氣之難周力之不逮也故
君子懷自盈之憂耻過人之譽

與人之取則天下無競人取人之舍則天下無棄物
故智者用是以爲術賢者達是以為理
天數五地數五而五行生焉故五星麗于上五岳奠
于下五方以囿民人之有性也秩以五禮叙以五典
人之有形也外以五形內以五臟人之有耳也諧之以
五聲人之有目也宣之以五色人之有口也和之以
五味人之有鼻也襲之以五臭故人得其全而靈于
萬物焉
日月以体圓而行天故輪象焉鳧鷖以趾方而行水
故楫象焉輪設而車不蹎楫舉而舟不沉故聖人制

器以尚象君子觀象以達理
引水以溉者不如雨露之滋舉火以灸者不如陽春之布蓋澤降而氣息陽升而氣和君子貴自然也
止沸以泉不若去薪止病以藥不若去慾薪不去則沸益至慾不去則病益甚治其末也
佛者曰無言聖人亦曰無言老者曰無爲聖人亦曰無爲聖人之無言信于無言也佛則與信俱無聖人之無爲成于無爲也老則與成俱無不信而無言不成而無爲此棄天下於不治者也
理莫貴於順欲莫貴於逆理順則吉欲順則凶順于

猷會

目者荒于色順于耳者淫于言順于口者腐其臟順于四肢者痺其体凶孰甚焉
涸瀐不汚夫淵珠湍流不槩夫塗豕故緼袍不能掩西子之美鉛朱不能飾嫫母之惡君子所自處者可不慎其初哉
麝遈香而致噬龜闡靈而被刳故自見者不盡其術庸人者不竭其智智竭則敵至術盡則忌成
寸錦之華不若匹練之素一貂之貴不如百狐之溫故學耻一善之襲君子貴全体之用
芳鮮陳而必蕪臭穢臨而必吐蓋美惡之理著而好惡之意真也
徑以醉而執猶羨夫鹽鶏貉以寐而獲尚嗤夫戢翼故舉世鮮聞乎獨醒大夢毎嗟乎未覺
作之必舍釋氏之法猶貪欲奪與之老氏之術猶儉故公而無欲者謂之聖道譎而不正者謂之異端
至味不味而腴至色不色而明至音不音而和至臭不臭而馨至迹不迹而顯至思不思而神
繩之直也急而後伸矢之直也疾而後至蓋緩則無可準之度徐則無可中之力故令慢則易玩法縱則難守

塚沉于河岸善崩也舟沉於陸河善塞也崩則有可防之漸塞則有測之來君子審其勢安其變而已矣
鳥以翼而不墜獸以蹄而不蹶猿以臂而不蹎魚以鱗而不沉象以鼻而能歛蟹以螯而能食人全五性具百体弗靈于物也不亦鄙哉
瓢一也顏樂水而掾之許惡風而棄之其所遇之不同亦若是爾

拘虚晤言終

栲墟晤言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陳沂撰沂有維楨錄已著錄此書皆所著雜說共三十四條大旨用兩事比類取譬申明其義於下頗近連珠之體而不用韻然意主修詞不必盡名言至理也

竹下寤言二卷

〔明〕王文祿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竹下寤言二卷》提要

竹下寤言序

王子世廉處垣畝之宮而仰稽乎天微伏隅海之濵而周覽乎國務生千載之下而折衷乎古情當居求之日而大蔵乎時弊此寤言之所以作也夫知微者明洞務者達索情者智憫弊者仁明足以辨機達足以幹事智足以瞻遠仁足以澤凋若世廉者其國士之英乎世廉懷我十年訪予五栁陶酒相命牙琴遂開於是珠隨語流雲以賢聚陳君解榻荀氏下食同心之言其馨如蘭也披子所撰詞無往蹈見至而彩彰意不前假藴盈而綺發張皇乎聖與脩躬者之龜

鏡也拓展乎王軌建業者之典程也足使貪人汗悚賢子善下俗士銷鄙矜儒失誇凡有君子鮮不樂誦者矣方擬昔賢若賈生之涕俗虞卿之憤時桓譚之述德仲統之切理王子有焉序而傳之以播儒苑自曰竹下者志中林之所得也

嘉靖丙申十二月望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撰

竹下寤言卷一

浙嘉郡海鹽王文祿世廉

予居後葉芸樓前有竹萬竿日盤桓其下或對客談或游於藝籍或靜而息恍然有覺卽錄數言聊以舒適也題曰竹下寤言此夢寐之見未敢為眞用就有道者正云嘉靖壬辰書癸巳仲春梓

天中篇

廉子曰人在天中猶魚在水中無往非水無往非天也魚腹中皆水人心中皆天故㬥執中執天行也元氣至明而已矣日純陽之精也其明寓焉月純陰之精也受諸日星辰水火亦然人者陰陽之交天地

之心也故其明與天地並而其所以明者無聲無臭性之原也故性之命于心猶燃燭于燈籠之內眼耳鼻口則燈籠隙處露其光為視聽臭言惟在見性

人得天命之性以為人猶以地建屋形分而各私其身猶墻築而各私其家噫形消而性同也屋折而地同也相爭相欺相誇正所謂自爭自欺自誇耳

人之生也猶星之明於夜也其死也猶星之晦於晝也星未嘗無也晝夜異耳全神則無死生無晝夜

典論曰文章不朽之盛事此言陋矣設有秦火洪水欲不朽得乎予所謂不朽者有出於文章之外蓋曰先天地生無形寂寥萬象由主四時不凋又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之謂眞不朽

蠶時聞戴勝鳴曰劉山（一作摘桑）看火于是悟六經不必作萬古人心之明未嘗息也其作六經亦猶此鳥之鳴于蠶時秦始焚書能焚人心哉

住天地之氣者乃不遇之賢及不盡用之賢不遇而慍則不能住用而為應迹則亦能住若皆碌碌名利之人則氣趨于濁渾沌近矣豈復有再開闢乎蓋以天地生人必有不齊或遇或不遇或盡用或不盡用然其應迹而不慍不可不勉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蓋言性情也主宰天地而運之也廉子曰人者天地之影蓋言形體也倏有倏無本來天地自在而有無皆無與也是故合心與影而人始全然心未嘗無影影未嘗非心一也

人之生也如風之偶入竅而鳴耳所入不同所鳴頓異風一也豈可以入之鳴之而分彼此乎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則也卽有物有則之則則卽性無聲無臭性之原也首言天之性而末引此以結之終始一貫也是章如古賦之亂辭約全篇之意而申告之也然中庸本為下學而作誠之者之事也非

别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言之凡言誠者爲誠之者立法耳子思接堯執中之傳中庸孔門元神云

仙家九還丹之說卽人心道心相勝負也夫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太虛之體也九還者復其太虛之體也若言十還則人心道心並立矣還卽不遠復復其太虛之體道心也故曰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

世之治亂皆由人心生蓋懽忻則通通則泰泰卽治怨憤則塞塞則否否卽亂此古聖人所以多方立法以平其心尤懼其未也詩以詠道之樂以宣暢之無非求其長治而無亂陰符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蓋

言人心也一言殺機竊生機反覆交泰云

平旦之氣一刻聖人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聖人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一日一月聖人也是故萬世聖人自一刻始

陰陽相揉而萬物生其序如四時之行其類如五色之别若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傳說昭烈之于諸葛孔明類同序同同生而遇者也周武之于呂望類同序異故生不同而遇之遲魯昭之于孔子類異序同故生雖同而不遇其類其序皆天也定於生之初也故曰天作之合

太上復性其次固氣其次建事其次脩名其次聚財清濁不同心一也惟復性者至誠無息神妙無方

太初渾然一氣而已氣積久而理顯于是天地定位人物肖形譬則木拱而紋生也夫有氣斯有理合理與氣而後有象有象斯有數其細分而類應之象者氣之象也數者理之數也天地人物而象成定位肖形而數出

一代之興亡必有一大屠戮其間虐政淫刑夷狄寇盜災荒各半民不堪命甚矣噫前之祖宗旣懼之後之子孫又不能免也思之可爲戚心果何術以救之

有志者不可不深長思也故內典曰小刼有三一饑饉刼施食衆生可免二刀兵刼不殺戒可免三疾疫刼殷淨心可免一切心造刼與免何莫非心

天地一次開闢其始開闢終渾沌中之巨細悉咸定于開闢始夫人之自生至死亦然是以數學非前知乃知已定之數或曰天地其勞乎抑孰爲之主也曰理也試觀之木幹之紋理是幹枝之紋理是枝旋轉層疊極中爲心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也或曰太極易繫始言之後儒若指爲一物可乎曰非也强名耳指理之至極言之也或曰數已定人何必爲乎曰

人之為之定數使之為人之不為定數使之不為非人能為也曰細舃能知乎曰試觀之曆千萬年之遠自毫釐抄忽始若差此則餘咸差矣可昧乎是故一刻卽一時一時卽一日一日卽一月一月卽一年一年卽千萬年以至無終之年故曰一貫

伏羲理聖黃帝制聖堯君聖舜子聖禹稷功聖契敎聖皐陶刑聖太王父聖太姜母聖泰伯伯夷兄聖王季叔齊弟聖文王臣聖太姒妻聖湯武武聖周公文聖孔子學聖聖極也心一而已天命之以乘時立極君春夏秋冬之運行

鄉愿今何有也滔滔鄙夫乎不必先言聖賢之學當先去市井之心意物欲之迷如埋于萬丈紅塵之中須鼓剛風以扇之則青天白日胸襟舃可忘也

夫仕與隱若陰陽晝夜然故堯舜不尊巢由不卑竝行而不相悖其道自當有此二者不可强而為一而亦未嘗不一故曰有眞隱而後有眞仕眞仕與眞隱一也

藐然之身在天覆地載往古來今中渾渾濛濛譬則大夢信夫是以毀譽褒刺者夢中說夢也榮辱得失者夢中做夢也何人是惺人何處是惺處何時是惺時而與之明白折衷哉一切付之不較可也

應迹篇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于身無所關涉舜禹有之亦暫主一時凡其有為皆應迹耳果不可與亦不必與何須以巍巍贊之當言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加巍巍者疑因下章有此而誤耳

神禹疏鑿后稷播種是開闢以來之眞功業故詩歌后稷曰纘禹之緒合之只為一事而萬世永賴焉今誰念哉亦可以見其配天之德韓韓如也

伊尹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義利之辨嚴而志氣淸明

自能洞照困窮之態而切惻惻之心以急救拯之力故曰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是以孟子先義而斥利

箕子眞聖人立萬世處亾國之法後被武庚壞盡此亾國子孫之無噍類也噫興亾常理必須處之得宜若事務戕人秖自戕耳

周公遷殷民于洛邑而化導之所以平其憤怨之心而開泰和之世是能通幽明之故而推不息之仁周祚之靈長也有以夫

麥秀之歌黍離之詩殷周一律也湯武應天順人之

舉亦必至此簒爭謀奪者枉費心哉
后羿距太康于河意如逐魯昭于晉而未嘗簒位稱制焉何也蓋尊君卑臣之禮未甚如秦而君臣同體也故曰以死注者安以金注者危
荷蕢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楚狂接輿晨門微生畝凡七人是謂隱聖完其真性泯然與化俱往非有先天之見者烏能哉
周衰而列國強越禮凌分暴虐甚矣惟秦後興乃命之以削六國六國削而秦強宗室大姓暴虐尤甚于六國故命商鞅以治秦彗見而鞅入除舊布新之象

也暴虐者誅夷殆盡再用之則及無辜而傷好生之和于是車裂以殉夫生鞅者天也所以止亂也殺鞅者天也所以開治也天心至仁至明至公何嘗無意于民哉但違天者之自取耳
發義帝喪此狙詐之謀也羽弑而義帝生存沛公獨能北面事乎蓋劉項之始事也以人心憐楚無罪而戕于秦故從而立之收人心也後世言張良不及董公然良知劉項之心乃不言耳論心不泥其迹此所以為人傑也若董公者竊窺之自以為奇計其奏之遐奸歟綱目書討項羽是以成敗論人而為沛公所欺豈得為推見至隱如春秋之公乎
范蠡張良功成身退立萬世謀臣之法烏盡弓藏勢也不特勾踐沛公萬世人心如此而已況謀臣之可疑者乎但天生才而必使之用世有是謀而不忍秘效用之以成其功功成身退可也若縻于好爵安能保身哉
陶靖節撫無絃琴先天之見萬古一息之意殆盧山聞鐘之後乎梁昭明曰誦其詩令人起塵外之思誠知言也詩必見性可以與有本者固如是夫
太宗真英雄也起事時高祖已云化家為國也由汝

喪身亡家也由汝天下既定安即尊為太上皇足矣又尊之天子又讓位于建成建成庸才也以魏徵之賢不勸之遜位而勸之立功陋矣觀太宗之才而所收之臣豈人下者乎嗚呼好名之累而客氣掩之無開心見誠之舉乃釀成蹀血禁門之慘也
肅宗即位于靈武乃處變之權新天下耳目以作式微之氣真肖子也後世責以不受父命而比之于簒是法春秋而刻者
三代以上無黃巢之亂蓋以鄉舉里選之法行而野無遺賢此萬國所以咸寧也是故伊尹遺而湯舉之

桀壞夏法也姜尚還而文舉之受壞殷法也傅說還而武丁舉之殷中衰也是故得賢則治失賢則亂

今人但稱韓文而不知其所以為文觀其友賈島于馬前推敲閒容劉乂之取金縉紳于故人鹽米之乞是高士也文其緒餘耳後惟蘇東坡其庶幾乎若非超世之見出塵之息養浩然之氣者烏能得其文之高徒為塵腐之談耳安可謂之文

韓退之論行道得位未見其行道董仲舒賦不遇遇亦恐道未必行是以行不行繫乎天知天者有取于邵堯夫若譊然嘆行道不遇殆立虛名慕富貴耳

韓退之學不如柳深柳子厚氣不如韓達韓詩優于文柳文優于詩韓不能賦柳詞賦之才也若論其世柳非黨伾文伾文援柳為重韓之求薦可恥尤甚于柳世以成敗論人是以知柳者鮮也

宋朝多賢由數君待士之厚天乃降生之感召之理也譬諸待賓之厚而賓樂遊之詩曰思王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始以文王待士有以感召之終亦蒙其福也故夏商惟周人才之盛漢唐惟宋人才之盛秦政坑儒慘矣不二世而亡天意哉

李文靖廳事僅容旋馬善居室也嘗曰世界尚有缺陷豈得圓滿如意善居世也推此心則知足常安曷有爭奪之禍雖然大塊浮泡耳

張世傑露香祝天天不佑宋何也蓋天意以安民為重以君為輕況眞主已生于元天意何嘗有華夷之分安民則是矣若世傑生存必復立一主以爭天下塗毒人命甚矣蓋世傑所知者宋之天下天意以天下為天下之天下此正所以為天非不佑宋佑下民也惟太王得之故曰不以養人者害人是以去邠而周祚興亦天意也

風水之說甚矣殃世也凡有善地不奪不厭不顧居室舊塚必得乃已噫今之奪即後之奪也人稟天以生而徼福于地又徼福於枯骨謬亦甚矣以是地興以是地亡風水安在哉開闢以來生人多矣求塚之存能幾不過成蹊耳故曰葬欲速朽今為風水之說者以大利欣人之心特誘人使安其親以免於水火之暴其用心仁矣不知其弊又殃世也

聖人哀有喪懼天災也尊有爵敬天賢也矜不成人憫天刑也是謂萬物一體天之心也吾人不能無笑幸褻慢之心違天遠哉

天下之人有四患難乎其為生也是故死于酷吏者一死于庸醫者一死于飢寒者一死于力役者一四患不除生人其日凋乎有仁心者當推行周官之意而不使無辜之喪其生

聖誠篇

聖誠而已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孔子聖人也決知周末世亂不遇于君其周流列國者蓋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與之明道即行道非曰得君方為行道惟儀封人知之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蓋木鐸巡路以警衆者無得位設教之義訓何鑿也豐南禺亦云

孔子好學之篤日見其不足即文王之望道未見記曰學然後知不足今人不好學而自足望聖人太過以孔子生知而不好學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非謙詞也眞不知為生知知生知則不好學今有好學者亦覺愈不如人是以好學畧覺勝人則不好學論語註凡曰謙詞皆非也不特誤孔子為欺人亦以誤後學之不好學

孔子曰我學不厭教不倦蓋惟教學半不倦即不厭教即學也好學之篤故商羊萍實謠聞而心通又曰有顔回者好學未聞好學者也惟顔子之好學與孔子同故於其卒也哭之慟非悼道無傳以其無好學者與言學而吾學荒矣此孔子好學之心也若曰傳道孔子亦未嘗親受學于前聖則後世又豈無心相契而傳者乎

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即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事也註分未得已得非也蓋發憤忘食中就有樂以忘憂史記發憤上有學之不厭教人不倦二句足證其為一事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即交與孔子求切磋之益中行即聖人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狂狷其君子乎庶可以啓予者故思之正見孔子好學之篤

或曰子言孔子周流天下皆學也其曰苟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季有成佛肸召子欲往公山弗擾召子欲往以行與言觀之行道也何言學也曰明德親民皆學也其用我召我者皆民也吾德之明而親民之德正所以為學也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立教之原泰誓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是知立君之原孟子曰故

將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是知立臣之原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予欲無言吾道一以貫之子思曰故至誠無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聖學密秘眞訣世儒不悟舍之而它求謬甚矣烏得爲知類乎

約從絲從勺勺少也絲束縛也束縛至少曰約蓋虛浮盡刻而明覺常照愼密也何有於失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卽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孔子聞衛醢子路遂命覆醢蓋心無時而不存是以

機之活潑也

顏子以孔子畏于匡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于顏子卒而哭之慟曰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是謂眞契立師生之極也

知譬則丁物譬則木致知在格物譬則丁釘木中故言在不言先卽中庸之明善洪範之思

有中庸則西銘不必作張子高處在正蒙西銘見稱于程子遂爲世所重噫知言者鮮也韓子原道乃原政此之西銘又天淵矣豈特宗祖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此謂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所憾栽培傾覆亦何心乎

或曰孔孟之道至矣而終身不遇天其忌之乎曰不然孔孟與天爲一天其厚之也今有友人焉偶値風雨晦冥必援而止之曰是不可行也設於路人則任其行矣孔孟之時其風雨晦冥者乎孔孟之不遇其援而止之者乎立言以開來世天之命之也或又曰文人薄命詩能窮人是若天之忌之也曰不然凡得清明之氣之多者是亦孔孟之徒天必厚之非忌之也

予舉夢溪筆談前知語問于董兩湖荅曰凡物有斷截處可分前後無斷截處孰爲前後如一玉環初無端倪中間不妨自分尺寸分來分去只一玉環豈得不是同時皆由人心起處卽是斷截處遂有前後之分不知理無前後也日月寒暑無古今而有古今此可以意求之吾人乃爲目前景象所亂不能悟其本體此生死心也只是人不精明精明之極自能前知然無知而無不知亦無前知之可言理無前後故也惟內典畫一圓圈〇萬古萬變皆在其中妙矣至矣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應子曰圓圈〇卽先天圖今

爲太極未分動靜之圖無極也相傳周濂溪受于東林之禪師蓋一元之理橫看四表合萬物爲一體人亦有知者竪看前後合萬古爲一息人皆不知也要知形體隔礙則萬物分晝夜隔礙則萬古别皆爲前塵所迷也一元之理渾淪圓足無增無減不生不滅何有古今物我之異必須靜極方能精明之極但人生少靜多動以故多昏況前生歷刼夾帶漸染之純駁之不同則今生之昏明亦不同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內典有根器之說旨哉一元之理未嘗有異而歷刼漸染難言盡同是以前知者之鮮也

韓昌黎闢佛老渾而無别非也孔子曰老子其龍乎文中子曰佛西方聖人也則佛老何可闢也可闢者旁門也禪語也旁門非老也所以汙老禪語非佛也所以汙佛試觀道德楞伽楞嚴圓覺金剛等經何玄也其可闢乎後之人附僞之鄙褻俚陋非法言也是故宜闢也闢之可以淸老佛之旨云非如昌黎之渾而闢之也豈見道乎且吾聖門亦有可闢者貪酷吏也僞儒也語錄若禪語之俚陋者孔子魯論家語繫辭曾如是乎亦可闢也

文道篇

文道之華也道文之根也卉木有根曷無華或曰文只文道只道曰所可見皆文所以可見皆道道學豈文學曰雕蟲技爾奪志也已文學豈道學曰曳白流爾飾僞也已曰無以豈爲也人心圓巧審變爭名若繪粧萬模質本完素曷曰某也道某也文夫文有文運有文脈運若膚髮着體壯衰隨差脈若榮衛絡心弦泚罔絶脉所以貫運也秦灰難燼奎聚難彰人能精文則文精而心精精微道在茲

或曰文士因文見道曰豈惟文士羲畫孔述非文哉無文則道曷見也

或問著述曰士不遇言志也俟來哲警俗汙傷哉志也曰遇亦著述何也曰時易失也汲汲措之事功猶懼弗及奚暇繡言哉夫人心血方寸安能二精遇則文在事功不遇則文在著述或曰事功何以爲文也曰事功者文之實也以事功非文淺乎知文者也神禹疏鑿后稷播種事功同天曷在著述也

或問易曰天文人文曰誠者心之精也在天成象在人成章

或問著述有傳不傳何也曰在人精神之專則傳不

專則不傳曰無著述事功而名亦傳何也曰全厥精神寓景率眞洋洋如見河嶽星辰斯心感通哉是故精神全者全性命也與天為一歷刼可出

或患近代著述之多曰無多患患在無精以前代華命後觀之存者無幾也安得孔子者出以任刪述之責哉

或問文中子續經曰大哉志也在子雲之上漢儒吾仰子雲隋儒吾仰文中宋儒吾仰濂溪橫渠康節文中蒙譏後世無好學者無好學故無刪述莫若多存以俟擇

或問石經曰經不在人而在石蔡邕鄭覃微矣乎深長思也抑亦壁經意歟曰伏生口授皆知幾者也曹魏正始四年刻三體石經豐南禺示書及魯詩與今不同口授大學亦不同奇古可愛也

或曰變文體韓歐為有功曰愈變愈陋莫若烏變變士體心體復則士體端而文體正矣

或問儒曰天地之英也或問坑儒曰天地之機也周末虛浮極矣息之以復其元凡值華命之刼皆然

或疑天能忌文空同李子曰文異者終罔吉泄神秘也廉子曰否夫人長倮虫與鱗毛羽介等亦一虫也人惟黠慧表建名儀妄分級次紀記而文從生焉亦虫技也即鱗毛羽介之色態音聲天何忌之而罔吉乎若伏羲畫卦可言泄神秘然亦則河圖焉天啓之也後世之文皆集書中之字成之耳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元許平仲曰今能詩者不過一禮部韻集成之夫文亦然何神秘之泄也但陰陽二氣綜錯運旋為晝夜暑寒死生禍福早發先萎遲榮後凋是則命於天也李子官不顯托天以自矜云

采薇詩曰莫知我哀王者代言也天下之情通矣欲不治得乎北門詩曰莫知我艱賢者自言也天下之情隔矣欲不亂得乎詩以道性情關治亂豈然也

程明道取楊子雲太玄中首曰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乎不在中養初一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其學至此廉子曰漢儒好學之篤莫過子雲悔賦雕蟲小技學日進也予少好攻文既欲務實仰俯古今三界空虛惟一中耳乃作中說深取子雲之中自子思作中庸後無聞焉惜堯執中之旨誰悟也子雲博學必知抱神守中之妙以故得大壽云

先天圖圓圈○乃河圖洛書中五之中圈中圈即太極也伏羲一畫之乾此圈之橫直耳外四圈其四

象乎則圖書以畫卦天啓之也堯舜禹湯之中伊尹之一孔子之一貫一也老子曰守中抱一廣成子曰守一處和子思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魏伯陽曰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又曰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一為要楊子雲以中卦應中孚皆知此至哉中乎羲堯得統于天乎豈東林之能授濂溪乎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此言體固有體用亦有體體用互根根者本也本者中也

中者一也一數居中以統四隅之數云爾夫五十有五原數也四隅匀各十四十矣上下各五則十矣中五者亦分四隅各一而中一也夫中之一以統四隅之五十四是體統乎體也若用四十有九四隅原各十上下各五而取九以餘一一併中五為六六直畫三為重乾六分畫三為坤六陰數也五一陽數也陰陽互根也一以統四十八雖四十九而猶五十五是用中有體也孔子曰易有太極闡伏羲則河圖畫卦之原云周子太極圖本河圖中五之中圈○衍大之耳中五卽五行中卽土魏伯陽撰參同契非準易也準河圖也卽所以準易也曰淨游守規中曰皆稟中宮戊巳之功是故一中焉盡矣

參同契曰易統天心曰中稽人心陰符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玄牝卽心牝虛也猶谷玄妙也猶神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心包絡通心固中虛包絡又如卵殼圓虛中乃懸心心包絡接肺管生肺主氣又名氣穴下卽肝肝藏血血亦精精藏于腎腎肝心肺脾下而上總近一處心中虛藏神精地也氣天也神人也中也參天地也包絡包心而分于四臟達于耳目口鼻以出入天地之氣故曰門名之根此

凝神入氣穴而守中為要云予驗諸牲考之素問辨于唐一菴公方能無疑也脾肝下帖胃如橐扇之

文中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又曰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又曰識為神其人乎夫以人指神何與予見同古今一心也廉子曰文中子之學予仰素矣若識神恐猶粗爾必窈窈冥冥方始爲至精之神元神也雅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純亦不已云

河圖洛書中五之中虛天心太虛也生生不息悠久無疆長生之道本此天啓之也非人可私也

竹下寤言卷二

男子篇

廉子曰天生萬物而得為人難矣而得為男子尤難也得為男子難矣而支體完具耳聰目明尤難也支體完具耳聰目明難矣而識見通達能文窮經尤難也識見通達能文窮經難矣而以濟世為任尤難也以濟世為任固難矣而知窒欲當先尤難也知窒欲當先固難矣而知全神為要尤難也夫知窒欲當先全神為要而卽窒之全之定靜以恒其功則支體完具耳聰目明非血肉之軀也識見通達能文窮經非支離

之學也以濟世為任而亦非妄也是可以盡男子之事而庶幾乎人矣夫為人為男子天之厚也使之支體完具耳聰目明識見通達能文窮經既以濟世為任又知窒欲當先全神為要天之至厚也惡可不思其至厚之天顧乃縱欲以散亂其神而自棄乎天而為禽獸之歸其將不得為人乎其將不得為人乎

忌名篇

廉子曰日中昃也月盈虧也青天而烟雲薄久晴而風雨來名高而讒言與勢也而理異焉夫昃也虧也烟雲也風雨也往而復焉非真有所忌也故昃有時而中焉虧有時而盈焉烟雲有時而散焉風雨有時而止焉惟讒言之忌名高也私也無時而竭焉是故造端也微指類也博人之聽之也易以入是以聖人聖之詳訥言之命存采苓之篇嚴有昊之投忠患預防懼後世之信讒也然有王通穢行程頤偽學而孔子之主侍人瘠環甚矣哉其讒言也予為此感蓋知名高者忌必深忌深為讒必力讒力而人必疑人疑而名必損故曰名者造物之所忌也雖然苟此心不疚猶夫日也月也天也晴也則讒言之與亦猶夫昃虧烟雲風雨之消矣其何傷於日月天晴乎故曰太

上無名無名則人不以名高為釁而讒止舉世皆皡皡也陶五柳云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斯眞有見者雖然能知太虛無我一切皆空則毀譽何干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無互根任忌焉

慎爵篇

廉子曰爵本無也聖人定其名以尊人所以制之也夫人之才不同也故爵亦因夫才之不同而定之以制夫人之心使息作而勤強約而正用之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此聖人立極之教也非故榮之也勞之也人忘其勞者以榮也嗚呼以爵而榮之必以失爵為

辱矣於是始有縻爵而不休者受爵而不讓者竊爵
而不恥者夫惟不休也而後有夷流之禍夫惟不讓
也而後有怨懟之憤夫惟不恥也而後有諂秩之謀
至是聖人亦不能為之救也其故蓋起於爵者之自
相高以為惟爵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貧可使富賤可
使貴而無能敵之者凡無爵者雖賢聖亦鄙之而不
與之齒或有犯於爵者曲織而陰中之必置之法而
後已遂使人皆抱夫逞私報怨之心舉世忘義而尚
爵無爵則親如子弟亦惡而棄之於戲此大亂之道
也聖人之心本欲治天下而後世乃亂之如此此聖

人之憂也盍亦反其本而已矣本者何也無爵也是
故上古無爵中古有爵末世溺於爵夫無爵者治有
爵者或治或亂溺於爵者亂極矣今世固不能如上
古之無爵也盍亦知爵之本無也況吾之身亦天地
之氣偶成耳何至於爵而溺之且爵又不可與吾身
比而同也非與生俱生者也不過假身外之冠裳以
名之耳冠裳者不過取繒幣而絲繪之作章服而品
之曰是為上爵是為中爵是為下爵授之人以制其
心而用之也於戲焉有大丈夫而可以如是之冠裳
動其心哉陋亦甚矣試觀之浴者冠裳解而裸裎焉

身猶夫人也爵豈我所有哉故曰無爵其本也使人
皆知爵之本無而聖人者不過假爵以制人之心吾
亦假爵以行已之道則天下治矣若夫因才而受之
爵此又御世之柄所宜慎焉者使或不慎於匪人而
受之則人皆起僥倖之心而爭奪焉安望治乎故曰
其次慎爵

惡戒篇

海鹽志曰唐貞元中有戴文者富而貪須利剝刻
及死會鄰牛生脇下白毛成戴文字人呼戴文牛
即應聲至咸以為戴文也其子恥之請贋去戴文

字乃訟於官以為妄追牛至戴文字復生云
廉子曰甚哉輪廻之理不可誣也一念不仁而惡幾
深矣凡悖出者即悖入害人者人恒害之是皆輪廻
之理也或曰戴文死而異世化牛豈其然乎曰死生
晝夜耳今人狥生而昧死是有晝而無夜也夫死者
身也不死者性也皖然大觀之萬世一日也曰毛成
戴文字何也曰誠中而形外也既能化之牛矣毛之
成字理之必至者也曰然則無字者皆禽獸即化禽
獸者乎惡人不止一戴文化牛者乃止一戴文何也
曰禽獸即化禽獸亦有之惡人化禽獸亦有之若戴

文者亦天之垂戒而偶及耳曰審如是有主之者乎曰理也自取之也眞性亂而禽獸成矣欲不化得乎曰何以能免也曰復其性而已矣存仁所以復性也仁本果核之仁以立義果巳食而培核復生者仁無損也人能無損其心之仁而存之合天德而萬刼無毀也且人知損果核之仁則無以復生今肆其不仁之心而妄行其自損亦甚矣幾何不爲戴文乎曰子所云者謂卽往復之理則可也若謂人人輪廻之則開闢以前混沌而巳果何物爲輪廻乎曰焉知此開闢爲第幾開闢也曰亦豈無第一開闢乎曰混沌之

終開闢之始也開闢之始混沌之終也曰無始乎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開闢混沌皆此理也曰誠然矣但輪廻釋氏說也儒者不道也子何言之曰是皆執有我之私也求之於理而是矣吾何計其釋

貪戒篇

廉子曰金藏於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斬絶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何不悟此而惟金之自貪乎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窮盜起天下瓦解則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況金乃用世之物流行天地間不使之積積之必生奇禍以散之是以倉庫盈滿則爲盜賊之媒良田美宅子女玉帛之多則起奸臣豪室兼并之欲亦有恃其富盛自入於法以取戮亾者蓋一以貪爲心則精神思慮蠱惑於利欲之中日以消鑠其清明之氣而如醉如夢雖有子孫亦必癡愚理也然至歸盡則空手去矣積金何益哉不若去其貪心一惟造蒼生之富則天下長治而子孫亦在其中矣

廉戒篇

廉子曰廉者仕之本非有所加也周禮小宰以六計弊吏治必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蓋兼此

六者則廉始全非若今之廉者肆然恃以爲難得不復知有親民之學惟務作威置人于法而不少惜且曰吾廉官有何上官敢駁其誤蒼生甚矣反不如貪者惟利自嗜恐有不平以致伸訴之累乃不敢輕用其法多以兩平處之是廉者刻貪者恕故恕者與刻者亡今人見廉貪反異其報則相率怠于廉蓋不知天道以好生爲德殺人者天必禍之今以小廉而行大惡吾未見其能廉也若夫廉而恕矣羣下之貪則不復能察制之是又匹夫之廉與貪者等耳

久師篇

廉子曰近世師弟子以終歲為限歲將終弟子求它師為來歲從游計恐其覺也紿之曰如舊如舊云師亦預有待也陽可之講習揖遜如平時而心皆有所向惟欲去舊即新及其散也兩相詆訾遂為路人或遇則避之惟恐影響不幽一歲又易終也亦如之嗚呼相欺其有已哉士生斯世而欲成才難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情哉為今之計在擇師而久師之學成後已可也如或弟子有穎異之資師必告其父兄曰吾學止是耳不足以為其師請辭又諭之曰須擇賢師為弟子者感其知已且念其前日之教終身尊之而不敢忘是謂兩全之道不然歲復一歲相視之如傳舍則亦何功之有後世人才不多職此故也命官而屢久任之法何以異此三代之治曷與哉

交游篇

廉子曰人有恒言曰交游交游云夫交游友也志誼孚契之謂交類聚行嬉之謂游古之友也未嘗無游也而皆交也誠也今之友也未嘗無交也而皆游也偽也烏可均謂之友而無辨乎噫為交為游惟其自取耳

周之興也伐木之詩作首章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將亡也柔桑之詩作第九章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蓋以友無君父兄之尊夫婦之愛乃可肆然徑行而無憚者是故相親則仁且厚而有保合太和之象相棄則忍且薄而有分崩離析之象故觀世運者當觀之民情觀民情當觀之友道

離合勢也離也者合基焉合也者離基焉一也是故陽必有陰陰必有陽晝必有夜夜必有晝離必有合合必有離離合也者夫人可得而免哉或久或暫異焉耳是故離也不可合合猶離也合也不忍離離猶合也不可合者外雖合也內則離也不忍離者外雖離也內則合也今與人臥者夢弗見與臥者見弗與臥者離合何異此哉或外或內較焉耳是故久暫之機存乎天外內之辨存乎人天莫禦也人可勉也故曰誠以屈勢而離合一

凡今之交皆游也爾小子其慎之毋妄行毋躁徵於色毋輕見情實必定而靜忍而有容含蓄而正檢身若不及守口以默緩事惟幾惟空內外裕如而無競

心嗚呼朱穆劉孝標之論不誣也爾小子其愼之安得至誠惻怛之人與交哉荊棘林如風花亂也噫交也弗久猶弗交也久也弗心猶弗久也弗久也躁也弗心也僞也弗可與交交久而心善交也噫久而弗心有矣未有心而弗久者也

感微篇

蟯螂出糞穢而化蟬自濁而升之淸也雀入大水而化蛤自飛而降之潛也可以觀往復矣

蝦化蜻蜓蜻蜓之飛不離乎水青虫化蝶蝶之飛不離乎園囿于習也蝦慕蜻蜓而化蜻蜓青虫慕蝶而

化蝶成于慾也故曰心能造形是以君子賢無心

小園果木蓊然枝縱橫交翳命斤伐旁枝或訾曰方長不折禮也子何逆生而伐爲曰愛之害之害之愛之非爾知也居一載長參參花實繁以碩訾者悟曰子見實遠請子言故曰元氣惟一而已分則洩而不奮伐旁以歸一土力足滋是以茂也或喜曰施猛守約命之矣曰知猛善施知約善守泥之則不暴且陋者幾希或又喜曰是宜爲培正闢邪之法

吳俗之育蠶也可謂至愛至重無加矣一旦繭成而繅也付諸沸湯絲盡蛾見畧不少惜猶且烹其蛾食之卽有全活以待化子者鮮矣雖因以得令終然又不免于放亘古若是夫乃命夫尚有功盜人世而無憾也今能念其作繭之功繅畢而瘞其蛾是亦厚之道也

蛇三千年成蜃又八百年成龍蛇時傷一物罰三千年蜃時傷一物罰八百年再傷一物則成蟒初蛇脩龍也潛九地之下服氣以煉純陽時至則風霆鼓舞奮入九天之上憑雲沛霖裕如也是故功成于靜久有志於龍毋急于近功

一僕畜之幾二十年忽一夕家中馴犬追齧之居無

何逃去咸嘆犬先知比于路且盜故齧書傳曰犬高四尺曰獒能解人意出西旅是犬嬴然小也其殆性靈而不繫於類歟畜僕不若畜犬難知哉

或曰鴉鳴凶鵲鳴吉何也余曰盈天地間皆氣也陽多吉陰多凶鴉屬陰鵲屬陽鳴凶鳴吉若或使之幾動也夫

虱有二種蚤虱黠而躍白虱循縫行均能嘬人飲血蚤虱尤甚又善避人手衣或生虱每脫衣捉之見白虱不見蚤虱白虱殄殛盡始衣之蚤虱復嘬夫蚤虱譬狼也白虱譬狐也安得張縕與之語

余閱治兵兵器蝕土而朽鈍嘳曰一或有警執之刺擊身且不免況功乎或曰昔利矣以不試故非器罪也余曰造器者罪也監臨者侵造者侵材安得精良設精良土安能蝕豐城獄中劒可徵也以故蝕土必不精良精良必利而試以不利之器而求功彼哉棄師也已

楊本枯撥枝葉尚茂有鵲來巢巢成鴝鵒逐鵲去奪其巢以居一夕大風折楊巢覆卵碎鴝鵒擊之隕噫海鹽地切大海塘不固地終淪爲海吾人愼毋相奪哉

稼黃穫農勤桔槹余時郊行見而恠問曰水以滋穀穀且實安取諸水農曰實際矣得水則受氣始足而實穎實粒余聞而慨曰學然後知不足足則畫有愧農言哉噫孔子學不厭以此是故君子賢終始典于學也

甲辰旱田肥而水足農勤而早種者禾蠶而無收田瘦而水缺農惰而遲種者禾盛而倍收乙巳又旱皆以甲辰爲戒及收也反是乃追悔之廡子曰甚矣而力勤古農法也惰而有收僥倖一時爾豈可常乎是以君子賢積學以俟時不因時而改操

虛受篇

問聖希天仙亦希天否乎廡子曰奚特聖使不希天何以爲仙胸中不掛一絲而與青天湛湛者相流通非至樂乎咸象曰虛受人人能中虛而受乎天浩然之氣于我乎全曷論聖曷論仙

問仙學廡子曰出世法也盡人道而超之則仙矣豈外人道乎設未盡人焉能入仙蓋英雄而不仙者有矣未有仙非英雄爲之也故曰英雄回首便成仙問英雄何能仙曰根器大也豈瑣瑣鄙夫能乎

問神仙割愛佛氏斷欲蓋命因欲有欲由愛生輪廻

生死之根也吾儒能無愛欲乎廡子曰子絕四無意必固我我無則愛欲無無念爲常洗心法也惟心洗則神活潑

問洪武初有周顚仙張三丰天眼尊者赤脚鐵冠二道人何神仙之多也廡子曰奚特洪武初前古皆然天意哉一氣之感爾有主世之眞人必有出世之眞人蓋主世之眞人爲帝王尊之極矣恐其驕也又生出世之眞人不爲所臣水火刀杖不能傷所以警之而壓服之天之至教也黃帝廣成及宋陳摶非邪

韓昌黎柳柳州友也宋潛溪方遜志師生也昌黎取

佛柳州褒佛潛溪尊佛遜志斥佛四公不苟同也各求諸心之是而已非若今人隨衆言而和之外心以自欺爾殆以能言拒楊墨爲聖人徒故附之也豈有志求自得者邪

王臨川曰方今亂俗不在佛而在士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蓋宋盛時人心已貪而不務實更性具矣欲免靖康之禍得乎歸咎臨川非也近代貪甚矣羅整菴崔后渠湛甘泉皆不斥貪而斥楊陸爲禪且暗指陽明公何也雖陽明公講學亦不斥貪惟五岳黃氏語苑仕意諸篇斥貪甚矣甘泉居鄉鄉人

多怨何可斥慈湖及象山薛西原曰象山非疎也博雜者觀之類疎矣慈湖非險也習聞故常之說而乍聞之類險矣蓋凡道問學者卽斥尊德性爲禪不知外德性何以爲問學霍渭厓象山學辨斥陸子爲異端異端豈可指象山象山曰不由德性之學者皆異端也今斥象山爲異端孰爲同端甘泉楊子折衷斥慈湖甚矣然慈湖極廉豈放利者可同乎予惜大賢蒙譏遺惑後世不得不辨以故人賚虛心無我則不好勝而輕言

秋園叔曰子夏子張子游孔門高弟也何爲而師事有若又彊曾子無識甚矣不有曾子之拒則孔子之道其亦淺乎予聞而躍然誠哉三子之陋也後問雨具及啇瞿有若不能荅斥避師位則嘗師事之矣三子及諸子北面而拜有若南面而坐受可嗤也復斥避之又可嗤也殆兒戲云雖曰不忍忘師實所以褻之使諸子有識心師可也孔子何嘗亡故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

或問諸儒詳論太極圖皆不究其所自及疑受于東林之禪惟子悟河圖中五圈⁙之中圈○衍大之獨超塵凡之見殆契羲孔之心乎廉子曰否何敢也偶時集

求養生之學玩河圖之中圈○卽槖籥中虛之象惟在守中伏羲則之以畫卦孔子繫曰易有太極○指此也洛書中五圈⁙之中圈○猶河圖夏禹敘疇曰五皇極極卽太極中也因推大道乃名曰皇極聖人則之一也皆天也故曰群聖人之道得諸天

鳳麟靈物也王者之瑞出非時也棄且戕焉故接輿譏孔子曰鳳兮德衰孔子泣麟曰胡爲乎來今抱神靈之德與王之才欲非時以出雖猶鳳麟何異乎鳳麟也孔子之泣接輿之譏自知明矣席不暇暖何也殆立救世之教歟

問至人前知何也廉子曰抱神以靜則陽純而光發洞照幾微無不知也曰知亂何也曰以我純陽知世純陰陰凝則否塞亂曷已乎蓋貨財賄賂陰穢也欺詐謀奪陰趣也循至夷狄寇盜陰類也皆心造之也是以賢洗心退藏而靜養純陽

甲寅六月二日白雲西飛飄風東來青天湛然不移廉子曰雲之倏起倏收從何處乘載者何物風則着肌覺爽過樹有聲雲可見風不可見雖曰一氣莫測也神乎妙無方乎息之可以自悟矣豈可拘于聞見之狹而欲盡天下之大乎神聖仙佛不可言無也

廉子玩坎☵離☲之象而知虛受之義也蓋以月為坎以日為離以女為坎以男為離以腎為坎以心為離以天地為坎以吾身為離離中虛也陰也坎中滿也陽也以離中之虛受坎中之滿成乾純陽也惟貴致虛極則無欲而神凝悟之可以超出宇宙

鄭淡子曰學無止法上進曷窮使堯舜生存斂求未艾也廉子曰旨哉言乎聖不自聖自聖則驕而晝非所以為聖聖心不若是慊也孔子七十而從心不踰若進之耄耋期頤又何如也惟可與篤志好學而心細者言必將為欲深塵冗而心粗者笑

良貴篇

廉子曰人皆慕榮華爭名利靜養性靈者無一人孟子曰人人有貴于己者弗思耳曰良貴曰天爵曰養浩然之氣大有功于孔門聖之任也何止亞聖云乎立命知天存心養性勿助勿忘聖學之要也泰山巖巖氣魄之大故見高而言昌昏迷者可惺

人恒言富貴不言貴富富先貴何也廉子曰財利者民之心義之和也由今觀之貴亦求富而已況富可康寧考終若欲全貴必致身舍生無忝良貴始可貴耳曷康寧考終乎不然有負于君有媿于天鄙夫也

何賤如之洪範五福不言貴以此

東南倭賊西北達賊中原刼賊賊多何也廉子曰古者賢才是求貴罔及惡德故無賊今也貨財是貪惡德雖貴亦賤故賊多類應也夫賢貴貨財貪賤賊皆從貝若名為賢者貴者而貪貨財焉人皆賤之矣去貝戎也何遠乎請貴良貴而賢吾賢其要在去貪

人皆趨炎附勢見貴者如蠅集膻豈尊有爵之義乎廉子曰人品不同由根器不同銖軒冕而塵金玉非傲也原與性靈無涉也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人從慾火中生滿腹熱心焉得不趨炎而附

勢噫炎勢有時冰消熱心何時水冷
程子曰心也性也一理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薛西原曰三子之言不同宏若易見後儒未嘗悟其不同學不講之弊也夫心性之說學之本原此而差其差能無多乎以此考之三子之道可知矣應子曰薛子隱而不發以三子之言未安也予嘗廣原性曰夫心圜中竅外方寸中虛與肝脾肺腎同有形者也觀古篆心字儼猶人心象形也性則心之生理故性字從生生字從屮出頭古篆生

字中尖太極也旁兩葉人字兩儀也重兩人仁字四象也果核之仁曰仁生生不息原蘊太極則生之謂性是也情字從青諧聲也月即丹字情字頭原性字丹火色也情性火也火性動炎即情也故曰情者性之動也謂心統性情非也是以心位乎身之中性稟于心之中中者性之中居于心靜也指心而性在中也心中有性猶穀中有米米在穀而統言穀猶性在心而統言心心正者性正也故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心有形而函性性無形而函于心一也追原渾沌之初一氣而已何分心性與氣乎性即氣之神明靈妙耳朱子乃曰心比性微有迹比氣自然又靈靈即性也烏可以言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指性也湛甘泉非之豈知性乎
岐伯本藏論言心有大小高下堅脆端正偏傾之不同鄭淡子曰滁陽歲凶人相食剖腹見心有圓匾橫側毛竅青黃赤黑之不同應子曰傳云人心不同如其面面不同可見心不同所以不同者氣稟不同也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不同性必不同故曰性相近也原于天命冲漠無朕何善惡也付于人有善有不善矣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性與氣二

之則不是王梅溪因孔子上智下愚相近之不同故取韓子三品之說奚特三品雖十萬品未已也
薛西原稱宋儒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氣象且指敬靜爲功應子曰看涉已發矣不如中庸言必慎其獨則統敬靜而功專也唐李習之曰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尤發中庸本旨非若補贅之煩
壬戌五月三日偶閱春秋有悟焉非傳可拘也聖人之意有言內見者若弑滅殺伐之類戒事也有言外見者若弑滅殺伐以快一時之欲今何在乎所得能長守焉否也俯仰古今聖教躍然可發深省云設拘

拘于文字中求之淺矣謂左傳爲案春秋爲斷則斷必待案而後明豈聖人修此不全之書邪

夏之亾也湯代之商之亾也武代之皆由諸侯進天王之位勢甚易也弔民伐罪而已何有于塗毒也自秦之亾也劉項起匹夫歷百戰破數十城逾數十年始定民之塗毒甚矣是故爭天下而戕民命自劉項始且起匹夫無上不軌之心後則五胡亂華遼金據北至元統南甚哉民之不聊生也

張鼇子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始悟聖人好善之速廡子曰聖人天聰明之盡者故無不

聞無不見踐形也設不聰明者有耳如不聞有目如不見曷踐形乎鼇子曰今世得為人由前世之脩也今世能盡一分則來世有一分失人道入異類矣輪廻信有之廡子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何物為輪廻乎鼇子曰開闢後轉轉積習報復往來不能不輪廻也然則何術出輪廻乎廡子曰試原渾沌之初先天一氣虛無也故賢無我無我則無生死無輪廻

天下全盛猶春其出也欣欣向榮天下守成猶夏其出也秩秩明分天下將亂猶秋其出也禁禁愁歛天下將亾猶冬其出也昏昏靡依噫全盛守成亂與亾也孰造之蓋原于蔽賢也故曰天地閉賢人隱夫賢人天地之英靈也閉則亂亾賢人先知之故先隱之在位者況可蔽而不求乎

廡子曰聖人法天每言時子靜觀隆冬雖沃壤喬林無不凋殞及春氣之動也雖石隙磚縫磽确之瘠無不萌芽由是嘆時之去也不能興也時之來也不能遏也故曰奉天時又曰禮時為大又曰時過然後學則勞苦而無成是以君子貴及時又貴俟時

廡子偶閱王梅溪禹論曰萬章問禹德衰孟子辨與賢與子皆天韓子以與賢利民大與子慮民深蘇子

以與賢變與子常然皆未得聖人之心者堯舜禹之傳天下如吾夫子之傳道道與天下皆公器所以傳道與傳天下者不以賢與子而二其心然後為大聖人廡子曰聖心無欲明見可受則授之不然是害之也故嘗曰堯舜善愛其子禹湯適禍其孫梅溪見高非諸儒可及也

廡子曰天包地地與天無涉地乘屋屋與地無涉屋居身身與屋無涉身藏心心與身無涉心禀性性與心無涉性天命也天不變性亦不變試觀屋易主而原主猶存可以悟性矣是以賢識吾主

庶子曰天地屋身心性無涉者迹耳欲人完性而不粘帶云均一氣也豈無涉邪釋典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指性也操存舍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非性乎指心而性在中也

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故萬物生非黃帝不能言也人能法之時敏日新學不厭教不倦自然浸四海之人心泰交而亨通矣豈否隔睽孤可同乎

予作明道論曰我　明以大明名國統道至我　明室乎其大明也趙子曰乾彖曰大明終始孔子其先知乎予曰前元有大明宮若爲我　大明而名之天也孔子之道室至我　大明而大明終始之也潑室之讖未必不足信也

人能無我而全其一點性靈不用則去去則復來所謂眞心萬刼不滅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未嘗生未嘗死一性如如耳故曰谷神不死

隆慶元年丁卯十一月初三夜至五鼓睡惺反觀中虛熒熒一珠大如粟米卽所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是以竇守中云太陽流珠卽此元神耳人人完具予幸得見之無可與語

十一夜五鼓閉目轉睛見二白圓光此神光也分明

印出心中之元神竅于目爲光光如此圓神亦如此圓圓猶河圖洛書中五⁘之中圈○太極也二白圓光卽二圈◎日月也白圓光中黑點卽窈冥昏默道之精極也又悟眼具五臟白屬肺紅背屬心紫大珠屬肝中小黑點能見物者屬腎卽坎水中之金純陽也層層包腎水之陽心腎原交不交則目不見而神離形槁矣人能保此坎中純陽則腎精不竭可以長生久視云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指伏羲則之以畫卦也觀皆五居中央⁘中圈○卽太極故孔子曰易有太極河圖中圈○爲乾元洛書中圈○爲坤元合河圖洛書二中圈爲兩儀河圖四圈⸬爲四象合洛書四圈⸬爲八卦又合河圖洛書二五圈⁘⁘爲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河圖洛書邊傍之圈縱橫十五及四十五十細分之大衍之數盡矣

春秋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皆在伏羲一時也

老子曰專氣致柔如嬰兒又曰虛其心實其腹請于此語細細體帖參悟究竟嬰兒在胎中氣象則純陽日長返老還童矣不敢盡言不忍不言　卷完

竹下寤言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文祿撰文祿有廉矩已著録是編凡分十四篇中稱廉子者皆自謂也其中如詆韓愈之學不如柳宗元張子西銘可不必作之類皆失之好駮又謂君子貴無心古今天地如在大夢中參雜佛老亦不可訓至惡戒篇解說輪迴尤非儒者立言之道矣

海沂子五卷

〔明〕王文祿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沂子五卷》提要

海沂子卷一

眞才篇

海沂子曰眞才之持世也天命之也命天之命也君感之也咨君之感也天也是故心通焉羲黃邈矣君臣同心罔可列也五帝三王息而臣道微乎曰臣微何以世也曰有君持世非無臣也作眞才故多眞臣也孔孟惡鄙夫鄉愿息深哉鄙夫邪臣也鄉愿具臣也持世也難矣孔孟聖眞也世罔膺天乎立師極命之也曰作眞才奈何曰聖學明而作眞才也曰董賈何如曰董渾而方賈穎而露必也王仲淹乎曰司馬季主陳圖南邵堯夫天民否也曰深哉難測也數探先天堯夫幾聖乎曰質朴者眞才邪文彩者或未眞也曰何謂也曰質朴則古而純文彩則虛而雜曰否也涅迹而未究心苟一念心眞眞才也孰無眞心哉利移之爾文質之迹曷論焉

海沂子曰眞才也者抱眞心者也眞臣也受一職也息盡一職也前天下萬世何利弊也後天下萬世何利弊也華之典之創之垂之救而補之通天下一身通萬世一時任之而已矣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無負臣職也眞臣也否則輿服之華假臣哉

海沂子曰眞心直心也匪直弗眞故曰人之生也直
心直則身直可立地參天不直則横心横則身横横
行者禽獸也可與哉孔子取狂狷直而眞也惡鄉愿
不直也是故眞心萬刼紅塵能迷乎試觀寳鑑焉不
照眞光匪昏照之眞光匪增眞明體全照不照由人
也故抱眞才者人不知不慍

海沂子曰元氣不息人才亦不息養元氣者養人才
也養人才者養元氣也是以人無元氣則死國無人
才則亾或曰亾若無人才興則有人才何也曰帝王
造興爲革命小刼元氣復萃而完人才亦全焉若重

開闢也夫元氣盛則世運盛人才布于朝焉見有才
也元氣衰則世運衰人才擯于野焉見無才也才豈
終無乎

或曰忌才海沂子曰非也眞才不可忌亦不能忌眞
光照耀掩東而露西譬乎遯日自覺目之暗無損日
之明惟智者薦之收己功使不薦人必薦之決無終
沒之理忌之者亦獨何哉

海沂子問一庵唐子曰天地大矣孔子同時有匹孔
子而人不知者乎曰無也遇則飛龍在天不遇則見
龍在田或問海沂子曰伊尹耕莘傳說胥靡呂望鼓

刀知己之遇乎抑不知乎曰聖賢以旦夕視死生全
神而忘身榮辱無攖率性而順命隨時而樂天

海沂子曰人成天子游宰武城孔子問曰得人仲亐
問政曰舉賢才哀公問政曰人存政舉人亾政息故
爲政在人人壽有限在位無多時可不豫求人才以
延國脈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仁生理也生生
不息天地萬物爲一體欲世不治得乎

方侯城生可與王道否邪海沂子曰志大矣歷久庻
幾乎盡忠盡心也曷激也濟陽高賢寧純士哉姬論
郄師諷叔輔也被執官之弗殳盡心耳胡仲子著并

牧急生人哉遇時神武卷懷之劉宋不言何也是故
王道自經界始懿文薨而靖難師起非天乎

洪武三十餘年儲養英才盡于壬午之難悲夫正統
己巳之變是以英才鮮也于肅愍之謀石亨彪之勇
不抵令終天乎人也海沂子曰聖學不明而眞心瀉
有我斯角必循至此是故聖法天無意無我

弘治初逐萬安誅繼曉罷花石雜征納諫親賢大哉
聖乎海沂子曰惜無眞臣作輔享國止十有八年天
也令人切唐虞之思諡孝諡敬盡聖德之極也

海沂子曰楊東里吏才也曷知王道解縉紳敢言哉

才高而罹謗惜也羅一峯劉正李賢稱之陳白沙高
蹈丘濬忌之尹直毀之三臣柄臣也心狹矣曷能容
之而求之薦之自是長娼嫉之風惡莫大乎蔽賢雖
微善莫贖也

浙中人才於今為烈劉郁離翊神武也宋潛溪弘正
文也王華川藎使職也方侯城程巽隱死國難也于
節庵匡宗社也章楓山決進退也胡靜庵發奸萌也
孫一川全憲節也王陽明戡逆藩也繼之者不源源
興起哉海沂子曰乘遇不同事功乃異心一而已仰
止山川靈秀在目鄉邦與榮焉人孰無死曷恥私廢

公以貽殃身且不保況家乎惜矣愚哲攸分也或曰
嘉興陸宣公賢相哉疏經綸幾說命也義烏宗招討
名將哉志恢復薦岳侯也海沂子曰上下無負純臣
也已將相當以二公為法

仁宗納獻美姝王素力諫待出君虛以受臣直而劉
宋有唐虞君臣矣海沂子曰漢唐惟宋人才盛可匹
成周哉蓋由文王藝祖禮賢之厚簡在帝心是以降
生之也

海昌張無垢力詆和議永康陳龍川志圖恢復不媿
龍頭之選也海沂子曰無垢與四明楊慈湖皆明性

學不可貶禪龍川雄才經畧文過歐蘇也金華呂東
萊永嘉陳止齋龍泉葉水心同時人文何盛也

君子之居世也出與處而已矣出以樹績非幹家也
處以求志非後國也陳白沙公甫明幾者乎黃五嶽
勉之審勢者乎退然無迹如龍之蟄李大厓世卿乎
吳康齋與弼可謂識時也已不然幾石黨也

范文正眞優相業識達也富文忠畧去相例忘迹也
王臨川能行相志過驟也三公爵祿不入于心以故
全浩然之氣進退裕乎海沂子曰富執而劉王拗而
激范請修京城立四輔戒導上輕殺富曰范丈聖人

信夫碧雲騢之譏未可憑也

海沂子曰言子游自吳達魯二千餘里師孔子列文
學科有志希聖吳人至今多文也是不可忘子游之
功周泰伯自岐奔吳化蠻方成文獻邦聖人先知天
地之氣日南乎是不可忘泰伯之德

噫杉梓稟棟梁才始萌蘖混蒿萊踐牛羊缺栽培非
積歲月曷成而曷顯也是以具目者稀知才者罕海
沂子曰甚矣才之難成也今之成才也尤難也生之
長之養之用之慎之哉故曰胎教澄性蒙教正心庠
教修行

一卷完

作聖篇

海沂子曰開闢後五大聖燧皇鑽火以遂天女媧補天以立極伏羲畫卦以開文神農教稼而嘗藥黃帝制度以利用堯舜特潤色耳禹平水土益烈山澤契敷五教稷播百穀至周公制備矣易爻詩書禮樂周官爾雅土圭測景指南辨方故曰元聖孔子嘗夢周公予欲表出周公著作曰元聖大典以明孔學之原噫孔子廟祀通天下周公則否非缺乎燧皇女媧以荒渺遺之因易繫敘伏羲始也易繫敘卦非敘帝系曷可泯也

海沂子曰三皇五帝三王大聖尚矣陳龍川子曰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聖也朱紫陽子曰攙金銀銅鐵爲一器可乎龍川子曰天地不空空虛數千年無聖海沂子曰龍川主心紫陽主德德由心造也純駁則有之謂非聖不可我　明洗夷平華救世安民大聖哉元氣不息生物不息生聖亦不息若在下無位之聖全性順命人不識耳不然天不改高明地不改博厚人心獨改虛靈可乎

龍川子曰天地人爲三才聖人極也聖乃成人故子路問成人海沂子曰人難成久矣夫成人先成仁仁猶果核之仁果食而培核復生仁全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末文勝虛僞不仁喪心也孔子教人以仁反文而尚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合言之道也義仁之宜禮仁之序智仁之明樂仁之和勇仁之健信仁之孚誠仁之確聖仁之實猶結果乎神仁之精也惟仁生生不息渾闢無累故孔子專言仁

海沂子曰無知而良知良知寂而爲性感而爲情行而爲能運而爲才立而爲志紬而爲思擬而爲慮憶而爲意萌而爲念誌而爲識悟而爲覺妙用爲神皆

心統焉反而求之無也故曰無知而無不知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況天包地知統能大學始教曰致知崔后渠譏獨舉良知爲霸儒見何隘也然今言良知者類求之下而不反之上猶言一貫滯一則止矣聖學之微必也無知乎詩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無知無極也良知太極乎是故無知而良知猶無極而太極

徐春子曰朱陸辨後至我　明分二學高明主尊德性質實主道問學白沙陽明主陸薛湛羅崔主朱終

古莫一也海沂子曰反之心求其是而已曷辨朱陸
德性曰尊問學曰道子思明言之矣尊德性率性之
道乎道問學修道之教乎天命之性一也
周子曰聖希天海沂子曰聖至矣大矣匪曰希之無
不包之也二氏學得吾道靜功一緒耳奚必致辨辨
則與角若匹敵然自小也有我且較矣謂二氏非道
天下豈有二道哉知者試思之天無不包也
孔子前列聖得位道行未有講道名也統然大同孔
子後說始長周官禁奇衺孔子攻異端無定名也孟
子闢楊墨韓子排佛老遂紛如也一庵子斥吾儒未

闡道者若節操文藝皆異端也說始陽明子勉人求
道之専海沂子曰否矯之過也講道也何為哉求世
治也世治必先治心心治一人則一人治推而十百
千萬以旣天下則天下治垂萬世則萬世治蓋原一
人治心始苟人皆節操文藝具道一體世治矣謂非
道可乎必欲言眞而見的何可見何可言也特自小
而私之遠人為道非道也或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
由之不知孟子非邪曰行可著習可察由可知一也
二之則非今也講多而生黨不能弘大同之心故曰
凡有志向善治基也皆道也不必紛如也

天皇地皇人皇暨羲皇罔不合道器理數盡洩天地
人之秘云自秦焚燬矣秦以前因史記知有鄒衍秦
以後因經世知有邵雍若楊雄洛下閎僧一行李淳
風袁天綱耶律楚材廖應淮皆能之使孔門無中庸
曷能闡三才蘊奥也故曰通天地人曰儒海沂子曰
漢制射策尤崇博極群書以故有通三才之學者唐
詩賦則淺宋經義則拘噫戴天履地同人住世烏可
不知何以為天何以為地何以為人
海沂子曰顔子聖之純也閔子聖之清也子貢聖之
穎也曾晳聖之達也子游聖之和也曾子聖之毅也

子思聖之弘也孟子聖之任也故予嘗曰孔門蓋八
聖云思曰睿睿作聖聖必明哲子路幾聖之剛不免
于難未智乎
神自孔子繫易發之曰神無方曰精義入神曰唯神
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皆指理
言孟子論樂克曰善信美大聖神方指人言蓋神由
善信始元者善之長也仁元善也神之基也神則仁
之純妙也老子述古語曰人有三寶氣精神孟子養
浩然之氣曰集義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曰收放心
曰養心莫善寡欲海沂子曰甚矣養氣為本故曰精

生氣氣生神靜養始有悟予每獨處臥則思天地萬物之終始惟神能超之不累是故寡欲收放心存仁集義則反約而心細方能入神入神則無施不可子房孔明神全也是以當大事不亂令人見人靜養以之禪定心麄者也曷足與論至理

嘉靖己酉冬予渡淮至彭城登黃樓俯眺黃河之水蓋自崑崙來遠甚矣奔騰衝激渾濁固宜猶人習性塵根沾帶夾雜非大加靜功以澄清之曷能呈露本體而復蒙泉之初哉海沂子曰渾闢皆水也天地不能離水水亦不竭水哉水哉聖賢有取于水故以水

喻性性眞不竭有出于水之上水者氣之子性又氣之宰也是故凝夜氣猶水靜而明生

海沂子曰至聖而後無內外無動靜也是故明覺自然而有為應迹譬香毬滚燈然外雖旋轉而香燭原不動也夫如是則無生滅而可超歷刼凡人未至于聖妄以聖自任篤言內外合動靜一譬汞銀試烈焰鮮有不隨烟而散者矣

古今鄉愿今懼鄉浮不誠無物世道深憂是故浮言廢行浮行廢事浮事廢政浮政廢世刼焰洪流咸生于浮曰鎮浮何術海沂子曰主忠信惟實惟眞卷二完

海沂子卷三

稽闓篇

伏羲先天易天地定位上下言非南北言也文王後天易帝出震齊巽次序言非東南言也若曰乾老陽退西北坤老陰退西南不謬甚乎先天開闢先也冲穆無朕後天開闢後也森列有形羲文易曷分先後天也聖一也卦一也易師見文言有先天後天借分羲文易非也孔子贊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泥方體曷知易乎海沂子曰羲易定乾北坤南天文曰仰觀北高也地理曰俯察南下也羲生成紀都陳在崑崙

南蓋崑崙天地中以故畫卦如此文易乾西北坤西南蓋岐周視崑崙入東南矣以故列卦如此羲文取身位卦也大勢原不改也餘卦例推之可乎

包羲因燧皇圖制八卦神農演為六十四淳于俊對高貴鄉公言也海沂子曰包犧繼燧皇而王圖殆河圖乎出燧皇時乎八卦盡矣六十四重之耳或曰文王或曰卽包犧易繫止言包犧畫八卦羅泌路史言神農演之信然乎

春秌孔子撥亂反正史也求車求金天王弱而諸侯强不供故求卑之也譏世卿斥封建也吳子會黃池

併吞幾矣必郡縣已也商周二頌諸侯來朝助祭褒
且歆之而幸之歷世專國難永順也封建可復乎
海沂子曰予讀變風至鄭國嘆曰究哉宋儒說詩也
槩斥鄭聲淫小序莫遵亂經甚矣毛公去作詩時尚
近必有授也後千百年盡廢前說何忍乎風雨三章
曰風雨凄凄曰風雨瀟瀟曰風雨如晦氣象慘悽否
之極也曰雞鳴喈喈曰雞鳴膠膠曰雞鳴不已呼號
激切求之急也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曰既見君子
云胡不瘳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得賢定亂望之深
也音則商律景則危幾詞則思賢小序曰亂世思賢

得之改而之淫何見也縱果淫思賢義通依之可也
實思賢而改之淫究甚矣舉此例之小序曷可輕改
也青青子衿刺廢學也白鹿洞賦亦引之今改之淫
又何見也

或曰孔子誅少正卯也有疑焉孔門諸弟子英才也
三盈三虛子貢亦曰少正卯聞人也誅之忌乎海沂
子曰孔子大聖也去今遠矣不知當時欲誅之心何
心也苟有一毫作惡焉舍之可也子疑之精矣後之
忌才而加之罪皆駕言誅少正卯也成湯放桀曰懼
來世以台為口食大聖之見也遠先儒嘗疑不經見

且春秋禁專殺殆秦漢謬傳乎或者誅卽責也孔子
曰予于予何誅之云

胡仰子曰予觀商周書商賢聖君六七作祚不及周
周文武後惟宣耳祚永何也海沂子曰商諸君在上
或過振作周公旦在下則妙節宣仰子曰商剛而周
柔剛促道也柔久道也然乎海沂子曰稷也立命文
王周公孰企哉契也開性湯丁桀亂承聖絕學師伊
尹大啓之千年而傳裔孫孔子立萬世師極過周祚
矣

孔子刪書存秦誓繫周書呂刑後逆知繼周者秦也

以術數知乎亦誠精而明也海沂子曰數由理出孔
子刪詩存秦風無衣之章可以知決霸黃鳥之章可
以知祚之不長

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皆言畫卦也非禹
則之明疇疇有九如周官九式九兩云非數也許松
皋子曰龍馬旋毛若初生小兒囟髮然今外家太極
圖☯是也海沂子曰旨哉聖人觀河圖悟乾坤之象
而生卦觀洛書悟天地之數而衍蓍

洪範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海沂子曰壽
非特享諸福已也德久化成也言富不言貴貴多危

險欲盡貴則王事靡鹽莫康寧也見危授命莫考終
也曷壽也夫命德之原也性也元神也形有生死神
無生死非考終而罹凶神驚耗也曷長住以超歷刼
夫好德者考終之功也舍生取義是亦考終也蓋集
義生浩然之氣心安而神全也五福以壽為先殆元
神無疆之壽乎是故始貴好德末貴考終

海沂子曰人心惟危起下文若與然含微顯精粗萬
一雜然甚殆故曰惟危道心惟微也無微不通惟精
也無精不盡惟一也無一不貫惟甚也甚微也甚精
也甚一也心體如是也勉之實功曰允執厥中允信

也執持也用中也中也者精微一無弗中也是故微
而常中足以之顯顯猶微也精而常中足以之粗粗
猶精也一而常中足以貫萬萬猶一也人心道心不
相並見心一而已堯舜禹傳心之要諸儒不悟何也
庚戌閏六望浴臥東牕乘風有悟喜而起書之明發
往西寺語碧里董子曰先師陽明以精一指功使今
在聞之必心服也如是讀不特理透而文體甚古

大學中庸二篇載小戴記中宋仁宗取賜呂臻王堯
臣及第天啓至文哉程朱傳之須學宮今讀者不可
忘原也海沂子曰大學孔門元理中庸孔門元神

海沂子曰中庸致中和中立而和行萬物育而天地
位如言地方安靜由黎庶安生也且人者天地之心
三才一貫非空然天地也如空然天地亦不成天地
矣曷可言位必萬物得所始可言位也

或問修史海沂子曰心術正上也文次之學次之是
以遷激而詡固勦而同曄奸而妄壽私而訌曰非史
職修史可乎曰犯也莫隱起居註癈曷眞知哉凡郡
邑志史類也是故貴公而詳

辛亥春二月蹇駒放牧創傷死或請解剝不忍也命
掘深培埋之古人弊蓋埋犬敝帷埋馬非飾情推眞

心也沂陽子乃悟厩焚當讀曰傷人乎否問馬蓋聖
人參贊位育人物雖有貴賤之分心之仁愛一也況
厩以畜馬焚必傷馬豈空不問不問不情也先人後
馬從容有序固見聖心不果否與不古通用

浙省織染局織龍袞章也海沂子見而嘆曰始製者
豈非聖邪凡各花様憑縱攀提之何巧也古則繪繡
今易以織心勞矣且過也春子曰聖人妙用無不備
此可徵云海沂子曰予悟天機自然之妙人孰能窺
之有機心者可以媿矣製機織之聖姓名罔傳慨夫
雖然聖心儼見也

三卷完

儀曜篇

海沂子曰天何也清氣浮也地何也濁沫聚也何係也大氣舉之也地或坼陷何也猶人氣壯則脾土實氣弱則洞洩也地水乘水風乘風空乘空何也氣也渾沌何也氣煩而薄消之也開闢何也氣積而竟息之也開闢混沌何也猶人惺而睡睡而惺也人生何也一消一息復還眞元而萌育也試觀鑿池蓄水久乃生魚化之也今何不化生也相禪而形生氣寓于人人萃而代之亦奪之也物不有化生者乎氣初開

能化生人漸分弱矣物細猶能化生亦時焉爾

天地二儀一也日月二曜一也陰陽二氣一也天統地日統月陽統陰元氣至明而純陽也精萃為日神運為天往來屈伸動靜為寒暑寒暑之交為四時一日之間有四時之候是以渾沌開闢亦有四時之候今開闢應春乎往古至今細觀之亦有四時之候四時一也渾闢無窮而元氣不攺也

天色青何也外典曰崑崙山巔寶光之耀或曰高虛則空遠掩映故青也或曰乾坤中日光照曜諸色攢簇自然青也傳曰夜半黑滓之色眞色也海沂子曰氣之色如是天之色亦如是青色者日光使之日沒而青何也星月皆有光也

洞陽馮子曰天以日月為目目之明根于腎日月之明何根乎海沂子曰氣者水之原也命門之火為元陽元氣其根也

日蝕者月掩之也海沂子曰嘗見庚子夏日蝕既四面餘光一痕果日大月小也

外典晦言黑月望言白月月中黑影或曰山河影或曰蟾蜍影然乎海沂子曰否月太陰也黑魄而內明陽光射焉猶金在鎔烈焰鑠液中有黑影也

日沒入地乎海沂子曰崑崙至高也日月繞之彼曉此夜也日行南陸日短夜長繞崑崙麓行麓廣也蔽明者多日行北陸日長夜短繞崑崙巔行巔狹也蔽明者少中國在崑崙東南地勢側也若入地然猶人持火行遠不見非滅也果入地地底有倒生之物乎曰北海外骨利幹國煑羊胛未熟天曉何也曰愈遠崑崙則明易露猶物障燈近則暗遠則明

北極對崑崙頂為空今北辰在北斗下予至燕京北斗已在中天北辰反居崑崙之南何也旋轉如磨則崑崙如磨心不空有南極也海沂子曰南北之極曆

家繆談也天垂而覆旋轉無停蒼蒼太虛無牽列星
星有動否匪曰極紐于北辰
崑崙在天地中若亭結頂下有大海環繞頂上有阿
耨達池從獅象牛馬四口流出分四界復環大海南
閻浮提東弗于建北鬱單越西瞿耶尼中國乃閻浮
提也卽騶衍曰赤縣神州水皆東南流潛行地下出
積石為河源海沂子曰崑崙中氣蘊焉猶人之臍為
氣海也四大洲者猶人之四肢乎小戴記曰天地溫
和之氣生于西北而盛于東南天地嚴凝之氣生于
東南而盛于西北馮子曰自古至今天之氣無時不

往東南地之氣無時不往西北甲午冬孟海沂子會
試至北河舟人言東南風起河始凍旣乃凌澌冰堅
嚴凝之氣果生于東南也居京春二月大煖矣溫和
之氣果生于西北也蓋中氣在崑崙崑崙在中國之
西北中國東南拒大海水氣生寒是以中氣之煖不
能不散于四肢四肢之冷不能不歸于心也氣一而
已不可分天地地之氣卽天之氣也須以崑崙為中
而分東西南北始盡天地之大今之東西南北乃中
國之四方耳

海沂子曰渾沌火先起火由旱生旱由日生爍石流
金山壞崩圻人物燼灰久靜火息更起大雲降大雨
繞成大水起大風吹水聚大沫成四大洲八萬四千
小洲中擁崑崙山及衆山水落而成四海海水鹹者
從火災後洪雨澆洗潤下成鹹後則百川歸之晦濁
益增今人瀚皆鹹可徵也開闢日先出炙退大水爆
乾大地山色赤者山高先得日氣烘烈之若窰中燒
磚近火色赤也土在山下故色黃水底涅黑不見日
色也山石堅何也亦渾沌前之質乎曰氣融結之也
因前之堅轉轉轃合或肰也亦有紋理筋脈若生成
肰曰星殞為石亦氣耳今人初生至柔也見風而堅

骨尤堅也人死必瘞火先升在胎中水泡耳靜久十
月氣足乃生自人生死觀之天地渾闢可徵也或曰
如何忽生天地也曰如何忽生人物也知忽生人物
則知忽生天地矣是故不能不生天地則不能不生
人物有生有死有渾有闢循轉無端忽焉爾矣

山至靜也曷鳴也至重也曷移也至堅也曷崩也正
統已巳陝西山鳴三日移數里崩壓人家數十戶成
化庚子雲南巨津州白石雲山裂而中分半走金沙
江中嘉靖丁未西安澄城縣界頭嶺晝夜吼聲如風
數日四裂東西各去五里南北各去十里基淪為河

海沂子曰氣機之發也適當土囊之口噓而飄之矟大地高山原風吹水沫聚成之也今人首忽生瘤核倏隱之忽生于足氣推痰升降之或潰裂之山猶是耳或曰山抜地上瘤贅皮閒不同也曰不曰天包之猶皮包之也太虛觀之山特一芥云

天輕清也曷裂也曷有聲也曷曰天門天眼開也弘治戊申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成化間外祖陸公半夜舟行忽聲如雷仰之裂如舟五色洞射不能正視皆曰天開眼行十餘里始合海沂子曰陽亢極而裂裂必有聲或因旱久天眼天門俗名耳人

馬之異曷竆邪太虛一氣變幻靡常倏忽萬象亦易耳

嘉靖辛亥九月二十六日巳時大風海上泛筏者溺死三十六人徐州洪上同日丑時運舡壞八百隻內海衛六隻民舡數百北京尤大子時前上日矣每二千里風行差三時海沂子曰西北風起處更不知何等大也其吹止處又不知何等大小也江湖河海所溺曷可記哉風之遠古未之聞也

海沂子卷四

海沂子卷五

敦原篇

海沂子曰聖賢論孝多矣惟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若切矣尤未詳也又祿獨子父母愛甚矣罔能孝二親之逝也痛之極追昔氣盛時雖生二女誕時亦不細視也近逾四十漸老矣始靜悟人生在母腹中臍上一帶生于胞內胞外一竅通氣若瓜蔕生于子宮十月始誕破胞而出坼副之苦可勝言哉成胎之始雖抱父氣而肉身與胞皆係母血況三年之乳亦血也古禮制服母齊衰父斬衰是父重而母輕況

制禮乃男子故父重為己謀私且偏也非由母胎出乎不孝甚矣我　明洪武禮制父母服俱斬衰三年大聖之見遠哉盡破千古之蔽用補禮經之遺

海沂子曰父萌之氣母懷之身師誨之德君安之居四者缺一匪成人矣是以孝敬忠信豈可忘邪省之安能無忝于父母無負于君師

人同類也一相親密別之去不免悲傷且致思之父母之親愛何如也其逝也寧能忘終身之慕乎蓼莪之詩孝之聖也一曰入則銜恤出則靡所之一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使父母獨逝而已身永存心何安

乎尤幸同歸于太虛神其有知庶或相見也

仰子曰朋友之倫自孔門始重盖孔門弟子從孔子周游列國所聚惟朋友若父母兄弟妻子各天一方何能聚乎是以遠行必朋友也海沂子曰人心一也心苟眞而委和焉凡接人皆善矣今多作僞父母因分尊而勉孝餘皆棄之况朋友乎是以朋友道離爲將亂之兆和氣塞也故曰交友不信非孝也心一而已

俯仰古今賢才未有能盡用也賢才所抱之志亦未能盡施也徒托之竹帛以見志耳盖原天地渾闢無

盡時也是以立德亦無盡立功亦無盡立言亦無盡然則何如哉靜以養性怡神爲眞樂

先康毅君見予與友講論曰使腹非飽曷能久言也盖誨治生爲急乎屢試春闈不偶晷不惱始悟蒙貽蔭無飢寒迫身之苦得以養志自樂許魯齋曰不治生何以養廉恥此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也海沂子曰予嘗喜孟子曰天爵曰良貴爻之心中以矯外慕之欲此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大丈夫之見豈聲利之能拘哉易蠱上九高尚詩風考槃衡門無求乃樂治生曷可緩也

鄭淡子曰釋學若子夜之天雲霞爭息孔學若日午之天風雲皆具海沂子曰天一也道一也應迹不同耳釋氏生西竺以悲爲本孔子生東魯以仁爲先世與地相遠而仁慈同可見性一也草木子曰釋氏居大地之陰故言性以空而明鬼孔子居大地之陽故言性以實而明人海沂子曰地一也性一也立言不同耳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孔子已一之矣

正德丙子海沂子十有四齡學琴于李鴻漸授八操

鴻漸受諸父李陽春盖四十餘操云亂音多曰嘆人生會面難孔子泣顏回操傷早逝也商調皆然何邪登琴學中衰至孔子受師襄復振門人傳習周流列國懷晤以敦友誼邪抑聲音易以感人離則易爲興感故每操結之邪予一鼓之感二親之亾會面之難不覺殞涕

海沂子曰無名之聖聖之至也無極之理理之至也無名之聖原抱無極之理者也無名之聖自開闢來無可知無可量也試觀天時發育聖心昭然如見也有名淺乎無心之名猶無名也

嘉靖丁未春二月望禮闈試第三場予與四千五百貢士立場前俟開門入試月色如晝夜氣清明海沂子慨然息曰是多士者天下之選也未必無建功蓋德以垂不朽之志再四五十年盡矣進士今登三百續登八九百止矣選而仕者二千餘能垂不朽之業者幾何豈無志歟亦溺富貴歟抑亦天命限歟生世一翻與草木同腐烏在稟靈秀也是以得時行道不可不以聖賢立志不然非士也三年大比進舉一士費三千餘金皆民膏脂也出仕而虐民亦獨何心

海沂子戊申冬仲自崇德返棹夜泊荒野闃靜無人

高天四垂厚地一方風吹長河之水渺茫蕩漾夊予邈然之身欲參之難矣非灼見性眞與天地相似曷能哉是故性者天地之原也見性則超天地矣

庚戌孟夏既望獨宿小齋想人生富貴惟日間擾攘赫㷉與貧賤異夜間解衣就寢雖有重裀錦帳美姬之奉與貧賤之草榻山妻亦不甚異若富貴或日間妄作悖天夜間良心頓發憂畏靡寧夢寐顛倒反不及貧賤無憂無畏安睡無驚由是日夜之間可以占人心矣何必慕富貴而羞貧賤哉

癸丑夏五月五日海寇殺掠鹽民慘哉乃悟周官寓兵于農之至計也寓兵于農則農皆兵兵衆矣足以戰且守也兵農分而農恃兵以捍兵不能以自捍而遁農安得不被殺掠哉所司不能振兵律反責農之不自捍安用其為兵也不亦徒食農之粟邪是以各鄉保甲之兵不可不豫為之立云

伊尹憫一夫之窮弔一童之死由嚴一介之取與基之也故曰志伊尹之志今之荼毒甚矣誰能惜而靖之是故廉生明明則仁

予每于春暮風雨中閉關靜坐回思芳春品卉抽萌奇葩展秀流霞絢爛遲日暄妍和氣徐薰淑光散射

香芬郁烈采艷精瑩把酒賦詩情實欣暢今之濃綠迷暗殘紅委消門巷寂寥烟雲慘淡悵望空闊不能不慨彼此一時盛衰相接乃悟榮華之須臾云

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也海沂子曰害人之心蛇蝎之心也人未必害而心先害矣且蛇蝎害人或死或不死有命存也則人之害人亦然可惜形雖人而心已成蛇蝎至命終必化之理也是故心能變形必充無欲害人之心克之以至於無則仁全仁全則神全神全則與天合與天合則超輕清之氣尚何淪于異類乎

五卷完

海沂子五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王文祿撰是編分眞才作聖稽闕儀曜敦原五篇篇各爲卷持論往往偏駁如眞才篇以于謙石亨石彪之不令終同歸之天命作聖篇混儒釋而一之稽闕篇論大學孔門之元理中庸孔門之元神儀曜篇純舉釋氏四大部州之說敦原篇謂古人父重毋輕以制禮者乃男子故爲巳謀不免於偏私其言皆不可訓也

一庵雜問錄一卷

〔明〕唐樞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一菴雜問
錄一卷》提要

陳眉公訂正一庵雜問錄

吳興 唐 樞 著
華亭 陳繼儒
檇李 沈中英 校

問心性之別曰性無所見心之所以爲心便是性問何謂所以爲心曰心之眞處是也今人都是習心運用不得眞處

問心性虛實曰性說不得虛實心亦無虛實虛實對失其本體者而言言虛而矯功利言實而矯空寂到得無所容言纔是自然本體

問覺與心性何屬曰覺處是心所以覺者是性

問孔子說性相近孟子說性也有命爲明道說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濂溪說性剛柔善惡中横渠說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以是考之荀楊韓之說似無害曰所以非荀楊韓咎意不咎言若聖賢眞到覺處縱横豎曲皆

不失這裏

問定性是性既壞而定如何又說性善人人所同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氣有純駁理因有顯晦理有顯晦未嘗有息滅定性只是定氣氣定而理自顯

問情感物即動與仁是心之生理却相似否曰感物而動處即是愛即是仁之用但未說到本體上若眞是本體所發便有禮義智性以成是

仁便是得感之正若合體爲用則用非其用爲貪爲昵流而不返矣故貪財好色都是仁而弊者

問仁義禮智信性中何故有此五件五件中一件發時四件在何處抑勻和不偏纔爲發而中節否曰總而言之性只是渾然一理分而觀之覺有此五等氣象又分而觀之仁中又有許多氣象義中又有許多氣象又各不同這是一物異名自其溫然處便謂仁自其秩然處便謂禮如行春令也是這元氣行夏令也是這元氣外面見得不同中間發育處只一事問五者氣象乃側列於中抑有主從曰總是一仁盡之其四者皆所以成夫仁也這又是一滚出來舉眼都在這裏無少欠缺

問以覺言仁可否曰這不特佛家語不曾了悟時終非己德問既說本體之明未嘗息元何又

以了悟爲難曰雖不息只不曾透出如鑚火日景下火光自在終是不見如日在雲中日光自在終是不得光被四表

問致知曰覺問覺曰見到底問如何是見到底曰今人知得親當孝又知得貨財妻子博奕飲酒過勝於此是知孝之心畢竟非眞知又知人知得親當奉養多品食之却忘了傷脾胃見得一隅不能四通八達亦非眞知須是察見天理

眞知水之必寒知火之必熱則止安德性自
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
問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心無大小無遠不屆
所謂腔子指血肉之舍抑隨大隨小之處曰也
不說到此只對逐物而言
問善事惡事都是心出如何只說要存心曰出
惡之心不是本心為惡時欲詐善以掩之這纔
是本心問也有直為惡不詐掩的曰若遇官府

便不肯自認問弒君的如何曰也仗義執言
問人能盡性天性如何盡得曰性無甚大事人
自難了如水性寒火性熱蘗性寒桂性熱木是
天然如此不待別有加添做作人性却被情欲
所蔽不得復其天然之體水火艸木絕無情感
纔完復生理無少虧欠鳥獸稍有知即畧壞些
子但草木鳥獸當初所禀原不如人乃天缺了
他他負天處尚少問盡性者如何特少曰吾輩
只常痛各吾常自反細思之只是志不極切所
以其功難成
問天地之心何特於復見之曰天地之心只是
個生生之意無時無處無之但於絕而續終而
始處尤為明白易見故云然
問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去者是意然否曰心
意只一件意去心便去但暫為所障本體只自
在耳

問延平云心實則物乘物乘則動動則氣乘氣
乘則感感則不一何如曰氣物相乘動實而感
即一時事延平發明得闢邪存其誠意思
問書言降衷是何物曰天命處是降所以命處
無聲無臭至矣是衷天道至妙不着一物無所
容言不得已而曰衷蓋無有偏倚駁雜之弊而
各正夫絪縕化醇之實言人得此衷而言則為
性之常而謂不偏倚之中自人用此衷而言則

爲情之正而謂中節之中若有恒性言體也克綏厥猷言用也

問不虞天性曰天性人皆有之只被外物牽引不知虞度他所以喪失若一思量恢復便宛然在心目

問孝悌慈俱是天性如何只有慈箇箇人全得曰天性人人完具只爲與人有相干便被物欲掩蔽不能透出惟幼子以誠遇我我感其誠無

所用其私意所以真心俱透出來若不孝不悌却因親長後了所以人處年大之子也有不慈的

問情欲念意志之別曰感乎物之謂情愛乎物之謂欲存於心之謂念觸於念機動於情之謂意起於念神主於向之謂志

問德業知禮成性道義奚別曰德業知禮學者功夫之目成性道義人心稟受之理窮理爲智循理爲禮窮是循的意思循是窮[illegible]一也

智之成曰德禮之就曰業成性是道義之總名道義是成性之別名道義運於心曰知道義見於事曰禮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此非兩時事自其所賦處言命之流行而不已也曰繼自其所受處言生之一定而不易也曰成

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此正見性者萬物之一源人已總無兩様易者知吾之所能知簡者

行吾之所能行吾之能知乃衆人之所共知故易知吾之能行乃衆人之所共行故易從共知共行以其同出於乾坤所謂降衷秉彝之真也能知能行以其皆禀於乾坤所謂良知良能之實也

問心體本虚靈不昧如何得一一明白了當曰能於光明中存箇渾厚纔是真不昧體一味要伶伶俐俐反有害

問經權曰經權不可拆觀凡事俱有個經權理之一定而不易處謂經事之隨時而順應處謂權問經似仁權似義否曰然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相似否曰亦是如此

問經權何故必要說做一個曰說兩個不得凡大小事幹來誰不由心裁度所以未嘗無權不隨時以量其宜姑據陳迹行之以為能守經則是外鑠而非率性之道所以不可錯認經問如

何是經曰權之主宰處便是經經之運用處是權朱子亦曾說得好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問朱子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曰事有常變道無常變問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道說也不是曰此說貼得上問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如何曰守常道便是經正經正則庶民興而無邪慝卽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已是聖人身上事如何說得人皆能之權非體道者不能體處便是經問權是如何體段曰精義入神以致用

問朱子謂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只是不得已而用之如何曰聖人之所能常行者只是個誠誠卽是經誠之用處是明經之用處是權知其為不得已卽是誠問伊川謂權卽是經似然曰然問文中子謂權義舉而皇極立也見得曰然問莊子謂小變不失其大常如何曰此說非問

孟子如何謂嫂溺援之以手權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曰孟子只說禮也權也不曾將權對經說孟子之意謂男女授受不親先王制禮以教天下則然到得事勢危迫則又酌量行之故禮也有經權權也有經權問先王制禮亦有未盡善曰先王制禮豈有不善只立得箇大疆界其間委曲又須人隨時酌量總是無為主問何故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又做兩樣道來曰立

不是立於經立是隨其所至能奮力持守之意
權便到隨事順理處
問經權曰即中庸二字相似權則中經則庸
問太和太虛曰太和太虛之顯也太虛太和之
本也太虛不可獨言理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
無而强名曰虛無所有而强名曰和理氣不能
獨見而强名曰道故易以主之神以行之德以
實之不虛非和不和非虛不虛不和則物非其

物也此横渠子深於道之言也
問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
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曰上四句言六子下二
句言二老問本義如何上說成象下說成形曰
乾坤無象無形成形指男女而言二老主其蘊
六子施其功就六子中乾道主之者是陽物爲
男坤道主之者是陰物爲女乾坤者神之所爲
也故說卦謂妙萬物六子則成象而可見者也

問重口交又何故如此形象曰元不如此後來
人寫差了九六陰陽之老老則變變者之焉而
未至者也至則化矣故交形一一重形一一變必從
中始端倪作而體未全也
問河圖道其常洛書盡其變如何說曰河圖主
德言其數生洛書主用言其數克體是用之體
用是體之用無有二也圖是先天就象而言其
意書是後天由意而論其象意乃命之流行而

不已者日新之謂盛德此也象乃性之一定而
不易者富有之謂大業此也問學此者何以取
益曰日用常行無性不是這道理問這幾圈子
何如合在日用上曰人性只有個五常人身只
有個五官天下物類只有個五聲五色五臭五
味俱是五形的道理人能完五常之本立此心
全體便是先天而天弗違與河圖合而人常其
爲人能盡五官之職達此心妙用便是後天而

奉天時與洛書含而至幾出焉問六經四書分明說出尚不曉如何要在這幾圈子上尋討曰上古人高聰明未散所以即此而意已足後世便不能如此直截理會問禹羲亦相去多時如何相同曰圖書形似意殊圖意甚含蓄書便說出事迹伏羲太古之時始立圖卦所以只說得天地生生自然之本到得禹時便直發明那作用處殊不知禹之書圖已盡之問周子直在後世如何作太極圖曰周子所以有圖有說又有通書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二句恐非有見之言禮樂豈不自幽而出畢竟將禮樂認作粗迹曰此理一也顯而明便名之曰禮樂藏而幽便名之曰鬼神故鬼神禮樂之本也禮樂鬼神之功也分說亦可

問如何吉凶貞勝曰此見得道理如刀口上立着此則入彼未嘗有兩扛合界的

問神化不明白曰神化只有張横渠說得明白今且不須遠說心不昧其心是神事不逐於事是化

問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曰此言聖人妙用如夷惠局於清和便有迹而發不微便着一處而不能充周

問聖門以求仁爲教先儒謂體公爲仁公如何體曰與物大同之謂公正是心體生生而不息者今人於軀殼起念所以只管管得七尺之內

問千手觀音何義曰一箇身有千百箇化身一雙手化出千百雙手這便是一致而百慮意思相似世人一雙手但成得一雙手的私意一箇身子但成得一箇身子的私意所以不能體化

問佛老是能體化者曰佛老非俗人沉溺於俗之比下手便要體化只是不在格物窮理上體

差之毫釐遂爲千里之謬耳
問夏忠商質之别曰忠只有這箇意思質便已有作爲但無文采問三代俱是聖人何故尚忠尚質尚文不同曰此乃聖人順時之治隨人情而爲之用皆理之所當然可以繁而繁可以簡而簡無有餘不足之弊問馬遷救弊之説是否曰若説救便似矯不似順非聖人本意
問程子謂學只在減何謂曰人心本自平淡人

上堆出許多粧點試觀睡初起時氣象
問欲意思發作何處下手曰生生之意仁也在天爲春當於秋冬體出春意試思之
問人既壞之後猛然覺悟當何如下手曰這處便是下手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劉屏山以不遠復爲平生三字符信斯言也
問初學下手曰今人欲爲學須是於念慮上大打疊一番纔是功夫否則只是圖好看

問元初氣質有大小元初學力有淺深一旦欲突然興起小且淺者用力甚難如之何曰且不論小大淺深只論從違向背能向而不背雖小自有大時能從而不違雖淺自有深時只怕念頭不在這裏
問下手工夫曰若説下手便只有自家知道如喫飯一般説多説少他人不得而與須到多不貪饕少不故意却好子纔是

問學須從自得處發來這裏境界可想而不可像曰學必要自出義理徒以自得爲自得倚傍恍惚終非有得者是在實驗之
問悔心萌何以處之曰只要實落悔便自能處
問實落是猛悔否曰猛則留反有助長之病若眞心發見纔是實落問既云悔何嘗有不眞心的曰這處更煞要體認明白雖均是悔也有爲好名而悔也有爲狥俗而悔也有因一時意興

所發而悔皆非眞心如何得天理復還問悔雖出眞心使常持此悔心又須存存不失曰實落悔則悔不在一時自能貫終始悔者失而思復之謂復者復其心之本體本體旣復則無往而非此心發越又何間斷問如何說憂悔吝者存乎介曰這是說憂之於未悔之前非是處已悔

問敬是畏否曰敬可以訓畏畏不足以盡敬畏是非畏得喪畏利害畏毀譽皆畏也敬只是畏

理故不敢從非而舍其是而毀譽利害得喪不與焉

問敬者德之聚曰這道理萬物一原一念提起萬善咸集所以惟聖罔念則作狂惟狂克念便作聖只要念頭眞切善念誠出本原眞切之地雖於此只發一念一境徹而萬境融衆善皆於是乎在故萬境融只在一境徹之內

問敬功難發明乞示要語曰認直內二字足矣心要知覺的常守着便是直必加一毫已意則蹊曲矣

問舊俗難變即奈何曰試勿忙隨可做處做

問作輟乍而悔吝多如何曰只是意思不眞切是心如饑之欲飽無所往而不求食問如何得此心如此曰是心原是如此只被物欲牽引須是克已

問知慮不足以達物雖有爲善之心無以造聖

人大中至止之矩何如曰此不必豫憂所患不能行其所知如家中止有米數石不將來煮飯喫却憂如何過得一生此是過慮問萬一粒米無蓄安得不憂曰人無絶無知識者禽獸也有知識

問人有大過可改而爲善否曰昨日爲惡人今日改即爲善人行之至則爲聖人何不可之有但是今日猛有思復之意則可若昨日便有此

意自云過可以改我姑且爲此俟明日爲善未
爲晩便是終不可入堯舜之道
問好名之心難除何如曰知爲善是盡已之性
便自反復入身來
問避嫌是初學的事否曰纔說避嫌便不是學
問顏子自已能自巳多了如何又費辭於不能
者寡者曰此自人斷顏子是如此顏子所問之
者實顏子之所未能而不能者寡者之能推論

其極則終是顏子多而能而彼寡而不能卽是
諭於芻蕘不耻下問之謂若顏子旣巳知得的
如何又須問問有若無實若虛曰二若字正形
容顏子虛巳而不自滿假之意亦是自人斷顏
子是如此望賢之心乾乾不息望道而未之見
斃而後巳所以日新富有而無所於底止顏子
聖賢之心也何嘗見得自有自實但人視之則
眞有以信其非無非虛耳問犯而不較曰不較

不足云惟顏子有犯他人雖犯亦無自家有一
分一毫不是而彼加之凌軋亦是我有以致之
不謂之犯問我十分是他人橫逆之來亦不與
較恐亦不中理曰不較非謂全然以退爲事只
是不動氣事到該敵處該控訴處直須爲之要
之只爲道理不得不行不起於我一巳之私忿
故謂不較
問如何能改過不吝曰改過不難虛心難人只

要做虛心工夫問如何分改過虛心做兩件曰
假如今做官的傲大自是有人勸他不利仕途
必致禍他必猛改又如作家的素横恣或遭官
府頓挫辱而反其所爲姑保目下二者皆能改
過但說個虛心不得問心不虛如何人言得入
曰這心只不是心之本體心之本體不容一物
彼二人因保位守財便是有官與財在心裏了
如何說得虛問因此言之所謂改過亦不是眞

旣曰這說得好

問幹自家事却象人的事幹人的事却象替自家幹的事於此體公何如曰好但莫若忘人已只在是處看尤簡約

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知行信是兩箇曰人莫不有知而患於不能行所以不謂眞知王忱不艱者惟則爲眞知卽可見之行而無所難何曾有兩套

問立如何立曰立志問志如何立曰如兩脚立地上相似苟一息意思不在精神便不聚便倒仆如何立得起

問反已之至必至舍物如何立正物之功曰反非忘物各自已處之不當反而求其所當爲故懲物剖物震物皆反也故正者反之實正已而物正者也

問德旣易簡如何復能知險知阻曰易簡是誠知險阻誠則明矣人旣無私意則心不擾自能察見變故

問知行孰難曰難便兩項盡難易便兩項盡易

問勉而行之似在我不難若精義入神有非一蹴可至如何得到曰是誠然但爲學只須行其所知久久自至且未思量盡頭事問明知這事當如此做行出來又放不過是如何曰我元初力量止到此行出來本是眞心却以不合古法

不合衆人議見因要强合於外所以放不過這俱是自力不切若眞是從中出力量未至雖未能動容周旋中禮要之俱是受用所以據聖門高賢論對反不如今一初學舉業子

問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與學聚問辨寬居仁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同否曰論爲學之方豈不是同只是所以爲學處各不同故不免爲

矜子所以學莫先於討箇大頭腦這裏分明則學問工夫俱是實事

問有口中了了而其行罔然知而不能行何如曰畢竟是不知如口極能言孝好貨財私妻子博奕好飲酒這畢竟是知貨財妻子博奕飲酒尤眞故爲此而不爲彼此等止可謂能言而不能行不可謂能知而不能行

問致知如磨鏡却是逐魂明還是一齊明曰事

物雖多心體只有一箇工夫只有一樣其間明有難易處如鏡受垢有厚薄故耳

問學際天人曰下學而上達

問聖賢何如專以愼言爲訓曰天理有礙人欲難於躬行但此心明白不能自已於口所以聖賢教人謹言只爲欲人謹行

問學者欲徂於人則任外欲自作徂則徇情如之何曰徇不徇惟在我爲之而已問心之未明

識欲爲理卒然應事安得不差或卽時悔之事勢已遂或自以爲是不免有識者之鄙如是而學終無歸宿如之何曰謂心有未明誠然但亦有已明處就其所已明者事來而決之不爲物欲所係何得爲徇情見人善言善行適以啓吾之所未明吾卽舍已從之何得爲任外如是而學久而大明矣

問識悔吝如何模樣曰悔能自識吝則不能識

識吝時卽是悔

問學者亦當貴名曰學者貴名不務名名是實影實是名表自不相離但用功時須痛絕爲名之心不使一毫叅於其間纔是君子路頭問名義也有有用時節曹操不徑直取漢天下只有箇名義在曰以操之心行操之事直取漢之天下謂其爲奸猾惟其不直取之而遺其子丕取之便謂老奸巨猾

問東漢東晉多務養名節豈立國之初尚不失
實意承平既久上無作者不免矯之於下及生
穿鑿否曰然宋後來道學濫起得其旨不數人
與尚名節異名同實亦是所言之意
問佛老不是處曰此理合有無内外人已爲一
佛老視爲二本便是支離便是不是處問佛老
難說支離他只在一本上墮陷去不見萬殊曰
萬物皆備於我有我便有物如何舍得外面若

在我不能盡物我自我而物自物終是二本
問夷惠於佛老與同曰夷惠從儒家這邊用功
只是見偏不到得至處若能精義以致用便是
盡性之學佛老却向虛無寂滅去便從斷橋絶
路如何得箇超昇問虛無寂滅何謂曰老氏見
得世態功利強力實有之物不足以籠壓天下
須是守其無以御有據其虛以制實故將欲取
之必姑與之二句是其至計其言曰我無爲而

民自化以無事取天下江海爲百谷王三十輻
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雄守雌知白守黑
無非發明此意佛起西方西方人好殺佛欲矯
其弊尚慈悲發菩提心滅度衆生於是演其法
曰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五波羅客即功德
不可思議人心本是活物起滅皆通寂感相貫
矯枉過正不免以萬物皆備於我者悉去之然
後明心以見其性所以謂之寂滅問楊墨於佛

老如何曰楊類老墨類佛然當時楊墨俱出老
氏流派楊得老淺處墨得老深處後來佛氏之
學兼楊墨而有之以墨道爲部位以楊道爲精
神所以佛學尤高人易信入問令和尚道士正
是佛老之遺如何其道不是此等曰這是佛老
下稍老一變而爲權謀術數佛一變而爲恣情
任意此雖失眞正是他的骨髓老又變而爲齋
醮符呪佛又變而爲瑜珈化緣乃是弁其皮毛

而失之問既虛無安有權謀術數既寂滅安有
任意恣情曰老氏煞要占便宜鞱弄闔闢能陰
握其機故爲權謀術數佛老破相離色求空究
竟色卽是空無非相法故舍頑空而求眞空無
所住而生其心所以生這心便無着落不爲恣
情任意不已問二家之學已到何處曰畢竟是
斷橋絶路問就他學問上論何如曰老氏一箇
算無遺策佛氏一箇不捨一法俱已到他至處

問今時二氏學誰盛曰俱盛亦有合而用之問
儒家之學何以異於二氏曰儒家格物窮理此
心本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是謂本然全
體是謂天命之性儒學於此上窮致所以太公
順應下學而上達問格物窮理之學有流弊否
曰一變而爲玩物喪志又變而爲義襲色莊皆
是後世儒學之弊其原只爲在物上尋理是矯
佛老而過者

問靜夜怕鬼何法鎮之曰這是陽不能勝陰陽
明勝自不疑怕問何謂陽明曰陽明是天地化
育人的本體相見乎離便種種德性俱足私欲
横熾本體梏亡至大至剛斷成狹小所以只見
得幽暗處大了

問昌黎交太顚如何曰韓公本不知道只是天
資高煞有暗合處其病只在拘泥典冊反害自
得之意卽如潮陽寂寞獨太顚差可與言與他

相厚亦何妨後爲人言便有不自安及簡孟尚
書動以欲兆全經盡知先王之事以明先王之
道是當初與太顚本是眞心後來及爲見聞之
心所奪蓋認理作欲自取其心以從漢以來尊
經之學此韓學之所以爲畢恨無誰與歸耳

問虛無寂滅之教訓詁詞章之習權謀術數百
家衆技之流四者雖皆失正然把較孰重曰權
謀術數第一壞心術其次訓詁詞章無益百家

衆技雖小道必有可觀虛無寂滅雖異端亦屬
內事與前二者較不同
問康節數學是聖人之事否曰聖人與事應時
皆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左右只是這件但聖
人是臨時活法聖人只知盡性而變化無窮自
然與天爲一康節合下便要理會這件令豫先
一一知得便覺得死煞了不是聖人本意問其
書說得是否曰非闊大胸襟精詳知慮不足以

窮天地萬物之變若此
問義路利害得喪不當論如何周公居東孔子
畏於匡武王勤勤於牧野之會謂直此不足論
則隨時變易以從道何處憑據爲體認之地謂
求道自此出則是非之心不容一物不幾於雜
乎曰三者勢也勢出於道則道全勢自爲用則
勢勝
問時勢當論否曰只不可狥此聖賢體道只在
此處詳審
問聲色貨利凡人所不能免如何湯不邇不殖
曰聖人於聲色貨利順其所當爲不管心於其
間非謂貨財不入手聲色不入耳目
問孔子如何思狂狷曰吾惟恐人不爲狂狷今
人只在模樣上論見妄誕的便稱狂狹小的便
稱狷殊不知此等人一肚皮自私自利之意如
何喚得狂狷孔子所謂狂狷肆也要好上肆臨

也要好上臨元非營營於名利之間的古者民
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此言誠當玩味問狂狷
便出於眞心亦何得謂好曰剛毅木訥近仁實
剛實毅實木實訥由中達於外只是氣稟未得
中和要之皆是眞做所以不遠於仁一變化而
得中和便是盡性至命若專在模樣上求中和
則雖和氣襲人了不見痕迹竟與天命之性相
背而馳不曾行得一步

問人既往失學忽然下手且在小學上做起如何曰且不如此說爲大人之學不是定要先爲小學以立本只爲小兒時志慮未定血氣未完未可教以窮理正心又不可使之放逸嬉戲姑且示之以象他日長大然後由象以示意耳

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使由之大學是使知之大學就在小學事上討出本原

問王氏之學離伊川之學合此說然否曰仁則

合未仁俱是離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問古有以黑白荳起善惡念者此人必是欲去惡遷善故如此人欲寡過而未能者只爲坐於不知彼既知是惡念此處便能遷而爲善便是善念了如何又要紀得黑荳這樣人恐是打哄說話不是實做的曰說得好

問人有善念見之事爲却有速化之意急近功而害其大就并其之功而無之這是何如曰這便不是真善若真是繼之者善也便自無欲速之意問那發時着實是要好如何說得惡曰發時要好的心是知及仁守莊涖一有欲速意思便是動之不以禮動不以禮畢竟知非其知仁非其仁莊非其莊得其似而非天命之初心惡者亞心也亞心則非初心矣

問去貪存廉功夫曰只要求箇公公便有得人與己一般作用看得瓦礫金銀一般貴賤人己

本有親疎但見其道而不見人己則道在己而從己道在人而從人金銀瓦礫本有貴賤但見其道而不見貴賤則該是我的雖賤而我貴之不該是我的雖貴而我賤之譬如君貴而民賤常也我之君則我貴之非我之君則不貴之故從其道而忘人己忘貴賤則公公則自無不廉如是爲廉便是義之盡而爲仁之至若合下有主於廉意思恐非盡性功夫

問慈湖已易曰易便是易何須說已有箇書易有箇已易天下道理本只是一箇只被人看做兩件所以有一等躬行的道理有一等議論的道理

問本義以象占說易是否曰易決非卜筮之書本義甚說得好但所謂象非止指因蓍而得所謂占非止謂卜筮若易專為卜筮設吾輩正不須讀易從朝至夕何曾用卜筮且子孝臣忠之

類自為斯理當然亦何用稽疑問何故謂以卜筮者尚其占聖人作興神物以前民用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曰卜筮亦易中一事用於蓍亦可以稽疑言天下之道開物成務能與天地準蓋不若是小爾問孔子曰不占而已矣是亦重占曰所謂占心占之也擬議之以成變化是心酬酢萬變之謂也可與酬酢極深而研幾此孟子之所以善用易也不然當曰天綱淳風善用易

問詩善可感發惡可懲創則刪者是誰曰刪去的正是惡詩惡可懲創是指刺詩溱洧數章何等自家道好怎得箇懲創意者當時元無条中諸詩秦火後漢儒欲足為全經强取而附之爾

問堯典舜典大旨曰心純要矣用賢急焉二句以蔽之問一部尚書恐俱是此意曰然

問史記十二國表譜春秋六國表譜戰國春秋起平王四十九年而表始共和元年先春秋一

百十九年綱目起威烈王二十三年而表始元王元年先綱目七十四年其故何也曰周召之相國以公卿擅天子權已兆國覇之端六卿專威田常盜相已成分晉滅齊之勢春秋綱目著其成也史記原其本也春秋限於孔子故終敬王三十九年綱目作於三卿之分晉故距獲麟絕筆七十六年史記譜年表事故相續而無所虛

問春秋用諱使人不見其全則是非何以明曰春秋所謂諱非并其事而隱之也隱其文不忍斥言而事則居然

問咸有一德篇何處是下手曰德無常師四句乃作聖要訣其協一二字文四句中要語人的心只有一件私意起便二之三之德二三便不是善德非其德矣問此一須大賢以上纔有不是初學工夫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合賢愚莫不

有一人皆有所不忍有為不忍不為即是一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一

問禮記是傳儀禮周禮是經如何取士用禮記曰名物度數之書只好一時用惟是說義理的纔可以為教

問標梅詞氣如何是被聖人之化曰彼化在心術變正意之所在而言形焉害之所在而計避焉有何顧忌有何文飾此婦女明潔之心也今人病痛大率只在說話好不曾吐露衷曲

問栢舟何以為賢曰栢舟日月終風皆是發乎情然有怨意綠衣纔是止乎禮義纔見得賢問綠衣何以為賢曰俾無訧兮實獲我心便非賢不能

問晉文齊桓利天下孰多曰且未說利晉文遺害大後世機械變詐都是長晉文之風

問鄭何故多事曰戰于繻葛鄭也胥命于弭鄭也鄭遡周故勳先王室罪亦先王室善伐夷救夷伐善救鄭也逃盟乞盟鄭也鄭樞天下故彼欲得之此亦欲得之

問左氏識得為國以禮的道理一部左傳動必律諸禮曰他認禮錯處議論便走作

問史載往事世遠失真如何辨他曰所以讀史之意只為借古人已行之事開發吾聰明他記

載眞贋且不論如此乃是求益之意若比方人物根求的當祇為博洽具耳問若如此則鑑斷不須作曰作鑑斷須借其事斷自家的心纔是若徒去短其人卽是閑說話問從我之心而不得其人之心如何曰以聖人之心度聖人之心則無往而不得以非聖人之心度聖人之心而不得則是我之理未明更當在明理上用功以聖人之心度非聖人之心則自能先覺故孔子

能作春秋

問春秋何以謂傾否曰事理反常陰勝陽之謂否傾敗其否抑陰也太平無言聖人不得已之意也

問君聘臣夫迎婦尊先於卑何義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問父子何以不然曰父養子幼子養父老亦此義

問父母同命異指則誰從曰從我問如何是從我曰從我之所不容已處為之父母同時命我而有異指必兩人志意睽隔便須先為調停之策令其諧和始得問事急不容做調停功夫則當誰從曰當時只為兩人自家爭氣料不十分怪人子安得不姑置其事且從調停上做

問和靖誦光明經宜否曰自和靖之心言之可謂順其親矣然亦非孝之至

問割股廬墓曰若眞做如何不是今之人以此

為非者只為朱子有成說便隨聲附號要非心得

問父母不道不能正將何處曰也只盡得力之可為若到不可為處便堯舜其猶病諸只怕其間不能竭得可為之力須反觀密察纔是

問鄧伯道之事天道有知無知曰這也煞有難處在伯道自為之耳天道有知無知只在伯道或誠或偽上見

問教子而不從急則相夷如之何曰先要識所
教何事若所教者正自他能知能行者而望之
則我之所以教者亦自我能知能行處而發之
故可則進不可且止自無相夷之患惟其所教
不正則妄意求同徇情強取一一不從則逆氣作
威安得不相夷問何者謂所教不正曰務生理
本是當爲過求便謂貪利讀書本是當爲急進
便謂要名孝弟忠信本是當爲驟望而深責之

便謂義襲躐等俱是不正問孟子如何說教者
以正亦有相夷曰孟子就世俗上說正要之不
是眞正
問八議合議親瞽瞍殺人何得皋陶便執曰皋
陶初時但知殺人者殺之瞽瞍而不知爲天子之
父到得成獄時畢竟不殺瞽瞍問舜曷爲逃曰
議可以出皋陶而舜不安於自壞其法父既不
能化何以自立於民物之上故只有走這一着

聖人皆己之學如是而已問申屠嘉於鄧通亦
是挽之而已意思否曰申屠嘉略合皋陶之意
而文帝便不及舜
問子壽子伋曰壽愛兄伋愛父然皆不知所以
爲愛君子貴學問愛父而惟知順其令愛兄而
惟欲存其生此其知量之所及何暇他計曰大
原初生來是非之心原是知周萬物有一毫失
陷便非降衷之本然

問居家如何得恩不掩義曰且未慮到此且要
做存恩工夫恩的條理處是義今人只大率缺
恩問如妻子處十分過愛安謂缺恩曰以色衰
愛弛喜少佻嫡而觀畢竟前所愛者非恩之真
問夷齊之逃使無仲雍國誰與繼曰無仲雍則
國人告諸天王王法主立長必令國人索伯夷
而立之問仲雍何以不告曰仲雍心事難遙度
或懦或貪或王綱不振知勢不告誡欲成二兄

之志皆不可知

問妻不順於母將躬行以徐俟其化抑懲之而速其改曰這也不可預定當相時而行可以速則速可以徐則徐只要有真愛纔好有真愛然後愛母亦愛妻愛妻而不愛母固不足言愛母而不愛妻愛亦非真惟其母妻俱愛則無往而不愛無往而不愛便是無適而非仁則自然隨時隨處默寓化導之方曲示懲改之幾務求兩

相和而後已更不動氣失序反敗其事若其間改之遲速淺深願其受蔽何如并吾才力工拙且非君子十首講

問祇所之事如何體認天理人欲曰因時隨事反而思之出於天地之化不得不然者為天理出於精愛之感可以已而不已者為人欲

問正家何先曰無偏好無偏惡大學已言之盡矣雖治天下亦然

問古父在為母齊衰期今則不然是否且古人子之情何以獨異於今曰聖人制禮只是順人情古時婦人不得專如今人家夫婦並隆為人子者便見得有兩重之義問古嫂無服今起自何義曰此亦情也時也情生於時問人情萬古不易如何不同曰人情生於所感感因時而出有一生是內臣家問家習難擺脫狥情廢道狥道得罪尊長何以處曰愛道愛尊長無二事只

在道上求自不得罪其要只當細心調停豈可一時齊截得

問古士相見以雉註謂取其耿介易於離為雉相見乎離義或如此曰誠然我元亦錯認不明乎摯則不明乎所以見之義

問勸人之道曰只要啓其良心問固蔽深的說是非難入說利害易從如何曰急則治其表緩則治其裏從後更須在良心上做工夫否則不

能久然說利害總也是啓其良心
問教之道曰只在敬寛二字舜命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寛聖人之教隨材因病變出不窮道須自吾心斟酌故不敬不可然必使人自得心會而神移之纔有補於性分故不寛不可敬者教之本寛者教之節如此則能啓人之良心而不事於言語威儀之間步步皆有實用
問教小童之法曰養本原爲急幼子志慮未周血氣未定雖以孔子尚陳俎豆爲戲但比他人爲善戲豈能便幹得大人事所以教之歌詩習禮以玩物適情借此以寓遊逸絶其非僻之干若拘治太嚴發其機械弄成許多奸猾問如此何以得聰明開發曰不謂全然離了文藝
問觀三代而下人物何法曰漢以上大人好在形迹上觀心術宋以後人當在心術上觀心術問唐時何如曰唐也類漢只被太宗設謀設詐教

得人穿鑿了
問惡惡之心過嚴如何曰這便是爲善不眞切若眞切如何舍得人見人惡便惻然若有一病在身須藥餌爲治如何肯忿割此肉道須見得物我同體意思纔是問何法可以見得物我同體曰天地生生之理具於心泛愛衆而矜不能本是眞念聖賢不屑教誨是亦教誨寓於其中故曠安宅舍正路則曰哀哉而不遽自爲絶這是至誠之不容已處譬如自家本身無尺寸之膚不愛則尺寸之膚不養若有不得已生瘡生毒不免刑刺之慘要之只爲自保之計豈欲自戕害其身體故忿惡嫉頑苟非宿怨所使必其欲速好勝之心所發決非生生之本心昔張子作東西銘初名訂頑砭愚程子以爲恐起爭端蓋亦皆其意之不廣也
問夷狄亦人也聖王如何擯他曰聖人之心合

天下無不在其生生之中只爲勢遠難及雖一所勿强施之而順逆不常利小害大不得已姑爲不治之治未嘗先有惡之拒之之心春秋傳云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蓋褒是褒其行不褒其人問長官司軍民府宣慰宣撫司勢不遠而不郡縣如何曰這是勢阻遠則不能及阻則不能遙聯亦順人情事勢而爲之此非聖人之見不能循理之自然若此

問百姓小民於君恩何處見得曰小民若無君主於上爲人寵粉之久矣得相生相養都是君恩若非聲名文物相維於世日流於惡者衆矣得出之知之都是君恩

問君道曰君者主也事必有主而後成其事故無往而無君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曰一民而二君小人之道也民有二王是謂無王一民二君是謂無君君乾道也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陰陽不獨乾坤義同故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問君之道曰安民問臣之道曰亦是安民問百姓之道曰安其所遇之民在君在民亦是安其所遇之民在邑安其邑之民在郡安其郡之民隨其所遇而各使之得其所耳大抵人之所以爲性只有箇與物相安而已大學明德工夫只在親民上做問此理是何故曰天之爲天只是

生生之意化育日新而不窮便是天的意思人物得天之所以生人生物者而爲人物故其與物相安順而不戾正是人的本性物但得氣之偏遂至不能如天衆人得其全而蔽於物欲亦不能與物相安是以全盡本性之人不忍其民之失性故主之於上思以安之安之不從則思以懲之懲之不從則必見反所以不免立爲名分以執其勢令吾教之得行是之謂君要之

只是欲安之而已知此則知湯武放伐只是欲
立君臣之義絕世之君非有大禍於民不得輕
廢蓋起大事動大衆害民處實多苟非大有益
聖人不肯做此利彼況做大而利小聖人豈肯
爲之所以後世做害百萬生靈止成保富貴之
舉殊非安民之意
問古時君臣相視後世禮或懸絕恐非曰不在
道上論分親分嚴俱是隨時做能盡其道俱是
天理不能盡其道俱是人欲

問孔明所爲何如曰是好人問他煞欲恢復漢
業恐亦只在名義上做殊非君道安民之意君
天下之道亦箇安民便是不拘拘誰家王之嘗
時疲甚其民恐謂孔明所不安曰孔明度操之
毒民有甚於此故竭力爲之問觀他言語行事
恐未有此意曰亦或如此要之本原上略欠便
不是

問漢高爲義帝發喪非真其心不過得於人之
遮說何以服得人心曰以發義帝喪爲服人心
甚可笑以英雄豪傑得三老之言爲至寶不過
是一詐術世之無人亦甚可笑大段後世之治
講來講去了一箇覇術尚不能是誠可哀也
問經世書儕伯於帝皇王之列如何曰春秋渋
于五伯亦自有不容已者天下無王而彼猶竊
其名以少安其民不猶愈於已乎問如何又尊
王賤伯曰在桓文自破言誠天理之大罪人

問爲政不剛不柔須得其中但豪强人非剛不足
以治之何如曰中在心上討時節該如此心上
便知得事該如此事該如此剛也是中柔也是
中世有假王而實覇亦有實王而錯認爲覇所
以道不明於天下
問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當
時如何做工夫曰文正公未得考而知但學者

於此時只當養那至公至明之體到後來出仕
自迎刃而解事若宿緒
問治道須是賞罰明然罰處宜省簡令慾一以
威百亦無妨曰爲政以德則自然所行皆當不
必屑屑先在此處理會問何者是德曰德政一
物德是政的主意先有愛民之心此主意一定
自然當省而省當用而用其要均歸於愛問所
以當省當用又在何處看曰以我愛民之心而觀

時自然生出許多節序條目
問五畝之宅一段曰此是聖王法制一順天理
如此宅必五畝廬多則妨種宅多則難容少則
妨居桑必墻下于田則妨稼不種則無蠶所畜
必雞豚狗彘不養奇玩令可以供用也不失時
順其生理令蕃息也授田夫必百畝多則力不
給少則利不足也勿奪時盡人力以順天也謹
庠序重其所也申孝弟厚其本也重其所則事

可成厚其本則道可生五十氣衰故衣帛七十
精衰故食肉壯者止不饑寒未應養也聖人非
不欲壯者之皆厚其養天地之所生勢無以供
也此自然之道也老者不負戴其力衰也此皆
順天時之正因地勢之宜酌人情之當通物理
之宜而爲之而要人不得與焉
問成天下大業在才與識才識屬氣稟非人所
能爲如何曰萬物皆備於我只要盡心知性既

道是人便有完才致識的本事
問唐虞諸臣同列其身後各不同如何曰禪天
下之位莫若德故舜受堯之天下享天下之報
莫若功功莫切於除民害切則速故禹以身有
天下莫厚於全民生厚則緩而久故后稷至文
王越數十世而有天下享國八百載莫善於復
民性善則民喜焉而弗知弗速弗緩故契之後
湯繼夏先周而有天下皐陶刑官也刑以殺人

傷天地之氣功成而事不顯于人心故不有天下

問明道有治天下之才否曰觀明道十疏便是知得治天下易簡之法若伊川晦庵奏議自覺與明道夐別

問鍛錬世事可爲致知一助否曰運弄事物都是心體發越處愈鍛愈錬愈熟愈精總屬內出功夫若以助觀便岐而二之

問二帝三王之後朝代甚多何獨以漢唐宋爲

稱曰三代而上德治同源無足議矣厥後彼善於此不能必其絶無亦貴功名之私但有安民之志則取之矣問周世宗有天下之才之量振收三關定禮正樂均田議刑誠不忍斯民之不安而爲之如何不在所取曰這便是遇也如此孔子所謂命矣夫即是此等世宗振志中原超越漢唐只爲時勢難爲且寔壽短不四五年已成了這許多事不謂死然死矣不免爲他人入室故宋太祖定天下之功世宗爲其爲之者已太半故周有其實而名歸於宋其所遇然也君子不得爲世宗恤世宗有人繼其志亦不暇自恤

問馮道遇着周世宗如何得容曰道行誼似忠信廉潔在今時亦是高出的人若誅其心則謂之鄉原如遇世宗喜直言便力爭親征之非當時以爲元老既死二人恤之都是他巧術以世

宗之才一照便破只爲諳練久世故極熟欲行爲於天下此等人亦可驅使

問漢文帝之治曰治之以不擾富貴貧賤順其所爲幾希乎有相忘意思這是莊老遺法問宜否曰今世惟恐不能到此然終非經世之道治天下須有法度以維持之纔得久而無弊當時有勸興禮樂則謙讓未遑則曰卑之無甚高論要之自畫如此又無賢輔相如何得濟

問吾輩不解世故一旦釋褐而仕如之何曰古人爲學初時便留心天下所以皆有用宋時學者未出仕便學兵法蓋欲以復讎爲念近世進士觀政時尚不肯理會官事要之只是無用天下之志

問小人得寵握權欲去之而不能如何曰去小人須有法只不要動氣令惡而知其美則可譬如溫公與章惇爭役法據其說溫公煞有滲漏

濂朔諸公爭排之強爲之說以斥其素惡故惇去而公論未協要之惇有當坐之罪不此之務所以後來得以藉口

問陳東歐陽澈之死能善道否曰且未說到善道去處未仕時有此志已是壁立千仞人未有無志而能成者吾輩當猛着一鞭

問我

朝作爲每兼取三代及漢唐宋制度用之何謂曰也無謂只理同事同

問今有天下之責者在何處落手曰只在內閣內閣得人其餘可以次而舉其次在吏部故善爲天下者在擇相相擇而吏部定吏部定而六卿各得其職六卿得職則郡邑自無不賢異途不得進內官無所用其權天下太平矣

問我

朝法制既久亦有流弊否曰我

朝法制周密無以復加其間只怕內消誠心今時只須嚴實

問爲治教養何先曰當於養上設教

問古司徒掌邦教元何不隸宗伯曰古今治亂盛衰根源在此

問欲行王政必得井田否曰也不在此今日勢亦難行問限田之法何如曰庶乎可行但奸猾之徒花分詭寄終得一箇名目要之先須理會

其本

問今勸農無法何如曰有不勸之勸纔好百姓逃農趨末只爲農無利官府雖日羅拜其前亦不肯爲殊是極騃鈍人不得已然後爲之須是處置得農家得利勝人自然樂從之

問薊州鐵冶皆徒役而十九斃命何如曰此在司法者調停則可名爲徒而其罪實應死者然後遣而充之庶得所以議獄之意如南京新江

口操亦如此問何不請之於上一更其法曰此在有力者爲之非吾輩敢議問何不請之於有力者曰亦待信乎則可問何時得信乎曰如今正在此作信乎工夫

問王者利煮海否曰海是蕩曠之所此治民所宜有其事當屬公家其勢亦不可不收其權以啓爭敓殺掠之禍元經謂斂山澤之貨以寬田賦這便是與民共之一般若管子取於無形之

說則非王者之意

問僧綱道紀之設似與聖賢闢佛老拒楊墨意殊曰佛老楊墨是或一道但左而不正律其趨不足以治身推其極不足以治天下故拒之闢之恐其流弊長亘不謂天地間遽能絕此一端

問既拒闢而復與進之恐非衛道之嚴曰嚴於我者其心也所不能盡必於人者勢也故揚其正以淑人心復悲其窮以全人類皆仁人之意

並行不相背問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存其正去其邪理也聖賢豈有二意曰天地間最賤莫如娼優如何亦存而不絕使聖王起將比天下娼優而盡誅之乎抑姑置之而止其本乎今合娼優而獨揹僧道要亦是緣習見聞問聖王作不能盡誅獨不思所以化之曰設僧綱道紀正黙寓化之之意異端之道之非正爲乘人倫日用之常而尤之空今設綱紀司領之以儀文約之以

條例又著爲不拜父母之律虛存其名而陰變
其實將如魯人獵較不直拒而潛爲之變矣
問後世資格只爲武人入選立爲權宜之法此
亦是公心而卒啓後世之弊是公心也有不可
行處曰以斷年用人豈有此理亮當時只宜力
爭武人入選之非不聽則去之而已彼既患失
官爵又恐得罪公議便生出調停委曲之說以
哄人曰這乃是私心所爲所以不可行
雜問錄　梁
問什一天下之中正後世費多如何行得曰古
者量入以爲出後世却量出爲入不免過取大
要只在省費
問看書要法曰先須辨志拏這本書在手就思
爲甚麼問看之之法何如曰要識大意思志正
自不泥一字一句適有大明官制在案指曰聖
人情順萬物而無情便是這書大意思
問着心讀書不記得如何曰今人讀書只是務
泛博如何記得志專則存用散則分凡事須尋是
問讀書之法曰書證行非行證書考古人成法
來做即外鑠矣
問作舉業文字看舉業書恐是喪失其心曰喪
心不喪心在我而已非謂爲此便喪心
問舉業要法曰舉業自有要法但習舉業而求
其要此心已有欲速之意便失之矣所謂要法
只在明理養心明得理養得心定自然出辭氣
雜問錄　李[illegible]
斯遠鄙倍矣
問看書只見一路不照顧得四邊其病如何治
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便治得四方
問有自得之見不敢用卻拘泥舉業應舉不幾
於欺乎曰實是實於理不在事上死煞孔子心
心念念從周到得自用時便欲行夏時乘殷輅
問作文法亦須學否曰何處無學但只好學意
不能學其[illegible]
貴是一以貫之無多術也

問本原雖欲正文采亦不可必不學不幾於野
乎曰出辭氣斯遠鄙背矣背是背理鄙便是無
文采這乃無本故然蓋未能得道之驗若能先
立乎其大那處不勞求工而自無不工

問
朝廷近欲毀時文版此令得行士習可正否曰
此令初時議行後亦竟寢士子以此成習毀必復
出蓋王司以此取士故士以此應之惟立得賢

乎用正得人心自然不務虛文大凡天下事只
要識得源頭着末流自息此版若遽然毀他不
惟無益建寧一方人烟盡破家業

問我
朝文章孰勝曰第一是大明律無愧古文字
問詩可選否曰古者采民風而列之樂官孔子
刪正以訓萬世選豈有不可但古者述美以示
勸述刺以示懲專取其意備觀省而弄鑒戒後
世只以格調辭氣品彙便是玩心於外非着己
之學所以不可
問李杜何以謂之詩聖曰取其能模寫情曲無
剩語耳若以道律之煞有破綻故曰自從刪後
更無詩問建安黃初永明中唐盛唐晚唐諸體
孰勝曰諸君雖未深考總是辭上理會其間烟
花風月之態辭斯爲下這裡庶幾景純淵明輩
冲淡自如要未探見本眞盛唐正音雖辭氣和

平一向詞格上粧點尤非漢魏出情吐爲之作
爾問宋詩何如曰道學諸詩只欠風韻信口說道
問古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詩到何等處
纔得如此曰詩能動天地感鬼神在意不在辭
雖清廟文王諸什出之桀紂之口即是長語
問甘泉先生詩教解當時白沙恐無這意思曰
這是開闢以來第一本詩話與孔子說詩意同
大小序皆不及白沙因詩寫道何謂無此意思

從是鄙書而燕說要之可以為訓
問白沙定山諸詩恐非詩家語亦無詩興曰這
是自得所發正是情與今人作詩便法唐如鸚
鵡學語動為臣僕於人便到至處畢竟是雕蟲
小技驟涯藝癖
問作文法曰蔡氏云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
不得不止二句盡之只求明理養氣不待承襲
舊套自然吐詞為經其要在了其意之所欲言

而不贅不俚情以時遷則言以情遷言以情遷
則章以言遷此不能一律計故文章之變以順
時明道為本韓柳歐蘇諸大家能順其詞氣於
時借乎於道或有戾故恐非吾憲之言耳
問左馬之文特出百家其長何在曰史記弘邁
之文左傳約束之文降是冗雜卑陋所以不及
然亦是有心脩辭而已於道槩乎其未有聞若
孔子十翼不意於工而警拔今古纔是真文字

問若如此作文只須學繫辭諸篇曰學十翼亦
難學史記左傳一樣總是脩詞須脩辭立其誠
則可孔子聖之時陰陽之理備於心於是乎贊
易故十翼皆心聲也非騰口說也夫是之謂誠
問童子作對何義曰與今作彼題相似前代以
詩賦取士故自幼習之若論三代小學法只當
養其本原閑習禮度授之方書數名而已對亦
不須作

問字當學否曰學之法在正其心使點畫形像
自然端楷晦庵云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
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
明厥德明道云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
是學
問字如古篆隸及飛白八分章草諸體尚矣近
古真字名家者孰優曰作字必求工便是玩物
喪志孔子科斗書點漆成形別無巧法其後世

名家者諸人亦只是正其筆勢得箇自然之趣便是好的若必要說出何等神妙机軸若於慕像神卜品矣[illegible]

問制字之義曰字非聖神不能制然亦總是人能知能行的道理字有象有名有聲見乃謂之象命乃謂之名言乃謂之聲莫不有陰陽之道焉造化之迹也習不著行不察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者象其物宜正名和聲以昭人文以

開物成務化成天下是謂書同文同之者道一故也衆人所共知共行聖人無所為焉順其自然而已問今有聖人出能盡通字義否曰今字已非初制之舊多失其真雖聖人出恐不能盡知問疑當闕譌當正今有聖人居可為之位亦當立經世之法否曰此聖人事也

問四聲韻是否曰天地實有此理非深於造化之妙者不能為之問沈約拘泥四聲如何不是曰平上去入開發收閉內外八轉這是自然之理上平不能殺於下平東不得下於江刪不[illegible]先於寒乃一定的天序沈約四聲八病之非只在作用處小了誠足卑陋非謂四聲不是

問叶韻曰朱子詩傳叶韻本吳才老才老韻及夾漈通志略近世叶韻考四聲叶韻諸書皆說譜不說例若知例自然見譜然要知例又須知理人腹中自有許多音聲之變之本發出來轉

換接續莫非自然皆可布之管絃到得難通處或因本韻而叶之或因本姆而叶之無不諧合所以至變而不窮若定以某字叶某字便狹小煩碎非易簡之道問何謂本韻何謂本姆曰韻為聲屬陽口中氣之所發也有開口內轉為開有開口外轉為發有合口外轉為收有合口內轉為閉氣無形故為陽以之分平上去入內外八轉者如內一東鐘支微內二之脂內三魚模

虞內四歌戈陽唐內五收尤侯內六幽內七侵尤內八蒸登外一江皆佳灰外二齊咍外三眞殷寬臻諄文痕外四元歡山先仙寒外五豪宵爻外六麻外七覃咸監嚴凡添外八庚清是也姆爲音屬陰脣舌牙齒喉之所爲也見溪羣疑端透定泥分官角商徵羽半宮半徵之類是也此出聲之地也有形故爲陰胡僧了義三十六字姆佛家等子及温公作譜甚詳康節以其類

未備增牙音四喉音四半音四共得四十八趟攜謙聲音文字通即譜此例

問不熟讀七十二字姆可以切字否曰讀字姆而能切由之也其必有知之之道則可七十二字中取二字如其本姆者相從而呼之蓋所以助之也二呼不得其意二而助之以三以取其嚮獵其相也此在意會問未至此者其要安在曰以本姆字連三呼之亦可得

問類書當看否曰太平御覽冊府元龜說郛玉海通典通考藝文事文類聚諸書必非有道者所爲用力勤而用志荒則勤非其勤今看的只要辨志志苟不失正則用力省而成志速亦無不可

問近時作冊葉手卷太繁是否曰近一有識者題廬墓卷後有云應知表門事不是結廬心此謂知本

問近世有畫癖者與貪財好色心同否曰此同體異用問惡畫之心何心曰惡畫者知之知其無益而斥之懲世弊而矯之慮傷民財而廢之皆眞心也謂好此不若好貨謂忌其已之不能謂溺於俗而厭文致是惡是而實非也在人自體

問人家作譜何義抑宜倣歐式蘇式曰譜以記事天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譜常也事無志則

散而無統故聯屬其事而記之者譜也君子先
盡其事而已故作譜須做堯以親九族
問祭祀如何使得神來格曰神不在宗廟而在
人之心親死矣而神在於子之心故果辭樹矣
而仁具於核種而發則如其母其神足耳是以
惟孝子爲能享親孝子與親同心能全乎所具
之神否則求諸宗廟之神矣如果鑽核以洩氣
其安能生問天地如何格得曰天地便是大父

母與天同德亦是天神足問文廟祭何如曰於
聖人之心一般便是這神相通問聖人之心一
般如何氣象曰無私意便是一般問有功而祀
如何亦感得他曰他費心力幹這件在此這件
便是他精神心術之寓我享他這件利業感而
不已便是我這精神心術之寓所以相通問非
其鬼而祭之所以謂無益莫是爲此不能格享
否曰正是如此

問墓祭非古不祭非情如何曰祭者祭其情也
行者行吾今也何以取必於古問如此不幾於
任情徇俗曰人從朝至暮何往而非情何往而
非俗只於所不容己處得爲而爲之即是天理
問家祭當何如曰此禮甚難言宗子法不立便
件件俱差只好隨處調停以展子孫之情俟其
可建立可變動時不令放過便是
問古祭皆用尸雖祭天亦有尸祭神而主於人

非所奉而奉之竊疑不雅曰尸用之道素所致疑
反覆爲古人思之終不能自解
問文廟之祀何義曰雖祀道亦是祀功若專祀
道堯舜何以不祀故曰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後
世學者只知有這宗師開覺後學所以致祀展
其誠敬問孔子開覺後學在何處曰刪述六經
垂憲萬世時當溺於功利之習稍有知學者不
免墮於虛無寂滅孔子特起講學洙泗之濱微

言大義振興人心而又托六經以寄意世世相承都被此澤問今世講明六經者儘多可以祀否曰春秋時經亡佚故以刪述爲功孔子道全德備故能以刪述爲事今時經儘明人儘靈利只少躬行之實若特然有實做的人出來便是有功當世問馬融鄭玄王弼輩如何得以存經取祀曰這諸公也有愧血食

問孫吳兵法君子所取否曰君子鄙其心而取其法故用其法而成君子之心問巧於戰陳如何

是成君子之心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戰陳之法便是此心天然節序便是禮孫吳只爲不曾管那義以爲質故禮非其禮

問兵家孰勝曰盡得心之本體者勝仁義禮智無不全自能以寡禦衆問兩聖人相敵孰勝曰敵者以正對不正兩箇俱是聖人安得有敵

問史記如何無兵志曰一篇律書都說兵不解律呂之道無以行兵

問陣法何故止於八數曰古做井田制兵其周方有八故局有八陣用之變存乎體故陣有八變此是一陣變而爲八如太極爲八卦之意卽而觀陣之一而可演爲八統而論之陣八而常用其一兵志數起於五而終於八非終於八也再變而至於無窮皆八之體也非始於五也閑其四隅而受敵者常五是以謂之五也其實五與八皆一之所爲也問陣止於八可謂變而無窮

何謂受敵者常五曰體立而用神變生於地生於敵生於時故無有窮極而天衝地軸雲垂風揚龍飛虎翼鳥翔蛇蟠之勢不能外之此八陣之異名也四爲正四爲奇以天地風雲爲四正則以龍虎鳥蛇爲四奇以龍虎鳥蛇爲四正則以天地風雲爲四奇凡受敵者爲正從而援應以勝敵者爲奇四正受敵而大將中於軍故五

三虛其中不爲用四隅不用而用焉實亦八也
問或謂伍是五人伍以起隊隊以起陣故謂起
於伍而終於八然否曰這也是一說皆不可廢
問周髀宣夜後世如何不用旣難用古人如何
造他曰渾天著其全也周髀即其見也宣夜推
其隱也局於見則偏索於隱則荒是以去彼取
此然皆古聖人所製
問授時曆精當在何處曰以一萬爲日法便度

越諸家
問候氣曰土炭管灰皆候氣之法管灰定於度
土炭定於衡土炭可以驗日至不能遍於諸氣
故古人尚律呂然古盛時得其中和後世有應
不應不可以爲據惟立表測景貞明不爲所眩
故周官用土圭致日月定四方周公之候氣如
斯而已此誠聖人妙用之術至勝國其表五倍
其所二十七其法尤詳

問大統曆即倣郭守敬授時曆之法授時曆甚
精當行之長世無弊如何近議者要改曆曰下
推將來每百年減一筭洪武十三年逆至至元
辛巳十八年當應減之數邦不減所以多這算
子要改
問海水不溢有謂沃焦所鑠有謂歸墟所泄入
於東而復繞於西易謂山澤通氣恐亦不誕曰
氣則相通纔落形質便塞住豈有通理海水不

溢只是陰陽自然之分天地間長這些便消這
些往過來續迄無停機問消在何處曰太陽烘
烈處安得不消
問宿止二十八何謂曰星少陽四方之星各七
七少陽之數也問三垣何謂曰天市明堂之位也
太微朝廷之位也紫微宫室之位也明堂歲一
臨之太微日一臨之故有帝座星而不曰帝星
紫微朝夕在焉故曰帝星問南斗何以六北斗

何以七曰南斗列宿之一北斗所以出政四方故得少陽全数問分野於四方不相應如何曰分野取其辰光之相照者屬之

問祥瑞果爲天之驗治否曰祥瑞固有此理但君子只自盡其治而已孔子於鳳鳥不至則曰吾已矣夫於西狩獲麟則反袂拭涕悲吾道窮要之世不治有與無皆非世治則無往而非𢑴

問近世李文利者號知樂律信呂氏春秋以三

寸九分爲黃鐘不用損益相生法是如何曰此正所謂俗樂今教坊司樂尖高太甚以夾鐘清聲爲元只用二十七調亦不待三分隔八之説

問何謂元聲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的是元聲程子知樂謂取其最低一聲爲元聲大抵古樂平淡這是人心自然之本體故淡而不厭平而自奇是以謂之太和問今如何奏古樂則人心難動奏今樂則人心易與曰這是後於情感紛華勢利之心勝則靡麗之音投苟有自養自須辨别

問作樂如何是宣八風之氣曰八方之風乃天地生長收藏自然之氣人身旨天地天地之塞吾其體至誠之聖知天地之化育便能具太和元氣與天地同德故隨所感應無往而不得其中節之和樂以象德則其聲律之間莫非所以昭至和而達造化是布之者音而具之者心具

之者心而出之者皆化育之流行此聖人至德之驗功化之極也

一菴雜問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唐樞撰是書自心性知覺至進德修業旁及於詩學韻學字學樂律皆設爲問答其論學以禪爲宗而附會以儒理如問千手觀音何義曰一箇身有千百箇化身一雙手化出千百雙手這便與一致而百慮意思相似殊不免援儒入墨之譏又謂作字必求工便是玩物喪志又謂太平御覽册府元龜說郛玉海通典通考藝文事文類聚諸書必非有道者所爲大抵皆佛家掃除語言文字之見其餘雜論則多因襲恒談罕所考證

太藪外史一卷

〔明〕蔡羽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藪外史一卷》提要

太藪外史目録

左虛子穢夜寢天華軒夢一文移上有符信曰太藪外史覺而自訝余方休致豈應此文豖私念具區爲揚州之藪一曰太湖左虛子去翰林歸太湖豈所謂外史耶歸田者宜有述殆神授耶因著文五首題曰太藪外史志夢也明年嘉靖庚子正月廿二日蔡羽識

目録終

吳郡蔡羽

文苑考上

道非言不明言非道不立洋洋乎徧滿是三辰之光百川之秀五岳之靈萬物之萃吐結而神者也蟠五帝廻三王有作而無假聲之制度托之聲音巍乎煥然含精而未露重發而有待其終有所不容已也文王沒周公興周公死孔子生予曰文不在茲乎是故筮賁不絕俎豆相仍而文教起矣七十子博識通微洞徹禮樂操琴瑟肄歌雅斷屢簞瓢心峇而有得輔之以孟軻氏之英故統正乎經而義精乎傳浩浩乎其包羅也淵淵乎其潛伏也合之則天地萬物而為一散之則一心之微而為萬故序往古以告將來因治迹以明心術不以簡遺不以贍加而篇章形矣外經典而言傳其老墨之徒歟老子尚祕存辭若訥雖與吾儒就其宗則尚矣莊生老氏之徒超世而放言荀卿見義不明援儒而賊道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是也然道德非文不存功業非文不烈嘉言非

文不錄特行非文不顯是非非文不辯榮辱非文不傳辭命非文不致詔告非文不行溫溫乎其厚也鬱鬱乎其盛也粲粲乎其美也懇懇乎其至也雍雍乎其和也坎坎乎其曲折也經傳微而處士横道術昧而縱横興鈕于利害以移人主之志其辭若鷙鳥之擊風霆之厲快欲一時以謀人之社稷皆濁世之權辭非帝王之正義雖美而無取屈原忠怨辭氣芝蘭胎秀天葩一時絕學宋玉飲其芳澤為能獨步風塵之表秦火往而諸儒出頗抱殘經習於口授叔孫貫子俎豆當朝申公董生弦歌異代孔壁未開汲冢未出百家曲說沸而無徵制度功實渙而無考馬遷守其家學因其殘毀致命成書而天時人事可得而尋鑒博而筆高能言人之所不能知置之孔庭雖亞軌丘明可也經生則毛萇策士則鼂賈辭賦則鄒枚相如抱天觸之秀茹瓊瑤之華衮章繡草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宋玉以來一人而已得立孔庭不在言公下也傳經著策辭賦之家各得其宗而四子六經之絕筆無其人楊雄識貫幽微博通百物擬易象者太玄

摹會論爲洪言雖燕石難欺悲哉其志也山是西京文體各擅厥宗而後世莫能及至于東京専修經義文士隱微迨肅宗兼愛文學班固崔駰輩出矣然帝知愛駰而不速用徒致好龍之歎盍風雲噓噏今古爲難也蔡伯喈曠世逸才生逢亂代有畧經邦而忠憤莫伸志存刪述而書業流離至于末年終按徇網馬日磾救之不得曰善人國之紀王公其不長世果然悲哉夫王充潜夫論博而麄孔融禰衡義精而孅伯喈春容丕博東京之冠其在前漢當與劉向並驅

也賈逵張覇何休鄭玄經術之宗張衡王逸傅毅黃香辭賦之伯膏肓鍼而何休避其操戈靈光作而蔡邕爲之斂藁濟濟乎後來之美也魏祖害楊修孔融之能力開文苑思造希世絕倫之業而家生璚樹室産靈珠文子兄弟適擅一時故建安之作陳思爲冠然芳烈雖多光華雖盛商彝周鼎宗廟明堂之氣衰矣若其步枚乘蘇李之塵以啓發後世雖後漢有所未遑則有功於詩也劉楨王粲濟美於同時阮籍嵇康承流於繼代韞精温麗之體暢玄虛高朗之風成

矣後世言詩必歸漢魏豈不偉哉自是而后陸機潘岳夏侯湛之徒起莫不天雞唱于閶闔神工刻於報章風聲相遞端使之然也至於陶謝顔沈江鮑陰何之徒接武連芳其韻愈長彭澤負其高歩挽之以粟帛歸之以真率而世或取舍夫山澤有藪尚方有珍野有擊壤朝奏天球文質不同殷周具用有相形而無相掩也是則周秦漢魏六朝之畧也

文苑考下

王楊諸子唐之四傑亦勺靈均之香澤調玉露

之盤沈雲卿陳子昂後時而同德光景風流則異矣辭賦之家李華其庶幾乎唐之文復古者十輩而韓退之爲之領言詩者百輩而甫子爲之領宋之文初尚楊劉中歸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之視歐猶柳宗元元結之於韓也至于南渡時學興而古體滅講章盛而經子俚其流至于今也於戲懐古之心無時而已昔者聖人制度美而文章著道德盛而精光發布于四方則憲之而爲令形于問荅則守之而爲經典曰愼徽之禮曰秩之樂曰諧之帝載曰緝熙之雝

無意於文自不容於不文也宿經於天而五辰緯之山峙於地而百川錯之鳥鮮其羽木吐其華沙懷金而石抱玉珠璣胎於水族小大不同其文一也故天耆則慶雲生地瑞則靈芝產人聖則語言徵君子觀於曆象考閏月占消息以明天之文奠山川秩四隅定五行以明地之理辨人倫化風俗制百度興禮樂以定人之文會三才之精和陰陽之德以養性全身游於詩書六藝以成其身是故達則行窮則言雖聖人不能違文王之繫彖也居羑周公之繫爻也在東

孔子迈自衛而詩樂正孟子退自齊梁而七篇作夫聖人志不行則思明道於來世而感歎多生於憂患記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若韓非子亦然虞卿委趙而去志無所伸非子亦見韓之削弱孤憤五蠹作矣因知繼統開來列聖之圖大而潜心發憤哲人之見亦高也外史氏素志恬曠托情古訓通籍入　朝已過當年微資薄位適蹈晩步兼以天姿草野既乏時才而養成慵僻不利巧趨天不能逐疾足於風塵豈容不望羊腸而却顧非敢高蹈山之跡庶幾揖閔

冉之風然兩目昏花尤幸登高能賦精神日短尚可隱几讀書仍懷古人德業或有成於暮年故甘心典籍積慮聖賢時幸欣然一得雅令忘味孔子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果然吾誠不自知其老然意有所至匪言不釋物理相涉匪辭不述顧口訥好忘十不存一豈其撰著作之場聊用希前人之烈廣微辯屈非筆不伸長卿口吃非辭不達故毎成誕說亦復自恢歷觀名家道德之言微禮樂之考長圭璋俎豆廊廟之文嘯谷枕泉山林之氣或縱步高

驅或收聲反視自度攄忠發策不足以濟時確俗商風不足以輔化毎含毫而致恨或操筆而請焚景瞻舊老則述德不遑詢事考言又無徵可發但古今升降風氣下趨撫卷長懷痛心疾首曾子大賢尚不能違夫子之禮左穀精義尚不獲辨春秋之旨孔子亦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夫出于聖人之手謂之經申詳發明謂之傳後世傳經訓詁云耳矣非孔子傳易之傳也何八索淵微故韋編三絕至于他經記跡而已夫子無庸傳語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夫以

禄自多以位自高者鄙儒生賤學士尚冐甘心乎功非資不大政非考不善功業非言不傳故徒賤則溝中之瘠徒富則土木之偶故君子進則行其學退則修其業連章累組人有餘榮一丘一壑已有微長李耳蒙莊寄形于賤職嗣宗元亮避迹于沉酣適意不同從吾所好鯫生種竹開園有事課耕養德與書莫逆誓爲良友端居凝想致思層深遇事觸懷至情莫遣自念秦先生之餘論恐玷績貂而仰當世之風猷敢忘祖述用是觀變化于風雲亦反覆乎淵海逍遥

藝圃則金風清而玉烈潤仰止宮墻則太室謐而明堂高抽思累月考故積年是以義雖兼乎温藻道則歸於大雅高塘汙足落木悲秋送別敘傷登樓懷土蘭亭金谷志曠達之踪湘浦蒼梧繼南風之想長沙弔屈子之忠易水哀荆生之壯氣矌千古而同懷也方今龍桂翳林孤松在磵未徹歸來之篇又和小山之招古人云鳥不借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各適已分無事外慕

政通上

君子思爲政不可以不知天堯命羲和曆象月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然后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在璿璣齊七政然后徧禮群神以覲群后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德曰天命刑曰天罰職曰天工天道明而人事修九功叙而樂作八音諧而神物至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禹平水土百川通而九州貢三壤則而財賦均九疇來錫玄圭厥奕書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堯舜禹之政通乎天故萬世稱神堯曰神宗舜曰乃神禹曰神禹君子知禹之神不可以不知疇聖

人德合天地鑒天時人事之相形故能因天明道以教萬世九疇以五爲中故定之用皇極五行天之常也不可以不先順五事人之常也不可以不先正夫然后立八政以統攝之而功用起矣不紊之以五紀無以驗持身立政之得失不糾之以三德無以和民風習俗之偏黨是故王道平而彝倫叙彝倫叙而休福應孔子曰爲政以德九經之首亦曰修身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治天下尤莫先於仁傳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政不自仁非王政也

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文王治岐發政施仁文王惟施仁故天下舍殷而歸周其興也勃然如庶草之發於春膏也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自古無仁心仁聞而能致天下之康寧保福祚於無疆者未之聞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王天下者在克體仁云爾王者之仁天下莫先於得賢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百工惟時庶績其凝舜之所以帝也仲虺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湯之所以烈也說命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又曰昔先正

保衡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武丁所以朝諸侯猶運之掌也周書曰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文之所以受命也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爲政而不求賢猶濟江河却舟楫也然賢人不徒致也雖得之不徒用也人君在清其致賢之本用賢之地耳君子知洪範則知愛厥身矣五事敬而極保皇極保而本立齋明慎動戒謹不覩所以事天也不顯亦臨敬之至也踈遠貨色恐其害敬也克而勝之存乎勇也讒邪必去慮亂黑白也端居窮理所以省也虛中靜一受天下之善也凡此皆所以愛身也愛身則德日盛而休風動乎四海矣休風動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夫邪正之不並如水火人主御之如操權衡此低則彼昂苟薦用賢之道何患乎賢人之不至哉君相者朝廷之極也朝廷者四方之風也君德修而百僚師人心開而好惡正矣好惡正則取舍明取舍明則上無曠職下無遺賢矣詩曰勉勉

我王綱紀四方然相天下者非大賢不能容才非至公不能虛己昔傅說之相高宗也旁招俊乂周公之相成王也吐餔見士何大厦非一木之支明堂非一士之力容才者必以爲功業不必皆自己出也虛己者必以爲知有限而道無涯常人之中豈無出乎其右者乎故願虛心而引薦之也甲之闕乙補之庸何傷成人之歌曰蠶則績蟹有匡范則冠蟬有綏是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能容天下之才則百工庶績皆其才矣是故求人材莫先乎擇相聰明無敵義問宣

聰而后大臣賢大臣愛才無媢無吝而后群才進也是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政刑有不修乎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心之由正必有道也其推學是務講乎人主明於前而暗於後得其名而不得其實厥心必有所害而養之或不得其道也是故明師居前講誦在側居處問答惟賢正人則心術開明蠱惑之患銷矣曾子曰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人主之心游于光大高明雖有宦官宮妾之

御焉得而蠱諸湛溺乎子女流湎乎酒酣歌乎室謂之內荒逐狗馬之足盤于游田謂之外荒游于細旃之上處于師傅之前以聽其陳說耳飽仁義之言休于清虛之地閱古聖之訓鑒古人之圖象間之以琴瑟文之以詩書謂之天樂荒于內外之謂狂樂天之樂之謂聖聖則心清而宗社可保其靈長狂則顛覆與刑年必促而國必危以此二者較之相去遠矣昔成湯學於伊尹而聖敬日躋武王訪道箕子而聞洪範武丁學于傅說納憲天省躬之訪成王學于周公

服無逸敬德之訓並稱聖賢享祚長久後世之所共聞也故王天下在務講學夫匹夫欲自立于天下名垂于後世進爲國楨退爲鄉憲亦必有一定之志爲之操也矧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上保九廟下翼子孫將使萬代仰聖百葉垂光可無定志乎方其離乎阿保之手學于師傅之臣聖帝明王之事日陳吾前嘉謨嘉猷日接吾耳其中心之所企慕而取法之者必有在也近則守祖宗之憲遠則師古聖之迹尤念耿然一身居億兆之上無欲不遂無令不從而左右

前後足以相惑而相蔽苟順情而泛納之猶一葉游于波蕩之中可不懼哉當是時非古訓是遵儻言是聽將誰予覺哉尚奉之篤而信之深將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相入而不相厭矣由是聖質益聖聰明益啓而卓然自無可惑其見正邪如見黑白其聞儻論如聞芝蘭讒說殄言不得入矣人主克用正人信正言行正事身爲明天子而萬世稱聖殷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康是已豈不樂哉榮哉一或不謹而墮群小之術小則私門開而賜與濫大則賣官鬻獄授引非

類賊害忠良邪聲亂色日促聖壽漢之衰靈是
已可不畏哉是故人主學不學係乎志賞罰者
御天下之大法也樹賢於朝有功而爵之所以
教人趨也不善而去之惡而刑之使人知所避
也然強之趨未若樂於趨切之避未若勇於避
也故治天下者在得其情而已矣是故衣食饒
而人樂生樂生然后畏法矣名分定而人知榮
辱知榮辱而爵爲貴矣故勸之而畢趨懲之而
頓息故憂天下者莫先於教養教養成而賞罰
行矣夫政莫先於食貨而田里爲之本先王無

無由之家亦無不耕之民故衣食足而人自愛
吏清而事簡忘其櫛風沐雨之勞而謳歌起詩
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時異勢殊人事日多民
欲日長勤惰異而貧富分四民之中農爲最苦
逸者舍之去而逐末矣惰者不堪坐而視之日
荒日廢矣所謂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
或受其寒也惟是勤苦之民甘心忍欲胼手胝
足以圖仰事俯育之計尚不能逃于旱潦災傷
而有司不之恤此貧富之所以俱困也古之賢
王曰百姓之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

政平訟理也與我同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信
哉循良國之寶也民之貧富由來久矣富者必
起于勤生而貧者必由于放業故勤者日聚日
樽以有其盍藏惰者日荒日廢以至于流亡是
故貧者徙于富流亡者傭于土著此利其財彼
資其力亦猶農末相資而不相病也有司者治
其豪猾不使暴其弱可矣安可嫉之而惟恐其
不貧管子曰國無藏錙之室國不可以爲國孔
子告冉求亦曰富之夫貧且不良者樂亂盍利
國法之不行而得以取非其有也而富者樂治

盍重惜身家而利王法之足以制暴也故富室
常與國同其休戚漢高之時徙齊之諸田楚之
昭屈景居于諸陵我
高皇亦取富戶塡實京師夫京師之民必使之
富者其慮遠矣詩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先王
亦未嘗疾之特恩有先後耳錯民于刑辟之中
未若錯民於品節之內錯民于品節之內未若
牖民于天性之中詩曰牖民孔易聖人之牖民
豈勉強哉亦因其良知而擴充之耳夫民雖至
愚莫不知愛其親慈其子敬其兄此天下之所

共明也聖王之教不遠於家而自遍於國因其愛親而教之愛君故理順因其慈子而教之恤衆故情洞因其敬兄而教之尊高年故勢易故忠愛篤于君禮讓修于長而仁恩流于生民教成而人心定人心定而日遷善由是禮樂興而風俗美無事則上下相安有事則捍其上而死其長夫民不知禮而欲驅之犯難鮮不敗民不知樂而欲強仕之事鮮不暴故王者之教必由于民心而其功之成也必淪于骨髓夫急治禮者先於敬而緩於文急治樂者先於德而緩於

節德成而敬立禮樂隨之矣故孔子周旋中禮雖燕居必申申夭夭其教人也必兼三代而之舉其文質夫制度威儀雖文於姬公而三千三百實講於孔庭語時王則宗周也語斟酌則參考也夏之收殷之冔周之弁何施而不可參之用尸夏立而殷坐周爲酬酢而尸六何拘焉故曰夏造殷因後王之興繼前而損益然則禮樂必參乎三代而後一王之制定孔子言爲邦定之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而百王無所眡故曰萬世禮樂之宗主自非聖人聰明不能兩全長

于明則短于聰故聲音必領于瞽師以聽之卑而聞之密也清濁高下雖定于神瞽而用器必待於元聲奏青之絕梁雍門之哭泣世未嘗無也師曠聞鳥聲而知齊師之遁歌南風而決楚師之無功唐太宗患啞鍾之虛設得一張文收而盡鳴是故辨五音者在得其人耳若夫銖兩多寡之數先儒備之矣禮樂之文儒者得以預力而禮樂之本有非儒者所能預堯舜禹治同而樂必稱韶者蓋洪水未平則九功之叙或少玄圭雖用而羣后之讓不足大章大夏殆有缺

於是耶君子以禮教人而使威容揖詔之間必有節喪祭冠婚之條必有文則天下莫不由于皇極之矩而粗鄙僭越之心銷矣君子以樂教人使居有所聞而行有所珮幼有所舞而長有所業鄉有所奏而巷有所歌則天下莫不囿于雍和之中而暴悍爭奪之風息矣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禮之不可忘也又曰磬筦將將降福穰穰樂之不可遠也齊天下雖不先于刑然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故先王之世大刑陳于原野小刑用于市朝陳于原野防天下之無虞也

用于市朝革天下之姦也書曰士致百姓于刑之中詩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有天下者未嘗不修武也武王克商而歸錐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示天下偃武修文也未聞廢卒乘之教徹蒐戎之制也故田有禽利執言周公實致意于師除戎器戒不虞孔子未嘗不丁寧于萃也　國家酌百王之畧承重光之運開階宅畀天爲之險也地爲之阻也於是聖人爲之制度也九州轉輸四海歸命心膂強而四肢暢號令巳明賞罰巳信糗糒巳盈屯守巳密固億萬年無虞之象也然安不忘危故苞桑示聖人之微意外寧內憂故平吳有意外之孽帶甲百萬熊虎成群可謂兵強將猛矣然戰則能運於九天之上守則能伏于九地之下者令不知幾人韓信起于行陣衛青拔於奴虜古之名將多奮自微賤也夫蒐戎治兵係乎將將勇則訓自精賞重則士敢死令惟得趙充國之持重以守邊而頗牧列于　禁中又克時存大舜競業之心於四夷來王之後將見社稷巳固而愈固豈非無疆之慶乎

政道下

政莫急於正俗人不慕善雖爵之而不趨不知疾惡雖刑之而不戒不識恬退之節不可與論事君無廉媿之心不可與言名義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欲俾下之人興于禮義保其廉恥可不先示之以好惡使民知所向哉是故澆漓之俗所以薄仁恩也不可不革賄賂之行所以亂綱紀也不可不塞貪墨之吏所以椓民命也不可不去奔競之風所以長冒進也不可不抑務實之政所以承恩澤也不可不修在位者先孝弟進忠朴則澆薄之俗自銷矣用正人斥寵佞則賄賂之門自塞矣擢廉介用寒素則貪墨之吏日遠矣貴恬靜求退讓則奔競之風自息矣有司奉行詔書不爲虛名則務實之政日修矣民知好惡之所在將翕然興起未趨于朝修于家者巳端矣俗有不美乎古帝王之治民綱疎而刑辟甚少後世禁綱稠密犯法愈多其故何哉蓋聖人之用刑出于不得巳必先有以格其心而不必盡歸之於法也是故禁姦於巳成莫若絕惡於未萌禮也

者禁於將然者也刑也者禁於已然者也是故刑所以待小人而衛君子也世教不明而後犯刑者衆傳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夫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然後上不驕而下不倍是故先王先禮而后刑辨之以章程異之以物采殺之以等級使與馬宮室之數器皿衣服之式升降坐作之文咸有一定而不可犯著之以王制示之以象魏訓之以蒙士其再三申諭而不率者則移之移之再三而不變者然後出之遠方終身不齒其尤無禮者棄之王化之外而

刑加焉故凡刑者謂之化外之民舜之命皐陶亦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也正由化外之民無異蠻夷故亦得以其刑刑之也苟不愼而用之使詿誤之人輕陷蠻夷可乎哉故曰惟明允也明刑弼教也期於無刑也固望民之悉歸於化也易曰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刑固所以待小人安可泛上於士之類乎士苟刑之凋其生而毀其形不復得入衣冠之中以立人之朝矣此帝王之於善類必有以成全之也秦人知刑而不知禮故威雹流行無間貴近報凶

血川赭衣半道公孫賀祝雎公子虔太平之傅也國之貴人也得以黥刖加焉茲所以棄典禮而取亡之暴也先王設肉刑以待化外之民而不行于君子不幸而或至于有過不過朴作教刑而使之得自新也今之杖刑徙徙即古之劓刖笵範也可不愼加明辨得率情而輕用哉故凡爲有司者不可不以王制教人士之自愛者不可不曰以禮檢其身不以王制教人是棄民於蠻夷也不以禮檢其身是以蠻夷自待也愛國家莫大於殖民足國家莫先於定分民生不

殖則無以自立而事上無道也不知安分則用度踰制而蓄積無由也凡民之所以去其田里而甘于流亡者非其情也使取之無竭其財用之不乏其力則得盡力於農矣民得常盡力於農而災害有恤則俯仰足而無愁苦矣下民之事上惟正之供其分也納于王府其職也上好仁而下好義有不爭先而致財于其上乎是故不勞督責而見上之日富也民心者國之血脈也民心不離則血脈流通血脈洪長則國家壽是故爲政在養民心凡國之所以無儲無備而

一無可恃者其棄財久也使素有定分而不奢不僭則用有節而財豈匱乎王制作淫聲異服奇伎奇器以疑衆殺故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無事而田曰暴天物厥人無故不食珍七十而後貳膳八十而後常珍無曠士無游民食節而事時貴不陵而賤不僭此上下之所以常足也易曰上以厚下安宅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夫是之謂乎亞類之傷莫蠹若形微而隱居囊括之中錦繡玉帛日銷而日耗故

謂之蠹害獸類之傷莫狼若晝伏夜行能入人之深奥六畜老弱遇之輒死而無休故謂之狼貪穡倖之徒掌國之貨財出入不勝其侵刻而收掌日至于虚耗非國蠹耶而顧貸之是養蠹也貪墨之吏爲民父母仁恩之不施而恣其威虐魚肉其細弱而刼索其富室幸而得行其賄賂則位加進身加榮不幸而見逐不失爲富家翁非狼吏耶而顧賞之是賞狼虎也以此二者覩之天下之民有足憐矣法有不必復古而得先王之意者變封建而郡縣變井田而兵農是

也封建井田先儒講之備後世慮之熟矣且不必論勢之因革即如聖人復起親裂之土而啓其邦能保公卿之世無侵暴乎列國之子孫無僣僞乎以後世夷狄之強委邊事於百里之國獨當之則取滅速連守之則難一文誅駁邑將後起矣是使天下之事日多而賞罰益不足也后復有太功大德當封又安從取土邑耶強削而改置之是重生藩鎮之禍將干戈日尋欲流其廢適斬其澤也豈若今之郡縣黜陟統于一家而緩急如左右手懸爵以待賢而恩蔭量其

才其制人之死命不猶運之掌之易乎不必論田之與奪即如天下之土皆虚而人主得戶授之八家之力能轉於數千里之外乎後世貴臣大爵藩衛京師使之受公田於數千里外能就其養乎即如別自有方交納之際能保其無橫乎令之捍北邊専屯操卒常數十萬其所仰食皆東南也時餽餉而修卒乘者誰任其勞而誰受其逸乎有司徵科違約尚得訴於監臨列國之私人可勝訴乎豈若今之賦入合于一家計其厚薄而人爲之授無告乏乎兵出死以衛農

農力耕以餉兵有相資而無相病也然井田之
法雖變而有不可盡去者因宿兵之地建屯守
之法是也士得且耕且戰而運餉間之故戍夫
安堵以寨爲家而農人之力亦賴之寬先王兵
農合一之餘意僅存乎封建之法雖更亦有不
可盡廢者封同姓以固磐石之宗列王號以壯
本支之勢是也懲于漢而不得過制監于晉而
不預朝政星羅碁布豈如唐之爲賊魚肉考牒
均祿豈如宋之竄在民間周家大封之跡庶幾
乎或曰今有養兵之費而不得兵之用有尺籍

之數而不得戰士之精除其舊而新募之爲愈
其言可斬也且　國家養兵已百數十年矣人
懷豢恩無間智愚其老幼不堪者選之無道訓
之無素也苟時簡其籍日課其業程其材能以
上下其食則常有材官蹶張之士出矣且專銷
兵而嘯聚山谷秪爲之患可輕棄乎或曰今之
世武爵而保重祿者皆挾勢以陵士卒資富而
生不仁罷其授以待智勇可乎是又可斬也智
勇之士　國家自縣爵賞武銜之選與國同其
休戚漢武患諸侯世爵之難制每以酎金除其

國日銷日削至王莽時開國元功亦多無緒由
是莽見其弱益無忌憚假以繼絕而實爲市恩
因携漢鼎愚故曰去尺籍停武爵其議可斬也
是故求良將不必泥於行伍亦不必外於行伍
鷹揚固崛起之將而召虎亦何人之後衛青固
寒微之産亞夫亦何人之子特駕御之有道耳
東宮輔導之說莫詳於賈誼之策選擇左右王
人則大臣之責也宮僚之與處動以禮法而僕
從之供奉切于起居是故僕從之謹朴尤不可
不愼擇而訓之尤不可不切也　聖儲就傅之

年師臣講學之方皆有常規而侍御僕從不可
不於就傅之前朝夕訓戒也夫人之常情嚴憚
者外檢而情疎親近者外簡而眞情見是故必
得僕從之良則可以觀其志趣而學易進必有
優柔之化則可以啓其聰明而德易成遠則歷
代哲王自有成規近則　祖宗舊教自有寳訓
千言萬語豈容有加哉爲輔導者惟當求其培
養之基絶其外誘之芽不疾不徐與之俱化則
作聖可以萬全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
自然豈不信哉迨及知妃色之年用力尤難矣

是故居蹈動靜必關保傅食息燕遊不離賓友賢人衆則群小退講學勤則志慮清中明五學之尚則無暇俗好受匡正之諫則不生小隙今日之所業他日之聖明係焉所謂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者也至若免於保傅可親政事則又有日講之法記過旌善獻詩獻典獻書箴賦之官不離左右而世子之法養老之禮以次拭矣是故聖學終其身而不可問方今天下之憂在宗俸之不足而　本朝立國之固則在于處宗藩之善也夫漢封同姓三庶孽而分天下半豈其

理哉其始也雖制諸呂之變其卒也終遺七國之難至于武帝以微過除削而本支俱澌矣晉懲魏之弱也分裂藩王出則專征入則輔佐一旦自想魚肉竟成五胡之亂唐懲前代之裂亡也建空名而不與之國名則列第環宫以篤親親之密實則幽閉骨肉而委盗賊之手及藩鎮強而群盗起本支蕭條四國無王而大事去矣宋雖出封其支不強道君北狩嫡派彙征考求宗室常在編戶安望其維藩之恃哉　國家分裂諸藩實磐石之宗而賦役領于有司既不得

以暴民儀衛僅供鹵簿又不啓其邪心賢者有勸而失德有條尊寵有常而不失親愛可謂仁立義行矣其將軍支裔之繁或有不足之漸者係乎人之才不才耳今夫庶民之子孫其才者或無立錐之地而興至巨室不才者故有千金之産後忽委之燎毛況宗室而無可起之地乎在教訓之有素無流于不才耳故凡支庶之教當一委之　親王大國因假以賞罰之柄而得以禄之削之則流離告乏之人少矣海内之財自足以贍海内之人節而撙之截其長而補其

短寧憂于不給耶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今之謂也為今日計不在于他在内修外攘用厚其本原　一人繼明于上而萬國承其光烈豈不丕顯無疆哉今夫天下之政病在乎因仍日積而不求其故也自古有良法必有美意設為百工庶尹各有攸司而不使之相侵非欲其踐是者專心致志各司厥職哉凡職非虚為此名也先王設是必有愷悌之心其關於國家必有深遠之慮方百里而尹上有常需下有常生亂無患而凶無憂是百里之死生寄于尹也環千

里而群生養欲其齊風俗欲其同保小民去燬貪常恐不建是千里之理亂寄于守也建立學校使家知所化人知所趨以爲盲養之地養成學行孝讓忠良則貢之國興才英俊夙悟早達則拔之科黜陟幽明欲朝無倖位野無遺賢也典禮典樂欲明德恤祀禮肅樂和也領少府度支欲其上無告乏不無聚斂也修戎講武欲其兵精數確將勇能勸也提刑會理欲其不傷和氣贊翊治化也將作水衡欲其稽察淫巧水利恒通也夫是數者有天下者之所同設也然有

治有不治者何哉或有其名即有其實也或徒爲此名而實不然也踐是職者苟思先王設是何爲而然守是何爲而功可久弊何由而生欲釐正之何道而致維新則功實稱矣只如蠲租之　詔大恩也而民不沾其惠賓與大薦也至行宿學可以表俗者幾人科目大舉也偉才奇器孜孜憂國者幾人養兵百萬爪牙折衝懍不可犯者幾衛即是而觀其他可推當輔佐者盡思所以考其實自非大君子不能燕通厥績人固有能不能也是故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

可以爲滕薛大夫黃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故曰量能而授職苟違才易務非所以勸也今或有心計者不使之理財多能幹者不使之治劇精經術者不用之勸講長文學者不置之史垣有風力者不容于臺諫善決疑獄者顧守閑散而治軍務典禮樂多不相宜是故政効難成而人材枉用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能使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孔子曰夫如是奚其喪在位者可不虛心講求于平日乎是故宰相之蓄才如藥籠也無所不備而后取用

無窮若臨用倉卒鮮有不錯者矣詩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違才之歎也士風與古殊故其得士亦與古殊用兵與古殊故其軍功亦與古殊戰國秦漢之士趨輕俠以養之無學校也然役其材力能自樹立或得中道而爲忠義或馳偏徑而爲遊說或陷爲任俠擊刺之流其儒冠自重與侯王杭禮者多出游夏之徒若田子方段干木是已百家競起故九流之學精今養之以學校肄之以六經士皆俛首其中以學干祿雖有智勇之資陶養日久其化遂純而豪俠死黨

之風息此學校之功也就其中而激勵之使脫其庸鄙游于高明豈無孔門弟子出其中乎秦漢以來任將重而統兵專故克建大功以舉人之國覆人之軍賞罰恣意用計如神然負其威柄久則難制君臣猜忌勢難保全若頗牧韓白是已今中原無警人輕行伍雖有征勦禦邊進退必有稟也糧食必有制也功罪必有紀也賞罰必先覆也先爲示弱則恐受失策之罪欲乘機會則又有牽制之苦所以但守封疆乘敵之敝而已然亦宜王薄伐之道也苟就其中而奬

勸之使得養士縱謀自立奇功豈無衛霍之輩出乎雖揖讓進賢不能無史胥雖正途拔士不能無雜流但其存心險側必妨大政置行徼邪易汚縉紳托身要地能爲禍福故弄法舞文實造無窮之害居其上者苟隄防之不密覺察之不備鮮有不墮其姦而顛覆其典矣若夫雜流醫星造害尤與無其學而濫公家之粟入用權門試用假手養成無憚見利而不見義一得樞要之門輒啓行賄之途當塗君子始邂逅于逆旅終受之以剥膚是故小子之比大易爲戒不

有聰明高識清心慮始之人鮮能超然不受其汚凡若此類執政者之憂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可不懼哉黄老之學興于周末老聃莊周處於法外無與世事恣爲放誕之論以髙法度之士妄稱廣成黄帝以爲玄無之宗此可與避世之徒言而不可與憂天下者道原其本旨亦不過與吾儒辯有無而無求爲神僊之事也齊桓公既起封禪鄒子之徒著始終五德之運由是燕齊之士附會養生之說謂可以不死而爲僊若河上丈人安期羨

門欒臣公之屬是已然止修黄帝之言而不爲方書其庸鄙之徒思以于人主希富貴譸張爲幻遂獻郤老之方當購不死之草而實無也又云仙所居在于海表而蓬萊慌惚之事起矣故方士之害來自秦漢有天下者富有四海貴爲萬乘無欲不遂所憂者惟死耳功成治定乃思爲神僊以立于形跡之表故雖聰明聖哲大有作爲之主無不甘心其說而不能脫不惟無益于生而金丹發躁反促之年何如恬澹寡欲德比堯舜仁流萬代俾萬代仰聖休譽無窮哉

効必然而無後悔乎若金丹害有必然而前証
屢覆後車不戒者盍其徒能曲爲無理之辯以
爲不効而取禍者解故恒有小術以嘗人主之
欲立小驗以動人主之信始云不事丹砂而其
道漸入矣秦皇漢武雖未及丹砂之毒而虛官
高臺濫爵靡費供奉夙夜驚擾海內受誑匹夫
爲萬世咲不細也若唐之太宗肅宗皆英主也
莫不俛首以陷其術子孫効尤相繼短祚智不
如愚可勝歎哉爲臣子者譜其事而申其誤時
有開導豈非忠愛之大耶子曰攻乎異端斯害

也已更百世而愈信風天下莫大乎學校華民
俗莫急于邊荒中華函夏王化日久聲明文物
之美見之已熟詩書禮樂之教習之已深司教
者但當正其邪僻求其實行返其敦朴拔其真
才足矣若四裔邊荒王化未深風氣初開剌擊
兇頑之類多強梗犯上之人聚然生質本同美
質易教者無地無之養之以學校示之以王教
彼見衣冠之美果足以異于禽獸珪璋縉紳果
足以變乎雕結收其子弟之俊以華其父兄之
醜使知華面回心者果足以食天之祿爲王之

臣不必長爲蠻夷也貢選之法當因其材不可
一槩施也故北則甘寧涼夏南則銅黎恩田其
人材必少若槩以鄉舉責校官文式責歲貢則
其地不在蒙化之數而入朝無路矣昔鄧隲欲
棄涼州虞詡以爲士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
之心者以臣屬于漢也宜辟其守令子孫除爲
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勤勞內以拘致防其邪計
况今既養以學校乎故設學於中州當抑其奔
競無長其浮薄於邊境當不拘文武各用其長
不惟資美者不見棄而勇畧亦因之進矣

易大贊

氣不滯乎形也故陰陽之德妙理不踰乎氣也
故兩間之化長是之謂同原聖人得其理圖得
其象是之謂同體圖形而奇偶見卦立而消息
通聖人辭而出入利是之謂同用狥是辭也執
是卦也狥是卦也玩是圖也其爲致一而已觀
于圖亦觀于易觀于易亦觀于辭爲之兆也若
有待焉是故莫肇之圖含于天者晦爾矣莫爲
之卦含于圖者暝爾矣莫槩之辭含于卦者晉
爾矣是故天有能聖成之義皇所以開闢也祀

天有能後天成之文王所以合德也昔者羲
立極六十四言包含徧冐曲暢宏兼太乙分而
虛實形虛實形而消息至大哉洋洋乎與矣而
精涵可逖孔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陰陽門而萬物出矣性果
非門乎道義安從至乎淵淵乎無敝哉占其細
細耳占而趨所以覺衆人也是故君子大無占
之用道莫大乎乾坤立君臣之分也挈治道之
綱也正男女之化也文王定之以天道周公配
之以龍德孔子申之以性命俾君修之而聖士

修之而化陰不離陽剛必用柔而治道備該哉
該哉無待乎他也復起于圖之中天心微矣哉
小往大來反其故也至誠無息之云也生生不
已之心也聖人爲天地立心端于復乎姤與于
小之始訏哉眛哉[illegible]猶不伐瓜終包哉慮用干
戈而莫能去聖人憂天下之大在于姤引身莫
如早故二陰進而君子遯矣除患不可不一心
五陽盛矣尚乎號也玆二者聖人處機疑之際
也禍難未平英雄伏於草莽屯之初九下民而
民歸之賢矣哉文明在位上九履其信而尚共

賢克逬自天之祐有由然也無其道而徒憂[illegible]
益哉故聖人於豐繫曰中之戒不知釆人之中
表正之道不可以居高是故稱臨之知觀之大
有天下者法臨觀人臣不可以不知易困而不
困夏侯生在犴其亨乎蹇之又蹇甯武子之匪
躬庶幾乎比不可以不早決陰從陽下親上可
觀望乎安豐矦之歸漢免於是諫不可不乘人
之明坎六四詧納約留矦所以常得君方叔元
老克壯其猷師之用丈人也虞芮質厥成于西
伯訟之見大人也玆二者君擇臣下擇上之謂

也微蒙微教桎梏解而童蒙擴曰就月將忽焉
造于聖微渙微儲王居謂之民天大號汗矣世
將安之表天下之極身爲繩履天下之實心爲
虛書曰惟帝降中惟皇建極易曰中孚以利貞
乃應乎天也是故純乎易者純乎天虛實形而
乾坤判易之全體乎體不立則用不行是故形
而上者存乎器變化形而繼來神易之大用乎
用無方而體無爲是故神而明之存乎心起乎
人心盡天下之化經乎萬變極天下之神是故
百世由之而無弊不射音觀不窮故曰神化之功

維天之命性誠不息君子存之五性惟一一成而徧萬物惟天下之至誠與天合一是之謂至命人之有心天地之心也有德天之德也惟聖人爲能盡心盡心斯盡易矣天陰陽也地剛柔也人仁義也三才之奥存乎易三才立而萬物不能外是之謂盡性蓍陳而數形矣數形而議辨矣聖人成焉百姓尚焉德盛者洗心洗心與天地同其大體明者見幽見幽與日月同其光誠精者機神機神與鬼神同其吉凶是故不待告而趨不待告而避執天下之疑者未得天下

之幾者也暗天下之變者未盡天下之常者也君子於其必然常行者不卜也雖變不憂也天下之必然者猶水之必下也火之必上也君子行之猶濟之必舟楫也飯之必五穀也疑則不必必則不卜天無窮故易無窮易無窮故占無窮占無窮故吉凶隨乎動君子修之凶爲悔反之吉爲吝故體易莫善乎君子是故君子觀象玩辭考其常也蓍而裁之尚其變也因人而化存乎死也易無典要中正其常乎天無典要貞觀其定乎天不變而象緯愆是故善觀象者修

其應世不變而人事亂是故善處時者增其德聖人處人事之變而不失世道之常知道有顯晦也易不言于殷之治而言于殷之亂理亂相資也天之與文王以典易也文王純乎天故純乎易也聖人見天下之憂患不外乎陰陽故遵其晦而不失乎時見天下之雜亂不外乎卦故處其變而不離乎正雖聖人之感也亦聖人之豫也是故一人困兆人通也兆人通而百世通也故得道者不困剛柔亘乎兩儀變化爲之四時順時者昌背時者亡是故吉凶無常主主乎

順而已彖之未宣得象斯得名矣爻之未宣得彖斯得爻矣以心見易者得名不加少以言玩易者得爻不加多矣是故仲尼不生大道不明仲尼不傳百世知一而不知變因名以知神明之德也因彖以極天人之論也因爻以明萬用之典也因蓍以道變通之故也是故一言天而易無不準矣一言人而天無不合矣一言微而顯無不冒矣一言粗而精無不入矣無爲而無不至無思而無不通故三聖之微因孔子而大彰後世仰作易之功由天之無不覆也地之無

不戴也孔子之功由鳥之傳以翼也龍之本鳳雲也是故易至孔聖而益神八卦位矣寒暑迭矣百物生於是返於是周流不息萬世無敝羲皇之道天地其經乎時而出歲而入貞元相待息滅相禪齊氣朔定閏月文王之道萬世其緯乎君子不知易之經則三才之德幾乎亂不知易之權四時之化幾乎息長久不易尚夫恒也順天應人通乎革也否泰相反乘乎時也損益盛衰謹其始也是故康侯方寵則出入三覲箕子內難則尊養時晦得志乎勿失豶豕之機丘

園哉當守戔戔之薄大牲禴祭善其用也艮腓蹄陵順其道也二少立而陰陽時女德貞而男下取咸所以肇婚也聖人用之而通天下君子尚之而受萬著往來之義大矣君子惡挾不賞之功不願居不虞之譽祿不欲徒富位不貴徒高謙謙君子終免於殆乎王者之制禮觀乎履而薦樂曰乎豫養賢尚乎畜而濟世存乎頤功用可謂盛矣非豐非履壯于修也嚮晦宴息斂之至也不出戶庭不終塞也井渫不食世方隱也時哉時哉易之道矣雷動風撓萬物交暢相

通而潤相逮而濟六者先天之能事木德盛而絜齊文明會而數治阜乎地者養之功說乎澤者潤之至四者後天之嘉績陽健而無難陰凝而不亂以此相須故成功速而業固是故德乾坤之易簡氣之一者莫能間故一嘘而徧徹一過而無事氣之虛者無不乘故施之莫見逆藏之無庸洩是故辨乾坤之動靜我無為而物不至天光莫余累矣照之能不徹觸之能不速應乎是故感通莫神乎心易深者達夫遠者也精者入夫幽者也天荒無外也地極無下也君子

苟欲明之叩之而無不荅是故歲時休咎詢乎易神物興而卜筮大聖人敬其事而謹齋戒志氣一而神明見傳曰至誠如神聖人之謂也何嘗不神哉驗於齋則益著矣時至而事與物來而器備五穀不熟固無以施耒耜禽魚不羨欲交易而不可得生無道以避風雨遑免於土侵庸聖人為網罟為耒耜為衣裳為宮室為舟楫榷柝弧矢生人之則安矣為臼杵喪期之數人之情慰矣文之以書契然后事有徵而爭息聖人之作事出于天不遠于易故曰非人之所能

爲也神也圖無爲而卦體簡終其身卬焉而莫
之殫虛也夫精則一一則虛虛則無不通故易
者至理也天下之至精存乎易易者象也象之
要領存乎彖彖者體也體之四支存乎爻是故
鼓天下而無不徧神明變通之故開緘發鑰之
功存乎傳是故羲文周孔其撥一也道將明天
啓之人不無聖也世無道天閼之亦不殉人也
三皇之世易殉庖羲敔之末殉文王也春秋之
候易殉孔子矣脫生民之患百世由之而不惑
人窮而命正草昧而德隆孔子也

嘉靖辛酉季三月上巳日
劉時美刻

太藪外史卷終

太藪外史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蔡羽撰羽字九逵自號林屋山人又稱左虛子吳縣人由國子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明史文苑傳附載文徵明傳中是編前有嘉靖庚子正月自題稱夜夢一文移上有符信曰太藪外史私念具區爲揚州之藪一曰太湖左虛子去翰林歸太湖蓋所謂外史因著文五首題曰太藪外史志夢也說頗荒誕其文爲文苑考上下篇二首政通上下篇二首易大贊一首史稱羽自負甚高文法先秦兩漢而此五首中類多排偶之詞體格頗雜未能及古殊爲不副其名也

閒適劇談五卷

〔明〕鄧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鄧雲臺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閒適劇談五卷》提要

閒適劇談小引

隆慶壬申春力辭官歸日寓江東樂與客談將身心性命或天地古今聖賢釋老以至雜類惟其客之能輒舉案相懇日有得遂授之墨以徵益積久成帙有客曰若輯將曷呼之予俯思忽對客曰可題閒適劇談非敷客曰請何似予曰閒取其不擾似於真適取其不落似於達劇非君子所欲名昔唐元次山居祁陽之三吾自號漫郎抑亦吾之日從談者皆野老非漁即樵率談之不覺倦又似於次山先生之漫也果能勉此將足於山林之致故題其端云云客曰可也因書之萬曆丁丑除夕

日五喜

一喜靜坐　一喜揚善　一喜書史　一喜登遊　一喜客談

日五戒

一戒不敬　一戒不學　一戒言時事　一戒談人短　一戒問遷除

談五卷

閒適劇談卷之一

三吳鄧球著

客問曰孔子云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及示諸弟子則曰予欲無言道果不以言傳而夫子何於回而獨言之予曰道在言裏悟在言外乃為深也惠子死而莊周反舌鍾子期死而伯牙破琴盖莊周之意不在於言伯牙之妙不盡於聲也況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能心領到那遠處有得則言者聽者兩忘矣聖門唯顏子能聽若諸弟子未必若顏子也故孔子又謂其門人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顏子於孔子之行既有得而於夫子之言正是時雨之化故凡與人言最是若那人能聽昔裴休作禪源諸詮序有曰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只此雖異教然與吾聖門所謂不違與所謂無隱者猶此其證云

太極者其天之性乎陰陽者其天之心乎客曰陰陽氣耳曰陰陽進退為生長收藏而生萬物每冬至便轉天以生物為心只此便見邵不是陰陽天之心生處是心生底是太極堯夫詩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是也

客撫琴因談及之樵若子無故琴瑟不去身按琴瑟之理最妙其制最古蘇秦云瑟本伏羲所作齊國臨淄之民無不習之故稱齊瑟曹植詩齊瑟和且柔是也又漢書謂皇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瑟声悲帝禁不得破瑟為二十五絃錢起詩二十五絃彈夜月是也及觀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声適怨清和然則破者黃帝一時之感耳舜彈五絃琴以歌南風孔子七絃琴謂悲顏回家語載孔子絕糧於陳蔡之問而絃歌不絕若回之死則孔子年已七十矣晉嵇康善琴嘗作琴序云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声音康非薄湯武司馬昭殺之臨刑自若援琴而鼓顧凱之作嵇康贊云東海徐寧夜聞鮑靚室中琴声因怪問為誰靚曰嵇叔夜寧曰臨刑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雖示終而實尸解也按康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好言老莊尚奇任俠謝惠連詩中散不偶世本自飡霞人又蔡邕審琴音邕自遠歸其鄰人邀之飲時客有先至者彈琴容見蟬欲捕之邕至門聞其声遂還鄰人亟往挽之尋叩其故邕曰聞有殺声故以責彈者果以實對衆嘆服又吳人以爨者邕聞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夫邕固精

於音者而康則神矣僕識琴會記謂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蘇州刺史贊皇公朝於京春正月夕次朱方即今鎮江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䫉以巵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弦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迭為伯牙更為子期琴動人静琴酣酒醒清声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媛又云見明珠者始賦魚月知雅樂者方鄙鄭声自樸散為器真意在琴與衆同出於虛獨能致静同韻五音獨能致感同名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又云寧襲陶公真意空拍而已豈襲胡笳巧曜異域悲声我有山水桐音寶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

嘗考靖節先生有無絃琴一張胡笳十八拍蔡琰塞上所作也讀栁公文則志於琴者宜玩之又桑間濮上紂之都地也史記紂使師延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正義云武王既伐紂師延抱樂器投濮水而死後師涓從衛靈公過濮上聞水中樂音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音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箜篌漢郊祀志謂為武王祀太一后土而作也箏風俗通曰秦声也蒙恬所造五絃筑身漢倡優家教坊之名漢書趙飛燕初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成帝過之陽阿主作樂奏進因得飛燕又斷絃曲晉文臣作也琴操有明君歌晋石季倫作也廣陵散瑯琊王淹兄女作也顧況作廣陵散記云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長也瑯琊王淹兄女未笄忽弾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家師存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中有守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女云蓋音必託乎人声新声之流代變蓋至此矣又古有擊壤謡謂以木擊地也按藝經及周處風土記謂以木為之寬廣後鋭其形如履長尺四寸濶三寸將戲先側一壤地而遥以一壤擊之中者為上部盖視琴又古矣其太音声正稀乎邵堯夫以擊壤名集是與無弦琴一意也存古云觚

客因談死生子曰人透了死生關亦是學問漢裴楷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註云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去示無愛戀之心佛氏滅情復性緣他出家本心只是要斷除情欲耳莊子云生與死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雖莊生曼言後釋氏衍為不生不滅之說要於神識超脱死生皆莊子之遺也舜作卿雲歌其卒章云鼚鼚音昌鼓声也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已竭褰裳去之陶靖節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吾聖賢於死生之際見得道理只

如此故生順死安順者順於理安者安於化蓋生時全
盡箇道理到那死之一節只順其大化自消而已孟子曰
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又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孔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皆此意視世人死於兒女子手春
春不忍捨者又奚啻千萬也知字最深不輕以許子路
而況其下者乎孔悝之難可謂不知死矣宋陳北溪曰
緣只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
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
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化為徒纔有私欲有私
愛便與大化相咈又程明道作嬗娘墓銘云合而生非

來盡而死非去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
亦可矣此亦見生死之說客曰釋氏之死生與聖賢之
死生從何處見得異否曰釋氏斷情是欲不牽者之生
隨輪迴而求所以不死弄造化之機權也聖賢循理是
欲全盡吾之生還造化而順其所以死盡造化之大運
也只此見箇異處

客有談天地之中而謂即今之中國是也予曰初時論
中國與見同及觀張騫嘗使大夏在蜀漢西南即中天
竺也以天地之中故曰大夏漢地偏東不正故曰東夏
即我中國也故西佛稱我中國為東土又觀成光子曰

中天竺國東至震旦五萬八千里南至金地國西至阿
拘遮國北至小香火阿耨達亦各五萬八千里則知彼
為中國矣又梁傳云何承天以博物名乃問慧嚴曰佛
國將用何曆云天竺夏至之日堅晷無影所謂天中於
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為尺十兩當此土十二
兩建辰之月為歲首始悔初時所見殆謬又承天與嚴
共論華梵中邊之義乃引周公測景之法謂此土夏至
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
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潁川陽城於是
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

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為地中鄭司農云凡
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地自為中
耳讀此說則知相傳洛陽為天下之中始明按慧嚴宋
沙門也我華夏偏為東垂故皆須東海是為邊義

客一日觀繫辭因談陰陽謂道數語予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兩一字最妙蓋直說箇陰陽則陰陽亦是形而下
者須說箇一陰一陽纔見得箇道在那裏又曰繼之者
善也善便是太極蓋造化春生夏長秋收以至冬藏則
造化終矣然雖終而生生者未嘗息故曰繼繼字當與
復字並看邵子詩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初動

未生所繼也又曰成之者性也性是物各具一太極兩之字指陰陽客曰性字可對上善不吝曰既說是性便有理有氣便涉善惡了

客述程子之言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予曰如此說心則性是理之無形者蓋有形謂心竟落一層說了即養生家說一寸二分是也其實乃是所以至虛而靈者乃是心朱子云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心畢竟是似落一層然有太極便有陰陽定離不得人之初生須先有箇性就須有箇心非心即性安頓何處朱子又云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

大抵心與性情一起的事先儒只於其間細細體貼出一箇名目耳故張子曰心統性情最精

客談靜坐予曰嘗見楊升菴私林伐山集引古語榮枯枕上三更傀儡場中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幾個臨危自省（只此四字須深造自得）稱其高古不減東坡稼軒又東坡題息軒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東坡自註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也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一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下後胡茗溪謂其書中著云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前年婚嫁之志未畢迷丈啼號之患方劇其所謂無好湯使多嚥不下也竊謂茗溪竟是涉影響耳未知靜坐味也此味正在景中識取豈以投閒日多而後知婚嫁此是尋常世味世人誰不經歷此者既說箇無事直須與太虛同體恁地風雲變態而太虛自若耳禪家謂無念爲本六用不行只此意同邵堯夫四十五歲生男何嘗一日掛去念頭不樂可謂得之矣

客談古人友僧事予曰嘗見詩人往往詠閒雲靜僧及考古之達者往往與僧交如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

交天竺寺如滿結香火社衆稱隱山居士樂天有詩親書天竺寺後四十年東坡訪之則詩已亡僅存刻石因題云空詠連珠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懷素草書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東坡亦與饒州禪師了元（即佛印）遊後了元住金山寺東坡入杭過之爲留數月因以玉帶遺了元了元以衲裾相報東坡有詩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一衲衣又云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按裴休嘗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鉢乞食自以爲不爲俗人所待可以說法爲人萬回法雲公也唐貞觀時人八九歲有兄戍安西嘗朝往夕還萬餘里故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帶）唐韓愈貶潮州簡師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際過潮訪之皇甫持正作送師序公有

若將進拜而夕死者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亦猶愈於儒冠朝服而溺於迷怪之説以斁彝倫者耶宋歐陽脩與佛者惠勤有善東坡序勤詩集謂勤長於詩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公薨於汝陰予後見勤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僧家味最清而又能曉義理尤達者愛之今惜難其遇耳溫公詩云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吾黨愼無忽於斯徒

客談性字義予曰性字從心心之生生處便是性即仁

也人性從那太極中來是太極者天地萬物皆此理也探尋得時便見得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許文清先生曰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又曰今早讀書得一性字正是先生見道處程明道曰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學者玩此有得可以語性矣

客舉邵堯夫恍惚吟而歌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予告之曰此說坤復之際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至妙至妙者也到此看理會得不須言客再放歌而罷

蟬得美蔭而忘身故不知螳螂之搏之也螳螂見得而忘形故不知異鵲之利之也異鵲見利而忘眞莊生見之而三月不庭告于人曰不敢忘吾守

客坐而嘆曰三代以上以道德治天下而天下日休休焉適其性也秦漢以下以名利驅天下而天下日擾擾焉馳其情也情一潰不可戢雖志乎古莫與告于世也予曰旨哉言乎莊子曰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利聚然

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息已矣嗚呼居今而欲逃名利譚道德是謂已往之聖人世間之狂顛者其誰矜之

一陽動於下天道也無妄也聖人之動以天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意最害事有意而爲善則其善必不純凡流於私者耶大學云必誠其意者所以復於無妄也易稱地雷復周子曰復則无妄不遠復無祇悔大賢之事也惟顏子能之顏子只於念慮上用功夫子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冉閔諸賢便於事爲上用功則悔而復矣小人迷復故凶

一客偶舉禪語而問曰一覺本無真妄而曰有真妄乞
大本有生滅而曰不生滅何也荅曰纔說箇真便一箇
妄來對了纔說箇生便一箇滅來對了只撇下這四箇
字便是覺性常住客俯思久之遂去
客舉佛語無生之生幻相宛然生之無生真相湛然而
曰是談無生妙語也荅曰只就生之無生句演去果是
妙如云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生滅諸生滅義是義非
生滅又云無生可度即真常心若見可度即生滅心良
由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何生可度皆無生義也蘇東坡
題毋程夫人畫彌陀像賛云佛以大圓覺充滿十方界

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
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
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又東坡卓錫泉銘云祖師無心心
外無學有來耶而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
所從來則有餘語皆精透佛髓今王陽明先生因人問
良知亦有起處先生荅云良知者心之本體所謂恒照
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
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
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
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

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
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又曰照心非動
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
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
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
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
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
貳不貳則不息矣陽明以良知為恒照猶禪者云實性
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
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者是也又真假動靜偈云

一切無有真無真何處真又云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
動皆此義云客聞之始悟明陽致良知之說而於格物
有省

人之一呼一吸以實其氣也一覺一寢以寧其神也一
動一靜以固其形也通於此者其知天地之寒暑晝夜
乎

張子曰晝夜者天之一息乎言天之一日當人之息耳
又曰寒暑者天之晝夜乎言天之一歲當人之一日耳
堯夫元會運世亦以此推之而盡天地之始終

客一日叩近世談心學何似予曰談心自國初宋景濂

諸老亦緒見之至正德間陽明先生力主是議嘗讀他
克己說却是儒者一心印非歟陽明荅蕭惠克己論曰
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
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
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
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
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
看耳目口鼻四肢（此數句乃謂格去在外之物以反全在內之天理以得在內之真耳目口鼻四肢也）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
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

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
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云者即上云在內之真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
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
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箇血肉若是那一箇
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
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
天理（二句是陽明先生識性字處）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
謂之仁（此論仁與程朱頓異）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
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他天
理發生（天理二字即良知是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
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
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
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
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
恐懼不聞惟恐損了他一些（全神是也）才有一毫非禮萌動
（非礼萌動只是箇意只是一念動便爲非礼）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
須去了刀拔了針（去刀拔針便是格物）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
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賊是外物子是真己）緣何却說有爲己
之心不能克己客聽之有問曰曾聞西來心印不幾是

予曰達磨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句是他禪脉之祖達磨
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
香在口辨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數箇在字即陽明數箇發字義）偏現
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
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
如如喚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竊謂作用與所謂在
所謂處只是一箇精神羅整菴謂禪家明以智覺爲性
者是也不知性之爲理達磨性最慧敏初是遇一僧舉
卧輪禪師偈示之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
不起菩提日日長達磨曰是加繫縛矣因駁之曰慧能

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麽長沒字不
字便是他教人慎勿觀靜及空其心之謂達磨視卧輪
進一竿然其爲說巳涉妙尤能激上智而易入之丙子
秋一士人張朴號彬菴麻城人也至祁與談此學渠解
束脩謂束其心以約失之謂約其心只此猶落卧輪色
相

客談人之呼吸予曰人之呼吸非氣而所呼吸者氣也
天地承太虛中一大氣人又在天地之中以天地爲呼
吸氣是神之爲神是氣之靈氣本無聲而神以之聽氣
本無形而神以之視神依於氣者也氣交符太虛者也

魚遊於水人遊於氣魚離水則魚必死人離氣則神必
散故人之生也呼吸天地之氣而已

客談夢覺一如予曰一如歸真之謂也釋氏嘗言如如
不動是說他真相世人覺多妄想以想生夢則夢是夢
覺亦夢矣憧憧不定故客曰高宗孔子何如曰高宗之
思孔子之志當其夢也不可謂之想夢傳說夢周公當
其夢也不可謂之夢夢覺一如非二聖人其誰與列子
曰神凝者夢想自消又曰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
夢嘗愛陳希夷睡吞金礪詩云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爲
重舉世此爲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知來無所用
堪笑塵世人不知夢是夢吾儕宜細玩之

列子之言曰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
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呂識
言乎淡理精矣今人以鍊化之術誘人長生只是惑之
甚耳精於理者不也孟子夭壽不貳句正與惑字對看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illegible]

漁對

漁者旣領道德經義日宜然飄然若醉若狂逌然肆釣
自餐不知身世爲何因登鎮祁樓謁濂溪祠問曰是何
像予告之曰同郡營道里濂溪周先生也漁者曰已聞

之矣太極圖是所作也遂索讀日坐舟中沉玩一一述
其說叩余余強爲對之

無極而太極（漁問）

對曰這句諸儒訓之甚悉漁者曰專言理乎曰非也兼
理氣言理氣元離不得非謂有理了然後又生出箇氣
來也辟之桃仁杏仁之類有箇生理便含箇生氣若無
生氣則無生若無箇生理則亦無以生之矣周子之意
蓋謂理氣之然如此其至妙而至大也若以爲說理則
那動生靜生豈臨時添泊箇氣去生之耶漁者曰將極
字訓作理氣可乎曰非也極只是理帶氣言之又極非

理而所極者理也太字極字先儒訓作屋極南極北極
似作物之大根本故如此說若作賛道理則極者無外
無以加之稱無極者無無外無無以加者也漁者曰無
極太極四字當兩層看乎曰無極二字當置在太極裏
面看不當提在上一層看釋氏提上一層看便謂無極
又生下一箇太極來便涉玄妙漁者曰老氏之謂虛釋
氏之謂無正脗合此而世又何非之也曰周子只認箇
理謂虛中有理理是箇實的中庸曰誠是也故不分虛
實而只說實謂無中有理理是箇有的繫辭曰易有太
極是也故不分有無而只說有二氏只認箇氣一向謂

實是礙除之以歸於虛謂有是幻絶之以歸於無便不
同了歷秦漢至宋周子首發此一句故先儒稱其默契
道體道之體只此一句盡之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漁問
漁者曰生陰生陽不誠判然別生箇陰陽在這地乎若
謂即是太極何又隔動靜一層乎對曰生字只要善理
會他的太極只說箇動靜原無箇陰陽故太極常動靜
不息聖人見那一動一靜處得一畫即謂之陽得兩畫
即謂之陰陰陽二字是聖人從那大地既開摸寫得出
來以見造化之用總有陰陽又就此陰陽各具一太極
爲陰爲陽以生五行以變化萬物了若那太極動靜仍
是一大主張一大動靜之根本恁地翻覆常在也動靜
互爲其根理宰氣以有其生陰陽既分兩儀氣乗理以
廣其化漁者又問曰回到那兩儀不立如何曰兩儀不立
只是一氣渾成了莊子謂之渾沌釋子謂之打成一片
若那太極之動靜仍未嘗息也雖動靜不息亦不容易
就判了須到那極處然後分陰陽仍是兩儀立時昔邵
堯夫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推筭得天開於子
地闢於丑方見得兩儀在此亦從此立矣只此推之則

一元之始終只此大數之動極靜極而生陰生陽也又
推之一元以前一元以後亦只此動極靜極而生陰生
陽也又推之一歲便有一歲之動極靜極而生陰生陽
以成寒暑又推之一日便有一日之動極靜極而生陰
生陽以成晝夜縱不然太極只一會動靜以分兩儀就
不動不靜也耶故曰太極之動靜未嘗息也又曰一動
一靜互爲其根謂之體統一太極便是分陰分陽兩儀
立焉謂之各具一太極便是有這各具一太極然後能
用那體統一太極若那體統處無可着摸無可言說奈
老氏釋氏從這裏說得太苦了便涉虛無吾聖人只從

分陰分陽後探討得箇造化之用故其作易亦曰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便從那兩儀推究得去道理無窮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而四時行焉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
一其性 爲問
對曰造化生物只有箇陰陽五行而已繼他生生化化
萬乎其物皆此二五之氣爲之而本之者太極也故正
說覆說以見造化之用只有此而已順布自然不相逆
之謂盡從太極一氣生此五行而五行亦自然率序流
形辟之一父生五子而五子亦自然爲序也想陰陽變

合之始便自有水之氣主於滋潤次則自有火之氣主
於炎熱由是水便生出木之氣來火便生出金之氣來
由是水溺火鍊便成質大而爲土其曰生水火木金土
生字只從一動一靜運来運去自然出来非太極有意
於生之而曰水一火二云云也各一其性一字即太極
各一即各具一太極也各一其性如洪範以潤下炎上
等說五行之性世間所用金木水火土只是五行之氣
之查滓耳虛空中有五行乃是五行之氣彌堯夫謂雨
一也有火雨水雨土雨之異朱子亦謂五行氣行於天
正是變字有斡旋化生之權合字只相承配合而已猶

君令臣共夫唱婦隨云尔容曰周子言太極本無極本
字豈列子所謂有太質太素太初之名莊子所言有始
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謂
大極又本於無極歟曰本字不當如此說只說這大極
本是至妙至妙者也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漁問
漁者曰成女以上數句似說人生於寅的氣象二氣以
下數句似說成男成女之後人生人物生物的氣象曰
這說也似是眞以理言精以氣言合者會而爲一凝者

聚而堅固也男女二字總名凡雌雄牝牡皆是不專指
人言蓋謂陰陽五行之運若其合而凝者得於健之理
是體具太極之動而分其氣之陽是之能變者也故稱
男其合而凝者得於順之理是體具太極之靜而分其
氣之陰是之能合者也故稱女這男女便會能生生化
化所謂二氣即此也若反而推之陰陽便是故嘗曰太
極之陰陽所以化生男女者也既成之男女所以化生
萬物者也先儒謂男女各具一太極細思之最妙因見
人共剖一瓜得種子各持去種之後来各生出幾樣瓜
所謂變化無窮信然世間賢生愚愚生賢何可推測造

化一無心而已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漁問

漁者曰人得秀而最靈如何却又有不善曰此就氣上說來秀靈俱是清氣秀猶云清氣華美之稱靈是那能妙應的須稟此氣則陰陽具五行全而得爲人此人人皆有之但分數不齊耳善惡亦從那所稟分數上別了神發智神是智之根智是神之苗蓋神是那能妙應的本體智是那妙應之用如神發於目而知好色神發於耳而知好音神發於口而知好味之類是也五性感動

即上文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帶氣言欲誘於外情動於中理不能制故有善惡之分宋儒曰衆人常失之於動正謂此也所以釋氏有滲漏心之說有第二念之說其教只主於死心不動故說得太過若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即太極之性是箇不動的聖人主靜只此而已看來動最有害大周子通書說善惡又云愼動皆詳言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句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漁問

漁者曰既說人得秀而最靈者與聖人同則五性感動聖人亦同而何以獨能主靜曰汝說亦是盍亦思之大虛乎大虛爲之主自然爲陰陽爲五行何嘗離乎氣運行變化而太虛自若也聖人雖同出於秀而最靈而所得獨全同於大虛雖五性感動而其凝然不動者未嘗息也所謂定非如常人執守定之定曰主靜非謂要去靜也猶之常靜之謂蓋中正仁義四德即義理之性太極是也聖人合下就全具了纔是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聖人之心只此四德在中安然不失故曰定程明道定性書云動亦定靜亦定正此定字靜字最要仔細看朱子謂太極是箇靜的聖人之靜正與此同只以動中

之靜一句來商量似得之不然便涉寂滅漁者又問定靜二字分別曰定字如氷壺之澄然於中兼動靜言靜字以本體言又引天地合德四句易乾卦辭也天德合德應上文無極而太極日月合明應上文分陰分陽四時合序應上文五氣順布而四時行鬼神合吉凶應上文善惡分而萬事出只消四句合上太極數條盡在聖人身上聖人之立人極便於此見之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漁問

漁者又問君子小人既分別若是則謂人皆得其秀而[illegible]皆吉且[illegible]之曰細玩兩之字何所指正指那同得此

秀而最靈同出於太極也脩者脩治而還其所本有悖者悖馳而離其所本有君子小人使從那脩與悖上分了漁者又問君子之脩將何依從曰上文已說了聖人立人極但君子能循聖人之教故能五性感動而主敬以制之豈不萬事皆善而吉而為君子乎若不率聖人之教則感動情勝日就放蕩豈不萬事皆惡而凶而為小人乎故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漁問

漁者又問引易辭何義曰周子之意無他也只說他作圖之意不過一部易而已天地人統太極出來的太極本無極如何言說形容得故只說得箇立字立者若以太極立之也有陰陽以立了箇天是天一太極也有剛柔以立了箇地是地一太極也有仁義以立了箇人是人一太極也天主氣地主形人主德故分別言之蓋太極之動靜就分了箇陰陽陰陽之氣聚而為形質便有箇剛柔剛體具陽而用之或陰柔體具陰而用之或陽是剛柔中有陰陽也氣聚而生人便具箇仁義仁得於陽之溫厚而体之藏則陰義得於陰之嚴肅而體之斷則陽是仁義亦有陰陽也原以一生兩而三才者各得其兩而各具一一焉夫死生者盈虛之理始終者死生之象原始要終而知死生理數之自然也程明道教人於原字探討正是夫郎孔子數言以觀圖則太極之動靜互根陰陽之兩儀分立二五之化生無窮善惡吉凶之相尋不已皆悉備矣孔子賛易廣大悉備故周子稱易亦曰大然以此圖觀之亦盡易之蘊故曰斯其至矣至者盡也斯指太極圖漁者既聞斯義遂釋然而去日放歌于清湘傲嬉遊以待盡了一竿以自餐視世故皆瞬息也余卜其為人嗟曰異哉有如漁之徒者而得與聞於斯乎 漁對終

客對

有客至自南嶽叩其姓名不荅再叩之第曰關中族氏也與欵語皆當理因留宿客亦亮余志不亟去居數日飲梅洞微醺朗誦西銘蕩然橫乎天地萬物為量而謂余曰汝能為說乎余欵對似不能俯思久之忽悟先賢理一分殊四字抽繹去可立說也遂將西銘文揭條析義是為客對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混然中處 客問

對曰張子見道就從那大原上說將來了乾稱二句是

統言乾坤爲萬物大父母乎茲二句張子自置其身在
大父母中而爲之子也只此便透徹理一了客曰不稱
天地而稱乾坤者何曰乾坤者健順之名也天地者覆
載之形也所以易文只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云乾
元資始坤元資生藐小也以形言混合而一之謂也語
曰乾坤大父母吾身小天地是也客曰受形之父母奈
何曰能孝於父便是事天明能孝於母便是事地察

天地之帥吾其性天地之塞吾其體客問

對曰此二句正見所以乾稱父坤稱母之義帥猶云主
帥也以理言即太極也主宰化生萬物的故擬之曰帥

塞即孟子塞乎天地之塞以氣言蓋此氣無一息之停
無一處不到充滿周徧的故名之曰塞性是吾所以生
生之理蓋謂天地之主宰以化生萬物者即吾得之以
爲性也體猶云狀貌故朱子謂之體段乃吾之所由以
爲形者也蓋謂天地之氤氳不息聚而爲物者即吾得
之以爲體也吾其帥天地之性吾其塞天地之體則乾
坤不稱吾父母乎二吾字泛言與上文予字不同程明
道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只有此理即此理會去便得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客問

對曰二吾字即上文二吾字胞一體之義與愛之而不
傷也即天地之帥吾性塞吾體又觀到理一處々故只
得天下之民之物雖其分殊而皆吾之同胞吾之與也
以吾而視民又及物固是分殊又吾之中民之中物之
中又各各不同亦是分之殊然惟理一則其不同者只
因形氣就分別了程子曰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
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蓋意最害事意便是私所謂
人心也軀殼上頭起意只從那耳目口鼻上動意去故
私私勝只爲意隔住不見得一體道理

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
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

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之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客問

對曰此又承上文民吾同胞一句而推其分之殊也而
實皆同出於大父母正以見理之一大君統理乾坤之
人大臣輔君以出治也其長以下四箇其字皆指大父
母言尊如大君一吾父母之宗子貴如大臣一吾宗子
之家相尊高年長吾父母之長慈孤弱幼吾父母之幼
顛連危迫也推之至於顛連無告之輩皆吾之兄弟者
程子謂仁者渾然與物爲體只此理會得出來

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

仁曰賊濟惡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客問

對曰此以下欲人反求諸身以自盡此理保謂守之而弗失翼敬也詩言小心翼翼能常保守此理則是猶子之能敬其親也若理得於心情暢於外而樂則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脫然無累是猶子之純乎其孝而無毫髮不豫親之心也違者背而去之之謂則是猶子之逆其親也故曰悖德仁以心言自喪所受之理而陷溺其心是害仁也害仁則不孝之子忤逆父母故曰賊濟猶助也人性本善悖德害仁者不能改惡以從善是濟惡而爲不才之人不能奉事父母其字應上子翼純孝踐形

謂人受形於父母而具此理理完具而形用之故曰踐形肖似也言此等子與純孝之人皆合德於大父母而爲天地之肖子張子至此見得理一處分明將天地視爲吾所生之父母而求所以事之然後此理之在我者有以全盡之而無歉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客問

對曰此節正言事乾父坤母之道也善繼志善述事語出夫子稱武王之孝化謂陰陽流形以生長收藏而變化萬物者也知化知字即乾以易知之知猶云主也謂裁成輔相而代天之事也如此則是猶子能善於父母所爲而續述之矣神謂陰陽不測之妙於穆不已而爲萬物之命者也人能窮之則與消息盈虛者合而代天之心則是猶子能善於父母所存而繼承之矣不愧屋漏能愼獨也无忝即詩言不忝爾所生心性皆大父母所與我者惟暴弃者遠而害之耳存之養之是能勉勉焉以求全於父母之道詩言匪懈以事是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客問

對曰此即古聖賢之事以明之崇伯子禹也鯀封於崇稱崇伯鯀故謂禹爲崇伯子孟子曰禹惡旨酒潁封人潁叔考也魯莊公誓不見母考叔一言而感莊公遂母子如初左氏美之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張子蓋謂天雖非人之所養也人能去人欲而順天理乃可以事天享帝則與人之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異矣故曰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語出孟子育謂教而養之也英才可進於善而能育之亦不過因其同然者而及之故曰潁封人之錫類功謂功用恭謂敬之心也弛懈怠也舜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至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

之爲父子者定故曰功人能事天而天心感悅則亦如
舜之功也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申生曰君
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竟不逃以待死故曰恭人能
一聽于天至死不變則亦如申生之恭也體受歸全謂
體其所受于天者而全以歸之也曾子戰戰兢兢至啓
手足而後嘆曰免夫則是能體受歸全者人事天之心
惺惺不昧充全天之所賦而朝聞夕死則亦猶是也尹
吉甫以後妻之毀逐伯奇伯奇順親之命而出亡在外
是可謂順親之令矣子之順親與人之順天其道猶是
也蓋觀法于古人而推事親之心以事天則父天毋地

而賤形惟肖矣違曰背德害人曰賊者反是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
順事沒吾寧也　客問
對曰生謂生理成謂造就之也玉猶愛也富貴福澤謂
富貴之人享此福澤也貧賤憂戚謂貧賤之人有此憂
戚也人有幸而富貴福澤天非以是私之也蓋天將使
有所賴以爲善而益厚其生耳有不幸而貧賤憂戚天
非以是薄之也天將用是以困心橫慮而增益之俾之
底於成耳上文如古聖賢皆能體天之心而盡天道矣
順事謂所行之事順於理也寧安也謂安于死也如爲

臣死于忠比干文山之類爲子死于孝如申生之類皆
死無遺恨與造物者遊豈不寧哉孔子曰未知生焉知
死今張子即其存之順而決其沒之寧蓋至是而於死
生之際可謂透矣爲人於父天毋地必於沒寧而後可
了邵堯夫有云須知虛過死萬變恰似不曾生一般者
正謂此也對畢客離席揖余曰汝亦知言矣復歛余不
覺月白登樓望焉四際一目乾坤萬物豁然於襟張子
曰混然中處豈虛語哉　客對終
客談先天數而曰既謂之先天則未有天矣理氣未判
何從起數乎曰先天爲數神之也託數于神將以要之

也造化自然之數止于五用於十而數窮矣窮則是生
吉凶災祥客曰請言之曰太虛一丸名曰無極數之一
也是生陰陽數之二也是生天地人數之三也又分爲
太陰少陽太陰少陰數之四也變化而氣行焉是生五
行數之五也由是相濟爲用相生爲物以一乘五數之
六也以二乘五數之七也以三乘五數之八也以四乘
五數之九也以五乘五數之十也故曰天數五地數五
河圖洛書五皆居中其神矣乎一造化之自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其神于十矣乎傳云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
曰推一合十爲士蓋理具而氣行理隱而數彰雖天地

聖人莫之逃也當其先也天且無之而何有于数故曰先天鳴數神之也夫造化唯理最圓無形而無始無終數者畫也有畫則有反始終之際圓通之會也故有消則必不息有盈則必有虧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天地之不能出於數也如此故日月之相食陰陽之愆伏星辰之變現陵谷之變遷地動川枯以至堯之禪舜必曰曆数孔子不得位必作春秋將謂之非数乎然天地不失其為天地聖人不失其為聖人理有常也大都理可極數不可極數極而不反者譬敵師之百萬不可以久壁敵或乘之矣金至百萬不可久儲盗或伺

之矣故君子一信于理有不可逃者数也夫世之言先天者必曰伏羲而歸于周易易六十四卦示人吉凶悔吝可趨而趨可避而避皆理也周子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以理言也術曰我未卜先知縱使先知果能逃不可逃之数而逆天乎子雲之閣郭璞之僇將何以自免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信于理一聽于天則心安而順矣日惺惺不敢恃于心平平不敢惡于人與人子語依于孝與人臣語依于忠與人交依于信如是而吉凶則非数之所能逃也嘗謂数不出一部易夫子曰神以知

来知以藏往又曰数往者順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逆之一字似是知未来事然聖人字之為逆故其教人曰不逆作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先覺二字宜玩程子以明覺便是自然用智便是自私謂用之便是二黃五經先知程明道來亦不可同于至誠前知故程子嘗語人曰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孔門唯子貢億屢中若在後世亦當在数學中人品求之然聖人所許者又終日如愚之顔子也至郭璞李淳風遂縱横矣数本乎易也文王居羑里演易是文王聖于数者也當時豈不先知紂當某日亡而告之武王

乎然史書未聞也堯夫嘗欲以数傳與二程二程不肯從然程朱毎惜堯夫多此一節大都数只那一念得之堯夫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蓋我者指念也當其未起念則鬼神且莫之知矣只動念便知之蓋堯夫之数于起處得之 一日問程子今歲雷從何處起程子曰於起處起堯夫遂深服之蓋起處者猶云念也乃云于起處起則得其数矣富鄭公病謝客堯夫候之鄭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唯待君耳堯夫顧左右更取一胡床曰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須見之公歿後此人當秉筆紀公事公聽之既午果

范祖禹至遂延入公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忠朴也日筆削累君頗少留意呼似失之矣富公相業耀海內史氏自以公書堯夫何如人也只他日紀公事一言動富公則近于私矣富公正人也所謂蓋棺事定而頗少留意一言不已陋乎范祖禹一時之賢自當秉天下後世公議而顧遺公可書之美必囑而後書則失其爲祖禹矣度是時富已氣息奄奄欲託後事所謂病中設此待君便是他動念處而堯夫之數神矣又富公守西時府第牡丹盛開召司馬溫公堯夫觀花時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堯夫遂筮之畢曰凡若干朶使

人驗之一一如其數客又曰此花幾時開盡堯夫再筮之良久曰此花盡在來日午時半客皆不答富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明日果來會客坐少頃忽群馬廄中逸出與客馬相踶嚙奔入花叢中花盡折毀夫有開必盡者數也使對曰開盡時便盡如明道所謂起處起亦不必來日會驗但會驗一語是念頭中他處正所謂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也昔竇儼善術數其兄儀嘗鄙之儀有兩花椅儼謂兄曰一隻某月某日先破儀聽之愛護尤謹至期命僕者收置隨被僕毀之夫物有成必有敗而儼謂此椅某月某日當毀而儀聽

焉則念動矣此所以中之也獨不見海上翁狎鷗之故事乎物且然而況人之靈乎嘗閱寶藏論五通之說雖非正而近于不用術又禪家法門以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雖不諳儒理而無念二字則私泯矣昔有告晦菴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曰吾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而已上蔡謂二程先生不貴其術者蓋以此余因談術者動輒託言于堯夫故與客商之非敢妄議堯夫先生也嘗閱晉書郭璞遇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我有性命無勞蓍龜璞無以應

之而術亦不顯于含後含亦享年九十三而卒孰謂含其拙哉余寧含之拙無爲富竇二公之好巧以俟天

佛氏脩性不脩命老氏性命兼脩老氏以煉精化氣認作吾儒脩身了煉氣化神認作吾儒正心了煉神合虛認作吾儒誠意了

何燕泉孟春引懷公提偈語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跡之意水無留影之心又引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踏雪泥泥水偶然留爪指飛鴻那復計東西而批云讀者試思向來陳迹可爲一慨世事轉頭尚足問耶夫二說皆禪語不落色相云尔蓋相而無相

空而不空乃真空妙覺藏泉此批似看得落寞春月覲桃林伐山楊用脩收僧齊巳詩重城不鎖夢夜自歸山亦但以辭句目之似亦未領其要者

客有談及古今女子而獨詩稱哲婦傾城何也曰女子稟得清顥異人往往有之只緣他聰明姿麗能動人人為他所動便秦了事試以載籍中一二言之汝陰太守李矩妻衛氏名鑠字茂漪極善書杜甫詩云學書雖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魏曹植嘗求甄后遺女不遂太祖因以與五官中郎將植思之至忘寢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王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為郭后

說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枕是我嫁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自勝因作感甄賦後明帝改為洛神賦云秦符堅時竇滔字連波拜南安將軍鎮襄陽初聘陳留令蘇道質第三女名蕙字若蘭識智精明儀容秀麗年十六歸滔滔甚敬之蘇性妒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滔置之別所蘇力求之輒加捶楚滔深以為恨及有襄陽之命邀蘇同往蘇忿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斷蘇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又按范陽盧氏冊王氏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十二字與此事相類）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名曰璇璣圖讀者莫曉也蘇氏笑而語人曰徘徊宛轉自成一家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令蒼頭賚至襄陽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關中迎蘇氏恩好如初蘇所著文辭五千餘言緣隋亂多散落獨璇璣圖傳于世又有賈玄之妻某貽玄書云棄妻斥女敬白賈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妻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

仰呼蒼天悲哉賈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此猶怨辭）徐淑者秦嘉妻也淑答嘉書云知屈珪璋應奉歲使（時嘉有若故云）郡策名王府覲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切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侶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

之歎今適樂土僾逰京邑巴現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
妙得無目玩意移徃而不能出耶嘉報之淑又有書云
旣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顔慙歎出于非望鏡有文彩之
麗釵有珠異之現芳香旣珍素琴亦好惠異物于鄙陋
割所珍以相賜非豈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
彷彿操琴詠詩心思戚結勑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鑑
形斯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好
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鑑當待君還
未覩光儀則寳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此激語有詩人諷適為容之義
中郎將蔡邕有女蔡琰字文姬邕嘗夜皷

琴絶絃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四絃問之並
不差謬適河東衛仲道遭亂入胡在胡中生二子曹操
遣使贖之再嫁董祀琰自傷失節而不能忘二子因作
悲憤詩及胡笳十八拍後曹操一日問文姬曰聞夫人
家先多文籍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
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之文無
遺誤然胡中之恥難脫矣楊廉夫詩云中郎有女能傳
業傳得胡笳業不如惜之也程子曰失節事極大列女
傳載荀爽女荀釆已妻陰瑜瑜早世爽逼之改同郡郭
奕彩懷刄自誓死之書扉曰尸還陰故李東陽擬古樂
府斷絃曲云有書何必教有女翻為辱君看荀爽妻一
死萬事足此又不在文字間取之

客談及文中子不仕子曰當隋時虞世基掌朝政又煬
帝不道世基遣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文中子曰通有
疾不能也飲使者歌小明之詩詩言大夫悔仕于乱世以送之世
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揚
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且子雲言之矣竟不免于漢

莊子列禦寇篇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
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蕭緯而食者其子沒于
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淵非直九
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矣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
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
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莊子竟甘窮不仕若文中
子之不仕想他見特只如此若子雲失之矣

世稱嚴子陵為光武故人及讀鄧禹本傳謂禹年十三
與光武同遊京師禹年尚幼一見知其非常人遂相親
附數年歸家是禹亦光武故人也一則高嚴陵之風一

則爲中興之佐各成其是而已
嘗讀論語患不知人章竊謂孔子大聖也而及一細何也今來始知知人一事最難宋周濂溪光風霽月何如人品也趙清獻以位相臨甚辱下之程明道王荊公姦人之粹者孔文仲論明道一疏多醜詆雖最下人品亦不至此甚矣趙孔號當時人傑而不知二先生何哉故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人必能知人而後可以言智故曰惟聖然後知聖第我不知人便于已分數上減了多少此聖人所以爲憂
客一日談咸卦予曰此卦取彼此交感之義世間唯男

女之感最真故聖人取焉因言君子之受善一如此也蓋其感人與夫受人感者惟一塵耳
客談孔子畏匡微服事予曰天人不二能盡人事便是聽天者子畏於匡微服過宋亦是聖人盡人事處昔見莊子有河伯謂既聽造化之所爲因謂北海若曰然則何貴於道耶（言不必學道了）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莊生此說亦可與聖人之用合權字即孔子可與權之權蓋權爲聖人之妙用故孔子之處匡宋事正見他妙處也希逸謂莊子到這裏說箇權字自是作家
陳壽作三國志藏于家既沒賴范頵表之而後其書顯於朝揚子雲太玄經得陸績以著晉王長文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經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于後世晩遭陸績玄道遂名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嘗觀晉庾翼初不服王羲之書嘗貽人書有云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雞皆學少逸書及見右軍與亮兄書乃深服之因復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

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又陸機初聞左太冲作三都賦不服與弟雲書云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思賦出機始大服夫大舜好察迩言孔子聽孺子歌聖人之量自殊若其書之顯晦雖聖人六經非西漢之表章宋儒之講明亦何傳焉
民間行慶賀禮往往用羊酒按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二十疋亦無用羊之旨至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又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觀此則知今日用羊之始

太始公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始于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太史公之說如此我

太祖渡江定金陵始轉而北定中原蓋劉太史初在吳中覩象曰東南有天子氣蓋亦自其天運然矣後

成祖靖難又自北起遂定都北平所謂收功實于西北者非耶左氏亦云天道多在西北

世傳奸僧嘗見南唐小長老之事可鑒也南唐中主後主皆佞佛而後主尤酷廣爲寺塔其臣汪煥切諫不聽

時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緣而來多持珍寶怪物徧賂貴要朝夕入論輪廻果報之說後主傾信尊爲一佛出世所服皆鏤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覩華嚴經安知佛之富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請于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僧千人日給盛饌有不盡者謂之折倒造爲妖語動搖人心俾帑藏耗竭贍兵不繼及宋師渡江即寺爲屯不煩營搆乃知其爲間也又一僧來南唐于采石磯立塔草衣藿食施遺皆不受宋師下池州繫浮橋于石塔屹然完固金陵受圍召小長老退兵乃揚言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敵兵偽退未幾梯衝環城矢石如雨倉皇召小長老稱疾不至矣蓋宋人敎于佛而北兵因其所好者耳當危急時猶召沙門德明等講楞嚴圓覺經令闔城誦救苦菩薩其迷溺如此

劉歆華綜論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處合而爲生魂所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息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

微是以動華韡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于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神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載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惑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返而精靈逃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氏明罷示其弗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

罷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循存則同乎季札各得
一隅無傷厥義故周人有無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
不其然乎夫形也者無知之實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
抑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與神逆旅之館耳
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
得理也神已適彼旅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
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隆興出于澆薄俎豆綴兆生于
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奠饋建丘隴盖欲令孝子有追
思之地耶夫何補于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
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于失埋哉足以子

羽沉川漢伯方擴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
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游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
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
儉易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
還葬而無椁斯亦貧者之禮也予何陋焉且張奐止用
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
度故舟為椁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絕墳隴康成使無
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于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
髴景行以為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
不須復魄盥洗而殮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

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
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
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于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埳埳
足容棺不須磚甓不勞封樹勿設祭享勿置几筵無用
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杇木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
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朋友及寓所
咸願成余之志按歊幼識慧七歲誦論語毛詩便能問
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答皆有
情理與族弟訏結志同居相娛而已長不娶不仕嘗欲
避世以毋老不忍因獨坐一室忽一老公至語之曰心

力勇猛能精心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遂彈指而去歊
長猶精心學佛在興皇寺遇道人釋寶誌者驚謂之曰
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天監十七年忽著革終
論明年春人為其庭中植柿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實
尔其勿言是秋果卒年三十二謚貞節劉訏性至孝數
歲父母俱亡往依伯父及長不聘妻本州刺史張稷辟
不就挂檄于樹而逃訏善玄言尤精釋典與歊聽講于
鍾山諸寺遂共卜築居焉年三十一卒臨終執歊手曰
氣絕便斂斂畢即埋不須立靈筵亦無求繼嗣其宗人
至交為立石銘之謚曰玄貞又同時有劉勰家貧不婚

娶依沙門僧佑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分類録之今定
林經藏其所手也有勅與僧慧震撰經證功畢遂啓求
出家先燔鬢髮以自矢乃于寺變服更名慧地未期而
卒嘗觀勰作文心雕龍論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夫文心
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文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
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
龍也位理定名彰大易之數其用四十九而已論成未
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
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
讀之稱賞常陳諸几案然其貶徇之辱亦可痛矣人以

此評三劉盖一不如二云

客談佛性子曰圓而寂者佛性之體圓而照者佛性之
用然與吾儒之論性則異矣佛以神言儒以理言以神
言者體用專乎内也以理言者體用内外合也

曹子藏云前志有之聖達節杜預註聖人應天命不拘
常禮也竊謂湯放桀武王伐紂古来伐無道君自湯武
始所謂達節事二聖足以當之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然後湯武之為聖人有定論矣後世稱中
散云至死薄殷周蘇東坡謂武王非聖人畢竟於這圈
上難過况舜常人而欲效之終逃不得篡弑之罪故孔

子教人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人不問位（晉書[?][?]特為大都號稱多士瑯琊王澄行經其[?]太守呂豫遣吏迎之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若大位耳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然則何以但言此二人吏曰向謂問人不問位王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如此[?][?][?]字子尼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不自安克[?]為豪上而見憚如此後成都王穎擢克為東曹掾克[?]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以朝政舊弊遂絶不仕）

受弔不受慶（唐岑文本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受弔不受慶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致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以文墨位宰相奉祿已重尚何殖產業邪）

陰陽氣也偏天剛柔質也偏地人有氣質而陰陽剛柔
備焉故禮記曰人者天地之交

客問於子云易以道陰陽何謂也子曰此句最得聖人
作易之義盖天地間事事物物皆陰陽之所為只可説
箇陰陽故易之卦爻不過是箇陰陽而已至其所以然
處是太極了若太極如何道得觀繫辭第五章首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是説太極亦只説箇陰陽終曰陰陽不
測之謂神是説顯仁藏用之妙處亦只説箇陰陽所謂
易以道陰陽者類如此若上一箇繞離了陰陽便是（雜言）

貴[?]必危寵愛藏姦漢高祖甚寵戚夫人呂姁娥（呂太后字）

恨之高祖崩遂殺戚夫人及趙王如意當時惟薄姬稀見高祖呂亦不甚怨後呂幽宮中獨得幸高祖者而戚夫人子毋獨憐薄姬以稀見免怨恨子亦得爲代王姬從子之國爲代王太后後其子入爲帝是得稱薄太后貴顯及與弟使其在高祖時同寵則其粉於呂姁娥之手同作人彘見矣嘗云愛而示之以不愛謂老子術非耶武帝年已老始生昭帝纔五歲立爲太子命畫工畫周公負成王圖託霍光昭帝母趙婕妤鉤弋夫人也未人物好清淨因臥病右手拳飲食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地有奇女召見之姿色甚佳帝爲披其手手遂

伸幸之生昭帝後武帝欲立昭帝一日譴責婕妤即遣人持去送掖庭獄死之左右曰其故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夫武帝爲子慮遠使婕妤未有可疑之惡乃以所慾而遏之死死以緜緜高祖基業未立家法使太后不敢干朝政又未立法使不得輕易太子故其禍至此言曰戚姬緜緜以殺其子昭帝因愛以死其母正是骨肉相殘亦於漢事有感

客談養疾須以樂故稱樂爲劑予曰聞易云勿藥有喜此治吾儒當用之宋太醫孫昉字景初爲士夫發樂多不受謝自號四休居士黃山谷問其說昉笑曰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欝欝客來煑茗傳酒談上都貴遊人間可喜之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相忘山谷居與四休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山谷因作二小詩遺之以侑酒茗一云富貴何時潤髑髏守錢奴與抱官囚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人間萬事休一云無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又宋李畋九河公語錄云畋若苦病瘵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

畋對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其君哀宗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爾心和則邪氣不干即前輩所云安樂法移心法治心法皆勿藥有喜也扁鵲嘗言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不治輕身重財二不治衣食不能適三不治陰陽并臟氣不定四不治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若此六不治必不知安樂法且不知移心治心何藥可醫此當與養病者告之昔人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又堯夫詩有病起于情

情多病亦多旨哉
仕遊豪達自古難其人嘗讀宋史王鞏有儁才長於詩
從蘇軾遊軾守滁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
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于黄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
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数歲得還豪
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毎除官輙為言者
所議故終不顯吁軾知鞏能繼三百年後之風流可不
難哉
人於載籍中看古人更說得古人心緒出總是讀書工
夫如[illegible]甪四皓賛云道可佐皇而臨于帝治是以崆峒

箕山之長揖于軒堯也德宜輔上而偶生伯世則四皓
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是言崆峒箕山以道自處四皓
以德自高各令其心各適其時耳又云秦失其鹿豪傑
並逐鸞鳳何依白雲深谷言四皓所以遁秦而處皇儲不安我德
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言四皓所以為
惠帝而出弋者何思鴻飛冥冥言四皓所以竟于處竊謂四皓幾于聖
人之量爾可謂深于四皓者若常渠牟李華之作似不及
道理用處豈[illegible]過不得若任情處使有弊如決水止亂
也決峻則亂必生禮以嘉會也禮勝則會易離豈法與
禮不可用哉用之者流下勝也又如古聖賢之盡孝必

不至有割股有埋兒事古聖賢之盡忠必不至矢諫齊
君或不至殺身縱使殺身成仁祇以顛沛必是之意若
他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何至于
殺身也昔程正叔于曾子耘瓜事而曰曾子至孝如此
亦有豈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人問
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觀
正叔斯言便可論上古聖賢之事後世只從太過刻苦
處取人亦是行過乎恭之意非中道也
國朝不設諫官祇於六科廊設六科給事中凡各奏章即
奉

聖旨各科勘其中事理得詳審否行止復奏謂之封駁
又都察院設十三道御史凡有奸邪不軌之狀得奏劾
謂之弾糾相傳以兩衙門為言官誤矣毎詔書皆云天
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古来言路無如我
朝之廣開
[illegible]有談成住壞空乎曰成住壞空只専說得箇形了若
實際原無壞亦非空故曰真空不空昔蘇東坡書焦山
綸長老壁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來實未嘗三字
即所謂處世為浮生浮字義此當與真空字相體貼
君子謂侯死為待盡[illegible]卓收皇甫規[illegible]撒樸之謂持杖

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患速盡猶云速死也

客談先儒說氣有聚散何處見之予曰氣何嘗有聚散太虛中一氣嘗周流不息周子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且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處見他聚散只到那氣以成形便見箇聚的意思及其形滅又見箇散的意思若太虛中一動一靜只此流形不息何聚散之云

詩亦難識詩人多寫其自得處如以其辭而已恐或失之唐賈島有詩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乃自註一絕于其下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後隱君詩話乃駁之曰人豈不自知及自愛其文乃更大繆何耶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竊謂潭底影是空樹邊身是幻數息是假獨行是真島曾學禪三年有得頓悟也一吟雙淚流卬禪家驚悟大汗之謂勞乎豈知異世下賢如隱居者而不賞之乎又島哭栢嵓和尚詩云苔覆石床新吾師幾占春寫留行道影門影日身皆幻也寫字梵字須梵刼坐禪床細玩塔院關松雪房門鎖隙塵所閉者松雪所鎖者隙塵師歸真空矣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島自悔今日之哭亦兒女子私情耳豈識師之歸真空無生滅也後六一居士亦詆之曰寫留云云身時人謂之燒殺和尚真可笑也何居士之高亦坐此也偶讀而書之以俟後之君子共賞云尓

客談坐功予曰曾聞釋氏云安那此云遣來入息也釋氏云般那此云遣去出息也出息爲生死陰入息爲思想陰或云先数出息氣則不急身不虛澁身心輕利或昧多成或云先数入息隨息内歛易入定故或云當隨便宜以数出入若心輕浮繫心丹田當数入息若心昏沉繫心鼻端當数出息皆不許出入俱数提婆菩薩云佛說甘露門名阿那波那於諸法門第一安穩道又菩薩多羅在東印度國國王問曰諸人盡轉經惟師爲甚不轉答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億萬卷非但一卷兩卷蘇東坡曰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遥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即入靜室端坐黙数出入息從一数至十從十数至百此身兀然寂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如是久之一息自住不出不入時覺此息從毛竅中分八萬四千雲蒸霧起無始以来諸病自除諸障消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尓時不用尋指路人也昔禅者云人于參學此道用心處請用工夫又云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也存吾夫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悱以三隅反者正是學者用心

處也故夫子又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蓋學者之不用心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今遇人而輒問下手工夫都是大謬

唐荆州陟屺寺僧玄覽詩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朱文公甚愛之且跋之曰大丈夫處世不可無此氣象亦從之事楊升菴甚惡之者文公則不以人廢言

始皇帝元年是政之存日李斯等議自號始皇帝始者萬世之始其子胡亥遂為二世皇帝父莊襄追稱太上皇未嘗稱皇帝蓋嫌於始之義云至漢時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曰武者君謚然帝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

古也蓋自秦政師心立制不考信六經遂使三代以前之意蕩然矣按漢高祖紀高祖崩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夫曰襲者承也後世云上徽謚尊號自此始宋儒詆漢襲秦及讀高帝紀諸大臣傳表想高祖既除秦見秦制尊君抑臣挾懾黔首心竊服之又當時諸大臣皆戰國權謀之遺以故一切盡襲秦使先王禮樂一截泯焉漢高祖之罪也始皇作至今談其人則惡之而用其制則不知己抑又何哉武帝始表章六經然後先王禮樂猶見其緒者又武帝之功

人間厚風俗一節最先在合族屬嘗觀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音問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弗弔也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問之曰無思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別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愛之道然也范文正公之為參政也嘗告諸子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于吾固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踈也苟祖宗之意無親

踈則饑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又何顏見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程子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行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當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之疏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耳蘇氏族譜序有云今日之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類如此言是亦古人厚風俗大端也故嘗言曰人能厚於兄弟

便是不忍忘親之心人能厚於宗族便是不忍忘祖之
心
今人入仕或以念頭差墜往往以墨敗官或取法辱只
不曾體貼前輩好言語來也嘗觀梁徐勉雖貴顯不營
產業俸祿以給親屬之窮乏門生故舊或以爲言勉荅
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
軿如其不才終爲他有此猶尋常語意耳未見他高處
及讀其誡子崧書有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于
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中年聊于東田
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

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或懸車致事實欲歌
哭于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宅無
相容處所以尒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
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恐時
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
宛其至矣定是誰宅由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
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尤爲不少既牽挽不至義不可
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帛黯乃獲百金成
就兩宅已消其半憶謝靈運山家詩中爲天地物今成
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

相校幾何哉又曰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畧
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
林聽鳥濁酒一盃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
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
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盈庾盈箱尒之幸遇如斯之
事並無俟令吾知也宋范文正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
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
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且西都士大夫園林
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

己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無
以爲慮大二公皆見理到處故其言如此讀者宜無忽
於斯
君子謂矯情之事聖賢不取然末世任情濫觴非矯無
以近道嘗謂漢田叔爲魯相數年卒于官魯以百金祀
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唐暹爲禮部尚書既卒
尚書省及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父志宋蔡沉
從父元定謫道州元定沒徙步護葬以還有遺之金者
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曹修古知興化軍卒于官
貧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

人卒拒不受何燕泉稱之曰仁可謂漢之孝廉矣孝友
克肖子也蔡氏父子道孝之儒也脩古季女之識乃亦
不恥其先人德之所化然也又歐陽永叔爲蔡高墓志
云太康主簿蔡君山卒其妻程氏一男一女皆幼縣之
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之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
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燕泉稱之曰予於是
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竊謂贈
與賻自古聖人有之昔范純仁麥舟助喪謂當時助之
與夫受其助者皆兩得之若仁與孝友諸輩所處皆涉
矯情惟蔡況當僞學之禁言者譊譊若又受人之遺其

累多矣拒之可也以死者之廉至拒人之贈賻則於孟
子交際一章似打疊不過又不知聖人贈賻之禮爲生
者乎爲死者乎雖然以若所爲可爲末世之濫受者恥
故君子與其濫也寧矯乎於燕泉亦云
我
國朝洪武時猶襲漢唐遺事有官妓後來御史用之太縱
恣廢曠爲都御史顧佐奏革至今遂以此爲官箴一入
仕無論崇卑一染風聞即被考察嘗覩唐杜牧嘗以[illegible]
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爲時第一有
紫雲尤擅名每開筵朝士爭赴以牧持憲不敢邀牧遣
意李因馳書諂之牧遂往而衆妓已集牧于妓行瞪目
注視滿飲三卮徐曰聞有紫雲者誰李目之牧凝良久
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俛首笑衆妓皆破顏又自飲
三爵因口占云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
發狂言驚四座三行紅粉一時回先是唐太和末牧以侍
御史出賛宣城幕聞湖州多名妓因往遊會素厚崔公
作刺史崔承意籍致名妓牧皆無當於心語刺史曰願
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候其雲合來之或有遇者崔如
其言竟暮無所得將罷忽有老姥携一女年纔十餘歲
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因使語姥將置舟中姥女俱牧曰

且不即納吾十年後必爲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結
以重幣大中三年牧果刺湖州將女已從人生二子矣
聞其事因題云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
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又芝田錄載牧在牛
僧孺帥維楊幕多微服出僧孺惧不測往往以街子數
輩潛護後牧以拾遺召僧孺以是相規因出街子輩報
帖一篋貽之牧大感服有詩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
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按牧
豪邁也因别杜甫稱小杜陵云又南唐韓熙載北海人
以隱嵩山登唐同光中進士放蕩不檢補和常滁三州

從事雖落魄不偶不以介意南唐先主受禪召爲秘書
使事主于東宮諭之曰以卿早髙名場踈儁未更事故
使歴州縣之勞行用卿矣宜善自脩飭輔吾兒也熙載
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中主即位拜史部
修撰上疏論贊冊事與和州熙載性忽謹細畜妓四十
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鬨然熙載客謂所親曰吾爲
此以自汚避禍難耳老矣不能爲千古笑後主嗣立頗
短其少檢乃盡斥諸妓後主深喜尋復其官欲大用之
已而去妓悉還故態不改後主嘆曰吾亦無如之何矣
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

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事否或對曰若劉穆之贈開
府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謚文靖
初熙載嘗使周及歸中主問周之將相熙載曰點檢顏
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世傳陶穀學
士鄭事觀此又與熙載不同時殆寓言也今日華官妓
亦誠有理雖有牧之豪韓之放誠其心欲做大官亦且
竊敝車羸馬之狀邀譽圖進階耳第余所見從仕者罕
清風宦况可髙古人之選者間遇一二人外皆厚積官
囊而歸位愈要而積愈不肯未聞重加誅討又何如也
縱考察之不過爲閒住爲罷職足矣彼其卮得此以宋

櫂梓出遺子孫不亦多哉夫不用妓止飭一人之身心
剥膏脂貽生靈百萬之大害

一小庵一僧日夜念法華經客曰僧勤于斯何義乎曰鄉
以印心客曰何謂也乎曰須知删後無詩方信畫前有
易客俯思之有省

氣清則通氣濁則塞故清極則神濁極則形露是清氣
之液雨霧是濁氣之蒸

大周小周皆南唐二后也皆司徒周宗之女昔云哲婦
傾城其在斯矣大周小字娥年十九入宮采戲棊奕及
歌舞俱絶妙嘗爲壽中主前中主嘆賞以燒槽琵琶賜

之盖中主所寶器也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專房創爲髙
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粧人多效之嘗雪夜酣飲請起
舞后主曰汝能創爲新声則可后即命牋賜譜喉無滯
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
破先是盛唐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絶不復
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
於世内史舍人徐鉉聞之于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
法曲終則緩此声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
有人易之未幾后卧疾已革猶不亂親取燒槽琵琶及
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及沐浴粧澤自納含玉遂卒

小周即大周女弟或謂后寢疾小周已入宮后偶褰幔見之驚問曰汝何日來小周尚幼未知避嫌對曰已數日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后卒小周繼立為后被寵過之後主嘗於群花間作亭罩以紅羅押以玳瑁雕繪華侈而制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及國亡後主北遷封后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朝謁每入必留內數日出對後主輒淚泣罵詈後主嘗宛轉避之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暴卒后悲痛不自勝旬日亦卒夫以大周才艷動人主一為色荒不知大敵之臨境矣傾城之誡豈虛語哉

莊子曰詩以道性情以此談詩可謂中聖矣如三百篇何一字不由性情中發出離騷猶近之若兩漢魏晉之作往往亦近古蓋體律長短諸法門爭為競巧誇靡不過聰明奇特之士相標尚耳恐於性情未盡也間嘗取古詠如箜篌引云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當柰公何按崔豹古今註云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晨刺船于河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遂墮死其妻止之不及乃歌云云子高歸語其妻麗玉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因名之曰箜篌引此詞只數字沖淡而情理尤至又梅聖俞作莫打鴨詞云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語亦古淡又馬援武溪深行云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此援南征而作也令善笛門生爰寄以笛寫之又樂錄悲歌云悲歌可以當泣去声下同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壘壘叶平声欲歸家無人叶如延反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叶魚戰反腸中車輪轉叶去声 劉履稱此詞格力絕類建安但不知何人作若淵明諸作誦之令人飄然如遊華胥之境大都讀詩只從晉魏兩漢上至三百篇似為得之

老子欲長生久視故主於鍊息精神佛氏謂輪迴墮於死能脫是則無生滅故主於存神以合虛二氏之學皆與吾聖人原始反終之說相背朱子感興詩但恐逆天理偷生豈其安陶淵明詩縱浪大化中應盡便須盡此似是理會原始反終者然亦終有難盡會處

嘗讀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與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同乎子曰既說箇天之性似高一層這靜字對不得動字看無動靜無寂感無內外是箇本體原來如此靜耳故曰天之性若中庸未發畢竟對箇已發看了故中庸又示人一箇恐懼戒愼程子所謂敬以涵

養之者此是未發時工夫從此到時方是人生而靜可以希聖可以合天

孔子言十室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此好學二字似不當輕易看過聖門亦不輕易許人故惟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人須識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亦足以發語之不惰方是真好學處若子夏之詩書子貢之多識不可認作學問亦當不啻好學

以德報德一截事此是聖人教人厚處亦學者首務宋王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

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鋪剗雪行二十里訪之毋子寒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貿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錢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己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夫一飯必報顯而立祠果過情哉若陶之所為世之樂義者怠矣

談富貴不如談清閒清閒中自有一種富貴 談富貴能令人俗談名利不如談漁樵漁樵中自有一種名利 談名利能令人憂

蟻人所惡也宋郊渡之而身顯蛇人所毒也隋侯樂之而得珠彼其不同於衆人之公而成其私以受福世謂王賀陰德為綏不良以貽善人害而天顧戕之為失歟應之常蓋事有偶然而學者論其理耳

立春後八日有客問于予曰昨夜聞雷聲乎答曰予久聞之矣先王以至日閉關那日只為雷動了所謂聽於無聲只此理也

天地無心聖人無情君子約情衆人溺於情程子曰是亦不可已乎此之失其本心嘆人溺於情以喪心也

商君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竊觀人情愛華而忘實護疾而去藥戒之哉

朱子曰陽氣發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至哉言乎任事畏避不克擔當只緣少精神耳利害死生得以嬰之

國朝萬安四川人成化間任內閣弄權一進士徽州歙千人[illegible]寵聞安房事久痿因以藥進為其洗鳥後引入臺中人號洗鳥御史嘗閱仇池墨記李憲用事士大夫皆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然嘗為憲洗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古今佞人無恥事相類如此而憲之一言尤足貽奸佞之辱

國初靖難時周是修約解廣赴義而廣棄約嘗閱史南

唐時張洎爲學士宋師圍金陵洎與陳喬同約死國巳
而城陷喬要洎同死竟背之喬嘆嘆自縊洎降宋太祖
責之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援兵
蠟書示之謝曰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
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奇之以爲太子中允吁不
死於被圍之時而欲死于既降蓋奸人出奇術以脫死
以明主不當陷其意可也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
而情好頓衰佑每嘆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後
佑抵罪死洎有力焉洎在宋朝作十詩詆訾汴京風物
至有一堆灰之句蘇易簡時得其親書父之洎與易簡

爭寵不相能易簡語同列曰清河吏作異郎以一堆灰
之句進呈矣洎聞爲之少屈又洎初爲寇準所薦奉準
甚謹已而知上嫉準遂與謗奏準準坐免洎之陰至是
今聞仕途號風波要之古今皆然
古今才人用得着處便顯若欲用得着亦須其遇與時
耳昔魏文王好獵人有獻鷹者文王放于雲夢鷹瞪目
雲際無搏噬之志王謂獻者曰汝將欺余耶答曰吞效
下俄見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
鷹便聳翮而升須臾毛墮若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
度其兩翅數十里衆莫能識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鷄

也乃厚賞之昔孔子謂割雞焉用牛刀故鷹之技必展
于大鵬也昔阮籍負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
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飮爲常文帝初欲
爲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
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可不
謂智歟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
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智者如是乎惠子
剖大瓠以爲瓢將謂其無用而掊之一旦慮以爲大樽
以浮乎江湖而無憂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一朝以

百金鬻于客客得以說吳王遂裂地封侯然二者遇也
朱泙漫學屠龍于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
所用其巧非技之過也用不着也用不着而強以施于
時則敗故唐之盧駱王楊稱四傑矣竟身僇家夷而貽
千古之辱莊生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飮不蘄畜乎
樊中若阮藉輩東審時知幾則青白眼大人先生傳亦
可無作
十日讀我〇朝國雅録見蔣主政題王朝雲墓詩因撿
閱孔白六帖云王昭君生于峽州有昭君村綠珠生于
白州有綠珠江嗟呼一女子耳天壤弗名況生爲男子

者而并與草木朽矣

蘇東坡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今觀東齋錄張搏爲蘇州刺史愛植木蘭花花盛時必召賓客會必命郎吏賦詩時陸龜蒙後至張連酌浮之徑醉強索筆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月征帆送遠人頹然醉倒衆莫諭其旨既而稍醒續云幾度木蘭舡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爲絕唱觀此則東坡之意可推

柳惲對君（惲渾之子也年十二梁高祖召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曰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今此二句縱大儒對君不能易也）

自禮樂既興代有變制故記事者必原其所自如云朝

服以縞自季康子始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廟有二主自魯桓公始諸如此類是也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自秦始皇始長以日易月自漢文帝始天子年號自漢武帝建元元年始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傷作始者之不善故不可不慎也

晉裴頠崇有論曰蛭以空中而化是何謂也先儒謂自地以上皆天是知氣之氤氳人之耳目不及而於不見不聞之中自能化生如此元結有浪翁觀化說四篇其說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于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是在學者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耳

齋版責金晉之隗炤也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郎以此版往責之炤亡果值歲凶其妻欲賣宅憶夫言輒止至期果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曰夫善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因告之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

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音盤義同）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尺入地九尺妻還掘之果如卜又晉卜珝字子玉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相當受禍耳不爾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當未見兆珝曰子免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劉元海徵爲光祿大夫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劉聰徵爲太常卿始就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珝

呑曰并州治下之分今兹克之必矣聰戲曰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璞曰臣所以來不及辭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璞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愼勿紛紜竟爲元帥所殺然璞亦死于王敦之手夫稱孔子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則聖人之先知固亦妙矣郭卜二公預知其死所而必欲江南之行必欲劉聰之辟何哉若見幾而作如古赤松子遊將易姓匿名而徃或可有待盡之年乎抑亦不可逃者數也吾人當自勉者固必有在耳

嘉靖中羅念菴不仕以講學聞予初聞其名不知其何學一日余於僧舍見一本子云嘉靖丁未九月圓明洞楚石上人示寂明年戊申春社其徒圓璽來報是冬十一月復爲岣嶁道林兩君子致書并携烟霞茶二斤以贈意則告行臨岐出廣州山趙君所遺詩意若有望于余者余與楚石爲方外交且有無窮之期而遽見遺見其徒如見其人也故於其行次州山韻而爲別○曾倚高峯望海涯天門靈曜散輕霞不知錫杖今何處空望星河問去槎○一別衡山歲月賒思如遊子憶還家高臺別處應迷雪龕下殘燈對法華○歲寒不厭去途賒幾宿長沙野客家烟霧堤華勿掇採却從醒裏憶袈裟

杖頭五岳是生涯足感應虛紫蓋霞好去松門勤拂掃湘川有待此秋槎○報道雙旌過海涯書来石室動青霞青原山色還如舊爲迓新春送客槎○右五首吊楚石於塔前作梵音長哦道此寸心然自今歲與釋家別作徑路當不許其賒途轍也是月晦日石蓮洞主人念菴道人書余因誦所述可以知所學矣念菴諱洪先江西吉水人嘉靖己丑狀元

客相與談人身上有天地如四肢百骸能視聽言動者地也所以能視聽能言動者天也天主虛靈地主形孔子曰精氣爲物屬地遊魂爲變屬天精之與氣周子所謂妙合而凝也故爲物禮謂人死則魂升于天魄歸于地魂是神之靈魄是精之靈人日用應酬處只是魂魄耳神主于中不動也精有時乎聚氣有時乎散神則無聚無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神只是箇不測處形裏自有箇實物在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繫辭說陰陽便是形而下了

客相談我與靈處只一箇所以呼之即應感之即通人理會到此亦是見得那一源處眞切者有二何以曰誠貫金石信及豚魚

勃鞮寺人也晉文公以之守原然薦之者趙衰也趙衰

果賢而以寺人進于君亦失其正矣柳子厚守原議獨
少文公余亦云〇漫于偶病客問之對曰我心無病因
心生病我身無病病從身生客曰因心生病非心也病
從身生非身也應而不應動而不動將循于自然以歸
于真病于何有
劉禹錫譔曹溪碑云惟如来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
法蘭以經来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曶爽所謂經者
果今云四十二章經歟又謂達磨傳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来華人始傳
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所謂法者豈非達磨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歟又曰
自達磨六傳至太鑒即曹溪惠能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

異世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定心頓悟之李自曹溪始盛傳南土初達磨與
佛衣俱来得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太鑒置而不傳豈以
是為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之莫己若而不若置之耶抑
不得而知也至觀其作佛衣銘乃云俗不知佛得衣為
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寳六祖未彰
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
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心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有盡衣胡
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𨵗衣于何有蓋所以
辨六祖遺衣不傳之旨益以證心印矣
譚景升觀化一書可以盡天地之化乎而未也執于迹

而模範之者也元浪翁觀化四說可以知天地之化乎
而未也觀于變而名言之者也
儲心音顛三大學士梁儲第三子也儲在正德末入内閣
承上寵其心三横暴于鄉鄉人訟于父時給事中御史
交章奏之儲名其子至京杖百而斃夫儲一時稱厚德
交接人無少逆至其子之不肖不克當父心豈其天性
之愛有不能忍于朝廷威福之下者耶
有客即席而歌沈休文和謝宣城之詩曰王喬飛鳧舃
東方金馬門從官非官侶避世不避喧余聽之而申其
說曰旨哉云避世不避喧也有王喬飛舃之應矣胡為

乎今乗有東方朔竊桃之異矣胡為乎金馬門有孔子
飯疏飲水之樂矣胡為乎環轍夫絕俗之作抑己之操
詭瀹不可繼之事皆有道者所不述也孔子曰吾非斯
人之徒而誰與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故仲子之廉不
矜于七篇之義箕山之高不顯于六經之章嗚呼若漢
之張文成晉之陶靖節宋之邵堯夫得之矣余於漁對
樵對蓋志乎是而竊取之云若以隱遯成佛依俗了事
則非所敢知也
厚於待嗣無如堯之帝堯而萬世之下不疑其私重于
子孫謀無如秦之始皇而萬世之下不稱其慈二事細

思量到處却有味。

水忌於太清，太清者難於為魚；人忌於大潔，大潔者難於為名。

聖人養智，而世人則矜智；聖人藏巧，而世人則衒巧。智巧太盡，則福慶自薄。

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言其情不移也 定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即所謂遼東豕也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魏文帝論文

文以氣為主。魏文帝

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一日避暑鎮祁樓，適夏至，有客云：夏至一陰生，逅卦也。易逅復非道歟？余曰：逅復二卦，以陰陽之氣言也。夫道至微而至大，至無而至有，無來無去，無始無終，堯夫以之弄丸，周子太極圖上面一大圈是也。吾儒識為理，禪宗認為神，老氏名之曰道。然亦孰得而言說之，孰得而名狀之？可言說可名狀者，道不在是也。朱子謂氣之升降只有六層，蓋謂純奇為乾，純耦為坤，此特定體言耳。陰陽却純然分不得，故只以逅復二卦為升降，為始終。上到六層，便轉下來，故謂之復。逅之一耦，為陰為坤，為母之孕；復之一奇，為陽為乾，為父之生。不孕則不能生。

儒者曰：天地以生物為心，故逅復以氣言耳，而道不在是。客曰：道何指？余曰：汝不聞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若說便不是性。竊亦謂逅復以上不可名，若可名便不是道。

漢公孫弘布被，詐[illegible]汲黯[illegible]劾之；宋王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鮮不為大姦。作辯姦論以刺之。然論者亦有稱公孫弘矯當時公卿之奢，然未至若安石之壞宋也。竊謂不近人情四字最有味。蓋情發乎自然，人心所同，但以禮節之耳，不必矯也。近世京中華酒筵之會，萬曆初時柄国者裁為禁 又華仕者

往來夫馬，又不許着華麗服色，又文移重禁饋遺。跡其所行，人情顧若是乎？然權貴所過，夫馬猶是也；高價織造紬段衣，其送上官送座主猶是也；昏夜之金猶是也；所轄置貪墨不問，而陰受其遺猶是也；有巡撫巡按經歷地方，所在告以里甲科擾者，起反罪告者猶是也；有督糧乾沒軍資至萬計之撫臣，而反坐軍人猶是也；有巡撫所至，或告以忠臣孝子則不答，或告以義夫節婦則不答，或告以古之名賢祠廢圮則不答，至鄉官之要者，即為厚贈，即為立扁猶是也。且當軸者效于衣垢面

垢以文飾而不知其奸心數數可察盖若此矣兟謂辯奸論爲狂文哉孟子車數十乘從數百人以傳食而不靡仲子盖自其人情然耳

莊子曰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巳註厲惡人也至生其子而恐其類巳是其不欲爲惡之本心寄漫子曰只此便見夜氣擴而充之爲難

晉元康中吳國有女子許人巳受聘其夫尋戍長安經年不歸其父毋更以適人女不樂父毋逼之不得巳而去尋得病而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家人具告之其

夫徑至墓所不勝哀情及發塚開棺女巳活因與俱歸後壻聞之求爭訟于官不能決秘書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寄漫子曰事固非常然乃所以常理也受聘而夫戍長安巳冊結髮之初其女被強逼而死自未葳從一之心一旦感夫哀而活謂非常理予宜還前夫何以曰不得以常理斷之

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堯舜之聖不能無禹皐而治

宋蒲宗孟晩志于道嘗以書抵蘇軾云晩年學道有所得軾荅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也盖鍼其失云嘗覩宗孟性侈汰毋日剖羊十豕十燃燭三百枝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耶嘗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大小澡浴之別毎用婢千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是即宗孟事不可望于道據說有得亦只是逆塔說輪耳今世最多此事故述之

佛氏之所謂心以真常具足言而非吾儒之所謂心統性與情也佛氏之所謂性以圓融寂照言而非吾儒之所謂性兼理與氣也

道理最難盡即古稱許由不受堯之天下至後世邵堯

夫題許由詩云許由爲計未爲深洗耳如何不動心到此灑然如世外何嘗更有事來侵或其詩似襟次出許由一等使堯夫當堯時恐亦只兾得許由事蔽子陵之風高矣後有過子陵廟者題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虛名瀛得到于今當時若着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若此詩令子陵千仞峯頭下了一層然必斯人遇光武能爲子陵不可也大都道理難盡予愚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而况于人乎所以儒者云言天下之事易行天下之事難又云放言易力行難故自脩者愼之

博奕許愼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想今之雙

六是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即今京城中相尚圍棊是也按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
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張置䟽遠得道而爲
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隅趨作罫（直音 拐博局方目也）
白生于小地者也昔更始將相不能防衞而令
罫中死棊皆生是其謚也今日京城仕者以圍棊相競
致有圍棊金華酒之誚有談國是輙笑而狂之嘗覩三
國時蔡穎爲東宮官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同
官韋曜論之曜之論有曰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
于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于智計是有良平之思

也用之于貨殖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將
帥之備也即曜之規槩可以箴今之仕者矣客曰孔云
爲之猶賢乎已何如甯漫子曰聖人甚夫死其心而不
用者

客問余曰言之詳者道之滴何謂乎然則言非所以明
道乎余徙倚而嘆曰悲夫余將借汝聽於無絃之琴而
效于擊壤爾乎將啜于未釀之粒而醉于玄酒爾乎悲
夫道失其真久矣辟之以易宓羲氏仰觀俯察其會元
化託之于畫以識之然有畫無字明此理而未立其文
分爲奇偶合爲八卦且不知夫乾坤坎離震兌離巽之
名卦也文王演之周孔繼之以爻以彖以象以繫辭君
子曰易道備矣奈何聰明巧智之士代出其人又得易
以資其玄測由是有陰陽家說有星筭家說有數學家
說有玄經擬家說有修煉丹家說種種不啻數家而說
危神妙皆自以爲得易之精蘊是生吉凶休咎之應是
生脩短夭壽之故是生神仙丹竈之術世人碌碌驚而
稱之亦曰信得易乎辟之以詩三代王化大行民樂其
生效古九歌溢于野謳因心爲辭得句成韻觀風者采
焉上計者貢焉宗廟朝廷而爲樂章者取焉以類而通
之爲賦爲比爲興君子曰詩道著矣奈何好奇競巧之

徒世有其選自夫離騷之作猶近大雅襲而爲兩漢之
古作又流而爲晉之詩選又播而爲先唐之盛爲晚唐
之變曰正律曰變律曰正體曰變體曰長短句刻意驚
人摽立體製艶麗有餘雅趣不足夫仲尼所定三百將
以道性情也而詩顧若是不已滴乎昔有人言曰畫前
有易刪後無詩其所思遠矣余由今將有之何有一人
下席而請曰竊聞之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
絕果何謂歟夫曰書存者蓋謂以其能焚後世之書而
不能焚畫前之易之類是也經絕者蓋謂以其窮討之
傷于太繁而空然後爲刪後之詩之類是也過激之論

亦立字不如無書之遺意也。今遂與余稱觴而坐對心
而談宜乎若有得抑亦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而已孔子
曰予欲無言旨哉其教賜乎
客談程明道之言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是何義歟荅曰止而生艮坤之義也艮從乾來而止於
坤之純陰是毋之孕也萬物各受乾之精而孕於坤以
爲胎十月之卦十一月之復也此其所以止而生也以
息字爲義深矣哉人鼻之出入處亦謂之息人必如是
息而後生不息則人必死覩于此而義益明○意必固我
四字學者須服膺之以至于熟眞見得于自家身上渙

然廓然了乎宇宙內物無一而不倚于我宇宙內事無
一而非我之所當爲便見得箇無我的意思蓋無我最
難能雖聖人亦未易能之其太虛乎太虛分陰分陽便
涉一偏了如春生夏長陽曰我之事而陰非其分也秋
收冬藏陰曰我之事而陽非其分也蓋理一處能領會
得箇無我到分殊處難免一我字昔夫子作春秋書曰
齊人歸我汶陽田是見得汶陽田爲我之田也詩書稱
我周王是見得天下爲我周之天下也客曰如何說聖
人無我荅曰聖人順事無情無情則無私無私則無意
無意則無我故曰聖人心同太虛學者只從念頭上加
功漸漸進步方似有得于聖人無我意思、
人淡得幾分仕進心便是上古之人輕得幾分利便是
有德之人○春秋之義嗣統者踰年稱君故後世踰年改
元禮也章武三年春劉先主薨禪即位即改是年爲建
興元年致史書不滿于武侯當國何哉先儒稱孔明不
死禮樂可與此亦嗣君禮之大者
客一日讀周子拙賦而悲周子之心也宜謂上世無巧
人哉上世士農工商各有其常業而已後世士巧則囂
正農巧則傷稼工巧則敗度商巧則奸利自後世之傷
于巧也而大亂興矣世稱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而宋

以敗死者拙也抑非矣所遇者巧而詐耳故謂二帝三
王之治不可施于五霸湯武仁義之師不可行于漢秦
非其道不可用也五霸之假秦漢之威抑其時乎而子
曰天下拙刑政徹上順下安風清弊絕其孫有處矣是
少陵詩用拙存吾道雖大經釋之曰拙之所存道之所
存也余因爲之說曰自我用拙不若用天下之人皆失
其拙自我惡巧不若願天下之人皆藏其巧濂溪之心
殆若是、
堯治協和矣而猶有不親不遜者以憂于舜舜德洽民
矣而猶有弗人者以逆于禹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是

不生則又何孕故易曰生生之謂易皆聖人之心不自
至也
桓公八年冬書祭公来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
歸于京師王后云者自朝廷言之也有至尊之義焉季
姜云者自紀言之也有父母之義焉
容言柳下惠夜遇寒女衣而抱之達旦那時心安在何
處不動答曰聖人之心䏻時時對越上帝自不見那女寒○
先天卦内盡天地之始終有開闢復混沌混沌又開闢
之義後天卦位盡造化之始終有貞下起元始而復終
之義故先天道理最大

客有談性字義而曰自太極兩儀而生者謂之性所以
物各有性而皆出於太極答曰是也與張子性者萬物
之一源且有契焉以生字旁一直畫為太極後兩邊兩点為兩儀
山寺呼僧因聞有應声不見僧来遂口占
出世原非我 離家豈有人 声傳空谷外 何處更
尋真
道家三尸謂之三彭能庚申日乘人睡訴人惡于上帝
竊以為謬蓋士人持心翼翼對越乃其常也何畏其訴
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依
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似於柳子厚罵尸蟲文吳淵穎三彭
傳進一竿耳汪玉山三古字皮深容語鬼神且聞之况素行又俟三彭而後知乎
晉戴逵字道安多巧藝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
玄碑或曰後世用雞卵始此○魯哀公與齊戰嬖僮汪錡姓名乘車在
死而殯之時人疑童子當殤孔子曰能干戈以衛社稷
可無殤也八歲至十九歲為殤○妹喜冠男子之冠何晏服婦人
之服皆戾陰陽之正故以禍終○禮斂不滅性性謂生也吳俗刻薄相尚
居三年喪者往往有致斂以死諸葛忠之著正交論以
救時蓋先王之喪禮後世以矯情而失之○宋何承天
酷嗜奕棊頗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表謝太祖答曰
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承天又喜彈箏上又賜

以銀裝箏一曲竊謂承天失之矣既為臣受職義不可
懈○耿延禧云衣從之還都止齋戰國策而曰天下要
惟此書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横用之何
為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竊謂世儒讀書窮理不外
六經秦宓是也益智濟權則戰國策亦不能廢則衣從
未盡失之 ○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竪郭林宗識龎
德公於畎畝陸機起賀劭先於縣令彥先鑒楊公回於
畢陋皆欽其所長不私其接納也
張子曰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
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竊謂除去一善字又去其字

至求字九箇只云天之為德虛而應故謂之神老氏況
諸谷以此程子曰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
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張子謂籍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
夫呼吸無寤寐也氣也形閉形開者莊生之說也其開
也孰秉之其閉也孰尸之其諸兩在而不測者神乎志
氣之說未盡所以閉所以開之妙○程子曰離陰陽則
無道朱子曰太極自是箇理二言論理氣至矣竊謂既
自是箇理則亦自是箇氣陳北溪謂只是就氣上指出
箇理不離乎氣而為言殆盡之也客曰太極離不得理

氣而言故周子謂太極動太極靜亦本此一氣動靜互
為陰陽生生不息也程子又云其造化者自是生氣其
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朱
子亦云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客曰就如今
日山川之煙雲既散明日之山川又生煙雲也恐煙雲
有聚散而煙雲之氣無聚散然則今日所散煙雲之氣
安知明日不聚而生煙雲乎余曰有是哉蓋氣聚則形
立人因形立而知氣之聚氣散則形敗人因形敗而知
氣之散聚散二字因物生死而為名氣則視不見聽不
聞體物而不可遺自是能聚而為物之生能散而為物

之死氣常是此氣客曰二先生又何謂也想當時中明
正學只要剪除輪廻之說若究其理則孔子曰遊魂為
變既散且滅矣又何所着遊何所着變似此可詳○張
子曰虛空即氣又云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而氣有
限何也謂虛空即氣則虛之所極氣必塞焉豈別有箇
無窮之虛而以有限之氣行乎其中者耶謂氣由虛生
則不可謂氣為有限似未穩且張子又曰太虛不能無
氣不能無三字終是脫不得生的意思惟虛空即氣一
即字當與中庸至誠如神一如字理會更佳○堯數當
水不廢命禹湯數當旱不廢桑林聖人之心惟專諸其

所當然不委諸其所適然也故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這便是數又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
聖者這便是理客曰邵伯溫謂天地之數窮於八何也
曰八自是天地自然之數自伏宓畫出八卦便盡了天
地化生無窮之數今觀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艮字便
是窮字了艮有始終之義窮有變通之義而天地之心
即於是見聖門不言數學惟子貢億則屢中子張願知
十世能與他學數自能精進而夫子直告以可知之禮
且曰賜不幸言而中然則聖人何心哉故曰不逆詐不
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先覺是聖人之心聖人之

易也秦漢以後始有京房翼奉郭璞之流由易而得数凡幾家堯夫之學終是窮理盡性以至命觀他探透天地人之至妙不在於一動一静又不在於一動一静之間乃直窮至一動一静之間者而得乎非動非静而主乎動静者以藏諸心也故伊川曰数學至康節方及理竊謂理生数数是理之用○火浣布聞之矣而所產不同山海經注曰火山國雖經霖雨而火常燃火中有白鼠其毛可作火浣布玄中記曰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其木取為薪燃之不燼以其皮績

之為火浣布此又與毛製者不同○管子曰玉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實相去各七千里上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精氣之生物猶若此○邵堯夫當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堯夫不肯任事却善獎勵人○史彌遠以奸邪居相當時謀廢濟王而立理宗理宗德之寵益固屡論之不去旣死上猶念之為製碑銘題曰公忠翊運定策元勳竊謂霍光之擁立無論矣伊周所佐立者何状古未聞碑銘然則虛偽何榮於後世後世勞任伊周無碑也近時若江陵事畫屍解○客談曾子養志吾曰曾子之養志豈在此酒肉養之時乎抑豈在於酒肉之請乎曾點欲童冠偕遊浴沂風舞此其志天地萬物一體者曾子素知之及其養時諭其意而為之耳禮謂子之於親在先意承志志在意之先意在志之後必先於意而承之乃盡父志後世若邵伯温能解父書范純仁能散父麥皆繼志述事者世不患無堯夫仲淹之父其患無伯温純仁哉用談曾子而思二夫真古之是父是子云○葉子奇曰觀物者所以玩心於其物之意也是故於草木觀生於魚觀自

得於雲觀閑於山觀静於水觀不息数句極有味但難與有道者言之若周子自家意思一般又不若是觀物○李石博物志云魚子合猪肝食之殺人又云白髮鑷[illegible]去消白蠟點孔中即生黑○世稱書鈎何也古者飲則以鈎舞故隋以待用如秦王賜姚賈舞以其劍之類是也○晋鄒湛嘗忽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屍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屍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瘞葬又夢此人來謝蓋神理不滅也客因閱堯夫漁樵問對謂人死而有知蓋以人稟天地萬物之秀氣以其精

神魂魄之靈具於耳目口鼻生則氣行死則形返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客曰鬼之知知生前事不答曰非也彼自能靈謂之知○今人只去辯人的問學却不自家尋箇問學客曰既不尋如何可辯得人答曰人心本靈自有箇知覺只任他知覺據先賢本子上說話窈糊任氣說將是非去客曰孟子好辯至宋鵝湖同異辯卦是自家人作梗令人只據舊話紛紛耳若向他追討又不知彼禪之所以為禪吾聖之所以為聖只懵懂窠語余曰然○客談前輩作勸世文而未見能勸一人何也答曰儒言世變江河蓋若此乎不可挽者故孔子

生春秋非不勸世也雖衆周公之禮樂以勸而人心卒習于兵孟子生戰國非不勸世也雖述先王之仁義以勸而人心卒喜于伯客曰虛文之無補于世也若此答曰君子與人為善之心也世雖不勸而君子與善之心不敢以是少懈故孔之六經孟之七篇猶賴是以維持伯降之世○博物志謂馬多食穀則足重不能行○積油至萬石則自然生火積金至萬兩則怪影自現蓋精氣之靈如此故君子重積○宋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淸凉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十日至香林園值蘇仲虎尚書宴忠武徑造之盡醉

而歸明日手書一詞名臨江仙以遺之詞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蓋忠武雄心中冒而悔悟如脫視老死塵露者不啻萬萬也客由汝閑龍許子元平叢云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即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即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忠武者豈非達此耶否由儒者甚斥佛談空竊謂世人不可不造

識此空而淥倂所以不空如忠武以一悟而垂芳百世何害○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一時諸賢皆未有及回者乃由之治兵求之足民赤之禮樂非不執着有以為事業也而夫子所與者則浴風詠歸之點蓋點之志能識此空而遂得所以不空也使顏子去幹富有事業自有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氣象○莊定山杲賦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謂此詩恰心活語可泣鬼神愳消士勵行尤切思婦心乃

仵○梧受（梧即逆也謂對面相逢受物也撤五故又見儀禮）

聶雙江豹曰未發之中是喜怒哀樂的天則當喜怒哀樂時渾是未發之前氣象便是情順萬事而無情也順應之情便無所向便不屬覩聞便無先後便無過不及譬之太虛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萬變而無迹虛故也非虛不足以語未發之中故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致虛極也客曰如何荅曰致虛極三字是老子語蓋老子之學不肯認事背宋儒羅李二先生好靜坐而觀未發以前氣象久之自有得便說得好蓋涵養未發之中只是完本体本体寂然而森森然只一味歸寂抑與佛氏吾法

念無念者指此為無情尤失程子之意蓋無情者非無也感而無感應而不應寂然以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薛文清曰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多了一欲字蓋中庸只一字）淡字正聖人無欲者聖人之淡也賢人寡欲者賢人之淡常人多欲者常人不能淡至哉淡也造化本然之玄妙○氣強理弱朱子言之羅整菴曾致疑薛文清亦以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為氣所掩終不能常久開通論曰理只是一理氣則浩然充塞理猶君也氣猶臣萬人民也人只為不得其所主故務孟子曰持其志持字是作主之義無暴其氣無暴字是不縱之以至於[illegible]

強弱乃是常人病痛

薛文清曰今早讀書得一性字曰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文清李問只此語餘皆漫浸論道理）○又曰學要識總會處即性是也天下萬理一性字包括之深矣哉（此文清一作地位）○又曰人為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乎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妄念起處遏之即陽明誠意格物以致知）（然顏子四勿亦此耳但陽明說得太空昧故令人疑）○又曰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己之法（屏去愛硯正可作遏處念看不可認作無念看）○又曰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illegible]萬物皆備於我應物只此一理若謂理只在彼物則性豈有內外乎）

聶雙江曰學始於執中二字（將中字謂未發指在裏執字為執守謂斂束精神向裏）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將未發認作無念）蓋恐天下後世錯認本旨者在事為上而反於義襲開蹊徑也陽明先生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的本体懸明白而乃以知覺為良知豈但公案幾重哉蓋已操戈入室矣竊謂雙江失之矣蓋指未發之中寂然太公的本体者為良知是矣更不思陽明之言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念之所動處為意（意之）所指處為物心之靈覺為知陽明何嘗不以知覺為良知乎蓋未發之太公者良知之本体也誠意以格物而致知者尤在覺處致之以復

其未發之太公也雙江未發之旨同于薛西原陽明之講不若此戴經雙江門人致書雙江云陽明先生啓良知之學今日亦莫非致良知之傳却於已發之際一有偶合於義者便謂之良知不思未發之前所以致之之源遂認以知覺為良知而戒慎之功荒矣尊師諭學者惓惓精一執中之旨使其養之於未發以立其本竊謂經之師承是專於約精神他以一味不動念者強認作未發以靜極靈光現者強認作良知陽明曰良知是天理竊謂致良知便自有箇發用處此截問學世疑陽明於禪薛西原王龍溪聶雙江輩又禪於禪者雙江曰與念菴子淬勵二十年而後合念菴亦非苟同於人者嘗觀羅念菴謂人曰知見當不得實工夫若下實工夫則煞會長知見龍溪提掇甚切只是有此葱嶺帶來的意味念菴之說如此恐石蓮洞亦葱嶺別一洞天

近見書肆中時文本子謂何仲默云漢之文人工於文而昧於道故其言雜而不可據疏而不可訓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嗇乎文故長於循轍守訓而不能比事聯類閒其末發者皆病漢之文其道駁宋之文其道拘客曰果確論歟荅曰未也文是道之葩道是文之精非二也宋大儒所作自是發揮性命既不可例與漢人論秦漢文字彼自一家存作耳亦不當宋儒例也况道豈有可駁抑豈有可拘乎仲默失之矣謂漢人工於文而昧於道是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矣謂宋儒知乎道而嗇乎文豈有聖賢而不豪傑乎客曰范叔子又云今之學者博古之後當集其成而用之如呂覽國策則法其高古如六子則法其玄博如四大家則法其華裕如程朱則法其性學國朝惟荊川先生近之荅曰范叔子所言且然乎孟子自謂兼知言養氣而公孫丑猶疑之今且兼國策直至宋儒則又豈不在孔子上哉只信筆糊說去祇可傳笑○易之卦爻聖人皆從理上說到事去後人

讀易須從事上以研窮而得其理○江陵秉軸極斥毒講斈一節此甚取罪聖教海內有道者不取之朝遣直指使江陵往往密授意毀其巡歷處書院或曰惡書院聚徒議己也有指無恥者每于所至書院毀裂甚慘此亦斯文一变或曰與李斯焚書同案萬曆乙酉廷議陳白沙胡敬齋王陽明入祀矯江陵也講斈不必惡惡夫托于講斈名門以高門第以取榮進者盡可斥之夫白沙之詩教敬齋之主敬陽明之良知皆有聖人之一体皆可脫鄙陋而向高明近時講斈寂而士不尚志競奔業耀榮肥市井縉紳而已○人子遭毋变未有讀凱風而不痛心

者末云莫慰毋心莫慰二字說不出所以慰毋心處焉
哉○
○薛文清之斈一於復性可謂探見本原者胡敬齋自謂
于敬字得力然從涵養中有得而其議論皆不悖于六
經四書二先生皆續宋儒之緒可為當世倡明理斈而未
可議其用世之才○王陽明聳雄海內而敗亦相當然
自是一代理學之宗其論誠意論格物論致良知學者
靜中探識的然得所歸宿自是顏子請事四勿克復為
仁也幾微之際有佛氏印心之疑可惜者先生每每稍
縱以他說致文士訾議先生亦以陳說附和未必能沙

裏取金也陽明氣魄甚大見道尤極高明而立言亦根
要精確若其擔當宇宙而才識亦宏大非無用之斈也
江西事人多議之吁乎議者在事平後閒議論也使議
者處當時之事之勢倉皇縮手欲為先生所為以報明
主可易易耶陳白沙見道自一種妙處讀其詩教即江
門春與真是耕莘野誦詩讀書而樂堯舜者然志意飄
曠初斈從之遊難為法等求之陽明猶令人有津渡處
若白沙只從他自養無害浩然天地間陸象山之斈先
立其大者也曹月川刻苦志道而身亦正大尹和靖之
流亞歟○聖門子張曾點皆狂也子張之狂狂于刻意

曾點之狂狂于尚志如子張問行問達問十世可知皆
是蕩然高遠者然却難與為仁若曾點浴沂風舞童冠
咏歸直是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志趣便能簞瓢陋巷
而不改其樂者故夫子與其近道○羅整菴困知記胡
支湖異斈辨其翼正之心確矣二書力排陳王之學然
恐亦說話太多啓將來斈者門户攻擊之隙今時斈問
賴已表章六經四書有志者自有探討處大都道理天
地間不繫一箇宋象山不繫一箇今王陽明人祇因二
公與朱斈相背遂致紛紛竊謂朱先生亦好說話觀他
會林侍郎可見今日議論之多亦未必不起于鵝湖同

異也○伊川臨終人告以平生斈底正要今日用伊川
日之曰若要用便不是後有人以問朱子朱子曰若用
便是兩心客曰兩字如何看荅曰恰似此時又分一番
心往死生上去了兩字是分字意人平日斈問只是此
一箇心如何到今日又說箇用如曾子平生只戰戰兢
兢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只此一心其言曰仁以為己
任死而後已何嘗有兩心○客一日談過荅曰粹然于
理者其太虛乎太虛無過太極生兩儀便屬形而下便
有過陽則有愆之過陰則有伏之過日月周天度數日
有過度數之過月有不及度數之過造化然矣而況于

人乎客曰聖人無過答曰聖人過于事理如周公虞管蔡孔子答知禮之類是也大賢過在念頭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是也次賢過在事為如冉子之請粟子夏之哭子之類是也大賢之過復于一念所謂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次賢之過過不憚改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也故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君子之于人不責其有過而責其憚改不称其無過而稱其能救立于無過吁聖人何嘗以過輕絕人哉一部易拳拳示人以吉凶悔吝而尤以一悔字開悟人○蘇東坡有感于淵明昔子疏而嘆曰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

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而師範其萬一也劉後村駁之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窓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雖惓惓于淵明未知淵明果却可否客曰後村之言果近道乎答曰宋時蘇氏之學號深於禅者今跡其所言則東坡壯時尚未頓悟轉智若晚而師陶亦回頭路耳劉後村似未透破蘇氏然亦未深識陶也若淵明豈以世

故為法相哉彭澤八十日即此窓終身佳趣也榮辱得喪俱勝相與視執政侍從為榮為得視下獄過嶺為辱為喪淵明必不着此相大都晉魏以來人物如淵明者有幾

偶見程大約叙國朝名公赤牘因彙其近古者數篇以資談笑

鹿門坤酬畫士蔣曉山書　云舊吏朱遂過得君所為鹿門圖因以屏之草堂到今來煙雲泉壑猶朝夕襟帶間也近復得君所臨東坡畫開綃對之角巾野服宛有朗姿若揖之於西湖赤壁之上而與之載酒賦詩者然東坡任當時忠信倜儻卒不為士所容嘗跡所向如泛梗萎翁之適江湖其困抑摧挫亦甚而其文章大節猶至今赫人耳目五七百年人猶像其衣冠眉宇而藏之名山若此其果在彼乎聞君善畫於山水花鳥竹石無不得其雅不貌山水花鳥竹石以貽僕而獨貌東坡者豈以僕臭味

夢寐間或近其千百之十二者耶僕雖少好為文章右釋褐辛進士間不自量顧附古之以事業名者須驅[illegible]今巳頗然朽株矣特其三黜之迹泊中外稍稍近之身雖數為世所困抑摧挫其中燭之知則未之段者僕嘗讀東坡所寘惠州時和淵明諸什未始不欣然神遊也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僕對君所遺像酒酣輙牀濟慷慨因酹之曰公之賦不云乎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吾悲公能逃其竄茶患難而不能逃其名像猶傳之至今令今之人猶對綃而引將赦歟也不審以為然否

陳白沙與左知縣書　云昨來枉顧老夫胸中又着一左明府矣由邵生之言知明府真愛仁化已多今者都封得此賢牧守甚幸甚老病林下每聞四方郡縣得人輒為坐喜書况目擊其人乎公程還日过白沙少留片餉細話平生志業以慰老懷是所願也

何大復與何塘書　云海內朋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居于高陵獻吉羇旅於大梁德涵又廢于岐下子衡伏處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命無云亡殄瘁之歎乎先生乃復欲慣世自

遂於情得矣恐不免於褊心之譏而或謬於進取之道也○辭傷於迫情字當欲私字○

陳后岡東與叔禾書云承諭知貧夫人捐棄不忖何以為情胙計懶吻當道楚中時與阿婦言卒且会而女兄以為歎悰今乃已耳○當返白婦共為酸澌耳○辭有漢魏風○

又書云海內同志亦有毘陵或言其抱疴食不能甦耳便欲掛冠歸一相依荊水之上此中儻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僮遂什一之息量粟收雞豕庚戌足饘糜之養旣逍名山没齒無憾比得李侍御書云江南富人祇敬勢豪不惜一貧誠然誠然有睫之間何情不尔又望之賢豎乎貧非為病黙歩孱憲彼亦何人儻得與此輩同歸耳○

邵二泉寶簡馬天常云樹去庭空雲消天淨孤塔在東夕陽在西國政在坐斯時斯景可無東泉觀松共一眺乎○

陸儼山與楊東濱書云僕夜歸宿山中晨起觀初日散影逞田滿地皆白雲以數澳經識渺漫霧霏俯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頃史洪亂流如一瀛洲近坐南榮映日從兒子寫漢書兩段啜粥稍飯是孟此樂恨不與東濱共之急促報去悵○乘興來此一訢如何○末數語更古雅

程希文遺弟希誠書云頃過富春山下維舟徘徊登臺長嘯○暮清風○響籟明月窺人咄此君安能為漢有哉恨不攜吾弟來○與客輩揖讓也○真是揮筆風高

王夢澤答劉松石書云不肖備極諸惡於世無比敖退伏丘壑志惟苟全豈期罪戾乚延先君不祿仰天號乎万死骨肉不肖兒時先君則曰余遺事苦執不能號以媚特時之人亦莫余媚也於予莫逆惟松石既辱不棄雙締姻好則又曰予之為此也使世世子孫無相忘也忽枉書尉追憶先言且讀且泣屢廢乃能竟嬪嗚呼痛矣夫知已之感踰於骨肉仁人之籍腴於車馬哀訊搽於涕泪交情見於生死嗚呼厚矣近年川雲失戢河流逸軌公私病烏執事者遵神禹之故智寬魏子之深憂然又不佚八年之久不屑馬壁之沉而大功告成万世永賴大抵不與河爭固所謂行所無事者也今世率喜事議事則喜鑿又病好爭且苦失故實使執事入而當國一如治水則新鋭之士睞而紛更之患息矣臨書忧然切言辭寡倫惟長者諒焉○

許雲邨與衡山文徵仲書云僕奔騖金陵江南山水哉夕神往況公山水中人耶妙渠乞時寄惠其將遊其間如陪公巾屨也

又與徐東賓子正書云數言妙語并豎而聚誦燕以秋泉潤縞矣恭審侍奉多福吟社高情樂事甚雅甚慚泚日課耕奴暇則松根蒲團栩栩飽睡耳兄能過山中譜泥沸乎

又與徐仲年舉人書云深谷少便無由數相問得書良慰能井擣芽渴吻所須十斛灵泉然後小沸長啜神飄飄便欲仙去候嶺禁錮都不屑齒蠡矣○

贈侯復吾諱堯封崑山人轉荊南分巡　代筆

東吳之地多特產乃若𡨴其所韞以試于時席為美玉而為圭為璜為良器而又能驅其餘芳以襲於衆而光顯在世若此者非大雅其孰當之亦越崑山氏之族有走盤之珠者以喻語崑人敬寓言山賈可連城人若拭之恒眼眼

于于可挹可掬然又不可押以之争安凌蜺當其烱然而宣者可察當其訇然而應者可威人以是不敢詭于奸夫珠能際風雲比日月出則為　天子使一出便惺惺騰價無越張駐吳楚及閱楚地緣蒼梧之野蕩長沙瞰洞庭直遠可觀若江陵之樓峴山之碑蒼然令人懷滄洲之想有卓尔功名之會凡抱器者皆頓指掌攘臂于間而剡於斯玉曰若走盤之珠者詎能羈耶聞珠一試楚南矣楚南之人咸朴焉思其德温潤不忍于去未幾又遷一鄉以照臨其民則莫不肅然以仰若水晶玉女之碧若龍泉莫邪之風人乃重以懷服而珠之為世

用盖至是盜顕今
聖天子主靠乃京州乃荊南皆楚會治疆界也分府以
奠則若永若荊若郎襄以布置太守一而其若佐若屬
秩然以逮可謂紀綱矣乃
聖天子尤軫重地慕剤量瞀要柄以監司勅則有若分
守以閔有若分巡以憲相與旻旻祈不負斯典自太守
以下咸師師然飭其風釆抑莫不兢兢然以軼于吏緒
復吾大夫侯視事楚凡幾年當其自斷來求分守一歳有
半每率在位以職胥虒貿可準他若討畫調度諸司亦
頓有所禆益今有荊南之命訊輿謂荊南去永千餘里

夫荊南古称鎮攝之勝顧地大非求擬大夫徃矣覩風
為天子汞憲持軌以宣不遺視古洪伐将烈烈焉其可
佇聞君子曰無攺玉而所致殊詎其視走盤之珠則然
以故處永温潤及處荊南不啻珠之屬其氣峭其碧尓
矣夫南楚固一盤尓大夫行将擬名金甌泛汜乎清廟
明堂之輝大禆所用施𢽾你答
聖明顧瑰瑋當于國器皆曰濟世之寶也曷既 某等壁
哼乏邱叨忝僑吏亦既以年矣繫我一二執事託國有
蕻越所司掖成之義式如金玉敢不拜抴矢念以從仰
繹我大夫徭有嚮焉尤朝夕且共嵩之其敢忘傲乃若

重貴在楚蔚焉德威懿乎邁走盤之珠遷弗獲以一日
從役之雅以為今日簡書言是下執事之耻也我大夫
旌且離永祇以慶于瀟湘之湄自今遂津于江漢之恩
懇懇亹亹若異日立廟廊之上而曰君昔楚誰其選者
必曰東吳
蘇軾一日讀荘子書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
書得吾心矣竊謂有見是他思極有得處至此遂証悟
○坐想唐虞之世猶太虚然坐想三代之風猶景星慶
雲然坐想春秋戰國以来以攻伐易世猶雲雷時作或
盈滿而作雨或潑散而清空雖聖人不能違之邵子曰

三皇之時如春聖人之心也而不能違者時也○客談
平生孳力祇二字澹然澄然而已澹者真未漓之名澄
者中未發之名澹之以涵其未漓之真澄之以養其未
發之中學力祇此二字

閒適劇談卷之一 終

閑適劇談卷之二

客有談廣成子之言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何謂也曰萬山落葉秋聲淑一粒瓜仁春意生花龍鼎編洙洒夢至今猶見伏羲心八字以我之形骸言我字以人之精神言

樵論凡五篇

江東古来一樵衢也余築舍衢傍讀書每夕春佇衢談適往往樵者推肩逐塵余亦引眄而遺之忽一樵釋負而立捋䰅余有啓余曰何氏樵者大笑從容曰公踪迹中覓人乎公且脫筒桑屣紫宇宙一微塵中遇即抵掌

談竟猶至頭也余揖之入遂留餐竟夕契若金蘭明日辭余復樵歸必過余余必極談始別若是乎歲月流矣論若干是爲樵論樵者姓呂名粹中號含一野人

閲理

樵者之業市薪而餐一飽遂不復之市愛野謳因謂余曰上世所謂歌帝力者吾其及乎余譯然而咨曰子薪不忘慮行吟澤谷而志在康衢汝將即斯世而遊帝力乎而莫之逮也抑世也大世改矣因與論曰三皇化而不教其民脉脉五帝教而不治其民夷夷三王治而不術其民郁郁蓋至於□□而化□□□聰明聖智者出焉存而過之乎而應之俾斯世遊之詠之有若江東之樵者亦乎吁世改矣夫堯舜者其帝之盛也其王之暢也盛必極而反暢故悠而新讀二典而知五帝之不復也君臣不足繼之以儆戒典禮不足繼之以命討干羽不足繼之以徂征舉賢不足繼之以黜陟故堯舜適當其會者也禹繼舜以治天下當其罪人至也輒下車泣之聖人不能違時也知時者也禹之世且不盡歌帝力之民蓋堯舜之心益傷故禹之傳子世及之準也禹之防風不庭之戮也禹豈得已哉此理此心禹固冥然堯舜也故春夏秋冬昊天之道也易書詩春秋聖人之經也

孔子生而大亂已極思舉帝而不可得而述六經故孔子之悲麟一禹之泣下車也是以六經之教能使天下人心不失其初者亦有此理而已故汝之謳即禹之泣孔子之悲蓋異世而同情者居斯世而歌帝力則當不在帝之力而在汝之心也汝之心純乎遂物之真樵者振聲浩然而去是爲閲理論

極久

樵者喜易而疑明道始萬物終萬物之說而謂艮止也又能始何也余聞之蕩然若見天地之心而嘆曰始終之說淵乎其言造化矣因與論曰物有止壞焉且空若

此者豈其物之性然哉而造物者之嘉然哉物豈夫止也而物物者之止其所止也固以能物乎其物者也孔子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之義妙矣哉決進而不能不消欲退而不能不長若形大而就變則止於形色茂而就凋則止于色而并艮之止也故不極不反不反不極盡天地之變化以盡聖人之事業以盡世道之生息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文王八卦自出乎震至成言乎艮當其成之也固以出也故此獨不言止而曰成者旨哉文王之教乎天道然矣人事獨不然故人事不如天道而人率以棄也噫嘻極而反者

理乎反而極者氣乎死生晝夜古今治亂其從是以代乎極者得陰氣退而孕陽反者得陽氣進而乘陰極者生數伸而入神反者死數縮而合鬼故龍反于淵必極于雷蛇反于穴必極于蟄阿衡極而伊尹反政明保極而周公反農故曰天道反而寒暑極聖人反而道德極不極而反謂之僨極而不反謂之窮不極不反謂之困勢極而不可反則勢移形極而不能反則形滅情極而不知反則情灰獨惜哉道極于三皇而不反故稱三皇德極于五帝而不反故稱五帝教極于三王而不反故稱三王術極于五霸而不反故稱五霸三五之數不復反也其衰已乎其天道聖人終于此乎故極中之極反中之反數中之數運中之運以一日一歲而積之極于十二此天地之大關鍵莫之逃也唯有道者知之故取諸艮樵者秩然身不知所往而息焉若藏是爲極反論

聖由

樵者一日抜祁山之巔轉登雲嶺之峯人迹罕至一處而義然林生者皆美材質也樵者愛而採之集有不知所負抵暮過余而告曰我倦矣亦已劳其形矣余視其新而嘆曰良哉材其夭于汝斧斤不幸也樵者不顧即余案有古聖賢像圖一卷取閱之歆歆然咍曰是聞其

人久矣而今得面貌之余曰汝果知聖賢也歟哉山有良材畜而長之則棟梁矣人有美質蒙而養之則聖賢矣汝今斧斤人矣弗知愛若此矣因與論曰天不足生聖人物不足生馬龜日月不足生星辰聖人不足生學術故聖人者明自然馬龜者發靈動星辰者繼明光學術者益神智故金淆于沙蕩而鍛之可範也玉韞于璞琢而削之可飾也珠潜于淵探而礪之可冠也稽之物類皆足驗者奚啻良材之當畜是知學術之益神智也故先曰神聖而學君疇孔曰大聖而學帝編考信于古邁迹于今竊傷汝入山而不知所育也天下人之不得

為聖者誰咎哉自汝貽之矣樵者曰是奚為圖之也余嗟曰汝今胡然乎哉按圖之索執迷之謬也學步之失成心之蠹也謂汝閱圖而見古聖乎天下景其德思欲與知而不能故肖其貌而託諸圖抑亦寄真于墨假息於簡則滯圖而企焉殆失之矣故觀海而知海之深深於海者也登山而知山之高深于山者也慕聖而知聖之由深於聖者也孟云赤子之心易示蒙泉之養閱者詎畏其高深而忘其從也可乎樵者憮然曰聞教矣今老矣不及也猶俛焉遜志於學不少倦遇薪心動每採必警余嘉其念之可聖也故詳于說是為聖由論

風波

樵者一日同余東遊走長沙直抵岳陽雨登樓引白放歌望洞庭水天一目卅帆出沒喟然而向余曰險哉有我二人樓中之樂者誰乎余曰汝奚為乎洞庭之憂世蓋顧息而奪影顧影而奪形顧形而奪真日爲馳逐而履蹈之皆若此奚為而憂洞庭也因與論曰宇宙之內變態昌常形有所匿機有所伏利害有所不測一呼吸之頃即樽俎之際而吾身繫之安危焉則亦畏矣知險者神見險者相冒險者情神為心相為妄情為迷於是乎受其所不可受享其所不足享迷緣妄妄緣心莫之收拾也夫爵祿者貴我者也金玉者富我者也田園者阜我者也執預料夫貴我者能辱我富我者能劫我阜我者能侵削我哉思欲為計則晚矣故天子置法以令衆大臣執典以翼時能生之殺之抑之揚之又榮辱之且予奪之其匿而伏伏而不測詎知其為風波也而不與汝同驚哉汝驚於所驚而闇於所不驚則其所不驚者常在吾目而若或翳之故匹夫罪而綠珠收矣印綬奪而冠服改矣虞芮訟而兄弟鬩矣何有于洞庭哉吾今與汝遊斯世也借斯適也同斯知也驚不如適知不如忘心忘則神怡安忘則相[illegible]迷忘則情真存至精之

理歸至道之妙將為呂梁之丈夫行歌于懸水漩洙而謂所以道之耳而奚驚樵者大悟叉案操琴而韻引杯自力浩然歌樓中不知身之為岳陽又不知岳陽之有洞庭也歌曰海濶兮魚躍天空兮鳥飛吾其為鳥吾其為魚兮一飛躍之形而飛躍之機恁尒匿者伏者所不測者胡為乎風波哉諾余曰是幾於道矣遂二人丞叐故廬而掩其扉是為風波論

折衝

樵者旦之市需所食之物見市有執衡而忿甚或攘臂而逞者問其由則曰衡不等也樵者嘗言老子折衡之

說遂謂老子之術可以平天下而向余述之余愀然而答曰吾將偕汝遊於無物之境乎聖人謂智量不可以盡物也始制權衡因於積黍效于黃鍾輕重有定理也人用其私而老氏將遷怒于權衡乎因與論曰天下待我而輕重者權衡也輕重由我而變者抑亦權衡歟非其罪也并其罪顧欲枉而毀之非怨歟語云書契以易結繩而民滋僞禮樂以維道德而民益流權衡以均多寡而民起競甚矣人用其私也私勝而濫奇乘其勢而甲心焉天下始有竊權弄權持權之人又奚啻一市中之輕重已哉聖人別爲刑法以整齊天下天下有狥爾

輕狥爾重者起所司平以法嗚呼權衡一器耳彼賴吾聖人之法得伸其用於世然亦胡爲乎究於老氏之庭而屈以死也士人有抱其濟世之才用之則均平不用之則錯亂如所謂在秦則秦重在楚則楚重者而人主顧指其妄生輕重而沉之山林之下亦權衡之屈也終其究可已矣樵者似悟其說歸而業乎其薪以薪易餐於物無心於世無私相處於輕重之外忽奔告余曰我今其爲標枝其爲木雞其爲土偶我將解心而釋神將權衡其我而我其權衡乎將輕重以物而物其輕重乎塊然以其形立而俟老二公爾余曰至智不知至用不形吾與汝偕權衡而同於大道之精是爲折衡論 樵論終

朱子謂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所謂六層從復卦一陽起也地雷復上盡便是天風姤一陰生風以鼓萬物雷以動萬物天地間風雷功用爲甚大故卦曰風雷益

尚書大傳曰古帝王之世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夫上如此則下何至奢侈乎蜉蝣詩作則已非古矣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于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于

市井農相與謀稼穡于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也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吁管子已嘆其時之不古如此而况今乎〇

客一日與余談世間寶物余嗟曰從夫寶者何其亟而又以見大亂之相尋也天至寶河圖洛書地至寶甘泉靈芝世至寶珠玉金銀是謂大道之精造化之靈開闢洗肇與世俱平中古以來人始用情於是圖書啓聖而數相神泉芝徵異而符相贗貝珠玉以飾而巧相競金銀

以貨而厚相高故匹夫之賤有懷璧之罪千金之兒幼
厝堂之恐符應之說兆天書之誣術數之流重殺身之
禍寶始失真情濫觴矣天下聚焉其誰同之故春秋不
書祥瑞屢皇抵璧於山逹士揮金不顧欲以存古之意
果若斯以升斯世必天愛道地愛寶人愛情斯三皇氏
之世乎

秦檜章惇皆宋奸臣檜殺飛惇妻某氏發其姦惇妻張
氏甚賢惇入相張病且死謂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
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
其臨死之言惇無以對又王安石於呂惠卿有卵翼之

恩父師之義方其未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化爲
讐敵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
昔漢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晉劉牢
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
玄竟誅之可謂斷矣若安石竟爲惠卿所擠後退居金
陵悔恨毎書福建子三字夫小人之無信義且失報德
之常賢一女子耳雖死且以報怨爲耻誦聖訓者當何
如然君子亦愼其所與者

世稱紙筆墨爲文房三寶而莫謂其始然孔孟以前未
備也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春秋序曰大事書之
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吳淑亦謂方絮之體平滑如砥在
古則無陶九成曰上古無墨竹梃點漆而書又曰中古
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
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
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
煙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
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州（今歙州出墨始於此）南唐賜李
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宋熙豐間
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今世油烟香墨
始此）槪此則知墨之來非古矣東觀漢記曰蔡倫典上方

作紙所謂蔡侯紙也輿服志亦云蔡侯紙用故麻名麻
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今世傳蔡倫始造紙亦
有自也或上世無紙如九眞俗書樹葉鄭虔學書取盡
慈恩寺樹葉則亦自爲用耳事類賦載筆爲秦將蒙恬
之造始按中（去声）書君（即世傳蒙恬筆）即毛穎者中山人也（寓言）
秦蒙恬獵中山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
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邑
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强記而
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自秦皇帝及太
子扶蘇以下無不愛重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

爲中書君後因進見将有任使拂拭之自免冠拜上見
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
禿不任吾用吾嘗謂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因不復召
歸封邑終于管城太史公曰頴始以俘見幸任使盖讀
毛頴傳家恬筆亦有自也按南唐時以澄心堂紙龍尾
溪硯及李廷珪墨稱文房三寶當其時有一貴人遺廷
珪墨一丸于池中疑爲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
飲偶墜一金罌乃令一善水者取之并得其墨光色不
變緣是人益寶之又簫子良荅王僧虔書云子邑字伯邑
之紙硏妙輝光仲将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

意妙物遠矣邈不可進則是所謂三寶者益以廣云録
之以見所始
客疑程正叔言歐陽永叔詩笑殺頴陰常處士十年騎
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曰詩意
謂既處而復出一出又貪顯不能勇退此可笑也若夙
興趨朝人臣之節永叔豈不知此而正叔亦豈詆永叔
爲不知此乎嘗觀南唐玄武湖之詢頗類是矣南唐馮
延魯鋭於仕進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滑舍嘆曰玄
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僕敢望今但賜後湖数曲亦
遂忘矣徐鉉笑荅曰上于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
章耳延魯不能對延魯與兄延巳兼美才辭好工于詩
雖貴且老不廢嘗有句云鶯兒数行曉日龍旗百尺春
風評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辭嘗因曲宴
帝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預卿事延巳對曰未若
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當國已危而猶獻諛
固寵如此肯奪情玄武爲一閑散哉客因笑曰名利鈎
人辟之螭蚌相持予亦笑而荅曰絶似丑騎驢之勢也
鷦鷯賦曰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慧而入籠既以制于人
矣鷙慧将焉用哉近世遇仕途諸公皆談恨不得脫身
林下故書此以見古今皆成一笑柄也

客述程明道之言凝然不動便是聖人信斯也幾于禪
寂已夫曰非也汝未讀易繫詞聖人無思也無爲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知聖人何嘗不動蓋不
動之動便見其凝然耳明道嘗言聖人於憂勞中其心
則安静安静中却是有至憂即此理會去便見聖人之凝
然不動更妙客曰闢禪如何曰天地間只一箇道理今
語尊德性者指之爲禪語道問學者指之爲俗恐只是
一刪剥耳既知尊德性是大頭腦處知向往了聖學亦
不過從此做将去但聖人體用俻精粗貫耳禪是他一
種心學原不同吾尊德性原不與吾儒作混何必仇之

林竹溪有言曰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旣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似爲平氣說話客曰近時闢禪大嚴曰近世有津津然于禪而又陽以吾聖言掩之則可闢矣但未覷破禪髓深探聖奥兩端含糊道聽塗說竟是依樣胡蘆

世間多少究論想古今只如此而已即漢事如陳平王昭君可證也按史記平傳平事嫂如毋何後世以盜嫂枉之又王昭君世傳青塚當與烈女同券琴操曰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入侍元帝漢書謂呼韓邪單于初請爲漢壻元帝詔采良家女即以昭君賜之呼韓

邪死子雕陶莫皋立爲復系若鞮單于復妻昭君生二女晉石季倫詩云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濕珠纓行行日以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父子正指呼韓與雕陶莫皋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夕不足歡甘爲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此語見之文選與詩選中皆昭君祭也後世翻案爲曲本名青塚文託云毛延壽不知何據吁世誰謂陳枉而王直乎

稽康絕山濤書時山濤將去選官欲舉康自代也　一云君子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論看不涉經學文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旣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一云吾以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一云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

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始終眞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一云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

客一日嘆曰酒鑪似無處無之因與談酒竊聞酒自儀狄始禹惡旨酒孟子謂禹以是得舜道統之傳至禮經

又謂酒先王所以養老養疾病事鬼神用之重如此也雖聖人不能廢酒也傳記中人劉伶阮籍之流放于酒者也陶靖節寄於酒者也邵堯夫醉裏乾坤飲而適者也于定國飲至數石愈醉而臨事精明飲而度者也孔子唯酒無量不及亂飲之聖者也客曰酒之流生禍禮言之矣予曰南史陳暄沉湎酒兄子秀致書戒之暄答書云吾嘗譬酒猶水也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醉美哉江公可與並論酒矣又云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

爲過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吾平生此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故酒徒陳君之墓道足矣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又楊雄作箴其文爲去声酒客難去声法度士辟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叀上絹反爲瓽所轠音雷師古曰纆徽井索也叀縣也瓽井以甎爲甃者也轠擊也言瓶或縣礙而爲井甃所擊則破碎也身提黃泉骨肉爲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幐也鴟夷滑稽腹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然二說皆不可以爲訓昔魏邴原性素能飲及出遊學潁川汝南諸郡見師友一滴不入口及相別皆謂原不飲酒會米肉遺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遂一飲讌終日不醉宋天門太守王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有表兄范泰謂忱曰酒既傷生所宜深誡言之尤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維其令儀玆衛武公之所以聖書曰德將無醉玆周武王之所以興者原與忱得之矣許氏說文釋酒義有曰酒就也

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又曰酒造也吉凶所造起也漢楚元王敬穆生不嗜酒而爲其設醴袁紹延鄭玄爲上客飲酒一斛而容儀溫偉陶侃飲酒有限殷浩更勸以進侃對曰年少時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齊桓公飲管仲仲棄其半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爲棄身不如棄酒此謂能善此謂造吉晉周顗善酒至一石旣過江每稱無對一日有舊對者自北來顗欣然出酒二石飲而罷明日顗如故視客已腐脅而死又春秋時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于楚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奏之楚王

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宋衡陽王義季素嗜酒晷少醒時文帝詰責之曰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酬法汝于何得之此謂就惡此謂造凶客曰將廢飲乎予曰非也禮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洒如也（洒肅敬貌）二爵而言言（言音誾和敬貌）三爵油油以退（油油悅敬貌）又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若此乎以從於飲將通太虛而德盎粹焉以不濟吾真蘇東坡妙理賦云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餔餟糝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燠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

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云我內全其天外寓于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于渺莽之野而汲于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窊樽而屬吾口若是乎將吾不廢酒酒亦不廢吾其東坡之教歟

民間生子少乳往往以粥餌似為患宋王克明初生時母之乳餌以粥後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治刻意處藥乃愈此足見粥餌之患惜其法不傳克明凡診脉有難療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有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為非藥之過過在其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君克明者可以語醫矣醫者意也又宋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帝嘉厚賜一無所受一日又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之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庵又宋龐安時精于醫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有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一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

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察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在焉又有黃土湯者宋時醫者錢乙神宗皇子病瘈瘲（音縱病也）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氣自正又有郁李酒者一孕婦因悸而病既愈目張不得瞑乙曰煑郁李酒飲之使醉而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橫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亂

疾毋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歟曰此周痺也痺音避溼病也入臟
者死吾其已夫既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
飲之左手或攣不能用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
大踰斗以法啖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得堅如金人
故曰醫者意也類如此
大怒破陰形乃戲大喜墜陽神乃淫淮南子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神農言按本草諸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
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蓋應天謂合虛以延年應人謂卻疾以保身
水生于金而能生乎金火生于木而能焚乎木故腎滿
則肺旺而能順神怒盛則肝傷而能耗氣

意是神之賊氣是神之舍精是神之客此神常太和其
賊自消滅此神常牢固其舍自不壞此神常嚴密其精
自相得惟其賊滅可以全真惟其不壞可以全形惟其
相得可以長生何須講議于龍虎烏兔這幾箇字為至
訣紫陽真人賦余曰此一種真是箇凝神以祈長年神依氣
故曰舍精輔神故曰客煉氣使神有所依畜精使不得
乘主惟念動處最能令精泄漏故煉精化氣卒歸于不
動心
水必流溼火必就燥一燥一溼乃天之道曰水與火循
性之要嗚呼人情慎無作好一有作好炎涼淵躍水火格

馮京致書王安國云并門歡娛妙處閉目不窺日以談
禪理為事王安國答之曰若如所論不達禪理閉目不
窺便是一重公案昔子夏之出悅紛華又有謂省除目
則損道心皆旌在公案耳
人賴水穀之氣以養神水穀盡而神去故安穀則昌絕
穀則亡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依
故死食所以養陽氣飲所以養陰氣而人之生血生氣
皆本此
過渴即飲飲過多則損氣渴則損血過饑即食食過多
則傷氣饑則傷胃飲食粗與暴損氣傷心戒之余謂鄉

黨見聖人于飲食之微致慎如此奚啻養口腹云爾
凡食欲頻而少不欲頓而多只宜飽中饑不宜饑中飽
飲食尤戒便卧及久坐
清晨食粥生津液若空心茶卯時酒申後飯宜少又飲
茶宜熟宜少最忌點鹽茶空心飲
客談東坡詩目聽不任真踵息殆廢喉何謂也答曰此
變化莊子語未然亦歆忘形云爾踵息廢喉正是教息胎息工夫更妙
傳道本不在言語間亦非言之所能傳惟有能受之者
則有能授之者程珦使其二子顥頤從周茂叔學茂叔
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資是箇能

亦的本了故茂叔令之尋便是他授受真訣當時二程
尋得孔顏所樂之事則道在是矣顥之言曰自再見周
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是他自得處
是他尋得孔顏樂事予者儒師聖學于程顥未悟因訪
茂叔茂叔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因留對榻夜談越三
日乃還師聖復見程頤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其善開發人類此然王安石三求見茂叔而茂叔不見
必已知其為人故拒之然當時與師聖言又不知其所
開發何如也

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此語用

之以不遺故舊用之以不下糟糠又曹植有詩云處富
不忘貧道在本茲藿夫茲藿果道歟然舜之若將終身之
心便是有天下而不與之量諺云寧得貧奈得富只此
最有理謝靈運詩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真是達生
之語

呂氏春秋謂海上有人好青者蜻青鳥也朝至海上而從青
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
觀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群青翔而不下此即海上老人
機心驚海鷗之事夫我一念動微物且先知之邵堯夫
前知數亦只從一念上得之所謂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者是也昔阮籍詠懷詩曰讙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然
則前知者只當箇青鳥明乎非也程顥嘗曰堯夫前知
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蓋善言雍者雍墓文云世人謂雍
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
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此又史
氏救正他處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聖門只如此

周子言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今世情擾擾不能
自裁只見得自家不足了所以累其心莊子曰欲勉為
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

識世情二子雖未審他見得如何亦是能斷除情者然
亦有難裁處昔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他生
逢帝世可了生順化若末世重法繩束下民所謂無計
避征徭者竟何如哉又古人惟適真尔所托皆假也伊
尹之隱于耕韓康之淪于藥子陵之安于釣陶淵明劉
伶之寄于酒梅福之變于市皆各適其真趣而然者非
有于物也晉臧榮緒晉書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
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豈不信之乎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
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

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

程頤如見哲宗因奏曰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有之乎帝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夫恤一蟻何足言仁只識得從此心来便有用處孟子對齊宣王一牛足以王此意

人有異術須遇其主而後得用之張良得黃石公書嘗習誦讀後遇沛公嘗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却嘆曰沛公殆天授我國家劉基得鄧祥甫書及遇太祖遂用之以興亦千載同遇莊子曰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弾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

所要者輕也人以身試于名利場又一旦當截處亦當計箇輕重可矣○一日借客賞牡丹而嘆曰茲花品價隨人諸君審之乎因檢多數子牡丹妖艷亂人心一國如狂不惜金帛若東園桃與李果然無語自成陰如其言牡丹早矣至北山集云既全國色與天香底用人間紫與黃却喜騷人稱第一至今喚作百花王又知牡丹之重若劉禹錫詩庭前芍藥妖無格地上芙蓉爭少情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又置芍藥芙蓉下品也韓忠獻云所在隨人趁高價只供俗眼陪妖妃蓋惜之也古詩云寄與尋芳者須知松桂尊今日之賞其當求所以自植也歟哉

客曰下敬上亦是義不容已者故一芹獻主一豚思君自古然矣何後世不然如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馳死亡者無數時唐羌字伯游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取涪州荔支進楊貴妃一時苦之故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来又東坡有詩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籍知是荔支龍眼来又云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果如此則居上者只一味清淡何以稱玉食乎宋錢惟演為守始進姚黃菊花人亦

惡其非蔡君謨為小龍團茶進上歐陽永叔聞而嘆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一百物耳而何規尺之甚答曰先王之時上有其貢而無責下求美之心下致其貢而無刻苦承奉之慮只緣後世假托浸没如云内府之一金田野之百金者而下情不得上達使至稱擾然積極生變此正人君子所以惜之

稽康養生論謂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絶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皆切中於人者）

後周書目録序云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

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
其粗亦不能以爲蓋作序者之意大約歸結於蘇綽
綽之從政專於沉思綽之言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
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蓋彼之謂性善者主於未
動情而言也情爲惡者主於念頭動謂之惡耳綽著佛
性論抑是禪脉相懸如此也嘗觀莊子之言曰道之其
以養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
帝王之功帝王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大都彼
之見道歧體用精粗而爲二蓋如此
湛若水甘泉先生旣舉於廣東鄉試嘗以父犯重辟爲鄉人

不容不敢應禮部遂自焚其公據往陳白沙從學改姓名
陳湛露白沙愛其才敏因一御史來謁訊其門下士有
可應薦者白沙以陳湛露見御史面試二論嘆曰奇士
也當作清廟明堂異命入京會試鄉人猶以爲言御史
力主之舉禮部第二名登進士入翰林官至禮部尚書
以講白沙之學四方有多從之者年八十餘精力如常
有請文者輒就筆不辭一日爲郡守愚作墓碑文旣畢
對客而逝人以爲學力嘗閱宋史李衡字平彥其父嘗
從程頤學因勸衡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剽竊之謂所
以學爲聖賢也不可以絲毫僞實處方可言學衡心佩

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沒沐浴冠櫛脩
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
非逃儒入墨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
者歟

永州府同知陳良珍廣東南海人也嘗借余欽鎮祁樓
言及陳白沙門人李子長貧梗自甘不苟取爲時所推
一廉使過之見所居弊壞因遣二人重罪可罰金者往
爲理之二人負米若干石子長曰無多費爲也止收一
斗且令二人凡損壞者易瓦或椽角當更者更之餘仍
舊不加新也明日廉使又過之驚問曰先生居猶是也

對曰已受愛矣子長性最篤實無毫髮僞往往人以訴
能之或笑其癡而白沙亦曰子長近於愚至是廉使亦
曰子長果愚云又良珍言子長與伊祖夙契子長工於
書伊祖出紙數葉往懇之已諾伊祖恐以爲無禮具二
葛以往子長見之峻拒竟不與書其清介類此也子長
以貧老及其沒也不能殯同郡霍文敏公韜爲襄事且
銘其墓曰古貌子長古心子長今也則亡嗚呼子長然
則知子長者文敏也吁孰謂今之講道者有愚如子長
者耶

術士長生之說最謬衆出遊遊旅間不恃其說無可動

高貴以糊口人享富貴至末年一味只怕死一聞長生之說遂中其毒不暇究理嘗讀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我年逝不知命也可見世間學長生者非癡即愚郭象莊子注曰待隱之謂死待顯之謂生蓋以隱顯二字說死生亦可謂盡神然待者為誰理會得到便悟莊子又曰旣化而生又化而死若邵堯夫臨終謂程明道曰試觀化一度或亦只此化字

宋蘇澄隱得養生之術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太祖召問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

郭象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玩自肆二字即曠然無懷乘之以遊者乎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玩一心字則是非只從自家心上分曉若於世間尋討個是非便生擾擾李蕭遠運命論曰水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知清濁自然至而水之本體常在然則知道者自得於己又何有于世間是非也耶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察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故老子曰上善若水夫惟若水則涉空得中曠然無懷者其近陶潛詩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謝僕射詩冊鑿不可攀忘懷寄匠郢許詢詩一時排冥筌筌捕魚器也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世也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來樂白雲隈聊以肆所養又云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觀諸賢之咏皆所謂至樂者也而皆以自肆云爾

弱喪弱幼小也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惑耶非夫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為弱喪者遂于彼所在而不知歸故鄉獨往淮南王莊子要畧曰江海之土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

顧世匠郢匠匠石也郢郢人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夫子謂惠子

鍾離牧山陰人也少貧躬往來與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之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蹔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

爲釋繫民民慙惧率妻子去官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
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按
承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
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牧慕其義亦發名致顯位所謂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
名者此也徐衆評云牧蹈長者之規有問之者曰可謂
之仁讓乎荅曰孔子云惡不仁者其爲仁矣小民不展
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赦其罪
斯爲讓非其義所赦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
仁安得爲仁哉荅梧澆娶妻而美讓于其兄尾生篤信

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
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而
不貴荅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
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
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爲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
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徐評如
此竊謂始之認而不與爭近于不校終之還而不輕納
近於不貪然縣長之對正矣必至於撓縣長之法以成
巳私不謂之以私害公乎所以不謂之仁要之三代以
下之人物有意爲善類如此若聖人無意必固我而物

来順應雖周公之殺其弟堯舜不傳其子亦仁也
客一日讀大學而嘆盗臣聚歛之臣古有之乎因曰聚
歛若今之僣科是矣盗臣則恐難爲荅曰聚者積而不
散歛者剥人肥巳若當時之開仟陌復畝稅之類是也
今天下田土額定稅粮載之册籍有民不輸法甚可尤
只官于土者追納不完便應貶秩必完八分以上始得
陞遷此亦是激勸之意顧當地荒民窮錐係額征而頑
不堪供緩之則愈負急之則告困柰何若似古聚歛則
非今人臣所能爲也客曰今日無盗臣乎曰盗臣有之
若盗上之財則監守自盗與夫盗倉庫皆律有重辟臣

下不敢犯惟盗上之官以凌民脂膏盗上之權以吸民
肉血其爲民害尤甚若曰今日寧有盗臣則獻子之言
非也
客談孔子云古之學者爲巳今之學者爲人又云女爲
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均之學也均之儒也只於爲巳爲
人處君子小人處要討箇分曉都是自家的事不干他
人孔子言爲仁由巳而由人乎哉正此意也荅曰爲人
之學亦學其學小人之儒亦儒其儒只緣他差之毫釐
便至謬以千里禪家謂一覺便是今學輩旣知道自家
討箇分曉不干他人便是念頭轉時所以爲巳之學在

此也所以為君子儒在此也昔賢泣路悲絲便是討分
曉功夫節婦夜半苦心便是下手功夫客曰願聞之答
曰自戒恐慎獨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以至充然鳶
飛魚躍氣象乃是學乃是真儒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
耶至我朝薛文清公乃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
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
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寄漫子曰既有箇仙字自是有
這一種人惟其能竊造化之機纔能延得年今只說他
延年畢竟是箇散的物事以堯夫元會運世推来雖大

象亦只當得箇延年看了若超脱聚散外看將来只有
箇大道無聚亦無散無無亦無有無生亦無滅今吾儒
又力排他為異誕然程薛二先生亦苦刻矣緣儒者恐
世間愚癡之輩若於求仙故其言遂至過當漢武帝至
老嘆天下豈有神仙乃是愚癡一夢覺處世間仙門只
緣如秦皇漢武之徒便大壞了若吾儒所自勉則朱文
公云乎我欲往從之但恐逆天理人能循理自脩以立
命便是延年便是吾儒之仙似不必苦說他客曰聖門
只不道五伯不聞他斥黃老何也答曰不道五伯者所
以存王化莊與老雖生孔門之先孔門只不談黃老亦

不聞有闢黃老之說只為道理難盡說了今人恠周茂
叔無闢佛語亦只此
客又述程明道先生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
原之理天地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以盡況既散之氣豈
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為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
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
也月出則潮水生非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始終
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之謂變如明道之說於聚散如
何予曰聚散雖以氣言然氣本無形聲不可言說止說
萬物之死生成敗驗氣之聚散耳細思之似只是往来

之義也生死之像也中庸不云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
不聞是氣本無也至體物而不可遺處方見箇聚散蓋
既能體物而為之聚又能體物而為之散是聚散之可
見可聞者物也而其不見不聞者不以聚而滯迹不以
散而遂滅也蓋氣本不見不聞動生靜生自去自来若
執着物之散者而其氣遂盡亦難矣以潮言之又有說
也蓋五行有氣有質氣行而質具潮生潮涸者水之質
耳若曰涸者已無亦水之質耳水之氣未嘗因涸而遂
無況氣本不見不聞從何處測其因涸而遂無耶我朝
薛文清公曰造化萬物皆從虛中来故程子謂老子玄

牝一章最善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然謂之從
虛中來非氣而何既是虛又可謂之散而遂盡耶明道
之意蓋以斥夫孰輪迴者
佘法謂萬物死皆曰所人死曰鬼註謂折言其有所敀
鬼言其有所歸又謂人死魂升於天神之歸也魄降于
地形之歸也然宋儒謂魂是陽之靈魄是陰之靈最善
蓋魂當不得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氣極
清者上浮大虛而為神至道之人生能錬神合虛故其
沒也形離神用而為神乃若癡㾗蠢蠢情迷意横絕無
生理者死與草木同朽腐或有精氣盛者其魂魄之靈

為鬼為祟不得為神又龜殼蓍枯猶能傳神只緣他禀
那靈氣不息
心不可不細聖賢之心便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學者能
有一分細便有可與言處心不可不活孔子稱回也其
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大賢以下分數只如
此學者能有一分活便有可與行處心粗心死者孟子
所謂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為也
佛氏從那嬰兒之無知無識處覓箇真知真識者在謂
之覺性吾聖人從那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時能
知愛知敬謂之良心佛氏指曰神識兩家從此上做工

夫禪氏只要無知無識覓箇靈覺而得其所以性謂之
真如聖人欲人因那知愛知敬之心擴之物理而求所
以盡性謂之造詣禪氏專於寂內圓照聖人先於博外
以養內故格物二字程朱訓作窮理彼解為格去其物
二字各為一家能辨別得時似不必攻擊
客談孔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一節當云仁人心也君子
存心之學終日乾乾不以一飯之頃少違只此涵養得
熟故造次之迫此心也顛沛之危亦此心也由涵養中
來故無久暫無常變一心也如此看却好予因考宋時有
人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本耶抑其

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
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應事又問處事如何曰速
不如思便去声用意不如平心竊謂無垢子本是禪定之
學非苟言者
昔曾欲伐齊以問柳下惠下惠自驚以謂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至我哉古人惺惺能如此宋陳瓘忠肅公平
居容止有常度雖盛暑必正衣冠然後見子孫無一安
語一日因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
日曰豈吾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古人只此養心何
心不純陸象山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古人處寐中精神

猶不寒

志英論

客談仲尼志三代之英而未之逮也退而作春秋何義且多言五霸之事而不及三皇五帝之道果明道之書乎寄漫子拱而對曰悲矣仲尼之志天地生聖人而不用聖人任天地而不私天地者道生之兆聖人者人生之會天下戴聖人愛之而不尊聖人長天下尊之而不佃其太古已乎三皇氏自三皇耳五帝氏自五帝耳天地不知有聖人而聖人亦不曰天地吾之參贊聖人不知有庶民而庶民亦不曰聖人吾之大君故自天而下之

寂寂然一太虛也自人而上之渾渾然一大道也五帝既邁禮樂漸開堯舜禹始相揖遜而命之曰曆數湯文武始行救暴而命之曰順應彼數聖人者猶稱天以立極然大道隱而玄默鑿矣名實具而智巧蕩矣文變而浮權變而詐仁義變而忍辱周天子懸虛名僅如一國王諸侯強大互為雄長天地變百姓若截太古又開乾坤也天生仲尼有古心嘆曰誰其大君乎誰其參贊乎五霸猶襲三代之遺以矜制人之耳目故天下共尊之曰霸抑亦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春秋以降之令望也仲尼傷之謂古道之不復後人益旀後其說惧其言之大高聽之無畏不得已而託諸言故録書所以存紀也録詩三百篇所以存化也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往往稱天以首所以遏流也俾天下後世知太古之風自斯以往如此而已矣客曰有聖人者作而欲舉帝道得乎寄漫子俛首而告曰大道流而不畜大化注而不返數必有終氣將循始理無足怪者而必其世運之變不可知也變者又其始耶客俛而思起而長息繼而脩然舉白而歌曰氣黬黬兮為四時兮既三皇氏兮胡為乎五帝而不化既夏商周兮胡為乎桓文之霸天若生仲尼兮書其書而大道罷

蘇東坡詩欲知晋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已半沒去意誰能遮此詩雖是嘆人忘歲月之逝而若迷塵絆抑不知世間人不知問學者若到晚年情重景暮尤為大累王荊公欲使金華人俞清老脫撻被著僧伽黎（撻被儒衣也僧伽黎袈裟也）奉香火于半山寺與之僧名曰紫琳夫去半山作道人無妻子之累似不為難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夫世人晚年能不為俞清老者幾哉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嘗有詩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為晚節之規夫保節一說亦淺乎論者余移第

時遇老輩㣲教予且效官箴後面日子長之說即保節
意也夫入仕且效官箴猶保初節之謂又說到後面日
子長便見了晚節難保盖人生肯向學文皆進魏公一
季夫筒殼也卜者鑽龜必生去其皮人之情愛難捨亦如龜之皆脫其殼
人主至尊士子初入仕多居下寮若人主親識得一二
人以厲其餘則士得以自力盖君門萬里徒托吏部托
御史論薦恐未必盡無私盡無蔽抑盖髙士守己不肯
依氣奉承往往沉滯未應孟明舉進士遂受知孝宗一
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于掌中書二人姓名曰鄭何故
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遂拜大理寺丞又一日上御經

筵論監司按察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
最也會廣西缺謀帥帝詞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
明者即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夫上過
得如孟明自將獲展所志余一日過岳陽訣子分守李
廷觀因論及士風廷觀忽發声曰當今高士唯有山林
而已其意盖有在也未幾廷觀轉某省副置遂引歸廷
觀四川人先為御史又觀應孟明受知人主官取未嘗
倖進韓侂胄嘗遣其客啗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
不答若孟明之守士之常也宋朝成大亡耻作縣滿秩
詣事史彌遠家幹為所嘲言其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
入臺必能辦此事及成大拜御史果誣奏德秀此近世
士人多有之
一日飲永州府同知陳良珍論及取士以七篇文字只
父師授受依時樣遵例作對偶股子一旦取悅主司偶
然第除名吏部輒兼如朱髦逐勢競名侃視子史并綠
腹白不知其幾忽有詔問典故應旨尤難其人又一日
會一過客談七篇最無裨士心且對綴為餙不関身心
嘗觀宋末徐僑嘗言比年朱熹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
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盖
鮮是宋末且然在今日為尤甚也我朝王端毅公恕嘗

言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齋對曰是固有
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
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
學宮未幾作經義用成篇便得補廩為當然又未幾作
三場文字纔可讀書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一中進士
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學其仕而能
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盖識見既淺踐履
必薄規為心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
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
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吁二公之

言亦痛切時矣
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嵇叔夜養生論蓋歡愛也有愛便生憎惟忘歡則愛憎不生故曾樂遺生不若治生也若治生之人輕身殉利豈能存身
冊鉛餘録云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智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蓋雖近于禪寂之學大都至理亦莫外此程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恬謂澹養知知生而無以生為也謂之以知養恬不用知則益詭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恬交養最宜深玩
帝出乎震出震以雷之声言帝未嘗出也故曰雷出則興利
體清以洗物不亂于濁受濁以濟物不傷于清是以聖人處窮達一也水忘清濁而不失其清至人忘窮達而不失其樂故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得道則窮達一也
宋蔡京入相喜吳伯舉之才薦之三遷為中書舍人偶以一事忤遂落職知楊州京有客為言不當久棄外京曰既作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而兼也竊謂京之入相只是作官耳若作好官便要作好人今世仕途尊者以寬優為德卑者以善事為恭此風一成作好人作好官真是難得兼
東坡與范純夫書云聞公目疾尚未平宜勿過服涼劑暗室瞑坐數息癡功何緣及此又答王敏仲書近頻覺養生事絶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嚥真納息册頭也仍須用尋常所聞搬運沂流法久之漸久透徹乃效
山圖隴西人也初好乘馬馬蹋折脚遇一道士教以服地黄當歸羌活玄參一年遂不食病愈身輕人稱其仙或云道士五岳使人也
余在銅仁時遇一鄉官門[illegible]近衛其人不稽顙為士論所道嘗讀人必曰大丈夫當幹百年外事聞者狂之然欲為大丈夫道理自富無世嘗讀古詩云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詩意蓋謂身沒後唯一虛名而已又陶淵明題田子泰詩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士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觀二詩之義則於近衛言不宜以人廢之
尚隱非吾聖賢之道自後世奔競之風熾則崇獎恬退一節亦補于士風不小也呂蒙正亦宋人物也至道初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戲蒙正謂退在班列寂寞有似望復位之語時劉昌言甚不滿于上意且對曰

不聞家正之鍇也況今岩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
若臣等何自官祿不足以自重上默然求錄昌言亦罷
上問鄭鍇等曰頗見昌言否鍇等曰屢見之上曰滿從
否對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事如此當在位之
時不能悉心補哉一旦斥去既流涕灑涕歎君不曰昌
言實未嘗流涕鍇等迎合上意若不退而實曰上待儒
臣如此盡未嘗有秉節高蹈不貪名祿廉介進退之道
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薄因發歎得謂夫悉心補哉
人臣之分禮義進退自守之常也未嘗稱許又厚士
風之首務也鍇鄙卑污小人不足言乃昌言者亦之論

樹則在上者當從之以勵士風為士者當勵之以自勵
宋侍制王心質子野充館職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公介
然不動惟求外補然則如子野其殆古之士歟行高乎
恭儉蘇也士風以當于山林中稍加之意北海衛幹當
漢魏之間不與世榮文帝爵其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
箕山之志辟不就文帝亦不屈之此事不當以偽朝而
廢也

客謂儒釋老有謂同出一原信乎答曰太虛一也豈得
不同然各自一家畢竟有不同者釋見得太虛之神欲
存神以合於無始評者曰佛修性若見得太虛之精欲
欲精以迎於老評者曰老修命故釋曰眞空廓然不生
不滅老曰復命靜焉自然而然吾聖教不如此蓋見得
太虛只一理謂之性謂之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今謂之性命無修其然歟但釋則體用俱寂老則體用
俱虛吾聖人體之而用行靜無而動有客曰唐憲宗迎
佛骨韓文公上表諍之何如答曰此事只可諍上不須
迎亦不必苦去罵佛文公表只云文中十言而不有聖
人由佛是佛乃彼外夷西方之聖人也非吾中國所當
禮奉者中國乃衣冠禮樂之處自有堯舜文武周孔之
聖可以修身可以立命若求師法當不必以彼易此也

況佛以心相印靈不在骨若其神通妙用寂照圓滿其
靈應豈係乎人之迎與不迎今不迎佛心而迎佛骨適
足以取侮外夷而奚足以迓休貺哉只去咎咎焉佛然
佛豈有強汝來迎者客又曰梁武帝亦慈佛矣而臺城
之禍何如答曰梁武只是箇癡呆俗子蓋三界唯心萬
法唯識定心生慧是佛正脈緣識生妄衆生然耳武帝
不領達磨意目那識妄攘攘錯以因果功德為大事此
俗見也至以麵代牲尤為淺陋與佛旨全無一纖可引
者武帝只此癡呆遂爾顛倒謬亂食鎗侯景正謂之從
佛肚裏過只是能行底屎橛也世遂謂餓死而佛不救

謂佛不靈若佛有靈當買武帝一趙州猶了五耳有生無
然予曰非敢佑佛也道理只平平說去耳
客郎席嘆世變江河余悯然而對曰三皇氏之世無君
臣上下渾然一大樸爾冲然一太素爾自樸散素離而
變生焉五帝變無為故制作之義自帝始三王有變有
為故禮樂之盛自王始五伯又變心故假仁假義之事
自伯始嗟哉悲夫五伯之心不能存古可以御今士詐
而驕則失君下詐而悖則失民唯五伯盡變之心猶能
為之
人之疾治肺為難昔許叔微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
蟲下行當以類爪為末調藥每月於初四初六治之蓋
此二日肺蟲上行也叔微精于醫
語林載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
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浩字思致淵富未易可當
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
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竊謂淵源不了心而
了經只是博義云尔林公十年所保豈在四寸間相較
量者因右軍不往得之蘇東坡泛頴詩散為百東坡形影
頃刻復在玆神通劉須溪謂本傳燈録楊升菴慎云按傳
燈録良价禪師因過水覩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疏不必求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是真我渠今
正是我真身也我今不是渠渠幻身已了手證
客談仙五通佛六通何謂答曰佛只欲加仙一等耳其
實只一通便了仙只是致虛守靜精足神完可以不老
然不得形骸所以謂之五通佛氏出神合虛以了死
生參了他神通妙用所以謂之六通
宋陳仲微在莆田會山浮屠與邵學争木利久不決
仲微按法以曲在浮屠已日禱寺其徒又揭其事鐘上
以為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
心哉吾何心哉質明肖像無疾而死夫此事雖偶然然
世間有等狂悖已所作不状而又強為祝神以誑人者
當以警之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心屬火神之宅也腎屬水精之府也天地相去八萬
四千里天主氣輕清故曰天地主形重濁故曰地人肖天地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今世
俗親喪旁過七日衆僧為悼亡道場以七七為期或者以此乎
楚王遊雲夢泣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
萬歲後誰與樂此安陵君泣下數行對曰萬歲夜願以
身試黄泉蓐螻蟻是蓋犯釋子貪嗔癡愛之律者只此
便見得世人難了死生只為那世情重壓倒了今甫翁

多少田園坊坊憂無子孫承受又憂子孫不能守也盼
皆此類君臣情也晏景公牛山類此然晏平仲之對得
之矣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絶糧先儒稱其行無顧
慮夫聖賢於生前已超脫如此人能了得生便能了得
死

國家畫官底一往所治便不敢與及登遊或好檀簪欲
嘗梅來何遜爲楊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味其下
後居洛一日思及梅花請再其任從之既抵楊州再梅
花方盛對之彷徨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
有錢昆者性嗜蟹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

可也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録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
坡詩欵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昆去東坡未
遠即用其事爲詩良愛其語也册鉛餘録載是事如此
耆今有若遜若昆作外任而如此不考察即按司論罷
矣竊謂風度如遜昆必豁達端楷必不至苟且貪忍若
俗吏拘循常襲舊不自作賊更爲貪隱縱使不愛梅不
嗜蟹寧能望遜昆萬一者乎

班姬有團扇之作徐淑有寶釵之作梁鍾嶸詩評曰二
漢爲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作亞團
扇矣淑秦嘉妻

客談聖門有善言德行科有善爲說辭科夫均一言也
而何分別若此吝曰道理察乎天地之間在本來各在
人心之靈無論造與未造也辟之談京華有到京師而
談京華者有未到京師只熟所聞而談之者其中便有
不同處善言德行是已到京而談京華也善爲說辭是
未到京師而談京華也如晉陶淵明深于歸去來之真
趣故其發于吟咏皆沖淡足於悠然之味東坡晩年深
于禪印凡著爲詩皆豪然心印之訣亦善言德行之一
證也後有嘲隱者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
一人只此便是善爲說辭的模樣蓋休官閒適本是好

景人誰不知誰不能道之卻到脫下這官不做便做不
得這不是善爲說辭而何就如讀六經及釋老之書亦
須各造詣他的境界乃能讀他的書亦有得處就去註
脚他的亦中他的肯近時楊升菴愼謂張汝玉解老子
寵辱若驚章甚稱賞之謂吉懸之沉魄肯浮魂擊扐
而斥蘇子由林希逸所解爲失老氏之旨今觀汝玉所
注尨戊陋者大都道德之言主虛靜而極于無其云寵
辱若驚謂寵辱一也無寵無辱其云貴大患若身便是
無大患渠云貴身與患同則無患矣俛云貴身是內知
有身使外知有大患了渠云分寵與辱妄見也以寵爲

辱真見也夫謂分寵能與辱為妄見得之矣乃謂以寵為
等真見也豈其然乎蓋真見既圖形影俱寂寵辱俱無
着謂以寵為辱為真見者只就吾儒中説那見得定的
人不動心勢利如宋人有拜相衆皆賀之而其母獨弔
者是也是吾儒指見理定的為真見而老氏所指又是
一種學似不當以此訓之讀汝玉此章註全不涉老氏
意者而又詆蘇林二氏恐亦遶塔説相輪耳所以吾輩
先在造詣有一分造詣纔出一分説話自要領無效
銀工辨金也

孔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蓋言實理之必有也今
談禪者一切聞見皆謂之塵謂之落知識當其有時謂
之隨境生當其無時謂之隨境滅只不動念自然寂照
見聞知識皆妄也求之孔孟之學似不若是

阮孝緒嘗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
乎拯弊拯弊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為為非道之
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
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
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
足又曰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
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竊謂此論
判本與跡為二而屈孔與莊為一似為失之然細細沉
玩亦是他忖量到太古處而立言不可盡非也

客一日又談禪理謂禪立説甚高吾曰程明道有言所
患者患在引取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
是也然欲與他作仇家非見理精透者不能昔曾子固
作梁書録序云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
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
徒自以為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
可詘雖然彼烏覩聖人之内哉其論聖人之内則曰吾

聖人窮理知至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故加
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
外至者安能累我哉以此説聖人之内似亦未盡蓋
吾性無物我亦無内外只一理耳苟能盡性則能盡人
之性盡物之性而萬物一體矣今謂萬物自外至為吾
累則是定性書所謂惡外物之心也豈不坐佛氏以物
為幻之説乎惟程明道立説斥佛氏須要出家然則家
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
彼言世網者只為此秉彝又殄滅不得如人之有耳目
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

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絶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又曰其所得者只有一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在是談禪者雖說得盡行未之有得舉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此說佛氏內外兩失之亦切中他病又王文公之序曰得于內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有不可行于外者斯不得于內矣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爲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此言最是至謂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以此言聖人之內與彼持爲神通妙用者合矣林希逸述樂軒之言曰儒

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此說得儒釋似爲公案客曰莊子云寂寞無朕變化無常生與死與林希逸註云生與死與不知死生也據此一句則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余曰希逸又言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等離世絶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林氏之言如此若離絶之學在孔子時如沮溺楚狂輩皆是而盛其說於世者莊列也漢晉以來達磨始入中國遂竊其說而衍之立爲他學

肇漢四百年節義之風者子陵一人而已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文山一人而已

貢〇選〇舉〇嘗觀元姚燧送姚嗣輝序云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此貢法猶近古鄉舉里選）至則試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奉主何人或叛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爲令（猶重縣令之戢如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者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哉（猶見慎官之意）燧之言如此

今國家造士以文兩京及諸省設憲臣以督視之而藝其文優等者膳月米一石府一年貢廩膳一人州四年三貢縣二年此之謂貢國初貢士入大學循六堂既滿亦十餘年遂不次擢用久之此法廢故貢士就大學不過一年撥吏部掛選歸家謂之待選不願者既廷試中式即赴吏部試之列名登序挨名次以例授教授教諭訓導等官其待選者年滿赴吏部具試之上等得有司職次等縣佐以下之職貢之外三年兩京各省開科其中式者謂之舉人舉人上禮部不中式許就太學亦數月遂得撥送吏部掛選亦以次赴部得授官若會試中

試者入對大廷　上賜甲第謂之進士進士循甲第有
欽賜品循京官也二甲三甲進士分九卿衙門朝夕得從
班升堂謂之觀政各得與其所屬官以同僚禮相待不
許歸家取次授官或京或外隨其甲之名次耳是所謂
之貢謂之選謂之舉視前代恩甚寬也
孔子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正心之本體也無
爲故能守正心正自足以有爲故曰無爲而無不爲客
曰舜無爲章如何荅曰孔子蓋謂無所作爲而天下自
治稽之于古其惟舜乎夫舜之君天下何嘗有所作爲
哉但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南面者人君所以嚮明而治

也恭己于南面之上而昭其德輝之盛然百官承其恭
而莫不願治也萬邦協其恭而莫不順治也此謂之無
爲而治若說他紹堯舜致治又得人任職此二事是盡
他無爲了又何必說箇恭己正南面蓋恭己正南面者
正是無爲也恭己有個過化存神之妙所以天下治方
見得個無爲而治之妙若曰紹堯致治得人任職而
爲舜者只一味恭己無爲則是舜一泥塑人耳賴堯以
無爲賴臣下以無爲烏在其爲舜之無爲而治也而孔
子顧以是稱之哉客曰說德地近之似然何不稱堯無爲
荅曰孔子且說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蓋堯惟天耳天運于上而四時行百
物生堯豈特無爲又豈待恭己之可言耶客曰至禹如
何荅曰天氣漸開人情漸漓雖欲無爲不可得也禹有
舜無爲之心而時不得不爲所以有下車之泣故舜之
命禹亦曰允執厥中亦是欲他知所以爲之之道
前代剝民之政只巧立名色昔五代時正賦之外如江
南諸郡釀酒則有麴引錢別輸米三斗授鹽一斤則曰
鹽米（今國家于京官每歲除一月支官鹽以折俸又官鹽通行天下量戶口納錢謂之鹽鈔）供軍
須則有鞋錢入官則有蔍米（蔍音麃蘆蔍也今國家解米入京倉亦有蘆席錢）
諸類總謂之沿納之物

宋崔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
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夫士者立心初時即如
世明得之矣程伊川有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
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吁使士
人讀書行時縱位至宰相而不能用其視世明之讀岐
黃書以濟世者爲何如哉
宋沈煥字叔晦每日於心未安不苟自怨每云晝觀諸
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媿始可以言學煥卒周必大
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媿叔晦益者三友
叔晦不予媿也又舒璘煥之友也學于張栻又從陸九

淵遊嘗曰吾惟朝于斯夕于斯刻若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每云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櫓雨沐風又爲美境其自適如此楊誠齋萬里自秘書監丞老南溪之上敝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以一聯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誠齋嘗自署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飲到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所謂古人高致類如此宋黄㽦登進士歷州縣歲餘三還乃不樂間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品題今無復情味何耶竊謂倘不得已官絆則效于湖中了事亦達矣

釋子專以了死生爲第一義若士人養得神氣完亦自有道理如宋劉元城器之是也元城平生屏迹不妄交遊爲温公門下士陳瓘稱其學以誠入無往而非誠一日與馬永卿論禮記内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不太早乎元城正色曰事君父一體今朝謁者雞鳴至君所而人不敢以爲勞蓋畏刑驅其後也士人若畏義如刑今人可爲古人矣其謹於禮類如此田夫野老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則如過泗州不見大聖然爲宰執章惇蔡卞所忌又謫斥嶺表盛夏奉老母以行聞者痛之罷之不屈也一日行至山中憩樹下一大蛇冉冉而至草木披靡從者皆驚走少頃蛇若相向遂去村民羅拜喜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公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朝宰計必死罷之其在貶地也忽一所厚士來訊吊涕告曰屬聞朝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安然不爲動蓋時有土豪欲得美秩希章蔡之旨自謂能殺罷之二人信之除爲本路轉運判官土豪至公對客飲談自若起居亦如常夜半家人伺之酣寢鼻息如雷黎明時有告運判一夕嘔血而死明日有言公者亦無喜色於是人益信公之屢死其神不爽此類也元城之歿也有風雷之異父老士庶婦女皆持香誦佛經而

哭日數千人家人因置一大爐廳下人爭炷香至香價踴貴後二年虜人啓其墳發棺見公顔色如生驚曰必異人也遂無所動而去夫元城平日未嘗從釋者而如此只他養得神氣完不散耳

惟白可以受五采惟淡可以納五味惟醇朴可以善紛華三代以上之民以犯義爲耻三代以下之民以犯刑爲辱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言得其粟以廣施也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言孔子欲西見老聃敬叔言于君與之車以行及見聃而歸弟子從之者衆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

行微夫二子之既財則亡之道殆將廢矣斯言果出于
夫子乎然孫之古今情理自是然也季孫一魯臣耳送
人以粟千鍾可不謂濫乎敬叔言于君遂得爲人致車
從可不謂私乎今世仕人說他执法不做人情只他般
此要言與轉美秩耳若實去做好官不當落此套今人
受人一粟動人一車便以爲貪放生擾若實要做好人
尤不當循此例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止之做好官
好人當慎此心常惺惺
嘗觀王績醉鄉記雖若寓言然于醉之源處能言其趣
可誦也記曰醉之鄉（假名）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

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
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
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無鳥獸魚鼈雜處不知
有舟車器械之用（言上世樸朴氣象）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
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
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
終身太平（此狀得醉之妙）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
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
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
面而望不見醉鄉（所失醉矣）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

人氏之職典司五齊（去声）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
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
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此言自上失之乃臣下得之如所入）
云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正言臣下竊至也）没
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
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結言醉之妙）余將游
焉故爲之記
客談晉語生子癡了官事何謂也俗云癡裹放乖是真
乖拙以藏巧是直巧信乎余因檢晉書傳咸性剛峻疾
惡如仇爲楊駿所悼駿弟濟素與咸善遺咸書曰江海

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
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
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
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
之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
禍此由心不直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
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
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及觀阮籍志氣傲然獨得
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嗜酒能
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人多謂之癡或曰籍之

癡也際時不偶非斯人之癡而誰癡歟
慈母多敗子李斯○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魏文侯○
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務相巴氏射殺鹽神而天始
開明皆古之巳談而今詆之爲誕者也
高昌夷其地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
患風之欲至惟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
中人每以爲候亦即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
不則多遭其斃者今徭獞深山叢林中多毒物氣夏秋
之交有毒風不可犯有知之者即伏身口蔽地沙中氣
過得無恙與所言同

遇變不可輕離所部恐敵人以計挑我昔錢塘沈承禮
攻潤州敵夜出城中兵攻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
古人有言擊東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
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備者悉驚擾獨承禮部下敵人
不敢窺又左氏魯昭公十八年鄭大火子產授兵登陴
晉之邊吏讓鄭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
乎國之　不可小有備故也竊見村落中盜欲行刼輒
乘昏夜先縱火以急之若輕動者必落計中君子宜備
之
秦惠公欲伐蜀乃刻石置黃金于後曰此天牛能糞金

也蜀王以爲然即遣五丁力士鑿成道入蜀使張儀隨
其路伐之又管仲從齊威王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
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夫識達之馬有之糞金之牛無是理也欲心迷耳豈聰
者眩哉故大欲藏毒
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便是性命之
根然性其所性而非佛氏之所謂性佛氏之性心之神
者是也命其所命而非老氏之所謂命老氏之命身之
精者是也
客談管寧揮金事而曰禮云貨惡其棄于地寧肩不取

獻公家或推以濟人余曰寧得力處想只是個不動心
的學問當漢廷高官大祿且不入其心又何有于金緣
他不肯用世又肯以金與人幹事那一味養息山林惟
恐事來侵那豈兒一揮不顧是其烈火試金
歐文忠公縱囚論似不取唐太宗事曾閱梁書見傳岐
爲縣令民有相毆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
至終不服乃移獄岐岐即命脫械一訊即首服法應抵
罪會冬至節岐乃放之還家使過節一日曹掾固爭曰
古者乃有此于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
者勿憂竟如期而反[illegible]深異之以狀聞岐後去縣民

無老少皆啼號拜送至數十里其恩信孚于人如此
客質於投胎之說余曰中庸却不說到體物乎神本是
不見不聞的却先有那物然後神來體之而物得其所
生耳就如有那胎然後有那箇鬼來投之也客曰朱晦
翁說二氣合散之所為如何余曰二氣所為似只是成
得那物既有物便神來體之而知覺運動或生意發露
客曰神即是陰陽之靈如何分別得余曰雖分別不得
似有個兩般去看他如周子說太極生陰陽就是太極
與陰陽亦是個分別不得的如何又如此立說故夫子
既說了陰陽不測之謂神却又单說個神也者妙萬物

而為言只此細細理會去似陰陽合散所為只說得個
物那不見不聞却就來體此物而生生也此只論個理
若投胎事誕而難言

司空高士
司空圖也唐咸通進士仕不至顯反傳宗景
福中知時邑物為諫議大夫不至就後累辟皆
罔辭尋以椇椒璨之禍力疾至洛陽因謂見望芳夫儀
逮放逐劝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別墅頗泉石林亭幽
趣圖若之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又卜地為壽藏穿故人
罕引入廣中賦詩對酌人或有難色圖規之曰達人大
覡齡題一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戰為文尤故
建擬白彝易齋吟傳為休休亭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
休休亭本名濯纓亭為陜軍所焚天復癸亥巖復葺于
壞垣之中乃吏名曰休休休休美也既休而具美存隱
蓋豈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且瞶三宜休又少
而隨長而耄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尚
憶多雖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遯二僧謂余曰吾嘗為汝
汝者矯于道能而不固為利欲之所拘牽悟而悔將
復從戈丁足溪且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耐
予自嘗無保其終始與隋節辭吟弟其品級于千載之
下復何求哉因為耐辱居士歌題于東北楹日日出語
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灵惡賴是長教閒處着休
休休莫莫莫一荀碁一炉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
能快恬人黃金難買堪騎鶴君曰尔何能吞曰耐辱莫
其諒激嘯傲類如此嘗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
自隨歲時村社雩祭必造焉唐亡明年聞輝王遇害不
懌而疾
數日卒

輞川絕勝
唐王維字摩詰本母崔氏至孝與弟縉齊名
天寶末為給事中被祿山偽署祿山平憐其
才特宥之性喜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
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別
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
日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
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
屏絕塵累乾元二年卒臨終以弟縉在鳳翔忽索筆作
別縉書及平生親識亦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
旨捨筆而絕嘗聚所樂川園詩號輞川集有南山遺興

詩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日期黃
山谷嘗曰余登山臨水未嘗不誦此詩又輞川六言桃
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輕烟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
眠胡苕溪曰誦之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因考余太
虛云為汝南學官時臥疾會高符雋輞川圖示余曰
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促二兒從旁
引之閱于枕上恍然若與摩詰遊于輞川度華子岡經
孟城坳憩輞口庄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
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垞杭欹湖戲柳浪灌欒
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
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于汝
南也數日疾愈陳後山曰王右丞詩學于陶淵明得其
自任處然司空圖亦欲與靖節醉吟弟品級門靖節之
風固足以興起後人矣而百世之
下非識達如二先生其能有聞乎

有患心疾者見物皆獅子程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
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即愈

今國家民間典賣田宅券有儘 問四鄰房親人等語然
亦自民間爲之非由朝廷之旨也嘗考宋初有問親鄰
之法至紹聖元年建言者謂元佑勅典賣田宅徧問四
鄰乃於貧而急售者有害乞用熈寧元豊法不問鄰以
便之應問鄰者止問本宗有服親及墓田相去百戶內
與所斷田宅接者仍限日以節其遲是知前代法視今
日爲冢矣
元結次山亦唐文彙也所諳亦是與於禅者李商隱作
次山文集後序有云次山見名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
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

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毋老不得盡其養毋喪不
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憂悲酸傷於性命
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文曰次山之作其縣邃
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虚無狀太
賁無色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
爲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
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恥聖五帝用
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
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竊觀次山刺道州因家
於祁陽之勝今曰三吾地也觀商隱之說見那種學殊

孔氏故述之
周顯德二年因鼓鑄錢詔毁銅佛像一日上謂侍臣曰
鄉輩勿以毁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
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耶竊繹斯言最善世人以蛇
蝎心覩佛竟何爲哉佛云應無住而生其心豈着在銅
像上去
元好問故物譜竊其命之題目已是不楷若主得一個
正大意思婉轉就理說去猶不爲背觀其譜有云予家
所藏書宋元佑以前物也法書則君人筆蹟及五代寫
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

超絶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置貴宣和內府物也
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掬府君部役時物也風
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
一天禄一堅重緻厚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
物也是其故物譜者譜此而已諸不過以給玩好且居
官而懷異貲違者羞之是所謂題目不楷也其曰李文
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
陽公重以庸愚屢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
○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
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

夫以爲歐陽之游文饒可爲世情癡愛者規也而可非之以旌自是乎其曰三代拚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欵○故在不曰未用乎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夫拚鍾天下公器禹湯文武之心固將爲天下傳之也而可援之以飾己非乎其曰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内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世果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遊於方之外雖眇萬物

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愧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貽累矯情以趨避以取異於世耶立言到此愈早陋矣莊列雖涉荒唐猶超脫世情如鴻冥鳳舉若從元子之說將引人爲癡爲貪爲無耻所謂作法于奢敝若何也大都元子此作只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作骨子漸漸向理說以見他慈孝不忘先之念則得矣却强要折服歐公排斥莊列恐添這两個頭對便反輸了

張華鷦鷯賦首云鷦鷯小鳥也生于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見道之若末不是適也云鷦螟東海細虫也巢于蚊睫大鵬鵬飛翼若垂天之雲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天壤遐觀何其遼也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夫華在中書郎感而作賦及任尤祿重位死趙王之手求如鷦鷯自足不可致焉所謂造道之言難哉

鮫鯉治蟻溺鮫鯉性食蟻吐舌誘蟻附之即吞又張甲令蟻入亦然而食之茯苓治少胡麻治老貞女經云茯苓合以爲一丸服以朝早井体華服大精水實和以爲一丸還精補腦此仙方也朱服出去病僉日華以乞之按胡麻出大宛也二種葉青花黃而莖圓者爲胡麻八稜而莖方色紀聖者一曰巨勝故道書曰玄秋之沉及也

陽氣清也有以清有極清清極爲神陰氣濁也有以濁

有極濁濁極爲形形[illegible]神則形死神離形則神遊

尚書春秋本聖人言語至後世依此反壞之正是呉起出於曾參也漢武帝方好文學任張湯決大獄湯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以是用者依於文學之士多深刻夫尚書春秋所言豈有舞文巧詆慘酷深刻如湯之爲者而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緣飾之則所謂廷尉史者往往皆曲學阿世而狄山以博士稍持正論抗湯則觸禍機賈山在文帝時奏言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至此驗矣評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能行周官之法度無其意而行其法則

聖人之決適以濟亂故井其田者新而周其官者秦也
有聖人之心然後能述聖人之言無其心而述其言則
舉人之言叉以右姧如張湯是也今以六經之言取士
士一旦得位恐其所壞者殆不知其何如也當漢時張
湯依文學丞相公孫弘數稱其美今日之士能如廷尉
史依文學緣飾自必見推於高位必陜達官所謂士風
風俗在漢已然奚啻今哉
凡食畢宜口呵數聲散毒○食宜四時之味春宜甘則
減酸夏宜辛則減苦秋宜酸則減辛冬宜苦則減鹹孫
真人曰食五味不可偏勝否則五臟不平百病起○諸

果惟藕最有益久服輕身耐老止熱破血生食除煩渴
解酒毒若熟食甚補五臟實下焦與蜜同食令腹臟肥
不生諸虫○蔓菁兼為菜中之最益人者常食通中益
氣令人肥健○西瓜甚解暑毒○蘿蔔生食滲入血熟
食不宜多○九月九日食姜損壽○甜瓜沉水及雙蒂
者殺人○一切果核雙仁者殺人○豬腰多食損腎○
羊心有孔肝有竅及獨角黑頭者殺人不可食○鯽魚
頭春不宜食虫在頭也○黃牛肉大補脾牛五臟各補
人五臟但黑牛頭并獨肝者不可食○凡水陸物及諸
果不常見者不宜食○銅器盛物過夜者勿食○[illegible]

上飲食恐有飛絲隨之其中食之咽喉生泡○暑月磁罐
入日中晒太熱者不可即盛飲食○盛蜜瓶作鮓鮓瓶
盛蜜俱不可食○楮實湯○甘豆湯南唐先主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治有吳廷紹者為太醫未知名請以楮實湯進服之而效又馮延巳苦腦痛數日不減廷紹因詰廚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物曰多食山鷄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後群醫詢其故廷紹曰噎因甘起故以楮食湯進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聞者服之
後魏五更之言曰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湧泉之鯉馴
墓之鹿理非誣也○延年杖後周保定三年賜三老于謹也凡飲養陽
氣凡食養陰氣陽得養則神以息陰得養則形以壯援
神契曰蟬無力故不食然吸露弗饑故應時而鳴陽用

也
世稱大奸最叵測如漢王莽曹操為後世大奸之始蓋
其所緣飾者非真正之跡則六經之言也宋秦檜尤甚
檜之自燕山歸也上稱之曰朴忠過人得一佳士拜祠
部尚書未幾與呂頤浩同相檜欲專政乃諷其黨建言
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上從
之命頤浩建都督府於鎮江檜請置修政局自為提舉
上曰頤浩專治軍檜專庶務如種蠡之分職也頤浩自
江上還謀逐檜乃盡檜之黨盡落職予祠臺省一空檜
則不然胡安國因不安其位求去檜三章留之頤浩問

去檜之術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才於游酢游酢以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檜亦力引安國夫游酢安國皆正人而不察檜之心乃所以借資也後張浚去相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始浚鼎相得甚浚先避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手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薦也檜因此憾浚又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恐鼎使擠浚也檜在政府惟聽鼎鼎素惡檜由是反深

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也金遣烏陵思謀來議和朝議以吏部侍部魏矼館伴矼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矼所以不主和矼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誠待相公爾一日上謂檜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且夕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巳與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巳議和此人主之孝（只此一箇好題當作(?)朝臣如何折得他）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此檜大奸處）勿許群臣與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如初知上意確不可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與趙鼎力去位陛辭帝而出見檜一揖而去檜獨專國議和決矣（到此帝心終不可解）正士呂本中張九成皆去時言者謂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家以逸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此數語切伏金人之行而檜之所以爲宋毒

也是時岳飛克鄖城魏勝克海州和不和在此也檜主力班師詔飛還軍中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合矣飛必欲與金人戰不死飛則兵不休和不可成遂誣飛嘗自言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市天下冤之和既成檜稱天下太平帝書一德格天以扁其閣檜請于上禁私史恐天下有記其事者

程明道曰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聖門[illegible]同之好）

（李正在此）

程明道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

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
是野狐精也客曰如何用便近二若聖人只是一故神○
程明道曰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
見遂以為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
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
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差一寸當
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
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客曰說如何答曰陸象
山言無窮盡都在無窮盡中却自有箇商量
程朱闢釋氏作用是性之語看他釋氏客言亦難說他

直指作用便說是性細理會那作用是誰乃是性也
古者屨有絇註絇之言拘也用繒一寸屈為之頭着屨
頭取以為行戒焉酒有禁士冠禮兩甒有禁是也註禁
承尊之器也因以為酒戒故名可見古人隨物寓義所
以防其情之流也
東笙西頌笙猶生也頌音容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西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
客一日閱普菴語錄客曰菩提心生生滅心滅作若何
讀答曰渠只是論箇心當云菩提心句生句生滅心句
滅句蓋菩提心即真相如如得無生之用即所謂佛性

也故曰生生滅心即所謂幻緊塵擾一切衆生是也故
曰滅此滅字對菩提心生生字看吾人當自領悟
古者人各有常業士常為士農常為農至於工商亦然
蓋古之時未有如今日生齒若此之煩盛也考之儀禮
只有箇士冠禮士昏冠士相見禮禮皆屬之士作題目
者正以養其士以需世用耶里有塾師以端蒙養至於
冠昏相見皆以禮全其德性故士皆真才皆實學非若
後世之褻於詞章博稽者且四十而後仕度其可用而
用之也五十而後爵知其當貴而貴之也出處之始陞
遷之際上無倖門下無競路若非後世之冒進取冒遷

擢者吁居今而思古之風正時人指為執古迂叟不理
也偶談及士風風俗抑安得不攘臂於古以舒所願
正德末嘉靖初年士氣猶有一種佳味可當古心當正
德末年楊一清為吏部尚書給事中王昂論其選法不
公貶休寧縣丞父不召王雲鳳貽一清以書云留王昂
一疏人所傳誦不聞君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
介貶數月即復殿中侍御史今日昂即不獲還之清瑣
推薦超陞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
愍羅倫論落以死岳正坎坷終身而拯貪之陞布政名流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羞而

天下指示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畧而史氏紀載之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奬進邪人則善類阻而士風以頽竊恐有奔趍富貴私逵者相見之際非稱功誦德之辭則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于聦聽以古人事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悚然第不聞楊公肯拜承而揖潞公之風者

犀利（見漢書晋灼曰犀堅也非犀獸）閣木爲路曰棧（漢張良燒絶棧道）棧事（出漢書謂修立祠祀棧以爲常）吉了（鳥名也出燕州赤白二色長能言）蘇東坡嘗稱王荊公老狐精猴荣晋書謂郭璞有人見其髒形變鼉爲鼉

精盖天地間氣化理或有之〇唱有雨打梨花深閉門（出周美成梨花詞云始花風雨長門深閉以梨花三月始開多風雨也）詩人每依景下字眼如法彦章詩毎毎梅子雨細細麴塵波夫天地間豈有梅子雨者只以梅時多雨故云若麴塵旣引周禮麴衣注云黄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是知麴爲草名又有詞云毎楊低拂麴塵波是知麴塵以楊華初生而言猶云柳烟也波對雨字即今謂仕途爲風波亦擬而言之耳非水面上波也胡茗溪乃撥麴塵波而遂釋之云亦可以水言之似非〇禮曰君衣狐白裘（大不曰白狐裘而曰狐白裘者蓋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者掇之衆白也故傳曰良裘非一狐之腋顔師古曰狐白謂腋下之皮其色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

客談冊書中人身上坎離荅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水爲坎在人身爲腎爲精在下（冊家謂之黄庭）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火爲離在人身爲心爲神在上（冊家謂之泥洹）盖生之微而成之體大也故曰紫陽賦七返生神六居生精客又問荅曰水本潤下也而以氣上升則成徤體是坎中之一奇（冊氏曰此真陽）以填離中之耦而成三奇故曰天火本炎上也而以氣下降則成順體是取離中之二耦（冊氏曰此真陰）以填坎中之奇而成三耦故曰地（以氣升降即冊家日火候日藥物）又曰一時升降而水火相濟冊家謂之小周天全體徤順

而地天交泰冊家謂之大周天客曰昌以稱金冊荅曰金旣能生水水裹郄藴金了毋相依故曰金冊昔神光子有還金二篇盖甄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以詩往来論養生秘術成帙遂名曰還金篇亦是金冊之義云爾

今世秀才窓下作策語或論古人提筆便指斥某也無某也貪某也賢某也不肖何耿耿不輕放過至他一官到手往往以墨以諧欺曾讀楊億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更郷瑠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郷瑠舞袖長令人之可笑正是轉更郷瑠故態

人有言曰心有所愛不可深愛心有所憎不可深憎至
哉言乎心是活物除不得有愛憎只緣情迷遂至流蕩
傷性而以殞生若養生家有云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亦
是不深愛憎之意轉去作聖學工夫則顔子有不善未
嘗不知即念起即覺也知之未嘗復行即覺之即無也
又觀孟子以趋蹶動心則知所以戒深愛深憎總只念
頭工夫

逅復可以觀升降之義坤復可以觀造化之仁升降者
氣也造化者生之德也逅復是天地之大交感易看坤
復是天地交感生生處人不可不看又不易看

逅者遇也陽升而遇陰以翕之復者反也陰降而反其
初以闢之造化只是箇陽動不已不然孔子何以曰天
行健也周子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兩生字須活看一
動便是陽一靜便是陰豈既有過動靜又另生一個陰
陽也

意最爲害聖人只箇無意衆人皆緣意失之且如有意
爲善則其善亦未純而况意之爲惡者乎有意好名則
其名亦未美而况意之不好名者乎如堯舜之讓天下
非以讓之善而爲之也而自成其讓堯舜之以天下讓
非以好讓之名也而後世稱讓焉此正是無意故曰堯
舜性之也聖人無意只是動處便真正所謂性之也吾
人乍見之心是真心人須識得亦不可放過一放[illegible]
將做尋常各應了天何嘗不動只是無妄人心一動便
失之祗緣意耳故嘗說曰天雷無妄地雷復圈子圓圓
無處握箇裏乾坤將消息祗于夜半雞喔喔客曰有意
爲善與五伯假之何如答曰五伯猶見得箇仁義是好
物事遂假仁而仁假義而義却在念頭上分別了雖是
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有箇畏憚心後世奸人又從五伯
之假假將去又挾持先王之令典以把持世人而恣其
奸如曹操王莽者於此更見得有意爲善之流弊也故
曰意最爲害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說他長處此言
最宜佩服蓋說他長自於心上覺有涵養若只論其
短非惟失之薄更於自家志向所損不小

萬曆庚辰重陽後一日偕邑人盧鹿泉彥遊井泉寺見
僧舍壁間懸四幅帋已壓敝幾碎惟所書字畫如故予
因以心泳之沖然一僧家味也叩其僧所遺僧對曰先
祖師正洪題筆也嘗聞正洪號大方在景泰時與邑人
甯布政使良最厚性頗敏善恢諧尤工於藍人多愛
而傳之余嘆曰不虛哉余所聞于僧也以是知大方已

通於禪語者惜其于心印造詣僅若此也愛其四辭因歸而述之

其一

不愛驕奢不喜諠譁身穿着百衲袈裟行中乞化坐演三車却怕人知怕人問怕人誇○雪竹交加玉樹槎芽一枝開五葉梅花東村種越西市恩家但去時齋除時講坐時茶

其二

無物思量觸處皆忘坐西班大衆禪床麄衣遮體粥飯充腸有一函經一佛像一爐香○功課尋常功行非常愛山中白晝偏長翠苔巖洞綠水邊傍有一天風一天月一天涼

其三

松嫩堪食竹密須刪息塵緣何事相干心超物外身處人間有十分清十分淡十分閑○學道非艱守道多艱結跏趺坐想循環苦空僧舍寂寥禪關對幾層雲幾層水幾層山

其四

四序無窮朔望皆同守空門佛祖家風香煙結白燭影搖紅對翠桐金盞菖玉芙蓉○潦倒山翁少小頑童入性凡一樣疎慵偶來塵世却想山中有一枝梅一竿竹萬年松 右香■子

八此西天佛書伊字也唐苑舍人 咸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王維戲贈以詩云名儒待詔滿公車才子爲郎典石渠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梵辭共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辨魯魚故舊相望在三事顧君莫厭承明廬苑咸詶以詩其序云王員外 時維爲庫部員外 兄以予嘗學天竺書有戲題見贈然王兄當代詩匠又精禪理枉採知音形於雅作輙走筆以訓馬且久未遷因而嘲及詩云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仙郎早悟禪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爲文已變當時體入用還推間世賢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細玩三點成伊二句正是了悟不着文字乃苑舍人以答王維秋林伐山以爲維詩誤也晉唐以來朱晦翁獨許陶靖節幾于聞道余每誦靖節傳酷愛之若唐詩人如陳子昂感遇詩正適稱其爲海內文宗今不盡述如云白日每不歸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林卧觀無始衆芳委時晦鶗鴂鳴悲耳鴻荒古已頹誰識巢居子 此詩劉須溪歎其非俗 又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閒卧觀物化悠悠念無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嘆何時平 劉稱其古詩得

意者又古人矜巧智於道若童豪傾奪相爭後不知身所終局見玄冥孑觀世玉壺中窈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此皆見道語又如李白古風兩卷朱子稱其自陳子昂感遇中來筆力相上下唐詩人皆在下風今述一什如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眞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朱子稱其和緩詩話嘆其復古道

又如柳宗元掩役夫張進骸詩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爲役孰賤辱爲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蚩生乎勤早櫪挫抹不告疲既死給轉櫝葬之東山基奈何値崩湍蕩析臨路垂髐然暴百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予睠之潸然悲猫虎獲迎祭犬馬有蓋帷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爲畚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此皆見道之言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聊且顧爾私劉云辛酸不如此篇過近然考其終始則子昂積富爲縣令段簡所捕憂憤死李白辱於夜郎繫潯陽獄柳子厚以叔文敗今以視於靖節之高風遠矣蓋靖節歸去來辭是他有得處說出來非苟然者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須到得處乃是造詣若陳李輩似是三代以下文人耳周子曰文辭藝也蓋藝之者智巧能做出許多物件祇爲他人用全于己身上無分毫實受故周子又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余于靖節傳亦云

余縣中三吾創勝自唐元結中興頌也今人皆謂元公爲唐文人及讀其自釋文并李商隱作結文集後序始亦唐人之脫倚學者而了心悟者歟結當代宗時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文曰河南元氏

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彼誚以聱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笒箵而盡船獨聱齖而揮車酒徒得此次山集中詩云将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註云非酒徒即爲惡客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笒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公漫久矣何以漫爲叟於戲吾不聽從於時俗不鉤加于常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

聱叟不慚帶乎笭箵吾又安能淳乎著作彼聱叟不羞聱齖於鄰里吾又安能慚漫浪于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聱叟爲稱有荒浪其性情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耶商隱序云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書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官不至達毋老不得盡其養毋喪不得終其哀爲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自古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又云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

氏爲非嗚呼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随於途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耻聖五帝用聖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槪序之言以是知次山之漫之聱蓋有自云

萬曆庚辰秋九月御史朱璉（江西新淦人）巡視過三吾因登鎮祁樓璉廓落不塵之器也偕余登樓嘯眺携白撥醪石而坐瞰湘流而勸酹余息[illegible]侍馬顧謂之曰美哉此際惜無漁舟相次也余笑曰噫嘻緣岸皆漁家艤舟而漁者凡幾今悄然一江渠曰且避驄馬耶夫光武爲天子而子陵走嚴尭爲帝而許由逃箕今曲港小溪無然漁舟藏矣今日與御史飲由大人不以御史飲子也使大人爲御史乎其漁舟乎子其走嚴而逃箕乎朱亦笑曰聞子産論交于形骸之外子惧夫若漁者之莫子顧也而奚以所爲爲也遂纜臨盡歡而罷望樓之左有石壁危繞縣治訪古龜潭在也又顧炘漫郎宅因命典史給本院銀四十两鳩工與埃一座名曰文昌時九月二十八日

秦檜一宋丞相也今子孫且惡其爲人有述其姓者嘗觀宋包孝肅公當神宗時有西羌俞龍珂既歸誚押伴

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忠臣也某既歸漢乞賜姓包上從之夫一忠則夷人願與之爲宗一奸則其骨肉亦羞之人其可自亮哉

人身以水爲精以火爲神以木生火水升濟之以金生水大降温之非水火無以成泰和之會非金木無以救嗣續之機

五柳先生五斗學士皆古之酒逆也陶淵明門植五柳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人有招之飲輙盡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觀其詩曰如何絶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馬不見所問津若從

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二句極有意當思頭上巾為何物〕但恨多謀誤君
當恕醉人〔二句左悭悭〕隋王朗嘗遊東皋著書號東皋子待
詔門下省日給酒三或問待詔何樂曰良醞可戀耳待
中日給一斗時稱五斗學士著五斗先生詩嘗過酒家
云此日常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
〔此四句含多少醉翁意〕今聞隆慶以来京師諸貴遂戒酒會且嚴
然不知醉中醒如陶王者幾人
林下四事〔一事承曉露看花一事迎晚風觀柳一事對皓月吟詩一事留嘉賓飲酒在林下者須識〕
〔得此等事方不為閑中描過邵堯夫云〕林下一般閑富貴何嘗更肯讓公卿
方響以代磬〔即俗云雲版〕拍板以代節〔即俗云徹板〕

揚桓幼警悟一日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志
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學者將聖賢言語句句如
此實踐之纔是道問學工夫
客一日談處生之宜而曰開眼時醉閉眼時睡世間只
癡笑而不答曰一笑便足
朱子謂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舍此則無以自活今世
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竊謂遊聖人之門
者猶不免自活一念聖人亦不能以此阻過弟子去仕
若後世士人科舉一郎祇是念念高門第希榮肥身果
子又謂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則所事者止
有箇司馬氏是又何謂也士既遭其時只一箇高蹈山
林猶可不輸着朱子所謂自把得住者此也便似由求
恐不免失之矣顏之窮陋巷而樂閔之寒汶上而安其
把住何如昔孔子使漆雕開仕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是又何謂也斯字正指當時所處言蓋謂這此出處一
節却是難信既不能信此一出可能擇一所事之主否
又不敢自信吾之一出便可致主而行道否蓋不如且
退而居焉猶不失友顏閔萬一輕出自壞如由求失之
矣開之自信者也宋儒謂斯字指此理然孔子豈不知
弟子之未信而漫然教以仕耶豈以聖人之心既知其

未信而姑試之耶恐不然
吾祁陽萬曆乙酉秋八月二十三日辛酉〔是年正修縣〕未刻
先時太陽晴空忽雲從東南起隱隱雷聲倏爾遂雲霧
暗黑咫尺不相見震雷大雨雹雹有如卵大者如米粒
者烈風折樹飄屋瓦不知其數人大驚悕失所時陽江
瀟湘市居民望見觀音閣上龍皇廟右石岩下江中如
有龍上天止見其尾耳頭在雲霧中不見也人喧呼聲
於鎮祁樓時塔命首劉楩張珠黃道立伍禮黃道光皆
在楼上止見岩邊一圓橫水餘皆清比時不知為龍也
兩雹從縣北十里石橋鋪起祇一線之路向南從塔前

過大江只十里而止約南北僅三十里許亦奇哉

縉紳之念不及漁樵之真廊廟之頌不若村落之謠

昔人謂朱晦翁註詩動氣不肯從小序如菁菁者莪

謂詩三百皆是當其時又當其事乃設其詞也故讀者須尋出一箇証據而能考其時以知其事然後從那辭以逆志而訓詁之也不然只懸空以上說千古之事而句解之縱解得義出恐亦未盡古人當時指事之義每見晦翁於未曉的章輒云其義未詳竊恐義字未穩當云其時其事未詳若曉得那時與事便會得箇義出來大都儒者於性命道理可以心思聰明去理會惟古人已往之事雖聖人有不知者故問禮問樂孔子不免也

小序去三百篇不過數百年殆易稽考者朱子比小序去三百篇千有餘歲矣似尤難稽考註詩之旨亦未明云考據何書亦多他自家立言間有引左傳國語及近時諸賢之說耳嘗讀抑之詩小序以為武公刺厲王因以自儆也似於詩章詞義曲盡文公據楚語專以為武公自儆之詞而乃曰序以為刺厲王者誤矣不知楚語乃其臣下借武公自儆一節以進規非釋全詩義也抑什篇內如云四方訓之四國順之非天子事耶敷求先王非欲厲王志于文武成康耶誨爾聽我爾我之分何

指耶末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隱然以仰悟天子之意若武公耄聖而不憂宗周夫子何取焉又如賓之初筵小序以為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據序義則可以見武公之聖憂君愛國而夫子取之文公乃云此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是何說也且既云武公行年九十有五不忘聞儆矣乃其平日至好飲沉湎而悔何不知自儆乎何以稱耄聖乎若只欲反案小序顧不思為武公累也似此處亦宜思而辨之

訓詁是讀書一桎梏也四書六經等遵守宋儒註釋令人自六七歲為童時出就塾而父兄令其殺念苦守以把束其心有人稍出格說箇道理者便指之曰狂而竊也視桎梏不尤甚乎唐孔穎達十三經註疏今人視之如何然宋人亦往往有襲其語也我

太祖攻乎異端之解亦切近理豈在宋儒右也又如當仁不讓於師宋人訓師衆也當仁不讓於衆人似與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人字相通今云雖師亦無所讓則是為仁之人甬不存箇遜師之心乎仁體事而無不在讓師亦為仁一事也或曰此讓字當做退避之義看不可做遜讓看如此讓則云雖師亦不可假此而退避也

文公只此未詳明。
生我者這呼吸裏生生者脫呼吸外呼吸裏者我以形
而形神呼吸外者生以神而神形
脫脫作宋史讀其孝義傳近六十人然所載人實蹟亦
多未可傳也如亨工畫在元豐中試藝繪景靈宮名在
第一亨以父老固辭歸養祇此遂得登青史為異代芳
耶祇以藝人有官固辭亦僻然者表在方技傳以見藝
中之達董道明毋死出葬道明潛其墓中入瘞之經三
日家人發塚取之道明尚無恙此等詭激戕性可謂孝
乎曾子營瓜事聖人猶非之而况此者然則士人當舄

取衷若楊慶刲股事紹興守仇悆論曰韓退之作鄠人
對以毀傷支體為害義而匹夫单人身膏草莽軌訓之
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於內情發自天使稍
知詩書禮義之說惟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
豈臧介之推安金藏哉又陳宗毋死一慟而絕郡守陸
德輿云陳宗自斃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
為人所難為之事亦天性之至矣即韓陸二公之議則
於此但哀其心而不取其行吾儒存心制行當以賢哲
理論為典刑
虎可騎而不可蹈其尾蹈尾有反噬之禍龍可豢而不
可逆其鱗逆鱗有激怒之禍然則騎固不能反豢固無
所激其惟君子之善所遇乎其勇而智則災不逮。
老子荀卿書甚詆夫禮僞而詐此只據禮之人事看了。
嘗讀坊記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此但言禮之
體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此但言禮之用惟皐陶曰天
秩有禮乃是說禮出於天皆自然而非人為也顏子克
已復禮正是復此自然之禮有此自然之禮則何禮文
不能用孔子曰禮讓為國而註曰讓者禮之實也蓋此
讓字乃吾人恭敬之心此恭敬之心正乃禮之實際故
孟子曰恭敬之心禮之端也。

邵堯夫以四時擬皇帝王伯之世真是見理至到之論。
吾夫子知世運如此必流而不可復故贊易定書刪詩
以存皇帝三王之道為後世教故一部易便見三皇世
未散之真一部書便見五帝世之德一部詩便見三王
世之化蓋夫子生春秋之時知道理都盡了其氣運必
不及了故述六經乃示人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呼好
古二字其夫子之心乎所以志三代之英而未之逮也
不然夫子豈不能作哉自秦漢後就使堯舜復生亦不
能行揖遜事湯武復生亦不能行放伐事亦不能如其
正化民風後儒如何更有作者揚子雲之玄文中子之

續其詩續詩祇是他聰明如李習耳士者不知倣古人便無將往且述法程祇是一箇塵人而已孔祖克舜孟頻學孔大聖太賢猶爾而況士者乎故士先志

李頎漁父歌（余獨愛此歌曲尽漁父之状令三閭独自羞古）白首何老人蓑笠蔽其身（翛然漁父）一避世長不仕釣魚清江濱浦（讀）沙明濯足山（讀）月靜垂綸宿灘與瀨行歌秋復春持竿（讀）湘岸竹爇火（讀）蘆洲新綠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正是漁父家）於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真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四句令千載之苦而舒居此一笑）○唐李績死與弟弼訣曰我見房玄齡

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見不肖者急杖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吁績之識陋不達興廢常理其笑人也亦宜當其笑房杜成心遂欲殺子孫不肖者若勣階下家事一語恐難免乎天道之報矣後人若績之殺子孫不若思所以詒子孫者至於得常理則堯舜有天下而子不肖亦不足動吾憂

周子太極通書無一言及致知功夫只說誠說幾善惡說慎動說學顏子之所學克己復禮說思者聖功之本說學聖在靜虛動直可見周子一出門來便是聖人之學所以得孔門心法契道體也程子以中庸為孔門心法今觀子思首立言未發之中戒懼慎獨之功則知道統之所自矣程子以大學乃古者教人之法而初學入德之門則格物致知亦只是中人以下氣質昏塞須漸漸從此格致磨開然後可入就如魯論中弟子問仁問孝問智問君子問政夫子隨材隨答以因明開蔽便是教人之法格致功也若與回言終日便不如是觀克復一章直是大頭緒傳授心法在是矣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正是誠明之學近世王陽明論學依古本大學甚駭人耳目亦因時遵朱畫也今觀古本大學

傳則首誠意章因讀而極思之則誠意一章首句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更不說箇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首尾俱只說箇誠意以下傳如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皆互言之結句亦然然則曾子之學不可見乎蓋曾子述聖經錄其全文者是他初入德之時得於聖教者如此也傳誠意一章以後是他唯一貫之時即此章文義照管中庸首章皆傳授心法也

陶淵明詩不可及余不識詩竊識淵明為三代以下人物第一流朱晦菴綱目直書晉處士陶潛卒蓋處士隱者之称書晉以旌其不事二姓耳若以春秋義書之則

曰晉彭澤令陶潛卒亦似也又觀晦菴論詩乃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矣晦菴何至以好名負氣論陶淵以為好名負氣而隱此其以處士書也

余每見人因無子而重積者大召石工為死後計或勸其民間義舉捐貲作業則一毛不拔余曰渠果能真得計乎余誠拙矣余昔會試過河南山東見道傍塚皆石表聳望又石馬石象羊鋪伏荊棘草莽中余下馬閱碑上字殆隱隱畧知姓名皆貴顯也不察其子孫遂棄置

至此余泫然感嘆孟嘗君事也又不然者余官白下因督務江浦嘗謁程定山景生存讀書山署定山愛之沒遂葬焉塚亦荒蕪但有高人過其里者多貽金以修墓有子孫而竊以自肥者余亦拜其墓下稍次闢除人曰渠非若子孫也而為此余曰愛之不忍也因嘆曰賢聖之計不在其身而在其民間不在巳而在人心之思為子孫余以此感朱邑葬桐鄉云然此猶晰耳未得理也嘗觀孔子將葬父而有衢父之請淵明之人物而史逸其父名乃孔子既合葬防墓崩不應泫然以涕見造石槨者嘆曰死欲速朽又檀弓載延陵季子長子死葬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季子之葬其坎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夫葬防親也羸博子也父子之情死生之際亦大矣而聖賢所為顧非道乎顏淵死門人厚葬之孔子嘆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以厚葬咎二三子以幽視子回必有道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顏子短命聞道而可曷以厚葬累之乎厚葬世情碌碌耳孟子曰君子不以儉其親此乃

孝子之心又不當以是為口實也

守錢者雱揮金者漢○今日士風甚邈士氣甚索恐難於立大節而不可奪也本原之地一斡轉之

格物致知自是一事人心感物而動即於那事物上除去障蔽則其靈自能有覺又去審問思辨之自有知之理不是格了物又去致知也客曰晦菴云在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始教學者入德能到此乎曰物之表而粗者乃當然之理其裏而精者是其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即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一以貫之顏子之不遠不過如此所謂君子之道焉可

誣者何哉子貢稱顔悟矣初未悟文章性與天道貫通
只一理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也這便分別了及其將有得夫子乃告之曰女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蓋一貫方是
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子貢猶未許况始教學者乎客曰
曾子隨事精察營瓜事何不察耶曰曾子質魯只見得
受杖不思量到那大杖小杖便為物障了夫子告以大
杖走小杖受正是啓以格物致知又如樊遲見得箇愛
人是仁知人是智便為這事物障蔽了只見得一偏若
子夏悟了舉直錯枉能使枉直相貫之理便是格了物

而致其知也又如子貢聞一知二一二即是物子貢猶
推測得去緣他穎悟尚可格物而致知如此顏子聞一
知十蓋顏子明睿將一念頭處便有融通不為物所障
蔽故論語中問答皆夫子或因明以通蔽或攻蔽以啓
明皆格致工夫始教初學如此也若以格物為聖學心
法則格者格至事物之理也而夫子與回言終日矣將
終日只指某物某物而格之乎亦勞且瀆矣云亦足以
發者謂發其能發某物某物乎亦聞見之小矣孟子私
淑孔子也七篇中無一言及致知今讀其雞鳴章夜氣
章是他下手得力處收放心章是他大關鍵處論直養

浩然則集義而非義襲故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一
心字是本原工夫又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
子以告子以義為外則不求之於心而義襲又何以誠
意何以致知格物○唐書題列傳前列忠義傳後列孝
友傳中乃云卓行傳竊謂行乎人臣而忠義行乎人子
而孝友皆根諸正理而不易能者可不謂卓乎外此而
稱卓行不詭於正理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今
當折諸聖言若卓行者令人起好詭念孟子不敢陳仲
子之廉又宋史既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古云儒以道
得名立傳何複也通天地人曰儒則所通者非道耶緣

宋人黨激目程朱輩為道學乃貶以偽學而惡之史氏
遂因以立傳令入我　國家有能遵正心誠意講明程
朱之遺意者則指之曰道學往往令人忌且多窺其間
止謗吁何為哉今日既一切用程朱之義以習舉業以
躋公卿及其講程朱之學又忌而謗之是其平日所遵
而習之者而反為程朱之賊也答曰不然是惡夫假道
學者曰假道學猶望道學為美名而存畏分好名之念
或以名之故自愛者若士大中之狐媚狗態如分宜時
有甘為養子而居九卿者有以養子之故而登榜眼者
有從書門下而狀元及第者如江陵時有以巡撫該省

往謁其太夫人而跪称其兒者有以欽承巡按該省而
通刺於其僕從称侍教生者有以同郷取寵豋秩吏侍
而祝其太夫人之壽以恃無恙者又假道學之下流而
士風之蠹也客曰汝何庇之至此荅曰近見江陵惡講
學者恨至拆毀先賢書院有直指使承風毀之不恤者
聞者酸楚也又不顧一假而士氣士風之澆滋甚也
易書詩春秋論語孟子諸書未有宋儒訓註之先漢唐
以來士人各以其揣思以繹先聖之言今一切遵用訓
註在士人習爲𦾔業其父師之教子弟自童稚至老如
加桎梏更不復揣思以尋義理客曰窮理盡性至命之

學當得之於訓註之外若以宋儒訓註而執滞則聖人
之知且有曰啓予者商也當其啓處宋儒亦必有取焉
○客談天順李賢正德李東陽荅曰惜乎未豊一毓尺素
一技二氏之業微矣天順得君也正德濟艱也
羅念菴洪先唐荊川順之果當世之文流也然與客曰嘗讀
二氏之集矣其蘇文之髓溢乎抑何其名重於山也石
蓮洞尾全也准揚鎮尾解也因以知其人焉
以成功文章覩堯祇見其巍然煥然者以道覩堯則見
其大與天同然堯自視成功文章不足多也今仕者以
其簿書訟獄理煩釐劇若節近名又或秉軸而能致勲

一時者輙自矜曰吾立身在是矣意嘻鄙哉細乎只此便
生驕吝心一有此私心灼灼不熄便將大敗壞故學者
貴聞道聞道則其所自見者大而所樹立者不入於心
遂能日新而富有且如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今人只
謂顏子不施勞伐善却不曾探顏子所以願者從何處
本領來○韓子原道篇只論得道之粗迹耳蓋吾先王
之道與佛老不同只他原頭處一差便各涉了若那用
處亦不須排斥佛老矣觀愈述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云云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
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

常此數語以取先王與佛老不同然觀老氏之主谷神
佛氏之主八識未嘗不正心誠意亦未嘗不欲有爲只
於性上差識學者不識性如何可辟闢二氏○原道述
大學止誠意正古本也宋晦菴詆其無頭斈問謂他遺
格致耳然誠意處非爲格物致知將意何着乎於格物
致知時不誠意將漫漫下手乎誠意二字正斈問之頭
緒也○邵堯夫自幸生太平之世竊謂願天下不可不
太平尤願君相無忘太平然太平恃以無虞今比雱嘉
靖庚戌变後己未春一敬自後隆慶以來至今日不報晏然矣太
平何幸耶弘治中徐文靖公在閣相沿盬不輸粟而兵
餉芳商不開邊而𢍰防唻積廢之餘議復重大近來市
馬情放争夷治法恒旷虜主者家媢報八人曰太平然

犬羊之性呼吸不測毋曰彼新者迂也萬曆乙酉立春日書○周濂溪契道體在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處能默而識之有得若其說
道理却從外陰陽剛柔仁義以至師道聖學禮樂刑政
訟獄之類明析彰彰可求顏子發聖蘊在亦足以發無
所不悅處以心潛之有得若其論道理却從外視聽言
動博文約禮夏時殷輅之類問辨循循可理佛教亦不
立文字直指人心見道然一切向裏窮說雖品喻萬言
愈說愈空故儒者斥之曰空寂是以孔子之門所傳授
者心法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教者文行忠信洋洋乎
會論皆日用實理茫肯乃不如是○淳古則下之人閎

其德故脩者逃名以遠主後世則上之人輕其德故立者
抗志以逃名○名生於不足故史記後漢書並無隱逸
傳以不足傳也漢以後競散權近人皆家取以競聲恐
辱以休常忘古者其憂乎後漢書乃列逸民傳故其叙
曰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
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然心可知矣抹末流
也刻哉劉昫後漢書隱逸傳評之曰依隱釣名是籍奔
競之口也如陶淵明者亦目為慢世逃名可乎陽城歷
官有跡可入隱者乎孫思邈隱太白山屢徵不就以卒
称之則曰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

王摩詰此隱訣也乃據推測一節而列之方伎否知客
曰如何答曰居今而談箕山桐江之風則人大笑尚賴
青史一激揚之姑無論其釣名與否○人之好善與夫
任好事其患只在鮮終故吾教則曰聖功彼教則曰佛
力孔子深惜夫未成一簣客曰鮮終何答曰只為情蕩
則移○孟子明庶物章至王迹章本是論治統而兼道
統也至見知聞知章乃是直論道統學者須振所謂知
之者何乃得授受之真傳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則其
恭巳南面無為而治的氣象故無迹至禹湯以後則傳
其道而殊其尚有因革有三重故典則以貽郁郁而文

是謂之王迹幽厲亂天下乃興五伯五伯假乎王迹而
王迹則自五伯不傳孔子作春秋無奈所変但能存王
迹耳由王迹而索之則帝道在是故邵子曰三変而帝
道可舉○客談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答曰顏子只在念
頭上功夫當一念怒時便覺了一覺便不發出以及於
物故曰不遷迁字猶擬之迁迁念頭一有不善便覺一覺了便
不用加於事為故曰不貳不貳猶云不用也君云怒於甲則是
已怒了過於前則是已有過了乃中人以下之資悔省
者豈可以說顏子生知之亜之資○三百篇或三言四
言五言六言隨適情處偶作句漢魏選五言猶古來出

納五言依五聲也律始七言猶五聲加变宮变徵而七〇七言以四声為格韻有首尾中寺聯鍊琢皆心熟綴希聖始以某某為名家而曹劉沈謝以至李杜諸名人旌古今矣三百篇只取其詩聖人未嘗品題其作者某工某拙某名家〇劉克誨武人衢州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尚書先是江陵當軸誨以同年遂相知最密及誨出外巡撫挺觸兩廣等官被逮荆江陵及江陵敗誨以言官論斥家居僅半年卒當家居時江陵子榜眼張嗣修戍廣過衢州往候誨誨辭之若不相識然嗣訝之謂其父曰汝主嘗致先君書六十通可以金贖之不爾難乎免於橐辟相累誨始恨謝以三千金得其書聞陵武死之日有積金如山用石為庫藏之又賓僧等聚一樓既銷仍鑠鐵以錮之吁何其苦思哉石柳門秀難保身後之累況其傳布者耶同時有劉一儒夷陵州人一儒於時每引疾退居梓里處之恬然官亦至尚書而清議歸焉江陵敗而一儒獨以全始終克誨晚年喪其子止有一孫上累〇曾子不忍食羊棗只是一遇食羊棗便思父不忍而心動然所謂不忍者乃不忍之心也如云父名石終身不忍履石只是履便心動若未絕去不履則石何地無之一蛙亦即在其讀書當以意迎之就如讀論

語食旨不甘聞樂不樂亦當如此讀〇今士人進退視古人迥別猶於古人易退一節乃尤失却余家居時聞考察頗過縣有主簿退官舉家號泣余笑曰果朝廷負我則不必哭果我負朝廷則不可哭果一輒勇退則無所用哭客曰渠迂叟也今顯舉世皆哭曷獨一主簿哭〇今世士人始時不得自進賴一座主以進後來不决自退遇一論主以退〇余嘉靖戊辰冬在南部郎中引疾歸辛未冬赴京遂補銅仁府太守到任六十日又懇乞歸先時赴銅仁過沅州得會分守史蕙津後兩月間又以告病歸再過沅州蕙津先余曰年兄能善乞病余不答余歸半年蕙津以被論去有客謂余曰史先生今日不待告矣蕙津餘姚人名嗣元余己未同年進士世情好指摘君子短處此便是不肯自為善之心客曰何也答曰一聞人有善行乃心裏不去勉慕以求同於彼之善反苛指其人所不全處以議之則那慕善的念頭必灰更以其人之微短處自掩沒其心如何能自成德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見字當就一人的身上看蓋云見此人的賢處便思量同他若其微有不賢處則但以自省於己有否不必苛議之也蓋人難全善聖人亦有不幸處就如子容殺雞供母其

客取之。此客是亦君子向善之選也。若今世情便謫之
曰寠。平日不知供毋如何，偏會今日留客。有此舉者，此
不是好名，乃是慢客。執此議則在我一念供毋的念頭
便不肯勉慕於容而有思齊之志。余每聞人一善便心
動，不敢有一念別議。故書之以望於同氣者。○龍潛于
淵，乃飛於天。德潛於心，化被天下。○周濂溪言孔子其
太極論。學聖則曰靜虛而動直。今人讚嘆聖人，止曰刪
述六經。然不知六經從何來。猶言天者指日月星辰風
雲雷雨以言天也，卻不思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
顏子潛心。客曰如何。答曰體那顏子的如愚處，須有悟

則天之無聖之虛顏之愚同歸。
萬曆丙戌科始定會試中式舉人三百五十名，永為制
及加五經試官為十八房。自開科来試春秋二禮記二易四書四詩五至是以易士入試者衆遂加一房云然每科該礼部呈類請旨至是始定額永為制矣。○王儞傳
極群書，日夕討論，皆有疏義，積稾成帙，凡二千餘卷，名
曰格物編。夫曾子格物二字，果若此，不將終身逐物已
乎。蓋格物須反之吾心以致知誠意，不是紛紛外馳者
使曾子如儞之為，將終身如大商收貨，何以唯一貫。儞發
人近時講者謂格物為格吾心之物，似得聖門真訣。若程明道所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亦未必如儞之紛紛也。
○古人隱德隱名，遂以隱其身。今人全不契隱之

味。偏會說以隱為高者之非，祇籍是以瑞彼貪榮肥之
狀。○士大夫畫陸偏題沈石田畫云古畫多以工巧為能自元末入國初畫手始吳仲圭倪雲林王
叔明端揮始以氣韻相勝清絶淋漓謂之士夫畫如唐之韓文杜詩一出而六朝之排体頓廢故本朝以工緻得
名者輙鄙之而以士夫名家者甚衆近時若吳下沈石田則其優者欲石田畫能兼諸体而自謂以吳仲圭為
師觀其精緻者有生意而疎放者有家法此豈易及哉
余於古人最愛漢張文成之智，晉陶靖節之適，宋邵堯
夫之理。每欲即江東鎮祁樓肖三像以便晨衆。未果，然
懷想其為人，而切蚤夜羹墻，有不能少置神交之密者
云。
廣西全州城有湘山，唐以來為寿佛地也。殿宇甚弘麗

有塔，塔內座佛肉身，遠近朝拜祈福者歲時不歇。每歲
二月有大會，亦競侈繁飾，而大費男女走觀。至大明萬
曆丙戌二月二十日，忽火以燬肉身并殿宇。君子曰：寿
佛歸虛之灵，其將降鑒世塵如斯乎。佛以心印，心即印
佛。彼㩦私侈奉者無因夕覬時忘者，非果致茲擾擾淨
不觀世佛亦曷厭爾衆哉。有人走我曰：佛自燬歸西。余
笑曰：湘山即西印也。余庚辰春遊湘山，既入殿觀塔佛，
對曰：此吾先契。以香燭進，遂四拜而止，無一私禱。時三
月三日識。

閒適劇談卷之二終

客一日懸白半酣有客曰朱晦翁[illegible]聞道因誦其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眞意欲辯已忘言又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歌罷客停觴而羨曰浩乎陶公之自得也其鳥飛空而雲逸太虛也已車馬無喧託心于境也嘗其采菊意眞悠然遺境飛鳥共還忘言自趣蓋亢曉遺世情者多不

克自裁遂至貪生怕死失其所生若陶公者盃盡自傾當群動之息歸林之鳴惟嘯傲東窓從容以待盡所謂與浩化爲徒也故曰得此生余揖而進曰教我矣昔河汾讀書談道足以自樂世稱文中子樂道并也二程始教人尋仲尼顏子之樂所樂何事謂仲尼樂蔬食飲水顏子樂簞瓢陋巷失之矣惟眞可以言樂遇生境境生情猶小兒入戲場街子走萬花園耳境生情生境滅情滅因觀周茂叔庭草不除曰自家意思一般緣他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偶見那庭草通眞耳樂不在庭草也程明道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羅從彥築室山

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從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李侗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四先生之樂皆眞也因陶公云此還有眞意遂并述之以與尋樂者商之君子所詣者遂所得者自所發者充其中灑然其外脫然其會而通之適然必如此而已昔程正叔謂鮮于侁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爲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始識伊川面竊謂今世識面者幾人

孔孟之傳博于文理後人之傳博于考據自子書以來

至今作者不知幾萬家何能盡蒐討也嘗觀韓退之詩喚起牕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黃山谷自言爲兒時每哦此詩不解及謫陜川始得之時年已五十八蓋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于春曉鳴亦謂之春喚今野人呼曰話褒疑即此也本朝楊升菴愼嘗言嵗在大理府與姜子孟賓讀蕭子雲賦有長卿睨翠簡子秋紅之句孟賓吳人博學子來以問曰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也簡子亦合草木名出何書耶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徧檢之無有也近閱齊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雞冠核

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其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
耶筆于此王應麟人亦吳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
恨不與孟賓散帙共賞耳竊謂聖門文學科亦類後世
博學弘辭否然聖門博其理後人只博其事而不必窮
其理楊子雲言一卷 書必立之師然則孔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者抑如是耶

客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八字是曾子從他三省工夫
體貼出來新安之學謂格物為窮理訓格為至今餘姚
之學謂格物為非理訓格為去想宋初朱睢競起同異
只此孔子曰他只是箇告子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

於氣的意思若格為窮理恐心便動了客又曰如何說
到致良知客曰只是箇胷中無物了空寂中一箇圓覺
便是程明道謂蜀山人十年不動心便能前知豈不亦
是箇誠意養出來故陽明先生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
矣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知聖人
之享於禮則鬼神之享於誠其理一也

尹和靖請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適
聞寺鐘聲因曰辟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
川曰且更涵養客曰涵養何余曰這只是有事勿正勿
忘勿助之間昔謝上蔡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
之養生則可于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
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
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
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
此也客曰誠敬何如余曰不敬如何能涵養若涵養自
是能誠之妙太玄經云冥駁冒肆聊女六切忍冒慚也其于中謂
其中駁雜以冒純粹雖外以欺人而心不免慙愧也客
曰和靖未撞時聲固在之說不幾于佛氏無生之說已
乎余曰和靖說聲不以未撞而不在若佛氏須說聲聲

本是無的因撞始有聲可見究竟是箇無的道理只此
不同故謝上蔡一日問伊川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
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

客談天運之不可回雖聖人有作不能挽之故五帝之
不能為三皇三王之不能為五帝五伯之不能為三王
運實為之而非人力所能轉也抑天乎天者自然而然
乎大君而欲舉乎治不過挾五伯之術而已如曰為義
帝發喪曰杯酒釋兵權此其類皆伯者之餘而秦漢以
來稱其盛也儒生而欲正其義不過托筆春秋之例
而已如曰史記曰綱目曰吳楚春秋此其類皆麟經之

衍而秦漢以來稱作者之家也世運斯其已矣乎故三代之英孔子一付之志焉耳余惘然而揖之曰懸哉客之思乎且神遊乎太樸之風以相從出作入息者唯二三大雅爲木石爲麋豕以了寄亦得所志矣

漁問

漁爲誰自稱浮沉散史不知其姓名家于艇業漁而生苟得魚而市一飽輙傍巖而誦且與水時漲時落覩變順化故其自稱云爾

余築洞臨湘水時嘗坐洞中讀易漁者維舟其下瞪耳目熟登案訊余何書荅曰周易渠曰不知所謂先君貽

余無他物只一卷道德經至今猶珍藏之願以請也余嘉其意妄自逐問而荅之命曰漁問

漁曰老子大都如何荅曰老子談理淵邃叉窮直從那大頭惱處領會出虛空中是道不可名言旨趣自得不可言於人蓋曰道本虛空亦以虛空爲用所謂用之不用無爲而爲者也推以治國治天下亦率此耳着逵實用便爲勞擾後世若蓋公曹參用其清靜以鮮煩苛亦稱寧一治矣若韓非申不害之徒出叉而用之而老氏之學重以悲也讓國以亂燕非堯舜之遺也謙恭以篡漢非伊周之緒也託威刼以假清淨非老氏之衰歟老氏之學極其見廓然太虛要其訣則愛養精神四字而紀其成惟曰長生久視是其結聖胎處

問第一章義

荅曰道句可道非常道名句可名非常名此節老子只見得是虛空的不可名也而強名之曰道耳可道謂可指之爲道可名謂可稱之以名常真常也無態撲破故曰常道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節專承名字立說未有天地之先太虛爲体而爲用此其始也既名之曰道則是道生天地以道化生萬物矣故曰母母者滋養之稱何以不曰父母以道視天地則道猶父也而天地特承而化生之耳故只曰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節比名又下一層爲人身上看無欲指

人心寂然而靜言映上無名有欲指人心一念之動言映上有名欲字與禮記性之欲也欲字同觀其妙妙字是虛灵神通不可端倪也徼猶邊徼借所向方隅以見念動之所向也兩觀字皆是自觀兩者無欲有欲也同出于太虛即道也玄妙也有欲亦不可不謂之玄即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也玄之又玄非謂一層妙又深一層也只是吾心之虛與太虛合神通無礙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漁者訊玄禪別義荅曰玄禪一種也同見得道是箇虛空的老氏見道以爲本虛空遂以虛空爲用反之於身欲煉精以裕神而蘄乎不死釋氏亦見道以爲虛空遂以虛空爲用極之于天欲煉神以合虛而復于不生同路頭而分岐處乃見其異耳

問第二章義

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此老子欲人不生計較心世間美惡善不善不必辯別惟相忘者一之便能合道至如相生相成等便生勞擾休道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此節正見聖人處世如此也作字即作新民之作謂萬物皆賴聖人以興起向治而聖人不辭其責也有謂自負也恃謂自驕也聖人能生萬物而不以自負能爲萬物之生而不以自驕蓋混然與物不知善不知美也功成不居一句最重蓋惟虛乃能受聖人惟不居其成功所以能享其成也不去是能居之謂蓋聖人與道合虛與神同休天下皆知而聖人獨不知按此章之旨與釋氏所云平等一切諸說同

問第三章義

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後世爭名奪利者紛然皆自上示人以意嚮而激成之也使上之人蕩然無所尚則下亦無情欲之累不尚賢謂不以賢爲上而尚之也難得之貨如珠玉之類不見可欲又總上言之夫賢與難得之貨皆可欲者而不尚不貴是不示人以二者之可欲矣不爭不爲盜只是心不亂耳見猶云示也想此惟太古之世能之若虞廷命德討罪恐不復能然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此承上言聖人既不示人以好尚而其治又何如哉只如此而已虛謂沖然而無雜慮弱謂安然而無貪德實謂精神內充強謂形体外壯無知無所知識也無欲無所貪受也聖人只以此爲治常能使民之無知無欲又能使夫知者之不敢爲皆順于治之謂即上文不爭不爲盜心不亂耳非僞法以礪之也是聖人爲之以無爲而民自無不治又結一章之旨

問第四章義

荅曰道句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此章只是箇形容道耳道不可名而老子自謂強名之者此也沖謂湛虛寂靜也不盈即[illegible]了運而不積之謂或者疑辭淵靜深微妙也似者不敢指言之即聖門如也如字同挫銳謂不露圭角解紛謂不多事自擾和光謂不露其光同塵謂不自潔數句皆是沖而用之之謂也体道如此則湛然純一而道其似或存乎彷彿以擬道在是耳子者所生之名言不知道爲誰所生也象似也言斯道似在未有天之先大之至也章內或字似字象字皆見道不可強名之意

問第五章義

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不仁不有其仁也只是箇虛的意思芻草也狗猶云畜也芻狗祭用之祭畢則棄天地之生物聖人之治民皆至虛爲用神而化之不滯幻形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籥者橐之管橐者托夫籥也天地之間謂上天下地其中則虛而氣自周流不息以發生萬物橐之橐籥其体惟虛而用自不屈吹動則風生愈動而愈出也屈者空塞不通之義言天地則聖人可知故林希逸曰猶勿勿也中字應上橐籥字亦虛的意思守中言致虛也守者靜定不放逸之謂蓋天地不言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百姓安此天地聖人所以不有其仁

問第六章義

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此數句似專言神而氣實秉之者也張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本無生滅何死之有天地間只此神氣老子蓋雜言之故舉谷神一端以言也谷山谷也山谷中呼則傳聲虛也蓋不呼則無呼便傳声只神不死耳玄者妙而無際之稱牝者虛而有生之意朱子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是也玄牝二字只狀神之作用處天地化生從何處着根只玄牝為門戶耳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二句似專言氣而神實宰之也綿綿精微不息之意若存猶云如在無在而無不在也不勤不勞若之意惟其自然故無勞苦老子虛無李問此一章亦推測到至極了却是立言亦可謂至矣盡矣細揲索有味伊川亦云谷神一章是佳竊謂玄牝二字老子只言神妙看轉眼放在人身上看亦有之故養生者家往往標玄牝鼓高談失老子之精遠矣故林希逸曰此語亦好其意似近于養生之論

問第七章義

荅曰天長地久發語辭言天地如此其長久也天地非以形言太虛之神運而不息故曰長久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不自生二字又推天地所以長久之故自生猶云謀生世間蟲蠢營營為計只為此生謀耳不自生言其不自以形載為生之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後身外身不落形骸之意身外身存乃真身也聖人冲虛合道故如此無私即後身外身成其私私字即身先身存說聖人一已身上說故曰私林希逸曰非公私之私然緣他為已之字舉竟是成就待一個私

問第八章義

荅曰上善若水上善以人言林希謂上善之理[illegible]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此言水之性以見上善所以若之也善利澤被養之謂不爭謂不向其能也水性就卑就濕穢惡之處衆所惡者而亦處之大道忘形有似于是故曰幾于道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夫惟不爭故無尤此正敘上善之美七善字皆與世無忤之謂應上不爭所處者若也而安其所所存者心也而安其止仁愛也與仁則善於愛信實也口言則善于實以為政則善于治人以舉事則善于材能以之動則善于隨時皆不爭之意無尤無怨尤也至此則與道合矣豈直幾于道已哉

問第九章義

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章重一退字按退字即復卦復字也天道善退如四時之序日月之虧盈皆是惟善退故能保其所進已止也物盈則必傾揣度也物銳則必折功成名遂林希逸曰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耶最有理處功名之際而早知退便合天道

問第十章義

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此章將一神字着空看而下一載字所謂聖人以魄隨神而動是也營營衛之營血之流形于身者是也魄精氣之靈一謂道也即下文神得一以靈之一不離謂相待而生也載營魄抱一是神能載營魄而合大道以有生故曰能無離抱者合而守之義專氣以下五段皆隨神而動之妙氣發則剛用若翁翕之故曰專玄覽謂玄虛無際冥然大觀也滌除謂洗去其心之垢無疵即上文同塵之義天門開闔是人身精

氣之通亦造化陰陽之往來也林希逸曰有雌卯交感
之心說最精獨言無雌者眞主在我不有其雌也明白
四達而又云無知謂不用
其察數個能字須細玩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養
也道生萬物又養萬物有者據而在我之称恃者挾而
持之之謂長長養也宰者認以主之之名蓋太虛自運
負測其然故曰玄德聖人之盡神亦猶是也林希逸曰
此章之意大抵主于無爲而爲自然而然無爲自然則
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
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

問第十一章義

答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句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句有器之用戶牖以爲室當其無句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章正是明虛無之妙用
輻車輪之股轂所以受軸
也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器也戶牖室之通明處三
無字皆指三者在內之空虛而言如輪轂備而成車然
車中空虛之處可以受載乃車之用也下同有謂物也
無謂虛也利猶云利賴如有車則人皆利于受載之用
則在于車之無處是也即數而推則知大
道本虛人能凝神致用則不牿于形器

問第十二章義

答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去声 妨是以聖人爲 去声 腹不爲目是以去彼取此
先言目者猶顏子四勿
先勿視也故末又以目
結之不能反觀曰盲非眞盲也不能內聽曰聾非眞聾
也爽失也發狂謂氣浮震動也人只緣声色臭味諸欲
所引遂失其在我之眞亦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机淺
也行謂德行腹主內藏目主外用老子之学主于畜精
故如此蓋欲消除虛無豈所謂人
生而靜者耶彼指色音等此指腹

問第十三章義

答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此章推破人情而言之驚
心動貌貴據當不起震駭
說人情易動心于寵辱恐懼乎大患惟
有道者不然寵辱一心也大患亦無也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 去声 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于天下
此中上意也兩何謂是設爲問辭寵辱一
也何以謂之寵何以謂之辱而分辨之乎
爲下謂人情以辱爲下也得謂辱來失謂辱去得之若
驚謂驚辱于辱之來失之若驚謂驚喜于辱之去皆情
動而失眞也有身無身兩身字皆幻身以身爲兩身字
皆眞身以身爲天下謂以吾眞身置在天地間作爲也
可寄可託皆是無身之意故林希逸曰身者我之累也
無身則無累矣莊生云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
因此亦
此意

問第十四章義

答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此章形容道體盡
三名字正是道不
可名而強名之也夷平也如人在平地立則渺茫難著
色故雖視之不見希字古人用在声上詩如論語云鼓
琴希堯夫詩太音声正希而晦翁謂希間歇也最妙三
声在有無之間最難着耳故雖聽之而不聞微細也
者希夷微也致詰猶
云窮辨一謂道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上謂天也
下謂地也

皦明也在天而日月星辰燦焉在地而山川動植塞焉道本虛無上不著于象下不滯于形繩繩多也上下之問物何其多而不可名則亦必歸于無物耳古謂大古之時今老子自謂也紀即紀綱之紀也道為天地萬物之紀能知古始是冥會于混而為一之初老氏之李只教人致虛為極耳

問第十五章義

荅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善為士即上古聖人也微妙玄通言其心之微妙與上玄通也容猶言形容蓋微妙玄通深不可測而強為形容之如門人狀夫子而曰申申如夭夭如之類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此正承上文強為之容而言徹若字皆強為之容之意與出接人事也若冬涉水言行不放肆猶逆回也若畏四鄰恐人知之意渙放舒也將釋之氷漸無拘束之狀樸謂形未分之朴曠達也谷言無窒礙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句成濁以靜之徐清言無心于忌濁也以清言安以久動之徐生言無心于習靜也以靜言孰能言孰有人而能如此也此道即上清靜之道不欲盈即虛也太虛之中不容一物故曰不欲盈敝非敝壞之謂即孟子云故家言其久為我之有如云敝物也用物敝則新之若不盈則保此道為吾之故物如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既無敝何新之有成言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林希逸曰是以能敝不新為一句成是一句

問第十六章義

荅曰致虛極守靜篤以神氣言故稱虛致虛極言存神也虛極則靜而能長久故曰篤林希逸曰篤固也最是照下不殆字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萬物蓋兼人物言吾老子自謂也萬物並一然而生惟自其復而觀之則知其本体原靜老子善姐物者夫物字又獨指植物以明之芸芸物生多也復歸其根言氣返于根也靜謂氣之翕聚無声臭之可言命謂物之所受以生者復命言萬物之命皆本其至靜之中受之以生至此適還其受生之初故曰復命此乃是長久不易之道故曰常此常字應上篤字與下不殆字知常曰明不知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此正言守靜之人能合道也不知妄作凶言不知此常道則動而不靜故妄作而凶容謂量寬廣也公謂事平恕也王包含徧覆之稱人能知常則漸以合于天道所以能久既沒身又言不殆蓋身乃幻身也不殆言其復命之常如此耳故前章曰守靜篤

問第十七章義

荅曰太上句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此章形容世變愈趨愈下殆盡下下民也下字直貫至末太古之時下惟知有君長而已不生情也親親愛也百姓如喪考妣之類譽如頌揚也如詩天子萬年之類畏謂畏法侮謂玩弄欺滅如春秋之篡弒之類蓋至于侮則上下欺凌故曰信不足猶安然之意功就上言事就下言貴言以言為尚信如後世以詔令曉諭民安慰民之類蓋上下以不相信其安然以言為尚事而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則不復太古之道矣

問第十八章義

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家國昏亂有忠臣此章老子只想那太古之世相忘于道而後世令名之盛皆起于實衰也

但吾聖人之論則以仁義忠孝皆出于性之自然而非以徇名者與老子之旨不同

問第十九章義

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此章正承上章之意而言欲截去虛名可復淳古也聖以其人言智謂智慧三者即聖智仁義巧利三事也令猶使也屬即周禮屬民讀法之屬老子蓋謂此三事皆後世之文具耳不足為治故欲絕之棄之使民有所向往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渾然大道之世然氣數既漓雖造化亦莫知其然者而老子亦迂誕矣故林希逸曰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問第二十章義

荅曰絕學無憂此章老子又憤世之甚也絕斈謂絕去其問斈也絕斈之人不擾聞見不生紛華虛無清淨故無憂此亦禪氏不立文字與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言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教人當于羲皇心地上馳騁無于周孔註腳下盤旋之意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唯應之速阿應之和皆應声即唯阿之相去不遠以起下文善惡不遠之意荒大也央止也人之所畏以斈言蓋人情以惡之去善為甚遠而畏之故務于斈也老子之意則謂我雖欲絕斈而亦同于人以致其畏之之心且大有敬畏而未能止況下文自見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一段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一段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一段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音畱高風也兮似

無所止○一段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一段我獨異于人而貴求食于母二句總上文而言之熙熙寬放傲樂也泊淡薄也兆形也萌也未兆言此心不萌動也嬰方生也孩稍長也乘乘似動不動之狀蓋衆人之寬樂如彼而我獨泊然若嬰兒如此也有餘衆人不知足之貌若遺若有所遺失也沌沌無分辨也衆人如彼而我獨愚人之心沌沌然如此也昭昭察察皆用智之意昏昧也悶悶遲恬也澹海飂似無所止皆畏心也以用也謂用于世頑鄙無知能貌皆謂衆人如彼而我獨如此也食猶言味也母即前章萬母之母字指道言即上諸類而我獨如此者貴前我之獨異于人乎貴滋味于道斗雖不效人之畏而推守其在我者正是不可不畏之心正是絕斈

問第二十一章義

荅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容謂儀容孔大也大德之容猶言有道之士其儀容與道合也道之為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其中有象怳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此節正詳言道也怳謂無定見惚謂無定在二句言道之妙如此然中含真精所以化生萬類象猶言形兆也物猶言体段也猶朱子云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具備之意但此以神言彼以理言窈冥深也氣之粹然不雜故擬之曰精氣之至純無疵故擬之曰真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亦此意但此言神氣彼以理氣言紫陽真人賦云怳怳惚惚大中生神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與此意同信實也真精非實有之也名謂道也道之名自生天生此以來亘古今不改衆甫衆類也閱視也以閱視衆類之生皆稟乎道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此字指道之為物數句

問第二十二章義

荅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此章重曲則全一句曲謂委曲周悉全謂全身也以下五句皆引類以喻之枉屈已也如木能屈已從繩則直窪卑下也地卑下則能受衆流而自盈弊壞也物且弊壞則有更新之美林希逸曰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二字而紬繹作兩句也最是盡少則謙而受益多則反眩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誠全而歸之承上文多則惑而言道不在多也聖人所抱者一而爲法于天下其所全者多矣一謂道也不自見謂不用明也不自是謂不敢彰也不自伐謂不矜能也不自矜謂無所持也此數句皆能曲之謂總是不爭故天下皆服于聖人而不与之爭所謂曲則全者如此故又翻古語而嘆其不虛也末句勉人之意林希逸曰天地之于我無所欠闕我但全而歸之耳又他何所事也誠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按歸字即所歸也曾子全歸之歸字同

問第二十三章義

荅曰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希即前章聽之不聞曰希之希蓋謂之希者言其自然也天地不過一自然堯夫詩云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是也風雨天地之氣也飄驟則失其自然此字指飄風二句天地爲此□不能久則人可知矣道以柔勝而剛強者不能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德之同於失者失亦同得之信不足有不信此節只重一信字蓋信道而後學道也從事于道總言學道之人也道本虛無有得于道謂之德失謂不信道而修德也道同于道德同于德失同于失皆歸于自然樂得之謂順適快活而得其自然也同得謂混同于失而得其自然也林希逸曰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盡信者

問第二十四章義

荅曰跂音器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音現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跂謂跂踵國人行不着地跨謂兩股不相近也二句以下起四句言人當任自然反之則非道故以之况譬于食之殘餘行之贅疣耳卑之之辭行當作形物惡如云神明殃之之類有道之人則不如此

問第二十五章義

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

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章之旨林希逸曰明道至于自然而極是也有物謂道也混成無分別也寂寥無形聲也獨立不改即常久不毀之意周行不殆即行健不息之意母字與前章母字同道在天地之先而能生天地萬物故曰可以爲天下母吾老子自謂也道而漫曰有物混成則是豈得而知其名乎名謂其字則擬其象也大謂無窮盡逝謂無定所遠謂無際反謂有歸一大逝遠反皆是老子狀道而強名之也王爲天地萬物之主故與道天地同稱大惟至于自然則道自是不知其名者皆極贊嘆之辭

問第二十六章義

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去声輜

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重則失君根謂生之也君謂主之也因重失輕見靜主躁雖道法自然無重無輕靜無躁離附麗也輜重猶言輕重也終日行不離于輜重言其無輕無重也榮觀榮觀而觀美也雖榮觀而超然自適言其無靜無躁也如何者怪嘆之辭此以下文照上文王亦大一句以結之萬乘之主身至重也以身輕天下言以身輕試于天下也自輕則臣下不服從之故失臣只見得自重則君上而驕不能為天下君故失君知道者任自然無重無輕無靜無躁

問第二十七章義

吾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此章數個善字皆言聖人之用任自然而不着于迹也瑕疵也讁過也籌策物名古人置以為計之具也關門戸也揵卽鍵也繩綸也繩索也約質約也善行五句皆引前聖人之言聖人之於人物無所分別而皆能有以濟之故曰善救又能無棄襲明襲字卽襲訓懷揣之義謂內明而不溢于外也善人本不同于不善人也而為不善人之模範故曰師不善人本異于善人也而善人因以自省故曰資而共字猶云彼字善人則於不善人而不貴彼之師不善人遠於善人而不愛彼之資是雖智亦迷之大者知道者不如是也要妙至要之妙

問第二十八章義

吾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墨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

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此聖人亦是中古之聖人故專言德部亮夫云五帝以德教天下是也知而不用知也林逸希曰知字有能為而不為之意此三段一節密下一節雄雌以剛柔言黑白以清濁言榮辱以貴賤言字守吾柔忍大剛字守吾濁為太清寧守吾賤之為貴谿山谿下流所就也式法也谷虛也常德之嬰兒無智識也不離謂不失之也忒過之差也不忒有精之意足則精而倫矣無極無物也樸氣之始也既曰無物而又曰樸則無物者非寂滅矣器字說得寬非制器之器太樸之氣一斷散則各生出許多物件來故曰器若以道觀之則天復物之器地一載物之器耳況其他乎用之謂器官職也物之為器各有其職故亦曰官聖人用器不失其樸則為之長以其德之不離不忒而足也林希逸曰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熟才以御萬物雖戰覆載亦聽命于我官于物者之長也制說制度也割傷害也聖人能知所守故以德立制謂之大制則樸雖散而聖人之樸不散亦何傷害之有

問第二十九章義

吾曰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取天下而為之[illegible]亦將天下之物[illegible]把做一場事幹也非獨指君言為字是用智力作為器謂神明之器非人所能容力為者以下又申明不可為而聖人不為之意為之而反敗執之而反失蓋神實主之而人不與也行謂行之而先隨謂隨之而後呴謂呴之而溫吹謂吹之而寒強謂好剛羸謂柔弱載成也隳敗也皆物之自然而然聖人一無所容心惟去其甚奢泰者而已去字初無所作為而順應之謂

問第三十章義

荅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此章言道不恃兵而自強蓋痛後世之強兵者以兵強天下正孟子所謂善戰也事謂兵事好还言我以兵加于敵敵亦以兵謀我也荆棘生謂兵後之荒廢凶年謂兵事之干和氣也善即道也果謂為善之確果而勿強忌其壯也上章云若嬰兒之未孩正是此意凡物不欲壯壯則老而敗死已止也蓋謂壯盛便不合道之自然當急止之早已謂及其未壯而止也故曰致虛極守靜篤

問第三十一章義

荅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主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承上章皆言用兵事見有道者所不尚也既曰隹兵又曰不祥蓋雖三代仁義之師亦為聖人不得已也左陽也主吉右陰也主凶恬淡林希逸曰無味也用兵而一以恬淡為上正見不得已之意偏將軍上將軍皆軍中之帥而上將軍則居上勢專兵主殺故特處右待以喪礼又泣以悲哀皆不祥之意

問第三十二章義

荅曰道常無名句樸句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樸字亦混淪未破之称形容道如此也道豈有有名哉小細微也不敢臣謂不敢輕視道也萬物盡天地物而言相合謂天地之氣冲和協應而降甘美之露道無為而治知此也止謂不敢流失也道既有名則是樸散然造化止則為復人心止則歸道故曰亦將知止知止則不逐名蕩情而樸亦不散故曰不殆江海水之所止也川谷之水赴江海則知所止

問第三十三章義

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上声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智是明之施明是智之藏能自知不眩乃是內照故曰明力是強之用強是力之蘊能自勝其私乃為強中庸曰強哉矯是也知足之人常足故富進道莫先志強行道非有志而何久謂久于世壽謂壽于天人身四肢百骸各有其所能鍊精全神不失其所則長生及其死也精氣神全歸真不亡與太虛同故壽此至人超然生死者

問第三十四章義

荅曰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為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記謂廣大無際其疑詞左右謂夾輔而行之也道為化育之本故能生萬物恃字不辭字即中庸所謂体物而不可遺也功生物之力也愛養生生之意不名有不為主大道自然而然無心成化便是常無欲二字已具首章指道体之虛言終不為大言至人與道合虛也能成其大則太虛一体矣故曰任道而成之者其惟聖人乎

問第三十五章義

答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句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旣此章義不可曉似無理趣出即中甫時出之出謂發用也旣盡也言道之發用在口則淡無味在目則視無形在耳則聽無声用之則無去無來不可窮盡應上文執字看卻有理

問第三十六章義

答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使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翕開口吸物之謂強之謂驕其氣興之謂養其亂與之謂成其貪微無也無明謂明不輕用易言用物而明足也淵魚所深藏處也魚脫淵則必傷生利器人所便用之術可以制人而不可輕示于人也輕示人則人得規避之或有反斃之禍玩此章義則其術亦深哉故其發最毒

問第三十七章義

答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無爲而無不爲即大道之神妙萬物也守字宜玩即前章守靜守雌之守自化謂自然而化下道欲作謂萬物情勝欲作紛紛擾擾者是也無名謂道也無名之朴只說那守上作用便是無欲無欲則靜矣自定即我無欲而民自靜也定字對鎭字義

問第三十八章義

答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此章傷大道遠矣而始立德蓋至于禮而愈下也不德不自著其德也猶有清淨化民之意無德謂遠于自然上德無爲數句又只一爲字上討分曉以用也無爲而無以爲謂無用其爲也爲之而有以爲謂有用其爲也德仁何分別德字是舜恭已正南面之意故曰無爲而無以爲仁字只禹下車泣罪之意故曰爲之而有以爲礼字爲約束难犯而必其從故曰應攘臂怨也攘臂而仍之是用力威民之意如所謂失礼則入刑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

彼取此此節方提出一道字見後世之德仁義礼皆由于所失也仁猶有所愛之也義則有斷制之意禮則又文其防範之也前識謂多聞見吾聖人謂礼以此坊而老子則曰亂首吾聖人謂博斈以破愚而老子則曰愚始皆反其意也彼謂後世所尚此謂道

問第三十九章義

答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昔字猶云初時也未有天地之先是也未判之時渾淪一片及道生一一生二遂生天生地故曰得一云云清主氣言寧主形言靈以神之妙用言盈謂神氣充滿虛而能應也生以萬物之代謝不已言正即爲政不言政而云爲天下正者清淨民化故爲天下正也致謂要其極也言雖各得其一而極之皆一虛無若以耳孔子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亦以意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轂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此節言天地等皆以虛無中生出個有來如清寧之類是也如天非清地非寧則不成天地矣裂敗壞也發開散也竭消盡也滅不生也蹷覆墜也五者皆以虛無為體侯王亦不有其高貴一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耳以賤為本謂不有其貴也以下為基謂不有其高也轂車中眾輻所會處不轂不收當眾之稱非乎者言我所說如此而豈有不然者乎致字與上同車以空為用而得車之名如數車曰輻曰輪曰轂曰轅曰衡數者則無車矣上之不欲琭琭如玉下之不欲落落如石皆謂礙于實也

問第四十章義

答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於無反謂靜也天下萬物兼天地人物而言無中生有可見道之以靜為動以弱為用蓋如此

問第四十一章義

答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若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勤而行之即顏子奉奉服膺之謂若存若亡即所謂日月至焉者建言猶立言也夷平也若纇謂與人平等不立異也谷虛也若辱不自以為潔也若偷謂若竊取之也渝變也若偷若渝皆不自有之意隅方隅也大方本無隅而若有方隅者出于物謂之音有所聞謂之声如天地之風霆豈可常有乎大象可見而不可執如易只說法象莫大乎天地不說個形象是也道隱無名一句總上文而結之貸猶推以與人也與人而且能成人道蓋如此善字須細玩

問第四十二章義

答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音甫道生一只是個太虛二謂陰陽也三只是個太虛中有陰陽非謂必有此而後生出彼也負陰背陰抱陽謂面陽沖虛也言萬物之生皆稟太虛之氣和柔以生故有道者皆以靜虛得之孤寡不穀至卑之稱也以王公之尊而自稱如此正謂之沖氣以為和也我者君子自謂也言我之教人如此而人之所教亦有同乎強梁者不得其死一句世之深戒吾將以是為教父云尓父助語辭

如云仲父之類

問第四十三章義

答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至柔馳騁至堅如木能穿石之類無有即無形也無間即無內也無有入無間即無中生有之意希及即中庸不可能之意

問第四十四章義

答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此章可與達者道之看得透明真世味淡然矣多猶得也得謂得名貨亡謂失名貨以身視名則身為親以身視貨則身為多名貨之得

{失不足病而身之得失乃為病也甚愛句以名言厚藏句以貨言知足二句總承長久見身之為親而所得多}

問第四十五章義

荅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為天下正{數句皆致虛靜極之妙歎字躁急之人則勝其寒而愈熱安靜之人則勝其熱而愈靜故有道之人清靜自然而民治}

問第四十六章義

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却歸也糞糞田也戎馬兵事也有道之世人皆歸農無道之人始相爭以兵盖見可欲而競起欲得之心遂不知足耳有道者所以常足也}

問第四十七章義

荅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去声}而名不為而成{此章只以神識任內近禪氏所謂覺者亦趙州五臺山看破老婆子之意不出不窺之知見在我之真也出弥遠知弥少祇緣外識耳}

問第四十八章義

荅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為學謂多聞見日益謂聞見廣也為道謂致虛之極日損謂不自用非損失也無為者道體也損之又損自合虛無之体而為所作為天下之事自然無不可為也無事謂有道之人一聽于自然清淨民正故能得天下有事即前章智慧出有大偽之意故不足以取天下此章為学日益一句單提起引下文}

問第四十九章義

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無常心猶云無意也以百姓心為心只是順應而不自生其心也聖人視天下善不善信不信皆不生分別心然惟自得其心耳故曰得善得信慄慄林希逸曰不自安之意渾字即上文和光同塵無分別也耳目即所謂聖人者蔣人之耳目也孩之謂皆以孩提之童處之也百姓皆注耳目于聖人聖人只以孩提之童待百姓即禪家云不動者是也正是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問第五十章義

荅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出生入死四字正是老子指示人迷悟法門也能出得此關便生一隔入便死情欲壓人如萬斤石最難出惟有道者能之十有三未詳希逸說似未的或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積筭為十有三也似通歸結只一虛字動之死地者亦由此耳動謂動作之猶往也言生民有所動作轉坐死地者其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也上生字言民之生下生字言養其生厚猶重也養生念重情慾以迷陷險蹈危皆不知避故曰動之死地也只此是入}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蓋疑辭聞聞古語也疑古有是言也攝謂收攝主持之義蓋攝生只此是出不遇不被正是戎善攝處三}

無所守正無奈我之善擲何也無死也言我之動作不從于死地則我既不自死而彼不得死我也聖人無心處世應世如虛舟何害之有

問第五十一章義

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謂萬物化生之機皆從道出也德與中庸鬼神之為德德字同義如陰陽五行風雨露雷之氣皆養育萬物者故曰畜物形謂出入之動植之彙各具一形也勢成如天高地下則有高卑之勢而覆載以成化育如君尊臣卑則有尊卑之勢而長治以成治功是也萬物皆尊道而貴德亦歸治之意然皆自然而然故王侯之治亦任自然我清淨而民自正是也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

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承上道生德畜而言其妙也長育謂既長而育之也下同孟子所以使之長熟所以全其成覆所以繼其養也神妙莫測曰玄德一玄字最妙王侯之治而誘此玄則衆妙其

問第五十二章義

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襲常二字與上章玄德字皆老氏精蘊處始字與有物先天地生守同義不曰道而曰始以道不可名耳母生之名子所生之名有始以為母即所謂道生天地則天地為萬物之母天地生萬物則萬物又各為萬物之母緣老子太極又添一地層看了謂道生太極故其言如

此沒身與終身不同沒身謂形雖沒而所守之母常在故曰不殆終身則但終此生之身受用而已兌口也猶家之有門塞兌則氣不勤即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是也開兌濟事猶云多言以務幹辨也見小曰明明以晦用也守柔以強強以柔勝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体雖用光而復歸明存內照也襲謂蔽之于內即禮經襲衣之襲常久也

問第五十三章義

荅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此章以畏字對誇字看便見趣味介然有分別意施施為也我老子自謂雖真知而行之猶敬畏如此夷平易也徑邪徑也朝甚除數句皆喻言朝謂朝廷除也修治也朝廷之上修治可觀而田則甚蕪倉則甚虛乃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如此自視資財有餘皆喻人之

好徑然也盜誇謂本非其有而漫誇之也非道言此不得謂之道

問第五十四章義

荅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上聲脩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善建善抱皆以德言建之而可拔抱之而可脫以與之猶二也德自得于己則不拔不後不脫矣子孫亦寓言有德脈利養萬民天下皆報荅之而長不忘真謂靜虛不擾也修之身修字就已言餘緒餘也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修之家數修字皆以其所自脩者而及之也以身觀身數句言以我所修如此者而因以觀人之身之家之鄉以排之國與天下亦無不如此也吾何以知之以此而已此字指修之身數句

問第五十五章義

荅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日號而嗌不嗄音沙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含渾淪未閼之狀厚謂太樸未散赤子初生嬰兒也無知識情欲自毒虫至和之至皆言赤子為然也攫謂擊食之也摶謂爪擊之也赤子神全而形忘外不知物而物亦不能害之握固謂赤子之手拳握甚固也朘赤子之陽也赤子精全而氣盛故如此嗌咽喉也嗄破声也赤子號而不怒故声全林希逸曰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長久而不易知此常久之理則可謂明于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為殃失祥殃也故日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竊謂近世求長生之術皆是心使氣謂心使於氣血氣用事也故曰強物遇

壯則易衰老人求益生而使氣則亦猶是也非有道者所為人不知道則不和而精衰自迷其亡矣故曰早已已止也

問第五十六章義

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知謂聞道也道不在言兌閉門不輕發言也和光使不耀也六句皆不立異之意有道之人同物而不為物所同故曰玄同林希逸曰有此言同之道超于親踈利害貴賤之外為天下貴言天下至貴之物孰有加于道哉

問第五十七章義

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正謂經常也奇謂權變也二者皆有心之為無事謂清淨也清淨之道可以得天下自然而然乃無心也此字指道多忌諱至盜賊句皆言大道隱而多事之弊忌諱謂嚴等威以防範民之類民彌貧謂主者賦重也伎巧伎藝之巧奇物奇怪之物如傀儡師之態倡是也終引聖言以見大道自然之化如此亦上古聖人大道之世也

問第五十八章義

荅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悶悶謂不用明也缺缺不足也極止也正定也言倚伏孰知其所止而亦無定在也兩復字上宜添一層看蓋云即正為奇矣而奇復為正妖不勝善矣而善又復為妖推之是非利害莫不皆然非人所能計較也但人情之迷其為日已久牢不可破劌傷也言聖人方廉直光而用之皆不着于迹林希逸曰皆藏有于無之意是也

問第五十九章義

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是謂早服服即復字林希逸改作復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毋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

生乂視之道嗇謂愛養精神治人事天二者皆人之所重而輕用其情者也然人竭其精神則[illegible]已故曰莫如嗇早服朱子曰言能嗇則不遠而復是也又前章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亦此意重積謂所積之厚也早也克能也積德之學則治人事天而無不克此莫之極積精神流通上看莫知其極謂莫知其用之極也即前章毋守以道言末二句又言養生亦如此耳生者在于重積猶種樹者在于根柢根柢元氣之[illegible]

問第六十章義

答曰治大國如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林希逸曰一本多一民字誤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小鮮小魚也烹小鮮只是烹之之妙乃形全而可食也撓之則碎矣治大國亦當如過擾之則亂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神道者自然而治也鬼謂鬼祟妖厲之類不神言鬼不能為厲也兩不相傷言有道之世聖人無治鬼之術而鬼亦不為妖為厲如此則言鬼神之德者必歸之聖人言聖人之德者必質之鬼神故曰交歸

問第六十一章義

答曰大國者下流句天下之交句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欲故大者宜下下流謂卑下之處衆流所歸也大國勢尊而能下則亦可以合天下之交牝牡喻言以靜勝者牝之本体也牡本動而亦能靜是自為下也故相合取亦交之謂也兼畜包容也欲入事人謂見容于大國而事之也兩指大國小國凡相壓則起相競皆起于大者故又言大者宜下以結之

問第六十二章義

答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奧字最妙言萬物皆從此生至妙至妙也善人不善人林希逸所謂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是也保謂守之不失加人即易所謂加乎民也美言尊行有道之言行也此無棄人而何有于不善乎拱璧大璧也駟馬四馬之事也在禮獻貴者既莫拱璧而駟馬則列之于庭故曰以先駟馬言天子之尊三公之位雖承天下之奉尊如此不如沖虛清淨坐進此道而天下自治矣故下文又申言古人貴道之意以結之

問第六十三章義

答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道本虛無故起語三句皆虛無為之為無事之事無味之味只是用之不擾意後世兵家竊之有用而示之不用爰而示之不爰所謂轉而為陰謀也而老氏之旨失矣大小多少謂大者寧安其小多者寧使其少也老氏之序皆退一着故如此諾許也輕于許者必鮮踐其言以起多于易者必多阻于難聖人不然故終無難

問第六十四章義

答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

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此章語意與上章同只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是要領多喻言脆物之不堅固者微小也散即散軍郊射之散如云也聚難散是也愈執而愈有得失故曰執者失之欲不欲謂不欲之以不欲也不同衆人之欲即不貴難得之貨是也斈不斈謂斈之以不斈也不為衆人之斈即復衆人之所過是也復反也衆人任情太過而不知反聖人不然輔字有附合順成之義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所作為如此則盡道矣

問第六十五章義

荅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

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與物反矣乃至于大順善為道謂善以道為治也智謂聰明巧利愚即醇厚之稱但老氏言之太過故林希逸曰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弊所以評之劣壞也多智謂民多智巧變詐百出所以難治以多智之民而上又用智治之則上多術而下益詐故曰賊不用智則上清淨而下寧一故曰福楷大也式法也賊知此兩者則得為治之大法矣物反反字即反本還源之反大順謂上下泰和自然而治矣以智為識

問第六十六章義

荅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章只善下二字作旨不曰下而曰善下有寬容涵受藏垢納汚意王尊稱之詞不重謂雖居民上而民不以為壓己不害謂雖居民先而民不以為傷己如此則天下皆樂推聖人以為之上為之先而何所厭斁乎莫能二字最妙正見樂推意

問第六十七章義

荅曰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大似不肖謂本大而又似不肖天下皆称老子以此老子述其言而中之則以為推大故量亦大乃似于不肖若自以為肖則狹隘甚矣三寶謂三

者可以合道故曰寶慈自愛也儉節約也廣如俗云貫用廣之廣成器即前章樸散而為器則大此間有形之物皆曰成器慈故能勇蓋老氏之斈最不忍于人而最能忍乎人一發輒勇決不滯傳称申韓之慘刻原于老氏以此儉故能廣若儉嗇則精神凝斂而施為自然開潤廣大故曰廣今捨此三者則必死矣三者之中惟慈為急故末又以慈結之戰即子夏出見入見而交戰之戰守即守雌守白之守林希逸曰戰猶莊子曰與接為搆日以心鬪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慈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此說得之以用兵言非也救謂天之黙佑慈又指天以仁愛言希惠則得天之佑

問第六十八章義

荅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句古之極善勝戰謂既戰而勝而善有其勝也怒謂臨事而氣易動則敵人得以伺之不與即不驕

之義吳夫差勝越而又從越請是與之矣配天言與天合雖上古之時其道無以加此

問第六十九章義

答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章託兵以喻敵字指情欲非敵國之敵也主客則共為客避進退則尺寸不移皆養敵而誤之之術行無行謂欲行而又示之不行攘無臂謂若攘而取之而又不動臂仍因也仍無敵謂因之向前而又不與敵執無兵謂勞若執而又無兵器吾寶乃吾身之真實也抗謂兩敵時也勝謂得實

問第七十章義

答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

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吾老子自謂也甚易知易行則非難深險怪奧宗宗派也言有宗謂言有所自來君主也事有君謂事有所主張無知歎人之愚癡闇昧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言知我之人既希則在我者益貴皆不求人知之意被褐懷玉喻言褐毛布也所被者褐而所懷者玉言外示朴而內實含美不求人知而人亦不得而知之也

問第七十一章義

答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知謂知道上謂上等人也人能知其不知則必求知斯為上矣不知而強以為知為大病也病病上病字謂痛自刻責下病字即不知而強為知之病病病謂見其病而內自訟者豈復有此病乎聖人所以不病正有得于此耳聖人不淡于病而後不病者亦老子以聖人責望天下之意故云

問第七十二章義

答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威謂死亡之可畏也民平日不畏威則大威將及之亦恐懼之詞君以心言狹所居謂民心之貫于欲而不寬廣也厭猶足也以厭所生者民之肆情蕩欲猶若自厭足所生也而不思長久耳夫惟不厭二句上不厭謂不厭所生下不厭謂自不厭不厭則無狹在其中矣知謂知道愛謂愛身不自見不自貴皆畏威之意去彼取此去衆人狹厭之心而取于斯道也

問第七十三章義

答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

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敢謂自速其亡活謂自全其生老子論利害不論是非敢與不敢之間在聖人猶難之老子一味息養精神而已利謂活害謂殺也天之道不急迫而形形色色停停當當如謀定然恢恢大之疏略也失漏失也天覆被于上如張網然雖甚疏略而無一毫漏失皆有定案

問第七十四章義

答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句孰敢句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此章言人君不可好殺者玄謂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者是也民不畏死謂民不聊生而思亂如秦時然有其

心寧死者以死懼之謂上屬其法以威服之如秦所云棄市者是也使民常畏死使字即大字使民之無訟之使字也奇謂奇衺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有慝乎今奇衺未嘗不殺而犯者日衆由不畏死耳司殺指造物言常有司殺者殺謂民之奇衺在造物之察常有司殺者以殺之也代司殺者殺謂人主代其司殺者以殺之也大匠喻代司殺者以人主代司殺者之殺猶衆工代大匠之斲則工拙殊技難免于傷手之患以況人主代司殺或失其用未有不遭其傷者秦之亡其驗也

問第七十五章義

荅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于貴生三段皆喻言也有爲謂上任智術以作爲求生之厚謂重于養生而貪無厭也輕死謂輕用其身以取死如曾子云以身發財是也無以生爲言但自盡

生之之道而不貪生也貴生即求生之厚嵇康曰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正此意

問第七十六章義

荅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強兵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此章言萬物之生死如此則知所以求生之道矣兵強則不勝謂用兵者好強則或爲忿或爲驕因以取敗如項羽是也共猶云衆所聚也木之強大者必爲衆小木所聚

問第七十七章義

荅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此章以天喻道也又以張弓喻天蓋弓必脉[illegible]均平而後弦可張故取以喻天道之平舉謂抑之也損不足以奉有餘如上之利民膏以肥己及富者厚取貧者之利以自殖之類求其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之人乎不欲見賢謂不欲以賢表見於人

問第七十八章義

荅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此章專以水喻大水至弱柔以之攻堅強則堅強莫能勝如衝則破堤溺則穿石是也垢

汙濁也不祥謂不美之名正言若反謂此等語皆聖人垂世之正言而聽者以爲反而豈知其道當如此

問第七十九章義

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大怨即大仇也大怨而和解之然始之以怨亦未盡化也安可以爲善乎左契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和同萬物雖執左契而無責索之心甚言其無餘怨也司主也有德謂善無德謂無得于善徹明也有德之人但所司者契而無責人之心無德之人則執此契以明林希逸所謂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

問第八十章義

荅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

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用之雖有甲兵無所陳去声之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
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什伯林希逸曰如今人保伍也
細玩使有字是民自相為保伍非上之人約束之也人
之器而不用謂民各為生而不用人之器水乘舟陸乘
輿陳行伍也舟輿不用以不遠徙也甲兵不陳以民重
死也結繩上古之治中古始易以書契使民復之只是
民自信耳四其字皆民間所處之土而言耳于土之所
食美于土之所服安于土之所居樂于土之為俗雖鄰
國之切至老死不相往
來上古極治之俗如此

問第八十一章義

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
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去声人已愈有既以與人

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不美不務華美
也辯然于道曰善實然內通曰知不積言虛中應物而
不重自積也天以道生萬物故利之而不害聖人以道
治萬民故為之而不爭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
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亦此意朱
子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道謝安何曾得老
子妙處彼得其粗者當時已稍着声称倘得其精妙而
為之則其事
業更何如耶

漁問終

蘇東坡謂善詩者在意若指物發揮只當箇詩謎嘗觀
梁元帝題螢火詩有云着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烟倒來
燈下暗飄到雨中燃若以四句令人猜必以此物當之
却不是詩謎

文王視民如傷之心真如元氣生生不息故能視天下
人休息臨爾而應近世有司違民者剝民膏血惟恐不
至正如漁者之志魚獵者之獲禽愈多終愈貪其心只
緣心死不仁之甚○縮地符神仙傳謂壺公遺費長房一符能縮地脈僧考龍洲
暑志云成都道士寒拱辰香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
驗嘗獻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于壺公制服百鬼其
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知此何等符耶拱辰不能
荅徽曰此非有符以法殺人而無求于人此則符也道
士之行法者必始于無終于貪此長房所以死伽陁羅琴伽陁羅木名也構李有僧智和蓄一琴笑
和樣天池上題云南溟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錄骨
者夷名曰伽陁羅余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此因名
伽陁羅琴後沒官遂入禁中雷威琴實嘗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極右真龍音峨也声韻雄
遠中題霧山中三字人莫之曉後得蜀郡草堂閑話云
雷威斷琴多在峨嵋霧中三山始知所出李巽伯
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峄陽孫枝匠成雅
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名為當代第一云今观西溪叢

語載長兄伯声云洛中董氏畜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
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徑石礁硗狀其声也其外添
下隱有硃書云洛水多清泚松高有白雲聖朝多隱逸
特得詠南薰詩見宋之問集又謂長兄伯声云昔至
渑邑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紋一泛
水山俱深此雷威斷琴歐陽詢書陝縣士魏野家藏也
後歸渑人温氏予得之甚喜野嘗
有詩云棊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

世謂梁武帝餓死而佛不救昔宋顏忻以母盲目不能
視夜艾泣祈天刺血以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此不能
緣柱果是佛之應耶抑其孝之感耶

鴟古孕字鷹鳶高翔而志在腐鼠不若蟬鳴低枝而厭
清露也高翔是其天性志腐鼠是其情累故太玄經曰
好上声媪䛘平声將附與育同

東坡鴉種麥舜山鳥爲耘（東坡鴉種麥行有云霜林老鴉閑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又云舜耕歷鳥爲耘）客談聖人無憂卻是憂之更深聖人何思卻是思之更遠如易言履霜堅冰而豫知戒水言豢矣而不于躬而于鄰嘗觀唐家事自其高祖起時即借兵外夷至太宗時又用胡人爲將及玄宗遂寵安祿山爲子兆有百年之禍聖人則不如是便能思便知憂嘗漫子曰常人之思之憂聖人所不思不憂也聖人之思之憂常人便不能及蓋聖人以理定常人以情勝○形骸常置在驪黃牝牡之外精神嘗注在風雲變態之中襟懷常託在春月光風之趣○明哲保身四字是聖人之事

然吾儕生平亦當以此自力當唐安祿山反時有王摩詰以才藝冠流輩一迫爲給事中竟不能洗詔獄鄭虔工詩畫矣一汙祿山僞命竟貶老而且貧李白何如人也才華無敵矣夜郎之貶以坐累永王璘之反耶諸名流非敢妄評然以富貴功名掌障或者貽餌難耳不然如摩詰者學心印趁塵緣抑不知當時作何狀或其名重在位覆電不及掩也甚矣虛名累人也萬一祿山不平王鄭肯耳心祿山而不裁乎必有策矣客曰嘗聞義林謂參禪有二病一病是騎驢覓驢（蓋心即是佛而不知心印者）一病是識得驢了騎着驢不肯下此病更是難醫若解放下方喚作無事道人（灵徹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是識得驢了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這便是騎着不肯下）今如李如王如鄭者聰明豈不識得驢看他風波中氣象畢竟是不肯下也客又曰孔子在春秋時恁地周流曷不放下寄漫子曰孔子正是大聖神的分量當其時正欲代天輔世然絕根而絃歌不倦曲肱飯蔬而樂在其中那些兒放不下也若顏之簞瓢陋巷而樂魯之敝衣耕曾而歌顏曾得之矣孔子未嘗非他不出任事也客曰孟子何如寄漫子曰當時只有孟子只爲楊墨盛行故出來雄辯一以明王道一以明聖學欲春秋戰國時縱使安祿山必不汙孔孟孔孟自箇明哲也

客曰今人當作何裁寄漫子曰如時之不得不出則功成名遂身退子房之游赤松不爲萬戶侯累范蠡之舟雖越王之重位莫挽也諒其時度其才而不可出則卻堯夫擊壤是古今一絕也當唐天寶時使李王鄭不出恐未必祿山之反由之就李王鄭在位恐未必祿山不反只倉卒湯火中尤難爲李王鄭耳如或幹李王鄭的事而致差池又不若思其下乎陳留市有力鑄工年四十餘無家室子姓惟一女年七歲日以力鑄所得貲與醉飽叢簪花吹長笛肩女行吟于市無一朝之憂而有終身之樂江端禮以爲達者而爲作傳陳後山黃庭堅

皆為作詩黄叔達與陳履常同謁法雲禪師叔達着白
衫騎驢道中搖頭而歌履常衣衣挾囊于後一市驚異
有李伯時者善畫因寫以為圖邢惇夫有夜歸留之詩
然若以名流坐縲絏贓賊鼎中雖欲想一醉飽騎驢市
上恐亦風声鶴淚之歎耳客談罷請益許漫子曰輞川
足以自老慈恩足以自業高梁山之風足以自流芳竊
敢輕議于百世之下哉然明哲二字聖人以之垂訓若
平生講貫得熟則于用處自有個商量

章惇與蘇子瞻遊南山抵仙遊潭絶壁萬仞岸甚狹惇
推子瞻下潭書壁子瞻謝不敢惇即徙以墨添濡筆大

書于石曰蘇軾章惇來子瞻撫子厚背曰子厚必能殺
人惇曰何謂也子瞻曰能自判命者必能殺人子厚大
笑後子厚秉殺劉元城溪張湯斷梁獄後果為酷吏蓋
其忍人之心已試之矣

先輩教人必曰深造又必曰積累就使禪氏頓悟亦非
一日之力寂静之久入而神一日有得也

蘇東坡謂人志于字者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
之筆禿千枝墨磨萬挺不作張芝作索靖今人學有等
積學郭程明道寫字時甚恭曰非要字好只此是學此
又是發此心學道之旨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説于

父枕中竊而讀之父因授之不旬日書便大進遂學李
衛夫人書夫人見其書嘆曰此子必蔽吾名及羲之渡
江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梁鵠之蹟見蔡邕書益有
得因嘆曰學衛夫人徒費日月耶此觀之縱要字好非
其心之精到不及也客謝曰已悉粗心浮氣未可與語
道者聞道之士必自心始應用極善細書一錢上寫心
經一部一粒芝麻書國泰民安四字只是個心不粗〇

詩言令聞令望聞謂聞其為人望謂望其德行而懷服
之如宋時一包希仁一司馬君實耳市井小民及田野
之人凡狗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個包家見貪汚者必

曰你一個司馬家是聞望之繫于風俗豈其微哉又西
羌人俞龍珂歸朝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忠亮既
歸漢乞賜姓包詔從之賜名包順果効力熙河是且變
夷矣而况齊民乎

簡端録曰屈原之忠不在于死而在于怨徘徊江潭既
絶而復興萬一焉累篇連章反覆無厭何其眷戀之至
是故惟忠臣而後能怨惟孝子而後能怨小弁之怨親
親也原其是類乎（不許其怨而許其怨深探忠孝之心者故畧其迹云）又曰管仲
非仁者也而功如之然則仁亦可以襲為乎此所謂假
之而伯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為仁

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伯也志有之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其管仲之謂乎不論其功而論其心深識
五伯之微者故誅其心云
客告余曰看来仙家主于守神禪子主于出神故仙家
以守身不若守神以神之全方會於氣以氣之運方合
乎眞神氣一交親同子母可以長生禪子不若是只欲
鍊精氣以發神光以同太虛寂而不滅生而不生又超
長生一等余曰雖是岐路細思之總一處分不得胎息
作下手工夫也客曰何謂胎息余曰胎息胎中之息也
在毋胎時十個月胎滿呼吸隨毋不落巳形骸是謂先

天之氣安身立命在此也在臍後背前是爲玄關曰神
氣之府即下丹田也老氏云玄牝之門又謂中復一中
正是玄之又玄至妙至妙釋氏指之曰萬神從此處生
上與天同一身妙用乃在於此遂要靜坐數息使氣不
動所謂戒生定定生慧正是月落碧潭底潭底本無月
神通妙用也愛長生者則曰呼至于根吸至於蒂二句
最精切蓋謂人賴氣以生只在呼吸上爲用常人往往
以形動遂至暴其氣呼吸不定若定息守神專靜致柔
則神凝氣結成丹田聖胎使得不死之訣以故仙有六
字法噓呬呵吹呼嘻以順調四時之氣神有六字公案

南無阿彌陁佛將心與汝安以明心見性然禪說較玄
客曰吾儒如之何余曰聖門只說仁者壽曰大德必得
其壽曰順受其正曰修身以俟然又說到持其志無暴
其氣欲無暴氣亦脫不得胎息窠臼只不生妄念故曰
死歸曰沒寧曰朝聞道夕死而可更疑朱晦翁有言雖
欲徒往之偷生豈其安使有長生訣果可偷吾生則常情
必安然從之矣斯言却令人猜
客舉濂溪通書云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而曰顏
之於孔未有著述以明其道若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

庸孟氏之七篇却是發聖人之蘊了而何獨及顏也余
曰若如此讀濂溪之語殆遠矣觀他述夫子兩章便見
得聖人教人只了得啓發復耳乃憤悱三隅反尤是學
者自家自得處又如天無一言而四時之行百物之生
正是發天之蘊蓋天巳具四時之氣備百物之理只是
不言而其行其生是發見處今聖人之蘊至隱而至費
至微而至著聖人亦無言獨顏子能見之見字非目見
也不以迹而以心領不以形而以神會猶云發見之見
也發聖人之蘊正是亦足以發之發就顏子當時所得
于夫子之道上看就看他不違如愚的氣象正是夫子

之道昭昭明明燦然一四時之行一百物之生萬世之
下有潜心仲尼者必潜心顏子而得之豈不是發聖人
之藴教萬世無窮也當二程從濂溪學郎教二程尋顏
子所樂何事尋得顏子之樂便尋得仲尼之樂而聖人
之藴可探矣客曰秦漢以来何無一人及此也余曰非
顏子不能發聖人之藴非濂溪先生不能默契顏子能
發聖人之藴故春秋時幸而有顏子發聖人之藴以教
萬世無窮萬世之下又幸而有周子能探顏子發聖人
之藴以廣其教于無窮也聖人之藴與天同天只有個
四時有個百物以發之誰得而窺測之故曰聖同天不

亦深乎道不在聞知上求可知則可名況有所聞知又
恐人不速知正是薄之甚心悟者深言傳者淺悟而深
者厚言而淺者薄假如人相知者必其信得那人之心
見得那人之心説着得那人之心方可謂之相知之深
顏之于孔正是相知之深者比其死也安得不慟哉
嘗讀羅圭峯貽李西涯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
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天下皆知忠赤
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乎（西涯當劉瑾之変如此）易曰不俟終日
此言非歟後朝夕獻謟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
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歳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
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痛切骨）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
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忠（氣正）
（西涯受累處）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後公言
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焉生蓄誠積
直有日矣臨緘不覺狂勃干冒之至（人居貴顯中勢利相壓能審忠佞判）
（是非決去就者真丈夫也圭峯一書正見知已）
張横渠言成心忘可以進道又言不以聞見梏其心此
正學道者良規也人一着了聞見就桎梏了這心便難
解脱嘗觀唐僧善本（即女郎是也）俗姓段善琵琶德宗召入
令教康崑崙崑崙亦當時琵琶第一手也段師曰請弾

一調及弾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曰段師神
人也臣少學時令鄰家女出授一品絃後易數師段曰
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
之後果盡得師之藝蓋崑崙初受鄰女是其梏是其成
心惟善本先令洗脱此乃教之故此不扞格而彼之教
易盡也即此一事便見學者求道之心
周茂叔題太顛壁詩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
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数書珎重更留衣此亦茂叔戲嘲
文公也蓋諫佛骨入宮中亦讜矣若闢佛須入佛之閫
奥而可闢恐文公未然也抑亦魏文帝火浣論爾

客謂韓子書云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瑰琦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還其珠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鬻珠也曰何以謂善不善余曰買者逸鬻者勞勞逸之関善不善之機也楚已不得志於鄭孰謂鄭人拙而楚人巧哉聖人曰作偽心勞日拙○

客舉通書聖人之精因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焉問答曰河中龍馬負圖只數點而造化之精示于圖矣伏羲因圖遂畫出奇耦而聖人之精示於畫矣精者至妙至粹之謂有其理而無其象畫前之易是也蘊者含畜之謂卷之則退藏于密散之則彌六合盛德大業皆

從此出故曰蘊蓋因此奇耦是生陰陽是生八卦是生六十四卦凡盈虛消息進退存亡吉凶悔吝所以教民用者皆由此以發之故曰因卦以發縱後世如堯夫輩數學說出許多妙用更出不得此易卦只他便能理會得聖人所含畜云爾

客問誠神幾章答曰寂然不動者誠也（這是心之性又謂之實理）感而遂通者神也（這是心之灵又謂之知覺）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最妙已動了只是有無難言在心為念在造化為坤復之際在事為則朕兆如蓍龜四体之類惟誠則神神故知幾孔子曰知幾其神乎聖人主靜便是誠了其神自著其幾不俟推測而知常人胸中許多憫擾妄想憧憧往來朋從尔思只一個虛靈了只有那些兒受生的灵氣為朋耳神全被昏氣所汨豈得知幾哉）故曰誠神幾曰聖人

房老（婦人衰老之稱石季倫有美妾名翔風妙容而體季倫命相類者十人服飾一等胥沉香為塵布象牀令踐之無跡者賜以珠百琲唯翔風為然閭中戲曰尔非細骨輕軀安得百琲真珠及翔風色衰退為房老）（琲音被珠五百枚曰琲）人猫（李義府謂其能害物又號笑中刀言其貌恭而心忌）笏囊（唐自九齡始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云）蠆醢（[illegible]）（子如粟而大中醢）蝸醢（蝸背負殼其肉中醢內則曰蝸醢是也）蝸舍（言蝸負殼以行見則縮入殼殼形員野人為員合如蝸之殼故曰蝸舍）魚枕（謂之丁）魚尾（謂之丙出尔雅）宜暑鮒（鯽生東南海中溫湖食之宜暑見神異經）忘憂儵（儵生帶山芘湖水中狀如鷄音如鵲食之已憂故曰詩詠萱草山經則儵）[illegible]騎（云騶從史記云游公子鯈冠鯈連車騎）

法海禪師云前念不生則心後念不滅即佛（不生謂心不動止是本体不滅是神光內發這便是伏前念是根塵後念即前念不生之念）

元郝經當世祖時出使于宋宋拘留之一十六年乃得還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有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云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觀此事則知漢蘇武鴈書必有之按經在宋宋錮之棘垣鑰户晝夜守邏經不為動嘗語其下曰向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受命亦可謂不愧于卿之義

客談胎息謂人在胎中一臍通呼吸然不知卵生有殼從何處呼吸也答曰曾見人剖竹竹中有一蝦蟆當其未剖竹時彼豈無呼吸者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正見於此也人十箇月胎满一臍通毋呼吸當其一呼一吸不倘鼻而屬臍不在我而在毋故曰晝夜毋呼吸往来通我玄此玄字老氏指之曰玄牝是也以承先天之氣客曰丹家亦為胎息之說如何答曰彼謂胎满離毋如果熟脫蒂所謂因地一聲其息即忘故曰剪斷臍帶子一點落根源此處是真土何必覓真鉛迨十二歲以後運數既满後天之氣情識尋擾一呼一吸無復歸于根

蒂客曰然則胎息如何答曰彼氏歛定神氣呼吸如在毋胎中然東坡亦有踵息發咽喉之說也亦原于老氏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只此耳客曰於聖門所說如何答曰聖人亦謂常人多因動處失之將視聽言動收歛以致靜方是好學程子見人靜坐即嘆其善學是也若養息之學似於吾聖人順受之義亦不為無補君緣是頃起長生之念便失之

劉秉忠姚廣孝皆探禪奥者也秉忠侍元世祖于藩邸而定元廣孝從我 成祖于燕藩而靖難抑其所得固有大行於時者歟抑亦所得[illegible]者必大顯於華夏歟異世之下果能排其從彼氏之學謂其有體無用乎秉忠從虛照禪師為僧博學多才藝及事世祖參預政事多其建明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淡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味自適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為人然欽遵妻竇默之女乃有異於不畜髮不娶妻者而廣孝之權術其於秉忠若秉忠之贊助猶不失其雅云

邵子云王降而伯其秦之始皇乎始皇肆五伯之術而罷用其民者也邵子云伯降而夷其元之世祖乎世祖襲三王之典而變於夷者也

寓言五篇

客曰寓言何似答曰非其所而寄之謂之寓蓋不能自述而託之影伏含蓄也

題丘壑棲遲序

台山張氏作詩占若干帙題曰丘壑棲遲稿余於台山莫逆蓋台山標格可力而不題於時豈古之藏者故自署其帙端云爾將副墨一日就余題其端余告之曰嘗見載籍中楚客題千金之璧同故人立於市客自誇璧能敵太陽之光蓋訝故人弗識也而之市縱言璧以乞售市人考之弗驗咸怒而去之客大憤走於朝將獻諸廊廟諸貴人亦縱言璧如市諸貴人信之將重價與當

亦考之弗驗遂斥之不復視矣客不知所訐携歸以告故人故人曰汝璧何自識取客曰余昔遊崑崙登冊丘之嫗下見一大壑紅光從中織出隱隱指日不怯因踪跡而探遂迷所適只深入間見一真龍氏之枕傍置一大片如石上刻有玄姬瓊女氏自削製数字竊以歸至一所遇其人自稱璟華宮使者指之曰此玉帝適女於真龍氏薦枕璧也能光通日而善藏第離此壑再出丘數步即不光矣故人曰噫嘻子迂也甚矣天至精不洩地至寶不移茲丘壑非是璧之藏歟遣客亟復其處光如初予讀其說竊想大空清麗之氣鍾於物尤鍾於人

人得之以抱負不啻璧爾矣除若清廟明堂之上多以是宣瑚璉棟柱之輝其有善藏者則不在縉紳而在丘壑往往賡笙簧迭鸞鳳酒泉石揮為風雅可以規世矩物暢情怡性當斯際也甘其自得之岩而樂其靜息之真嗚呼所謂若而人者不謂丘壑中之一璧歟台山子之才使從博士藝有司當不畏拾青紫信然矣一旦見知宗王愛而館之以制不得應舉乃以詩文名家自題曰丘壑棲遲不知者疑其若將浼乎崇遇不自鳴予於君知其所自題也因述楚客之事以貽之台山姓張名大訓永州人

贈高醫士西還

盖嘗得之子書云向丘氏之居鄉也履閾而遊每所之望廬輙返梓里咸狹小之其父戚然憤其不逹會有比鄰而望者辛陽君聰敏撣霍抱四方之志精醫理居碌碌與鄉人處鄉人不盡曉其術一日向丘氏父邀過其宅引白而告之曰物以淡淮而化人以越國而弘竊惧吾兒之隘於蝦窩也而柰無子之資以若資而往必有所也辛陽君欣然願從而向丘氏父亦俯焉以子為託卜期相壓郊関之上稱觴而歌曰幸有子之王兮將與爾之環珮兮繄伊人其義重兮諒茲関之若對兮辛陽

君二人南抵蒼梧之野稅駕乎嶷嶽之墟時其地人多病而傷者辛陽君一一以意就理之皆愈所在門其盈車而良醫之譽克瀟湘矣向丘氏之子因欲還辛陽君亦相與語曰吾儕能澤乎遐陬而乃遺乎父母之間非仁爾遊能及乎踰稔而顧不念乎晨昏非孝不仁而不能為君子不孝而不能為人子非夫亟別其知已者一日遂行東皋先生聞而讚曰有子哉若向丘氏之善遊吾以為足有術哉若辛陽君之立名吾以為述吾讀書每憶古今人不相及也懷庄張子余夙愛其雅因舉高子車南之行為余言夫高子江西廬陵人也以醫遊三

吾三吾問疾者必曰若高車南余始知高子之名者則
今日之歸也以省親則孝以濟鄉則仁以廓落宇宙而
不忘其所生則可以稱丈夫偶從所請遂悉以贈

題藝隱江湖圖

藝隱江湖圖日者龍子出以告於余謂所自題也余閱
圖而嘆曰畺乎所聞於史氏之言也大隱隱朝市小隱
隱山林夫世有不隱於山林而隱於朝隱於市者將奚
取哉夫市人所爭利也夫朝人所爭名也繫其身於名
利必爭之地而潛其靈以試於其間冲然以龢蕩然以
專曠然以遊可謂達矣君子曰善隱龍子果進於此乎

未可知也先是龍子謁余於鎮祁樓談及星命余目之
曰江湖客也資砻而退又數日持其所爲詩又来時與
語頗知理道乃頃刻而後罷越数日携圖視余願有請
余曰有是哉楚之裕真士枯於隱輒謝故舊捐妻子望
窮山邃林而居焉蘇而樵者過之獵而狩者行之傳於
達人高士皆走而訊之莫不曰隱者也愛其隱故相遺
廣其愛故及勞久之形疲神耗而貌不澤適一風流先
生往慰之曰君聞道乎山粺而玉樑毛麗而身殖名暢
而實囂君今累矣亟善犧犠不失景裕真士遂下山林
披褐鼓琴每日不走市則入朝[illegible]矣而[illegible]與世推移將

歷乎四方而視聽不驚紛華不嬰視其世若脫朝市之
人無問貴賤朝夕與處而莫知其所以也數年裕真士
遂成大德古有是哉今吾子將奚之繹子之圖殆亦歷
彭蠡洞庭之瀾衡嶽武當之巨燕趙齊魯之疆市有商
賈朝有軒冕皆且汙迹焉若云裕真士者豈竊志乎而
未之逮耶龍子曰某也幼嘗習文因試有司不利棄而
藝星命性喜覽江湖得爲逆旅託蓋假於藝者也故漫
題云爾余嘉其志衍以爲說以告夫世之好隱者

閱遊藝帖

孟李生工於畫至爲人寫神尤精縉紳雅愛之多遺以

言遂成帖題曰遊藝夫遊藝之署抑以畫子乎藝於人
甚微而豁朗自絜之儁倪焉不以是爲不屑者蓋其所
託者固莫之量也任物殆有然者試觀之魚躍於水非
水之能通其躍鳥飛於林非林之能達其飛蓋魚鳥之
性固託之乎水與林也子勉乎哉君子性適於真真合
於虛虛極於靈際世能萬狀若遺若脫或有業乎其身
而不以繫乎其心及其至也將赫然而負於俗人或指
之曰某也能是某也善是是亦了其餘云爾而奚以是
爲畫也子勉乎哉蓋當世稱鴻實矣而或闕諸雪之痕
世稱鵠舉矣而或跡諸月之影世稱君子之高莫可擬

測矣而或以其[illegible]之念有脣脣於小技微巧者夫淵宜鶻舉欲逃乎世而不可得然則以君子之高其所以自全者有在耳豈以世之畫是而累之今李生標格有谿然而達者將與其適有超然而了者將與其際有淵然而醇者將與其歸得子遊藝帖竊有望也子勉乎哉李生隱於市以畫自藝至晉嚴君平之下至今成都人稱嚴公卜若三吾之有李生果能使百世之下有若嚴者乎蓋必大有進焉斯得之矣

余生遇父詮異說

通軒謝氏過予談余生遇父之異予曰異也誠然乎抑

奇矣通軒談之不置予曰聞昔有好談異者乎告于人曰隋侯性喜古璧槩所藏玩物無一當於心因晝寢永清閟夢祇一所窔窅窪麗見有鏤翠橫金頂之下和氏出第曰此處多上帝璧也汝幸獲覩焉邀與偏覩皆平日所追思聞其名而未償者侯躍然若欲拾下和拒之侯且喜且驚遂籍盈召左右告以所至而取其璧將沽之不吝萬鎰償左右眴而望之莫跡其處侯曰丑其當晝而寢乎左右曰寢矣侯悔曰夢也盡國之人笑之謂隋侯之得璧也而所託者夢談者變其說曰所居泰山之陽有玄若焉僂然一村叟藝生而卜之性喜仙嘗畫空而叫曰古之仙某某吾胡不與若遇也築危樓不啻九層臺之高日登樓靜坐若將際乎蓬萊之境而思古之名仙相周旋焉鄰有頑牧兒之竊窺其貌則仙窺其服則仙又善為仙語夜半升樓而立其村叟不勝喜跪而請曰某生也幸乃大仙之降監也頑童不輕洩一辭村叟請益懇從容謂曰毋忘爾念毋替爾真毋輕爾視聽村叟肅然不敢仰視頑牧隱隱移步下樓少焉村叟起侍環聆不知所之畫里之人詣其癡謂村叟遇仙矣而所妄者想談者更僕又為說曰魯之隱君子性至孝生三歲父出遊於楚去其鄉三千里遠飢若干稔不返

君子既長向母訊父所在母泣曰久矣吾亦無從也聞寓楚之極南境第述其故與語君子因禱於天誓不見父不已也一日裹根循江漢而南麗哭於蒼梧之野有老甫憫其重情就而將之君子詳告以故老甫亦相與語是符母所述君子曰是吾父也老甫抑曰抑吾子也遂相識父子還鄉天下聞談者之異而美隱君子之真蓋父子之愛出於天性其遇也神或相之世之思親涉影響念頭者不隋侯之夢則村叟之想然耳其不為好談異者之取笑於人也者幾希通軒氏談余生遇父之異所謂隱君子者非其人歟余生名國諫徽人也育四

歲父出商於宋再娶唐傢賓女生一子歲久不歸余生
成立懇於母蹤跡抵宋偶店中遇一老者即其父所娶
唐氏之兄也因得知其父可謂奇且異哉予於斯而詳
述之既以徵余生之心之真而并以警夫世之夢者想
者云爾

客談許文正公事元吝曰文正事元予不忍言之第他
緣姚樞遂得伊洛新安之學以興教化正是用夏變夷
而非變於夷者惜其生不辰耳客曰衡生於宋寧宗嘉
定二年己巳秋九月作衡傳者不曰嘉定而曰金泰和
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則是金人矣是時蒙古方強

以侵金之漸尚未正號啓直書如此吝曰天何生衡而
不際其時也生於金長於元皆非中華之族客曰元世
祖中統元年實宋理宗景定元年庚申也衡年五十二
召至京與王統志不同除介爲太子太保蓋實疎之也
衡不安于義五辭得改國子祭酒尋謝病歸至元二年
復被召命議事中書省奏疏詳明更削其草不欲傳聞
以多病命五日一至省尋歸懷復召還奏對皆秘以謙
臺院行移忤宗親禍且不測衡曰吾論國制耳未幾阿
合馬衡之亟薦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
屢入辭免上命左右掖出既出及閾遂奏曰陛下命臣

出省邪帝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阿合馬之排索
國不報因謝病請改機務上以爲國子祭酒夫當文統
阿合馬之際危疑亦急矣胡人自信任其種類我未信
而諫可謂智乎設萬一不測爲斯文憂賢者知是乎未
審出處如何吝曰孟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号
至輕議衡哉嘗讀楊恭懿傳謂至元七年恭懿與衡俱
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是隱書也一不至一既
至遂拜左丞郎書法聞而判然可想哉又云衡日於右
丞安童稱恭懿之賢丞相以聞十年詔遣使召之以
疾不行十一年詔中書如漢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丞

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乃至京蓋庶乎以道自重
者後恭懿累官皆不受然聞恭懿亦有所厭納惟不肯
受官若文正只出而爲師不爲相亦似矣出使作相想
只欲行道以變夷客曰仲尼作春秋例有楚越吳之書
黍非禮義之國仲連死不肯帝之元世祖果能行吾道
乎世祖謂衡曰公勞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
時矣庱文正必有不安於位之態君臣不信如之何其
能行道吝曰文正只爲那名重了客曰許文正臨終謂
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
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竊謂名不

累人人自累於名也果知虛名之累又何用名爲不欲
請謚立碑而又使子孫識其處則名不滅而累益重故
又不若𢇍其名而逃之如箕山如嚴陵得矣荅曰文正
道重想在元朝必有濟世權宜答曰道難於權名難于
副後世賢者往往以名負累如恭邕之輩卓龜山之蔡
京許文正之仕元皆是若吾夫子之之公山氏則曰吾
其東周往佛兮召則曰不緇不磷便見權妙處惟聖神
能之荅曰文正亦名儒客何過之深客曰么何侮前輩
若此哉士有不幸而生其世負其名進退可否之間當
觀之文正則能自觀只是悔了幹若至死後不請謚不

立碑却是幹了悔如吾道何余俯然敬而拜曰教矣遂
備述之

肖言四篇

客曰肖言何荅曰肖義訓似今竊聖賢之緒餘以修辭
盖不敢以信於心也盖有所質焉故云

修社稷壇記

夫成民之政社稷爲重盖曰民命重矣建國者先之義
毋忽緣飭典制以秩祀則有時以肅域則惟謹以徵釐
則欲旱不啻縣爾也自天子爾極之錫統是可稽而縣
今最親民詎弗知務乎嘗筆者思之曰非重矣而三者
備焉是良有司之善物也祁陽在宋頗爾民庶矣即斯
民之休戚孰字之曰所司所司歲祁登以慶之民抑亦
審先王修社稷之義而肅焉爾乎縣治北一里許爲社
稷壇先是有司持其地若曠漫漫然毋歲舉一瞬而臨
一瞬而去輙忘之矣嗚呼誠若此視謂弗神國奚庇焉
君子曰以神斯置神將懟焉義則重藉良有司來須理
復之尚齋許公性堅確古君子也甲戌秋來視祁明年
乙亥春春仲制舉于社稷見有不即者歎然若欲圖不
果越秋仲又舉于社稷見有復如前者惻然亟亟不安
又弗果亦越明年丙子春仲歲舉而見猶是也則其歎

然之心若得成畫焉一日坐堂上召父老里長而諭之
曰汝知社稷乎雜然相對是我祁土穀之神又諭之曰
汝知神乎亦雜然相對是我祁一方水旱豐歉必是焉
禱公喜曰民可以將是役矣夫奉神不以屋而以壝壝
則乃圮于是遴工肆石周砌結臺望之莫不知其爲壝
且曰麓而固斯壝之謂也是能奠社稷之神適其荒然
介民居交於通衢時則畜且踐穢之絕無戒嚴於是命
吏度域圍以磚墻面街樹表題曰社稷壇過之莫不知
爲社稷亦曰厥度儼且莊哉有神也祁民賴社稷若茲
先時每二仲循典修祀事率奔走露立忽風雨至草草

卒事而罷乃又於是驗工師計棟材構室若干楹于壇
之左下備歲舉赴次匪曰自逸抑曰對神任則身在就
次玉妥閑于禮度是告虔也比成父老里長千于相告
曰今日社稷大觀具矣尚齋公猶不以自多特而秩祀
則愈恪警而肅域則愈惺阜而微璧則愈馴觀風君子
咸諒其義毋怠也良有司以貽茲上者自公其可傳也
歟哉教諭林君華悉徵予言歲在大明萬曆丁丑秋九
月也屬尚齋報政之期若徵書之命茲亦其一云

壽黃隱居五十一

夫能自壽而壽於人是必有所篤其委者於天而承其

意於人者不偶也隱居黃先生五十又一婚交走閭環
觴為壽隱居退然若不適命有謂其固者予蓋識隱居
之心而得其為人云隱居幼業儒性不樂拘檢遂脫然
為白衣君子當意處即安之不吝貲尤坦易寡城府更
喜佛教嘗肖觀音像奉于家尤謹余嘗讀書于隱居家
娶隱居嘗語予曰當失歲君時最弱毋示予一人子然
若昊祚之即墜語訖淚下不自禁予之覩于隱居與隱
居之語于予皆隱居之心也而予識之矣即其心與行
皆壽之可徵也今日為隱居所共望而壽之者抑如此
而已乎未也夫莫動匪物而古今稱動彙之壽者必曰
龜與鶴以所息者完也莫植匪物而古今稱植彙之壽
者必曰松與柏以所籍者深也若隱居以簡易自立不
於紛華中馳驅得藏而息焉培而深焉不有過於物者
而可以不危其真則進於壽又昌量矣或疑隱居性喜
與人接又喜臨事竊惧夫勞也而神非其藏也要予以
言為隱居壽予謂昔見南伯子葵問女偊曰子之年長
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學
耶女偊告以聖人之道推極于外天外物外生而不厭
而予非其人也今隱居康銳若是果使進而有聞遇若
南伯子葵焉將善藏愈寄何龜鶴松柏之稱所謂能自

壽者皆其所有也乃今稱觴孰非壽于人者乎而隱居
之福益以宏若其自壽有機如聞女偊所云則他日之
奇不在人之祝而在隱居之心當毋泄泄然云爾

壽分守侯憲祖朱太夫人九十一

蓋聞大丈夫之自立能奉其母以慈壽又能承其母之
壽以顯於忠而理豈二乎哉世述毋氏之賢能及其子
以身壽又能弘其身之壽以昚於時而理豈二乎哉試
之南山若松與栢其挺然而翠者不知閱凡幾稔皆曰
壽也以松栢乃其盤旋而畜者深函精而資者厚也積
是下有千年之齡凝焉一出而濟世遂能鳌人以壽畺

乎松栢之壽與其壽於人者理不二也盖大夫侯君来
永時則太夫迎養適今三月七日為九袠又一之辰我
憲大夫承欵萱次煦然拜其下進於大夫人曰壽永郡
暨永之屬州縣奔走敬訊於焉以壽太夫人負不謂今
且九袠又一而未之艾也太夫人自嘉定名族饒歸侯
氏邁古貞烈之風有厚德而能以徵於壽惟憲大夫登
甲第蔚然文名所歷輒奮耆權御史臺茂有手釆仰當
太夫人之心而益以爲其壽然則所謂女子以身壽奉
毋以慈壽者盖兩相洽焉自是憲大夫立朝之日多居
井里之日少不忍尺𡸁離太夫人所往必供馬歲嘗受

節鎮斷轉鎮于永楚人沐其威澤者曰願太夫人壽以
永使君之德那將專制大邦柄爾憲度群然有鼓舞于
膏潤者曰願太夫人壽以勿替清時典刑之選幾而佇
倚召内當機軸係天下重望朝士賴以師範者曰願太
夫人壽以長膺有　明天子良臣之佐是乃承毋以顯
忠弘壽以答時者不啻氣相應足矣夫松栢能自壽又
重其餘以資世之壽然而稱者惟曰松栢壽緊我憲大
夫肇人卓爾縉紳歲迎太夫人色養匪懈故曰今且九
袠又一而未艾也其可期也與哉因諸君之懇述理一
之應以視云

贈玉翁華公祖榮擢憲副序

蓋聞之君子以道澤其身而以其身之道澤於世而各
成其私以是一邑之民一郡之民推之異地之民又各
以其分量而私諸心達者曰若此哉君子之所遺者誠
宏以遠矣永郡望在楚地之南而三吾去永又百里特
其一邑也憲大夫玉翁公祖以文冠海内英一就光審
而奉之玉韞珠韜其所自澤者裕也秉符来永首入境
而問俗曰祁陽憲大夫不聲色不易民不異政祁之士
民走城市越境而望澤焉咸慶曰樂有大公祖如斯乎
得幾稔而沐浴之所頽極矣祁之士頗按手釆而或有

不盡協者然被其澤而興焉資其蔚然者以緣飾其闇
然者以度衷其逌然而適者以暢于順而士行賴以益
修祁之民不善積有以一荒輒告急者然被其澤而將
焉資其坐鎮者以樂𨐋其示朴者以趨約其平恕而明
决者以自業而民俗賴以益阜祁之界當京廣交通百
姓有疲于役不即休者然被其澤而蕩焉資其與民者
以自婧其厲禁者以蠲奸其勞遺而中執者以節力而
民聚賴以益舒所謂成十大私而各以私諸心也祁之士
民豈其微哉永郡所轄者一州六縣有是祁之士民則
即之以成其私而各以私諸心者一州六縣之民又豈

其微哉貴州適有惡劇之命
聖天子權歸以往今且去來矣祁士民奔相告語而重其別乃其私之之心與去思相為終始者又烏可盡述云

薛文清語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言當留心○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

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預防而德乃進○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與（起滅句似令人疑蓋不若莊家女心豈有出入之說）○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此便是孔子浮雲富貴氣象）○少言沉默最妙○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為動○接下言貴簡不可以冗長○常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為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心不從便是失言日用此等甚多人以為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早間多問人一事為失言（予性理每常易發故書以自銘）○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因快而易事○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薛文清曰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愚觀邵堯夫於一動一靜之間謂為天地人之至妙蓋他看道理亦如此若人心正在此討分曉聖門惟顏子能覺在聖人則不待覺所謂從容中道所謂誠則無事又曰纔自有其能便為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

嘗自以樂為能也愚謂此言最宜深玩又曰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子之樂可識矣愚謂此真能尋顏子樂處者

人身上有五氣曰金木水火土蓋水火既濟金木生克心得土以承藉之故仙家謂之結聖胎又名丹田有五德曰仁義禮智信蓋仁義既立禮智表裏斯于信以篤其實故聖門謂之入聖域又名誠身

一日於芝園集見一書辭云朱子平生尚氣不群見呂東萊尊小序太過故作意力戰之如子衿刺學校廢必

歆貺為男女相悅之辭至他日作南安學記又引青衿城闕之語有問於公者公曰舊說亦不可廢宋人小說笑之謂何異俗諺云一去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乎觀此則其盡廢小序非其本心益可驗矣按此說將朱子只一味尚氣好勝昔子思教人亦云有辨辨之弗明弗措若到辨之明而後已豈不說他動氣耶他日鵝湖之辨攻擊朱者而以好勝目之奚怪其書辭又云慎慎揚又嘗思今之學者知讀朱子五經而未探討朱子以前五經知杜子美以後詩而不知杜子美以前詩是卭浦而未尋源諺所云開剪截舖客人未到機坊者也此說却是善評蓋學者只鹿心觀道理便見萬說歸于一理就如子衿之什說作李校廢亦是說作男女相悅亦是蓋理不二矣大都六經聖人以之明道後儒窮之又註之又為

之詭又為之箋玉是言人人殊君虛心談道不必甲乙喜怒翻動了自家主翁

客談古今士氣荅曰三代以上上之人高其氣節故物色海巖而士顯以逹三代以下下之人自負其氣節故貴志長往而竟淪以沒○人之生也直一直字天機一動履便是繞轉便涉於意繫辭云夫乾其動也直造化只如此聖人不思而得亦只如此大賢以下思則得之○聖門教人多在事為上功夫惟教顏子在念頭上功夫所以示之四勿○顏子自念頭上功夫逹之事為夫閔賜以下只在事為上功夫以反之念頭○客談朱晦翁荅人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否而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緣木之性無以繼之荅曰火氣在空中未嘗無一待薪而傳今謂木煨燼無以繼之火無所傳則可若謂火因木之煨燼而遂散滅則不可火之滅緣木之性無以繼也若火豈有便滅而散者耶火滅有煙正是火氣歸虛之妙

客談陶中散大夫阮文貞展士一祭以爵一誄以德何也荅曰陶弘景自號華陽隱居初毋孕夢青龍自懷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遂有娠及弘景生甫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有志養生比長績學尤善琴棊工章隸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尋

辭祿止句容之句曲仙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也名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五里昔漢有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名茅山因築館居焉性喜山水每出遊遇澗谷必坐臥盤桓吟咏而去特沈約為東陽郡太守累書要之不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處其上遂與物絕惟一家僮入侍每聞松風響欣然有樂以故性益靈遇物便了晚移居積金東澗善避谷導引之法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年八十五卒贈中散大夫阮孝緒父彥之堂伯父胤之無嗣遺貲數萬一無所納嘗告于父曰顯逖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

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亦莫見其面人呼
為居士所居惟一鹿床竹樹環繞時御史中丞任昉欲
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迩其人甚遠為名流所欽
服如此後于鍾山聽講母王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
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嘆異之合
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
值偶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
獲此草母服之疾愈人嘆其孝云遇張有道請筮之得
遁卦上九曰肥遯無不利因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
天監之末分為三品凡若干卷年五十八卒門人諡曰

文貞處士夫陶阮皆隱君子也自門人之誄出庶其近
徳若弘景者又何有于中散哉

世間至親無如父子子毋然諸計一行輙入之所謂市
兒鑠金是也嘗觀南宋時王懋子王瑩為義興太守時
有謝超宗向懋乞書屬瑩求一吏曰大人一旨如湯澆
雪耳及至瑩旨荅以公吏不可超宗因怪之一日超宗
往懋處對諸賓戲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大慚及懋一
日詣超宗家超宗設精白䱋（音業 漬魚）美鮓麞肶（音尺 滑貌）懋
問那得佳味超宗誑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大人豈應
不得耶懋大忿言于朝稱懋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
之夫懋之不能信其子與曾參之不能信其母古今止
謗之難如此哉〇客談夫婦有別這別義如何荅曰夫
婦本以情勝君子嘗有掩義之惧故聖人教人以人倫
獨于是主別若孰者不知別之義便至夫妻反目嘗讀
孟母傳謂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
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
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
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
教之孟子謝遂留其婦是則孟子之妻未嘗不知別也
而孟子不悅似反輸一籌若田間相饋夫妻相對如賓

吁其所謂有別者如斯已乎

一日讀王吉傳謂吉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為鮮明而無
金銀錦綉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
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儉而怪其奢故俗稱
王陽能作黃金夫吉冒作黃金之名而不失為廉如此
予性不善生財然頗輕財勇于治公嘗捐貲為合縣建
迎秀樓治江東樓閣及刻縣志詠化集閑適劇談所作
狀不啻數千金唯寸入累出積歲月有成耳俗人視予
狀將指予有重積故感于古而亟書之

龔勝死于漢有老父來弔哭而甚識之曰嗟乎薰以香自

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盖此老非常人所謂吾徒者識勝出非其遇耳

太史公曰莊齊為拙柱下為工其說固有所自王吉曰休則俛(即俯字)仰詘信以利形(養體)進退步趍以實下(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臧即五臟也練為練氣)專意(專意即胎息養丹田)積精以適神(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按專意二字釋氏以口中出風名優作那此風出已還入至臍若臍下二寸半即丹田也又云有風能上有風能下心若念上風隨心牽起心若念下風隨心牽下運轉所作皆是風隨心轉作一切事倅如人牽関捩(音麗發也)即影技種種所

作捩絕若斷手無所牽又四十二章經問一沙門人命在幾時對曰呼吸之閒佛曰可謂知道亦只此意盖禪以見性為宗故指此為風恐為心念所引乃欲死其心如此也玄門有志于丹亦如此鍊息故云專意

禮云父名子南宋劉湛自負才氣嘗慕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二子曰琰字季珪後皆不得其死若蘇老泉名其兩子曰軾曰轍而謂禍不及轍是寓意規箴而有玉成之愛又南宋羊玄保長子王戎善變聲(猶云對句)玄保常嫌其輕脫而曰此兒必亡我家後果坐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戎二弟文帝並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鄉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是君名之耳今見世俗為父者動輒以希孔希顏名子宗堯宗舜名子甚至以最下流之品而冐焉以名此當與戲劇前代聖賢同律吁父名子其慎之哉

客談古遺意一二事曰周以前君臣接見想只是循今之庭參耳周始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孟子亦云不歷位想當時雖無朝儀亦有朝班觀周禮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分明是朝班漢以後始朝儀肅然至唐又舞蹈山呼凜凜矣大都人臣

自今知敬今萬曆中一御史當早朝糾儀之任及殿上巳戒嚴猶以圍棊不聞入班反被糾君子言泰之士自賤類如此如趙忠宣待漏而恭敬蘧伯玉夜過闕而不忘敬猶起人之望如此哉又古者十里有廬(即小室也猶今之遞鋪)廬有飲食(以可歇息故飲食之)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謂大室也)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候館候賓客之館)皆遺人掌之以待賓客(委積即後世之廩給賓客即後世之仕者)緣當時分境故遊宦輩稱賓客若後世天下一統仕者有廩給有夫役亦眷蕉之義云不而若其所之則必吸民膏血又摯獸於熊羆之類猛鳥若鷹隼之類周立有穴氏掌攻蟄獸

畜以其物火之謂先燒其所食之物於宂外以誘出之
翨氏（翨音翅）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謂先置所食
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脚也今民間欲致鷹鸇多以
繩張網或置魚與雞於內俟彼下因而結網之蓋此事
古者猶掌之官今一置民間不復有官掌矣但循編之户
籍以便稽查取供物件

謝安携妓遊東山南宋主裕之所居舍亭山林澗壑周
偹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又鄭谷嘗題鷓鴣詩以
此起譽時稱鄭鷓鴣其詩云煖戲平蕪錦翼齊品流應
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

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苦竹叢深
春日西

王浚川（廷相）答何栢齋論造化十四篇只可當稿言耳
理氣全未透徹只恁地高談以詆宋大儒宇宙內流形
只一氣耳先聖謂氣必有所自來故儒者却說箇有理
斯有氣今王何却云理能生氣豈有箇理在那裏乃生
出箇氣來耶易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欵說道只就形
說箇形而上便是若論理氣只論氣便要領會那所自
來便見理了如何說理能生氣則謬矣

一日垂簾店中窺外見往來人紛然馳騖竊甚若之將
晚一老者酡顏造乎吾前開聲嘯傲視世若遺余恍然
而曰是乎千愁只消一醉百慮皆緣此情今紛紛者與
其老者同世也而此得其生

到溉餘臭（南宋時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或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李作貴人蓋敬容時方寵貴人皆下之溉待之如初溉祖彥之以擔臭自給故世以為訊云）

廉孟子（元廉希憲一日方讀孟子承元主召因懷以進元主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元主善之因目為廉孟子）

辟支迦羅（此翻圓覺又翻獨覺者言生無佛世無佛自悟云尔）南宋王固信佛
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則念佛經嘗聘魏因宴享祭請
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
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一鱗不獲此亦至誠所通

漢武帝始置樂府（後人云樂府始此）擬古

蘧大夫車（蘧伯玉也為衛大夫一日衛灵公與夫人夜坐聞[illegible]下車声灵公問誰夫人曰必伯玉伯玉賢不以冥冥惰行察之果然）

○鄭尚書履（鄭崇也漢哀帝時為尚書每見上必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声蓋崇數求見諫諍每如此）

歲時氣候（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

侍中四人（侍中在南宋時最貴孝武帝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文帝時人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同侍中一日宴殿上既出帝目送之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難繼先是王峻與謝覽並時名約官至侍中不必謂仕進君子曰苟可以了心不必若此也若王贊之為五兵尚書未嘗一詣朝貢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蓋有是朝隱之志則無此約若峻覽之約必無此志矣又王延之阮韜並劉湛外甥韜有早譽湛甚愛之語人曰韜後當第一之為次延之甚不平及延之顯每遷必飾下都韜與朝上延同例武帝聞之與延之書曰州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耶南朝競勢利蓋如此）

程明道與趙汝霖論為政之切忌臨事着心此即聖門季文子三思後行章又曰唯恕上合着心此即聖門終身而可行者其恕乎章意
隆慶辛未春過岳州時分巡李惟觀四川人邀余飲岳陽樓遂相傾語及世情惟觀忽發声曰當今高人惟有山林而已是歲冬惟觀遷山西叅議遂引疾歸高蟾漁家詩云野水千年在閑花一夕空近来浮世狹何似釣船中末二句即惟觀發声遺意也因誦薛西原蕙貽崔後渠書云常惟後世决非可為之時吾人只有隱居講學一節為可努力出而行志不如其巳也志之不行吾何求哉将回面汙行以求富貴乎何時與兄築室黄華山中誦詩讀書怡心神明其樂何如也時蕙久已無意仕

進但今仕者必抑志時套乃得安其位君欲行志效古人孰謂西原之論惟觀之嘆果狂悖哉
劉采春詩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商多外故其最苦心蘇東坡與琴操老大嫁作商人婦作商人婦只為女子老来生心此是東坡禅談将心與汝安之旨　厲使受記記謂受相試歳記也頴川大姓為黨趙廣漢擇其下中有可用者奬厲而使之受記以故遂得其姓名云　有郤猶云有仇隙　即訊謂不下獄令就問之即　請　寄謂以事私相託即今之囑託　三始元旦也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歳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　毸音沭謚毸貌鮑宣傳極竭毸毸之思　泄古列字遮泄出漢書　崔古堆字見漢書　李即古使字字左傳要言行李杜預曰即行人[illegible]其顗與其弟祀並美也劉孝威詩少年李六郎[illegible]珠風姿時人謂之雙珠客

談一人自遠来問曰甚時起歩其人戲曰時瞿耶尼客不知以叩余余曰此佛書語也佛書謂閻浮提中日弗婆提沒日瞿耶尼出日鬱單越夜半又漢言天地佛謂之提和越
○阿耨多羅名無上上佛佗覺義覺有三義自覺覺他覺行窮滿蘇利耶日神蘇摩月神乾闥婆是陵空之神為上天作樂緊那羅猶言似人而非人為諸天絲竹之神羅睺言化身八萬四千由旬舉手掌能障日月令星命陰陽家亦有羅睺說之說　两玉宋謝琨風華為江右第一時謝晦亦美姿一日二人俱在武帝前帝目送曰一時頓有两玉
客談朱文公謂人死則氣散消無餘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兇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者曰氣原是

無形的而散者乃復於無形也非消散無餘若不伏其死者此氣不散此猶忿戾所結而然也非氣之本體而為之聚散也聖賢安於死一安字如何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若聞道而死此正順其聚散之常便是安僧道養得精神視聖賢之聞道如何渠且能既死不散若聖賢誠意正心其平日之養又何如者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及其死也其魂氣與天地日月四時為運用理未有散者且觀之地上許多物到秋冬時一齊歸根復命順遂造化豈不是安於死也至明春又一齊生出許多沼

来而可謂之消散無餘耶客曰小寺鷄聲良宵為厲如
何曰此精魄為之此為鬼厲隂然久則必散
賀狂張顛唐賀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尤受知五部尚書陸象先象先歷薦引之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鄙吝生矣知章晚尤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嘗遨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又善草隸時有呉郡張旭亦與知章善旭工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人稱張顛天寶三載知章以病上疏請度為道士還鄉里仍舍其宅為觀詔許之年八十六終乾元中肅宗念侍讀旧臣下詔云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頭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可贈礼部尚書
令世間有許多奇異物狀不是盡出我中國也有等就
規矩準繩中做出恁地精妙此謂之機乃中國之伎也

若梓慶氏之鐻漢隂老之桔槔亦是有等離乎規矩準
繩而變化許多怪狀可驚可駭者此謂之幻乃出西域
傳入中國也杜佑通典謂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
始於善幻人至中國如漢安帝時天竺献伎能自斷手
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至大唐高宗惡其驚人勑
西域関津不令入中國嘗讀王制禁斷不中度器又謂
毋作淫巧以蕩上心盖謂漢唐間用異域異人曰百戲
曰散樂不啻淫蕩不者入　聖朝絶無此盛德哉
軷音撥謂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以祭路神毛詩傳曰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隘音愛狹也婧
音靜好也綷即牧字卹也迟音夷迟迟謂摟遲也駓音鄙獸之走也騃音矣獸之行也

霅散也於甲切賦曰霅然雲開耳泉贔音閉不飲酒而怒也直音注有贔力漢亂始閹官故左太冲曰奸
顯回内矙音堯大視也惢音綏心疑縈亦音綏謂垂下也火克木理之常也
抱朴子謂南海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上生
一種木但小焦黑耳人或得以為薪者以炊熟之又灌
滅之用之不窮又齊地記謂東武有勝火之木燒之不
死盖陰陽之互藏而生克之妙如此〇竹林鳥西清詩話云此
鳥出同谷縣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云
客談漢嚴光之遇劉文叔宋鄭雲卿之於張德遠將無
同乎荅曰二人皆德而隱者也雲卿灌園自理有隙則
閉門危坐人莫測識少與張浚為布衣交及浚為相託

帥漕以金幣欲強致之即遁去竟莫跡所在帥漕反命
浚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因作箴以識之曰雲
卿風節高於傅霖子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潜水杳邈不
可尋是雲卿視子陵別矣荅曰人謂着羊裘有心然乎
荅曰桐江之重寔繫九鼎子陵之高成光武之大詎非
一出乎哉宋運去矣帥漕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
雲卿曰恐怕他未便了盖漢宋之際二人皆德而隱者
也〇楞伽註云鼎之醫人瘡雖已愈遇風雷即發人切
慎之〇物中有麟鳳珠玉人中有聖賢皆禀天地之精
故麟鳳待聖人而出珠玉待天子而藏反之則殃

世紛紛議王陽明之學然陽明氣魄却大他探透道之本原已自有箇的見士人須將陽明精切處指描出来討箇證驗方可議其所學何如不然只懵懂觀塲逃塔之談耳今摘其言数條以見陽明之學使覽者察焉昔程明道因王荆公議新法甚怒徐曰國家事願先生平氣荆公服之亦此意

陽明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其旨謂心之虛靈自然知覺處謂之良知這便是意意所欲的事謂之物雖亦是事物却在念頭發處指着為物也

陽明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道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道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道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其旨謂理不外於此心此心之動念處無一毫私欲即是天理陽明以念頭處無欲為天理亦見道矣如天雷無妄天道也聖人之動以天不思不勉亦道也聖門唯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貢以下且難之今陽明說得大高乃聖人事人難遽追討着

陽明曰至善只是就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且如事親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其旨謂只在念頭上做工夫如顏子為仁只以四勿請事也且如不迁不貳正是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的工夫恐閣賜亦未易許然陽明論聖門心學亦是

陽明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其旨謂至善即吾心之本体也然雖在吾心講求亦須應事物上去故曰亦未嘗離却事物朱註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亦須吾心上探討箇定理而應之豈專執着箇事物上求之恐讀者未理會透晦翁之意○陽明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存天理即是明明德陽明祇緣格物二字與晦翁梗人便駁之若虛心理會去二說皆吾聖斈正訣陽明解格物謂格去也是向裏念頭處去了私欲此乃是顏子事觀顏子擇善以拳拳服膺博文以約於禮一擇字博字豈不是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也所謂克己復禮也晦翁註此且說出顏子分天理人欲之際上用工夫晦翁解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是件件將心去說所取友問辨請益此正是格物工夫曾子曾從此出又其一唯則尋到源頭処大都晦翁註釋多從下面說來說不処

人論道今駁王而執朱非善學也陽明說於中庸傳授心法有契焉

陽明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陽明講學千言萬語只此也所謂知行合一也此學須是真心的人纔做得如中庸云亦孔之昭不愧屋漏尤是下手工夫故陽明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今一種人以講學名重因託身門下他日一得仕進大鮮覩放恣不復舊面目者所以令人薄道學

薛西原蕙云陽明曰心之本体無分於動靜此論殊非蓋謂之未發非靜而何謂之已發非動而何動靜太分了大抵陽明之言儘有好處只說到未發却全欠理會寂然不動專就心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兼事說心之本体為靜明矣余曰此段陽明之說是也心体原是無分動靜余最愛邵堯夫見道理最透其說指太一動一靜之間而主乎動靜者為太極以見造化之心說得道理盡蓋寂然狀其靜時如此耳心非遍此寂滅也寂然而有動之理故謂靜非心之体不可謂本体專在於靜亦不可觀於復之際見天心則知人心不可分動靜○

薛西原曰或云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体湛然常存何空寂之有此說近理恐西原所指不同○薛西原曰攝心者所以習無念也始則有念閒之久則念慮加少而漸至于無念此攝心之成也又曰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久頤之不同其實一也蓋攝心之初便是無念但未免時有念起則復收攝之令歸於念耳舊看攝心與無念不免牴牾元來攝心便是習無念也如此說甚明無念字似合不逆詐章旨恐西原之意專涉在寂靜下邊○薛西原荅友人書云宇宙之間惟有一物長存不壞為天地萬物之主豈是別有一物也惟此一物是虛靈故惟有一法是無為失此

一物不可以思惟而求不可以修為而得以思惟求者攀緣之妄心也以修為得者造作之幻業也妄心幻業生滅不常豈能常存而不壞耶夫人分分守未穩靈於太極太極之妙已不可加矣今加之以人為之智力反有過太極哉古之人有見於此所以貴夫無為老子一書皆此意也西原尊信老子只此其言不可勝舉莊子曰思無慮始知道處無服始安道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傅大士頌曰漏識修因果如何得久長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如大洞黃庭之說有為甚矣果依

其說而行之開亦是世之愛長生者方士多引其說以惑之則精搗神溜何異
俗之營營耶故凡有為之法不惟不能養生實是動之
死地耳尤說的切公既有取於棲雲語録而又酷愛黃庭等
經則於棲雲之實知之未徹常情喜長壽故黃庭諸書遂動其情然既酷愛此而
又取夫棲雲語録者亦隱隱窺見死生之訣者實見得以合彼而取此也前一二年僕尚有
此病故看古人書不分曉今歲始漸知下落後觀古人
書乃句句相應耳且所謂積精累氣以成真精氣亦形
而下者此語透玄未有涉於形器而可以後天地而不老也
以為愈疾安樂之法則可可與求長生者道若以為究竟之法
真是謬以千里其說雖未盡聖學旨亦可警凡愚故述之○上古蒼頡觀鳥

跡而制字畫黃帝聽鳳鳴而生律呂然則孔子曰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其理耶理貴自然○薛西原
寄劉正叔書其畧云嘗觀内典希想於真如不滅之境
此一言固要緊語也佛老之道豈遠於人乎雖孔孟之
道亦然謂之卑固也其於向上一路乃生民性命之原
聖人神明之德其高無以加矣佛老真聖人也彼自為佛老家
聖人西原尊之則過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体心之常也感而遂
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變字欠當非特心之体用之變宜
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多其時本有限未感之
間皆退藏于密之時也先聖後聖之心學如是而已此

僕所謂佛老與古之聖人同者也此梗槩耳然未發之
理窮之而愈深測之而愈遠世儒之學不知反求於心
者無以議為也間有服膺身心之學者曰酬酢不遠其
則者有之曰主靜以立大本則未也周子其庶幾乎程
邵次之中庸之書辭約而義微世儒知之者寡獨程子
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其他載籍不與焉故曰放之則
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自程子之後其學漸微子思說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見吾性原有喜怒哀樂在内特狀其未發時而名之曰中今西原截去四字只說箇
未發之中是其中豈非空寂耶嘗以為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為至
矣未知性與天道雖可以貫庶物人倫而不可以盡庶

物人倫也既云貫又云不可盡似與形而上下之說相悖夫性與天道孔子所
罕言若夫庶物人倫固諄諄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
遑其及他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有妙道豈惟不知佛
老亦不知孔子也性命之說孔子發其端矣未數數然
也雖老子亦然其極談者獨佛氏之書耳世之賢智之
士若欲為篤實忠信之君子如司馬温公范文正公孫
明復徐節孝則求之儒者之學有餘師矣若欲真知心
之所以為心真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真知真心常住
不生不滅之道舍佛氏之書而能至者萬無有也到此說得
過當夫未發之中聖人不得不同也所謂真如不滅者西原

引未發之中當箇佛氏真如不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知也生死亦大
矣視文章名譽富貴之屬不有間乎子路問死程子以
為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
以知死為答矣言亦得理恐世莫知者或誤之朱子躬行博學今人萬
萬不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曾實透此
關故理會參同契平生于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
盛水不漏晚節末路胷中畧得力處却索之於方士之
術不亦惜乎朱子註參同似令人疑苛領悟性命視參同亦筌蹄耳夫不知性命
之說豈知聖人之道乎此翁早佛之說矣豈知方士之
術乃佛氏所甚早乎以此觀之則朱子者非獨不知佛

老之書想是莊列之言亦討不着也蓋此可以為鑒矣
然使吾人茍無一毫悅生惡死之心則二氏之書正可
束之高閣顧未知佛氏本無生死之道終不能不為生
死所動借使不動強作主宰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脫
生死在佛氏之心學特餘事耳
屏山作孔子論以了死生一段作孔子大事遂論及之
所述語不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原始要終故知
死生之說以是論吾孔子盡之乎曰孔子固未嘗不了
死生而了死生又不足盡孔子且及曳杖而歌之事吁
屏山之學可知矣淺陋哉此論不當貽萬世也屏山之

言有曰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田之
愚參之曾在孔門所得最深又曰真志立於懦真理養
於徐真用發於常真樂生於淡此屏山之樂在是亦從
佛老中來○薛西原云程子曰道之外無物非物之外
無道是白沙曰理不能外事非事不能外理是二言皆
未是何則事即心是也心即事非情即性是也性即情
非由此說推之則程子白沙之是非可得而定也蓋可
謂陰陽即太極不可謂太極即陰陽推之程子道亦器
器亦道亦非客曰如何余曰此處西原亦見得透觀周
子太極圖便無此說若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

下者謂之器說道器自是聖人天然之妙客曰他學謂
色即是空可矣謂空即是色則亦不可乎曰他學只要
說到空了不似吾儒說箇所當然必有所以然者以說
出箇道器來故他學謂空即是色者只把色都是幻向
說箇空也與吾儒論道器不同
戴經德清人云我朝尊信文公殆若著龜故後學者先入
既深卒難了達此說亦未可盡詆經也但人讀其註能
於無所不悅之中而致非助我之違便自有啓予之妙
不然將朱註只當箇話頭了○薛文清曰釋老之高只
是無欲[illegible]

子賤之治单父也有出數十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出郊数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於郭内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及之单父乃求未來見者師事之余曰迎不迎質以禮而賢不賢尤觀其人謂迎者不賢而賢者不迎先以是着了念頭則不可今有迎者輒執滯而曰未必賢又豈子賤之心哉呂涇野執此稱為至公之心未也一涉有念卽非公此等處當以至正之心持之便不為諂諛者所移〇晋顧綽苦私財鄉里多負其責顗覬之共父也禁綽不從及覬之為吳郡綉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今與汝交関有幾許不盡可及我在

郡時為汝督之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覬之悉焚券言負三郎責者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又郄愔好積錢至数千萬一日開庫任其子超取之超喜施卽出庫錢以給親識殆盡夫綽無厭子超有貪父清白家聲古已難哉〇宋書云石雖可毀而堅不可銷冊雖可磨而朱不可臧盖不銷不臧便見物性王泰謂苑中書形神偕臧論為不近人情似亦有之〇客問今詆貪者只云要錢不云要銀何也曰觀韋愔云錢者金幣之名史云封三錢之府又金錢愧心皆金幣也非今時所鑄錢故直以此名貪〇莊定山杲終身以微官名為累初仕卽

踈不賦元宵燈是發步最得力處謫判桂陽尋改行人時著自度其志又度其時用度其進止者無奈於道而且以親丧去位山居三十年不起時有吸吸欲媾以奇禍吾道為何如甘泉撰其祠堂記云觀先生之學宜與白沙先生同而白沙先生嘗語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相與問學不知後問林緝熙否緝熙又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者何耶又曰以講習不足以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默識不可以示訓也故因詩以立言懼詩言之召禍也故應召以混世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任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

則超然而還大化矣盖甘泉謂定山以此了一生今考定山之學未審何似抑亦於詩所得多遂稚於時爾豈瓊山欲殺之亦忌其名也廣信呂懷撰定山祠田記云先生嘗以横渠老筆自許愚竊為之說曰先生之言高明廣大得於天質之美為多横渠之言則精思力索之功所造深也又曰横渠廣大精微盖顔曾閔用之亞也先生七十子才高意廣之流若巾石（呂懷號）之論亦定品云〇今士人俗氣壓却憾憾沒名利中祇以飲讌歌妓為重蔑然以其名利之心將舀患失之無所不至更幹得恁事出來張茂先有勵志詩云纆牽之長實累千里

其事載國策請千里之長繫以長索則不能千里若人
縲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又觀王林載孫
巨源於元豐間為翰苑與大尉李端愿往來尤數會一
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出数十輩蹤跡得之於李氏
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公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入院幾
二鼓矣遂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記別遲明遣以示李
若今則考察者必以戲飲亂奏疏矣前輩風流如此然
亦不失高標余隆慶辛未春赴京過衢州適御史陳燕
野于陛巡至因留余余一日飲同年陳小愚副使觀酒于
石鼓時姚禹門弘謨以督學亦在飲小愚出梨園二辦於

禹門請禹門命善弋陽者西廟善海鹽者宋子京或曰
觀風在此假聲譽者重以為飭也禹門淡然自若其度
幾哉禹門性脩雅豁直温粹襲人雖當官箴每留士夫
讌必於山川奇勝處嘗謂余曰昨府官必飲先生何次
對曰府後廳禹門曰先生昨日甚苦亦是赴藝院一場
余笑而然之孫巨源別意詞云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
呂涇野柟評李空同詩集序評詩更不及詩只就他二
疏之大者為冑則其美有在又何詩言哉此格余甚愛
之若他人作此則将離騷以來詩家多少雌黄矣可笑

序云王子曰信哉李子之集不可以莫之行也一為歌行近體即如李杜一為古選樂府即為曹刘阮謝一為賦記序書即如岳宋賈馬擬之而必至創之而先合而內士為文若詩者多法之天下之奇材也予嘆曰果若人言向使李子一為定性訂頑即如程張一為大李中庸即如曾思惜其力不加之乎此耳王子曰人有定品材有定格必居一以限之吾惧子之辯乎其論世也曰子知李子矣猶未予知之深也昔在弘治中天下方浩于二病三害六瀨如人元氣受傷棘須療理然自卿相以下莫能計也李子時為戶曹主事詳列其故犯貴戚觸近倖不顧刑戮惟與民生之遂焉及正德之初八人日導武宗造為淫巧支漪其心狗馬鷹兔摩絲角抵隨欲而中時號八黨然自輔弼以下莫能正也李子特為戶曹郎中乃奏記部尚書洪洞韓公韓公深取之即令屬草旦率群臣伏闕請除八閹惟異君德之成焉嗚呼使弘治之疏行即病害皆去而下可為民使正德之疏濟即侍御皆正而上可為德當其為志雖商傅說周召庶皆思可企而及也又何雖於曾思程張乎今頫其為集乃工于曹刘李杜之間精于岳宋賈馬之場夫世有千霄之材劉而為侏儒之柱者則必悔人蔵照

秉之殊分而嵌糟醨之禁者則必怨此非其力之不贍乃其藝之未審耳故予每讀二疏深為李子驚及觀他文詩又悵然惜矣曰李子存吾子不以是告李子亡吾子乃以是言捎無陷于病李子乎曰非然也吾於李子生既不能数会死又若不能以書言則為負此知友使天下後世知吾李子止可為曹阮李杜韋而不知究其極有如此之美也且今天下之材如李子者幾人一如李子之材而未究其極于而塗人也則可子而司一交遊也寧能忘于懷乎夫如李子之材未究其極也且如此天下無李子之材者乃或又遺其大而惟其他乎獨睹則又豈但為予之所惜乎雖然觀李子之集者能先請事乎狀疏一卷徐以讀他文若詩亦可以思過半矣○
薛西原曰聖人未發之中誠也純亦不已者也賢人未
發之中敬也久而不息者也學者未發之中敬也日月
至焉者也愚曰不然未發之中聖愚一也聖人則純亦
不已大賢則三月不違仁其次則日月至焉如此說更

省然西原於未發只向裏説絶去念慮耳〇

薛西原曰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説只是理會得貫元不曾理會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体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為道者且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為是愚曰西原非也陽明謂此心自然之覺為良知豈不是本体豈不是一誠意格物以致此良知豈不是用豈不是貫然時猶疑陽明於禪況西原取老氏致虛歸根祇是求玄伏氣人謂其脩命而西原欲歛束精神則宗之今反詆陽明不知是他心不公亦見不真〇

薛文清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秀才一得第輒俛經書不顧如敝箒然則士人之身心事業果如文清之嘆也 又曰學後世之詩到工處止做詩人學聖人之道到極處可以為聖人 愚謂今人却肯碩作詩人却怕李作聖人客曰如何曰詩易就吏易起譽然今時却少詩名家者 又曰凝定最有力又曰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又曰聞外議只當自修自省 竊謂人能勉此便大有進 又曰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待之不可忽慢 竊謂忽微賤之心之凌虐無所不至 故 又曰稱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為外物動矣 竊謂此事雖若淺近却於益人德量處不淺近見一縣令偶因同鄉作瓦指使重遺得剌薦剡一日坐堂上呼群卒大言曰御史誠品群卒曰七品又曰我誠品群卒曰爺爺亦七品爺爺不日即作此官其令大喜遂一曰我如何不幹七品風憲明日命其下傳門禁牙肅然一曰纁衣風塵未戢陛楚府審理即墜然向群吏揮涕小人之氣易盈易累如此客笑而對曰縣令者淮安福劉敝唐也器十箭一喜便動了其人機險除刻若求名而名悞之當其報審理時人稱快焉 又曰名利關誠實難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真可畏也又曰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又曰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孟子大賢多就自己説話上説出來與人 又曰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為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王陽明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

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為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 陽明言似動氣或謂陽明講辛因與時怍而為此言然竊見此等氣象在新進之士動血氣者往往皆然也余卜蘭江東若與客談亦喜聞客之談日間相與談之於沉心虛聽者絕無亦可嘆也〇宋劉愚之妻徐氏未聘時母欲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因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無少怨一日愚懷白金以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愚亟出以示則求修乃已吁一女子耳而不易

心士人豈可以盜泉而敗節哉○古人比德于玉卭之
其聲清以越故佩玉以養德後世但珍之以為寶在上
挾之以驕爵褻古重玉之遺意而忘其德也○客談為
人孝弟章君曰有子之意謂道不必於外求只求之此
心者其本也為人者果能孝弟即此一念之愛親一念
之敬長則其心中似春之融如元氣之盎應酬日用豈
復有犯上有作亂之事是知天下之道其本惟心而已
君子養心之學一而不放精而不雜則心体完固虛靈
妙用一理順應其出無窮蓋生字意渾渾最妙即此孝
弟其為仁之本乎此仁字有子只就那不犯上不作亂

見箇愛的意思從那孝弟生出來故謂之本然未足以
盡仁○客曰晦翁凡事專用力於根本何也答曰事事點
檢去求箇根本終身只恁地馳馳且不知根本在何處
吾聞之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昔人置履婦人以頭男子方頭貟義曲順也○孔琳之在宋
著論曰不恥惡食惟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為日久矣今雖改張是求
而此風未革所甚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
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以之單産衆所同鄙
而莫能獨異琳之言切中時病也予憫鄙會侵矣而一念敬賓輙不敢裁因述以見意○水
北曰汭孔安國水南曰陰傳洛梁攡音犇撒音煩撒攡中制也○

文昌塔小說

萬曆甲申祁陽建文昌塔于江東議者云需玉帶或金
諸寶以注塔井為鎮一時無從或難之余曰有是哉
塔固佛氏所謂一陀羅縹也以迷執迷以妄着妄曷能
自心現量乎卭印潛玄乃思理緣無際靈測匪幻佛心
成果聖藏通機乃敢不轉積集不離自根作銘於似玉
為欵華識以歎金顯位載以滌匣表以佛圖冥護不息
祐力何極兇衆生玉帶燦燦墮兎牛思議云耳
言出士嶽余曰汝畔吾聖教耶對曰非也理無彼此也今貼彼教以正彼爰耳吾聖教自有六經服行之豈敢畔乎

銘曰

心生生滅相　於塵識名寄　卓卓寥太虛
失理迷真據　執迷遁識縛　無有解脫義
金液坎之宮　玉韞石之閟　玄珠曜妙淵
琉璃貫大地　佛先天地立　佛生天地位
因緣起浮屠　不緣金玉贔　為汝說傳衣
傳衣今不試　義復亦如是　不蕩不驚悸
八萬四千井　箇中卅心記　分別別識迷
無分別識智　西月兎涵輝　影塔塔永瑞

佛圖

文子曰聖人如鏡不將不迎又曰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此言沉思之便得理并與

不逆詐一章同悟便是顏子如愚而知十氣象

嚌音吸衆声疾 咇音筆 嗋音節声出貌 咇嗋 憚漫衎凱歡楽貌 阿那腲腇舒遲貌 蠅蠅翊翊遊行貌 沇畔横波女子邪視貌 雖睨好邪視 鬅燕尾也女子衣飾曰飛髾 鉀音甲鉀 鏶音助田切鏶 蝶飾重疊貌

○宋高宗建炎間減癸州和買絹折羅連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又宋薛季宣曰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臣下所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使人人好名豈義何向不立吁人主持一事之心以推之于万幾士人夫由好名之心以退省于無近名之念天下其不昇平哉

鍾會蒭蕘論云吳之玩水若魚鼈也蜀之便山若禽獸也適傳言習慣如自然蓋自然便是性○宋史載朱熹平日趣向與魏掞之同乾道中熹亦被召聞掞之去國乃止○人称奸險然惟險乃濟其奸宋丁謂寘雷州矣家在洛陽嘗致書每自刻責叙國厚恩尤戒家人毋輙怨望嘗致書洛守劉燁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于上上見書感惻奸人既敗露猶行私以祈回主怒然英明之辟當作何判處○唐貴妃為假鬢首飾曰義髻今之婦女假鬢是也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為囚髻今之婦女髮直上梳是也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為拋家髻

今之婦女兩鬢髮下垂掩耳是也○閦字鄭註曰終也毛萇詩傳又曰閦息也○神我而非我我神識而非識識皆歸其所天也性之者也邵堯夫曰萬水千山行已過歸來認得自家身

大將振百萬之旅而殺三軍若望也松柏為百木之長而梱門閭者表也故大將望重則敵却門閭表重則主隆

閒適劇談卷之三終

閒適劇談卷之四

客一日談及博物子曰程明道嘗戒[illegible]以[illegible]物喪志然物皆此理博之亦于心有養若以爲務而務之便不能不動心隨有得處便與商量亦即此是學工夫聖門由博入約只此而已矜夸則可惜昔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橘之爲枇杷鄭玄註禮不知櫨之非梨爲張玄遠所誚張華自題博物志不有雷煥亦莫辨紫氣爲寶劍之精嵩山竹簡上科斗書漢明帝陵中物也必問之束晳而後得楊慎秋林伐山亦云蔡中郎以叉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蚿爲蠙蟓詩義以蠶爲螻蛄高誘以乾鵲爲蟋蟀

誤謬何嘗千里覩前輩以博相競遂致攻擊如此要之博物一節最難昔許慎說文 王安石字說皆傳于世自謂無與作敵然楊慎謂說文解砥字即碾字云以石研繒解尉字云以火申繒皆形容之妙及颶字却駁說文之謬盖謂嶺表録云颶風之作多在初秋過露雖作不猛矣南越志颶風即孟婆春夏有暈如紅是巳則以虹爲颶風爾凡此風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爲颶潮風東廣從海者曰犁頭雲蘇過颶風賦云斷蜺飲江而北指赤雲夾日以南翔此颶之漸也說文从具謂具四方之風蓋一北人不知南方之候以貝爲具也有說文又爲楊慎議之矣王荆公在熙寧時作字說一日東坡在館執犇麤二字詰之曰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何字說之爰屈也按本朝楊慎號升菴正德辛未狀元也以事戍滇南居林下頗涉獵又其才思頗能文然嘗以自矜于人人益以不厭于心汝南陳耀文癸丑進士作正楊集二卷謂以正其謬大都孔孟以後子書蝟出事多詭異相傳人偶所見載籍遂謂在是不審甲乙異說遂起我是彼非如之何其能盡正之也緣升菴自張大取侮世如二公秖是摸搽一生何益吾儒惟虛心將道理商

量更是有益之事然荆公之執升菴之妄非遇二敵亦無以折之若子思只說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至孔子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若聖賢雖遇百張華十升菴亦不與他爭博

客談雅琴予曰七畧云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故名相如賦云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風俗通亦云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君子所嘗御者琴最親密不離于身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illegible]不

湮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
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
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後世以琴暢琴操
名其侍人盖亦褻矣㝷觀樂記曰雜比謂音且其清濁
和比而成音也單出曰聲故如鼓一也大鼓謂之鼖擿音
小者謂之應言小者之聲應於大鼓也笙一也大笙謂
之巢小者謂之和言小者之聲和於大笙也所謂雜比
類如此樂者五聲八音之總名一音獨作不得謂之樂
故徒鼓鍾謂之脩徒鼓磬謂之蹇字即蹇毛詩曰歌者比
於琴瑟也徒歌曰謡徒擊鼓曰咢各著其名表不得稚

樂也樂之統獨歸于琴瑟其重也歟哉

客談宦官不知始何時予門周禮有寺人奄有竪刁自
宮以事桓公即今凈身人也漢高祖枕宦者致樊噲排
闥又讀襄楷傳云漢帝時宦官專政楷上書曰臣聞古
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耳又元
帝時任宦者石顯爲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
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宮故用宦者非
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爾閔伯冏
篇有僕臣之說然則宦官之說豈亦有古僕臣之變制
歟

怒字主氣盛然亦有用之近於勇者如莊子云怒聲又
云怒而飛又云草木怒生又嘗言三軍之士皆聞敵而
怒則克勝之會是也怒所戒也而亦有致用處盖如此
傲字是克氣傲凶德是也然用之義亦不同如靖節寄
傲南窓是傲字作忘世看了若莊子之圖傲救世之士
又是矯世之義昔李翰林有獨酌寄常六詩云念君風
塵遊傲爾今自哂者是也

客談虞廷黜陟之典輯五瑞而班之想當時必有令予
曰楊升菴謂尚書大傳有畨圭復圭畨圭如今之奪爵
貶秩無過行者復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如今之復爵

也即此是令

鄦性喜梅因以名其所居洞嘗考梅見於六經中秦漢
以來題梅者衆矣范石湖序梅譜云梅以韻勝以格高
故以橫斜踈瘦與老枝奇怪者爲貴其新接稚木一歲
抽嫩枝直上或四尺如酴醾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
此直宜取實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此爲寫梅者語也
及觀梅花譜云說梅者種譜稿獨愛古梅一節盖謂古
梅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于
枝間或長數寸風颺綠絲飄飄可玩去成都二十里有
卧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淸江酒家有大梅如數

宋回者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趍或問之宋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棄之與相收也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此喻天合之難離

齊蹢寄宋 莊子曰齊人蹢子于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註蹢者往足不能行之貌閽守門之人鈃鍾小鍾也言蹢子齊人寄之于宋謂其可以守門閽也守閽不用完全之才以此處其子自以為是矣然而求致鈃鍾乃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

三疊唱 昔人詩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今謂之陽關三疊

萬里衣 謝惠連擣衣詩裁用笥中刀縫為萬里衣

鳧藻 言聚樂也藻水草鳧鳥得水草歡趋而進故班彪賦云感鳧藻以進樂

目成 言相悅以成親也楚辭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嘉慶 謂母也顏延之題秋胡詩云上堂拜嘉慶若父母俱存則云具慶

千戶侯 楸美木也人居千章之楸與千戶侯等故云

天水碧 南唐李煜多妓妾嘗染碧因經夕未收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今未有試者

傳中一事 梁徐勉為給事黃門叅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還一宅每還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鬻田走洛 羅從彥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頤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遂徒走往學嘗聽時講易至乾九四爻時曰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伊川具是矣乃歸卒業

烏衣之遊 謂親屬相友也宋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曜以文義賞會共居處在烏衣巷故云云混有詩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姓

燥濕不時 謂暴露之物也子產曰其暴露之則必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食髮之誤 甄立言唐之名醫也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体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脉曰其腹內有虫當是誤食髮為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惟無眼燒之猶有髮氣疾遂愈

邾莒之飧 謂邀客薄具也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王肅好魚彭城王勰嘗戲謂肅曰卿不重齊魯之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勰復謂曰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飧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王肅嘗曰羊陸產之[illegible]魚水族之[illegible]羊比[illegible]大邦魚比[illegible]之小國後王肅化北[illegible]好羊肉

壓倒元白 元元稹也字微之白白居易也字樂天時楊汝士同元白宴新昌第皆即席賦詩汝士後成其詩云隔座須知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疎傳雖云盛詎有茲筵醉綠醽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歎曰今日壓倒元白矣稹少有才名與居易友善工為詩當時稱元白號元和体元和元年俱應才識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時宰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限不多請出所有以貺予懷又著作郎吳人顧況能文而性不浮薄後進文章無一可意者至居易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稹宿敷水驛以內官劉士元爭廳貶江陵府士曹掾尋移通州司馬戚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地懸邈而嘗往來贈答樂天守杭有歌者商玲瓏微之在越邀至月餘始遣作詩送之兼寄樂天其詩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寄君詩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支離攘臂 莊子內篇云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形体不全之人也言當人主召兵支離者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而得免

終日不敢見邑子 漢于定國為廷尉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夫翁歸正人也而能服上官若孟子云大臣格君心之非豈虛語哉

盧生三節 唐李全忠為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後果代李可舉為節鉞父子三葉十年而亡

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晉王獻之嘗語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而去

掣筆不得 又獻之善草隸七八歲時學書其父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蓋執筆在心心凝定故執筆不易而掣也

飯箄竹解滷 鍊化術云飲食過鹹以飯箄竹數條炙之着其中則汁便淡孔融論云弊箄不能救鹽池之滷即此

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 蟒肋合玉獺膽分巵肪 以塗玉則軟刻削如蠟本草所謂能合玉石者也 豺貙皆祭獸獺祭魚然豺祭方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取物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也禮豺祭獸然後田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漢書音義曰貙以立秋日祭獸 媒翳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潘安仁徙家琅琊其俗善射聊以講肄之暇而習媒翳之事因作射雉賦云雉鷕鷕音咬雉聲也而朝鴝 犀以黑為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邊正者貴其形圓者謂之通天犀犀性凉磨之不熱南中有偽者磨之漸熱乃驗段公路北戶錄云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霑濡又堪辨毒藥酒藥酒生沫或

中毒箭刺于創中立愈蓋犀食百棘刺故也○玉龍膏 出安南南人用之以化銀液說者云此膏北来則反禍韓約都護安南得其膏持歸是歲京師亂約亦以黨惡赤族 鉛刀一割○利劒千金 選詩云鉛刀貴一割論衡云世稱利劒有千金之價 先黍後桃 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食桃公曰以黍雪桃爾對曰黍五谷之長桃六果之下君子不以貴戚賤

劉孝儀謝晉安王賜柑啓云追嗢齊相進不剖之實逐咲魏君逢裂牙之味東吳王世貞盃入赤牘青裁按吳曆曰吳王餽魏文帝大橘帝詔群臣曰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柑柑又晏子春秋曰晏子侍楚王王進橘置削晏子併食不剖王曰橘當剖對曰臣聞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故不敢剖臣非不知也二事皆以橘今假入柑啓大都文人影響事實類如此

寒食 按荊楚歲時記云立冬至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是日不舉火故云寒食韓翃詩春城無處不飛花寒日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新煙飛入五侯家是其證也又寒食節古人賣餳粥餳音睛餳也作杏酪毛詩鄭箋云吹簫即今賣餳人家故玉燭寶典云寒食煑大麥粥研杏仁為酪以餳沃之崔魯詩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煙將變舊爐灰宋子京詩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餳天歐陽修詩杯盤餳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東坡詩新火發柔乳溫風散粥餳皆與歲時記合及讀周舉傳云舉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亡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

還溫食於是其俗乃革觀此則寒食又在冬中不知何據 籍梁懷董名澆身毀 籍梁謂馬融籍梁冀而貴俾為作西第頌懷董謂蔡邕懷董卓之恩而被王允收二公坐是身名俱敗 此毋此子 猶云是父是子也陶侃湛氏母之妾也既生侃家甚貧毋紡績自給使其子侃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還之以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家時大雪湛氏乃撤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嘆曰非此毋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溫樹之對 漢孔光性慎密領尚書事日歸沐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 離垢園 一梁劉慧斐性不仕居東林寺山北構園所號離垢園時人號為離垢先生 元琰化盜 范元琰亦梁時人家貧業蔬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代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

文梓木生二塚之端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宋王哀之因號其木曰相思樹又相思子如小豆生者紅然胎相宜能
令香不耗草木子謂金燈一名無義草葉不相見 監鹵本草戎監部云生海西南番諸州山石似芒硝
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入口拯冷可傳瘡腫又本草云獨自草作毒箭推監藥可以解之俗云如監藥者言其
少而難得也 桂能殺草 相能薄酒 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螫故
然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為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
性相制爾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生草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又相樹最高大其子實餌
美如飴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以其木為屋近酒能令酒味薄 博物志載天
老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
草名鉤吻入口立死又本草曰桑根白皮出見地上者
名馬領食之殺人又曰桑根旁行出土者名伏蛇治心

痛用者慎之
亢倉子曰勾粵之鏑鏃以精鏊隼爲之羽以之括播
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夫蕩冦爭突衝音覦武決勝則三
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名劍劍威奪白日氣凌紫蜺以
之封穫則其與劘刃也無擇及夫兇邪流毒毋沸渭不靖
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
有當所貴惟其遇耳○橘户越人多橘柚園遂置橘稅故謂之橘○楸户
橙户又中山有楸户著名楸籍者是也 楸綿言楸莖幹喬聳華高可愛至秋華墜地如綿故名 柳
腰言宮腰細瘦故云 松琴謂松韻如琴也 菱鏡謂菱池如鏡也唐許渾詩松櫱正秋琴韻響菱
花初曉鏡光寒

唐昌觀玉蘂花即今之散水花揚州瓊花即今聚八仙
○睡蓮葉如荇而大沉于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晝復出 夢草晝入
地夜復出 睡草五六月生田畔中葉類芡其根如藕稍主人投根為茧菹食之令人好睡 却睡草
郭子橫云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 蓋世間物性有相反類如此者○梅
優於香桃優於色荔枝美實也無好華牡丹名花也無
美實物且無全美而況人之全材乎○木瓜一名楙故
稱楙木瓜善療人筋轉陶隱居謂人如轉筋時但呼其
名及書作字輙愈故諺云梅望之而蠲渴楙書之而緩
筋又諺云梨有百損一益楙有百益一損○護花法初謂
春時以棘數枝置花叢上可以辟霜護花竹者是也棘即棗枝蓋棘性堅強貴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又

雖干幹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松指西磁指南指南即今指南車也昔神師往西域
旁前有松其枝西偃忽一日東偃弟子曰師歸矣果然李洞詩長安却回日松偃舊房前○葦即今
之蘆一名葭葭即蕭之未秀者萑音完即今之荻一名蒹
蒹即萑之未秀者諺云雞羽焚而清飈起蘆灰缺而月
暈移說者謂取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圓畫缺其一
面則月暈亦缺于上也俟詳○茉莉以香艷芙蓉以色
艷皆近于淫○浴蘭沐芳楚詞云浴蘭湯兮沐芳是也 ○楚詞云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此是潔己讜言李太白有
詞云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
暉緣楚辭而反其意 有老莊之風○凡瓜之脫華處曰

鼻其着花處乃臍也魚龍　河圖曰瓜有兩鼻兩蒂者殺
人書以示警
孟子云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夫儉訓薄對厚字看臣
子愛君父之心葬必從厚兩一厚而至於後不合禮處
反貽君父身後之累不當忌也嘗觀虞世南諫山陵厚
葬書甚切中後世治墳過侈之病然事關君父臣下有
言之者而生事小人或引孟語以證其薄上則罪大矣
夫漢文帝寤張釋之一言遂以薄葬魏文帝首陽東為
壽陵其詔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椁
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為朽內定為永制藏之家廟可

謂達于事者二事可謂作法于家也然世南之言竟不
報唐事可知也夫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
以一分入山陵又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
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是則作法于奢者漢氏之罪
也桓魋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死不如速朽吁孔子其
有憂乎亦孟子作俑之意、
晉宦三癖　杜預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預立功之後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傳經傳集解又參考衆譜第謂之釋例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氏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治蠱毒法
馬盐場云某州一僧所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根汁飲之下即吐出有虫皆活無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礬牙茶搗為末冷水飲之
世傳蘇武鴈書陸機犬書事涉可疑及觀陶九成輟耕
録載顏清甫曲阜人顏子四十八代孫嘗臥病其幼子
偶彈得一鶉鴿歸以供膳於稍甦得書一緘書上題云
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
自真定寄至者仲賢啟授速平縣尹去鴿未及知盤桓
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來涵鴿候病
稍愈直抵仲賢官所獻書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
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至誠異

禽也命左右瘞之觀此則知蘇陸事亦有必然者若張
九齡鴿奴亦類之
太史公九流有陰陽家即孟子曰天時是也術士遂衍
其說以妄傳禍福營觀禁忌識戊己不御泥虎豹識衝破
孤象知虛實蓋實即孤也狐狼搏物皆以虛擊孤在物
亦有知如此者此乃天理自然而然人當聽之故謂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盡人事以聽于天若拘
忌于陰陽之說以希利己則小人之心耳
善世浮沉曰鳧鷖之遊　鳧好沒鷖好浮鳧即今之野鴨鷖即鷗也　鳧性慤謹
鴈有行列不亂故禮正必言鳧鴈猶樂正必言琴瑟又

玉糝羹蘇東坡製也自序云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絶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無此味也題云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虀鱠輕比東坡玉糝羹○菌蕈菌一也生地為菌生木為櫺為木耳為蕈宜忌之不食為高櫺音而木耳別名也蕈音進即地菌○木卧死曰驕立枯曰椔音緇濫竽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聽之乃知濫也

闒音委闒也周易易字乃蜥易即所謂蝘蜓守宮也說文又云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終身不滅如赤誌偶則落故名易取其陰陽搆合而易也龍善變蜥易善易故聖人以之名周易○臍鄭氏曰臍音麼小也王命論況么臍不及

數子譇音查加切諏音拏女加切言語不正又不可解也元招諏篇云䛬舌諏誑啞音亞於加切齣女音若加切貌今中原方書為婦人很悪之稱招藺篇註前釋文作姿態瘱於計切隱也翁音分翁飛貌囨音缸声禍牽劻音匡劻勷遽也勷音勞也勦音走貌勉音秘貌又勞勜音札力也勰音協同心之和劦音協同力貌軵音冗說文曰反推車令有所付也如淳曰推也淮南子云內卻軵車而餉听音引仰鼻笑貌內則曰毋教姹婗听從孟姹妻道也姹毋道也听婦道也從姑道也又左傳婦听而姹俗寫听為省聽者誤○結髮程正叔言結髮為夫婦只結是指其幼小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皆是言初上頭時也今偏指言夫婦者非叵音頗不可也另音寡人嗣也吒音查怒也乇音特也𧾷吉音吉相踦貌酐音于飲也酌音勺飲也酳音印以酒也酡音移酒清酏酒厚而美酳音印漱口也醍酒清醑酒美營音詠酗酒也醵音巨會合錢酒也

慧眼寺梁江紑性至孝父蒨光祿大夫紑年十二父患眼紑侍疾衣不解帶夢一僧曰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莫能解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山里合為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一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号若欲造寺可名慧眼及就泄故井井水清洌異于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服之遂差人以為孝感東帶對經蕭德言唐弘文館學士也篤于學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洗危坐對之妻子候問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倦乎答曰敬先聖之言朝隱即史隱也漢張衡為太史令無慕戀心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人以為失志乃設客問作應間篇以見志有云朝隱乎柱史又前漢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

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西湖長官閑杭有西湖潁亦有西湖東坡為二州守皆湖中了事泰少遊有詩云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江淹才盡淹少以文章顯晚年才思微退時人謂之才盡蓋文以氣為主遠還是氣弱了陸雲笑雲陸機弟也兄弟齊名時号二陸雲善笑初機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之大笑不能已先是因着縗經上船于水中顧見影因大笑落水人救得免雲在當時刺史周浚岩謂人曰陸士龍當今顏子子非礼勿動肯居喪而笑乎包拯笑比黃河雲殆失之矣王弼墓雲又嘗逗宿一故人家偶出夜暗迷路忽望見草中火光遂趣之果一家遂宿為見一年少美丰姿共談老子經辭致深遠比旦辭去行十里許始還故人家故人云此去無人居雲悟尋昨宿處乃王弼墓也自是雲玄學殊進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時田巴以善辯稱連往見巴以說屈之巴嘆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

里駒連力拒帝志未事欲爵之遂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
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肆志果若斯豈直飛兎已哉世當
視之冥鴻翔鳳〇廷尉結韈漢張釋之爲廷尉嘗與處士王生談黃老釋之用其
計得見景帝一日王生當衆公卿中謂釋之曰吾韈解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
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
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廷尉此事似與孺子取履同然一敎之一重之均歸于識拔人者
權使將軍漢郭解河內軹人也自喜爲俠及徙豪茂陵衞將軍爲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
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子送出者千餘紈緇言遠行人若風塵也陸機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
緇〇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漢順帝時京師謠〇文樽蘇東
坡在蜀以銀竹尺許裁爲費筒謂之文樽孫太初詩眼中愛竹只數根他時當取僕文樽〇人對神

祝往往稱信官信士信女等信字只是箇自頭之辭觀
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
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或信士之稱始也
詩仙李太白詩史杜子美詩案蘇東坡然仙也適史也核案也
倸呼詩其濫觴乎〇河朔飲劉松表紹在河朔三伏之際晝日飲以避暑人稱
河朔飲寢丘邑名楚孫叔敖將死戒其子曰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有寢丘者前有妬谷後有
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子從之後楚功臣封一世而收惟寢丘不奪霜信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
來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杜詩舊國霜前白鴈來〇古人稱呼食爲頭如晉
元帝謝賜功德餅一頭劉孝威謝果食一頭之類是也
奴亦爲頭簡文帝書安城王餉胡子一頭之類是也呼

魚爲㪷如梁科律生魚若干㪷之類是也茗爲薄爲夾
如温嶠貢茗二百薄又梁科律薄茗千夾之類是也筆爲
雙爲床爲枝如搜神記益州西神祠所禱者持一雙筆
南朝呼筆四管爲一床梁簡文帝答書曰偶書筆一枝
一萬字之類是也墨爲螺爲丸爲枚如陸以兄送墨二
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
丞郎月賜隃糜大墨一枚小墨二枚之類是也紙爲番
錦爲兩王佐云幣錦二兩之類是也衣爲裁如沈約謝
葛衣一裁〇山銳而高曰嶠〇山小而銳曰巒〇林外
曰坰〇木難珠名色黃生東夷又南越志云金翅鳥沫所成碧色也曹植詩明珠交体珊瑚間

木難叶那洽反宇文姓氏書謂有以國氏者如周書宇文氏本普回也普回因得玉璽以爲天授其俗
謂天曰宇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乃稱宇文泰如宇文覺宇文盛宇文上及之類皆是沙幕漢書
衞青將軍絕幕臣瓚曰沙土曰幕直渡曰絕應劭曰沙幕匈奴之南界也侵牟〇漁奪李奇曰牟
食苗根蟲也漁言若漁獵之爲漢詔云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史也新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新法因法作
新也與盜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則共盜無異也烏杖柱掖始于晉也晉元康中天下
船相做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性則植之鐵卯錐以挿地也蚺蛇牙異物志謂牙長六七寸土
人重之以辟不祥利遠行也賣之一枚直牛數頭紅蝙蝠蝙音編蝠音幅段公路户錄云紅蝙蝠出龍州
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爲媚藥王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靈蟲魚因風
入空木而化爲蝙蝠灵枝圖說云蝙蝠服之壽萬歲楊升菴云千歲蝙蝠化爲魁陸別名爲蚶形似尾㞐昔人
蚶子贊云蚶人蚌屬形如尾筒讀從其卵五味具完〇吳牛望月而喘喘所畏也

蜀犬見雪而吠吠所異也〇鸚鵡摩其背而瘖鸜鵒剪
其舌而語會經〇孔雀人拍其尾則舞博物志〇龍八十一
鱗具九九之數爲陽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爲陰即
其數而衍之天地萬物之理備矣〇驥垂两耳中坂蹉
跎鴻鵠一擧千里翱翔非驥之力不如鴻之翮也以所
服者鹽車而鴻逍乎冥冥也〇貉不踰文貉踰汶必死鸜鵒
不踰濟狐不渡江而南橘不越江而北橘北則化爲枳區宇之
内咫尺不同而混分之華夷限以山海鬼詭俶怪可勝
言哉異物志〇顔之推曰雀奚夕瞽鵂奚晝瞽鵂即鵂鶹莊子
云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者雀目

夕昏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瞽〇
或談孔子狐貉之厚以居何也答曰狐善疑貉善睡不
可以有爲故古人以爲燕居之裘〇葵向日而傾鵂鵋
向日而飛人臣之背闕而坐者誅日君象也〇霾音埋壓
音梅霾壓皆塵也繁弱名弓忘歸名矢金梭黃鶯也好穿柳如織而疾開元遺事明皇于
禁中見鶯呼爲金衣公子三生一群玉云一省郎遊法華寺夢碧岩下老僧自云已三生矣弟一生玄宗
時南安巡撫官弟二生憲宗時西蜀書記弟三生即今也省郎恍然方寤三世火去來今也謂燈長明
僧靈一詩傳三世火燈水晶宮水晶性堅而脆出高麗國色白如水清而瑩徹無瑕者佳昔有人騰
上碧霄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墻有仙女在傍問之曰此水晶宮也墜鈴之夢任昉母裴氏當
晝寢夢有彩旗如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
裴懷中心悸動寤而娠遂生昉昉性最孝居父喪盡

哀廬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
檀弓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蓋古人稱呼幼則名
之朱子曰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甫仲某甫到五十即稱
伯仲除了下面两字猶今人不敢斥尊云幾丈之類是
也按字稱伯某甫仲某甫如冉雍而曰用仲弓冉耕而
曰冉伯牛之類是也至五十則年益尊專稱伯氏仲氏
矣如單伯管仲之類是也吳澄說竊觀三代以前稱呼多
從名如周之十臣至今止云周公召公畢公太公望之
類是矣两漢猶有三代遺風如董子[illegible]也至今只云
董仲舒之類是矣東漢有君俊顧及之號當時謚者只

云天下忠誠竇游平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和雍郭林
宗之類則亦字之而已唐名人如韓柳今只稱之曰韓
退之柳子厚白居易則曰樂天杜甫則曰子美亦未有
號也號至宋朝始盛故稱蘇則曰東坡黃則曰魯直周
則曰濂溪二程則曰明道伊川朱則曰晦翁在宋已濫
觴矣今日愈趨愈流遂忘其姓名風尚可挽之古哉〇
薔薇露余嘉靖乙丑江西抄沒大學士嚴嵩家有云薔薇露者及閱香録云薔薇紅色大食國花露也
五代時藩使蒲訶散以十五瓶效貢厥後罕有至者今則採茉莉爲之然其水多偽試之當用琉璃盛之翻搖
數四其泡周上下爲真鶡蘇司馬相如傳夾旋注云鳥尾爲蘇蘇謂鳥之尾也巴俞舞名巴西
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故名于遮歌曲名激楚

赤歌曲名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神報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塚每飲輒先祀之二子欲掘之母止之夜夢人致感云吾雖潛朽壤豈忘翳桑之報比曉于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之推貫新耳又胡生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州傍有古墳每因茶飲必奠忽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喜為詩而嗜茗感子之惠無以報之欲教子為詩胡生辭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言之當有致矣後果能詩人稱胡釘鉸詩柳或曰柳惲〇紱音後綬也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象天一地二也長三尺象天地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迭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〇所字古人多用為語辭如書云多歷年所東方朔傳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又云其後一歲所皆用所字為句〇縱履注云履不着跟

日履謂履無跟也輟耕錄云靸悉合切在颯字韻下今俗呼與靸同音者誤西浙之人以草為履而無跟名曰靸鞋婦人非纏足者通曳之炙靸子云靸鞾鳥三代皆以皮為之朝祭之服子於黨臨舊說〇蝸臨黨似蠏腹中有子如粟而大中臨蝸背負殼其肉中臨內則曰蝸臨是也蝸舍蝸負殼以行驚則縮入殼殼形員野人為員舍如蝸之殼故曰蝸舍斷囊之夢鄭發嘗為淮南太守一夕夢行水邊見一女子任獸自後斷其盤囊古者以為水邊有女黃也斷其盤囊者斷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季札掛劍〇張翰撫琴〇劉惔置麈古人義重知己之死不渝如此吳季札出使過徐君徐君愛其劍而不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及還徐君已死札嘆曰始吾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乃解劍繫徐君塚樹去晉顧榮與郡人張翰為知交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嘗置琴于靈座翰往哭之慟既而上床鼓琴因嘆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晉王濛與劉惔齊名濛有疾篤于燈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既卒惔以犀柄麈尾置棺中因慟絕又後漢梁鴻

與京兆高恢友善同李老子隱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亦遂不復相見古人友義然也〇世傳肉之美者猩唇燕髀豹胎象節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具區之菁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非為天子不可得而具也後世誣伊尹以味要湯此也〇慍羝人有脉氣也輟耕錄云唐崔令欽教坊記謂范漢女大娘子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黃雲女寵之禍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驚邦女訛出緯書謂嫡庶失序又春秋感精符曰妻黨翔則黃雲入國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為黃雲下為黃埃〇桑樹其葉可飼蠶又一種

柘桑葉飼蠶則絲作琴瑟強更清亮勝常絲見蠶書〇客談詩不狩不獵否曰狗長喙者善逐故稱獵短喙者善吠以守故稱狩又狗性戀主善猜警非禮相陵則警吠故詩人以惡無禮〇塾門側堂也臣朝君至門外更詳熟所應對之事即今朝房是也又家塾仕而老歸教于閭里朝夕坐焉〇角弓角端之弓也郭璞云角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李張遺蘇武兎轉環〇鹿懷瓔兎孕環則懷于左腋至百五十年當轉環於脇能隱形則人不復見故遁迹山林者謂之兎轉環鹿仙獸也善奔性常自樂至六十年必懷瓔于角下角斑痕紫色有氣出于口不復能急走矣故難于步者謂之鹿懷瓔魚飡春秋之薄者公羊云趙盾晉卿而食魚飡儉也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又王安石魚羹飯何處無之扶筇音窮竹名可為扶杖竇使西域始得之宋子京詩人生百歲尤扶筇〇草木子謂張騫使西域始有

蕭萄元世祖征西域始有西瓜觀此則三代前中國之
産可知○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即狐死首丘義鹿戴玉而
角斑魚懷珠而鱗紫類言有諸中必形諸外也○鷙鳥累百不如一
鶚孔融○黃金累千不如一賢揚泉夔山海經云東海有獸如牛蒼身無角一足
入水則風其声如雷以其皮冒鼓声聞五百里虞廷以名典樂之臣○
準字从隼隼鶚屬鷙鳥也虎搏噬擬隼搏噬準或曰鷹
善搏不能無失獨隼每發必中○化書曰鳥不哺仁也
隼憫胎義也隼擊物遇懷胎者輒釋又鶻亦鷙鳥性最
義冬撮鳥之盈握者夜以煖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即縱
之去其在西矣是日不東向搏物南北亦然李邕鶻賦云

營全搗以自煖乃詰朝而見釋杜甫亦有敬鶻行○黃
妳音乃群玉云唐人呼晝睡為黃妳有詩黃妳來催睡象床又黃妳遍人方倚枕○視鴟創柁
觀鱟音謀制帆鴟頭將轉尾先擺今舟柁似之鱟魚殼上有物如角高六七寸常偃每遇風至即舉
扇風而行俗呼鱟帆○猷二為友貝二為朋○奔蜂小蜂不能化藿
蠋豆中大虫越鷄小鷄不能伏鵠大鳥卵喻力薄者不能化人○簡髮而櫛
數米而炊喻屑細務者○禿而施髢音地病而求醫孝子操藥
以脩慈父其色燋然喻有虞氏有為以治天下使是病了不若天下皆順治無為也○
用管窺天用錐指地喻人無識○鴟目有所適鶴頸有所節
言各足其所足○彫瑑音篆顏師古瑑刻也栧女栧楫也謂鼓栧之女即今舩家婦也櫂歌
謂引櫂而歌即今櫓歌○鳴葭樂器李伯陽入西蜀所造更校擊之乃鳴吹張衡曰校鳴葭如今之

以丙木相擊然○河馮謂馮夷得道入河為神湘娥謂娥皇女英追舜不及墮湘水為湘夫人
○傅悅以居為姓也孔安国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悅隱而代胥
靡築之後世遂稱傅悅云糾纆字林曰糾兩合繩纆三合繩
太史公曰字者滋也不可膠柱是知後世反切等韻平
上去入收翕開閉一字而變化無窮字之說大矣哉○
庨音囂庨豁宮殿形狀庋音攬食閣也庌音牙合也廡广音眼磻音波又音播以沙石膠粘
也非徒養一必變得之故張子平云猶不特往往必加變往音掛[illegible]音住後也屓音屓義同贔音閉
也有力屓音戲作力也贔屓屝音費羸也草看音看言也看視及語出釋典胣音異改也
胣音重也勞物悜音正辟也忠悛音悸句貸陳湯家貧句貸義類師古曰句乞也借物
復踦應劭曰踦隻也謂不偶師古曰復猶補也段宗會傳終更亟還亦促以復鴈門之踦○翡翠

應劭曰雄曰翡雌曰翠異物志曰翡赤色大于翠翩翾字林曰翩疾飛也說文曰翾小飛也[illegible]隼
以爪言○觜距以爪言智禽銜蘆以避網木牛結陣以郄虎
抱朴子言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慧而入籠張華賦○爾雅爾義訓雅
雅義訓則揚升菴云三蒼解詁云爾繁華也本草綦一名月爾即今紫蕨也其芽拳曲繁盛雅取美於鳥鳥
有善德曰雅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猶說爾為近雅為正者非諺語也妄譺音折多言
也韓非曰諺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宋人声也寂與寥同空虛也漻亦音聊深
清也喔咿儒兒強笑貌○昆吾山名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曰昆吾曜靈日也水
碧郭璞曰玉也
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音見乎自然樂有五音
而又加以二變宋均曰声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以

君臣任重為設副也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

石室西王母室也列仙傳謂赤松子嘗止其室中○麋喜音故可以道樂而

獲且不徒歩可縛麏喜文故獵者以絲服從之麏膽怯

飲水見影輒奔○雪六出而成華雹三出而成實雹形似珠

陽無所淺成雹雪者五谷之精取汁以漬原蚕之沙和谷種之㮚旱稷雪說文曰霰稷雪也俗稱米頭雪

又名湍雪名湿雪霄雪尔雅曰雨霓為霄雪蓋雪以微溫摶故散而成霓所謂水雪雜下也俗稱大雨夾雪

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明日昕曰

晞日温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晩曰旰纂要○今

廣東多茉莉花此花自西國移南海也性喜地煖陸賈

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谷無味五花不香獨此特芳

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王

梅溪詩茉莉名佳花亦佳遠從佛國到中華老來恥逐

蝇頭利故向禪房覓此花金鳳花是花之婢牡丹是花

之王芍藥是花之相○蔘蟲宜蔘可以觀佛性蓋蔘蟲

在蔘則生在芥則死非蔘仁而芥賊也○大庾嶺有梅

每花開時南枝已落北枝方開以寒煖異候此乃係乎

氣又唐沉香亭前有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深碧暮則

深黃夜則粉白香艷各異此乃係乎神天地間神氣流

形附於物皆如此木芍藥又有木芙蓉即今芙蓉樹也荷花則曰草芙蓉○洛陽

牡丹○廣陵芍藥○京口玉蕊○梨花酒名杭俗作酒趁梨花開時熟

也故名

王介甫桃源行有云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

神重華一去不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蓋世傳有避秦

入桃源遂隱長子孫與世隔絕有漁郎誤入其境猶驚

問秦也誦其詩令人有感蓋天下且不常保而況尋常

百姓家乎世情癡竅亦苦矣

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

法以相參檢夫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篆書秦始皇使

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献主於徒隸從簡易也

事以蠶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

之事如是者身危韓非子説難正義因事多相類語言漏泄故或説其相類之事令人意相似成泄身危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非韓

子

歐文忠公縱囚論不取唐太宗事嘗閱梁書傳岐為縣

令民有相毆死者死家訴郡郡録其仇人考掠備至終

不服乃移獄岐岐即命脫械一訊即首服法應抵死會

冬至節岐乃放之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

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

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異之以狀聞岐後去縣民

無老少皆啼號拜送至數十里是知信義在人心固

不問君子小人也。唐太宗因能行之

孤竹（管名）雲和（琴名）鼂舟水嬉（言舟制如鼂形）蒺藜之報（沛国周氏生三子不語忽一乞食沙門語之曰君有罪可还内思前愆其人曰昔為小兒時燕有三子試以蒺藜食之三子吞之即斃其母徘徊悲啼而去今甚悔之乞食曰此即是也出搜神記）儋（負荷義）謷（工釣反晋灼曰詐也藝文志名家謷者為之）臾（胡結反）詬（音后負詬師古曰無志分也）儑易（音蕩師古曰無行檢也）吳人多呼梅子曰曹公（以曹公望梅止渴語）鵝為右軍有士遺醋梅與燖鵝其人答云醋浸曹公一瓶湯燖右軍兩隻

又周禮謂梅有乾橑○樅（松葉栢身）檜（樹皮光葉尖硬如芒刺栢葉松身是為檜矣）栢（大數圍高數丈皮光滑枝幹修聳葉香烈一種名側栢葉大不相數如鋪茸細細相比）檜栢（謂檜栢相半而生也）松（樹有大小大者數圍高十數丈環研多節皮極粗厚遠望之如龍鱗皺根樛枝其脂入地每千年為茯苓又千年為琥珀）○槐（樹高大四五月開花六七月結實）櫰（音歸槐之別名）

槐葉大而黑名守宮槐葉晝聶（合也）而宵炕（張也）槐大而散者為楸（大謂老）槐小而散者為榎○㮲（音藝木相摩也）樕（音速小木也）樵（音蕉大木也）榳（音亭長木也）楠（音南松也）櫨（音查似梨而酸）栩（音翊栢也礼記曰苞以栩）椑（謂古人破為用以擣醬）柟（音用梅也似杏而酸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棯（音忍尔雅云还味棯棗注还味短味也）師曠枝策（枝策而立）惠子據梧（據梧而瞑二子皆以節衰息精神也）枌榆之陰（二樹皆大有蔭古人就息于此以喻德庇）○青桐（即梧桐以有實而皮青故名又奇椅）荣桐（即白桐有華而不實故名）岡桐（即油桐桐性便濕不生于岡故此桐有岡之号）梧葉應月（梧生十二葉每一葉為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葉小者知為閏梧桐不生九州異居）毋喪杖桐（取其同）父喪杖竹（取其節）晋武帝時吳郡臨平岸

出一石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如其言聲聞數里○糖霜（唐大暦間有僧號鄒和尚白驢登繖山結茅以居雖鹽米薪之屬即書于紙繫錢緡遣驢負至市區人知為鄒也取平直掛物于鞍從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蔗苗請償鄒曰汝未知因蔗糖為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妙自是流傳其法久之鄒此走通泉縣灵鷲山龕中其徒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乃獅子也）○[illegible]（狀如魚子味如笞而加其芳蜀中人以饌佛甚貴之南方不知也箏生肴蠢中蓋以飴之方孚者正二月間可剝而取過此若菹不可食法當蒸熟蜜漬醋浸可致千里之外見東坡詩注）椰杂

藍袍（李固未第時行古柳樹下忽有神告之曰吾柳神九烈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祀我以棗糕明年果及第因）愛風花（楊柳花也古詩百花長恨風吹落惟有楊花獨愛風謝道韞柳絮因風起賈島春風吹柳絮杜甫顛狂柳絮皆是）○楊花入水經宿化為浮萍○榕

溪閣（黃山谷南遷維舟榕樹下後人因作為閣云扶榕拳曲臭惡不材且不可為薪惟樹大取其蔭而泉福之人兒多有）○甘蔗（赤者名崑崙白者名荻蔗又有扶南一蔗文三節見日即消思風即折名折蔗又有法宜晔而種之脆而味甘滋有查滓笮取其汁過樟木槽取而煎之成飴今沙糖氷糖是也入交阯所生圍數寸長丈餘取其汁暴之數日成餳入口即消謂之石蜜云）○禁原蚕（原蚕也天文辰為馬蚕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蚕為傷馬也）○趙羅敷（崔豹古今注載邯鄲有美女姓秦名羅敷為邑人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

天子無爵三公無官○離疏釋蹻（離疏應劭曰離以跳蹻食也蹻額師古曰即今之草鞋）○文肆質疑（音械應劭曰肆故也疑狹也）奇請它比（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術增律條也刑法志奇請它比今因決有例律即此）

五岳其来古舜典已載之詳泰山東岳也就東方爲萬物之始故稱岱山見唐志華山西嶽也白虎通謂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故鞠嵩山爲中嶽白虎通謂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獨加高字衡山爲南嶽周禮曰荊州之鎮曰衡山是也常山爲北嶽白虎通曰陰始陽終其道常久是也夫五嶽上應天下宰地主四方之位順五行之氣非苟焉者金世宗時乃謂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嶽抑何謬哉當時范拱以爲非議遂寢我　朝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言京師既定於燕則恒山不得爲北嶽而醫巫閭之爲鎮

亦不在北宜議改時禮部尚書耿裕欲會官議得侍郎倪岳以爲不可遂止後何孟春曰未及引范拱之言以折之然五嶽詳見於六經周禮豈待拱之言哉馬鈞陽一時名者況此事亦不係廟廊有所休戚輕重相關涉者而何必擾擾也大都禮與法當考信於六經反求于至理妄着已見更作事端祇當鵝鴨御史耳述之爲造言生事者戒

孔子不語怪乃詩之生民篇言姜源履巨人跡而生稷玄鳥篇言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是稷契無父以經聖筆自後世視之可不謂怪乎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始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又北史魏武帝諱詰汾嘗田于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旣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抱一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遂別後爲始祖神元皇帝諱力微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此一事卽稷契事矣尸子曰徐王偃有筋無骨博物志謂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鵠蒼銜之以歸覆煖之乃生兒宮人更取育之比長襲徐君諱偃竟以亂周宋楊億母章氏始生億夢

一羽衣人自言武夷君托化旣誕則一鶴雛盡室驚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江啓視之則鶴蛻嬰兒具焉體猶紫毳七尺餘旣月乃落後以文名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補天君子疑之或曰女媧氏神人也天積氣而無形煉陰陽之氣以補之非謂眞煉石以補有形之天也晋太康地志載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路逢二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卽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北坂爲石秦記云文公十九年得陳

實即此也秦遂祠之。則淫録異傳云秦雍南山有大樟樹文公伐之輙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有一病者夜往山中聞鬼語樹神曰若秦人披髮以朱絲遶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者以語公公如其言伐之樹果斷中出一青牛走入豐水中後牛復出使一騎擊之不勝墮地騎復上髮解牛畏之入水不再出今秦置髦頭始此蓋孔子雖不語怪然亦未嘗斥其無也大抵聖賢只一理有異而視之如常則大禹神龍負舟而神色不變是也有常而視之爲異則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是也聖人一信於理一信于心無畏心亦無怠心、

紫羅香囊此囊乃晉謝玄所常佩者其叔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因戲而焚之玄遂止公作張九成輕綃軿羅李紳為相時人尚輕綃為婦人衣紳亦自為細君剪裁又敬宗寶曆二年閩東國貢舞女二人衣軿羅衣無縫而成其文巧雜識入閣破屐梁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坐事免以廬陵王續代之聞續卒喜入閣而躍屐為之破果復任荊州此與謝安折屐同只是心動了因稷出妓梁柳惲性頗嗜音樂精妓然甚畏其妻不敢近時有張稷射稷與惲相契而為惲妻所敬賞稷每詣惲輒相問夫人惲因稷得奏音樂見妓惲妻隔縵坐乃出妓而惲因得留目吁古今人懼內者奚啻一惲哉還鮓責坩孟宗為監池司馬自結網取魚作鮓寄母母曰汝為監官而寄魚何不避嫌也還之又陶侃作漁吏遺母坩鮓母封還以書責之二母所以一成子之孝一成子之忠香之遠聞曰馨香之美曰馝音使香之味曰馦音軒氅音敞鶖鳥毛也王恭美姿儀常被鶴氅行雪中孟昶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貪財曰饕貪食曰餮怒恨視曰眦睚屛口呆

縛謀切恩堂茲切采菱陽阿皆楚歌名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又陽阿古之名倡故曰足蹀陽阿之舞目波波華也美人目黑白分明若水波而重華馬十二月而生何也曰應月數也地生月精為馬見春秋考異祖免音問祖免謂代之以祖免者去冠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向後繞于髻者佀古似字遹妖捷切丘乖履父沸也汙結切地鑁莫南宋道扶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氏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癎病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樊女所告周棄市時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毋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恩可謂特申之斎從之明夫周誠忍人矣而以子棄市萬一施村有告婦生埋其姑者法以何加徐請中市議誠是姑述以告之後之議律者項羽廟神南史載吳郡有項羽廟甚靈遂于郡聽事安林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耗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時趙郡任豪興太守至即若展登廳事因室中有叱声琢厲色曰生不能與漢高祖爭

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禁殺牛祀以脯代肉又梁蕭惠休傳又云項羽神旧酷烈今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若蕭惠明傳又云吳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日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筵揖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遂不見惠明發背旬日卒夫一朝典故一門太守而史謂損殊何哉鬼神之誕流傳正史恐貽世惑惠明之死適中其時未必斯神為崇也不然遷廟禁牛者何不報而報之一也蓋宴也耶錄以折神應之謬山澤之交謝靈運訢東歸時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会時稱四友故云霞雲之交謝璿性任達不營世務宋武帝嘗曰璿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交順陽范泰故云

無意二字理會得到至處不見得是聖人事嘗觀羅整菴作困知記亦是苦心存其言曰所謂無意者無私意耳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彌綸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

用斟酌裁制無非意也云胡可無一切循其理之當然
而已無與焉斯則所謂無意也這等說話皆說不出箇
聖人無意蓋循理而已無與乃是大賢以下慎獨工夫
若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天下之故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恁地說施運用斟酌裁制豈有個待那一切循理而
不若此然哉整菴未理會到聖人之密故其言當爾也
邵堯夫詩云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天心
復處是動機在天便可說個無心聖人有知覺然聖人
動以天祇是無意
客談孔子未聞闢黃老至孟子始辯楊墨周子未聞闢

佛至二程始辯禪何也答曰孔子只刪述六經以垂憲
若黃老自那一種學奇不見於六經不闢可也周子只
作太極圖通書以繼往若佛氏心印亦是那一種學奇
不屬于圖書不闢可也孟子當六經初出時以諸侯之
重處士之掘長放恣橫議恐仁義既明而下晦故其辯之
力二程承圖書以起絕學又屬隋唐宋禪盛之後正其
表章者尚少而欲其驅駕於禪也尤難故其攻之切孟
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二程亦孟子之意今國
家取士者六經尊信者周程然那傳於世亦明白是他
心印亦不能為吾道害往往有效于二程之糟粕以博

擘亦翻成勞攘
禮謂祥之日鼓素琴不取於飾也陶淵明懸無絃琴一
張不取於音也聖人云聲色之於民末旨哉言乎
薛西原蕙曰此理須於本原處分明然後言說方切實
不爾卽容易有差若是論事則不妨有出入此說似非
蓋本原旣分明則論事自然出入無論事旣有出入則
其本原必非眞有得者果如西原之說是分個理有內
外了○二典不稱壽而周始稱之然二典中皆壽之源
者也六經不言仙而秦始言之然六經中皆仙之聖者
也周稱壽而祝禱興秦言仙而方士至名立而實削也

○人言少年登科不幸所以漢史有晩成之說宋李思
中年十五上封事造宰相辯又究而呂夷簡不能屈一
日聞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思中曰包公何能為王安
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
年果驗然卒以好大言被黜早成之累如此○
文中子曰西方有聖人曰佛此亦就彼國所稱而云然
耳羅整菴謂文中子稱佛為聖其學術可知似非知中
子者薛西原與劉正叔書云佛老真聖人也豈如世之
詐謾淺薄之夫似此等說方是降伏佛老者似佛老所
見那空虛透處為之者到得切處自是他家高妙視我
塵類者遂焉日營營擾擾不啻厠中一腐穢也西原云

佛老作得成自足雄視萬古儒生狠狽乃有不及二氏之萬一存乎其人耳此又其立言公正處

老子道德經謂上智若水因思俗言無氷不朝東及觀方氏云東南地之所歛其形下而善下者水之性也又東方之德木木則水之所生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趙其所生觀方氏之說則知老子取水之義書經載弱水西流盖西方金位亦是子向母歸獨不流南南方火位避所勝也

○周禮謂中秋夜迎寒擊土鼓歛豳詩古制如此後來高特之士感是夜月明景清有稱慶者後世遂稱中秋月不廢

客談子畏于匡而曰聖人亦恐怖若此吾曰非也子畏於匡乃夫子爲匡人所畏朱註畏者有戒心之謂盖匡人平日忌陽虎之暴有防禦之策適夫子至焉而貌類之故以兵防故曰子畏於匡若夫子者果以其力則弟子數人何處募兵何處行粮亦非計也若以其德則信於心者天耳而何戒於心乎尤非知聖人者

周恭叔席上戲妓程明道非之胡澹菴歸譚州留情一妓朱文公有人欲最險之題及觀南宋王琛不好聲色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多畜女樂嘗邀琛飲師伯傳酒行炙悉内妓琛以男女無親授受分得行至令置林上面避之然後取坐者喚笑之琛容色自若跡其所履義重視周胡以遠矣而不得語於聞道何哉盖非禮勿視工夫原不在目上必得所歸着處然後可詣於道也若琛者其聖門之質美而未學者耶按琛父懌幼癡不辯菽麥人無有肯與婚者家以婢恭心侍之遂生琛琨避父諱終身不得犯其質美類如此

秦漢以後天下相與維之以不至於亂者禮法二者而已用先王之禮而無其忠信之本用先王之法而遠其矜恕之原所謂伯降之流弊一若此哉

世宗朝大學士夏言以議禮得寵不數歳入内閣尋以

上脩玄賜法冠不冠罷位因家居以縣官不屈禮復謀起入閣値一事相忤死西市又嚴嵩事上脩玄二十年子世蕃亦得寵遂開賄鬻官奸法行私嵩以言官罷爲民世蕃逮京誅之没其家當時謡曰夏桂洲言之號夏桂洲呼你休時你不休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淩頭嚴介溪嵩之號嚴介溪人可欺天不可欺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因來早與來遲言江西貴溪人嵩江西分宜人吁君寵思危哉

○種蘭忌當門塋蘭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此南史袁淑詩也袁淑毋出劉氏劉湛乃毋兄也湛欲淑附已而淑不從以此相乖故賦詩云亦可謂

逹矣嘗讀張籍謂贈喬林詩云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能便醉羨君無錢能不憂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問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咸謂之四羨君淡者又何有于滋哉門第相援亦恥矣○客讀詩至山有樞唶然曰是詩朱註以為答蟋蟀矣蟋蟀樂不忘憂而此詩答之云何余曰詩內數有字宜玩天壤間物如衣裳酒食之類苟為吾之所有是造物玉成我者使我得而有之若山之樞隰之榆是其氣化生然而山隰有之也世人牽于情識認為己有圖以為私營營

勞勞為身後計而不知此有乃天也而我不可恃時曠天壤業所有也已不能有能強而有之又告以漫奢而奪之是不安分不順天豈唐人之風俗哉○今人讀易只讀其文而不索其理今人用易只用之以為起數以為卜筮之門而不用其理客曰易以道陰陽莊生此句說易道理甚大余曰君說到易以前民用則三百八十四爻只在吾身反求而得之纔是孔子假以數年學易可以無大過者亦只是通於吉凶消長之理以達於進退存亡觀變玩占觀象玩辭得而用之以免於過非是聖人日逐去占卦也聖人用易不應若此之勞若

夫子在陳絕粮畏于匡微服過宋何曾占一卦然其所以弦歌所以微服所以說文在茲皆是有得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者而聽於理云爾朱晦翁易傳逐爻註云占者當如是只教人切實用易耳細思之似是難了易程子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又云易不可以占險以易為占書自夫小人行險者往往有訊於易而後決而道陰陽之旨益以微○蓍龜本靈物先王以傳民卜筮之用然易却先教人以理卜如越大夫鍾獻勾踐曰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吳成而不吾足也後稽郢行成於吳果如所卜以臧吳使當時夫差不聽稽郢

之成雖蓍龜將奚靠哉人遇事須先虛心觀理而後卜○鄭氏曰先王制民之產以厚其生［此復以前之世］既而聽民自為生［此三代盛時］下則困之使民無以為生［此秦漢以來世界若捕蛇之說泰山之婦其由此乎蓋至于無計避征繇困極哉］○薛西原［名蕙］曰延平問答上蔡語錄最有精微之言慈湖遺書亦殊有所發明此外雖橫渠正蒙亦有籠罩之說其它可知矣竊意此理必須於本原處分明然後言說方切實不爾即容易有差若是論事則不妨有出入［竊謂本原既分明論事何至有出入所謂一以貫之也事者須知理無內外始得］○有客談新唐書本紀至中宗疑曰綱目遵春秋明正統如以秦為閏南北朝之書三國帝蜀

皆以明之謂其不當於正朔故今中宗在高宗崩時已詔即皇帝位又以詔書尊武則天爲皇太后祇緣武氏襲臨朝稱制未改遂積大孽廢帝觀其書廢帝爲廬陵王則是天下顯然知有君矣作本紀者何以不中宗冠其端直書毋則天皇太后武氏然後攜事直書武氏朝政每紀年下必書帝所在是亦除奸正統者以明統之所在可也而何史氏不爲也今本紀以武氏作一截旣爲武氏作紀後乃以中宗復位作一截乃書曰高宗弟七子毋武氏則其所謂復位者果復毋武氏之位乎抑亦復高宗已立而廢之而今復之之位耶中宗復位之

統其得統于中宗乎抑得統于毋武氏耶答曰渠此議似亦有協春秋之旨似不審有宋諸大賢任此何無見於此者古今談史之難信乎不易得竊于歐文忠公有餘望焉客曰如之何答曰作此本紀當以中宗冠之從光宅至長安數年止詳書武后行事而直書帝所在以見被廢之實至神龍改元方見他旣廢而復乃書復位則正統凜然春秋義也況唐書有皇后傳而武后與焉倒應入皇后傳不得大書于本紀○鴈膳管子謂雕菰飯也即今茭茵米俗云茭笋古人以為五畝之一石尤風謂打頭逆風也行舟遇之則不行即士元詩知有前期在限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巠音經水脈也𡿧古州字く音眷水小流貌

巜音貴水流貌敶古陳字○晉顧愷之與商堪作了語如火燒平原無遺燎云云唐雍裕之又爲作了語不了語了語云掃却烟塵寇初勦涼水高林放魚鳥鷄人唱絶殘漏曉仙樂拍終天悄悄不了語云浮名勢利知多少朝市喧喧塵擾擾車馬交馳往復來鍾鼓相催昏又曉予讀而思之了是真不了是假了是靜不了是動了是性不了是情聖門如曾子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是不了之了及其易簀也乃了了邵堯夫詩云人間好事嘗偷眼世上閒愁不着眉生長太平無事日況復身老太平時了不了非所計

云尒○崔後渠名銑只可當一文人家立傳至以論道學恐不敢輕與也薛西原專主未發之中雖是從佛老中來已是究竟了若後渠之學於佛老於孔孟尚未透得一關討個分曉只強從書生文字聞見攻之如何得西原服先儒未易論而後渠輒爲著論亦是將士人科場中對策說話去論古人及涉矮人觀場之誚西原復後渠書有云兒謂周子精而疑於老邵子麄而疑於隱夫如周子者兒猶不滿之耶謂兒不潛心周子之書殆有不可然猶不兒云云而況於老子乎邵子之隱也槩諸聖人之道未見其不合也安得以是而病之龜山上蔡

觀其遺書恐亦不可輕議象山非疎也但雜傳者觀之
類疎矣慈湖非險也襲故常之說而乍聞其言類險矣
似此處後渠支爲西原屈○客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辨如此然聖人有心乎荅曰聖人雖有心而無私意客
曰昭公不知禮而孔子曰知禮然聖人不私其君耶何
謂無私荅曰逆天理者謂之私忤人情者謂之私吾之
君而吾私之乃天理之當人情之順可謂私乎若執着
無私之相而曰我不敢私其君便是有意爲善這便是
私即老子曰無私焉乃私巳之謂也○唐元延祖結之
父也三歲而孤祖仁基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延

祖嘗謂春陵丞輙棄官去曰人生衣食而適饑寒不宜
復有所須毋灌畦掇薪曰過此吾不思安祿山反戒結
曰而逢世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結衆天寶十二載
進士上第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
得子是賴是一第何榮而有司之所賴不在是五雲體唐韋陟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
主之其裁荅受意而巳皆有楷書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雲時人因号五雲体陟性侈縱勞治饌羞
每食視厨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毋飲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箸○魏校遺霍渭先
謟書有云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
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春而生常爲
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此可爲論事者省也○思則得之最學者

聞道得力處○三代以上易爲民而難乎其爲君書册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足也秦漢以下易爲君而難乎其爲民如石壕吏
新婚別詩唉詩無計避征從者是也○潘塤褚記室云本朝無史翰林皆
史官立班雖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
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　前後奏牘分
吏户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
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内閣大臣總裁潤色
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巳間
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何所取信乎○余因讀唐書載
褚遂良知起居事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

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
非未聞天子自觀史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守
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褚不記天
下之人亦記之○嘗謂起居一官裨益君德不小若人主
聞劉洎語自有所惺惺又杜正倫爲起居注太宗曰朕
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論對曰臣
職左史陛下一言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矣
觀於是則人主之畏起居注猶士人之畏屋漏惺惺法
統是得矣竊謂潘憂最是古左右史起居注尤切近人主而今無之矣親見世宗穆宗二廟實錄皆
上司援文府州縣查卷案或令教官類次無稽可笑不知上所裁潤者何如耳前史隱逸方技皆得列傳若士

人卑賤而德行節義可表者亦有謚今則止三品許謚立傳矣古人設謚法果非尊名壹惠耶不由翰林不得謚文亦不審所謂

春睡起

春深欲睡不得睡鶯啼蝶閙却相煎出門更有携犁者

相對明晨可赴田

子夜聽寺鍾

閒雲已作猜僧伴僧卧雲衣月影庭却笑老僧眠不得

聞鷄起理佛前燈

梅花洞詩時久已廢有感

五十年来懶作詩漫吟爲引淵明巵從今撲破梅花様

香滿前村雪滿枝

冬日洞中

湘逆烟雲島雪擁蓑衣老忽報幾枝梅洞口来復早

枕思

一寸二分能了我心九尺四寸那處生身靜中萬有原

無假理夜半雷聲萬户春靜而復動

釣者

一葦繫洲汀絲綸何處尋雖無濟世力而有得魚心

又

水静遊魚沐林閒飛鳥入一竿猶未放層浪又驚渚

夜楼中

自信箇中難究竟却疑這處是源頭等閒識趣須應悟

高送危声月倚楼

春日

燕依短屋雙雙語鶯入修林細細啼若到情欣最真處

輕輕徙倚聽鄰鷄

行謳

我愛孟東野詩清徹我骨我愛羲皇人坦夷易我俗我

愛安樂翁詩酒爲我育漢有張文成千載高名獨載其

桐江煙一釣追芳躅莊周謝君使萊子從妻囑淳風久

以漓紛華益以汨心印絶其真人生湯火浴朱門何其

鎖金紫深于毒不有達者起孰返陶唐屋熙然泉石間

待盡承五福晨興理園圃夜傍雲床宿心安形尔托形

泰神我足乾坤一大宅日月一大腹星辰耀碧空江海

珠萬斛真性耿不滅運轉共一幅嗚呼真男子古今信

相符我愛古之人誰謂今不續

諸市兒以業菜五更舟覆溺死聞其父母哭聲

情識最難禁癡童不可推玩侮江波悪横遭天網恢當

年微作計苦海共成哀不是漂之子湘靈豈作災

偶書

水有源而不竭雲無根而自生形一去而不返神若
而常靈

風花雪月四調 贈邑人盧鹿泉納寵

風

窓外松吟驚娩夢覺流鶯春動銀鈎忽聽柔羅響不信人家徧惹東君送○夜深天籟自中宮好把滕王領細移鴛枕凌嬌鳳清韻微聞打破不周洞 右調虞美人

花

誰裝點上林天巧取次東蓬島濃淡裝羅浮却羡牡丹容艷知多少○春來粉蝶踰東墻桃李深縹緲重陰移木（鹿泉正室蕭氏最賢故及之）蔓引群芳上苑真珠小 右調醉花陰

雪

梨苑飄寒想不到錦園深處瑤臺玉樹笑把梁才注○白映西窓璦滴東床清香晚往銀光夜度夢結飛源路 右調點絳脣

月

杪滿東簾斜影一圓粉黛當窗羨唐皇傾倒其中牽惹鸞和鳳○梅稍猶香韻花羞一小點紅澄漢無星雲雨通不與梨花同夢 右調西江月

七月一日正午見猶擾胡不散足仰面鼾睡吁亦休哉一醒見庭前雀逐不悔覓猶感咏

齋居静對物吾馴亭午時猶掩綠晴伏捕將心入夢醉貪殘有討轉魂深此軒猶是瞋梧子屬醒終須認識神若到莊生蝴蝶也可應雀鼠再生恭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這師字只是自得師也必我且鑒識能真見其人之可師乃自得之常觀三賢論唐李華作也華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人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上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苟於孔子

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鄉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興廢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貪物蕭病褊惡太急然能大重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世謂篤論吁華之於三人亦近於鑒識者○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臨水登山甚得其樂朱文公曰只恁閒散不可須是讀書窮謂人須要日將義理以養其心而樂自生以故臨水而適登山而適蓋樂不在山水而在心也因山水而息也周子自家意思一般正是恐子晦尚未見道擬人入花園只

見得紅紅綠綠不見花之精神

丈夫抱所志必竟志以成就箇是孔子云顛沛必於是若一悔便甩解嘗讀蘇文忠傳有云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余謂至今景軾之爲人正在不易所爲耳萬曆中𢘿世卿山東人登丁丑進士任衡州府推官轉某部主事上疏言五事如取士用刑夫馬等指斥時弊未幾陞王府長史或謂世卿必抱不滿余曰世卿何惜一長史哉使有今日之惜則前日亦可無疏予於文忠有感

○易經聖人本理以設辭因辭以示吉凶人玩其辭使

得趨避徑或遇事有疑於心則命之蓍龜一決疑也因讀論語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蓋不恒德之人其羞必然不復待于占也夫子此章明是教人賜理玩辭趨避之義○唐杜正倫工于文時中書舍人董思恭夜與論文歸語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又晉謝惠連善屬文族兄靈運性無所推獨於惠連嘉賞爲刎頸交每有篇章對惠連輙得佳句靈運一日坐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其神交又如此聖人重麗澤豈虛哉○一日遇一閩中人曾在邊上共談及馬總兵枋先年被虜北

虜虜以一女妻之未幾夫妻同逃回中國枋在邊充不次尋以戰功累官至總兵其妻亦善戰兖瑞未拜將擊每遇敵輙親臨陣時稱夫婦同將

保身一節虜無道時惟言遜而已臧否人尤取禍切若戒當臧否則不得爲身謀也晉謝靈運好臧否人物收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同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自此言論少衰余竊見近時官府假法紀以好羅織互伺察以枉善良如爲士夫者性直言縱其言合理度一忤官

家輙受反誣當今之世爲今縉紳了生林泉須以宣遠爲師謝瞻字宣遠唐郭翰嘗爲御史多所按劾一日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蓋憲官者戢臧否者也翰辭之亦感時勢得自保之謀○秦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至卧內屬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緣二人皆奸小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尋大用之客談此事何如吞曰使思退平覆正直則檜決不敢有所輕托況其不受者尤小人患失之遠憂耳高宗非知人也書稱知人

之哲堯難之信哉故律己於辭受則必以不輕受爲定衡觀人於辭受則必先察其人之心術爲定案○宋祁撰唐書作卓行傳竊惑卓行二字抑何爲也聖人教人衹于天理人心合處便是卓只平常簡易更不可及謂之卓非歟中庸於蹈白刃辭爵祿均天下則曰可能獨於中庸則曰不可能夫中庸者非卓行云尔哉陳仲子三日不食可不謂卓于廉耶而孟子不取至於舜受堯之天下則不以爲泰受萬鍾之祿則不以爲欲富豈此二事者反出仲子下耶就唐卓行傳中一二言之如元德秀謂其不娶妻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陽城亦不肯娶妻不咎醉奴餟不受遺寒不受縑居道州月俸取足于已官收其餘司空圖辭不拜官無意於世隱中條山王谷官作休休亭文以見志預爲塚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而歆甄濟當顛沛不畏死稱之曰真布衣中一男子所云卓者如此数事而已跡此数事以其能人所難能而稱卓則堯舜之揖遜湯武之順應孔子之仕止久速孟子之陳王道豈人所易能者而不得稱卓耶諸子果忠義之學理数可超士類則當表於各類下不必別爲卓行之例夫三代以下士惟恐其不好名一有好名者而

覩斯傳則將奔走焉陳仲子以卓于廉屠生荆軻以卓於信割股埋兒以卓於孝殺妻求將以卓于勇諸如此類其傷倫理損聖教而壞古先王之化也豈淺哉後脫脫作大宋史亦循例有卓行傳考其入例者止五人如謂劉廷式娶瞽婦章岔不負蔣存寶之艮能訪兩蘇於讁困中徐積避父名不踐石夫此類猶似至于曾叔卿以陶器轉售而直告其人劉永一持金爲人斂漂流物皆俗子之常何可當正史名筆也正史係萬世之考信自卓行傳出率天下而爲詭怪之行者矣挑詭怪之行而卓之則彼釋子之然指仙氏之苦栢皆可名其家爲卓行乎非耶余非敢厚誣史曾聞云傳記中人物多血氣用事恐一言誤之故書○汪一中徽州人登嘉靖甲辰進士尋爲江西副使辛酉歲閩廣賊入江西甚倡獗一中出戰死之其妻程氏聞之亦死詔贈光祿卿謚節愍蔭一子妻贈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夫妻並祀汪道昆爲記曰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偕老爲也昔周節愍死筆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猶難相從則又同歸于節矣○國家傳臚唱名止一甲三人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宋廷唱故事唱第遇二人

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置上列雖呉育
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當時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
第一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
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澆風遂革嘗
觀鎮謙退受知於薛奎館以爲子弟師鎮出入府第踰
年人不知其爲帥客吁若廷唱一事恐亦近世士人爲
難能○一日余嘆士人果自力須臾焉全其所可於人
口者何如活溪老笑曰完易缺素易污敗生丁求全毀
未聞乎文王至德也而崇侯譖之產惠人也而鄭人謗
孔子大聖也而武叔毀苟不受譖謗敗必鄉愿者其選

也不尔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必不可盡人之情亦
審矣余曰嗟乎覃其天地以大故人猶憾孔子以道大
故天下莫容天地聖人豈有不可於人口者哉而況於
其下者置之何有故聞謗及於君子者矣未聞小人而
受謗者也蓋小人不必謗也亦無足謗故小人聞謗則
必怒而陰孽其所謗之人君子聞謗則必警而明决其
止謗之志故謗可以養君子而人亦不以謗加小人活
溪老曰昌哉尔言近日梓田土中不良謗尔欲傷尔而尔
廓然若斯其亦勵有進德哉可識之活溪姓宋名良佐
貧而老既老而嗜學不懈○卜筮以决疑事不必疑則

不須卜筮唐秦王將討隱巢之亂使卜人占之會張公
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
其可已乎王曰善遂舉兵談者曰我　太祖以一奕而
興義緩不尔後不過輸一籌秦王以不卜而討亂一遲
疑遂至死列機會之頃一呼一吸耳庸庸者奚執卜筮
爲○程嬰存趙孤古今一絶因讀陳蕃傳蕃死禁止宗
族門生故吏盡被錮獨友人朱震自經令棄官收葬蕃
屍匿其子逸事覺被考掠誓死不言逸竟得全視嬰何
如也夫嬰受趙氏父子遇可謂恩主以僕報主又非友
誼比世稱柳子厚劉夢得以播易柳爲敦友道而朱震

尤屬其難然一以全其親一以全其祀書之以愧夫落
井下石者○儒林已見之漢書作宋史者因宋朝有僞
學禁又立道學傳焉周禮云儒以道得民蔡邕謂通天
地人曰儒是知學於道乃真儒也非二也邵雍舊史列
隱逸至脫脫乃改入道學傳與周程並今觀雍傳論其
學之所自則曰李之才攝共城令時雍居蘇門山百源
上有堯夫一日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
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
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
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乃以易授焉雍雖承之才

之傳而其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奥汪洋浩博多
其所自得故雖著書十餘萬言以洩造化古今之精衍
伏宓先天之秘亦莫逃乎自李之才者可謂青出於藍
也朱子本義亦云伏宓四圖其說皆出邵氏盖邵氏得
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畜
南其源流可審矣顏雍之安貧樂道固辭召命亦非不
隱今宋史以陳摶种放入隱逸傳穆修又入文苑傳李
之才又入儒林傳邵雍又入道學傳以源流之同而分
類頴別百世之下難擬髣髴矣因疑顏淵之老於陋巷
曾參之甕於耕野閔子[illegible]之竟志於汶上可不謂之隱

乎抑不當于道學或儒林乎脫脫若為立傳將奚裁耶
不如遵紀表志列傳為例槩以列傳以標一代人物各
隨其歷履輯之各見于本傳内似不必析裂多類反不
足以盡其人也夫穆修應詔經行之士居毋憂日誦孝
經喪記不飯浮屠為佛事盖近於儒然史氏稱其當五
代之敝後承柳開以古文自持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
必曰穆叅軍以故例入文苑而史又稱李之才為修專
授受者不知其所授受果儒乎抑文乎之才卒邵雍表
其墓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師為
儒而不知師之者又道學乎陳畜南不求祿仕真高隱

之選若其懸悟所得處尤不可及終隱者也放杲隱乎
哉請放之傳見其隱之高然而有王嗣宗之奏杜鎬之
譏毋焚其筆硯又未盡其所以隱也然則結廬豹林雲
溪醉侯抑亦與畜南盖無愧乎而可同列隱逸巳乎若
穆其養冲和裂佛經潛學業被詔拜官條奏十三事則
退而修進而行雖曰儒何慚焉若執隱逸二字以論便
失其所以為放亦多矣而況修之文之才之儒其取君
斯其遺若彼而謂盡之也然哉因是竊有見於班馬之
識

子貢稱夫子温良恭儉讓當時邦君皆樂與聞政令讀

史中人物亦歷歷可述也漢黄憲有風旨陳蕃周舉嘗
曰時月不見黄生則鄙吝復萌郭林宗毎往憲必累日
方還唐元德秀質厚少緣飾為魯山令歲滿笥餘一縑
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遂居焉嗜酒陶然彈琴以自
娯人樂以酒餚從之房琯毎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
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變俗
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賀知章字季真與陸象先善象先
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司
馬光邵雍純德為人所嚮慕毎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
光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七

君子懷見賢之心自能見之類如此○漢何湯字仲弓爲桓榮高第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出榮妻爲更娶遂生三子榮甚重之湯既官太子屢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内侯榮謂人曰此皆何仲弓之力元趙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後孟頫代鉅夫爲學士乃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二事雖門生之私然古今師生濟美亦可謂無媿云

日遇一府官談及伊鄉有孕婦臨產難其夫誤灸湧泉胎神先下雙足甚迫請救一方士士曰且于頭命門上灸之若雙足擲進可救也試之果然乃復問方士方士

曰仍灸湧泉穴其胎遂下姑書以俟明者○魏宋齊梁陳周隋天下鼎分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它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李延壽擬春秋編年刋究南北事作南史北史吁信史須賴其人若此哉○客談無極者曰凡到極處須歸于無故天地無量極於大聖人無德極於盛天子無爵極於貴客曰抑有說耶曰抑不聞大哉堯民無能名大哉孔子無所成名巻言語到領會處便無言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客曰亦聞之矣詩云曾子當年多一下唯顔淵終日只如愚乃今廓然有悟○嘗聞羊肝明目因與鄉耆宋活溪談之活

溪云此方用白羊肝一具去膜以黄連末一大兩同研令極細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滚白湯送下每二七丸連五劑即差凡目疾或障翳青盲皆服之有效切忌猪肉及冷水蓋劉禹錫云崔承元者因活一死囚後數年因死崔承元以目病喪明逾年偶夜半獨坐自嘆聞階際窣窣声崔問爲誰荅曰是昔所蒙活者因今故報恩至此遂以羊肝丸方告訖而去崔依之合服不數月眼復明崔因傳此方云○諺云人莫知其子之惡以溺愛故余讀傳籍中賢毋亦自知之昔尹惇不欲應舉毋知之而曰知汝以善養种放以毋隱居久之文名彰于

朝其毋切責之謂其好作文遂知名晉江淹年十三孤貧嘗採新以養毋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毋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後果拜侍中得着貂此類皆世間賢毋之知子者和丸斷機之風斯其尚也哉○元時重西僧爲國師一日帝命燕希憲受戒希憲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斯可謂媿而諍今人便效訐多罵佛說詬反激君怒○元安童年十三以帝耤得入禁中世祖一日問于后曰見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

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書此以見相入不徒在形而在志識〇本朝始置網巾以約髮想古人無此制只弁便可當也白虎通謂弁之爲言攀持髮也又釋名亦云弁如兩手相合抃持豈不是猶今之網巾耶弁加冠冕亦通〇白豕白蹄青瓜不可食養生要胡床郎交床也胡人偃坐而轉故名隋以識有胡改名交床〇唐穆宗長慶中又改繩床〇婚姻事果天作哉賈充有吏韓壽入侍聞其異香充意此香外國所貢者一着人歷月不歇乃武帝所賜惟已疑壽與其女通因責詢之左右婢得狀遂以女妻壽蓋秘之也蕭史善吹簫時秦

穆公有女弄玉亦善簫穆公因以女妻之乃令弄玉作鳳鳴一旦夫妻皆隨鳳去此夫婦同去亦卓文君故智也乃云隨鳳去神之耳有李生者其舅盧氏得道術別李生久一日邀李詣所居出一妓善箜篌李生視之有朱字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盧曰此名家女也莫要作婚姻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陸長源女即所見於盧氏者問訶瓜曰善箜篌示之朱字宛然李生具說亦曰往嘗夢到一處亦記見生夫蕭李固自天矣君賈充失訓而異香之聞非其莫逃者天耶入儿說法最不可輕易〇昔張詠爲崇陽令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推之令拔茶而植桑其後他縣推茶者歲久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供絹歲百萬匹民以爲苦呼詠之初心豈思至苦民爲哉〇通曆云黃帝時麒麟遊於苑囿余曰是時神聖無機心故物自馴與海上老人狎鷗同客曰此乃黃帝聖德之感也余曰聖人處物無心只此便見德〇漢宋則有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爲美按此事古今有之書以爲案又伏湛性孝友自其伏生以來清靜無競東州號爲伏不鬬〇客曰邵堯夫云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

逆推四時之比何謂也曰乾卦是純陽從兌一陰生皆二少漸進至於坤爲純陰陰所以畜陽其象恍惚而象已具其數混沌而數已涵故曰未生之卦蓋未生者生之胎也猶五月至于十月為陰生之月來年萬物皆于此胚胎今俗人觀風雨日月雲氣以占來年六谷百果豐歉堯夫數學先知只於未生之卦推測耳故詩云豈見啟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蓋亥子猶坤復之間未生之卦將萌已生者也史氏謂堯夫每於其處而推其變焉謂此也故曰易逆數也數逆而理順用先而體後故曰易無凶小人無吉孔子曰易所以前民用一前

字有味哉辟之王者懸法象魏以爲守此則不入於法
逌之則罪是亦所以前民禁○桓寛曰騏驥負鹽車垂
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客曰感所遇也故
士爲知巳死女為知巳容○人于太虛祇殊一䐈爾人
一呼一吸便是太虛所謂玄也一呼一吸之間乘太虛
不息所謂玄之又玄堯夫指坤復之問至玅至玅亦此
同也故生死只在呼吸間無去無来
人語言只不相契便難入申屠蟠在江夏會南郡一士
與相酬對飲別执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則上
京矣蟠然作色曰始吾與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

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黄憲被辟友人或勸其仕
憲亦不拒暫至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史稱之曰淵乎其
似道然則憲之造詣難得而測非蟠所能及者憲近於
聖人之事占蘧伯玉之選若蟠者盖耦耕接輿其流歟
聘謂輪幣之礼徵謂詔書之及漢待士猶如此
許謙以道學乃于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
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
異別其是非也幾希盖今世學者當六經發明之後三
教昇立之餘百家並顯之世苟不互相探討然後黒白
秩秩矣吁遊百花園而不熟識衆卉何以得牡丹芍藥

入織机舘而不細研群杼何以得齊紈蜀錦士人不與
入三教百家之說而得其肯綮又豈知六經爲美花良
織也耶士志于道須旁通衆說則得所指歸
司馬光一子名康不妄言有父風康居父憂哭仆地得
腹疾使人召醫李積于亥積以老不欲行鄉民聞之往
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積不得巳
遂行至則不可為矣康卒公卿嗟痛于朝大夫相吊於
家市井無人不哀金移刺子敬爲興中尹其女自懿州
来興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
曰我輩初不知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耶以

温公子敬之遺則有庇於子於女若此柄國者其殷監
哉○祁陽浯溪唐元結所闢也須碑旁石隙一小石可
鑑謂之鏡石溼櫳為一景嘗觀九域志謂月林國西南
有怪石方數百里澄澈可鑒人五臟六腑謂之仙人鏡
又幽冥録云宫亭湖邊山中石形圓可鑑謂之石鏡盖
不獨浯溪有之○鬻子云逐獸者目不見泰山莊子所
謂用志不分只此○唐書云盧藏用隱終南山後爲司
馬承禎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
佳處承禎徐曰以余視之仕宦之捷徑爾藏用大慙夫
慙何為哉或其應召不中禮而自歉於心耶若以吾道

隱見隨時似不須熟漢四皓亦隱於南山高祖徵之不至乃為立太子出太子定遂還山承禎亦何可嘲之○飲酒必為令以佐歡始於唐令傳其屬句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荅云李耳以李樹為姓生而知之者又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荅云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世稱精的復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乖者曰火炎崑岡荅云土圭測景皆不可多得○宋元舉人不授官有鄉試府試省試廷試四試中選則官之國家两京十三省提學定科一試鄉試中式謂之舉人一試舉人赴京會試中式者對策廒試亦四試然舉人會試

不中亦許授官君宋元五赴廷試被黜則賜第謂之恩例若省試不授官也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若恩例但考文之高下為第而不復有黜落則今日殿試有三甲無去取其恩同故今日之瓊林稱恩榮宴○養老自虞氏已有之天子親臨學皆為養老及養老之禮廢天子下學不過或進講或釋奠而已西漢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遣使存問賜束帛酒肉或賜之爵東漢天子帥群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服都紵大紅单衣皂緑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遣安車迎之天子迎于門屏交禮

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明日三老五更詣闕表謝此禮至唐猶行之唐開元禮載天子養老於大學猶不失漢意或曰丑季及宋不聞矣讀唐史猶想見古風初漢中興定禮儀群臣欲令三老荅天子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荅拜是使天下荅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荅子拜士見異國君亦荅拜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即荅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魏高貴鄉公以王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

明王聖帝君臣致治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吁豈以魏而有此古道哉○僧皎然有讚云我立三觀即假而真如何果外強欲明因（因果之說）萬象之性空江月輪（明心見性）以此江月還名法身（梁肅曰大哉法休休如空虛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边不中是謂涅槃是謂法身諸佛性海見無上真正）○子路願車馬與朋友共敝之無憾只此為充拓此心工夫嘗讀晉書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裕謂心不見信于人遂焚車尤見其質美孔子嘆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而聖人豈絕望人哉○世稱將種以

是國有築臺之會必選種于名門而漢史乃云三世為
將道家所忌無巳戾乎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
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
其殺伐多其後受其不祥而離以敗然歟老子佳兵不
祥之語信乎耿弇自援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懐
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故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吁
論大將成敗其亦觀乎此哉○魂是精之靈魄是氣之
靈魂屬陽魄屬陰故謂魂受人之生魄欲人之死人身
上魂魄猶造化之鬼神也人心存主至妙處為神而其
靈之為用則精為魂氣為魄陰陽之不測者為神而其

陰之靈則曰鬼陽之靈則又曰神聖人神全故其精壯
魂常為主而魄從之耳聰目明而動恒中矩常人不能
全其神而梏于形但其氣盛以魄載神而魂聽命焉淫
於聲色嗜欲不厭行不合理故常人氣盡而散與草木
同腐聖人氣數盡而魂遊神常不滅○賓章居貧蓬户
蔬食讀誦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欲與之交不往而康
以此益重之人為表康之賢而高章之風○陳東蘇門
集云許幽谷先生讀論語至夫子吾道一以貫之而曰
聖人之道合治巳治人而一之故曰一貫此說只為未
見道理蓋道本是一治巳便有箇治人的所以治人

者即治巳推之非有待于合也合之則是二也他學亦
有識得一萬事畢之說却是更精有客疑之答曰以一
貫之一在前貫在後若說合治巳治人而一之則貫在
前一在後中庸曰性之德也此便是一又曰合内外之
道也此便是貫方說得箇合字又謂仲尼所以教人者
博文約禮之功修巳安人之事耳性命蓋未多言也此
說尤謬蓋博約修安便有箇性命之理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即形耳上便是道若博約安
脩脩其功則為學悟之即性命故顏子心齋矣即博文
約禮而卓尔也曾子大學一書皆修巳安人之事然既

唯之後而作此書不可謂不有數於性命也高叔嗣曰
子貢號最博識嘗聞一貫矣然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或曰夫子罕言性矣假使論語顯言性命
弟子據而書之明白如此又奚得所謂不可得聞與罕
言者乎此尤可笑蓋性命只是心授豈能言說子貢穎
悟既記夫子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亦只是他巳聞之非
孟浪説話也觀汝以為予多學一章與予欲無言一章
皆夫子因子貢將悟之機而啓之他弟子未嘗及焉豈
有箇性命可顯言可據而書之者若謂可顯言與可據
而書之今一部易豈不是性命豈不是顯言者據而書

之不過如此耳今人讀易只讀其詞不過如此若陳畱南李之才邵堯夫讀書便有個悟處盍顯而言擴而青者易之辭也易有性命之理不繫於言不盡於書也夫許函谷高叔嗣陳束皆時之文士可表者豈敢非之却於道上未分明故輙為之說嘗聞龎宗仕陳爲高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測吾意所觧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

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于世此吾之所以不著書也知醫不可著方而妙道又可示人以言乎〇胃發仲文善屬文謝靈運曰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此言便見開卷有益）又殷仲文當變時失志恍惚臨鏡不自見其面數日而遇禍（凡人心悴神移魂遊魄閉故不自見形）一日觀白居易動靜交養賦喟然曰今觀玆賦乃知宋儒有功於聖學者此哉其賦曰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彼其視動靜爲相戾也盍性本靜人能得其性之靜則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宋儒謂聖人主靜立人極君子愼動以復性甚粹然於理者其賦又云所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夫謂之養恬養正者非以復其性之本靜耶客曰愼動亦是交養靜答曰非也愼之云者乃所以求於靜也客曰宋儒亦說交養答曰居易言交養却分了動靜宋儒却說靜存以制動動而愼以求不失其靜請細心方理會得賦又曰不有動也靜將疇依不有靜也動奚資始此說尤謬執迷於動靜之迹全未悟動靜之理賦之終曰老氏觀妙顏子知幾二君子之學細味之有得焉却不是求之於靜耶白居易唐稱大賢是時聖學未明乃如此因以

見宋儒有功於聖學

程明道謂天地間惟感與應而已邵堯夫亦謂物有色聲氣味惟聲最大故天籟地籟人籟声以貫之也谷神不死以声傳之政治淑慝以声通之伯牙琴而陽春白雪匏巴瑟而魚遊馬仰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盡天地間之感應者声乎客曰嘗聞諸列子有鄭師文之琴當春而叩商（屬金為秋）絃以召南呂（八月）凉風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屬木為春）絃以激夾鍾（二月）温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屬水為冬）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屬火為夏）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四氣

有真宰焉觸于声異若此歟答曰渠疑於列子之言抑疑於聖人之言耶鳳凰来儀百獸率舞非其有應於声者耶天地感應惟声爲速而至大故先王以之懲小人則去鄭声以之養君子則取詩歌以之觀風則所以被管絃登清廟旨民間之歌謡以之徵賢則甯戚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知其非常人而載以歸昔姓音一女耳仰天一嘯天爲之降洪水十丈以蘇大枯客冷然而息曰是乎至無而至有也惟声也自無而出則神通之山陰鬼哭小寺鷄鳴自有而入則神應之洞庭崩谷橋斷城崩夜将旦而鷄先唱歳将泰而雷始作竊亦聞矣西

邱之教從聞入遂以音韻轉切以盡声之變以極神之感大率此理也故聽於無声則知声恒在觀彼世音則知音非耳声固與神相演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金有質故流海有体故結景與風不屬形声故不受累太虚豈有拈乎○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也故芳人忌明潔客曰若田宅自汚者近之乎答曰近而未盡也文王易於羑里孔子微于過宋故坤示臣道則曰含章可貞明夷之[illegible]居変則曰用晦而明故矜才者澆則臣紀淫馳智者察則當變迷○天地以氣養萬物故以煦育物承氣以生伏氣以壽氣消以死○養志者忘形厚生者澆性顔延年称陶淵明薄身厚志即此義○班固作劉德劉向父子傳在向傳則謂其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誦讀以爲奇獻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方鑄作不驗在德傳則又云子向坐鑄偽黄金當伏法德上書訟子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謚繆侯揣二傳説須盖以德録其異書以及于子故不直之也然既云不驗矣又云鑄偽黄金何哉不過縱横其説以爲鑄偽黄金則其罔上誣世而後可按之於法也後世方士作用想亦祖此術耳往往愚惑士大夫若果其金鑄成亦當如向傳坐以偽鑄伏法可也况其多不驗而受方士之愚耶

李華作政事堂記云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已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高祖光宅元年裴炎除中書令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諫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于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

可以啓之於前代柰不賞爵柰不封開荒不救見饉不
驚逆諫自賢爲道傷古此堂 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
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狄
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
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
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擁九重之耳
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
國有傳青史有名可爲戒之無罪斯記至哉華之文乎
是知其該讜其責隆其權望虞曰百揆三代曰冢宰秦
漢曰丞相秦斯典也國家懲庚申之孽散九卿之任靖

難以來設文淵閣於內承絲綸而已不稱堂而稱閣不
徧政而徧文遂哉義乎誦李華之記益知人主之職在
論相○客皆覩耿弇傳相詒曰功懋懋賞商以前無論
巳春秋戰國以降君臣權詐相持下始有不賞之功而
上失必報之典於是乃高士鴻冥哲人肥遯即其次者
負志自豪無託遺世乃捐生與竹帛功成而人主背之
客曰審尔恐聞者寒心而英雄難以資緩急也因述范
曄之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
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
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盖

以決一旦之負豈其乎有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
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户追誦龍蛇之
章以爲歎息吁使明主而讀范史尚念之哉○孔子嘆
其文則史若後世史氏有一不公處則將曷傳焉陳壽
稱良史矣當時謂其因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乃私於
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從竟不
爲立傳又壽父被諸葛亮所髡後作亮傳詆其短將畧
無應敵之才又以平日爲諸葛瞻所輕乃曰瞻惟工書
名過其實夫以亮瞻之茂實恐非壽所能掩然或名不
及二公者而受史誣則後將奚取裁乎孫盛晉陽春秋

桓温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
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户事其子泣請爲百口計盛不
肯
秦皇以截私議遂燔詩書新莽欲文奸言乃誦六藝二
氏皆仇經者也○三陽之月其造化之至微乎故三陽
交而爲泰泰者通也故十二月麋角隕（隕墜也冬至陽氣始動故麋角）
隕十二月鳴弋（弋謂鳶也）玄駒賁（玄駒謂蟻也賁謂走於地中）正月必雷
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故謂雷則雉震呴（震謂鳴也呴謂鼓其）
翼氣物之感凡庶莫測也惟聖人見天地之心○童恢
呪虎（邵有虎害恢設檻捕獲二虎呪曰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人應王法殺人者死一虎俯首震怖伏叩殺）

之虎視鳴吼若緗究令一釋之人頌曰信及絲歎者處宗談雞宋處宗在晉時為兗州刺史嘗買一長鳴雞置窗間愛養甚至遂作人語與宗談極有致處宗因此大有進〇江南養蠶織縷之始茨充字子河宛人也漢建武中為桂陽大守先是部臣巡長沙介從者皆徒跣部臣問曰人無屨亦苦之否御佐对曰盛寒時並裂出血燃火燎之春温或濃漬至充乃教人養蠶織屨江南頗知其利自此始〇剌剌七迹切韓文云崔婢子語剌剌不得休又潘岳閒道誰和嶠剌促不得休皆細声烏烏人相謹而大呼声也楊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〇盧呵保人国呼織也其因不出織有商人至則以子挾卿易之椰王導之練音竦絲也祖謝安之扇價騰從其名也時帑藏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士人翕然爭服之練遂涌貴端至一金又謝安有鄉人將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苔曰惟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中競市價遂增君子曰名之動人也如是〇斛茗瘕續搜神記載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便能飲

復茗必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升合便以為大不足後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縐似牛肚其人又竟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中涌出既吐此物遂瘥或問此何病客曰此病名斛茗瘕按所吐物置盆中以斛二斗復茗浇之其物翕之都盡而止〇羊齒彥音齒貌眼露誚卿宋孝狎侮伴臣隨以狀貌呼之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欽昏号曰鬍〇神叢墨子云建国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蓋木中神靈託之也史云叢祠今村落中田翁各指其一隅長樹木立廟臺歲時祭之是也〇王陽明荅鄒謙之益守書曰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擴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功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欲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此至言也嘉靖末陸澄萬曆以來士人拜稽詭度呼號疾表非忘名姓而又加以曰翁曰老互為虛誕視陽明時又甚矣竊痛念之或以陽明講學一節遂不思其言故述之此士夙良劑也

客談賜也汝與回孰愈章而曰當時聖門性與天道之學惟顏子潛心者次之則有子貢之穎悟然子貢只汲汲在多學而識上做功夫故其方人之心較量顏子只從聞見知識上取數以視顏子何如而非能反諸心也夫子知其然特呼曰汝與回孰愈將因其言而進之子貢果對曰回聞一知十賜聞一知二果從聞知上取數

多寡以已較回如此而已而未達所謂一以貫之者回之聞與已之聞既同則回之知與已之知皆此一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也夫子進之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蓋謂女只在聞知上的功夫豈能同得顏子克己潛心之學汝云何敢望回此真弗如也但汝方回之際量已之不如回者在此而思以進於回則必反已之學探回之學日就月將反本窮源或有得焉知其弗如者不在此知一知十而在彼克己潛心賜其有進乎故夫子特以許之蓋進之也觀夫子他日多學而識一章與子貢性與天道之聞則吾與女弗如之教盡在是矣余揖而請曰聞

教矣今日如面夫子矣○宣公元年晋人宋人伐鄭晋侯
後也宋賊逆也鄭背無罪矣晋不修方伯之業宋非能從諸侯之義特書伐矜中國體也晋宋書人兩責之
○晋成公綏東郡白馬人謂天地之盛可以致思因為天地
賦今讀其賦累千餘言抑曷能狀天地之奥竊謂欲賦
天地只消夫子二句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是賦之精者○一客嘗過余鎮祁樓書舍每
見余案上書吏謂余曰丈無日不對聖賢余亦自是廓
然思所以自力○客談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與墨氏兼
愛何以分別答曰仁者之心視萬物皆在吾身上看做
一了是其愛之根源處無一毫私意間隔也及至用處

却有分別縱是分別亦皆此一體之愛發出來的親疎
貴賤厚薄也西銘所謂理一而分殊最盡墨氏緣未識
所謂一體只強要去將宇宙內民物混做為一謂吾之
親與人之親與天下之民物皆同此愛遂使分殊處全
無分曉既無分曉却是不免私意限隔到推不去處只
說箇愛由親始故仁者安於仁智者利於仁而墨氏疑
於仁○客又談當理而無私心何謂也答曰理與心分
不得然亦有幾微之辨理屬在事上亦由吾心發出發
的念頭處非其自然有一毫意便是私了如云有意為
善亦是私所以无雷無妄聖人不思不勉只是當理而

無私心也就如無喜愠色必告新令尹與夫棄而違之
至一邦又違之豈不是理合當如此然于念頭處恐未
能盡所以不許其仁陽明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
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却混了窃不以為然○客曰
世間人有好事不肯做有好書不肯讀有好人不肯交
當放下處輙不肯放下當執持處輙不肯執持若此者
何也答曰只緣真主翁不在一向迷了祗是血氣所浮
只管錯認去沒了當○顏子程明道令人千載之下企
慕其有道氣象如陽春融暢使物物各有榮茂意○客
曰今日偶讀朱仲晦傳危哉時也答曰晦翁亦只有箇

消息必不危蹟客曰仲晦亦有自業處仲晦執恐不違
時昔孔子知三代之道不可復遂述六經貽萬世又亂
賊紛時乃作春秋使世知有人紀且秘為書法想當時
亦有異言者孔子則微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至其遇
老聃問禮今日詆老學矣當時孔子相遇豈無一言者
不聞有持論異同之辨可見聖人溫良氣象蓋道理在
天地間種種自別孔自是孔之流求之六經足矣老自
是老之流求之道德經訣矣仲晦鵝湖之辯固是君子
與君子對症之藥若林栗本邪而好氣者入國門與論
易西銘不合致栗恨排大肆韓侂冑之詹偽學起而攻

擊迫矣聖人云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衆非知道者仲晦幾失言不且以起釁乎孔子遇陽貨直為問答遺桓魋微服過宋以栗而力與辨道非其似也答曰汝不聞不直則道不見客曰孟子巳有好辨之譏祇緣處士横議閒中與他救正耳鄙見則謂聖賢道不可崇而行則退而明道以開來仲晦巳表章六經四書使正學曉然于天下後世亦豈小補云者只慿徃來令小人眦睚萬一中其毒而主上不知則仲晦之死其為君德之累不淺辛相留正之言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是亦知仲晦者然得之程明道矣王安

石執政欲更法令中外言不便安石甚怒明道時為御史適被旨赴中堂安石厲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屈久之明道嘆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僥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仲晦時主上之向往奸權之當事視明道時不侔矣明道不能為於前而仲晦又能為於此時乎恐此事亦難了答曰晦翁之志國運必欲挽之以泰正學必欲辨之以明如何肯放過客曰仲晦嘗一日入朝有要之於路告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竊謂孔子告徹不中於魯哀孟子桓文不合於齊宣宋何時也君曰屢驚日以甚目下且要談兵拜將兵餉日以當目下且要會計積粟又其君素不曾問學必疑以為迂緩不濟燃眉而仲晦執以瀆其主奸人伺以詆其隙非惟志不合言不從且君疑而奸讒若何澹劉德秀輩承侂冑旨既起偽黨轉騰逐黨使仲晦不測能濟宋家事否不濟則徒死死之又非聖賢之道余汗然驚對曰是非所敢知也晦翁功在經書頗多一

辨然濂溪之謝絶荆公明道之愧屈安石竊注想二賢之注度尤高厚云○客談學而時習章一學字今認作學之為言效也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初此恐當落一層蓋人當自家知得學所以求道而道非外也乃所以明吾心之善而復其性也但氣禀之偏志向或差必效先覺以求其是此在裏的事以此去時時習之則在我既知所以為學而又得先覺之正時習之後熟之於巳便有相契處曰有生意故悅若祇去效先覺所為而不知工夫下手則效之者步邯鄲顰西子而巳縱時習將如塾師東童蒙生書堂習字念書雖是熟

祇效先覺所為的然而非吾心自契合之然又如之何悅答曰亦似矣今秀才家朱註便守為定業將效先覺分明矣復初二對偶成時文取科第榮進足矣誰復有此議論嘗見陽明集有曰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掇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慍者皆不待言而喻是亦此論并述之〇燕策載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悪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與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與論語異〇夫子謂子貢億則屢中然亦非取之也嘗觀魯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至此嘆賜之不幸而他日又以不億不逆而先覺者為賢其見聖人之心乎故悟取回之愚違取點之狂二程不肯從堯夫

學数亦此也嘗於上觀序有云性體本覺謂之明覺體本寂謂之靜亦近理不宜忽之〇客曰漢嚴光之遇劉文叔宋蘇雲卿之於張德遠將無同乎答曰二人皆德而隱者也雲卿灌園自理有隙則閉門危坐人莫測識少與張浚為布衣交及浚為相託漕帥以金幣欵強致之卽遁去莫跡所往帥漕反命浚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因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子期與之共齊富今山潜水杳邈不可尋是雲卿視子陵別矣客曰人謂着羊裘有心然乎答曰亦符載承龍飛利見帝腹一足上惱天象桐江不返寔繫九鼎孰云子陵之高光武之德詎非一出乎哉宋何時也中運既危龍潛虎伏帥漕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雲卿曰恐怕他未便了吁時可出乎而智者肯輕出乎文叔能全子陵之節德遠必不能善雲卿之出出與不出之際二人皆德而隱者〇讀王守溪性善對守溪云秉之問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細思之即人生二句便是所以

善了子其有以喻之曰子欲知尔之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
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
兮其非無也指其虛灵者為性正合餘姚旨但寂然數句即是人生而靜二句了亦重說不
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二句自他教來當是時也且善未形而
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者哉惡有所謂三品
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
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
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鑑之喻止說得箇虛灵即此為性合陽明
心即理之說若程朱之學則謂虛灵之中有實理指為性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
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敝乎氣質者性之所

寓也亦性之所由敝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
音隊墮也於澄淵上智是也碌於濁水凡庶是也碌於污穢
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
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賦之耶曰天地間充塞皆氣也
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
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
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亦隨其所受
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與前性其猶鑑
之說又覺相及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
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

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
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聖此
句是他本領處王陽明作守溪傳獨入此篇而曰王公所深造也世或未之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
之說以微見其學使後之求公者以是觀之寧國吳仕期又錄之而云此篇發明性善之說體認真切而隨問
設喻尤極確當非於斯道有得者不能及也竊謂性李不明佛以神論性吾儒則以理論性
○說文中謂五金黃為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從革
不違西方之行也此論金質然亦得氣而凝乃然耳味
其至理其金之氣耶如夏秋火克金也火以爍金亦以
煉金伏火之後金氣以實故金水之生母藏子中以生
東木木之液水中之金也此丹家妙理智者達之○周

濂溪嘆新聲代變蓋聲自秦漢後智慧者更作聲遂變
至此也昔沈約宋書謂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
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哥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
朱生善琵琶傳玄見之嘆曰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
人而無儷何但變牙同契想新聲者亦始於其人而後
世因以濫觴也○曹慎鎮江人官湖廣武昌太守適己卯
鄉試時大學士張居正當軸子懋修入試慎在外簾得
懋脩卷取之或曰慎用銀壹拾伍兩徧賂諸同遂得之明年懋修狀元及第
矣御史楊四知論劾云居正自撰策題先為子懋修請客對策都中預知必中狀元又云張敬修登進士居
正探知人心不服使徐爵揚言于外曰聖冊皇上念元輔功高特賜拔擢其誰敢非又云丁丑會試張嗣

脩原在後列於尉番觀馮保門署之掖眼人心共憤無敢言者三人俱革為民京中作一聯貼門云居正當朝亂國政三修發第實堪羞慎以門生故是年秋陞湖廣提學副使有軒昂氣屬御史朱璉臨江人巡永州慎以新命來參過祁陽寓秀才張珠珠盛厚幣以見慎揮入無遺聞者耻之庚辰秋璉過祁怨承枉余欽之渠盡醉似猶不遍別余笑曰今日別須他日廣西開府始得申晤也璉大言曰局不頗我湖廣余隨應聲曰必在粵始路經三吾乃可期耳璉默然蓋璉持居正寵結居正之僕從為兄弟往剌皆曰侍教生聞其在湖廣宗院倚張氏勢索諸司至百萬金人莫敢言當時望湖藩都御史特反掌也癸未居正敗慎璉皆被黜余始悟

璉之言云○龍可豢而不可逆其鱗虎可搏而不可犯其鬚○馬援曰丈夫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漢霍去病傳謂衛青日益衰而去病日益貴者此天道之常青門下多往從去病得官爵而任安獨不肯去青者此人情之變○養由基之射百發百中矣而賴一傍觀者教以善息逮能全善射名是養由基非奇而傍觀者真奇也兵家持勝之說老子曲全之章豈欺我哉龍潛于淵雷藏於山天之道也

倫彥式問於陽明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陽明曰三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陽明此一理字便是良知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主靜無欲是集義

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是外集者也此論動靜理最好○漢文帝却千里馬矣苟晞亦有千里牛晞在兗州時有貢其修異食者欲以遺都邑親貴慮信宿不復鮮美因募得一牛日行千里晞以其牛竟以一夕致之見志怪錄○體中癡黠晉顧愷之多才作箏賦謂人曰吾賦比嵇康琴當為人賞識畫亦絕妙但以自大矜反迷嘗封一廚畫寄桓溫皆發廚後竊出而緘如故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不疑告人曰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遂珍之愷之癡類如此桓溫嘗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王十朋狀元及第矣上親擢為侍御史上謂胡銓曰

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十朋承上英鋭力
奬恢復奏斥史浩龍大淵之奸薦張浚且曰臣素不識
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竊慕之今浚一月三捷皆服
陛下任浚之難一日請曰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然
否上默然因改吏部侍郎十朋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
盜出没其間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
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曷敢予人移知夔州饒
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
其橋名王公橋移知湖州召對劉珙請留之上曰朕豈
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户部

責虚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辯不聽即請祠去起知
泉十朋前在湖割俸錢朌貢闈又為泉朌之尤宏壯凡
歷四郡甚有聲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
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
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客曰梅溪不
負主知不負已學可謂不愧及第矣一客又曰王公力
辭吏部寧輸作守梲以得一第即沉念坐廟廊莫秩延
資者不侔而其頴即簿書不以為不屑者尤抜出古今
人情之常○坤復之際是箇天地一大不見不聞先王
以至日閉關是箇聖人一大戒慎恐懼○學者静功夫

最第一○客曰前陽明説心無動静荅曰理本無動静若
吾人往往以情動搬失之故將求道且須静昔羅從彦
好静坐李侗從之學毎退居静坐從彦謂侗曰看喜怒
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
該攝洞貫以次各有條序客曰如何求所謂中荅曰戒
慎恐懼雖似已發了然戒慎恐懼那時乃不見不聞豈
不亦是箇未發豈不是箇不偏之謂中然一戒懼不忘
自是惺惺至虚至靈○客曰文天祥當時王績翁諭官
欲官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寛假得以黄冠歸
故郷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

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哉是
既不肯受官矣一元釋為道士將何似荅曰文山既元
放了必擇所之從容待盡還虚以見舊君耳想他不為
箕子朝鮮必為夷齊首陽客曰古來亡國死節者多似
先生拘留三年而死之余應聲曰三歳燕臺心愈赤百
年故國志難灰客曰天祥死史氏當何以書荅曰覩他
本傳云臨刑殊從容是元殺之也當書元殺宋忠臣文
天祥若云文天祥死之祇是歸節於天祥無以甚元之
悪也江萬里已子祠鄱開宋事不支乃預鑿池芝山後
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元兵破饒州竟赴止

水死数日屍浮從者草殮之當時鑿池之心與夫從容
就義者不當下文山一竿客曰若萬里者當直書其官
爵某死之○客談張横渠晩逃佛教矣作正蒙遂斥佛
之甚何也荅曰横渠既一悔而宗正學豈得不闢客曰
横渠謂佛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是也嘗觀
堯夫元會運世書以窮天地終始其視以心法起滅天
地者不肖竊疑之荅曰不須疑堯夫先生恁地窮理至
到遂從一日十二辰一歲十二月將亥子十二字推筭
將去見得造化子時便有箇生的理亥時便有箇滅的
理這筭來筭去其理不易而其数莫置似有箇倚着說

出來非脱空荒唐若佛氏只說一箇明心將心虚靈不
關六根不着中邊直透太虚遂至廓然無聖遂謂能循
無生道理且曰無生無滅無始終輪迴無動静陰陽一
向蕩去乃至於幻妄天地此其佛之心法也客曰横渠
不為佛吾信之矣然彼自為佛何佗之若也荅曰横渠
既喜其巳之不雜佛而又惧人之有差也故辟闢之以
共相惕耳客曰誠是殊爾人意見則佛氏心法猶超乎
凡庶塵穢之表東土正宗自小夫西方出世之規所望
時之称士人者若以盗跖心置堯舜口捌揚而語人曰
佛佛又勦儒者之成說而云云不自反其穢腐何如吾

當惺惺尒余聞之警惺不敢對退而齋居因肖其私萬
分云○代（音勃動意國語云代然共心代然）悅（音脱尔雅曰可也昔有意悅之）𡨦（音便下揩也）
跼（音怯去也）惣（音總合義）聚敢（武巾反和也）敗（蒲拜反乱也）敗（普班反自）販（方萬反賣）
也咀（慈治反嚼也）咀（慈呂反嚼也）台（湯來反是也）台（羊支反我也）柱（直縷反梁柱也）
杠（之興反牀也）箄（傅弥反取魚器）箄（博計反箄也）汗（胡幹反汗也）汗（七賢反水名）言
言（上去並反）假（下語反）真盂毋（宋鍚箇毋氏何以入禁中）
名對曰幼則束以礼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孟母也易簡性嗜酒嘗飲至沉湎上草書勸酒二章以真
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飲不敢沉衣中流（宋魏仁浦）
貧母為假黃繰置暑衣時仁浦年十三嘆曰為人子不充供養乃使母求貸以衣我我能安乎因涕下辭母
詰洛陽齊河沉衣中流誓曰不貴達不復渡此後為樞密使昔人焚舟棄繻即此類也郄超知謝

玄於履屐（晉書朝廷將謝安以謝玄應舉中書郎郄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
（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在桓溫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謂一履屐至微也）
（知其細而知其大猶知履屐便能任天下之重）
讀律呂新書不如讀通書論樂三章讀新書令人若讀
通書令人感谷曰何謂也荅曰後世鍾律從何處制來
律呂尺寸從何處生來就如黃帝取其竹之均厚者為
箇以入地之淺深候目氣審鳳凰之鳴以生聲皆天然
也非勞人為也非有箇圍徑分寸以制此箇也故聖人
德盛世平攻祥民暢則因此以理會天地自然之聲氣
耳及其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数始形焉不是先

有度數而後有鍾律也其度數衍為十二律者又有損益相生之妙而為之以此作樂宣和乃盡人以合天非專倚人為也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已正矣耳齊最盡神假數以正者竟是步擽不及也度數之紛紜則自班馬淮南子歷晉魏唐五代以來聰明者代出沿襲為制如周尺晉尺之不同秬黍生形之大小訛以久傳制以代殊而長短尺度難與准焉蔡元定亦苦心哉孔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奇非上有仁君下有輔仁之大臣恐新書其孰能興之客曰子說近似假如虞廷之上智

有神禹巧有工倕扁不令考器數作律呂書以照後世耶而至樂不在是也答曰新書所定者漢魏以來圜徑長短之說也而非其本論也濂溪三章辨析古今細思沉誦甚有感動人處儒之論樂者有曰樂以導和謂之導可見和在天地之自然而樂以導之也一曰黃鍾聲氣之元可見聲是天地之聲氣是天地之氣而惟黃鍾為得其元也濂溪契悟源本而論之

客曰古人論樂只一和字而濂溪又添曰淡何也答曰淡近於性和依於情聖世禮教修德性全作樂唯主於和其心之和同天地之和和而不流非如後世之妖艷淫蕩也故周子又說出一淡字以採正之淡字乃天地易簡之理自然平正如云玄酒味方淡淡字是天地之正味非出於調劑而然者一涉調劑如易牙所為縱是善手終有塩多大鹹梅多大酸之流弊者唯淡最佳中庸曰淡而不厭朱文公謂古人制作之妙真有以得其聲氣之元而謂後世難得其中古人制度皆無由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余曰不然不探古人心術而羨古人制作不悲心術不存而嘆制作不存抑末矣有古人之攻善民安便有古人所云天下之心和有古人之心和便有古人之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有古人之宣暢

和心便有古人之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而其效立臻矣如云周官之法度非不井然具在方冊者但全無古人關雎麟趾之意縱行之亦難又縱能竭心思考索周官制度一一不差及行之亦推不去猶如秦周官而二世新以井田而身亡也豈周官之罪哉故竊嘆讀新書若苦于世代度數之難考考得精確須上有能作樂之辟下有能興樂之臣而後可也亦苦

閒適劇談卷之四終

閒適劇談卷之五

客談及戌會閉物子曰天地大限至此元氣窮矣戌會爲剝五陰方盛而一陽在其中將變爲純坤之卦孔子曰夫坤尊一翕聚故曰閉從戌會閉起積至子靜極復動又是太極動而生陽故曰闢昔堯夫先生嘗在坤復之間觀造化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正此謂也曰如此則萬物當消磨不曰天地之大限既窮則萬物豈得不消磨如每歲隆冬時萬物且凋零若太限至自有箇消的理異教有所謂石爛江枯似是数不可逃又曰時有子午一日之垢復也月亦有子午一歲之垢復也堯夫

以元會運世盡天地一元之数此造化之大子午大垢復也堯夫積筭之妙亦只此積筭得去理数莫逃

客曰聞邵堯夫與伊川談及六合外何如予曰莊子云六合外置勿論可也細思之縱他宇宙內宇宙外都只在此氣中旋轉而然故曰天積氣也又曰天包地也孔子亦說天行健只一氣滾来滾去不容一息停凡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四海流注皆是此氣斡旋承藉無邊際亦無形體朱子亦有氣強之說昔程伊川見邵堯夫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朱子謂此康節之子伯温所記也但言極論而不言所謂云何蓋朱子亦惜其不得聞所論也今考堯夫論天地亦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想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于茂叔者抑此其緒也但大造空虛無際誰能理會得去曾見人剖一竹竹內有一小蝦蟆當其未剖也蝦蟆于其中以遊以息豈知竹外又有一大世界也又嘗曰下登觀星臺見地圖今山河大地只一片凝結四遊皆水今看米就地上生出許多蠹類彼其蟲蟲蠢蠢各滿一

隅各囿一塵郎中蝦蟆耳莊子云夏虫不可語氷正謂此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千百年俚有周邵議論將使誰知此哉因在一處見有一木衣浮于水上近而視之有許多虫類在上游亦只見得許大地面可以相生豈復知水外更有許大乾坤也木衣上虫即虫蠢之類均一見耳昔陸象山幼年叩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象山遂搆思之不得一日讀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遂悟而嘆天地原無窮盡都在這無窮盡中可謂理會到了客曰聖門何不一言之也曰聖人恐涉怪誕故不語只說箇不可使知之便了後来

佛氏謬爲大說以駭人耳目乃有無始之始無極之極
等說而聽者疑矣
冬至日客携酒梅花洞相談因檢復卦義酬答一番客
曰天地之心非聖人無以見之予曰至哉至哉君聖人
見處須是無言了因出堯夫冬至詩歌之何者謂之幾
幾字最妙天地人之心也聖人見此而已天根理極微天根即坤復之間今年初盡
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得是自得其間難下辭自得之妙孟子
所謂難言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知字應前知幾又歌冬日子之
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氣之始萬物未生時動之微玄
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正是初動未生景象此言如不信更請問
庖犧歌罷客出洞口觀梅遂悟因讚曰梅兮梅兮豈羅
罪汝獨傲兮花依依造化何心兮於汝幾聖猶難言兮
吾將折一枝以歸予笑曰亦似見了
釋氏四大部洲儒者多[illegible]其妄誕至太史公云崑崙山
高二千五百里日月[illegible]避爲光明尤於理難通也
又不若楊泉物理[illegible]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
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
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極也蓋以理推之云爾今
試觀日之初出與日之將入都一箇紅暗大暈無光逼
人眼則所謂行太陰而無光者似近之矣翁思齋曰卯

爲日門太陽所生酉爲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
于此大而天地之開物雖始于寅至卯而門彌闢闢物
雖始于戌至酉而門已闔夫謂之門者豈眞有門爲闔
闢哉不過一太陰太陽之氣耳胡玉齋曰乾坤定上下
之位天地之所闔闢也坎離列左右之門日月之所出
入也泉義同此
客質中庸義謂中庸既言箇日月之所照豈照容有所
不及乎既言箇霜露之所隊豈隊容有所不及乎答曰
此處正難與商量只說到無邊際無窮盡便難執泥嘗
覩拾遺記謂磅礴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寒
有桃千圍萬年一實夫云扶桑者以中國視之在海中
彼磅礴又去扶桑五萬里而日所不及豈非其無窮盡
者然耶此難與談故曰六合之外不可談也子思亦說
到語大天下莫能載注子又云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
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
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
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按此
云古莽與磅礴山之說同然皆以爲若莊生之寓言則
可尔若夢實覺妄句以談理亦深矣
客談天地曷以識其心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答曰天

地之心生萬物者也生之至于夬夬者決也有決斷之
義不決則宜盛宜盛則必衰故夬而爲垢垢者遇也遇
一陰生以成萬物成也者所以孕育而化生也陰得爲
毋而用事孕之至于剥剥者落也剥落盡而真精通父
棄毋而得于陽出震而爲帝動于深淵微妙綿綿故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之心吾
父吾毋也人吉凶悔吝生乎動亦在乎復之而已不遠
復無祇悔其顏子乎周子曰聖人主靜立人極聖人之
心一天心也迷復凶
莊子曰程生馬馬生人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馬生人

又晉書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
曰主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然則莊子之說豈
亦有似歟林希逸口義却又不同
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觀
此則四千里之上竟何如也釋氏謂無想天無無想天
可盡斥之乎但難作話頭耳今之蒼蒼者乃人之極目
處見得如此耳日月星辰之懸象皆是氣之各凝結各
具精神各自能運故由天而日月而星辰有遲有速若
謂天有是形體而諸象附之隨其運轉則如人騎千里
馬馬千里而人亦千里矣何遲速之有彼之懸象下照

所謂倒景者非歟宋儒張横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蓋
謂之由非謂太虛即天也天由太虛而得名耳列子又
謂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是天地萬物都在太虛中
說較大至陸象山亦云原來無窮盡都在無窮盡中亦只
見得道理大則然耳又不若横渠說實
南有炎火北有寒山南離位也正午屬太陽北坎位也
正子屬太陰日陽精也故正午則愈光初出時入西時
光便掩掩于太陰也王逸言北方有常寒之山陰不見
日名曰逴龍逴書踔山海經又言西北海之外有章尾山
有神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而赤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夫

謂之燭龍者豈其能燭北方猶南方之日者耶
世談輪迴其微旨祗是喜生蓋有生則有滅也蓮華經
謂佛嘗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盤蓋能離
則不生不生即不滅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
明蓋音之生也乃身無漏所謂眞照所謂法身也音爲
微妙故曰觀世音音之生也依於無明故金光明曰無
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
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
惱滅聚○涅槃猶儒者云聖域釋氏云彼岸故曰心無
退轉即使前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

樂故諸經以一心為禪惟在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在吾聖門亦在與顏子之不惰而斥子貢之頻息也聖門亦以心學到義精仁熟心曠神悟而樂生焉然禪之樂以寂之神儒之樂以理之趣○佛氏所謂法猶吾聖人所謂教至教無教然佛果有法耶客曰渠如何又說法門答曰非法門又無以現諸無法故僧肇有言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大乘乎故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猶筌所以捕魚得魚者忘筌也言所以代意得意者忘言也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故

法性者法之本法相者事之貌○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客曰后夫人且有史況君之左右乎○讒謗二字義最惡邪乘以加於善人君子古今多少人却藉此以成讒貫是讒謗者善人君子之名故羑里之囚以文王之德也汨羅之沉以屈原之忠也孰謂讒謗果惡哉譬之五行有相生有相剋然相生體也而相剋乃為用耳金克木矣水中却生金以滋木之液而後可以成其生蓋木能生木而不能養也水克火矣木中却有水以鍊火之刑而後可以成其生蓋木能生火而不能鍊也善人君子偶

一說一謗乃所以養德而鍊實客曰倘甚鎮沸如之何答曰安而承之謂之順屬而克之謂之修積誠而肆之謂之感毋辯毋撓毋與力若甚時則三閭之沉武穆之殺中生之京千載而下而謗者讒者必誅于既死之後而善人君子之氣益以生○隋韓擒虎常為求州刺史壽入為柱國一日有鄰母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訊之其中一人曰來迎王忽不見人有一人當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曰何王答曰閻羅王擒虎之子弟欲撻之擒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卒○客談宦者張承業傳歐陽文

忠稱其辭偉然可愛答曰豈獨辭偉思之尤朋其識量有度越處晉王病革以莊宗屬承業莊宗亦以兄事承業軍國事皆委之承業亦悉心不懈積金帛市兵馬謀農桑其功居多初莊宗好俳優賞賜伶人甚費而承業主藏謹莊宗因置酒庫中酒酣故使其子繼岌前為壽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又呼繼岌小字教語曰和哥乏錢可與一積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不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莊宗欲持劍之承業起持莊宗而泣曰臣受顧命誓雪國讎今為王惜庫

物而死死不愧矣莊宗懼太后聞之謝曰吾杯酒之失
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竟不承命太后
召莊公入内答之令過承業第尉勞乃止未幾莊宗欲
即帝位承業諫以國仇未報遽以尊名自居恐失天下
心莊宗不聽承業哭曰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功成
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
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乃至
自取之誤老奴矣有疾歸太原不食而卒究其識世故
君人下哉宦人豈復臣正厥后克正莊宗終好伶而敗
非天乎○易起宦在德不在險似偏矣孔子云設險守

國此然乾卦上明著盡德與險兩相扶者也班史曰髙
帝滅秦將都洛陽寤劉敬之言自以爲德不及周而賢
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
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夫不敢諱亡便是有德蓋有
德無險則德有餘有險無德則險不足德與險俱則稱
金湯○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此南史王敬則語也檀謂檀道濟譏其避
事○君子言必聞表著之位視不過襘結之中故曰觀
其容而知其心晉厲公視遠足高是視聽謫也故弑周單
子視下言徐無守氣也故遂卒人曰視不登帶言不過
步愼之哉○班固曰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是知上下一氣

押衆也象人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萬曆庚辰偶得曇陽大師傳聞有禅諦中雜以怪現景
象種種恐流傳爲曇陽累乎依傳改削蓋亦求厥傳云
曇陽姓王諱燾貞太倉州人也父錫爵登嘉靖壬戌禮
部第一官翰林至禮部侍郎母朱氏淑人先是母一夕
夢月輪墮床遂有孕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生多異質
稍長聘徐議徐廷祼之子景韶甞五歲時剪紙作小幅
寫觀音像該繭間膜拜每旦誦彌陀百餘声乃起率爲
常又拜天地祝父母覆父母益奇之令就内傳授孝經
小學讀之輒罷去毋閉門獨坐若有思者萬曆甲戌年

十七擬裝旦嫁因出所寫觀音像懸一淨室矢言願長
齋受戒朱淑人驚訊所欲對曰欲了死生久之曇陽一
夕夢真君口授一編曰法照悟圓靈寶真經既覺遂能
臆之詰旦書以告其父曰是道經也而禅自是漸有省
未幾景韶訃聞告父曰奴故徐郎身也今當稱未亡人
父曰若豈已嫁徐而未亡人爲對曰父謂不食禄者不
王臣耶則日者　大行之詔下而吏民何以哭臨成服
也父不能答會朝議新建伯王守仁廟祀父當屬草父
草云大夫醇儒也陰事禅而陽攻之不宜祀曇陽見之
謂父曰以王氏學非耶則可而以朱氏闢王氏則不可

夫百步五十步者皆走也父駭然莫契所得嘗曰吾道
無他奇澹然而已若固靈君不去嗜好薄滋味寡言語久
而行之即不得毋厭倦稍有得毋遽沾沾喜蓋自以為
得則終弗得也因創一龕鍵之時誦金剛楞嚴諸經有
得處輙書若注者且周歲忽謂弟衡曰心可調矣我相
人相俱忘之矣即出與姑姊輩押委曲周詳時雜以諧
浪諸姑姊相歡甚然內不無少疑其怠即祖母吳氏亦
疑之且曰汝苟靜久今逐種種相得無亂性乎對曰習
亭以鍊性不聞亂性也夫靜自女習之自女識之心攝
境則真空也為境攝則頑空也吳氏亦若夫曉所謂曇陽

因大悟覺神光自中發先天氣融融周五臟遂成冊時
有所悟降白是水火亦絕朱淑人撫之且請曰君繪者
謂了死生此為了不耶曇陽噗然曰徐之以了先是從
父寓國子舍見弟衡讀論語亦取讀之曰異哉此何書
將毋聖人言乎哉衡曰論語也曰我固知聖人言定人
不辨也一日又舉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冒天下之道
謂父試為我草一論毋作朱氏解也父不省又曰毋意
毋必毋固毋我有味哉茲所以為孔子乎勿正勿忘勿
助孟氏庶幾荷擔矣又曰道自和光入者乃真門也自
無欲速修者乃真[illegible]也自不妄語始者乃真芽也況五

欲海而托善薩行彼哉彼哉一日父從容問道告曰但
於十二時點檢身心中過而已父應覺未有過在曇陽
曰此一念即過也父愧服一無心有者讀宗鏡録嘗拈
南泉論六祖衣鉢公案作數百許言曇陽手一札示之
大畧謂如來三十二相皆從無相得心靜神凝自然之
理然後可以當空逆火紅如血次聞獅子吼三聲絕得
如意珠照破萬象森然所論衣鉢雖即心見道尚未見
性成真無心有汗下浹體大都所詣訣類此父於言下
惺惺頗涉傾注而內不能無少疑且度旦夕當大隳求
忽忽從事森浮為而曇陽子汲引父尤籍籍當得神

游現黃衣乘樓脊蹁躚舞上下又稍伏父曰曷不必讓
晦對曰吾所苦心為二大人白業地也不然去吾色身
旦夕耳父嘗歸一室坐仍錮其隙頃之肅然風至立穢
旁發語曰大父在耶回頭是路已徘徊几案間久之乃
去父曰聲聞僅是掷亦可形見不父仍居一室至夜半
曇陽子復至光耀如大陽之出父亟呼之遂去明日謂
父曷一反求津津然匪外也因曰造化本無工衆生自
造化一日榜其龕曰曇陽恬憺觀蓋恬憺者其所繇成
道訣也將蛻龕能循抵直塘具疏餞往徐墓祭之出朱符

焚爐中行八拜禮自爲文命其弟衡祝之不可以句遂
焚摽墓傍享室東北隅曰是佳地頗宿焉時吳淑人朱
淑人諸姑姊皆泣挽之使歸不爲動第云吾嚮者欲死
而不得死今者欲宿墓而又不可宿即免不死而宿此
非志矣而柰何令我歸且曰爲我辭大人父曰嗟乎吾
女之爲徐郎亦足矣而猶爲所欲爲無乃障且愛緣尔
哉何稱成道曇陽子曰父爲是言乎兒稚不學問徒以
此一念爲上真所憫録幸而偶有成而遽弁髦之則自
食也父服其言直不敢奪曇陽子自是止宿一龕不復
移足若是者倚徐墓爲終焉計一日戲謂弟衡若欲我

禪者化乎將道人化乎衡不能對則又曰而知二氏之
化而不知儒者化夫乘理而來乘理而去則三化一也
九月九日化期仍之徐墓設祭畢忽袖刀割右髻于几
曰吾以上真見度不獲死遺蛻未即朽不獲葬此髻所
以志也爲我謝參議君幸而啓徐郎之窆而祔之君子
於此一事謂曇陽秉理二字得禪之精而用其大云至
期具浴竟易新衣冠斂塵履如恒時勅人啓閉柵口不
得男婦近遂入龕出所書遺教及辭世歌其歌曰二十
餘年厭塵土呼我泥蛇爲我舞我欲乘之歸去來去時
還識來時路渺茫矣我道人曇不會談天說龍虎君知

混沌是何物君知白雲是誰主我還是我君是誰一雙
蝴蝶空栩栩化之時有二白虹長亘天額憤觸楊枝水閃
閃皆金沙又類刻星斂頭大大於升遠近皆見又有二
黃蝶自龕出盤旋久之始去載閲曇陽答瞿太虛汝稷
有云人心死欲生（是性）心生欲死（是念）既死既生欲不死不
生古人千篇文字今人謎在何處智者且了（止念歸真）答趙
定宇用賢云爲人所難爲是男子事是識非智（智是本性正覺）
（識是情緣塵切）恐人所難恐是聖賢事是智非識道人曾記父
毋未生前遺下玄珠即今霜降水落（說一入坎宮所謂水中金）時任
君自覓所問攝持動念必於靜坐時便屬外道（以靜攝念便是）

（枯寂）答管東溟志道云學道心欲淡欲死欲愚夫道者無
爲以誠入以默守答沈（少林）懋學云聖道脩神神在身情
爲用用而不用爲脩持示王麟洲世貞云夫道者包天
地離有無然不出澹之一字上智利根存其實則務匿
其名自信篤不論人未信公明敏絕世既承道門即可
便當持神凝慮以待機緣若愚若昏和光混俗內念凜
凜常如帝師對面乃真學道者旨哉諸言其云遺世書
類是矣曇陽生尊凝靜謐外若示不慧者而中實了了
其始受書不盡省識人間字十不能一二而既得上真
一切洞徹六經子史趨走筆舌間無能窺所自它注故

兩藏義往往疑然有獨得即耆宿總持弗逮其持論恒
依倫物尤能察人情識常變又善篆一日王世貞索紙
墨向曇陽乞書曇陽曰奈何不好字義好字跡不敬心
師敬經師禪者正脉不越数語一日父訊以何所受書
與文義所由解對曰此甘如明中物圓滿正覺即神通無礙惟靜
而無欲者能一一貫之所教人背金剛心經黄庭内景
道德陰符以為身心要謂叅同悟真不言黄白男女而
諸解者流而為黄白男女以悞世人故於八戒末志之而
不亟亟令人受然則竺乾聖諦者其果探斯義耶曇陽
了世而為徐君了三綱之重其抑出世不出世已乎故

王世貞系其傳有净明依忠孝悟真趣禪那之句云
有道之士處紛華中槩不用情而能用之以適吾真因
得之張志和王無功焉志和自稱煙波釣徒釣不設餌
志不在魚也羽嘗問志和孰為往來答曰太虛為室明
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觀志
和之言飄然天地萬物為蘧又何羨於一魚哉隋王績
嗜酒不任事嘗乗牛車過酒肆輙留数日唐高祖名為
待詔故事日給酒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醖可
戀耳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illegible]大
樂署史焦革家善醸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
請曰有深意深意二字宜玩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
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自是太樂署為清
流績為述焦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以來善酒者為譜
立杜康祠祀之尊為師以革配享因著醉鄉記以次劉
伶酒德誦嘗飲至五斗不亂夫績之言曰網羅在天吾
且安之遂還鄉里有奴婢数人種黍春秋醸酒養鳧鴈
蒔藥草自供牀頭置周易老子莊子耳他書罕讀然則
績豈沉湎者哉績卒鄉人思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
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
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黜無慍色退而適野見

機士機士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應吁機
士非知無心子者而績之酒世未有諒其真者乎史氏
曰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
穢而養精吾於志和之釣與功之醉其逸跡而走影者
哉○侯師聖從學程頤未領乃訪周濂溪濂溪曰吾老
矣說不可不詳留宿三日歸見頤頤曰非從周茂才来
耶漢戴良才性倨傲一見黄憲罔然若有失其母問曰
汝復從牛醫兒来耶一以道言感發人一以德容懷服
人○趙頫系出宋太祖之裔文學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兼操履
純正書畫絕世今論者秖云孟頫之書畫故史官楊載

云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人以為知言余嘗疑作史者分類如隱逸方技忠義等恐其人之全抑有掩於類者多矣蓋亦楊載所憂孟頫云○唐太宗因魏徵憂思之使人捜其家所遺得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任善人則國安任惡人則國弊愛憎之間所宜詳謹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太宗嘆曰朕思不免斯過命侍臣書之於笏一日又召其孫暮云問家書詔頗有存者乎暮言對惟故笏在太宗命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太宗曰覃不知朕意

此笏乃今之甘棠也甘棠遺愛微笏遺忠○金始祖微時居完顏部下為衆所信服完顏許有賢女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始祖遂以青牛聘而納之生二男一女後遂昌有金國俗傳女生四十八而天癸絶故書以証○蘇舜欽曰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三商言夜而眠高春日出而起昧只明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逐響之於声而嚮為難係至哉其至有而至無者乎○

宋儒言元長乎亨利貞矣而貞實起之專翁之內兆化化之機者也言仁統乎義禮智矣而智實藏之虚靈之中具生生之理者也○金是造化真一之精在水則為水中之實在木則為木裹之液在火則為火裹之花○造化之氣運於四而乗以一故土寄旺人心之理達於四而主以一故信體備氣運惟夏秋之交為功大有生有克也人心惟禮義之交為功急有成有制也故程子之言曰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南方火在人屬禮西方金在人屬義又曰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增壞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獨善其身君子得之以養民推己及人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中和位育又曰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萬化之機軸也北方水在人屬智東方木在人屬仁○心之生理曰仁其生理之燦然秩然者曰禮有感

有應易流於偽而偽不可以學禮故信於此為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孔子曰克己復禮此之謂也孟子云必有事焉集義之功正在于此禮全則義全停停當當有箇主張有箇設施朱子訓義曰心之制事之宜最盡此理蘊藉淵乎不可測而炯乎其不昧是曰智孟子云盡其心者是也義含於智而智則能仁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火為土之母而夏季土獨旺蓋毋過子養以火鍊而金伏焉信為禮之主而人心惟禮之發最易偽故實其心而義達焉○四氣圓運嗣續惟火金相克矣得土以為之間故嗣續尤為大

四德相濟體用相資禮義相規必得信以為之節故體用尤爲急〇造化之氣泰於春三月至於夏土氣舒而金泄矣儀真火以鍊之返毋胎以畜之則子伏毋胎雖炎蹙而不害土因火結孕得毋以成功所以生兑金在造化為坤復之際在人為丹為聖胎〇坎中滿滿謂坎之中爻為兑金情主其外兩爻為戊土以衛先天真一之氣戊土能生兑金是水為金之父故堯夫詩云水裹却生金是也然金之真水能資木中之汞又為水中之子然兑金之真水以戊土為鬼須巳土一鎮巳土在離宮即夏季伏金之土以火鍊也然後水不妄流于外所謂約其情以合于中 離中虛虛謂離

之中爻為巳土主性故曰離中有物是謂火精名曰朱雀若火躁便失其性須心平氣和乃可調攝〇金是丹之質名水是丹之華液土是丹之常住〇客談神應神識何辨答曰神是先天之氣之靈嘗寄于心而妙用顯乎面目無感而無乎不感無應而未嘗不應陳希夷題曰魂離神不動者是也故曰神屬離宮之火是謂之性識是從父母交感之初來六塵之根而屬乎耳目鼻舌身意等屬坎宮之水是謂之情性是離宮之巳土從火鍊真而為丹因情是坎宮之戊土土不能制水有觸即決故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佛學謂六通為用便是神應

故妙六入不積便是神識寂滅君周子曰聖人靜虛而動直盖聖人只主靜嘗瀅然瑩然性靈自在一有動則感而遂通性嘗為用而不用其情論語曰無意中庸曰不思不勉老子曰聖人以神載魄程子曰聖人順事無情皆是此理也識則從耳目等入好貨好色好仕進皆以識相纏不已至於若憂老死故曰血氣用事程明道指為軀殼上用事〇鎮祁樓右因建一小堂自肖像於其中因署曰天然託之風與月景致託之山與水情興託之詩與酒不假王與侯不貸金與玉時而署之千有萬有豪俳謔之可貧可守

失旦之鷄再思一鳴折足之𩾃難求復飼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東方朔語識之則為玉不識則為石晉語司馬遷以申救李陵而遭腐馬融以過謁不疑而坐死〇覆豹漢馮豹毋為父所出後毋惡之嘗欲行毒豹逃走得免事之愈謹人稱孝馬父拜尚書郎每奏事早嘗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日肅宗聞而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令勿驚按趙忠宣之假寐類此〇司馬溫公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明道嘗惜光美資却未聞道溫公一日語明道欲設一箇中字於心明道笑曰只求一好字可見他質美之力必稱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雖不喜釋老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

也竊謂不喜釋老亦只是欲該箇中字於心之意若真
見釋老爲不足喜須到信處乃有力○今人作事擇日
嘗讀王符愛日篇謂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奏
章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
為政之急乎遂蠲其制書此以笑世之好事者重時日
云○魏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賜臣下獨有素屏風
一具以與毛玠且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物
客曰玠之清可以厲其餘
左氏謂氷以風壯而以風出風兼陰陽之氣故博物志謂削氷
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有火出客曰堯夫謂有

温泉而無寒火只此理○三獨坐漢光武特詔御史中丞司隷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云○自責人梁冀起別第於城西因以納奸亡劫良人為奸婢至數千人故云
云○易東丁寬受易于田何及寬學成謝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夷稱託陀
猶華言國老也○高士峯南安秦系嘗隱居九日山系卒人思之因立亭而号云
居士屩唐朱桃椎也性澹泊絕俗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人愛其絲細以米茗易之因号居
士屩○大夫橋唐張志和所居門阻流水無梁陳少遊為構之人号大夫橋○蒲萄思
母唐陳叔達一日高祖賜蒲萄不食上問之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願歸以遺母高祖為流涕曰卿
有母可遺○斗金不移尉遲敬德為秦王護軍時隱太子以書招之厚遺以金敬德曰臣久陷逆
也秦王生之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固辭秦王聞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哉○王
子年拾遺記謂東海員嶠山有氷蠶長七寸有鱗角以

霜雪覆之始為繭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
不燎火浣布出燎又不同果○雞老李也味苦而子不細又味甘來衆禽栖來禽見謝王伏交
京都嘉慶坊有李樹甘鮮稱嘉慶子見韋述兩京記休無實李名杳無實棗名香風以脂名冊
楓色名以霜後劉削也括切丁類音類絲也粗剴摩也衣切古烱火光也于貴切譿
訊也忌切女肪脂也房切分巯張六切脩户六切小兒有智曰嶷女老
曰媼小曰笄車上囊曰橐古勞切馬上乘弓矢器曰韔居言
切謝氏三絕謝濟六歲能屬文嘗作喜霽詩族弟靈運寫之從叔混詠之王弘以為三絕謝晦
貌謝晦名晦字宣明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黑眺字玄暉少有美名文章清麗嘗嘆
晦仕宋權遇已重遣信迎家其兄瞻驚曰吾家以素退
為業汝遂勢傾朝此豈門户福耶乃籬門庭曰吾不忍

見此因裁抑晦君子以明哲保身晦或以朝廷密事語
瞻瞻輒向親舊說戲笑以絕之帝使瞻居於晉瞻曰吾
有先人敝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
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家後晦以泄擣事死年三
十七初晦往鎮荊州詣劉澹別有矜色澹問晦年答曰
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
之已為老晦有慚色人以是占其福薄晦同姓世基死
世基負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
翼一旦失風水飜為螻蟻食晦續之有功遂侔昔人保
身無智力之句史云上先器識信哉○朓既隨王子隆

鎮西功曹上聞王秀之啓聞亟求退為詩寄西府曰常
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羅曰寥廓已高翔朓夙
輕江祏之為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
而復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已後祏一日
同弟祀及劉諷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
雙流以潮弄之祏盈恨遂搆害之臨終謂門賓曰寄語
沈公沈約君方為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後南史謝朓傳
以為沈約早與朓善為此云〇鎚剝也咸切齗骨有肉也夷智切
搤捉也於革切吒怒也陟駕切磔車裂人也陟格切矍視遽貌居縛切蹻草履也居勺切
粇春米不潰也胡沒切鉏誅也鉏魚切玉句注應劭曰山險名水精燈籠狀心洞達也味

劉餍為通判嚴明通達人以擬之紺珠記事開元中張說作相有人遺一珠紺色有光遇遺忘玩
之心神頓悟拍板古以擊節和樂或曰晉宋識造之即俗云撒拔角胡樂也出羌用以驚中國馬或
以竹或以皮為之笳亦胡樂捲蘆葉吹之故曰葉聲蔡琰胡笳十八拍即此箜篌漢武帝命侯渾
作之亦琵琶類或曰以亡國之音故号空國之侯〇釋氏謂解脫為應身凡人只
為愛牢持業障賀知章嘗謁一賣藥王老爾黃白術遺
王老一大珠王老即令持往市餅是其之也嘗知章心念巨
珠何得輕試回不敢言王老乃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以愛障石知章稱逹者況其下耶漢蕭酺好老子善圖
緯天文及仕為侍中安帝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
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之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

高而忌太史公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
及唯泣下懿怪訊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
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
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策第一拜尚書呼酺
其奸人之次乎〇政令只要民信上古不施信於民而
民信之其信在心也商周有誓有盟有會民始作疑後
世示信之權術泰徒木始此權詐之術也然末世非此
無以挾持之韓非子謂吳起為西河守秦有小亭欲攻
之乃徙車轅於北門外令曰有能徙於南門外者賜上
宅民莫徙也有徙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亦令曰有徙

者賜之如初民爭徙之乃令曰明且攻城有先登者賜
上宅上田民爭上朝而拔小亭可不曰權詐哉〇史
記載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十魚而棄之泣下曰
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正欲棄前所得也今臣
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臣聞得幸輩
褰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棄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
敢言美人者族龍陽君以一涕而固寵皆權術〇禮有
不共戴天之仇在父子兄弟爾也漢高帝破齊齊田橫
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食其今
聞其弟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衛尉不聽

為仇又張歩擬伏湛之子隆光武曰若歩来歸命吾當
詔大司徒釋其怨湛為大司徒夫必報者義不必報者權義
以惇俗權以濟謀○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此六字真
仕進公案嘗讀馬援傳援年十二負大志及仕既平南
承制立郡縣穿渠利民可謂之功璽書封伏波可謂之
名當其振旅宜退矣時故人孟異名有計謀於坐賀援
援不納叱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異曰愚不
及援曰今且願死邊塞屍還葬異曰諒烈士當如是援
遂不肯退及武陵之行竟死於疫耿舒之書奏梁松之
怨積于是乎類西域賈胡而功隳於是乎有乗馿責問

而名損且死矣妻子不敢以喪還舊塋悲哉先漢張文
成佐高帝以報韓仇遂置萬户侯而從赤松子當是時
有太子一事良豈不思忠於漢哉度高帝不可以語此
轉移四皓之手觧脱漢廷之障雖曰功成名遂身退可
也宋儒謂其皆老氏之學亦宜若文成者千載獨步援
一蹟五溪隳令終哉客曰伏波拒故人之言故功隳文
成悟黄石之教故名完仕者當誰執鞭○魏高歡故葬
其父詔追贈太師百僚會弔者盡拜魏文皇時為大尉
獨不屈曰安有生三公拜贈大師耶此與死諸葛走生
仲達同而一屈一不屈○魏蘇綽性忠儉宇文泰極推

心任之及卒泰痛之甚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
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
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瑶越次進曰儉約所
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乗泰與群
公走送之酹酒言曰尔知吾心吾知尔志方欲共定天
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声慟哭不覺巵落于手夫相知
不以死生易慮述之以警世情○奸人多反昏于奸如
晋桓温既懐不臣之心有比以王敦者惡之嘗經敦墓
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自以雄姿宣帝劉琨
之儔及北征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

便潸然而泣温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徒温大悦出
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
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不怡昏然而
睡者數日適有遠方一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
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両足浴竟出温問吉
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以温聽特而被一老婢
之巧語比丘尼之祈辱正謂之昏于奸巳乎○五代時
鄭遨見亂遂入少室山為道士妻數以書勸之還輙焚
之晋明宗晋高祖皆召以官不起日以詩章棋酒自娱
置寳貨若棄近於勇退君子歐文忠曰遨多詩章落人

問迹雖遠而名愈彰異乎石門荷條之徒夫文忠之論
然歟激之詩章非為名也憑道歷四朝十君觀其居軍
中結茅菴即東分俸祿以賙鄉里得美女訪其主還之
考其對君之言若唐明宗得傳國寶萬歲杯甚愛之以
示道道進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自有無形之寶
也仁義者帝王之寶又耶律德光問天下百姓如何救
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契丹不
夷滅中國者賴道一言之善此二事就歐文忠公值世
對主不過如此道自號長樂老時開一卷時飲一杯老
而自樂宜與羲皇上人安樂窩翁同遊乃著書陳己事

四朝及契丹階勳官爵為榮何其陋耶道年七十有四
而卒卒之日人皆嗟歎之客曰遨承恩得賜號逍遙先
生道受旨諡文懿封瀛王同話青史果孰為榮辱吾曰
五代之亂惟隱一節為獨步萬一不可隱則甘布衣不
拜祿爵婉轉應旨有所陳乞以救時耳惜馮可道儒有
禪讓猷者後世皆以其人廢之使以鄭雲叟得之告君
皆錄聖域○鄭玄曰人生齒而體備故周禮云自生齒
以上登於天府凡言生齒象體本此○衛玠常曰人有不及可以
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
為七不曰金而曰七者何蓋金生水而又隨子為胎以
生木液而生火至於火乃鍊成土而其精為質大矣猶
夫修真者不曰丹液而曰丹田丹田即土也取坎填離
乃成真丹

人苦不自知只為不自知更受苦多昔馬援既封新息
侯擊牛釃酒勞軍士謂之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
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
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所求盈餘但
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
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
可得也此其念頭何如哉又援嘗誡其故人梁松竇固

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
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然則援
薏苡之謗亦果自知耶援謂交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國
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
目但恐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
獨惡是耳是又其騎驢不得下○裴度自題贊寫真云
尔才不長尔貌不颺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
狀凡人自贊只自說心只消裴公八箇字○禮有先貧之說世稱蘇秦萬
言書題曰揣摩蓋秦以不得志為父母妻嫂所激因苦
志讀陰符經會其說作揣摩出以說趙王遂為丞相要

其言雖佐為權謀亦成箇家數却是要實去行者今之
人將先聖言語攛為對偶疊疊複說秖是箋註相驅擊
有何理會其所說有何成算視揣摩猶輸一籌○客曰鯫
彪謂秦自刺業策而志在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
誇妻嫂士先志或志於功名或志於富貴若秦刺志富
貴者遂以富貴竟其志今人作文字不揣其志何如○
韓詩外傳曰設于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蘧伯玉之行
也（劉熙曰隱度也括猶量也孫卿子謂枸木必待隱括然後直竊謂人自治當如伯玉之隱括）○漢
武帝曰嗟乎吾誠得為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是
何迷耶人秖為不能忍妻子便做不得黃帝登道生曰

戀生者愛生情也○南史謂王儉博學行坐眠食手不
釋卷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然
讀易一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是無窮理之學
○孟子云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宋儒謂無使土親膚
此亦盡孝子之心耳班固曰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
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
掘必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而周公悌
弟如固之說則宋桓魋秦始皇豈非真忍哉孔子曰死
欲速朽賢者以為有為而言然速朽二字亦切當矣延
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此近道之言○禪只了心南

史范縝盛不信佛而竟陵王子良篤信佛○一日子良謂
縝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因果非佛乘曰富貴貧賤已落福應非恠混盤）
（陋哉子良乎）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總說箇發字便是有始便是所自來）隨
風而墮（此便認作因果也）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
關籬牆墮於糞溷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墮糞溷者
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從何處（一云隨風而墮字非因果耶）
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而著神滅論（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使其滅是無陰陽也子思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体物而不可遺使其滅則何以体物乎）而以為神
即形也形即神也（此二句形容形神俱妙境界亦好）形存則神存形滅
則神滅（此說者非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若究其極則神以形為質亦以形致）

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
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
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
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世稱昆吾劍鋒不可當今日若有昆吾則其鋒猶是也非利在而何若曰形亡而神不在則當祭之時未有形也聖人何以曰如在上如在左右蓋神妙萬物惜子良於心印未有省而浺縝遂以浮淺之說成雄辯耳）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
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
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然亦謬言）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
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
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

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爭刺為此縝大笑曰使范縝
賣論取官何但中書郎按縝只拗論一箇○遼史一伶官名羅
衣輕善以諧謔規上時遼興宗敗於元昊奔北惟恐追
及時元昊獲遼人輒劓其鼻故羅衣輕戲之曰且觀鼻
在否興宗怒以毳索繫帳後欲殺之太子笑曰打諢音慍
弄言也底不是黃幡綽羅衣輕應声曰行兵底不是唐太
宗上聞而釋之唐太宗征遼敗
晉鄧粲高潔不應州郡辟後以桓冲命輒起同輩劉尚
公譏之粲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
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客曰聖

人云有道見無道隱此義何如答曰若在朝只存箇人
臣之心求所當盡戢分不矜赫赫名位亦似於隱○維
摩經載佛在毗耶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詣維
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
門時維摩詰默然文殊師利嘆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文殊於默然下有省故王簡棲
云掩室摩竭國名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耶國名以通得意
之路理不在言○中涓漢官名顏好古曰親近之臣也涓潔也主居中掃潔愍隸言生為奴
隸可哀愍也轉屍言死不能葬轉溝壑也○南齊范縝年二十九髮白
皤然客曰顏子亦若是曰顏子却一簞食一瓢飲不改

其樂縝乃作傷鼻詩白髮詠以自嗟只此便見淺深○
忍音諶怒也忶音渾心悶怏音抽愁也悆音豫悅也悊音哲智也㤞音乞心勞也憖音卬
且也傷也憋音別急性隟音乞怨也裂也劉孝標云九冬有隟陑音肺陋也阫音陪墻也㤨音拱
遠行貌髫音條小兒髮齔音襯毀齒也毋音无母音某父母也兩點似乳形毐音哀上声
人行無陴音皮牢也以拘罪人也媥音班嬾音藍嬾文也媥阹音區依山谷為牛馬圈陼音主
丘也陼丘水中高者罘音浮罳音思罘罳屏樹門外也釋名曰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思又
罘一名兎罟○瘦羊博士漢建武中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食謙殺羊分
其肉博士甄宇獨曰不可又有欲投鉤者宇恥之遂先取其最瘦者人号瘦羊博士○伏獵侍郎
唐蕭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言伏臘為伏獵挺之白九齡曰省中有伏獵侍郎乎蕭炅李林甫引進按伏獵即
改金根為金銀弄璋為弄麞同○踐長曹植曰冬至獻履所以迎福踐長也新興髻婦人卷髮

遠山黛婦人薄眉慵來粧婦人施小朱見趙后外傳鶬鶊止妬梁武帝平齊盡有其
伎兒十餘輩娟知自為郗后所察帝動止皆有隔拘其擯志殆將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
云以鶬鶊為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武帝從之郗氏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頗
陛下廣羞諸以偏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仰其愚
去善勝忌者皆知格心亦功化之一端也帝然之將詔賈人廣捕會方崇內典誡於血生讓遂寢○牢
盆漢書盆鬻鹽盆也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孔僅曰山海天地之藏子思
謂寶藏興焉鼈生是也介倉庫亦人主之藏也真英物桓溫生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
啼聞其声嘆曰真英物也父彝以嶠所賞遂名溫嶠笑曰果尓必易吾姓及彝被江播所害溫年十八枕戈泣
血殺播三子○一詣習主簿習鑿齒為桓溫主簿溫有興志召蜀星士問国祚星士言不當
溫心溫遺星士以絹一尺錢五千文星士告鑿齒曰賜絹令僕自栽錢五千以買棺耳乞致骸骨鑿齒曰君恐

與肝相連以狀人相視意見漢書
陸張文讓南史齊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
楊柳時何點■曰此池此木便是交讓後沛國劉瓛聞之謂人曰此水必有異味命■往酌而歆之歎曰
此令人鄙吝自盡臺省圖形南史張緬居憲司引劾直宋武帝命畫形臺省緬毋劉氏以父没貧
餘非礼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之任緬所得俸祿以供毋毋以振贍親屬旖畫緬亦所居常閴然如寒素
尺牘珍藏南唐徐鉉工隸書尤好李斯小篆得其妙嘗為尺牘士大夫皆藏之與韓熙載名〇
表著襘結表位於野会以為表著謂在朝列位之處襘謂領之交会結謂紳帶之結故曰朝有著
会有表衣有襘帶有結〇闚音窺視也相襢古祖宜脤脤之向與以蜃同祭社
出師祭社謂之宜脤陷堅兵敗餺飥音搏托絕仁閑門食餺飥〇鄭
莊鄭當時字也為人長者未嘗名下吏以此翕然稱鄭莊上聞之嘆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
謂嚴乙乙說文音軋難出貌踸踔言足行步無常忞忞心不通貌遺風千里馬名

摯餅小嘗篇小声見嚆大呼見智字林埤蒼髟音標長髮也亂古倦字氣出
精列皆曲名古相和十八曲氣出一精列一籥音龠見前漢書瘖音飨㰔不飽饑音旱食
飽音飽也云云山名亭亭亦山名皆古封禪處德水秦以名其河權火大謂烽火也
其法類稱故謂之權大欲其光明遠照通于祀所也盤渦音旋渦者曰盤渦蜀江三峽水波員折今俗云盤渦
茸毋草名北地寒食節生宋徽宗居京勾欄語二婆鳳名宋汴
廖詠清明詩有云茸草初生■■■
妃娥皇女英三妹湘水之波■■■妃舜之妃将子文第三故揚■云虞帝二妃欲將候三妹青溪之
執鄰可尋清溪小姑所居處李■■■山詩
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
漢重孝廉科陳壽有父喪以疾■■■■九樂鄉黨以為貶
坐是沉滯累年後張華愛其才■■得舉孝廉今華官妓
重以為箴往往有恃才而遭廢斥將奚賴焉〇賀致仕

周為宇文護所忌死臨終謂其子若弼曰吾志在平江
南今不果汝當成之且曰吾以舌死因引錐刺弼舌出
血誡以慎口後弼既顯竟以慨慷自恣隋帝欲相高熲
楊素弼語人曰二人惟堪啗飯上惡之除為民尋以私
議朝政坐誅嘗讀柳宗元三戒以臨江麋死於大不悟
黔驢以出技遭虎吻未鼠以飽食無禍坐斃宗元作戒
後亦自困貶則若弼之於父言又何以自充耶崔顥遊
俠辭云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幾此最上乘李白俠客行綴
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此幹了又
悔壯士漢任延年十九拜會稽都尉有龍丘萇隱居忘
之亟

不降辱公輔辟之不就掾吏以白延延曰龍丘先生躬
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
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使相望於道積一
歲萇乃乘輦詣府願得先死備録延辭讓再三遂署議
曹祭酒魏太祖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
山太祖使人焚山得瑀至入見太祖怒不與語使雜伎
人肄瑀解音律善琴遂當群撫弦搆曲而歌曰弈弈天
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
已死女為悅口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立就
音韻殊絕一時冠坐太祖大悅署記室客曰瑀氣節不

逮龍丘君任廷以少年下七視太祖喜怒離形似進歩
矣○嘗見唐時令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然入閤二字
未詳因讀五代史李琪傳謂唐故事天子日御宣政前
殿見群臣曰常參又謂之衙衙有仗若朔望薦食諸陵
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紫宸便殿曰入閤蓋
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
見故謂之入閤○三代以上禮樂至周公而備如周禮
一書燦然者也所謂惟聖書備惟王畫制兩漢以下法
典從始皇而變見於漢書可考如皇帝無既丞相尊官
諸如此類者是也所伯謂以主威法以把持古今只一箇聖

人一箇非聖人却能改觀
慧遠杏王謚書云昔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
似不在長年耶檀越既復順而遊性重佛理以御心因
此而推復何羡之於長齡耶聊想斯理久以得之為復
酬來信按遠云郎吾書夭壽不貳脩身以俟同○今請
假帖多云給假黃山谷云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
則六十日晋書車武子旦急出謁子敬盡急而還是也
見楊升菴詩話○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
聖若隨踵而至言上不易得淳于髡一日見七士于齊宣王以此言折之○積羽
沉舟群輕折軸喻讒○韓文公諫佛骨彼其當憲宗前

詆佛不靈却後來召史取乃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
肯詭何神之靈獨靡于史官耶柳子厚貽書譏之有曰
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子厚言
近正所謂旁觀清也緣文公只諫得佛骨不能印佛心
只未真見道所以竟走作○孔子以殷有三仁並称及
讀柳子厚箕子碑有曰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
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却將
二仁貶了厚箕子之心所謂不為不忍者豈肯偃然自
負以仁而其心于彼者耶柳子只當箇文人筆若公案
須聖言○孟嘗君命馮諼收責債字即於薛載券契而往

盡焚之遂能得薛氏之心及孟嘗君見逐於齊譚拾子
勸削去所怨五百牒遂能釋士大夫之心緣二子能言
亦孟嘗君之風致也觀馮諼之言曰君宮中積金寳狗
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
君市義此近於以義為利之說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
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此又貧賤見交
情所以養其量而田文肯聽之今一居顯位而恃執不
肯受人言其視田文孰與哉○視珥請齋王夫人死有近侍七人
薛公田文欲知王所止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為夫人君子曰薛君之欲非立德也■宛
溪館○嚴瀨祠○陳蕃榻○謝朓樓○鳳凰柱謂妓鴛鴦

絃謂琴李白詩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又曰催絃拂柱與君飲漏天蜀中多雨名漏天多杇
月○泗八月皆多雨蔣也貞卜僻苦雨詩九月不盡爲杇月又東方語今秦湖老泗塗塗ヒヒ亦雨濕
泥淖意泗楊升菴謂讀爲伯有音又音彬國名有按秋分後遇壬謂之入霑兵下曰入液可爲泊謂服匿史
王子良得占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後子良詳視器底有
字彷彿可識果如澄言衛青無父兵病無毋青父鄭季吏先與陽信公主家僮衛媼通
遂生青及冒姓曰衛青所冒知其父之鄭季霍去病母衛少兒也其父霍仲孺與少兒通遂生去病後毋爲陳
掌之足而竟忘其毋何天之生二大將亦異哉言稱高宗夢帝賚良弼奇哉遼
史載張僾事亦然遼故事車駕所經長吏當有所獻時
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僾一
代之寶頗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僾字

四人二口至聞僾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
十事皆稱旨居相二十餘年裨益爲多僾死乎人淸泰食
不重味敝袍三十年俸以膳親舊年九十一卒○諺曰
老將智而老及之人能老而篤學則兒於耄觀衛武公
年九十猶不忘規所以稱睿聖吾夫子發憤不知老之
將至乃自謂吾衰只是氣衰而志則益精明○劉坳胡劉性驍勇人裨之本以面坳黑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馬凡小兒啼語云劉胡來輒止其威如此○壬
午三月十三日夜夢中與人擬大學正心章講義蓋云
心之虛靈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本無不正祇以情引
動若忿懥好樂憂患恐懼便失其正了能皆無之虛然

一中這便是未發之謂中也這便是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豈不得其正得其正此便是性有一人擬得正之說
而曰辟如置一物中立倘有風來吹搖便有不正處無
風搖之却正忿懥憂患之情如風然余曰近似傍一人
曰心不在焉即是不得其正否曰心何嘗有不在那心
原是箇自虛自靈的祇因那忿懥好樂憂患恐懼遂梏
梏了遂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夫心如明鏡止水然明
鏡止水能照乎形而不爲形所照也猶心應乎外而不
爲外所應也一爲外所應便爲物引便是不在如回頭
錯應人是也若聖人心無忿懥好樂憂患恐懼其本體

自虛自靈又自[illegible]自然感而遂通只是箇心在孔子
曰抑亦先覺者[illegible]乎此之謂也夢中擬說稍而枕上
憶之因書○[illegible]作二十義辟之創守二字創固難
守亦不易[illegible]云述則傳舊而已作非聖人不能
述則賢者可及[illegible]輕了夫聖人自伏羲畫卦神農黃
帝制作以至周公譔禮數千年多少作者在孔子又何
必復有所作祇以古聖人之作或時興勢殊難必可盡
行於後世須斟酌損益可俟千萬世不易至聖且難之
而曰賢者可及乎信是見之真好是信之篤蓋孔子旣
刪定修賛具有六經乃自言曰吾特述而不作信古聖

人之道而好之若是而已然意以述字太自任了乃曰吾今之述也竊比於老彭耳老彭正是箇傳舊之人傳舊衹當得箇秀才家抄舊文章此一句是謙客遂談及(默識)章因曰識字二程只訓作默識心通文公又却以為記竊此理原具吾心的訓作知義則有貫道之妙訓作記是自外的事記得在心又有多記損心之說衹自擾耳孔子盖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能不着口耳不煩口說惟是默而識之心領神會既此理之悅心由是自學之不厭如韋編三絶是也誨人不倦如與回言終日是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文公又謂已非聖人之極至却不思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不能學三字須玩若非聖人之極則子貢公西華何如此發言客又談敏求章因曰孔子盖謂吾於古聖之道於煩簡而知所損益焉於古今而知所變通焉是豈生而知之不待於學乎非能如是只好古聖之道而又加功以求之自是有所知也聖人開示學者往往實說若一一只作謙縱許多自謙的說話何益世教豈那箇人那太宰然後孔子不敢當乃以謙承之耳又如中庸有弗學法鄭云不為則已聖人勉人進學豈容忽緩若此哉今看有弗二字當提起說如云天下之

理(思則)得之思之不可已也其能有弗思乎既從事於思必要於得有弗得焉而思亦弗措也如此說方警切吾曰義亦通諒文公必不詆為乏麼作尊○楊升菴(慎)詩話云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杜詩看元無金鵬變起手句也因記宋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此可與知者道因升菴說則知學文者當先決關捩方可漸登彼岸近世唐荊川(順之)羅念菴(洪先)二公之文滯內套起却是落蘇文胎劫想他從幼業蘇遂爛熟了○狐之智能誑虎則以虎之威不敢食狐小人之機能洞

(君子)之厚不能防小人故項羽以百勝敗楚虎威也曹操以詭遇篡漢小人也○變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出戰國策言不得父愛也又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此鬼谷子胎張儀蘇秦書意亦同)一梟不如五散(唐雎謂楚相春申君曰夫梟棊之所以為勝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盖云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欵識(二字見三代鐘鼎文凡石碣刻者隱起而凸曰欵即今之龜文刻也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即今之竹簡刻也以象陰凹者腰凸者惡以刻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盖字畫從突印之則朱見字而地白故曰朱文字畫從空印之則白見字而地赤故曰白文)○芙蓉褥○芝蘭交○瓊樹憶(江淹詩頭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書帶草(鄭康成居城南山中有書帶草)琴堂蒜(宓子賤為單父宰有琴堂蒜)椰摠(即椰杖見李昇山逆磨賛泡石湖詩云病憐御摠隨身慣)青精飯(道家之称即今四月八日烏飯也食)

之有壽仙經云食青燭之津命不復隕其草一名南天燭六赤古之瓔婴即今之骰子打乘子

即今之鍾牌酒令〇徐景山酒杯稽叔夜酒鎗見文選〇冬至書

雲秦秋感精符曰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〇屮音徹草木初生

艸音左即屮字艸古攀字相如賦云仰艸撩而捫天捫音門摸也閜音蝦漢書云閜閉也

閜字頫古俯字鳴音鳩中山櫍水襀音責衣好貌裓音足衣端正貌褆音是衣褎音

音佑褻衰服貌褘音尋大袖襧音離衣帶襬音卑人呼裾閴音東襘音賴衣壞襤音雷

緲襦音儒短衣複音福裌衣襌音替兒被穀音崩上声小兒皮襪襪音既兒涎衣小褰

音讀袴也襇音崩小兒衣襞音雄兒衣裛音業衣囊也唉音希笑貌嗄音沙声破喋音嗢

音屋咽嗢噦也唄音拜梵音哩音里稗典亦唉音哀慢應也又歎声嘍音琵吒声嗄音旭吹口

也嗊音翁大声噴音貨人之言對嚐音胎不正嘛音折言無節口嘆音艾氣也嘿音軒

也嶷音乙小兒有知嘍音窩小兒声嗷音札鳥鳴嘲嗷喋音札嗖音雜鳴食也喋嗖嗟

音壯乱貌又異言祖音匿近身衣也日日着之衸長衣也麰殪與藝同射之準的也殪謂一

發而死漢書云麰殪仆濯鶅音鶅鶅首形濯謂刺舡䍃音劉疲也桂音圭婦人上眼靚

音粉白黛嫭容也嫚嫚音於圓曲貌便嫚音輕貌閑都雅貌濨音拧停貌

沇音浴水名沇飯休音即溺字沕音安水声也扌音迫勒溱音滄即滄海也又寒貌

要褭音窈日行萬里騕褭馬名羶羊山羊也師古曰即今之似羊而青鶡似雉不鬪死不卻其尾

可用為貌淼音淼大水也𡙉必遲反疾行而上风下风濦音斧激声滦音聊清声水濁

音計井水颯音庵水声瀇音横日方舟小津一名一日以舟渡又說文濈音倩冷也寒水多作

水激石貌瀇音魚行相淺也又水流貌沏音沏流貌水濜音臻水勢也濜瀡音須窟

水深貌潕音谷水濁又水渦貌濝音渁水動貌淮𣲖音窄水落也溶㳠貌滈音酉松枝取

汁曰溲音復淯音厥急吸渥音尾水流貌潤音帛不流貌渦浪音患沈也濯

浰音利清浰疾流貌潪音渺水動也潒音慈有水声漘中㵸音納影也瀌音叔水波

也溙音蔵水声也湇音泣肉汁也澎音漆滿也滦音胥泄也滄音早和泥也水〇

歐陽文忠公作本論余細推之亦労徒說耳佛字義覺

也覺以神以虛幻形骸逃生死豈如因果功德應報禍

福之說者本論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

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而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耶

蓋亦未知其方也修其本以勝之禮義者勝佛之本也

如文忠之說佛果不知禮義者耶佛氏以神為宗以悟

為門以心為印以絕塵去識遊乎虛無為禮義而薄周

孔之禮樂謂欲明禮義以勝佛說不已迂乎本論以佛

為中國患者其旨不過曰佛以出家為正宗有因果禍

應之說令人絕人倫而逃名教然文中子曰西方有聖

人曰佛其在彼國未有不著髮而婚娶者未嘗無君臣

者佛以性為神故欲滅情復性明心見性云爾深析心

性而曰此為佛此為周孔漫然為論而曰本論祇是一

場厮挨訕詈佛爲態服佛哉本論曰戰國之時楊墨交

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

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

道明而百家息此殆不然蓋楊墨背仁義而為學百家

背孔氏而立說故修此以勝之是矣若佛氏自爲一種
學彼自心其所謂心性其所謂性所竊者吾儒未發之
中無声無臭之旨所附同者老荘之文彼自立門戶原
吾儒不與繫籍何必勝之哉本論又曰八尺之夫被甲
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
誠此說尤淺蓋此之拜而畏者祇俎俗子庸夫以因果
禍應之說惑其中者也若其說果高奇能誘聡特之士
此其乃可畏者使知學之士則當明吾聖人之所謂性
以當於佛之性明吾聖人之所謂心以當於佛之心晓
然示人以言如此庶乎其為本論云○錦囊養思養字是受

之意又藉之義李白謝墨詩云錦囊之懷人間李廷珪墨訣曰贈尓烏玉訣泉清硯須潔此二句言水與硯皆
潔不輕試也又曰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此不過其香味皆養訣也○古來聖賢所志
不在形骸之內所託不在子孫之私○客問元會盡時
太虛邦混不荅曰細思到孔子云太極生两儀必是有
箇不壞然後能生之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若是箇太
極壞了又從何處動只從此理會去有箇商量○枯樱
樱櫚即蒲葵是死於枯而不榮其生窗氏困枯楠是枯而死而
不録其材喻士困○正朔係一代大觀秦始皇改歲稱亥
寿武則天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
改正月為一月然至今猶有稱臘月者然武后嵗改周

正遂同號九周邦婦人見及此○夏政忠商政敬周政文
後世用周之文而濫觴焉欲還忠敬之治難矣五帝行
帝道而帝三王行王道而王五霸行霸道而霸後世用
五霸之霸而效頻焉欲復帝王之道難矣不但此也如
三百篇之叶民間自然之音而後世四声之韻平上去
入之叶三百篇未有也至於等韻切字尤爲之混雜也
三代以上之樂以出納五言至周清廟歌頌亦止云詩
言志耳後世爲曲爲調以溢乎宮商三代以前未有也
所謂周之文後世襲之而靡不如是不能緣飾吏治想
堯舜復生莫之易也五霸假之吾不取其心而信其迹

彼猶惧曰天下將有謗吾後者今日之霸則不顧名義
矣世變也邵堯夫經世之慨以此○歐陽詢長沙臨湘
人貌寢初倣王羲之書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
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因謂
形貌魁梧耶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数歩復返及
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去其所嗜類此及子通因
詢亡母徐教以父書惧其失業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
亦刻意臨倣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人號大小歐陽
体呀毋亦賢哉卒能成子以繼夫○宋高宗策士曰治
道本天天道本民時胡銓對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

天而亡今陛下策臣數十條皆貴之天天不聽於民此言何謂曰天民一理肯聽天即是聽民而聽民正所以聽天也錄聽天之云猶云委於氣數之說云爾然亦未深明一理之旨

禅子謂但可空諸所有（有指本來真性）不可實諸所無（無謂塵寄紛衆）（空實二字須細玩）○曾子造詣整密觀大學一書將聖經八條目逐分為傳步步不輕放過想夫子閱他用工若彼乃呼而示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既得一又何逐逐累功故顏子只消一句克復便合下請事功逸成大○顏子克復是指火成冊曾子格致是秋林採金○李密先以陰

爲親衛一日隋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不常無令入衛它日述語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往緱氏從包愷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牛角行且讀楊素逢於道問曰何書生勤如此密下拜素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後果大顯使密一戀親衛身且不測何能後望○天以氣為質惟風乘氣愈高而風愈剛地氣升過風則又卦曰天風逅近者遇也地以質為質惟土至大而至厚氣降雷動則復復者來也卦曰地雷復八卦乾兌離震震艮居下巽坎艮坤巽居上有旨哉邵堯夫曰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南離午位也北坎子位也六七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陽陷於陰而在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陽包乎陰而在南夏至一陰生至冬至是爲坎北之位然陰至此而極陰不可過有止而返之義故曰極於六然陽氣雖當萌動陰猶陷之而未著故曰潛乎北冬至一陽生至夏至是爲離南之位然陽至此而得用故曰餘於七餘者積而用之義然陰氣雖已生陽猶乘之而光萬物故曰見乎南又曰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後而略其左右也（人與天同前謂面後謂背知其前離明外施也昧其後神光內

照也略謂也左右互相為用之稱故東西為造化出入之門左右為吾人休用之闕）○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自湯武始也聖人欲以正其始故嚴於天人之際中散薄殷周蘇氏非湯武吾孔子豈不若二氏哉禹泣而後有降王無升帝後世志乎征伐定天下者如流尚賴有若湯武尔故聖人重言之孔子曰泰伯其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也已以至德歸二聖傷其終也揖讓之風絕也并泰文歎見堯舜之心○邵子曰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為至矣（鬼神不能窺只一念不動）又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

髫音條小兒髮[illegible]饕[illegible]多而累[illegible]盡且以儀醮音焦酒飲醑
醽音詠酒醴洗養老可醱音醇清酹音于飲也物煮金曰烹在鼎曰升
在俎曰載[illegible]音寄鼎巾肵音祈俎也又敬燅音尋溫也燅俎辛燅升鼎
登遊古譕音撫不精明貌見漢書無歲○一雀探食於庭從容有長生
之計無常業之憂○一日所親謂余曰能火燒硃砂取
水銀余嘆曰噫乎是乃火盛砂飛而液散也今人謂夏
季火旺腎衰液化爲水即此義又人身上精不固亦邪
火盛故

嘉靖癸亥春正月十日

世宗謂閣臣徐階曰同官可增一員誰堪其任者階對曰

此官位高地近不專在有才須得平正謹實乃不敢邊
籍壞事　上又曰今欲用孰可者階對不能知　上曰
汝以不知可爲對但君知臣惟堯舜耳　太祖爲聖知
之真而用之可若昨嵩乃我簡至於如此此官雖無相
名實有相職迋推非道相必君擇古正理後世宮生之
主不知人焉階對曰嵩之才儘足輔政其初　皇上用
之未嘗不是只因恃寵而驕宦成而怠過聽其子而子
之貪狠又特甚於人遂致上負聖恩耳昔堯用四凶後
乃加放殛

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後乃以罪誅夫始也知其有才而
用之後則知其有罪而去之君我　皇上之於嵩真大
聖人之事與帝堯　太祖合轍明日　上又謂階曰四
凶惟庸之類非堯　太祖不知者彼不終慎也然堯爲
聖人之首　太祖何事不知且如此後世内長一事不
知的安可及萬一嵩罪非聽子乃縱之害國戕民焉階
對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此知人之所以難然惟虞聽納則凡窮凶極惡自有人以擿之深情隱
慝自有人以發之嵩使早有人言亦豈得至如此之甚哉故凡有言則必詳加詢察事天而言实則行之其不实者
事小則置之事大則亦薄其責而容之務以來天下之
言耳夫此法行則利在朝廷而不利在臣下否則臣下
受其利而不利歸朝廷矣　上嘉納之○閑余同悟真

因嘆曰前輩說的都是假只從他說的反吾身上參悟
方得客曰六虛爲用何謂六虛曰六虛即六卦也除乾
坤二卦是本体陰陽對待若兌離震巽坎艮各陰陽相
參也故曰虛何謂真陰真陽乾是原來真陽坤是原來
真陰乾一爻走入坤宮爲坎坎中之一是真陽爲男坤
一爻走入乾宮爲離離中之一爲真陰爲女此男女假
言耳今云取坎填離便成乾坤二卦曰何謂順逆曰先
時乾一爻走入坎坤一爻走入離是坎離交而生人故
曰順則成凡此亦化育自妙也善修者取坎之真陽從
離之真陰金鉛上騰汞火下降地天交泰可以合虛故

曰逆則成聖此亦聖希天也客曰册家所指夫婦媒合
將吾身作何認曰木在東木能生火火爲龍初弦之氣
爲南方離爲性即吾身歸根動處乃命也不金在西金能生水水乃
虎初弦之氣屬北方坎爲情即吾身感觸机念頭意也金本愛木
以金之液生木中故云木亦戀金木賴金液離之則死只西東間隔全依戊
巳爲媒也曰如何將戊巳以合性情曰戊土在坎宮主
情情易動吾人須除妄想一念不動則戊土寧巳土在
離爲性性本靜吾人只一念戒定以主于靜則巳土厚
君子止念調息世人所談養汞養砂者此也外此者謬
也常人念妄情馳世人所指鉛飛汞走者此也實此者

癡也此說能得之亦脫塵去屬繕性怡情視彼老死於
若途而昏亂於易簀之際者不倖句直詆爲册術豈虛
中樂善之達士哉籍中言紛難閱大約只此○天地功
用惟水火最大水能育神火能化神水有質而無體火
有形而無質○於事言理於人言心理準乎中故不可
太過不及心生乎性真發處是天世謂屈原忠申生孝
爲過當讀屈原傳及申生臨死之言二氏於君父之心
無強無偽即聖人之真心無與是也而過之者徒據理
之有中以議而不諒其心也孟子曰理悅我心苟心安
則理得二氏發心千古不變可議其未合於中哉若據

事爲之不由於心便不當乎理昔冉子以粟五秉與子
華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又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
未至冉子乃以束帛乘馬爲之代出孔子曰異哉使我
不誠於伯高物所以副忠信也孔子時贈未至而冉子代爲之出故孔子云然二氏皆
冉子任情所爲乃失理耳人當深思之○染赤法絳赤色
凡染絳一入曰縓音倉再入曰赬音稱三入曰纁朱則四入
若以纁入黑則爲紺深青染黑法緇黑色以纁入黑則爲紺
以紺入黑則爲緅再入黑則爲緇淮南子曰以涅染紺
則黑於涅況更一入黑爲緅乎○觹酒[illegible]
撓而漸之見鄭玄○陳孝婦早寡父母強之嫁彼曰妻聞寧載

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一載字最妙載於義是真身
雖死而生○意烏恚怒声猝嗟暴猝嗟嘆項王一升曰爵二升曰
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見韓詩外傳古人飲有此故如此非後世
竟日飲○先正云無偽之偽無私之私如子路之欺亦然
竊謂推之於聖人孔子之過亦是也春秋之義爲尊者
諱爲親者諱亦是無偽之偽無私之私蓋太虛一落於
陰陽二氣便有箇衍慾伏人性一落於形骸情識便有箇
私之理惟一點性靈若太虛然純○脭音蒸黃肉湆音泣黃肉汁
乜湆猶今之湯肉湆肉升鼎時和汁也故曰羊肉湆以在鼎也豕脭俎在組
無汁又云湆魚以魚鱻乜湆味小味也脜音柔而和色腊音昔乾肉胹音而煮熟截

江東秋即事六首 堯夫天岸韻

寒流碧瀉烟霞晚岸落残黃楡柳秋渡口行人爭語鬧
相傳路出古潭州

坐中指點元顏事幾度閑愁寄野哀可信虞皇開聖跡
此江曾見古人來

瀟溪故里屬雲烟欲際先生經幾年風月不移瀟水綠
一般光霽償堯天

平岸無端索古城村居寂落晩烟輕臨湘忽憶柳司馬
又聽舟師欸乃声

江詠瀟湘眼底流古來禹跡幾千秋閒中廟貌風烟處
能了漁翁一夜愁

遷居新第貽子

居第初成燕語覩畫堂新闢客相勤却疑訓誡名言重
始信詩書福澤流總使輿輪堪作頌還祈堂搆可流声
丈夫自分吾儕事莫把崇扉作相門

訪張台山於三吾舟中

君適非群玉君情奔結金三吾承夢覺百里載慇懃因
荷先施者還馳碩見心晋餐傾夙諾徙椅重分陰知已
如斯度故人籍以深王候可傲鄧賢達莫逆襟風雨今
何事蕪葭皆已沉鷗言休別忽村落更宜尋荒徑無長

物閒齊只素琴浮生能了刼得手不須針室濯塵緣盡
潭寒月影侵知君懷格調覓酒相爲斟 晋之也

呑台山

爲愛東君綠野秋茅齋偕著樓西曙閑將易畫環中會
懶看詩箋刪後求真道漁樵無好句須知角鳥自鳴幽
偶於物外融通後笑傍湘江艶客舟 時台山以舟維三吾故樹

冬至飮迎秀樓

我意登樓適天心動處真酒斟三五獻詩足幾行文慶
償迎長興須撫一蓋因愧手閑道晩今見羲皇人

偶坐見窩

鶯穿修竹影人坐草叢身於我真爲適於物不相矜

閑夜江秋

清閑不意知何又到江頭看逐波兩箇漁舟相傲釣
項聞客履度寒波已真鷗渚忘情是忽覓鴻音傾耳過
身世不知何似者臨泥瀛得醉顏和

隔江秋樹

遥望樹蒼蒼扶疎已透光霜湘沉幹影風鳥宿枝荒遊
客方爲劇山人不看忙閑来樹下坐拾葉滿吟箱

對雪觀書

我有一架書知書不知雪書開雪正飄雪湧書不歇不

佐寒梅閣祇憐夕春折何妨志意若還覺精神恍又見
簑笠翁寒江釣不輟雖無映雪者應有尋梅客夜半襲
蔡城將軍戰袍血絕聞塞外音頓悟寒中訣得句腔爲
春蕩情中自熱憶昔臥氷子氷破身不裂煖閣褻其眞
挾纊成何說對雪盈盈處虎皮云何撤我有一架書知
書不知雪

再會黃映蟾飲伊叔湘石茅亭

聞說東山勝頻將野興尋水田飛白鷺蔬圃立蒼禽泉
冽清芬浴山平灝氣迎路幽來逵士境奺待佳人洞展
尋常闊人容天地春莫須輪奐頌追償茨茅声隱德徧

心受高懷會意真聯姻尋知己執轡喜逢君叔姪均堪
美繼述都相成相遠既已久未了此樽心塵想復何況
忘情歲月深不須開徑望乘興便相亭

仕進中人諂刺以乞權顯或低首幾分或權顯不答輒
怏怏熱中重賄以巧權顯出低幾分及其權顯不遂細
意曲復進挽械戰甯中彼苦心此幸一旦苟取
美秩以驕鄉里誇父毋妻子爲得計耶安分持已之士
生與之同情進與之同仕祇所存不與之同心彼亦自
高云爾俗人不識然心則甚然百年身後則美官之
得不得不復見矣一青史書曰某也如此人不願效
之有子孫恥認爲祖某也如彼人爭慕焉雖其子孫之
跡遠者且曰此吾祖則榮辱較然或曰以術進也身死
後追知其他且圖生前一計耶曰只就賢者說若彼不
肯之心即孔子所謂無所不至也昔孔子作春秋亦只
是誅既死也人不畏青史又何必更有思量是惟作誅
僅得富貴則已○余嘗疑朱文公註易爲卜筮書及觀
上陽子曰使焉得師指授大明聖人易道必不固執爲
卜筮之書此亦公論○讀二典都俞吁咈之辭見君臣
相與以德而用其真讀小雅燕饗臣下之什見君臣相
與以情而洽於禮然二典中曰帝拜曰禹稷契拜詩之

燕臣曰君子曰嘉賓曰萬壽無疆祇是古道孟子孰古
道所以有兒讐之說○後學頗知幾句文字切忌妄謚
前輩近見作詩序輒將李杜高蘇晉魏盛唐晚唐以來
詩人低昂一番乃疑美所作詩都作文集序亦將老莊
班馬韓柳諸家翻案評騭一番乃疑美所爲文者吁前
輩自立機軸成一家彼各自一種地位縱後人才調恐
亦涉邯鄲西子之故智况此等序文終是貽臭自傷忠
厚切戒之○宋子京多內寵嘗宴錦江偶微寒命取半
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
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子京只牽於愛耳倘恐

冷召疾不孝○顧起綸謂楊廉夫登元進士仕至大夫
洪武初應聘修史抵京僅百日遂謝病還雲間後臨革
撰歸全堂記投筆曰九華伯招我當往及逝聞空中有
人步履聲又云廉夫之跡頗類陶靖節讀其買妾云買
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百日
引去所指微矣劉文成伯温亦仕元又謂為伊吕之佐
此與廉夫別例大義終難逃類案○邵堯夫嘗自表林
下一般閒富貴因觀宋鼎州有井泉寺亦幽勝寇準謫
雷中經此酌泉誌壁而去丁謂竄朱崖又經此亦禮佛
留題至天聖中范諷以殿中丞安撫湖外復至寺見二

相跡追歎久之因題曰平仲準字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
繼南行層巒下瞰嵐煙路轉使高僧薄寵榮又宋陳執中
恭公當年六十九誕辰親識皆圖老人星為壽獨其姪
世脩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
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遂上表致仕○客訊刑家
文武火答曰造化之氣惟火之功用最大火乃神之性
所以滋生萬物人身上祇一火以存神爾心鎮氣騰乃
是離宮真火念躁情奔便為血氣邪火文武二字亦假
名總之祇在一念客曰又說個消息何也當閉息靜攝
兊交池潤此是真陽初入火宮此心如春脉絡萬神悉

皆聽命此是離中之真火非水火消息卽此時能勤勤
內守使聲寂而意和氣勻而脉住所謂文火以修之也
文謂文其火餘得候不遲喜武謂武其火初得候不輕
放大都此事只不生別念不矜情欲便了當有僞多說
○柳子厚曰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屠言
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
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
莊墨申韓皆有取焉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
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於人若是雖吾亦不樂
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

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
樂山水而嗜安閑者為多吾病世之逐然唯印綬為務
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屠遊以此竊謂
彼氏所樂尤有一波妙處不止山水閑安恐子厚猶隔
一関按若文公終輸了一箇忿字○宋王韶在熙河多
殺伐晚學佛一日問祖心曰昔未聞道罪
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
日負債及貴而遇債主其償乎否也韶曰必還心曰
然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怏然不懌未幾疽發
惱而卒蓋人用心動處則應若韶者祇消債主不相放

一句遂中其毒○世衹多淳俗態若小人一炎便自有燒灭之禍王荊公力主新法先時沈括為两浙察訪使說民心頗不樂括退盛言荊公罷而吳充代相括肆言新法不便以前後言詭背戾為蔡確所奏又鄧正祥為武岡知縣以實對秘遞奏上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畫凡有異於安石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辨暢上覽而異之以問荊公荊公言其縱横捭闔而薄於行上出其章以示荊公荊公恥為小人所薦力陳不可用罷去祥正炎人而反自凉也李師中平日議論忤荊公荊公為相遂作傳巖亭于舒州謂荊公先年倅舒耶荊公

性執拗若當時平和與之一商亦稍有裨處顧在位者或炎而張之或激而熾之遂成事端此可為當事者之戒彩荊公而及周濂溪門而先生竟拒之荊公發憤讀書終不審濂溪拒之何見豈識其人終不可語於道耶

○宋熙豐間程顥程頤倡道學于洛士人宗之以是科舉文字稍祖其說陳公輔詆之胡寅言其非紹興末葉謙亨上言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稍涉頤學一切擯棄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于孔孟者皆可以為學也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誠為偏曲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竊謂今日論孟學庸詩易主朱註書主蔡沈春秋主胡安國有一失旨正猶宋人不在選之說然道理無窮執着他相恐令人梏聞見事標竊襲人觀場無復更求道理所謂務求至當今何如

○范蜀公文忠將薨前鬚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蘇東坡云公平生虚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其他必不與萬物澌盡後孫范祖封一夕夢文忠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如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寤而忘之久之墳寺僧報一夜忽大雷擊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足為三乃

始驚惧遍告親舊以夢云文忠高臥許下元祐初屢詔不起其最後表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誰云中理朝廷從之人以為美談

○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固有以醜治好以賤治貴者君子遇小人甚是動心忍性處

○按茶經茶之名五一曰茶二曰檟（爾雅曰檟苦茶）三曰蔎（音設）四曰茗五曰荈（音喘爾雅註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荈蜀人呼苦茶）文獻通考謂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至常伯熊因羽論廣著茶之功遂尚茶成風及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乃謂嗜茶榷茶皆始於唐貞元間豈其然乎神農

食經謂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且黃帝已有之矣曾
吳之帛曜晉之匯納小矣唐書載常魯使西蕃人烹茶
帳中說曰所謂茶能滌煩療渴蕃人曰我亦有之因出
茶指之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盖市馬或自
唐家也又廣州記有　盧者茗之別茗葉大而澁今
俗呼為若丁茶即此○絳帖䟦有云心能轉腕手能轉
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元豐
八年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黃庭堅觀
而述之因錄以見運筆在心之義○程師孟知洪州於
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日更

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之此無乃
是登溷詩及觀邵堯夫詩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
是俗家見道者能心性上休了塵境乃適真○桑悅字
民懌以狂終嘗以孟子自許目韓愈文為小兒自稱曰
江南才子然孟子自云此之謂大丈夫而悻悻者則曰
小丈夫然悅自稱近悻悻耳輾折長沙通判孟子之浩
然不着是○玉生於山本珍也珍之而用於世則必鑿
其形珠生於淵本貴也貴之而用於世則必穿其孔故
聖門言惡夫巧文恥乎史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
也末世機械作甚故書以自警○水同源而異流迨泝

濯纓而泂[illegible][illegible]遂忘其源矣樹聯根而分枝迨花殊發
而實判品遂忘其根矣陶靖節過潯感長沙公嘆曰昭
穆既遠已為路人有感哉○鄉黨一篇只形容得聖人不
踰矩處亦難說出聖人從心本領處○

止觀（去声）治病方

宋常秩以處士特降詔起為侍制因失意遂謁告月餘
未有詔起遣其故吏入禁中令探消息爲學士楊繪所
叱有臺官欲言其私覘禁中狀秩大恐遂以病還汝陰
而卒卒之日狂亂若心疾然者○王文康公病淋百療
不瘥一日拜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病復作或戲之曰

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洒又梅金華詢久為侍
從急於遷官晚年多病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惟
服一清涼散即愈蓋兩府任京許張青蓋也○治病在治
心觀此可知智閣智論因得止觀二種方為治病之要
（止字即定義觀字即慧義）何謂止言安心正在病處也心是一身之
主譬如王者有所至處則群賊迸散今臍下一寸禪氏
名優陁那仙家名丹田若能止心莫問行住寢臥守此
不散經久即多有所治又人往往以四大不調故多疾
此由心識上緣故也右安心在下四大自然調適且慮
想不作息心和悅眾病消矣此止字方何謂觀言觀心

想用六種氣。六種氣。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噓六呬
此六種息皆於唇口之中想心存使想心即念頭巡想此六息也轉
側而作綿微而用綿字即老子綿綿若存是也微字謂六息皆無声雖己亦不自聞須
曰心配属呵腎属吹脾呼肺呬聖皆知肝臟熱來噓字
至三焦熱處但言嘻因其止觀六義皆治心妙訣故書
○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
略不可人意及閱圭山云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
但驗尋常行心塵境自由不自由二六時中當省發耳
夫自由不自由自在不自在只此十字便了大事契緊
處覌慧遠持律精若乃招致一時名流結白蓮社會靖

節獨與遠公雅素乞爲方外交不願齒社列遠公尤欽
靖節風槩邀入社而靖節謝之又或押稚蘇田父班荊
道舊一日至遠公門聞鐘聲不覺顰容遂還駕法眼禪
師晚叅示衆云今夜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
眉却回去可謂深達淵明之趣者只此便是自由心印
○客談誠者物之終始句止以氣言實有是氣謂之誠
言氣則理在理氣離不得朱晦翁註陰陽合散無非實
者最精若謂實理所為數句終是令人疑周濂溪曰元
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亦只是說氣而理在其中答曰
理自不容說只說箇動靜陰陽便是物之終始○曲逌

舊聞戴陳文惠公初見希夷先生希夷奇其風骨謂可
以學仙引之同訪白閣道者希夷問道者如何道者掉
頭曰南菴也位極人臣耳文惠不曉南菴之說後作轉
運使過終南山訪知南菴所在因往遊恍如平生所嘗
經歷者遂得南菴示寂之日即其垂弧之旦始悟前身
爲南菴云觀此則知羊叔子蘇東坡事果盡誕妄哉○
客曰子謂物之終始祇以氣言恐未穩當曰天地間化
生只是箇氣耳孔子言道便說箇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
言神便說箇陰陽不測之謂神蓋陰陽非氣也言氣便
有箇主宰處是理○客曰朱子說吾儒萬理皆實釋氏

萬理皆空空字對實字實字有憑形迹曰吾儒只見得
此理是箇實的釋氏只見本來是箇空虛的就那理字
也無然吾儒所云實理亦是知而由之從何處執着且
如冬溫夏凉亦只原有那孝之理遂發出來之類○陸
象山曰邪正純雜係念慮又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
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
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這話頭與孟子鷄鳴章同鷄
鳴時有何作爲所謂孜孜者只一念耳孜孜之善即此
便是舜孜孜之利即此便是跖此章因象山之說之意
也然孜孜之善雖說便是舜故孟子又有擴而充之之

說有一曰盡楷亡之說象山似與此不同象山讀孟子浩然章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事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同正字與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正字同正行是反而正之之意勿正心即老子勿求於心之說也蓋象山明以勿助長解勿正心了祇欲歸于一念不生涉釋氏故當時議其禪○進士已見于周司馬隋煬帝始建進士科唐因之至武則天天授元年始有殿試蓋武后自詭文墨故于殿陛間試士也先是以考功員外郎主試開元二十四年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遂移貢舉於禮部侍

郎禮部選士自此始本朝以礼部尚書知貢舉本此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本朝有入主試事其子弟或親故避嫌不入場開寶六年以李昉知貢舉下第人徐士廉等訴其取士不公上乃御講武殿覆試昉坐責自玆殿試遂為常開寶八年上覆試禮部所選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遂以王嗣宗為首而王式居第四自是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猶今之會試殿試之分省元猶今之會元狀元之別然則狀元之名固自王嗣宗始也按嗣宗止授秦州司理參軍以公事忤知州路冲械繫獄然則當時狀元授官既卑且不礼于長官未至如後世崇進素定要路在前之說○宋舉人不授官開寶三年詔禮部有士十五年以上終場者具名以聞遂得

司馬浦等一百六人並賜本科出身此特奏名恩例之始謂特恩進士○太平興國八年試進士始分三甲第一甲並知縣○乾德五年陶穀子邴登第上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命中書覆試之雍熙二年殿試有李昉呂蒙正之子上曰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罷之宋朝人主重士如此○宋富弼謂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然歷代未聞天子親試始自唐武后此何足法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異詔罷殿試後以言者旋復之後致

堂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殿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貢士既試南宮已精選而又試之殿廡其所先第名又從而升降之殆猶兒戲先正富文忠公請罷之其說甚當本朝會試入選廿日中式舉人及廷試分為甲第賜進士有品即授之以官○唐諸科取士而進士科獨重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文宗時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惡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三代取士之風兩漢猶有萬分之一詔書內云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又曰有明當世之務

旨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猶有周士知自貴之風兩漢後漸不然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已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执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竊謂近世有謁拜貴顯為其父者自刺曰螟男有結交貴要僕從者刺称侍教生亦可哀矣嘗因頃氏說因撿歐公集下士任翰林李士嘗有室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過貴士大夫称道其必詢其所居遂書之日

且先往還如其言使為延書木當以位貌驕人如过滑州時如[illegible]受無名遂訪於陋巷中可謂上求知于下識古風○四[illegible]者謂烏蓑國有一種藥氣每爭訟不決令其人服之曲者發狂直者無恙○蘇軾曰自漢以来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竊謂秦以周官而二世弊以田井而身死夫周官井田非孔氏之道術耶自五伯假之以来世固假孔氏道術而用之不當所以亂也若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竊謂老莊非能敗晉佛非能亡梁也若宋嘗穆宋表明六經上以進講下以取士何以有南渡乎非六經禍宋也堯舜禹相命以位則曰天之曆數可見國祚之興亡成敗有天存焉故闢佛老不當

吾道之正則可以是而咎其國之敗亡則不可○境欲其熾又須不熾境熾者畏心欲其生又須不生心生者賊○聖人陽欲其長長須養之以寄故曰亢龍有悔過養也陰欲其消消當制之於始故曰履霜堅氷至防漸也是以在君子知幾識小人宜早

性吟

性字從心孰主張細將此意入商量誠明會處源頭活仁義于中耳目光體用不分分體用陰陽無始始陰陽盡心知性知天處始悟前人命字長

中秋登鎮祁楼望月有感

昨夜江楼望秋月却憐秋月夕嬋娟誰緣一誤奔別罷寒宿清光幾萬年

漢高祖因家令言尊父曰太上皇顏師古曰不預治國故不稱帝又因秦制自稱曰帝稱母皇太后祖母曰太皇太后正宮曰皇后皆萬世仍之魏獻文帝希玄款禪位于子子幼冲猶涉萬機因上號曰太上皇帝其稱帝明其猶統天下也○君有納言之量則下有直臣范諷在宋仁宗朝不以直聞然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故范諷知開封府一富民自陳為子娶婦已三月矣禁中忽召入今半月無消息諷曰實有此事可只在此等候諷即乞對具以民

狀聞且曰陛下不迩聲色民婦既成禮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近聞進一女頗姿色朕猶未見諷曰已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免爲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仁宗遂降旨與之蓋諷一時之直賴仁宗納諫之量以成之○周濂溪論聖可學則曰無欲論思則曰無思抑何嘗不言無耶而今獨斥佛氏何耶曰吾儒言無則自無而詳說之以至於有其所說者皆所以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佛氏言無則又自無而深說之以及於無之無作爲隱僻令人證悟故可議其爲荒渺味之理本無也孔子曰不可使知之豈不是至無之證

○周子曰無思本也無思是心之本体所謂性所謂神也易言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便失本体其思通用也一有所思即通其微乃無思之本之用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當思不逆許意參看艮其背背不見也人身惟背不可見止於不見之處資深也太玄經曰潛心于淵神不外也可以作經静而止止不爲也況止則寂然虛而通公而溥無作爲矣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止字有淵邃蓄藉之義安止遵之也深字最宜既易艮之上文曰敦艮吉一敦字甚有思量○本朝取士科試三場頭場試論孟學庸凡三題所專經四題是場最重有司持爲取去秀才窓下苦心只將經書依宋儒註疏爲對股文字熟便可取第此外不復探討且譬他籍不以涉曰非拾青紫捷徑二場論一詔誥表止作一題律五判三場策五問主司不甚重以故士子祗勤發第之墨卷依樣了事因觀宋自荊公三經義出士子資爲捷徑非徒不觀史而於所習經外凡他經諸子不復讀之元豐初有一舉人試卷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笑又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曰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皆可怪者今日五策可觀經濟涉畧五判可練律論可觀造詣經書問以大義不專記誦不複語作股子可以觀所得如此者竟於士心如何○人生一代自爲一代之人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則必論其世是謂尚友亦不在攀援稱謂之間宋朱弁嘗嘆其時宰輔

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吕牧守必曰龔黃不知起于何人又謂丈人本父友之稱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至儕類相押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竊謂今日又不然矣嘉靖中年余猶見父執輩相呼以字逮余知取友時等輩猶呼字而號亦間稱自余發第後則嘉靖末隆慶萬曆止呼號而姓與字茫然無從矣繼又止呼號一箇字而加以某翁雖在年齒高輩而卑幼題達皆呼以號翁其贋一至此哉全是一種謟詐可以覘士心今冠而字之出自冠禮縉紳一覽名字下宜

注其字并書蹝庶以存厚云○客談吾儒於心說兩箇如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是也禪氏衹說一箇心由總持吾儒於性說兩箇如云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是也禪氏衹說一箇性曰真覺者曰原来只一箇人有是氣質然后義理有安頓處學者於變化氣質處便豢理是入心總有知覺運用非人心則道心於何處覓之但有所主處便是道心○念是心覺是性心有幾發周子曰幾善惡是也心反之則性存推出之則情見故曰心統性情性是主宰虛而至靈是謂之神而心為之舍性常寂常照不滅心有生滅故學莫先於止念頼子不貳不遷夫

子嘆其好學蓋念頭功夫○伏宓書契衹仰觀俯察而置之想只是一箇畫至六書字義所謂古文後世解識之籀李程邈之徒而字体嫈変蓋至於音韻出遂汎濫矣如切韻尤非漢字自西漢流入中土今又以切韻讀六經書恐未必一一盡契當時語声也鄭樵論華梵書有曰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纒成体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数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橫相綴文獻通考曰西方胡書皆橫行不直下其書用皮華之讀別声故就声而借梵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借又謂梵人別音故在音不在字而有無字之音所謂唄音也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所以三重有考文焉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変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因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為賢智而不識字為庸愚樵之論若此字之妙用大道之秘盡洩若鬼哭之說不誣也○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只一句書皆出子思一人之口今標尊德性為一門而指之曰禪標道學問為一門而指之曰俗夫以一人之心而發為一言豈以句話截作

兩門學術耶皆好辯者之謬也竊謂道理在天地間固原無所謂陸象山亦無所謂朱元晦只從尊德性而道問學作一句理會便了○歐陽求叔謂教人性非所先旣不識性又從何處闢佛當時作本論亦從何處探索去○客談天命之謂性章曰道屬在人身上看蓋天地萬物之道備於我而為性性其原之天而修之人乎夫如何命衹緣太極有動靜動靜生五行理乘氣流形以生萬物萬物之立命處其生生者理其虛而靈者神不謂性乎率性率字猶云作用蓋心本知覺自發揮此心生理出来有體用有感應不待外求用之在我不謂道

乎孔子曰人能弘道是也脩道即是脩性人能盡心以
知性而道由此明存性以養性而道由此體則化育由
我贊人極由我立不謂教乎註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
萬物一以字似說造化劳了天地無心而成化詎修品
節之也禮樂刑政之謂品節二字只能品節人之情使
不得任情太過不及若道自中正何須品節下文正是
脩道工夫吾目所不覩吾耳所不聞只是箇未應接時
此時心常惺惺一念不萌對越上帝這便是戒懼隱是
未露處微是未著特雖未露之處而念已動勿謂但吾所
見而人莫有見也雖未著之時而念已動勿謂但吾所

顯而人莫有顯也即詩莫曰予遘之意獨字對人言上
文不覩不聞是我無見聞者此獨字是我一人見聞者
愼字即戒懼之心不忘二節皆動而能主乎靜此便是
脩道然性不可見亦驗之喜怒哀樂四者之情夫四者
外感未至內應未動則藏於寂者全具此理故謂之中
發而各中其節無太過不及則達於著見明顯者不拂
此理故謂之和夫此中乃道從此出事事物物無不載
也夫和則道從此率事事物物無不順也此正是道修
而教由我立下文遂言位育事致謂推而用之也復有
何功蓋中和既備特夆而措之耳天地位焉謂天地我

得而位之也萬物育焉謂萬物我得而育之也蓋位育
乃其功用處如周公之周禮孔子之六經皆其中和之
致於位育者若以自然而言則涉於我無為而民自正
之說○補格致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既以知在內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又以理在外似分箇內外了只可謂人心之
靈莫不有理靈字即知字云而吾心之理眘具於物云○詩瞻
卬章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曰后妃宜配濬哲于嬪宣謂
夫可哲而婦不可哲耶蓋上句婉以諷君下句直辭以
惡褒姒謂夫哲則當以之成城社稷之福也而吾君何
獨不然哲婦宜相其夫也以褒姒之哲恃寵為厲遂亂

天下貽杜稷憂何傾城至此哉似不可分成敗死了○
乾卦純粹精也六爻皆取象龍龍神物也乾之用盡神
時潛而潛時見而見時惕而惕時躍而躍時飛而飛時
悔而悔理有終也不遠復也陽極於上巽以一陰畜之
曰姤天之心不可見也人事悔則免吝聖人知進退存
亡不至於悔然文王羑里孔子微服亦天之心不可見
也坤上六龍戰于野陽戰乎陰也陰極陽生微陽將長
以脅陰故曰戰書稱大戰于甘尊君抑臣尊陽抑陰也
其血玄黃剝復之象○昭公二十九年冬十月鄆潰潰者
莫可收拾之義粹于太康因民弗忍泝于河書鄆潰見昭公失民之因○成公十五年十三

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於戚執曹伯歸於京師盟于戚而曹伯同則成其為君矣假盟以執之
豢乎歸者所主之豢執曹伯歸于京師周天子不能討也春秋不以討歸諸侯書執以罪負芻書歸以責周王
盖晉厲公將志乎文公之勲故客曰負芻殺太子自立太子固之長聖人曷為畧之曰諸侯不即討也天子討
而不代諸侯代而不討討代隱盟会成書執曹伯志微也孔子沭浴請討何假一負芻曹伯歸自
京師其十六年是成為曹伯也○春晉侯使韓起来聘夏叔弓如晉
昭公二年起入魯而知周礼弓扺聘而致知礼之讃旣見兩君之好又見兩使之光春秋直書而美具矣二子
皆名得使道也○曾子只一箇格物致知知旣致便如晦翁所
謂全體大用無不明也恁他去誠意正心脩身又何工
夫可言只誠意一関乃是一念動處善惡從此判須下

死工夫毋得自欺涉得此関便有箇全體呈露大用顯
行的氣象所以曾子便說箇心廣體胖心廣應下正心
體胖應下身脩客曰正心脩身二傳又各指出箇忿懥
恐懼親愛哀矜諸類者何曰致知了見得箇不正的景
象有此等忿懥不脩的景象有此等親愛特指出以示
人耳非旣知之不能知也客曰晦翁又添箇察之敬直
之何也曰聖人便從容中道若常人到應接間須省察
一番而主以敬若平日無格致功夫亦幹不来○學而
時習章曰此學是可與適道也苟不知所往啞死去效
先覺所為祇是學㳒依様等耳豈能悅蓋云學所以逆

吾心之理也人能知學循其師資之方敦其進修之實
無廢時無怠功則心之向道愈切而理之契心愈熟設
悅朱註下文云習謂熟之於已可玩學雖以求吾心之
理而亦天下人心之同然者驗之於人而朋自遠来則
人皆信吾之學在是而吾之情可以達諸人人故樂甚
雖天下人心之同然而氣習之偏亦有不盡然者驗之
所遇而人不知果能自信吾之學在是而心無尤慍
其德已成故曰君子○客談無妄卦咨曰乾上震下為
無妄蓋天地否陰陽不交也乾一爻走入坤宮為坎乃
真陽也坎水位北方之卦真陽一動變而為震震東方

木乃資生之始又為地雷復蓋陰畜於陽畜極而通生
生也易曰萬物資始之謂也无妄六爻惟初爻之動最
真無念無為彖曰剛自外来而主於中味一主字其至
矣乎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物與二字至妙至妙者
也不失其所與者是謂合天故繫辭曰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客曰六二以上便言吉凶何也曰自此後便
涉意了如六二不耕穫不菑畬二不字最宜玩只是聖
人無意蓋事理固然而聖人則順萬事而無情者云不
去耕田而穫便是妄邑人之災即是无妄之災如聖人
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彼之詐不信固矣我一動了念頭

而逆而億亦是詐了故行人得牛則邑人失牛而為災也邑人之災只是動念聖人於九五而曰可貞無咎其聖功矣乎勿藥有喜周公所以居東也上九無妄行有眚既無妄而行如何有眚如兵諫劄股不稱忠孝祇緣箇有意為善○成公十有三年春晉使郤錡來乞師乞師急也秦背成晉伐之討不請于天子豢不震于諸侯書乞師以畀之三月公如京師非以朝周也客曰何以知非朝周曰下書自京師遂伐秦是特假道于周耳客曰何以又書如京師曰諸代秦示諸侯貴知有周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成公忘秦之辱從晉以報令狐然則是依也公會會之○脫

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此斶語也齊宣謂斶曰願先生與

寡人遊斶對曰玉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貴也然失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晚食云清淨以自娛知足矣歸反於璞則終身不辱蔡邕釋訓云類斶抱璞抱字改叉字可玩○纖貴簡重自古書契編竹為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漢和帝時蔡倫以為不便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製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至今為用然古百名以上書於方百名以下書於策布在方策孔子猶然可見聖人亦非盡制○孔子欲與接輿丈人■言豈能遽引他出來接輿之殆而幾於智丈人之止宿幾於禮其見亦卓觀他趨而避至則行亦是他定見不轉頭客曰孔子如何只要與他說話曰聖人只是明己之志如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正說他所以汲汲欲行之心因思兩漢有三代遺風如野王二老光武聞其即人之說而嘆曰此隱者也所用之二老去意不知所在豈亦接輿丈人者流歟

探玉章第一

嘗謂真氣養性真性濟真靈便可以合太虛故雷出地奮豫乃真氣也血氣者祇為形骸所驅如役于耳目之類地雷復復處是真性真性不動張子曰性性為能存神地天泰惟泰乃浴真靈真靈非神識也孔子曰不億詐不逆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客曰人應接許多變幻機謀亦是那真靈發見否答曰非也心本虛乃能靈此謂真靈一有情念衝於內便不虛了其變幻機謀乃是神識魂魄之靈非真靈也惟聖至虛至靈便是不億不

逆而先覺所以謂之無念有覺無念是性不動有覺是真靈學者須要識真并之聖教則此之進修須致靜極虛有息無念有覺無思觸之即顯不空而空如老子谷神章乃識真處聖教乃在念動處無私念無作為皆見呈露稍涉去便不是如孟子乍見章乃識真處二者一以貫之客於言下有省探以自玉故名探玉章

敗龜章第二

客曰將惡乎託曰龜乃所託也客曰惡乎託諸敗龜曰龜之息能以自生豈其不生也而靈益顯遇墨則食值五行則應蓋不生者乃其所自生者也而靈之顯者乃

其息者也故曰玉敦則玷龜毀則卜今以玉擬吾身而以龜擬吾身之寶吾身之寶一點真靈是也真靈者性不動也癡癡蠢蠢之衆情擾性滅老死朽腐尚奚靈焉哉逆入生而能息伏氣以浴神也老而歸虛遊神以假息也所謂致龜者以致而靈其神全也故視之不見而接之似有視聽之不聞而呪之似能對迹之無蹤而又體物不遺只此神之自顯耳豈有生滅哉今卜者念祝必曰如文王孔子邵堯夫程明道伊川諸先生只此神不滅自有應者不然致龜何以效之卜

呼吸章第三

客談呼吸荅曰人初精血妙凝日月具而胎成有胞以包其形手足拳曲會一臍管以通氣承毋毋呼亦呼毋吸亦吸以受先天之氣此臍醫家謂之生門後有一密户相對所以樞翕闢也有任脉起於會陰穴直至囟縫為陰海督脉起於長強穴亦直至囟縫為陽海此陰陽五行之真液皆會此焉真人嚥之以結於丹田所謂樂物者也此二脉以氣自然上升有液可津但人念重動躁而漸失之耳客曰胎息如何荅曰即此也既結臍管承毋呼吸滋有任脉督脉以津真陰真陽之液時則交金閉固雙無交照納氣吞真以養元形迨其氣足神至以心為念以虛涵靈能視而非其目能聽而非其耳能妙應而非其手足彼氏謂之本來面目君聖人曰道心惟微孟子曰天性者是也月足忽驚動胞折猶擘破洪濛也離毋託形呼吸沉於臍升降乎華蓋而遊息乎天根故一呼一吸皆在於我與造化通是謂後天之氣如魚沫於水而忘於水也呼吸二字皆入之義不可錯認分為出入吸是受天地之氣而吸之以入而重有餘呼是承吸之有餘而返之以虛而吞其餘蓋呼吸雖在臍而一呼一吸則有所乘之機非形骸所能有死生只此而已老子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

浴氣章第四

客曰氣惡乎浴荅曰噫哉浴義乎氣升降不息而為呼吸故其呼吸于氣猶沐浴於水也丹家目為周天火候呼吸不調則氣失其度孟子曰毋暴其氣是也氣同服氣伏氣之說似可商量服氣是降服之不血氣用事猶未見本領惟伏字最妙蓋伏者深潛厚積之意以呼吸從於根蒂生而不生不生而生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易曰初九潛龍勿用是也即今三伏之云者蓋夏火逝秋金正萬物欲翕以資闢之會大本克金而夏又火旺金非火不鍊故遇庚則伏焉謂之曰伏則土遇火而愈

實金藏土而益精故假土以為金之身託火以為土之毋故萬物之得滋息乎氣在此會也反之吾身亦猶是也

動靜章第五

客曰動靜分明是兩箇字將何如看荅曰本體原無動無靜若指靜是本體是個寂滅的物件了若分箇靜是本體之體動是本體之用尤偏枯了今思來只無動無靜之中生來箇一動一靜也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便說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可以識動靜矣所以宋儒有理斯有氣一言最佳蓋天地間離不得箇氣動

靜氣也一動一靜者氣之化也知氣之氣則知所以伏氣知所以伏氣則知所以浴氣

訊靜章第六

客曰既說箇動靜又惡乎訊靜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今人問箇靜便去直說個靜往往不深透本原正是達塔說相輪耳蓋識性便可以語靜所以能無動無靜而生來一動一靜彼氏云不生不滅以上又何言說學者須自得故以訊靜名辟之帝出乎震帝何嘗出一震便出而所出者帝也人領會得道靜便有個商量而本原透矣

叩關章第七

客曰有此形骸是吾面目彼如何又說個本來面目不已謬耶荅曰誠謬甚弟友之身上細思亦似難作仇家也邵堯夫詩云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何其間一事須是自誠明今此一事非與客大一叩關不及也人身精氣神具焉心藏神而肺為華蓋承清氣也神是存主不測處常而不動此謂之性（吾儒指性曰理 佛指性曰神）精之靈為魄藏於膽氣之靈為魂藏于脾此靈乃神識非元神也由血氣所發人機械變詐勇力謀慮皆此靈所為用此之謂情亦能役于耳以為聽役于目以為視役于手足

以為動皆其魂魄之靈日見乎外往往不中其度而為之蓋以情滅性先正曰血氣用事非德性用事也將本來面目漸以斵滅不靈乃若能視能聽能運用雖應物而真性不離此正吾之元神為主者却不是本來面目耶觀孔子告顏回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似是於今人耳目手足外求一箇視聽言動之合於禮者却不為矛本來面目耶書言道心惟微本來面目也人心惟危乃魂魄之靈客曰人一身耳汝何析之言曰人同天地天地清濁既判清者上浮愈浮愈高惟氣而已五行皆以氣為質無寒暑無日月以神為通以神通為用莊子曰

上神來光是也不猶人心肺而神舍之在一膜之上邪淵者下沉愈沉愈結遂凝而為質五行皆用其質而氣乘之有生化有感應蓋神寓乎氣而變化者也邵堯夫曰天以氣為質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以氣為神遂哉言乎聖人以神載魄雖其血氣所應者亦是神應而奴孟子謂之踐形謂之小者勿能奪也衆人氣昏一任魂魄之用孟子曰庶民去之是也客曰得君此卯閑亦將識其所本來者而求其可以為成人

返還章第八

返還何義曰七返九還前輩說之詳矣七返者從七火

將孕之以返於九金也故曰返本九還者從九金結之以還於十土也故曰還元余今特詳其理粗述用工云爾試言返還觀之造化當夏火秋金之會金須火鍊火須克金賴土旺以承之故有生有克有嗣續然後畜此金液隨子而往以藉來春之生意蓋造化之生氣在春以其生氣今冬藏之精伏夏之火鍊所以為造化之丹此造化之返還也春主仁夏主禮秋主義冬主智聖門之心法亦在禮義之交故克己以復禮禮復以集義然後藏於智而為仁成仁猶所說成丹不同返還之旨耶人身坎中之陽即兌中真金走入也故曰水中金以坎之戊土險不能衛[illegible]此真金又向木生了木生為真汞其汞者先天真一之氣即其火也向離宮孕而為砂故金之液入坎宮則名鉛汞之氣入離宮則名砂乃其真矣先天之氣渾沌未判人在胎之息承母以受生者以徑臍二脉呼吸結而成精五行之氣備矣當其出胎一囫落於後天氣以成形生而為人一呼一吸然其真氣猶恍恍惚惚靈明不息隱隱於神宮神宮即離宮也欠候在此老子谷神章最究竟者水火是鉛汞相傳之舍金土是結丹之所金木是精氣之性情着用工先須靜存使其虛而不實則火自盜而心虛心虛則神居使其靜

而不動則水自澄而坎實坎實則精生神水至華池即兌金也是真氣之至以合坎宮之陰精便能真火勃勃無躁無妄以養此真汞而為砂迨其伏氣之真托土生金以居西方之故位則昔之吐納而為汞者復於故位而金液還丹矣以此丹成生生不息故曰金來歸性到此則一念不生而常清萬緣俱寂而常靜常清靜是亦學者之誠意聖人之無意可以出神而合虛彼所謂金身永固不輪迴也有是哉論其自來若是耳然守身不如守神悟性必須鍊性學者思之

有無虛實論第九

世儒斥佛老以虛而無從聖教以實而有豈達者耶佛
老專論神聖教專論理皆各外不得箇有無虛實也謂
佛老之神虛而無矣神之妙用又其無中之實有也
謂聖教之理實而有矣理之微妙又其實有中之虛無
也世儒不洞曉故斥虛無者不究其所以實有言實有
者不悟其所以虛無深失之故達者不必泥有無虛實
只以神理二字兩言之

作用章第十

作用二字何歸曰吾聖有聖人之作用彼氏有彼之作
用皆得自心中流出者聖之作用自心之理生彼之作

用自心之神運其樂均也程子吟風弄月邵堯夫探春
春不見原只在胸中非理生乎彼氏月到天心水到渠
飢時吃飯倦時眠非神運乎須各各造詣自加

恬淡章第十一

惟恬故淡不恬不淡恬者自性之[illegible]淡者塵識之斷[illegible]
日紛紛把子孫憂則不得淡田業紛紛執案肥慮則不
得淡利祿日須自家心中有得處乃能之[illegible]人說
亦是癡人前說夢又失言了堯舜有天下不以憂乎父子
孫曾子敝衣而耕曾且終身焉彼其自性固恬然世
人紛紛憂田業慮利祿然身後田業利祿復何[illegible]只
自性受虧了

聞見章第十二

聞見能持人心亦能益人智心求通於聞見則聞見養
其心以聞見入於心則心爲聞見[illegible]之間察邇言孔
子之聽滄浪彼豈其拮哉舜孔之心固自有聞見也謂
見自足感于心耶曰上古交遊必書籍[illegible]何見聞乎
曰上古之時民既淳事亦簡嗜欲相攻亦稀其人靈實
未塞靈根未汨故至人只從此靈處了道堯舜以來人
文漸盛情欲漸廣靈源以蔽非頼哲人遺言者明性
將如大道何哉聞見有自矣

明辨章第十三

儒者曰禪氏修性不修命老子修命不修性聖人性命
兼修可竊疑之矣胎息受生之門在臍曰命神明常住
之宅在心曰性命非性不生性非命不存老子之歸根者
命也致虛極者性也禪氏之金仙者命也大圓覺者性
也吾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別有說惟一理爲主
則性盡於已命通於天心何嘗不清靜哉故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學者當明辨之

遇師章第十四

求師不如遇師遇師不如自得師孔子七十二徒遇而

不過惟曾點一日忽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蓋曾點之心已遊乎天已達乎性命之源使及之顏子之愚則不役于耳目身口之形而視聽言動皆性命矣惜其未遇也遇師者必如顏子而可彼氏有人問道亦曰須於自心猛省屢便了當

忘章第十五

汝何忘曰吾無忘也忘汝心而汝心能忘忘汝身而汝身猶動曰吾其死乎吾其生而不生乎非是矣將汝心思如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安得不思而心已忘將汝身動如孔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安得不動而身已忘禪曰真空老曰希夷儒曰化忘之義頗不遂哉

樂章第十六

忘而樂乎抑樂而後忘乎曰吾無忘亦無樂而能自樂其樂也樂榮華者榮華得而樂之樂田產者田產得而樂之樂丘壑者丘壑得而樂之樂性命者性命得而樂之彼之自樂其樂非我忘也非人與也堯夫有詩云何事感人深求之無處尋兩儀常在手萬化不関心石裏時藏玉砂中屡得金分明難理會須索入沉吟至哉樂乎

議章第十七

議者諮之別名也因世之議而慫於聞道只是心不誠遂志不篤苟曰吾聞道則性於是命於是了死生於是又何以世議為哉老子曰天笑不足以為道吾其勉之世有議吾[illegible]則吾不畏[illegible]有議吾[illegible]則吾不畏也有議吾[illegible]則吾不[illegible]其何也情迷也情迷者至不畏人[illegible]了吾性以了吾命以了吾死生[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不得至為甚

聖[illegible]

禪曰[illegible]曰[illegible]而吾儒曰希聖盖聖者盡人

之[illegible]聖有[illegible]旨何哉各有所持也二氏視聖人於幻[illegible]外而然所觀者神遊遂欲皆其名吾儒謂聖人乃踐形之極而然所止者理致故欲企而及之苟不深辨乎此而加詆二氏焉則亦難服其心矣得聖之趣殊故望聖之名稱判云尒

歸餘章第十九

禪氏之學餘於欲故善戒老子之學餘於積故善退吾儒之學餘於德故善讓故聖人六十四卦而有謙卦天道三百六十日而置閏月觀於天道聖人而了心者從之矣精以息調氣以和調神以虛調一用其有餘余懼

夫精致氣爽而神揺十九章於

○孔子曰思無邪今鄭衛之詩是他人淫的讀詩是我警於淫也聖人録詩本以垂戒能於字字句句只將聖人作戒的意思體認便有探湯汗背之畏惺惺然思反之正若以箋疏形容所淫則讀時已動了淫思聖人又不如刪去不令人讀也朱晦翁於風雨章則曰風雨晦冥是淫奔之時於東門章則謂墠阪識其所與淫者之居想下筆時豈不有所思而後能形容之切然不訓此義似於人無損令人知之似於人無益今一一發揮出來豈使後人復與前人蹤迹也樂記曰鄭衛之音比於慢孔子

亦云鄭声淫朱晦翁註二國詩為淫但未見所指者據何書而漫曰淫詩想亦只是據樂記孔子之說况詩是道情者欲邪作情上去指作淫亦甚易然君子謹念慮之微尤當撥正○楚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已養由基曰人皆善我而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射法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矢而左手不知夫射柳葉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息謂不盡用其善而善益以籍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鉤矢鋒屈一發不中前功盡矣基射之息近於老子之所謂嗇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

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是魚樂一句蓋莊子撥動惠子機關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這句又迎其機而啓發之使然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不知魚之樂全矣至此又滯些闇了莊子曰請循其本本字宜玩是那時發問源頭處彼安看得者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本正是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知吾知之之知與知之濠上之知皆者循其本在此莊惠之知近於禪氏之所謂悟者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善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因乎道而進此技亦其悟處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

刃若新發於硎又曰雖然每至於族族謂節相聚處吾見其難為指骨節難入刀處怵然為戒因難而加儆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謂於難處已解如委地之土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言已解牛而意舒也善刀而藏之拭刀而好藏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知庖丁所以能養鋒則全生者猶是也知庖丁所以善藏刀則生生者猶是也基之息莊惠之知文惠君之聞其說矣乎

○懷德穢行漢書下世以之貨於丘園或貽之瑕故士人潔身不免亂倫之歎首陽殉節猶招柱下之疑賢者而欲求全不已迂乎○胎食習嗽舌下泉而咽之胎息習閉氣而吞之能不以鼻口嘘噏如在胎之中漢王眞能此壽百歲○客問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将亡必有妖孽謂禎祥能興人敗則麟鳳至何以不
隆漢武謂妖孽能亡人敗則水旱仍何以不傷堯湯吝
曰非曰将者已然而未然之詞國家當興隆之會如明
君良佐子孫之賢便是将興則未必應以禎祥國家
當敗亡之會如昏君佞臣子孫不肖便是将亡則未必
應之以妖孽故曰人事作于下天道應于上至誠之前
知亦先有此理而已所以又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
知之蓋因其人之善則禎祥而先知其興因其人之不
善則妖孽而先知其亡故三川震而知周亡亦以當厲
之不善也史屢書文景災異而卒知有富庶之風亦以

文景之恭儉也○客談孟子道性善章㫖曰主君道望
文公興堯舜之治也孟子志在行王道非堯舜之道不
陳文公為世子越國来見志可嘉矣故遂言及之戰國
時不明性善可同堯舜故視堯舜為不可及孟子因與
文公言性本善且曰吾之性即堯舜之性也故與之言
必稱堯舜之治所以明堯舜之道於文公望以興道致
治也文公素不聞性善之說祗熟五伯為可師長堯舜
難為故復来見孟子直示之曰子疑吾言謂堯舜之道
不同於人耶性同則道同堯舜之道即吾之道無古今
聖愚之異也傾在人為之而已為之一字有壯文公之

氣而激其志云引成覸一節皆證堯舜之可為而望文
公以必為無疑也畏字便有不敢為之心亦若是見有
當為之驗可師字見我有得為之才未節正是使文公
有為蓋堯舜有天下而其道以之治天下文公有一國
而其道以之治一國使文公充其性善以行堯舜之道
則時雍風動之美未有不可以善勝者特患文公無刻
若猛往之志故又以瞑眩之藥為喻○襄公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
夫盟于宋 会而遂盟也諸侯服楚矣以強弱則楚争晋先以信則晋當先楚從此同為諸夏盟主[illegible]

孟觀叔楚人衷甲圍其逞武向戌特善于文子子木欲弭兵而為此盟會他年挾徐子威三國此其乃寢盧之漸盟宋不詳諸大夫之名氏何略之也荊蠻漸盛諸侯氣怯在会大夫無一敢違者又何必再書 昭公
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冬
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圍殺之也会虢以尋宋盟志也觀其更戶共王之子圍為長偽赴諸侯諸侯且将聽為盟主而何能以責其為賊卒麇者不忍顯圍為弒君逆也不著圍賊不忍以中夏諸侯而主盟于賊逆也中国至是無盟主矣春秋所以書 楚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
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
子佐淮夷會于申 前者楚卒此卿書楚子使中国若不聞楚有弑君之惡者傷中国之微故廣凡以諱之存中国也凡始圖趋申之会晉人許之諸侯從之 楚人執徐子 史記曰以惡只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慶封書国明其爲賊也執殺與楚討賊也客曰前書伐吳今又会諸侯伐之不幾忿乎而春秋大書何曰春秋義在明君臣之分深惡弑逆者齊以桓業且𡵨山東尤華夏之望而慶封乃尔柰中国失沐浴之請乃荊蛮起朱方之師今吳與楚俱外也吳富賊而楚討賊乃棘𣔳麻之役吳尤不悔而在主盟者所亟亟也楚國此役中國諸侯皆書爵書人盖𢑴在討逆臭黨得附于方伯連帥之蒙而賴楚以成為中夏偽觀寧矣聖人其大不得已而為狂狷之思乎彼芊闔賊子汰哉同周共貪鄭田竟餓死鄗人之野亦何足與桓公之業者足以春秋畧之

〇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左氏謂人火之也比火人火曰火宣榭樂器之所藏以宗庙為重故書以示不謹君以爲毛召之應設遺戮而無此事又何究将

〇客談王風十章答曰此平王時詩也周初衰史記謂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孟子曰王迹熄是也平王遷雒以避戎寇臣下之旁役夫婦之相離故形諸咏嘆而作也但二周有文武之流風而地亦非江漢鄭衛之比孔子録詩以存王政故王風如采葛大車丘中三章或亂離之後有婦人不得見其夫而思之之詞未必皆淫奔也采葛蕭艾亦女子之事婦人因亂夫夫不得見或流寓一所因采此而動思見之切也大車之詩晦翁以為大夫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是矣竊謂世衰道微既不能如二南之化而為大夫者能以刑政規之使納于禮而無淫僻之動乃畏子不敢畏子不奔是大夫刑政嚴明于上而風俗肅

清于下女子一有妄思皆凜然畏之而不敢動也敎則異室一句承上不敢不奔来盖謂女子既畏之如此豈能如其淫頑而遂同室之情哉然私誓有欲既死而願同穴以指日者而此心之畏于生前而無敢妄行則俗亦良矣丘中之詩子嗟子國晦翁以為男子之字或亦婦人稱其夫而字之盖婦人不得見夫因感而謂丘中有麻而留子嗟乎彼留子嗟我則將其來而施施然不勝其慰悦矣丘中有麥而留子國乎彼留子國我則將其来而食之矣又思之曰丘中有李而留子嗟子國者能貽我琊玖而繫我之思乎以此讀詩一以見王風之正大一以見夫子録詩所以訓也客曰是義當與子識之

〇咸卦男下女陰先陽之象也艮得乾之上爻虛中而氣上行兌得坤之上爻承陽動而精上溢故曰山澤通氣一虛字最妙老子云谷神不死只一虛耳此章最可玩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天地惟虛故氣自行而萬物自然化生聖人惟虛故氣自行而人心自然和平天地無心又何有于情哉以感應之自然亦情也萬物無聖人而言萬物之情皆出自然一用情之私万形了人心唯危是也故憧憧往来朋從尒思若夫仁人能亨帝與夫三年不雨六月飛霜亦是氣通於天地之虛咸既言感之情又曰貞吉何也自然之感應是正非自然則為私繫詞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客曰管子又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與通之又何説也曰思之不正豈能通鬼神周子曰无思本也思通用也无思而無不通為聖人此理便見

貙膢音婁貙以立秋日祭獸又北郡以八月朝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學者須索得貫徹處便見得此理自深〇鄒元標安福人丁丑進士是年內閣張居正父死不奔喪元標以辦事進士上疏論劾尤痛詆指其進賢未廣決因太激言路未通民隱未周因論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媚璫輔臣以壞綱常言尤切廷杖謫戍先是元標已聘某氏至是以戍行寄書某氏家令別嫁某氏矢心其同戍者聞者義之元標行有詩云万死猶蒙譴遠荒聖朝原自重綱常三呉雲間詩情杳此極星辰引望是客魚服北有鳳渓氏馬革死何妨青山到處堪埋骨渭大渡沉興鄉余一日偶盧鹿泉書署讀其詩不充酸痛凌梵而氣欲寢嚼奸貪〇萬曆癸未之夏孟晴檻浴影風竹引觴者產相知我人顒然遺世而談忽一遠朋隱冠野服不對姓名漫而向余曰君非閒適君耶今欲恃談為劇乃在座者非君客耶惜哉君之拙譬夫借拙與君優優者固至是哉按六

經四書而談則孔孟不世出子史百家而談則班馬非時談元白李杜詩則誰若與談周程張朱學則誰若信退而閒一嘯可挹風是適一教可了五侯不劇不談可遊宇宙吾將多若此耳而奚亟亟為余汗然拜曰聞教矣子非好談也應時也不欲然而不得不然也鳴春之鳥鳴秋之蟲時其然而不自知其然也時且西輪不挽東白又乘生生曷已望瀛舟有火客踪漸改蒼蒼乎茫茫乎萬籟乎歸處余於斯乎契而默然遂為題曰漫說

男雲臺因梓于鎮郡棲僧舍

閒適劇談卷之五終

閒適劇談五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鄭球撰球自號三吾寄漫子祁陽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銅仁府知府是編前四卷題元集亨集利集貞集後一卷題起元集蓋取貞下起元之義末載自跋託言萬歷癸未遇隱君子悟忘言之意蓋書止於是矣其書雜論理氣兼涉三教設為客問已答所注太極圖說西銘老子諸書皆全部收入亦設為問答尋其體例似乎先隸諸書條分件繫而後各命一意以融貫之故每徵一事輒連錄舊文多擁腫不能運化亦有僅徵其事而未及排比者如問人不問位受弔不受慶諸條皆痕迹宛然也

金罍子四十四卷（一）

〔明〕陳絳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陳昱刻本

金罍子序

劉歆序七畧三曰諸子而臚爲十家稗官小說家與焉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繁盛不知

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然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立言者言

所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非
之於刑名其瞭然于中者迫
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盈堰
敗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
囷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

有而已譖夫論衡之屬吾無
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
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
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久
矣夫諸子之駁而難擇也又

況虞初者流又而非雅者乎
金罍子者其書類所謂說家
其博而精辨而正酣經卷史
聯絡曲折而出之粹然逼潛夫
論衡也遠甚其命名曰山堂

隨鈔乎懼名之近於說而不
知者與街談巷語之書槩而
少之故更之曰金罍子金罍子
者其號也或曰子之子金罍子
也以為韓莊乎曰金罍子儒

者也儒家者流非子輿氏以術
則莊韓非類以文而曰金罍子
今莊韓也予又敢哉然而有難
有易今夫老農之計囷廩而
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

有善數者焉隔囷而筭龠合
不爽也有善兵者焉望敵而
揣壘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也
莊與韓道其欲言而止若數
家儲能易耳後之儒者是非

定乎載籍善敗決乎古今
引之也至繁而要之至當
此與隔囷望敵而籌者奚
以異乎此金罍子之所為難
然均以言其所明則一也金

罍子上虞人嘉靖甲辰進
士仕至應天府尹所居近金
罍山故稱焉

萬曆歲丙午

賜進士及第國子監祭酒前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兼修 正史撰述 制
誥會稽陶望齡譔

金蟲子序

舒子曰予讀陳京兆先生書
蓋竊歎古今人心賞之艱遘
生不同游矣々人絕無至焉矣
獨其名存耳吾得將竊之以私

自此數而以相如薰心則犬子
更稱之奇麗合神造李何乃
有讀子虛賦而爲之喟然太白
嗟不生不得與斯人同時之之
而稱子古之悯也能得之而幾

成乎壹也鄭矣奇矣一日先生
多為不易矣一室先之四海不
易矣不俊敢唾鄙而集古文雖
業已經之如此信陽歷下太倉諸
七先生者帖生也晚偽後

序十　舒

鞭走而之旬此杜游海內而卒
鄉之徒有至剿倒也竊自還
中原之儁我龍門之生者把
其臂殺左讀其書何其文至矣
之系總陳先生先生之蕃予

南州也不侮故未齒青衿先生
寔秉三代之遺至漢績閎之刎
之人飲其全而不見至班相
傳先生殆古今石君其流椎
魯而不文逆予官延令而先生

序十二　舒

長君翌在貳之間一編請予
曰先大夫宦囊室業是選
耳詢其為先大夫何如人
別無他之著從南州其他展
而讀之若觴予以海先生之

學有瓊海之浩汗而一洗其萎
薾有犀利都之博雅而不作其
𦃇佻儇譁之態大率
國朝諸先生若以程秦祚
漢斤斤唉嶺衣冠是莊則北地

輩自獲先聖其有律揆經紀
旁搜百家無能窺幾微之似
是品隲禱百代之缺遺則二
百餘年來罕有踵先生右
者惘惘洄洄之者何以有此子非

讀先生書幾失先生遠甚也
而非其所素習之名藩悉遂
謂先生千古以上人又幾失先
生儻予知先生蚤二十年其為
獲左提右挈無以異我鄙矣

者矣予于不佞先生胡若以
媾之而卒以攜之也然不佞
予七年矣先生去南州未遠
其行事隱其眉睫其之其
懿訓又津津其有類非有音響

遼絶至今比數百人而有得
先生清與異所遺坡公也
幾十年而稿幾侵于蠹魚
畢而後先生乃扼腕于子若
之子同時在坐曰異人別不僅
于先生至百合之而一宝
命之矣
賜進士第南昌後學舒曰
敬書于泰興隻立軒中

金罍子序

余初涖始寧則是邑城西
南有山若覆甌者隆於闤
闠曰金罍詢之乃漢魏雲
牙著叅同契之處至今有
遺跡焉鄉低回久之慨焉想
見其人不能去猶素何弗獲
偕之同時而睹餌烝畀真
事也顧雲牙邈矣而叅同契
行於世因而求之即如其人

狀矣余因前迺知立言間不朽之業哉又得陳京兆所著金罍子蓋京兆居山之麓而因以名其集儻亦有尚友意乎余幸讀而三復之其為書談理邃而不偏於玄語事核而不流於剡其庀材也不以博溺心其雜物也不以辭害詭今之稗鞅文囿勒成一家言者畢慮數百間其方駕

是編者因中無兩陂夫昧然吹劍首而以家常瑣說賣殺名於天下者亦河伯之自多其秋水而已余又想見其人藉淂與之抵掌而談天地古今名物事理之變更當愉快不啻揆慕雲乎者然夫京兆以名進士為隆萬間名卿剔歷宦達之績具載家乘似與彫揀者非倫且

也靈芽由漢以來人皆謂
爲僊去而參同契第壹篇
主關已早與夫京兆所著又殊
科刻余之睞京發韋以緒符
濫竽猶應景嚮豈靈芽

爲絕塵而奔者乎而要之此
兩賢者皆余生平嚮往而歡
身親見焉即時有後先書有
異同均於不可復作也已矣雖
然余以其立言也猶徵參同

契與金罌子義於旦莫矣
之不則姑寧固不乏人胡將
詁詁此兩賢者爲我嗟乎金
罌罌一舉耳久蕪於寒烟蔓
草之中而或居或書以話

之以名世繇靈芽則地以人重
繇京兆則人以地重邇千載而
上有金罌則地亦重人自千
載而下有金罌子則人亦重
地余出牧茲地而由其書以證

其人有交相藉重者矣或者又言仲王那邑人乎而當時賞其論衡者曰異書曰奇人今京兆之所著晚出遂掩前美也即余第就金罍所發其

繫救弊論論立言之足以不朽者如此

萬曆丙午歲季秋穀旦

賜進士第知紹興府上虞縣事海虞後學徐待聘撰

金罍子傳

邑後學車任遠譔

罍山陳公者越之上虞人也名絳字用揚居金罍山麓因自號云公幼而岐嶷不凡爲姚江謝文正所器稍長讀書過目輒成誦爲諸生高等已嘉靖丁酉舉於鄉甲辰成進士試樂平令樂平俗故獷悍每睚眦相殺公爲解喻禁絕之時延禮文學士與談治理民始彬彬向風至若賑歉歲毀淫祠具有成蹟晉冬官曹治器皿廠事往内供器輒留中委積公知爲寠閹

所乾沒請得五日一領所進器更飾以供閹嗛之每出遞馬大詬公不爲撓歲省縣官錢以萬計大司空吳公鵬以廉幹獨移牒天官留任久之或謂所省繙錢盍疏諸朝不則以儲公用公曰吾不以是博名且謂前官何時論高之既轉刑曹正郎治城旦書多平反稍暇即手一編佔嗶若儒生也無何出守彰德甫涖直旱災躬爲雩禱雨即大澍人謂隨車云好民馮璜董斅十人攻剽椎埋宵數警吏不究悉捕治之趙王府旗校横索錢擾邑里禁戢莫敢不服吏李天祐者

藉郡人郭侍郎勢盜出帑銀千餘兩取息公廉治抵于法大忤郭公意量移青州青故懷磚俗公至殫心爲理與宋宮鄭公比隆當道以材賢特薦者八九上竟用郭故格不行僅常調兵備副使居寧前寧前隣虜穴而阨全遼勢甚孤危公曰事不避難臣職也遂獨身往繕隍堅壘立營屯簡卒乘嚴烽堠日大閱士虜聞之氣沮罔敢闌入當是時巡撫王公之誥巡按李公輔咸倚公爲長城而公亦籌略有餘地益大肆其力於典籍談名理核掌故悉著之於篇稱金罍子蓋

倥偬虎帳間不廢毫楮而世有傳而劄記者莫不驚猶古人居任五年不遷尚以前憾云公處之恬然比以外艱歸其不歸者已十五年矣服闋　穆廟時用宿望授江西參政已一歲三遷至左布政使諸凡節用蠲獎減火耗水脚羨餘銀二萬歲省數萬時謂清廉二伯前有馮轄後有陳轄之謡餘干縣民有以銀解者中途爲同侶所易啓封皆贋也民故椎胷公察其非奸而銀止三百餘乃以司吏班銀代償民洒泣欲以死報其子惠之心如此尋擢光祿寺卿未幾轉應天府尹而公已倦遊矣乃乞身而歸時大宰張公瀚疏留之云秉性剛方操已潔白頗得公之槩矣公歸而一意於立言取所著金罍子昕旦删潤以成全書虞故有西溪湖於水利最鉅堙廢者已百餘年而公爲復湖議精鑿明悉邑令朱公維藩得而請於憲府僅復之然其利於虞亦溥矣夫公所已試者十不得一而其一足以濟世如前歷宦蹟是已所未竟者百不售一而其一足以名世如所著金罍子是已當公著書時昧不存口枕不便胥冥搜玄覽殆無虛晷

其言自天地名物之變禮制政事之繁上極象緯中盡倫紀下迨蟲魚皆援証精切辨論正大意皆古人之所未發而無一字不根於古是可以不朽公也夫

外史氏曰余既傳陳公則竊嘆虞多名碩無庸縷舉即如漢之王仲壬彪炳歷世血食賢祠他美固著夫非以論衡最耶二論陳公政業就以論衡絜材較長故應無遜公没而未祭于社何哉四方睹公之書者必且翕然企慕之不置語云人貌榮名殆是謂矣

金罍子凡例

一是書始題山堂隨鈔其稱金罍子者陶石簣史指也

一舊無銓次隨所錄也今書以子名廼始分爲上中下三篇各敘其世代爲上篇中篇末復別分倫類爲下篇

一篇中非經史子說疑佚弗訂非獨剏胸臆弗攄其旁證肆引非確有實據弗贅古今不剖之疑未闡之旨間或有發明云者

一上篇攷訂訛繆自古今治亂是非得失以及禮儀撮其事之博大義之宏深者而揚扢之凡二十卷

一中篇比事述詞拾遺糾舛並加攷訂而儀禮尤詳第議論視上爲稍略凡一十二卷

一下篇究古以原其始攷禮以証其實譚異而歸于正多識而覈其詳內入蕞言凡一十二卷總三篇通計四十四卷

先君雅言學士大夫平居無事宜繹其腹笥以勒一家言即不爲後世名庶足托其胸臆雖仰屋若稿含毫欲腐亦良快已哉故此書自筮仕抵遂初時時涉筆不置然每有新得輒復劄記以故藁數易而業卒未竟晚病風痺尚日几一編矻矻窮年中若猶有未自慊然者矣曩昰從傍時請副墨間亦流布寓內然未廣也巳長兄簿泰興稍梓一二以嘗嗜古者於是翕然矜爲十襲之珍弟獲覩鈔本者惜其未備爾昰苦家貧遼巡久之而有不忍其終閟爰請正於陶太史辱名曰金罍子以先君嘗讀書金罍山中且以寓

號而子之云者若古先儒之立言已也顧胜錄無次已辱諫諸車遠之氏曰昔陸士衡著要覽自分爲上中下三篇今書以子名亦宜臚列而敘焉既成秩敢付之剞劂以卒先業嗟乎即先君猶尚自以爲未慊乎然是或稱不朽矣梓始于萬曆丙午正月二十八日訖成于八月望日弁紀末云不肖男陳昰謹識

金罍子上篇卷之一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困學記聞家語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爲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攷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按薛氏此說則

家語與孟子兩書記舜卒葬處皆合其攷据近精而近時燕泉何孟春註家語亦云國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孟子云卒於鳴條不同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蒼梧不甚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於蒼梧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則司馬子長附會之訛而啟後學之疑者也正與薛氏合攷唐劉知幾史通云舜典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堯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復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韓子黃陵廟碑亦云書云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

溺死沅湘之間今讀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昇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同文也其下云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爲舜死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則先此唐諸大儒固已深疑子長之說特未嘗攷見所謂紀之蒼梧而併所謂蒼梧者皆不之甚信耳及宋司馬溫公史剡乃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於勤女惟不怠總朕師是以天子爲

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狩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升道南方巡狩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予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据以爲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耶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狩爲陟方也按温公之言與韓劉二氏之論同所謂安知無

中國之蒼梧者固巳默會及此而特亦未嘗攷見呂氏春秋有以證所謂蒼梧者果在中國而不在江南以深明太史公之誣耳或曰然則所謂湘之二妃何以解之曰史通詳之而羅氏路史亦有說焉史通云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傳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僊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帝堯二女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問博士曰此何神對曰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

女傳二妃死於江湘之閒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其義可知且帝者之后配靈神祇何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斯不然矣原其致繆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而路史則云舜三妃娥肓無子先帝而死葬於陳蒼肓卽娥皇漢志

陳蒼有黃帝孫舜妻肓冢女瑩生義鈞而封於商故女英之冢在商事見劉禹錫嘉話廣記書禹爲天下帝之諸子分適他國其之巴陵者登北氏盖從之故其墓在巴陵而登北氏二女曰霄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爲湘之神盖登北氏既從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得爲湘夫人而其光照於百里是皆可得而攷者胡自紛紛而爭爲堯之二女乎是同是帝女劉氏則以爲天之二女羅氏則以爲舜之二女皆不可知而有以明湘

之君夫人必非堯女舜妻則可知也近讀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郢城注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則南中亦自有紀郢不可曉司馬溫公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張文潛詩云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旁灑淚留叢篠

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禹之所以請伐者

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臣下之義也按書有苗弗率舜咨禹徂征益贊於禹禹則班師韓氏疏繆無足庸辨第其所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本出於記禮者之言虞夏之世君臣之交可否之際唯有都喻吁咈昌言直諍未遽有此婉媚之習也且亦必待人君自有其過幾爛勢流不可撲滅不得已姑引之自歸寧蒙天下之咎於其身至所以替否糾違矯君之非義自不廢豈君本無過無事輕造不韙之端簧鼓於其側幾君之不我從以為之德如此則周秦以來往往人臣道其君以齋祠神僊土木斂權干戈誅殺亡所不至而皆藉口於是曰吾將自予以過而惟君之擇之也幸而君之不從則號於人曰吾志也已足以謝過於天下不幸而其君之遂從之則殃民毒國且波及後世是則所謂逢君之惡而人臣亦自以其身犯天下之大僇又豈特為君受過而已耶其漸亦使世之昏君盡疑其臣以賣直沽名亟誅天下之異意者以盈其惡而又何以禦之夫物也予此則奪

彼矣故廉辨之士幸宜有讓此仁義人皆得有之故當仁則弟不讓於師當不義則子可爭之於臣可爭之君何則明良之會使臣主兼榮豈必過常在其臣而後善始歸於其君也且夫人臣之道正於陳善閉邪夫道以不善之足以彰君之德孰若道之以善足以成君之德之為宜明懿美也耶

後魏高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嘗嘆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時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

有刑之餘孽況凡人能無咎乎宋人肎山史繩祖有日唐虞大臣稷契皋陶稷以播時百穀蒸民乃粒而後世通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子孫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又篤生文王周公傳聖道於天下後世遂郊祀后稷以配天盖教民稼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使百姓親而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又篤生孔子傳道萬世爲斯文宗主此敷教之功用也至淑問如皋陶然以明刑弼教而後世卒不能有天下左傳又載

皋陶庭堅之不祀則以刑名絕世雖皋陶尚爾況不皋陶若者乎是亦兇之遺言也予以爲刑與天地並立決無可廢之理而如皋陶爲士以欽恤明刑以哀矜折獄則好生之德洽乎民心式敬之風長乎王國況其家乎若止以報應之理言漢于公縣之獄吏郡決曹也決獄平不寃且高閭以待子孫之興而厥子定國孫永果官至丞相御史封侯傳世況皋陶之淑問乎呂刑苗民弗用靈作五虐之刑殺僇亡辜帝用遏絕無世在下盖報虐以威

則然若使皋陶之明刑弼教而亦不免於絕世與苗民同誅尚得爲有天道乎且如杜周張湯爲漢酷吏而俱有良子孫爵位通顯作史者謂雖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然則天何報施酷吏之厚而貽聖人之烈也反不益爲冠虎傅翼乎夫皋陶之不祀未定然也春秋時臧文仲偶有感於英蓼之亡而云然皋陶之後不盡英蓼而蓼雖亡國未必滅宗如英布固顯也商周之子孫千億豈無一人脩廢者獨顯而王廼爲厥祀之餘孽耶尋兇之言盖

將以刑爲廢而可攻兇傳兇性好佛幼嘗爲沙門然則固慈悲不殺之宗旨也而史氏者偶說其言遂傳而爲之說亦始於弗之察矣

益稷篇帝拜曰俞往欽哉林氏謂禮君於臣則無答拜然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也舜豈以師傅之禮待皋陶與此不入蔡傳而眞西山讀書記取之然誤矣按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謂臣見君之拜皋陶所以稽首颺言也一曰空首則君答臣之拜又一曰奇拜則

君荅臣止一拜所謂帝拜曰者盖即空首拜也乃
也記稽首然後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然不
荅明君上之禮也又曰大夫見於君國君拜其辱
君於士不荅拜也是古者臣見於君而君不荅其
拜者惟士為然以其賤故耳若卿大夫則未有不
荅其拜者舜固未嘗以師傅待皐陶而亦不容待
之以士則其因拜而荅者固君臣閒常禮惟太甲
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皆常拜手稽首盖臣之所以
見於君而君以此施之於臣所以為尊師重道而
非舜拜皐陶之比也

湯七年旱不著見於書它亡徵信焉殆傳者妄也至
乃云桑林之禱迂則大甚以人禱亡國之妖言也
一鄭吏辨之而湯信耶剪髮攦爪嬰之白茅犧其
身若之何務不情之適以欺天也又稱禱乃大雨
歲則大熟天下讙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則
亦非夫湯旱也禱七年而雨耶旱七年而禱耶禱
七年而雨天棄湯也旱七年而禱湯棄天也夫洛
圻川竭已亦豈一雨所能救哉七年之旱而始有

咎過之詞一禱之應而輒有象成之樂克謹天戒
檢身若不及者烏有也曰然則何如曰後世以水
旱堯湯儷言旱有亡不可知或湯在位三十祀而
旱之為年者七焉以七年之旱韍見於三十祀之
中而其旱也亦適止乎一方非連七年旱亦非舉
四方皆旱如傳記所云也若連七年旱而以四方
即所謂煎沙爛石信不虛矣烏百穀有留種生民
有遺育哉雖莊山之金能食人乎以魯僖公之憂
民而厪有可閔之歲梁惠王之用心尚有可移之
粟不意天之絕湯乃至斯極也曰若然則水旱怨

咨亦常事後世亦曷異而稱之曰以為聖人在上
當雨暘時若而值此故異之也曰以為桀之餘烈
則何如曰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矣夫桀烈也
徙而湯天道乎武王之伐紂也師興之日而雨乃
紂獨無餘烈乎曰然則所謂桑林之禱者何如曰
禱也古者禱雨必有處桑林盖湯之所以禱雨與
聖人視天下若痒痾疾痛之在吾身故一方旱則
禱之一年旱則禱之謂旱之七年而始禱又犧其

[illegible]之[illegible]誣則吾不然之矣
[illegible]伐之循跡而言是簒也而書稱湯曰爲
[illegible]克[illegible]泰伯既逃而王季代之循跡而言是攘也
而詩稱季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湯之忠季歷之
友於其跡之外觀之

仲雍裸而之荊因俗也夫曰賢者固同俗與曰四方
習之百年乘之非一人之化也非一時之積也孰
與諸曰泰伯端委而治吳不然乎曰何必伯也雖
仲亦然曰惡在其裸也曰始二子之至自周也蓋
荊吳之人人之已而荊吳之人君之人之故先因
其質君之故宜迪以文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
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
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
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
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紂故爲後呂氏曰用法若此
不若無法予謂此太史乃亂也何法之有法亡有
妾而妻者雖紂之母固妾也何嫡庶之差之有古
之立子也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鈞立賢賢鈞立
長以長以賢孰敢之踰紂父不可謂不知子也而
卒奪於匹夫之譁言以立惡而覆其宗契與成湯
之不祀忽諸哀哉

箕子之陳洪範也潁濵蘇氏論之曰箕子之不臣周
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
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
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斯
論也近是而非道者何嘗然而已使武王以其不
道貪商而奄取之則箕子即以死爲其道尚何肯
忍詬改面覥縷於讐人之前乎惟其深知武王之
心非有利乎彼者釋然未嘗有讐周之心而時其
虛懷訪逮則因就而亹亹焉蓋亦以途之人俟武
王而已矣必曰意於傳道而身不可死武王之賢
不可失則忘君事讐先負不道之辜於我而又以
何道授之人耶道者流行於天地貫乎古今未嘗
以有人而傳無人而絕天畀禹鴻範數百年後至
箕子而復續箕子死後豈必無人而又何必武王

哉

紂之暴也孰可告語文王外諸侯且身不免者數矣而炮烙之刑解焉惟聖而仁斯行暴斯化與或問其事何如曰載記敍矣將曷取衷焉夫古今一情也原情以致其事則是非省矣按韓非子說難二篇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事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知哉文王出千里之地

而得天下之心韓子曰仲尼以文王爲知也不亦過乎夫知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也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知未及此論也予謂韓非之論是也其所記文王之事與仲尼之言則非夫王以擅兵侵土得罪於紂勢且叵測墮井中者奚暇問江河溺人乎况所入之地又非卽還其所侵以覥悔罪之意紂亦未見所以與文王處也而且趣焉以請解炮烙之刑盖太師父師從容燕語之所不能得之於紂而方闔門茸戮之罪人爲之斯豈人情事理乎韓子不深明文王之無是事與仲尼之非有是言也而果於非聖人惑矣然其謂收人心而重見疑者可謂引繩墨明是非也若史記則謂崇侯譖西伯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散宜生之徒謀於呂

望而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乃赦西伯西伯既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遂賜之弓矢斧鉞爲西伯與韓異然亦非何則羑里之囚非以紂嘗醢九侯脯鄂侯而文王聞之嘆耶彼獨竊嘆也尚獄矧公爲人請解炮烙紂何肯但止王亦何不少懲艾也且以紂視文王孰與齊襄之田單漢高之蕭何田單拯涉也蕭何請空地業民也二王猶以掠善而招吾過於天下也忌

而幾致之死況文王當紂時耶且崇侯方譖其行
仁義而文王爲是益巳跡矣司馬温公曰是正中
崇侯虎之譖於紂也然則如之何曰其說莫近於
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曰文王處岐事紂寃侮雅遜
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
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
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
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故曰文
王知矣予以爲此一節特賢於韓非馬遷其曰寃

侮雅遜尤足以槩文王之實蓋即易所謂內文明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記所謂有君民之大德有事
君之小心者紂以此喜而命爲西伯且賜之履千
里之地文王不敢受而因爲民請炮烙之刑皆事
理宜有之蓋乘紂之不蔽而以進其忠正荀卿所
謂事暴君者因其喜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若如
韓非司馬遷之言則請未必行紂且咈矣是束熅
灌膏救火也且當是時尺地莫非紂有文王亦安
得地千里而獻之信矣二子之繆也特呂氏所謂

[illegible]得民心者猶不足以窺文王之盛德文王豈
有一毫邀民之志者哉若曰務全民命也全一民
之命則賢於得千里之地方可
文王之免於羑里則閎夭散宜生之爲也或曰爲人
臣者亡道以免其君於危則苟而可與陳子曰人
臣以忠爲其道夫能忠以免其君而何苟與吾聞
之也人臣之事君也猶子之事其父也爲人子者
不幸而其父之有過苟可以全吾父何弗用也爲
人臣者不幸而其君之有患苟可以免吾君則何

弗用也瞽瞍殺人皐陶執之于皐陶之執之也則
既巳離於天子之司敗矣而舜且勿恤也竊負而
逃竊負而逃非天子所以事其父而舜爲之以救
敗也閎夭散宜生之間以行其賂而免文王於梏
也是亦竊負而逃之辟也或曰文王乃亦以孝免
難與曰文王何知焉閎夭散宜生之爲而紂之出
之也其爲之不知所以爲而其出之亦不知所以
出幸而出之而文王固且曰天王之聖明也又何
慦焉且吾聞之也人臣之事君也猶子之事其父

也昔者舜之祗載瞽瞍也起居飲食未嘗不在側
也索而殺之則不可得故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孝也文王之辠免患於紂而受成於二三子之計
也是亦大杖則走之辟也
呂覽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
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遂令吏以衣
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又況
於人乎賈太傅新書云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

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
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葬之
吏曰此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葬之文王曰吾夢
中已許之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
夢之故而倍槁骨況於生人乎蓋二書所記一事
差異如此然新書繆矣聖人無夢夢亦無妄烏有
慨焉以王禮之葬許人於恍惚之中及其覺也妖
夢是踐而不復以事理自裁阿鬼以不正之封罔
民以非義之信乎而不肯之云亦未爲得文王之

[illegible]岐也猶有政乎則民之養生送死自可以無憾
至於力之所不及則比又使之相保族又使之相
葬也又安有不衣冠之殣不封樹之藏乎而使吏
發之發之而始更葬之則境內之髊其被文王之
澤者亦寡矣

或曰史記武王陳師牧野因馳之紂兵皆崩畔紂
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
死武王至商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其事信乎陳子
曰否不然當是時毒紂之虐而快於一夬者之爲

是言也吾聞之也君子惡惡不惡其身雖大憝凥
然死則止矣此臭腐何知焉尸而僇之貝也洩其
重冤而爲也君子猶甚之武王載其衛德以伐紂
而又甘心於燬死之餘乎夫旗之而鉞之奚爲哭
項祀哀者何也曰然則它書之所傳皆誣與曰誣
也紂之死非武王之心也蓋武王深盡傷焉故猶
以舊君喪禮之示紂自得罪於天非有惡於我也
君曰吾固爲君臣耳子曰之不樂以謂之疾曰王
且憏然若將有終身之喪焉矧其遺體魄矽王之

始入商也商容與殷民雜而往觀之見武王曰吾新君也聖人爲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夫至於僇死人非不怒也王克曰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夫哀而憐之固武王之心則夫死而猶惡之而甘心焉後之人將以快紂而不虞其以皴武王也或曰然則武王何以處紂曰事無經載矣猶有證焉賈太傅云紂將與武王戰紂陣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

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相與紂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已夫紂之死也武王實使人帷而守之夫帷而守之則殯而瘞之其皆以天子禮焉固又其事之可推也

桀死以卯日紂死以子日故子卯不樂謂之疾日蓋忌而疾之也淸江敖英曰子卯不樂非明王之禮也桀紂以子卯死固可疾湯武以子卯與獨不可幸耶予曰非也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哀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戚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此王者之厚也或曰其殺之而傷之何也曰殺者獨夫傷者湯武爲舊君也湯既放桀而有慚德焉躬其慚知其傷也或曰武王伐商前歌後舞非與曰爲說者其起於世

之衰不恔於誣聖人而以行其私也

孔頴達疏云泰誓武王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强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强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稱太公非實事也愚按舜典舜命禹之言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卜不襲吉舜之命禹也成諸志其

詞昌先天而天弗違也武王之伐紂也依於神其
詞婉後天而奉天時也此亦禪讓征誅之別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不聽廼採薇首陽山餓
而死先儒皆疑之以今觀之不特其父死不塟一
言之繆也葢嘗論之二子以清聖於天下故非君
不事不立於惡人之朝當紂之時而居北海之濵
以待天下之清也夫其居而以待天下之清也腥
聞之紂無復悔禍之期矣眞人應命與天下而共
誅之將使宇內廓清穢氛不流固二子之所以伏

其身而有待也如之何其非之也是必胥天下爲
紂而可耶非二子之夙心矣古之賢者誠重其死
雖爵於人之本朝亦其君爲社稷死則死之也武
王入商而商之元子奔太師遯北海之浦夫廼獨
枵腹而死義斯何以哉且夷與太公同事文王又
同爲天下之大老天子有問無北面而詔之者也
新君行大事而不卽謀於黃髮夷固可子然去就
謀之宜以時諍諍而不聽則北海之北巳矣今也
不聞一言諍之於廷而顧邀之於路不救之於鮭
惺窖謀之初而欲力奪之於干戈倥傯之日寧不
知白旄既舉可復偃耶孟津之會既集可復渙耶
亦不相於機而空言矣天下理無二是者也今一
人爲之是也而一人非之又不非也是理可以二
是而世無一定之執也武王之舉爲伐暴而順天
而非之者不以爲不知天命而妄議吾不知也曰
然則二子之之首陽餓而死也則何如曰二子者
葢求仁以逃國違不仁以逃世也其介絕而不求
於人以時瀕于餓則有之未聞其以餓而死也孔

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而世以爲死也曰
然則二子固終事武王耶曰亦未之前聞也王荆
公曰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
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之
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意豈異耶及武王一
奮太公相之伯夷乃不與葢二老所謂天下之大
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巳高矣文王之興以至
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其至文王之都而不
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荆公持論固多好異此

其言之切理者也吁推伯夷惡惡之心使及武王而事之又復見紂惡之甚其君孤竹嘗不後八百諸侯其猶大老於周也抑豈十亂臣之下乎

孤竹二子之遜國也曰國有中子也使微仲墨台氏之鬼其若敖氏乎是故君子有達節焉不可繆以爲經也於斯時也伯夷爲不當立叔齊爲不當復避曰不違天乎曰父也者子天之父之於子也無適而非命也父命叔矣奚違天之有曰若伯也何曰叔立而泰尚伯也若唐明皇之遜讓王也不敢

以其國加焉又樹伯氏子俾後我曰國其國也若宋穆公之於與夷也則父子兄弟全而性得矣曰季歷之不爲叔齊何也曰叔齊逃伯夷逃國有中子爲不亡也泰伯與仲雍皆之吳季也在周夫何行而之

君子以道立命命由我出吉凶禍福天不得而制之比干剖心於殷末夷齊枵腹于周與斯豈天能爲之耶按漢徐幹中論曰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以知其必然而樂爲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仁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畀之也唐皮日休首陽山碑曰夷齊之死也太史公以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予謂此二論極精前人所未發也

武王夢天與九齡以告文王而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

迺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固聖然亦人耳何道以逆自知其壽且百年而夢帝與九齡即信亦九年耳何道以知武王之爲九十年文王既知壽之且百年而武王之爲九十年何道以能自損其三年以與武王而以已之百年爲九十七卒以武王之九十爲九十三孰爲制若長短之命而得以父子相揖讓乎武王爲子亦曷忍挹父之年齡以自登也緣記者以武王克殷滅紂在武王之末年故傅會爲此以見文王父子黙相付授之意審若

此則武王伐紂初非天命皆文王全以私智陰謀
幹旋造化奪取天命以私諸其子而得之耶
易有亨帝亨上帝之文又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正與易合上帝即昊天上帝盖以形體言
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而鄭玄遂有五感生帝
之說皆巧爲之名以褻侮神天若後世道家拜章
者繆矣且易既曰以配祖考亦無必以父配之文
而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然文王以周公言之
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其時政則周公祭
則成王安在必嚴其父哉且至於成康之世而文
王明堂之配實未嘗改故司馬光呂誨謂孝子之
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下此皆不見於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
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
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
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
周公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
孝以荅曾子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
天然後爲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
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得其旨矣
周必大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議曰周公雖攝
政而主祭則成王王方幼冲故周公參稽古制藏
事於明堂其曰嚴父者指周公能推本武王之志
追尊文王之功非謂自主其祭祀也謂周公推本

武王之志追尊文王之功故曰嚴父此句極當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
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
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鄭注謂
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是謂天子不可以諸侯
爲祖父故司馬文正議以爲記禮者深於聖人之
旨失之愚以爲此記禮者未失也注禮者失之耳
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
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師丹云尚書舜爲天子瞽

聘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命父毋嫌於卑之典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父爲士庶已忽暴貴升爲諸侯而恐爲父作謚如是鄙薄父賤不宜爲諸侯之父也蓋禮意如此武王爲天子追王曾祖祖父如是擅爵命於祖父嫌薄曾祖祖父之爲諸侯以已天子之貴臨之故必告於天地天地與之告於祖宗祖宗許之然後身宰天下諸侯以天下之心共尊太王王季文王使若不出於我者正不敢以子孫之卑加其祖父耳後世天子崩群臣

咸請於南郊稱天以誄之亦是此義

史記文王已受命稱王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而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退而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若文王已先自稱王追王太王王季武王何緣更追王乎中庸則又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第不及文王蓋武王克商即王位固已追尊文王在位二年未及追王太王王季遽崩故周公輔成王始克成之由此觀之大傳繆大史公益繆矣

蔽芾之棠昔者召公之所茇也公則已矣而人猶弗忍拜之况剪之乎夫其盛德足以永所思也齊景公之槐也嚴刑以禁之置吏以守之將使人望而不敢指目焉而人傷之夫其空威不足以庇所愛也故威去無生君德存無死君思堯者見於羹見於牆而特棠耶怨桀者喪及日而况槐耶

元城語錄書傳之間有大害事者若上世十年之類是也先王之有天下日慎一日而惟恐其不終故

書曰天難諶命靡常詩曰天命靡常此文武周公之書也豈有預爲歷世長久之說以數告子孫使子孫倚恃天命恣爲淫虐而不懼於危亡乎曰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曰蓋有說也當楚子問鼎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莫能懷也故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且曰卜世三十年七百而尚未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志荒矣馬永卿因退檢史記武王滅商至定王二十世凡四百二十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說以辭楚兵乃去以

信先王之言而唐孫郃卜世論亦云帝王囊括宇宙位重憂崇非樂兆民之上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舜禹是也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又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佑之豈非亡窮也哉何三十世七百年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裁而盛帝辛恃瑞而亡

在此不在彼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乎按元城之言具發聖王不敢預於天命驕其子孫之意而孫氏之論又併明聖王未嘗私以天下擅諸子孫之心蓋以二者並觀而厥誼益盡元城又因史記設詞一言而推其當世假天命神告之事謂非其詞之誠則尤所謂探本綜實者

周至穆王降矣然其去文武成康時非有幾也顧其冏命則曰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蓋時必有鬻爵賣官者已為鴻都之漸矣呂刑則曰非訖於威惟訖於富蓋時必有骫法鬻獄者已有梗陽之漸矣

餘冬序錄云史稱徐偃王行仁義諸侯歸之及敗而死則又曰吾不忍鬭其民故也以是世以偃王乃仁義而亡國者其信然耶偃王事詳無所攷聞之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則知偃王之亡國而喪身必它有以致之非仁義之罪也始之諸侯有歸之者值穆王之西游而天下適無君耳非行仁義之所感也陳子曰余暇日攷東漢書東夷傳張華博物

志及劉氏通鑑外記徐夷作亂宰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為天瑞自稱偃王江淮諸侯伏從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鬭其人為楚所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蓋偃王之事猶有可見者如此徐

僻處要服而偃怙其固陋不賔不王驪穆王無道
武功匪兢乃狡焉啟封疆之思至率九夷以戰天
子此豈溺於仁愛而不忍鬭其民者乎既得王東
諸侯雄心方大且欲遍舟上國溝而游之其勢非
盡得周不肯但止疲民之力矯天之命黷師而不
自戢貪王而不知戒僭王猾夏又不必言此賊仁
賊義之極有一於此足以爲僇而兄兼之則其喪
身亡國猶有餘罪固不必它有以致之而後明其
非仁義之罪也乎居覽覽爲仁跂踶爲義以蠱誘

愚俗獲人廣疆方天子西游存其喘息一日整旅
徂征將以大國義巳非颿力又不敵守死而已乃
復用其故智譎然出言曰吾惟不忍用民以至此
也且夫無事則驅民力戰以逞雄貪事亟則恤民
亡國以行仁義有是理乎嵎夷之人村愚易動屬
而從之身死而嗣未滅是有天幸存焉韓昌黎何
人詞其廟碑乃亦曰婉婉偃王惟道之躭以國易
仁爲笑于頑斯何言與夫國云亡矣仁乎曷存智
猶惑此笑者頑耶　金罍子上篇卷之一

金罍子上篇卷之二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曹沫爲魯莊公將與齊戰三敗盇喪地及柯之會齊
桓公方與莊公盟沫執匕首歷級而升刼桓公於
壇上求所侵魯地桓公許之已而悔之欲無與魯
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此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

侯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
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此一事也盇魯以刼得地齊
以信市人魯之得爲失齊之與爲取矣异哉沫之
爲魯顧將與藉齊也魯之盇曾不能蚤甲而爪喪
焉可誅也魯猶有司寇之法在其得免於討乎夫
堂堂乎將帥之雄而盜賊之靡乎失氣於旗鼓之
間而逞志於樽俎之際乎三軍之寄以扞圉也戰
而喪地戰而還之卞莊孟明功無書焉矧於行刼
薄人於險非仁也掩人之卒非勇也小國而怒强

敵非計也且夫耻匹夫有後顧而况震伯國之主耶沫之志曰得地而巳三敗之土地非索諸桓公之衣帶而有也沫之能以一匕首乘齊於壇之上者時也壇之下雖有百沫猶豈孤豚豕焉使桓也壇之上而許之壇之下而悔之國之中將悉呼諸侯之師而致討焉則如之何沫復欲以匕首抗能乎其不能也曾何以存當斯時也食沫之肉庸足贖乎幸而齊方以信懐諸侯因以沫餌而漁天下也沫且以爲得地而前三敗之耻失矣然而爲魯

計者得地之辱孰與喪地師而喪地魯在刼而得地魯亡何也禮義信魯所以國也兩君好會三等之階揖遜而登玉帛之贄交相入也尊罍之歡交相舉也一夫挾其區區螳蜋豨突咄嗟而來刼脅萬乘將有所求謂魯志耶則狡而貪惡爲乎宗國爲自沫耶而君不禦即國有不逞之夫而朝有不令之士也則莊公奚君焉以禮舉而阻之以兵以義合而邀之以利盟而詛諸鬼口之丹猶濡也而叛之矣周公之魯何如者而忽焉喪之復魯之地

尺寸也顧喪其所以爲魯豈尋丈之間巳哉且夫土地者固非齊之所愛也齊之所愛求得天下之諸侯也桓公嘗伐山戎道燕燕君送之出境涉齊地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桓公誠求諸侯即巳之土地不愛而况魯有耶以齊言之得之於魯復之於魯齊無失也而顧潰然以市厚於天下之諸侯以魯言之失之於

齊取之於齊魯未始得也而不免爲盜賊之國於是乎魯之辱不止於三敗而齊固巳萬勝乎天下矣則沫之爲也甚矣沫之罪可誅也或曰然則管子之所以勸其君則何如曰昔孔子爲魯大司寇齊景公與定公好會夾谷犂鉏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公可得志方會進萊樂孔子歷堦而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沫乎亦柯之會之萊夷哉魯乃爲夷狄之道矣管仲之相齊使出於尼父之舉則沫之首足將異

門而出刎求土地

魯卞莊子養母嘗爲魯將三戰而三北齊管仲亦曰吾嘗爲將三戰三北而鮑叔牙不以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家之孝子國之敗將耶記曰戰陣無勇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予謂人子苟不敢以其親之身許人嘗辭爲將若之何受人之推轂而以輿尸乎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

叔君子也不可以爲政其爲政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隰朋乎於是仲卒隰朋亦卒公遂委政於易牙開方竪刁而齊亂陳子曰惜也齊無以鮑叔爲政也使叔也相齊無三子之亂矣何也曰以其好善而惡惡之甚知之以其好善而惡惡之甚見一惡將終其身不能忘而能忘三子哉或曰然則仲蔽賢與曰否仲蓋爲叔之不能并容而畏卒禍之也是仲過爲叔計未及爲齊計也或曰爲齊計者用叔迄無三子之亂與曰事未可知也蜀董允秉直匡王義形於色諸葛武侯爲允爲侍中武侯死而宦人黃皓畏允不敢爲非者終允之世用叔亦齊之董允與事未可知也惜也仲之爲齊計而不及武侯也

后宮盛色則賢者微女謁既昌斯讒夫進德與色好之所不兼與是其可不眘耶談者無室而雉於庭鹵莽潤畧於君之身心而綜覈於用人行政則倒矣李泰伯之詩曰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昔者桓公宣婬管仲實慫之以爲不害霸也

以苟容其身而倖一時之功卒釀禍於身後仲幸先死耳即其身在無必免者徒以有六人耳而容更六耶王荆公詩曰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惟佞人爲能養君之欲故凡所以用宰嚭者爲有西施也有西施而後宰嚭用縱誅一宰嚭天下遂無宰嚭耶此皆不循其本昧沒而云爾也

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予莒太子邑里華過之而更其書曰流之夷又宣公濫於泗淵華

斷其罟而棄之曰魚方別孕而行網罟貪無藝也二事皆後世人臣所難而里革優爲之其賢矣夫然予以爲斷罟可也更其書則不可爲人臣者其君違則弼之甚則諍之若書而更是尸其君於國而自爲令也是與君爲君也開僭僞之端啟淩遲之漸不可止矣柳子曰盍若授僕人以入諫之善耶或曰引筆而塗秉燭而焚事不有大於此者乎曰文於過舉不可以黑而聽也迫於遂事不可以待而弭也於是乎有不得已焉亦斷罟者類也若

棄君之令而自爲之書是矯制也是擅命也是與君爲君也按左氏莒太子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無里革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違民則也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聲其罪也趙宣子於是能奉天討矣其不謬沒於君臣之際矣故此一宣子也異時得皐出奔而其宗人穿殺其君靈公而宣子反也無一言焉夫可以不煩軍吏之力也而尼何哉有君之弗恤內賊之弗討而憐是師乎且宋之伐誅有罪也聲之鍾鼓正其名也索賂而還又與立其罪人而成之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雖曰此林父之以也然盾固已不堅於大義矣或曰夷皐之立也非宣子意靈公盖不忘也宣子知之故爲宋之討以見義於靈公而又知公之終弗吾予也則又乘時以

假手於賊而甘心焉曰莫余毒也已則又偃然視息於天下曰弑君者我何知焉狡已哉夫寪氏之賊不曰羽父斃高貴鄉公於車中者賈充成濟歟唐昭公之弑碭山之爲也然則桃園之逆固不得委之穿矣穿之手盾之心與直哉太史氏不鍾不鼓乃以筆伐盾也誅其心懸之簡冊無容廋焉盾保首領而罪不滅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爲賊首糾然與一國之師而汙其宮瀦其室趙氏之宗幾亡炊火焉斯報

亦烈矣宣子之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夫蔑君
臣而反天地固不可也哉
晉下宮之難公孫杵臼死程嬰不死而孤立人勸嬰
毋死嬰死嬰以一死報公孫杵臼也漢逮趙王偃
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先死貫高獨不死而王
巳白詔赦高令勿死高死高以一死赴趙午等十
餘人也人生惟一死死尤不欲以此睽負人古人
重信義至此宋張洎事南唐李煜宋師至城陷洎
携妻子及槖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紿光祿使陳喬

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反下見煜曰臣
與喬同掌機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爲主
白其事者不死將有以報也及入宋洎遂顯用而
反倚勢丐索煜亡巳煜貧甚至以白類面器與洎
未涓意袁天與宋末第進士未仕而宋亡人勸其
退伏草莽爲自全計天與不聽廼結義兵誓復州
邑兵敗詈敵而死初與將作監謝昌元直學士趙
孟頫約同死國亡何趙謝二人皆食元祿而天與
獨踐約一門自盡者十七人

本朝建文中靖難師逼胡廣楊士奇諸公與周公
是修皆先期約同死及師至金川門周公自經於
應天府學之尊經閣而諸公相帥勸進皆躐躋華
要陳喬死張洎獨不死袁天與死謝昌元趙孟頫
獨不死周是脩死胡廣諸人獨不死人各爲其主
死死義耳三公何所不足而取償於人之同死爲
顧如洎與謝趙胡楊諸人抱此睽負雖其生富且
貴要自不能無愧恨處它日雖竟死亦亡面目見
陳袁周諸公地下耳以此見人此一死要得其所

誠不足多愛恤苟愛死逃死不可况百年之內終
不可逃而書之信史徒令清議之士至今猶以筆
舌督逋諸人雖旣死不足償負爲可惜也
春秋晉人殺其君厲公邉人以告魯成公在廟問曰
臣弒其君誰之過也里革對曰君之過也衛人出
其君獻公晉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魯昭公出遜
於乾侯季氏出之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
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

墨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
不亦宜乎或曰君臣之際嚴矣爲人臣而至於放
其君而弑其君而二三子者之對曾不以爲不可
也且或以過其君而甚之則何居豈所以救世扶
教與曰君臣之際嚴矣君而可放也者必桀其君
而其臣湯可殺也者必紂其君而其臣武湯武桀
紂不竝世而有也則君君而臣臣可矣晉之殺厲
公也衛之出獻公也魯之逐昭公也以亂臣姦庸
君逆之大也又何問乎雖然乃二三子之言之則

有間矣里華師曠對其君之言也告其君將啟之
以不於常之命不可恃之尊以怵其心而作之脩
以成乎其爲君盖昔者孟子之所以告宣王也不
猶可乎若晉之六卿魯之三家也六卿之趙猶三
家之季也趙簡子之問亦隱然有將之心焉而墨
也實慫恿之史以懼亂臣而墨以佐逆導亂其亦
異乎董狐之爲史矣

齊崔杼生成及彊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
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
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勸崔子弗與成與彊怒
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
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
薄慶之厚也魯叔孫穆子卒仲至自齊季孫欲立
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
知不亦可乎崔慶於齊唇齒也叔季在魯手足也
爲慶氏者則利崔之薄以爲厚爲季氏者則患叔
之厚以爲薄藩牆之內而各有心難與處矣夫何
手足唇齒之不相爲乎或曰固天道也夫能以同

惡而終始者與有幾且夫四家不合則二國不分
天固塞二子之衷而奪之鑒使讒人交閱之而以
自稔禍也不然所以過齊魯者未歇也

左傳晏子侍齊景公於遄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
其樂若何韓詩外傳齊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
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太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
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史記景公三十二
年慧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自有
生以來未有無死者晏獨何感之深耶顧獨有不

死者其德施於民浹於其心則文武成康沒世而不能忘蓋死者其不可傳者也其可傳者死耶公也有馬千駟死之日即民無德而稱焉其生也而億兆之人詛之惟恐其一日之生若是而徒死憂亦末矣

晉國語曰欒懷子改桓子之行脩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於楚繆乎其窺測天道之末瑩者耶將使爲人子者不幸而有父之惡束手跂足而禍耳茂繩祖之志弛幹父之心矣且武子之福不足

以延其孫而桓子之罪乃必及其子是善無延世之賞而惡有及嗣之罰非天道也桓子之汰也以武子之德而免懷子之脩也以桓子之罪而及抑禍淫福善之俱爽也謂天不夢夢乎

吳有負薪者與延陵季子交讓地金是負薪者之節競爽於延陵氏也吳多人哉亦季子之風類與季子處其身讓千乘之國以遺金予人故負薪者喔其居之高視之下且吳介公子歷聘於諸侯以知人稱頟於吳獨不知有負薪者何哉毋亦昔人所謂目論者耶然人亦故難識途之人而欲兼盡於公卿間難矣既翳其身而藏焉人知弗知曷預耶取之可也投鑣於地瞋目拂手非也其不語季子以姓名乃不忘名之尤也先王之制也夏有葛冬有裘苟不能葛亦安事裘裘於五月揭然以覔異於人曰五月負薪衣羊裘非杓之人與故曰其不語季子以姓名乃不忘名之尤也

楚申包胥哭血秦庭七日而卒以秦師敗吳救楚復楚其節偉矣其功烈卓矣迺攻越語胥使越問越

王所以與吳戰而曰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於是越王曰諾而召五大夫謀所以戰而伐吳則是越之伐吳胥實與其謀胥楚使者也非使命是共而與知人國事何其爲區區猶不忘宗國之耻也乎故此申包胥也既借秦以存楚復因越以滅吳胥爲楚無幾餘欠矣子房借漢以滅嬴滅項以爲韓也嬴項滅而無救於韓亡胥楚存而

吳滅二子之忠智鈞而良猶爲獨蒙其不幸也哉伍子胥入吳欲道吳以伐郢而脩巳之怨於楚也吳公子光曰不可子胥知吳公子光之怨王而冀得其處也則進專諸使公子光享王因置匕首魚炙腹中而廾心焉公子光立是爲闔閭以伍子胥爲行人伐楚幾覆楚是役也子胥之志也君子曰毀人以自全也敗人以自成也仁者勿爲况將亂人之國以徼幸匹夫之志弒人之生君而巳自爲其死父乎夫苟可以得志而巳矣又何有於君然則

鐲鏤之賜也固亦畏有異時之匕首在也且夫事君者無外交狥國者無内顧而胥也功成不顧幾見弗圖既諫伐齊勿聽乃復爲之使於齊又屬其子於齊之鮑氏是讒口百抵而胥且設之巇而劫之攻其及宜矣

史記吳世家越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巳比周也此語盖必有受而左氏傳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予之地季孫懼使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則嚭實忘恙且復用事於越何小人之多幸哉然呂覽云越王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則嚭受僇也吳越春秋吳王伏劍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幷妻子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王使軍士人隰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則伯嚭被誅幷及妻子且詳嚭葬處越絕書言宰嚭之死者五亦曰幷其妻子而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所也則又及嚭妻子死處宰嚭之誅

且及其族省矣劉向說苑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越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則又言嚭實葬江魚之腹豈越將殛嚭以謝吳而重違其平昔不欲施之刃鋸而投畀之然與抑亦以出爾反爾其沉嚭以償子胥之忠魂與丹鉛餘録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句也予竊疑之一日讀墨子曰吳起

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蓋吳滅卽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

乃影撰此事以廬後人於疑網也此論甚覈然則吳平之後越行蜚廉惡來之罰於太宰嚭又行末喜之誅於西施而并浮之江以隨子胥之鴟皮矣嚭與西施內外比而滅吳爲越盡力又爲越翦其所忌而殺子胥吳亡二人且以爲越德而行自及之夫禍人國者亦豈其身家之利耶然越可謂有刑政也哉宋王銍考范蠡載西子之妄本出於杜牧之詩所謂西子下吳會一舸逐鴟夷銍解詩意却與升菴合銍書朱子嘗賞其精博然詩人多隨意造事無是烏有其不足考據故實久矣必若銍云則宋之問詩所謂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又作何解復何故實耶

姦臣不死有二春秋時有傳吳太宰嚭死於魯者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不死也久之有自吳來者云太宰嚭果不死子貢問曰夫子何以知宰嚭之不死也孔子曰天生宰嚭所以亡吳吳不亡嚭不死也宋宣和末蔡京病極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叔用謂陸宰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

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唐沈顏著讒國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國也是以子胥殺而吳亡李斯誅而秦滅伍尚死而楚昭奔屈原放而懷王囚故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國也見唐文粹　陳子讀之曰夫佞讒國而已乎讒夫鼓舌也因申其義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是以吳旣亡而宰嚭沉見劉向說苑　秦未滅而趙高族楚昭奔而無極誅懷王囚而靳尚刺見戰國策尚爲張旄所刺史記上

官大夫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余故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嗟夫此義明㢠其爲佞人屈軼其有豸乎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曰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見列子呂氏春秋子以爲此非孔子之

言也其言是也其所爲言非也夫襄子之言豈其裹哉襄子審憂得城之亡胡然而攻翟襄子且將盡有翟也豈特二城而遽憂亡哉

金罍子上篇卷之二

金罍子上篇卷之三

明上虞陳　絳用揚　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閲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左傳曰春王周正月其誼明矣是時雖周天子在上而諸侯亦各爲其一國君故各以其君即位之一年改元紀年而以行之於其一國若須曆授時則惟出於天子則春秋之季

而諸侯告朔之禮猶不敢廢所以重正朔而大一統者當如是也此春秋魯史也其書元年者魯某公之元年也於是焉而繫時繫月曰春正月則疑於正朔之無所禀承矣故特書曰春王正月以別嫌明微亦且紀其實焉此書法之自然蓋魯史之舊文非孔子之特筆也非直魯史至於列國之史無不皆然若周史既書某王元年則不待更書王正月而自見此元經書帝某年又書春帝正月學步効顰疊床架屋所以貽笑於後人也而東萊呂

氏之言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孔子作春秋以王冠正月爲時之無王也不知使時有王孔子作春秋書年書月當以何書可謂鑿於理而蔓於詞矣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是則當時晉楚各有史惟魯史名春秋耳今按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

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問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告士亹之傅太子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夫晉舍曰乘楚舍曰檮杌而其臣所以對君與傅太子皆稱春秋豈春秋雖未經孔子筆削而其善惡之文勸戒之旨固已獨行於當代有非列國之史之可同語者耶

孝經卜其宅兆注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今按葬有宅有兆故孔子幼孤及喪母合葬於防而莫知其父墓處謂墓穴也古者墓而不墳穴其下揜其上卽平地耳初葬叔梁紇時徵在以少故不臨葬孔子方三歲不知也孔子少長則當夫歲時寒暑之變雨露霜雪之感既祭於家復拜於墓且既爲東西南北之人則去國必哭而後行反則展而後入皆卽其塋域徘徊瞻戀悽愴怵惕以爲先人之遺體魄藏焉豈容識其塚壙之所在乎至於喪母而祔則魯人之祔也合之將並兩棺於槨中有不容於不知不容不愼焉者聊蔓父之母

與徵在隣善蓋先時徵在嘗託以覘葬故獨能知之而孔子得以問而知之也此事在人間父母葬日相距大遠或幼孤少寡往往時值况三代之世非有四尺之封乎禮記旣支離其詞史記復傳會其事悠悠千古遂成不破之疑此殊可怪耳

記曰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何謂也曰君子之於禮無弗學也及既際其事而復習其文者追遠愼終將致其誠信而勿之有悔焉非至此而始讀之也今親始死悲焉潰焉如弗欲生俛而

讀禮不已晩乎君子之讀禮也以致其知也非將預擬其親而儲以爲之用也禮喪事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然而有歲制時制月制日制是時則雖父母之終事亦有所不諱也死也者人之必有也而諱之可免乎夫預凶事非禮也至於禮則固有吉凶矣何可廢也開元之制禮也大臣諱避去國恤焉嗣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夫寺人宮妾之所爲愛也非君子之所以事君父也或曰温公之薨也伊川先生董喪事焉子

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大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荅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夫至完之言何如曰褻已獨未若以吾之言荅之也

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謀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何燕泉以爲亢之言祇足以懼夫愛死者耳匹夫匹婦之行固有慷慨一時而殺身以相從於不義者子亢之言豈不有以啟之余謂使若陳子車之妻能慷慨殺身則所以養夫子之疾於下者必不待假諸其人而復以謀諸人以謀諸其人以假諸人則必不能自殺以殉葬此陳子亢之言所以應機而中也及讀五代史至四夷附録契丹阿保機妻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

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温本中國人也以才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温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温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臂而釋思温不殺夫思温之言無以異於子亢思温幸卒得不死而述律之解腕幾無難於殺身使子車之

妻之姤之悍有如是比則雖子亢之言亦無所謂
諷一而勸百矣
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
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
表微疏曰禮惟士入公門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
不合說也將亡者季氏世爲上卿强且專國政人
事之如君故入其門者皆說齊衰而其餘大夫
之門猶有着齊衰者故云將亡也然此謂不杖齊
衰若杖齊衰雖公門亦不說之予按杖齊衰雖公

門不說而況斬衰且不說於公門況後世之司府
州邑以季氏之强世顓國柄如二君於魯而蟜固
能守禮矯衆且乘其寢疾觸其所深諱而勿之䘏
季武子雖非其本心然亦能降情從禮而不敢以
爲忤蟜固不可及矣而後世之爲士大夫有媿於
季武子者不亦多乎文按曲禮重素不入公門苞
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
公門公門在魯則謂魯公之門要皆君門也大夫
則不稱君雖天子之卿大夫亦不稱君無公門矣

宋故宰相劉沆子瑾爲館閣校勘父亡得[illegible]
制誥張環詞語泛譏貶瑾滂泣不能食閭門衰[illegible]
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命黜環瑾亦坐衰服入
公門罷職謂宰相政府門亦公門至以禦人之斬
齊則宰相不學之故也
慈湖家記云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
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
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祭
服而往遂以襚之予之邑裘氏予縣潘氏書而納

諸棺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見檀弓下篇無識焉
盖嘗論之柳莊雖賢臣所祭則君也當祭而廢者
惟天子崩后之喪耳臣攝其事則君薨夫人之喪
亦廢不聞卿卒而廢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
門不得終廢禮者孔子曰后之喪耳不聞以卿之
喪而廢也況當祭乎禮所本無而預戒之使當祭
必告私也不釋服而往異乎易羔裘玄冠之禮矣
遂以襚之予之邑予之縣亦可以緩乎知孔子不
以車爲伯魚顔子之椁則天理流行人欲消釋非

禮之禮不足以動其心矣按慈湖論禮此一段最爲精審獻公躁妄之君也旣以此失國幸而得入猶不悛改及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獨不可少竢立朝乎柳莊諫始弗果班及柳莊寢疾疑其即死志不在祭有當祭必告之命已請於尸不説祭服而往吊遂以襚之與之邑與之縣縱縱皇皇然若將弗給於事者猶及郊班邑之初心也豈知重禮而尊賢者哉或曰然則當祭必告毋乃禮與曰非禮也使禮無不告則獻公不俟戒矣胡氏

曰禮莫重於當祭大臣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是也曰昭公十四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春秋無貶辭何也曰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夫籥入而卒於其所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不忍於徹而去之故去樂卒事所以爲禮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以叔弓卒於宗廟之中猶去樂而卒事不爲廢祭柳莊卒於正寢尸在宗廟之中未及送而去之其爲非禮也甚矣後世若魏淮南王卒魏王方享宗廟始薦爲廢祭臨視哀慟梁大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方春祀二廟旣出宮有司以聞上即幸其宅哭之慟皆爲輕徇人情而忘忽天理貪好賢之美名昧尊祖之實德臣子爲重祖考爲輕胥失之矣

女子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淸江敖氏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旣許之納采問名矣夫

死而無或二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未醮命也而以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陳子曰女子子者非他父母之子也其許嫁於人莫之嫁焉是固父母之子也子也從父生死制之夫又將焉從乎夫婦也者非人女子之所得自爲也故曰可以死可以無死言死之勇也無死之禮也雖然無死之而已乎春秋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女不肯歸

終之以死曰格子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衛女之所處當出於此今也不然其於禮過矣然則弔而未葬女則何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死不可即墓而生可即其室乎弔而返服而待葬而除焉可也然則弔而返服以待葬而除焉斯禮之正也

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然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

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況既聘而未行者乎周召南之國有女既聘而男暴之者其女不可因訟於召公而有行露之詩見列女傳北史魏涇州貞女兕氏者許彭老生爲妻禮未成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緣不禀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老生怒而刺殺之女尚能言曰生身何㬥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女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大和七年有司上其事詔標其墓號曰貞女蹊兩事觀之夫六禮不備則貞女不行且既聘之男女生猶曰兄弟死而輒相爲夫婦可乎女曰從父而自行可乎男不可暴女而女可從男乎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也然則春秋衛女之事誠過也已 近世陸儼山願豐堂漫書云張莊懿公鎣

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即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氏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傅麗言女則已離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脩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罷郡中一鬨予時游南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宣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爲過於中庸格不

下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
朱子答王子合書論曾子易簀之義曰子晦所謂使
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汨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
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
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
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
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
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
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至善但謂曾

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巳甚而黽
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
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
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
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
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但
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
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而易之則非大賢
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

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
旋不得巳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
有平時黽勉狥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
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
終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
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卽時易之而不俟
將死之日矣按朱子此書斷然以華而睆爲大夫
之簀以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爲非禮然既曰非禮
不察而受之又不察而用之至於病巳革而尚未

之能易乃不及一童子使微童子之言則所以置
其手足於非禮之地雖曾子至是且不免也何以
爲曾子竊恐未然臨川吳氏曰考之於禮寢簞之
制未聞有貴賤之殊但貧者素質富者華美童子
見之驚其華睆故曰大夫之簀與其意非欲曾子
易之也使曾子不易此亦未爲害故子春元申皆
不欲其易而曾子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蓋曰
禮制雖無違戾然不若終於常時所寢質素者之
得其正也古之君子當臨終之際其謹有加於平

時平時夜卧在燕寢將終則必遷於正寢平時亦有女侍將終則一切屏去而不使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所賜華美之簀至終則必易之而但用常時所寢素質之簀也諸儒舊說竝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簀此誤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簀四字之意也倘大夫之簀與士之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曾子用之寢至於將死而猶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襲舊說是曾

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是曾子子春曾元曾申之見皆不及一童子也彼童子何知焉不過驚訝其簀之華美而已此說獨精當其謂禮寢簟有華素無貴賤原無所謂大夫之簀童子但幼小駭所未嘗見本不可謂之知禮皆從前諸人所未及必如此然後於曾子平生察理之精檢身之密及死而任道之勇皆可以槩見不然但如子合之言所謂知其非禮不欲爲已甚而强勉以受之固出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若如朱子所謂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則天下之事孰非因仍習俗所隳壞曾僭周三家之僭魯亦習俗而不自知耳魯公曰吾何僭矣此豈復自知其僭可以謂曾子而有是乎

或問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仁夫惟其心之足明也陳子曰不然君子之所以明於天下將惟其心而已乎即證父之攘而曰吾心之未始不孝也兵以爲其君而曰以行吾心之忠也紾兄之臂而以爲

吾弟也而可乎夫所以著吾心之信者必迹也禮於男女之際辨之嚴矣曰不雜坐也不同椸架也不同巾櫛也不親授也不共井也不同湢浴也不通寢席也不通乞假也不通衣裳也嫂叔則不通問也諸母則不漱裳也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則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也同器而食也記魯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夫叔嫂也母子也姑姊妹兄弟也其尊也親也此其大倫之可以亡嫌者也而猶不

敢畧於形迹之近而况將有踈於此者乎坐也几
架也巾櫛也授受也井也湢浴也寢席也乞假也
衣裳也此其外物之可得而假者也而猶致謹於
形迹之似而况且有暱於此者乎逆旅之女子此
其情之有踈於此者也解衣而覆嫗之此其迹之
且有暱於此者也於此而可又曷不可乎夫君子
之於天下無一物而非愛也然而鄉隣有鬬必不
被髮而往救井有人焉必不陷其身而從之何則
於人有可赴之急而於我則固有不可越之禮而

不可罔之智也拯人之危而先寘我於不潔之地
可疑之迹是越禮而罔其智也夫夜寒之女子未
必死也而死亦人之所不免而吾之所無如之何
也然吾不救而死是死一行道之女子也内之於
懐而覆之衣是救一女子而决男女之防壊先王
之教也此一女子無故夜行又望人而託之宿内
之懐而茸心焉故惠也猶得以乘彼之愚而行吾
之愛也即楚之貞姜且有寧水死而不下臺以俟
其君之命者宋之伯姬有寧火死而不下堂以待
其姆之至者彼誠以爲禮重於生棄禮則不如死
也而得而嫗之乎則惠也得毋望而愧乎凡聖人
之所爲後世人之所倣也堯舜之禪讓而後世且
有以竊人之國湯武之放伐而後世有以下偪其
上彼數聖人之舉動且昭昭然揭大義而行之天
下而猶不能必善其後而况乎處嫌疑之跡開褻
汚之端自此始也後世且有越而奔者皆曰實於
柳下之爲而何以止之乎凡禮必始於謹嫌疑瓜
之田而履不納李之蹊而冠不整畏其形之似也

盗泉之水渴而不飲惡木之陰勞而不息誠惡其
名之近也夫形之似而畏之名之近而惡之而况
將有處其實乎踰東家之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
不摟則不得妻夫不得妻與夫一行道之女子孰
重然而寧不得妻而不摟也况將裸體袒懐而救
一行道之女子乎是其所全者幾何而所喪不亦
大乎盖此出於書記之所傳恐柳下惠未必有之
苟其事出於柳下惠則猖狂棄禮不恭之罪惠誠
無以辭之又何以風天下而師百世然而孔子稱

其直孟子稱其介則固不宜惠之有此也或曰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則何如曰是固不倫也嫂之於我戚也長也異乎逆旅之婦人行道之女子也况乎援以手者固則於體覆而溺以書者抑表於夜行也

季氏富於周公周公不以富聞擬季氏蓋非倫也然則謂季氏富於周公正謂其富於魯耳此魯也周公始封之魯也如曰富於魯則今魯固貧矣萬而僅其二人射而不足三耦雖富之庸愈乎故曰富

於周公蓋指其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初而言也緣季氏雖用今魯而加以掊克故富過之

正名按子由古史曰衛之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豈將廢輒而立郢與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聵耳蒯聵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葬然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爲君也而名猶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容齋三筆曰夫子所過者化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爲政當非下愚不移者利其用我必將道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眞命駕虛左以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傳習錄曰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眞切蒯聵豈不感動底豫

蒯聵既還輒乃致國於父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於其間當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群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太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聵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

於天下矣按從前諸儒說孔子正名於衛但云孔子當廢輒立郢以事理度之夫巳事之輒廢之非情也且羇旅之人一旦立於人之本朝乃遽而議廢立可乎告於天子天子不能知告於方伯則晉固使趙鞅帥師納蒯聵於衛矣故當於事理而協於人情則三說爲允必也使夫衛國不改其視聽君臣父子油然而各得於理則陽明之說較尤獨優乎

子見南子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南子孫奕云

攷家語孔子適衛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游過市孔子恥之且聖人恥爲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匹婦哉又且六經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事不知子長何所据而云然則南子者爲誰是必魯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蓋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魯此夫子所以見之也與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也見餘冬序録予初亦當其說且疑朱子註論語不知何故去之及攷困學紀聞云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然後知孫說非事實而朱子之不取有以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若如朱註則孔門

幾許大事以聖人心胸師弟之際輒指心露天以禍福爲解恐非平居廣大和平之指程氏遺書謂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比朱註差近然使南子理無可見何天命使夫子必見耶愚謂當時夫子既道不可行於衛偶南子有以誠意欲見夫子夫子亦以理見之子路不悅謂夫子詭遇以求獲耳故夫子未暇明言其當見與

已不得不見而但直語之曰道之不行天也蓋曰
予豈違天以僥倖者所以白其本心而曉子路可
謂辭不迫而意至矣
孔子稱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蓋譏其學於仁義之道
而猶不忘是心異乎顏子之屢空耳豈若販脂賣
漿灑削胃脯日遑遑焉者哉傳貨殖者乃列子貢
使與白圭烏氏倮等同曹隋珠之雜糞丸也不亦
謬乎又謂其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子以
爲匹夫無執圭而交禮於邦君誰則內之獨其謂

所至分庭亢禮盖諸侯慕其聲實因而賓之亦非
以富也或曰廢著鬻財信乎曰古者有四民而士
之未遇不恥爲之士而農伊尹之耕野是也士而
工傅說之版築是也士而商膠鬲之鬻販是也或
曰王克之論何如曰王克之自叙也自傷其以貧
賤見躓反跂而高之可矣何必詆富子貢不幸而
富孔子有貨殖之言而班史列傳復以儕之猗頓
陶朱之流固大絀辱矣克言又甚曰士願與憲同
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跖比跡抑
又曹賜於跖也可乎

魏李業興使梁梁武問曰禮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
子聖人而與壤爲友業興對曰孔卽自解言親者
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原壤何處人對曰
註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
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
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自今始旣無
大過何容棄之愚謂原壤母死且登人之木而歌
女手斯豈薄物細故而孔子尚欲以親故全交也

耶業興之對殆非也盖是時孔子固已絕矣絕友
者令其可交至於交絕而猶不出惡聲者厚也故
佯爲弗聞也者而過之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則不
鳴冉求之鼓不歌孺悲之瑟若人之得失無我預
者則亦以塗之人俟原壤而已矣其絕之也固已
甚矣從者不知而怪問之則孔子有難於顯言焉
故曰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盖一時
之權詞非孔子之情言也
教人者先察其所短而治之故柴之愚參之魯師之

辟由之喭而學於孔子皆可以成德取人者當量其所長而任之故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而用於孔子皆可以從政以短治人教之嚴也以長任人用之寬也

正其誼不謀其利誼正即利矣謀哉明其道不計其功道明即功矣計哉故謀而後利違誼之利也誼外無利非誼之利害而已矣計其後功違道之功也道外無功非道之功罪而已矣强兵富國非曰亡利而不勝其害也尊王攘狄非曰亡功而不勝其罪也

仁可無於楊氏之爲我而不可無於不敢橫私其身之一語義可無於墨氏之兼愛而不可無於不忍薄葬其親之一事

漢書劉向云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今按孟子謂孔子讀此詩而讃之曰仁不可爲衆也與向傳异然向意以殷戒亡者蓋主於喻漢而孟子則欲風齊梁之君以周之所以興要皆爲不失孔子之旨可也

餘冬序錄謂靳裁之論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按晁氏客語中已有此語予謂此語亦非獨晁氏此三品者亦不獨士爲然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此志於富貴者之不足以與乎功名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此志於功

名者不足以與乎道德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此志於道德而功名富貴不足以言也此自爲人君者有此三品也又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此志於富貴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此志於功名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此志於道德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則和順於道德而志又不足言矣此自爲人臣者亦有此三品也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嘗讐人者弗與之同國弗與之共天視其君者曷至是既君之而讐之可乎非所以教人爲臣也漢賈傳曰王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遇其臣如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其旨稍平然曰以犬馬自爲則非矣夫王遇我以犬馬我獨不得爲麟鳳乎

匡章孟子禮之呂覽記其言論爲多史記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注

章子即匡章見孟子今按戰國策秦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於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王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汪亦以章子即匡章盖必有据彼父母間如是其責善於父意必以是故與章母得罪於父其嚴止於放已手殺之而又不以徇馬禮葬甚矣章盖庶幾乎將成母於父而不能以得罪其父則黜妻屏子既以自罰猶將以身悟父而萬一焉迄於不可則章子之不得爲孝非獨淄澠間人語矣

然其志其事不有可原者耶此孟子所以有取與或曰其不更葬母則如之何曰章子過矣固有違而道者語曰孝子從道不從父魏顆不從其父之亂命陳乾昔之子以父命非道則不從彼於妬妾間猶正之而况其母乎况重以君之命乎章子過矣

金罍子上篇卷之三

金罍子上篇卷之四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鼷鼠之口甘食牛至骨而牛弗以爲疾也俄而穿牛之腹及其心而牛死夫牛亦覺矣蠅蚋嘬其膚則尾爲之掉犬豕拂其膺則角爲之觸而迺恬以其身餧鼷鼠之口乎誠餧其甘也詩曰盜言孔甘然則人固有之夫靈劍腹於蜜口者其非人之鼷鼠乎江淮之間有虫曰蜮能含沙於暗中射人之影中之者輒疾俗謂之射姑夫射人之形雖使逢蒙挽之由基機矢可避也射人之影中人於無形雖扞之以飛衛之棘端格之以黑卵之筋骨運之以慶忌之拳捷莫可得而避也其於以乘人則巧矣夫人亦有之詩曰如鬼如蜮則不可得謂非人之蜮矣乎

晉人以狗甚己高辛氏有盤瓠殷有虞周有譽有麗有㹀有玃有獬西旅有獒楚有獚韓有盧宋有浞鵲徐有鵲蒼秦有獫有猲獢皆諱其名也徒名尚諱之乃人有不狗行者乎暇日於古人文字中見有諱及狗者用書以志感焉管仲云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夫畜狗以防姦不吠姦猶可而猳齧乎今之爲人嗾者皆齧猳者類也呂不韋云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肋爭術存也今士大夫平居雍容退讓相報施也相然與也及勢利之接僅若錐刀之腥已蹴然而變乎色從而隨之以兵是亦爭炙雞者類也江乙謂楚宣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今都其勢位以盈其惡而欲人之勿言之也輒先事而呵禦之不亦當門而噬之與乃不顧王人井之不可溺焉耳晏子謂齊景公曰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

者狗輙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嗟夫今國家懸爵祿以延天下之士而人臣之用事者好傷賢以爲資詆其聲音顔色而拒之不勝其娟嫉而惡之不亦迎而噬之與乃不顧主人之酒酸而不售耳有憤世子曰昊時大人有不爲此類若者徒戴人面文以冠裳能言走兩足也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者釋之巫馬期問之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程明道調上元縣主簿始至見人

持竿道傍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王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賢者之宰是邑也其德心誠達於政而民諭化之將使欲妢之俗忘於漁獵而况其士乎將使惠愛之澤及於魚鳥而况於人乎

魏公子方與客飲有鷂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鷂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耻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鷂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鷂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後漢童恢爲不其令民常爲虎所害獲二虎恢呪虎曰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即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自奮遂放釋之君子曰以爲二子之德信及於飛走乎則擾鳥且不擊猛獸且不攄又安有擊鳩之鷂於庭殺人之虎於市乎其不能使鷂毋擊虎毋殺而曰吾斷其獄使服罪焉是辜一鳥獸徒以罔人而已矣

春秋魯人顔高射人中眉退而告人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此高誇耳繆爲之言耳羿嘗從吳賀北游

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耻之終是毎進妙中高出天下如羿貴能耻者也羿之所耻高之所誇也此羿之所以能絕技於射也戰國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而射之沒金飲羽羿逮事夏王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夫熊渠子之藝不進於羿也熊渠子之射能以夜中路旁之石而沒之金羿乃不能中其皮與的何也熊

渠子以虎視石其心誠於虎焉而羿以萬金之賞十邑之劄視皮與的也夫萬金之賞誘之乎前而十邑之劄懼之乎後一人之心而喜懼交焉雖羿之射且不能以命中而况技之劣於羿相萬者乎射一技也且不可以二心中而况天下之事苟不以無欲之心處之而欲捷發而巧中其會也不亦難乎

操舟者或左之或右之馭車者或前之或後之當其不然詬聲譁如舟移車進憒乎而順斯何以故緣

彼此心即我此心各無他心舟車是行也夫天下一舟車也宰天下者操天下若一舟馭天下若一車匪躬以殉國之急舍己以從人之善事有可行不以不便己也功有可成不以不出己也才有可用不以不黨己也不以己長格天下之物不以己喜怒妨天下之公斷乎其無技休乎其有容如是而天下之理可幾而致也

淮南子莊子後解曰庚市子聖人之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鬬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鬬者止陳子曰毀玉止鬬令立乎通國大衢之中鬬者日十而彌起也而玉能十毀乎則玉常不能當鬬是鬬終不止也蓋西伯之境涉者反訟彥方之廬望而息心鄭融之里不過兵朱仲之村無宄人使庚市子聖人耶其道出此

跖者大盜也備說非六王五伯曰堯不慈舜不孝禹淫泆湯武放殺五伯暴亂及死而操金椎令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吾將𢭏其頭夫沒齒而猶不忘甚乎其惡之也雖然跖惡夫不慈孝與淫泆放殺

暴亂也非惡夫六王五伯也以六王五伯爲不慈孝淫泆放殺暴亂誠非也謂不慈不孝淫泆放殺暴亂而惡之非非也故跖爲不知人未謂不知道也故曰盜亦有道焉後世則知其人慈且孝非淫泆放殺暴亂而惡之有不如跖者多矣

宋賈同爲文責荀謂其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軻亦未其數至又序其後以爲道之正者曰仲尼子弓以務息十二子之說而天下之害除則子弓者亦道均於仲尼乎夫荀學仲尼之道而反以子思孟軻

比十子爲十二而復云云此所謂是堯而非舜也買以此責荀而王應麟困學記聞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陳仲史鰌與子思孟軻皆在焉仲子固可議直哉史魚以爲不如盜可乎豈有法仲尼而非二子者乎然則謂史魚盜失入之罪可併案也予嘗讀荀子所稱十二子蓋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與子思孟軻其言子思孟軻特後而文稍與十子殊意亦以其爲學於仲尼而流失者然其不知二子則固已甚矣至於息

六說而遷化十二子者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聖人之得勢者舜禹而未又泛及於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均謂之賤儒而至斥子游氏偷懦憚事無廉耻而耆飲食又不止如非子思孟軻矣學於仲尼之道而醜詆其徒所謂是堯而非舜者不信然與然考韓詩外傳引此大同而止言十子謂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既不及子思孟軻而史鰌亦不與且無所謂子張子夏子游氏之賤儒者其言聖人則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而亦無所謂子弓豈韓非亦覺荀卿之非爲之芟繆刪戾以歸於粹耶然卿書亦多稱子夏孟子之賢雖性惡之說異於孟子而意見偶偏亦不害其大致也何相非之若是哉至於他篇謂行之難爲者申徒狄說之難持者惠施鄧析謂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屈無見於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謂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

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孔子仁知且不蔽夫申重以訾數子而二子者曾不之及亦可以覷其臧否之不大混淆矣王應麟氏謂必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是或其可信也

荀子不苟篇云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非相篇云聖

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辟之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又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仲尼篇云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殺詩書謂

之雅儒是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謂之大儒是也又曰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大略篇云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味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陳子曰世之議荀卿者謂卿談治法則欲人無貳後王而迂法先王也以今觀之夫荀子之言則然亦曷嘗鄙堯娜舜而黜禹湯哉以爲後王之道即百王之道而察也則易循後王之法即三王之法而雅也則易行斯其志耳昔孔子言道則祖述於堯舜言法則憲章乎文武其自爲也則曰文武之道在人其告君也則曰文武之政在方策又嘗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者栽及其身以周禮爲今用之吾從周以斯而通之亦曷嘗必舍後王而惟上古之循哉將訾孔子乎

荀卿以孔子不答魯大夫練而牀之問爲禮君子居是邑不非其大夫余以爲佾舞于庭雍歌于堂旅

太山伐顓臾事有大於練而牀者孔子猶誦言非之皆見於論語彼獨非魯大夫哉而何以亡諱耶且孔子嘗作春秋是非之筆浸淫及於周王况魯大夫盖鄉愿之徒猖言以混俗免患文其善柔之態而荀卿信之過矣且循其言而推之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居是國不非其諸侯居是天下不非其天子無天下以外也則天子者可猖然挾其無道以必行於天下而天下之人皆匿其是非不昧之明心而同然阿附孰或矯其非哉此大亂之道而

不可以一朝居也卿既以此筆之書以授諸其徒而其門人李斯遂以相秦而行非今之誅嬴氏之不祀忽焉一言喪邦之效於是乎灼矣蓋孔叢子曰得稱其非者將使天下後世之不得遂其非也此吾儒扶世捄教之語則然而說也行則仰屋竊嘆者可以毋罹於羑里之獄腹誹者必寛於秦而昏友者亦獲僅免於漢矣

金罍子上篇卷之四

金罍子上篇卷之五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知伯欲攻之爲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鍾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見呂覽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南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知伯又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顔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內也知伯聞之乃止見戰國策　知伯之中人多術矣夫豈工謀於夙繇而拙於謀衛也然嘗載用於衛而格一用於夙繇而售者何也且赤章蔓支之言豈謝南文子哉其君之愚與哲用與不用也他日

知伯既帥韓趙魏以伐范中行氏而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君其予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任章諫曰君不如予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伯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桓子曰善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藺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予卒與韓

魏之師比而滅知伯分其地夫韓魏不愛萬家之邑而以致知伯一則曰狃之而待其變一則曰驕而圖之彼其所以蠱知氏即知氏之所以蠱衛與夙繇也而知果之言明且切矣又豈詭赤章蔓支南文子哉而知伯卒爲夙繇知果之不得爲南文子豈非惡盈其貫固天將遺伯之疾而奪其監耶不然何以其中人者還自中而不知耶劉子有云邯鄲子楊圍亡一桃而卽知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知伯庭亡炙一僮而卽知之韓魏將叛而不能知夫以伯之聰可以亡兩國而不可以亡一炙此正古人之所謂目論也

知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豫讓果國士乎豩違於微弭患於初其必不以知氏之國危亡矣知氏之國危且亡讓非國士也或曰讓何害國士其主則惛心焉曰以讓之道而曾不能渝其主之惛心尚爲蒙國士之遇乎哉

或曰豫讓非國士也其於負知氏弘矣抑其報范中行氏則如之何陳子曰報陙其施范中行氏以衆

人遇讓而讓亦衆人之何不可也抑讓亦未得爲以衆人報范中行氏也今有人於此而吾適與之途相遘也而邸相接也是非有夙乎我者也是行道之人也然而有一日之故矣盜至禦人而殺之將矯焉盡捨厥藏而匃我以其餘則受而爲之役乎夫奮戈而相衛之上也不則挺而去之讓也與衆人偕棄而予盜者也故曰讓猶未得爲以衆人報范中行氏也

豫讓之事范中行氏也其論乃在史贊之對趙簡子

矣其事知氏也其論乃在韓非之和氏篇國語趙
簡子嘆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
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
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
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
道之以友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
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
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
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

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則非良臣也知伯
與六家共滅范中行氏而讓從之斯來者也尚何
良乎故曰其論乃在史黯之對趙簡子矣韓非子
曰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
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知
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
過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
殺伯也豫讓乃自黥劓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
子之讐是雖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

於知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
忠而高之讓之死也以爲忠而高之者有矣而下
之則自非始然其言大當故曰其論乃在韓非子
之和氏篇矣

董仲舒云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
妻齊也怒而可出乎此於七出何當焉夫不欲以
食祿奪紅女之利乎則諭其妻使輟機投杼可矣
且公儀子相魯妻命婦也又可出乎攷史記循良
傳休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意郎
其家有織布婦而休遣去之耳非其妻也曰如妻

則若之何曰人各有見也子則以爲歜之家而主
猶績者非與夫休其蠶績而可與不曰貴而能勤
與不曰勞則思善與夫道豈一端而已也

褚先生續滑稽傳寘西門豹焉弗倫矣豹豈滑稽者
哉日格子謂陳子亢之止殉埶仁也豹術而未仁
亦惡睹豹之未仁豈以其投大巫嫗又投三弟子
又投三老者爲忍耶禮惑衆者殺律殺人者死鄴
三老廷椽祝巫者咸之豹獨赦廷椽與豪長爽也

謂恐耶陳子車之死也其妻與宰之將用人以爲殉也其謀之也故子亢得以威之而戢若鄴爲河伯取婦非一歲矣歲沉一女不知殺幾十百女也又歲歛民錢至數百萬私分之借曰婦貢其入家有好女者畏大巫多持以遠逃其爲民毒苦蓋竅呀呷虎咆哮也不殺之姦巳耶不殺之罪懲耶不殺之寃理耶不殺之惑解耶豹之殺此數人是殺數人生數十百人者也夫孰有如豹仁者或曰漢宋均之守九江也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衆巫遂取百姓男女爲公嫗歲歲改易不敢嫁娶守令莫及禁均下書而姦止豹若均可乎曰公嫗非殺也以爲猶祭之尸王不敢嫁娶愆人期耳故均可以禁之而止亦猶陳子亢之止殉塟也若鄴之巫嫗三老廷椽是白晝殺人不操刃弧者也

史記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而攻齊大破之世所謂起求將殺妻也韓非子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命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是起又嘗出其妻爲起妻也者不亦難乎且夫婦人倫之重也苟以功名則殺而可苟以致功則出而可是亦孰不可哉妻子者人情之所安也夫人

莫良爲之妻而孰能爲之友與處哉能爲之君與臨哉君子曰以起之材之衛之魯之魏之荆而咸用之其功名傑然矣而其君卒猜之而其大臣卒害之以速於禍而死斯有繇也

名與利事之所不兼也貪與廉性之所不咸也史記者吳起貪然又曰起廉平盡能得士心又曰起爲人廉節自喜名奚一人而廉貪兩濟哉然則起貪自功名獨廉者財耳觀起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及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分勞苦

斯豈貪財者能然岳武穆嘗曰文官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武官殊不責之以廉然公亦各舉其所重言之耳公武人也高宗朝爲秦檜所殺籍其家貲纔九十緡耳大將握重兵在外久而其家曾無中人之財謂公平生不厲檢操徒以不愛一死爲諒者可耶

戰國策齊威王時成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

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不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陳子曰勝負常數也魏又露務於天下田忌以能將聞諸侯聲威天下豈待魏之戰耶吾聞之南蒯之將爲叛於魯也則使人枚筮吳廣則行卜蓋始爲大事者人情之所陰也操十金而市於卜抑號於人曰我田忌之人乎此非人情事理居然易晰也田忌非反者齊威王故明王使忌也抱其誠心泥首囚服而歸於

王之大理闔家之百口以見裂曰惟王之察之也取卜者爲人卜者與捕者王前而鞫之烏詐而不覩乎自古小人之計害人未有如鄒忌之拙矣鄒忌之爲此也是逆威王之必無以察而窮其術也忌之不勝而遽走也是亦逆威王之必無以察而雪其情也然則何賢乎威王也史記稱威王即位九年召封即墨大夫召阿大夫而烹之及左右之嘗毀墨而譽阿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今也毀有功之臣者非齊國之人與朝廷之上一

將一相隱爲敵國而不能御何有於諸侯將相交搆而情僞之不白也何有於人人乃曠然以威王爲賢乎始鄒忌之相齊也蓋以絲桐之間悅也淳于髡動之以微言鄒忌曰請謹事左右夫王之左右昔者譽阿而毀即墨者已膏於鼎鑊矣忌復何事耶是昔者王之左右能交私於齊國之下大夫而今也左右之權且可以移將相其能毀人能譽人於王者蓋又不止於昔而可畏也夫一忌也以事左右而容則此一忌也必以其不謹事左右而

敗然則鄒忌者盖不烹而封之阿大夫而田忌者
又卒而未烹之即墨也
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司馬公以商君處戰攻之世
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愚謂不
然商君方以詐力彊秦懼令之不行法之不立故
設三丈之木五十金之賞蠱誘貪民以市其信是
廼詐之尤至矣何名爲信乎且夫變法以賞軍功
雖宗室亦以軍功論彼三丈之木立之南門徙置
北門何功於秦而賞之是故已自不信其法而安

能令民之信也耶
史言蘇秦先貧賤後廼富貴其父母嫂婦亦先倨而
後恭故倨至於婦不夫嫂不叔父母不子恭至於
婦不敢以爲夫嫂不敢以爲叔父母不敢以爲子
噫甚乎此家庭天性之間而市之道存焉悲夫縉
雲鮑生謂秦信有志然其所建立祇足誇嫂婦余
以爲此嫂婦亦徒見其路過雒陽時也乃曾未見
其庭說諸侯抵掌而談時彼其戴鬚眉爲婦人殫
極宛娟舌敝於萬乘之前以幾其說之一售盖胥

然喪其丈夫焉將有迺而瞷其所之窺見其形似
其不爲中庭之訕而泣以相向也者幾希
戰國策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使
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因獻其先人
之寶劍請得毋行公孫戌曰諾入見孟嘗君而說
之曰願君之勿受之也孟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
去未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何擧足之高志之揚
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門下百數
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

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又
許戌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急受之因書門版
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
諫夫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雖其私得寶於外猶
將許之况其非有私者乎孟嘗君於是能廓以求
過也已夫不貪楚床我寶也受郢之劍彼寶也一
言而皆得其寶我之得則大矣又何誅焉自是孟
嘗君門下之諫者非特戌也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爲
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邾君下令

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郗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毋以組陳子曰以二事觀之臨乎郗君此其不逮孟嘗君矣公孫戌納劍於言未進之先而孟嘗君以其忠言而畧其貪心而勿疑也公息忌爲組於言既行之後而郗之君攄探其私心而廢其忠言夫公息忌之組則既以損於家也而用組之利遂亦廢於國惜哉

國策齊欲伐魏魏使人以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致之淳于髡髡入說齊王而止之齊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非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髡之事與公孫戌何而髡之言與呂不韋之論不異然呂不韋爲郗君言之也欲爲人君者開不諱之門廓亡疑之路畧人臣之小過而納其大忠壘論也髡乃自爲解耳夫人君固不欲盡窺臣下之隱而禁其私若人臣至于懷詐挾說以欺其君倚其國以爲市亦奚可哉呂論曰此郗君之尤也爲甲以組而便雖多爲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

金罍子上篇卷之五

金罍子上篇卷之六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樂毅將積弱之燕以數月舉齊七十餘城何壯也及併强齊乃不能以五年之力下莒卽墨抑何憊也夏侯太初以爲毅擧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蓋庶幾湯武之事而蘇子瞻氏亦以爲毅將以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然毅何足以及斯耶至蘇子由古史直歸之勇知相敵是則然矣而猶未足以槩其實何者田單固毅之堅對也然區區小邑寡民財力有限摩以歲月師老而餉絕卽墨翟不支而況單耶又何有於二城乎以爲此直毅之不幸也攷史燕昭王自滅齊之後心意侈極霧然有海外之想嘗使人入海求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者昭王至是非昔者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之昭王矣夫卧薪食戴之意移則大夫種可殺

潢池之會成則子胥抉眼斯古今同嘆豈獨毅耶王卽一旦而棄群臣使王無一旦而棄群臣毅安得走趙又安望其越尺寸而有功哉或曰始昭王禮郭隗以致士諸侯之士聞而皆歸之樂毅自趙往鄒衍自齊往毅材長於治國而衍善作恠迂之變其說閎大而不經謂九州之外自有大九州方昭王用樂毅無暇聽衍也及毅之功成則衍之說行衍說行毅不得安其位矣人心之敬忽無常而事之倚伏可畏也哉

田單與燕厥功甚偉然人謂樂毅以燕齊二國之兵五年而不能下莒卽墨爲單善守雖蘇子由古史亦以爲毅與莒卽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决愚謂此皆失考也按史記齊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殺齊湣王而堅守以拒燕燕軍聞湣王之在莒也并兵攻之數年不得下乃引兵東圍卽墨卽墨之大夫出兵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爲將軍以拒燕頃之燕昭王卒子惠王立田單乃縱反間於燕罷樂毅以騎刼代之

大敗燕師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有是則始樂毅
以數年攻不下者莒耳即墨因此亦數年不被攻
及幾攻即墨即墨之大夫戰敗死田單乃代守而
樂毅因已走矣要之齊已亡國猶有人人心未忘齊
齊嘗復與田單又善兵然使燕昭王不頋樂毅
不走騎刼不代單特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
之郭疲兵不滿七十殺深溝高塹守以數月即兩
國之兵坐而困之諸侯之救絕單其危哉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

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嘗竊衣
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
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齊王王立以太
史氏女爲君王后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
種也汚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君子曰漢臨卭
富人卓王孫女夜往奔今客而父以爲不勝恧也
一日客奔於天子建節馳傳至蜀蜀太守以下郊
迎縣官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因
門下獻牛酒交驩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
長卿晚當是時也不復憶人間有廉耻矣若太史
敫者不賢乎乃不欲以一女易后推斯志也行一
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

有爲尚功之言者曰君子鄙素隱下徒死蓋隱而無
用乎世巖穴之稿者也潔身而不足以行義死而
無益乎事溝瀆之經者也殺身而不足以成仁陳
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隱取乎合義則無用乎
世弗論也用世與隱殊必其用世則無隱矣死取
乎當仁無益乎事勿計也成事與死異必其成事

則無死矣又曰王蠋絕脰而死倡齊民以忠蓋復
七十二城者王蠋也斯死之成事者與嚴陵加足
而卧高漢王以節蓋昌漢二百餘年之業者嚴陵
也斯隱之用世者與

史記燕樂毅既奔趙趙王欲與樂毅伐燕毅泣曰臣
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越
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兒子孫乎趙王乃
止三國魏志袁渙者劉備舉爲茂才後避地江淮
爲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渙爲布拘布與劉備離隙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許布大怒以兵脇渙渙神色不變笑曰惟德可以服人不聞以罵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毅處七國渙處三國士憑軾游談其間閱若屢邸有朝君臣夕寇讐者若二子可謂不忘舊君也已

戰國秦王要會趙王趙王畏秦欲毋行而廉頗藺相如計以王不行示趙弱且怯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

絕秦望王許之宋契丹犯邊王旦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老臣謀國倉卒之中而卻顧長慮如此此人不敢言亦不能言也

或問趙澠池之會當何如曰推事之以珠玉之義則趙雖徒予秦玉璧可也以予之爲恥推身服犢鼻供樵之義則趙王雖爲秦王一擊缶可也以屈之爲佛也第患無太王勾踐之志耳曰既不能爲太王勾踐則如之何曰璧可予也缶不可擊也予璧足以旌趙之不貪而負秦不信於天下也擊缶是露趙弱於天下也

白起爲秦將善用兵而最多殺人非特强戰亦其性嗜然也今以史記攷之秦始皇之十四年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三十四年攻魏拔華陽斬首十三萬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四十三年攻韓陘城殺首五萬四十六

年又與趙戰於長平盡坑殺趙降卒四十萬人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最其斬馘非直百萬人巳中間嘗擊韓之新城又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又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又攻魏取垣城又攻趙拔光狼城又攻楚取宛又攻楚拔鄢鄧五城又攻楚拔郢燒夷陵因取楚定巫黔中郡又攻韓之南陽又伐韓野王連年用師掠地攻城亡慮百餘戰又豈能不血一刃天道好生而起獨殺使不中杜郵之劍是尚爲有天乎

李斯之初入秦也秦王仕之客卿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秦王曰諸侯人來仕秦者大抵皆爲其主請一切逐客而斯在所逐中斯乃上書具言客之功劃切明白於是秦王感悟斯得勿遣也至斯害韓非於秦王乃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是又卽用適者秦宗室大臣所以間斯於王者耳斯獨不念巳異日之言耶小人無圖國之忠其議論傾側反覆往往以自私媢人而未之忌如此或曰使秦用非則如之何得

毋如斯言邪曰不然非勸秦存韓者非之爲秦其見偶失非爲韓也非刻薄殘忍果於功名寡於天性其言治則雖父母妻子同室之內皆敵國也苟於行志而巳說難孤憤異乎澤畔之行唫矣使一日而爲秦用尚何有於韓耶

齊崔杼弑其君大史氏以書而殺者三人焉而南史聞之猶執簡以往義之激也萬死不足以危之而况三乎秦始皇寘其母雍也秦之庭諫而死者二十有七人茅焦繼之屣并㮀而上解衣伏質焦益奇巳哉儒者蔽焦曰逖而輕生夫焦則巳輕其生矣使秦人皦然知有母子也不鉅於田光荆軻之爲死乎

易曰義者利之和也義安有不利乎雖然徼利而始爲之則其義也外矣夫父子也君臣也皆吾性之所有而非有待於外也秦始皇之遷寘其母雍也一時忿欲之蝕也茅焦諫之忠矣而曰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由此倍秦信斯言也是害諸侯之倍巳而後始事其母也一日而無諸侯無母矣項

羽之殺義帝盖漢王未之能討焉三老董公橫道而說之正矣而云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夫王辱而臣死之况主死則無爲覘息於天地乎董公之說云爾而巳矣是徒欲正賊之名於敵而以成吾事也又安知非利敵之賊吾主而以爲巳名也

丹鉛餘録謂秦焚書坑儒非起於李斯斯之先固有爲此說於秦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詨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

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
又曰群臣爲學門子好辨可亡也又曰舍法律而
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王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
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
韓非匪斯也宋儒有過求者迺謂斯之學出於荀
卿焚坑之過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
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陳
子曰是爲荀卿雪謗故特緩李斯之罪歸獄於韓
非然予考非與李斯同時非之言於韓乃斯之行

於秦匪有祖襲至其入秦則李斯介之也當是時
李斯已相秦久矣安得斯之先非已倡爲說於秦
乎攷史記秦焚書之令始見於始皇在位之三十
四年坑儒又在次年是時韓非已死而斯尚爲丞
相故楊氏以作俑者爲韓非然以斯之彊横本其
所學悖戾又其天性其平日相秦蓋不越此術至
是而始焚書坑儒明著是古非今之律耳非一日
行之也且斯既媢譖非殺之而事諸與之異非言
請毋擾韓斯必請先取韓以恐他國也又胥復拾

其涕唾者耶而謂非作俑也且非與斯同師事蘭
陵先後同入秦而迺同爲滅學毀儒之說則極本
遡源安得不委罪於卿卿嘗著論欲人毋貳後王
而迂法先王蓋亦庶乎孔子從周之義然言之頗
失其平故其末流乃至如韓非李斯所謂其父殺
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刼宋儒之論固未爲過若必
欲緩斯之罪揞揜而議則先此由余之入秦當繆
公之世已曰詩書禮樂法度爲政中國所以亂也
不如戎夷商鞅之相孝公已專事富强鄙仁義曰

虱官也姑置之則造端作俑之罪且有歸矣又安
得獨以爲韓非耶

秦二世元年用群臣議以古者天子七廟於是詔尊
始皇廟爲帝者祖廟謂之極廟雖萬萬世不軼毀
而以先王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秦人
恣用胸臆棄禮絕學姍侮詩書然猶知立七廟隆
祀祖宗崇報功德如此可喜也唐柳芳迺謂秦廢
學不列昭穆不建迭毀者殆誣矣其最近古者先
王先公仍其舊號不復加尊此又爲士子爲天子

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所謂雖爲天子必有父子尊不加於父母之義也

此道根着人心萬古流行眞有不爲桀亡者且禮義至秦盡矣而其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是猶知父子兄弟也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夫爲寄豭殺之亡罪妻爲逃嫁子不得母男女之別亦甚嚴

史記秦二世以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諫請止阿房宮役怒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

劫曰將相不辱自殺秦之士也既然其將相大臣猶有可殺而不可辱者蓋近古也至漢蕭何周勃則處之油然戮辱泰偪而廉耻不行矣

秦法令最嚴酷最多諱惡動就參夷然始皇諱死而明年祖龍死使者得從關中來奏之諱亡而亡秦者胡盧生得自使海上還奏之然則秦之諱惡法令嚴酷曾未補後世之甚也

秦二世曰先帝嘗阿房宮今釋弗就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如始皇而是歲戍卒陳勝始作亂亡秦秦促亡天下非一拔而貫盈於阿房宮矣是二世繼成一宮廼墟秦七世之廟屋秦數百年之社稷也君子曰以朱熙豐諸小人之言觀之如二世蓋所謂肯堂搆者非耶而秦以亡然則人主之孝固有道哉

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廼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詔復十二歲三十五年徙民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然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崩二世繼立才三年秦亡計終此兩詔恩多半入漢年也南宋明帝以南苑借張永

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昏主信好禨祥狂易發言欺天罔人亡足怪者然在位厪八年又八年宋亡矣西魏武帝爲高歡所逐出奔糗漿絕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其年七月奔宇文太於長安十二月被鴆死國亡彼爲人主方寄命强臣之手朝不能謀夕計晷刻以上即非敢知之歲月侍御以外皆非已有之人民孫卿曰厲憐王言憂危困苦劫殺弒奪甚於厲

也，厲猶能憐之，而帝不知乎？迺敢以十年之遠需此恩施，徒矜口惠，莫應諾責，多見其不自量也已。

金罍子上篇卷之六

金罍子上篇卷之七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五峯胡仁仲曰：讖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人迺與蘩氣交而生子，無是理矣。西漢薄太后夢蒼龍據腹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薄與龍交而生子矣。此察理之言也。漢高祖記謂帝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孕，遂產高祖。其傳訛亦此類。羅整菴困知記曰：夫人夢中所遇，從未聞在他人有見之者。若太公所見誠然，則媼決非夢，媼誠夢，則太公之所見者妄矣。亦五峯之論也。呆齋雜著則又曰：謂契母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漢高之生也，其母與龍交，是則契非帝嚳之子，燕父而人母；爾高帝非太公之子，龍父而人母。爾必若此，則是

人但能生福德不遠之人而福德之遠者其生必由於物是何人之賤而物之貴耶福德之遠者不能不由母以生而可不由父以生是何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耶則又推本陰陽造化之理以深明其不然余謂媪誠夢何疑世人徒見高祖生而龍顏微時有赤帝子之異帝母媪又追謚昭靈劉系出帝堯而堯又有慶都感赤精之事故附會流傳漸違其質而遷愛奇不擇也固復因而不能改耳

高祖故豐沛閭亡賴也臂鷹韝馬以酒色爲天性拔

劒爲本業嘗繇咸陽縱觀秦始皇帝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夫秦爲不道圉奪其民以崇長私欲毒痡於天下跡其行事雖帝制萬方與橫賊亡異自仁者觀之蓋所謂我得志弗爲也而迺艷其淫麗喟爲當然斯豈知所謂大丈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者乎此其志直富天下而已也既以寬大長者見推扶義而入關未有設施以慰秦人父兄而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擾神惑志便欲止宮休舍非張良明大計樊將軍諍之强使還軍霸上項羽以四十萬百戰之師意烏猝嗟而來謂沛公遂有秦也左司馬之言又先入於明夷之左腹公雖百喙肅解耶及羽殘廢義帝負宇宙不載之惡而帝且恬之歲時始以新城遮說之言縞三軍而伐之固已淺於故王之恩矣然袒哭而告於諸侯關河之士浮漢而下堂堂乎亦奉詞問罪之義旅也雖孟津之誓師幾無以進焉而罪人未得一入彭城遽收其美人貨賂置酒高會面視前日縞素之意已澌焉亡之矣煢焉在疚而不忘乎酒色

之樂以名舉而成之以貪揭大義以責人而躬不義人誰其無詞也固不待睢水之敗而四方諸侯已騷然改面而去之矣迄乎曆數有歸亂離畧定而民起於魚爛之餘事建於草創之際在易雲雷屯而君子經綸之時也而英心遽摧於遲暮故態漸肆於慿陵於是乎枕卒豎而卧擁愛姬而泣悍妻傪動舊而無能剛制其漸寵子偏長嫡而無能早辨於微使夫殘彘橫於宮中牝雞雄於殿上而劉氏之未亡亦廑而已焉此無它彼生於焚書坑

儒之世非有先王之遺言以薰乎其心而鄙其智
而又溺冠嫚罵未嘗親近儒者以講明義理爲之
辨乎是非之分而究乎理亂之原惟其天資近道
時或有合而迄亡以勝其多欲之累故暫開而旋
蔽必怠而遽陵以高祖之雄材大畧而輒頽心於
馬上之治者此也故君子觀乎咸陽縱觀之言所
謂以此始者亦必以此終昔儒謂惟無欲而後可以
行王道彼漢之不爲三代亦何足異哉
自莊周氏爲滿苟得之言曰小盜者鉤大盜者爲諸

侯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是一論人於
成敗而歎察其理矣以劉項始事觀之殺秦王子
嬰掘秦始皇帝塚燒秦宮室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此項羽也由項羽者是
惟必敗不敗亦盜而已矣以秦降王子嬰屬吏爲
置秦始皇守塚二十家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除苛
法戒侵暴以安秦人父兄此沛公也由沛公者是
惟必成不成亦王而已矣
或問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殆哉曰否不然公行

而亡顧有左尹者爲之奥主也且羽雖叱咤風雷
而其肝膽腎腸盡在於人其性獷直而不疑多愛
而不忍不疑故可以理諭而不忍可以情動又公
於羽故亡卻而新有功羽旣矯殺卿子冠軍其勢
必難再殺公也兒還軍霸上封府庫而待將軍其
爲跡易察而其詞固足昌耶公與留侯盖熟計此
耳故區區持其空質以冐於不測而坦兮若夷豫
兮若歸其成謀夙計固以制項羽常自爲去留兒
羽能制其短長之命者哉

燒絶棧道此必良與蕭何諸臣熟計之當是時漢新
造而巴蜀道險地陋士著鮮皆秦之遷民居之易
世矣恐其人人揺動有舊士之思未可拊而有也
項王與范增初陰謀王沛公於蜀已卽此意又漢
王所與入蜀諸將士皆山東人間關數年入秦復
入蜀人人謳歌東歸卽初從至南鄭諸將道亡者
已數十人故燒絶棧道特限閡之二者慮切二時
爲狠本計而備盜兵示天下無還心亦一策耳良
歸而蕭何相韓信將稍拊循其民部署諸將項之

而巳東出陳倉傳檄諭三秦定之矣蓋王之入蜀以元年四月而其出卽以是年之八月計在蜀曾不能數月漢書則又謂卽是年之五月唐歐陽詹有言受琢之石長存可搆之材亡窮棧道之絕巳隨手續也而謂良計欲爲韓錮漢王於巴蜀此不猶折柳爲樊以控扼哮虎雖兒童之見不出而謂良爲之乎又良傳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中地者當秦坤蜀良

蜀所從出入秦道棧道在焉其爲漢取天下慮巳定於此矣

曹操刼徐庶母以北先主慰庶而遣之以孝治天下者不奪人母子也項羽以王陵母招陵則高祖自合遣陵夫爲天下豈少陵也哉使人云母子乃有君臣乎或曰陵則宜何如曰殺母者陵也陵之罪於是乎彌天矣或曰陵以兵屬漢而楚刼質其母陵使者至楚坐其母以招陵陵母私泣對使者語陵而遽伏劍以死送之項羽復亨其母陵之不及

爲徐庶以陵母之蚤決計也陵於何罪哉子謂陵母之決計正以陵之不蚤爲徐庶耳陵胡以使者往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或兵其母乎雍容使命之交是陵懷不決之心而以覩其母也於母有使於楚無一箇焉是陵示不屈之志而以殺其母也或曰假陵歸楚則如何固爲楚用之與曰非然也曹操挾天子而爲之相一時思漢之士麕至而歸之士可以虛名集也徐庶之不歸操知操之爲漢賊矣其辭劉也以存母也歸操而竟未有聞焉庶固不爲操用之與不然以彼其才魏得

而用之豈文若輩下也陵若庶可也　庶一名福魏畧曰荆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同郡石韜俱來北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仕元材如此嘆曰魏殊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

或問良將之用兵也戰而勝與勝而戰與曰知彼知巳勝而戰者良將也曰韓信伐魏問酈生魏得無

用周叔爲大將乎對曰相宜也而後進然則韓信
之成功亦幸而屢矣曰否不然將如信無幸而成
之功也且叔豈信對與曰假對則如之何曰信豈
不能策魏之必不能盡用叔也曰一日而用之則
如之何曰凡兩將材武敵則視諸其將將者焉昔
燕以樂毅代田單單畏樂毅不畏燕王卒能使燕
爲逐樂毅而用騎刼燕以敗趙以李牧當王翦翦
亡能制李牧能制趙王卒能使趙爲殺李牧而用
顏聚趙以亡夫良將之制勝也豈一端而已

漢王自成皐逃北度河宿小脩武傳舍晨自稱漢使
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印符以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甚矣
兩將之驕兩將之倪也與强敵交和而舍乃不惕
暮夜乎周亞夫將兵營細柳猶無事時也天子先
驅至不得入天子至復不得入何况使者漢王詐
漢使者乃爾耳藉項王詐漢使者襲兩將之頭
與印符俱已危哉

項伯勸羽毋殺太公此當是爲項乎爲劉乎曰此爲
項明矣宋李繼遷叛或獲其母太宗召寇準議將
殺之呂端曰非計之得已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
高祖曰幸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
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禽乎
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宜
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揉繼遷雖不能卽降
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
稱善卽用其策項伯之言呂端之言也

項羽之殺義帝亦高祖之心也直未及焉耳徒以有

羽在也羽滅而天下者漢有矣高祖能以此臣事
人乎非羽殺義帝漢必殺也羽實爲高祖殺義帝
若代之手焉而且以藉漢口也斯唉竪子失計之
大者矣或曰高祖之寛仁也使項羽不殺義帝而
高祖滅羽必有以處帝者豈必殺乎曰殺也凡始
定天下者必防微而杜釁焉謂夫崛起未易以服
衆而初附之人心難遽習也韓彭功能高漢猶不
容而况名位足以搖天下乎縱高祖能善處帝而
數年之間反者九起必有挾帝以爲名者當是時

嫚帝亦自不能安於漢也
蕭何治未央宮極壯麗以固安高帝意於秦甚善夫
國於四塞之地兵簡與衛民節輓漕不拔之基屹
焉雖然術也亦帝先入關見秦宮室卽欲休舍何
以此窺之故人主毋見其欲懼爲人得何以此得
帝也
白登之圍高帝紀云用陳平秘計得出而應劭注平
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
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

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
奴開其一角得突出而水經注引孫暢之畫記亦
同蓋皆本桓譚新論譚去高祖時猶近得於所聞
嘗覈而他書一說云平造木偶美人運機關舞城
上閼氏望見以爲生人慮冐頓納之遂勸冐頓爲
退軍故馬孝常詩有舞木躚躚雪亂飛何人遂解
白登圍之句是徒後人以意言之耳按漢書匈奴
傳及陳平傳皆云使厚遺閼氏不言所遺何物史
記但云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
世莫得聞又楊雄上書建平閒亦日以高祖之威
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
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則當漢之世以太史公孟堅子雲之多聞已不及
識蓋必其勢危迫其跡鄙猥有不可使人聞之者
一時君臣深諱言之故史僅云秘計蓋平計至此
已誠不可言奇矣又按主父偃傳高皇帝定天下
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
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成既軼姓漢書不爲立傳而高帝紀
亦失載乃幸僅見於偃之疏然成可謂蚤識哉世
徒多平秘計謂其厚遺閼氏不知當是時使高帝
聽奉春君婁敬言則平計何事又使早聽御史成
之諫則婁敬亦亡所見其奇矣自白登之圍解而
平以戶牖更曲逆敬亦以奉春號建信至成也藐
諸帝獨弗之恩耶夫曲突徙薪之果不爲人恩澤
也惜哉

曩獮之策司馬温公曰冐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獮之何有於婦翁子以爲豈惟婦翁正且不有其婦耳漢書匈奴傳東胡嘗使使求冐頓妻閼氏左右請擊之冐頓曰柰何與隣國惜一女子乎取所愛閼氏與之昔戰國中山司馬熹謂世無請人之妻雖欲得請之隣國不與也彼冐頓直謂其妻一女子苟可以射利伺便不難以奉隣國之請而敬乃欲以一女子交歡締愛弭其生心俛中國一日之亡事不已愚乎

獮禽於原野惟恐其創之必也已得則惟恐其創之多也高祖始鬭於項羽之諸臣而力去之惟恐其忠項氏而爲已不利也及羽得而丁固者以項氏之臣不忠於項氏僇豈其旨哉亦惟恐其創之多之說也或曰將誅不忠以殉於衆則項伯者渠矣夫帝也舍其大而僇其小奚居曰不然夫二人者之事則有間矣丁公戰將也生高祖於刃下項伯謀將也生太公於俎上夫臨陣縱敵是二心也謀國緩刑是一德也安得比而語諸或曰項伯固亡罪與曰背國而漢忘其宗易氏而劉滅其祖伯罪可殺也漢獨不當殺之也夫恩可我割故丁公之罪不可原法可親屈故項伯之功不可棄殺丁公足以勸忠賞項伯亦以明孝

沙中偶語必反耶必反廼耦語沙中使人主乎見耶良非詗者亦焉得知耶取天下難矣高祖百戰僅得之諸將身親見也及天下才定而諸將以微功少望輒生心耶審爾則良爲帝腹心計畫臣不早發而俟其成謀又必人主見臨問乃得言耶或曰

良事毋被人刻畫加以藻繢亡本實矣良意廼徙爲雍齒游說使帝棄怨録功亡他也初帝方起沛定豐令齒守豐齒反爲魏守豐沛公攻豐不能得怨齒時景駒爲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卒不下後請項梁益兵還攻拔之雍齒奔魏及漢定天下齒歸漢帝破黥布過沛酒樂猶憾豐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其怨齒如是安國侯王陵者高帝功臣也以善雍齒故陵從高帝久

晚乃得封夫徒善雍齒耳不封况齒良以爲齒本有功而天下未定雖莫適去就亦人情亡足深過將伺閒入其說畏帝恨深思有以動之故不覺其危言類恐喝耳其曰取上素所不快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則非雍齒而誰良之指固溺於是矣然釋方敵封群臣之賞未洽而帝自是有舉不盡信諸大功臣之心矣昔子貢一出游說亂齊破吳彊晉覇越而存魯本意存魯也然齊吳以亂亡留侯一言而封雍齒致淮陰九江

梁王相繼駢首以反僇死亦良一言之力也與哉

京房姤石顯顓權欲去之嘗數見元帝論幽厲所以亡以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因反覆極論且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雖不明言石顯固石顯也晉馬統忌張華嘗侍武帝從容論鍾會事因稽首曰陛下既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敗上曰當今豈有如 會者乎統曰陛下 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深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隨免官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而已統亦何嘗斥張華帝固知其爲張華其所言固張華也留侯之爲雍齒說高帝此類矣

古未有使太子將者春秋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陳誼引制則備矣戰國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

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漢黥布反高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者相謂曰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四人者之說即外黃徐子之言與此徒以利害言之不若克之正也以是審四人者亦戰國策士之流高可與魯仲連肩耳謂其有王佐材未也

胡順菴跋四皓圖曰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爲屈辱用高帝欲易太子呂氏用

留侯計畢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爲太子助此四人亦皤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爲子植黨以拒父也愚以爲當留侯被刼畫計之日惟知用杷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爲父用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從今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而且駡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璧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

者必不苟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果爲商顏之老則余不知也

論人於高帝之世能建大計以道義倡人心有新城之三老而三傑之徒不與焉能立大節以禮樂扶世教有魯國之兩生而四皓之屬不與焉然而三老逸其名兩生失其姓則以嫚儒之世士皆逃名出者既不復留而處者又不復出太史公又退處士故不復博訪而備著之使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良不能已於撫卷之長嘆也

高祖不知有君一鄉老言乃知喪義帝不知有父一家令言乃知尊太公漢四百年謂大綱正繫三人之功與二人者名不著於冊史以人微殁之高祖其軼賞哉

漢法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而秩亦至冗猥矣乃新城三老一言而激發君臣之大義於天造草昧之中壺關三老一言而感動父子之至情於人欲横流之際當是

時漢廷設策之士論道之官林立空負尸素而三老掌教化一鄉乃其功在天下萬世也由此觀之人浮於官亦何讓於三公之位哉

陸賈說高祖詩書因作十篇命曰新語上之其論性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爲道斯數語也與中庸首篇相發明董相不逮也

高祖自將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說何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汚何從其計而上悅後漢吳漢

出征妻子在后買田業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買田宅爲悉散以予兄弟外家終吳漢未聞光武纖芥也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善任而此一事方之迺孫貶矣又高祖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至何謁上民所上書皆以予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上乃怒下何廷尉械繫之夫爲相乃強市奪民田宅擾利此可罪勿問爲民請田宅業民眞宰相

事而輒怒以係是何說哉帝豈不欲過常在相而勿令見德於天下與如此卽一市井妄庸人可置相何必宿德而窺顔順色推美受過以成王之惡於天下是使李斯再見而秦再續也而可乎

高祖之王蜀也使諸將畧地拔隴西諸郡因令故秦苑囿民得田之及巳平定天下蕭何爲相謂上林中多空地棄請弛以與民亦前令也而何得罪何也高祖以爲此舉首何也然不弘矣此孰非君之土地而何能擅以爲功耶田單相齊解裘以濟涉淄之寒者齊王下令而嘉之國人皆曰雖單之善王之善也帝欲攘善於何乎爲齊王亦可也

信果與陳豨合謀反當自豨反後或然豨反非有素也豨少好賓客以代相監趙代邊過趙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入言上令人案之而豨客居代者諸爲不法事多連豨豨恐始反其初爲代相行邊過辭信於邸則漢天子親幸臣也信顧獨居危疑地兢兢自保刃在其頸此畔常之謀滅族之禍迺擊鼓而呼市人哉且對人之親臣無故而教之

以反王可不可也子謂是時縱豨有言安知不爲漢間以嘗我挈手中庭之語豈輒出信之口誰爲屬耳者舍人弟之告變直呂氏甚之耳且信大功臣也謀反在漢法何等廷尉不按實公卿不雜議而舍人弟奚在亦不聞廷折一語高帝且破豨駕返長安有日也長樂鍾室之誅爲此恩恩豈非以信反無端慮帝之寬仁且有以開之也哉且彭越之既得也有司驗反巳實帝猶赦越爲庶人時帝在雒陽呂氏在長安故越猶得以逋其誅其後呂

氏卒使其舍人告越復反乃就僇然則楚舍人弟亦安知不深舍人也故予意直以倉卒淮陰侯之誅皆呂氏之陰謀使然其盧綰之言曰往年漢族誅淮陰誅彭越皆呂氏之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當世之論則已然矣

欒布可謂義勇其哭彭越撼天子逆鱗天子震怒布左足窺湯鼎猶狠狠獨以其未死抗言正色明梁王之無罪天子卒赦而官之謂其言中也且夫身

南面稱王闔梁之百餘城不反乃以顛踣遷徙中反乎韓信排蒯通之說彭越拒扈輒之謀兩人皆英雄明天下大勢所歸其無反端曉甚乃皆不免族身死於女子爲可悲矣淮南王業果反漢一歲而以功高淮南誅者此二人焉欲終臣節得乎然韓信不反蕭相國則與呂后謀因紿信須吏斬之黥布反帝以告變書示蕭相國相國乃謂布不宜有此恐讐怨妄誣請繫告者而使人微驗何相國誅信之暴而欵布之過於深也以高帝治黥布則相國猶能明之以高后治韓信則相國自爲其身計耳故知殺三人舉非高祖志也然呂氏之所以必殺此三人何也帝百戰得天下即病年亦漸衰老矣惠帝爲太子呂之自出務而少呂氏以爲此三人者非少主臣也故欲當高帝時殺之帝亦爲其所動焉耳且后之陰賊猜鷙豈徒三人異時高帝崩惠帝年十七三人者已皆僇死諸將與高帝掘起獨絳灌諸人在然后且秘喪四日獨與其所幸審食其謀欲盡族是而後發喪微酈將軍計且

喋血京師有日矣夫此諸將固淮陰羞與之同列淮南以爲不足畏者也猶畏忌之如是况三人而呂氏能以一朝容之也哉

高帝既擊黥布破之還沛置酒沛宮因大風思猛士作歌甚矣帝之不悟也猛士可使守臯將不反矣布反也帝且躬萬乘鏖天下勁兵僅乃殪之尚不自艾而猛士思乎文中子云大風歌其霸心之存乎秋風辭其悔心之萌乎蓋亦謂帝雄霸之心老而不衰曾不如迺孫之知悔也

陳豨反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趙相周昌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耶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察哉自秦郡邑天下置守尉無寸兵之寄故陳勝一舉事而海內嚮應郡邑瓦裂高祖起自豐沛熟此矣故不獨委罪於守尉夫與人空城而責之守是捧土而隄决河也不亦難哉

樊噲將兵伐燕時帝已病甚有讒噲黨呂氏欲殺趙王者帝大怒曰噲見吾病幾吾死也用陳平計召周勃受詔牀下馳傳載勃代噲將卽軍中斬噲頭

兩人行謀曰恐上後悔寧囚而致之上上自誅之乃爲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勃代將彼兩人豈將匃噲須臾亡死寧忤帝旨者蓋牀下之對察帝甚親知帝病必不起而政且自呂氏出卽執以歸上上在幸自誅之則手刃噲者非我也有如宮車一日宴駕而噲得以遁其誅則爲德於呂氏豈有竟哉此平之譎也故當是時帝儼然在而兩人者固輸情於他族矣况千秋萬歲後

金罍子上篇卷之七

金罍子上篇卷之八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或問程子呂后欲王諸呂陳平何以不諫程子曰當時王陵諫已不聽若陳平諫無益而徒激呂氏之怒故不諫也予謂此未嘗深攷也諸呂王誰爲呂氏首畫此策者乎尚得諫耶按漢書劉澤傳劉澤者高祖從祖兄弟事高祖封營澤侯呂后時齊人

田生以畫奸澤澤奉金二百斤爲壽田生居一歲澤使人謂田生曰生乃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而乘間屏人說張卿以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有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田生

因說營澤侯劉澤諸劉長當王彼得王喜諸呂王益固張卿入言之而太后女弟呂媭女亦爲營澤侯妻故遂立營澤侯爲瑯琊王事顛末如此其爲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産爲呂王此萬世公案也平尚誰欺耶蓋呂氏之王實起於惠帝崩呂太后持天下欲顓私外家劉澤欲王用生利賕張卿恬寵而平勃等亦咸欲固寵位以是參合而平獨逢意呂太后交驩張卿先太后未發審爲太后畫策定獨重難王陵其令后廷

問陵纔發其非劉氏勿王一語即轉問平勃二人同聲傳會三人以二人之言遽逆折其氣而關之口皆平策也蓋事死轉乘八九成始及陵陵爲此諤諤後矣此陵在平術中勿晤也而百世之下且猶得以欺程子謂平懲陵事不諫夫平豈欲諫者耶而程子望之過矣又按外戚呂公傳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

今請拜呂台呂産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亦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夫平苟欲固寵脫禍於時彼將且王之漸也王猶空名而將之爲寄特重矣平猶能望呂太后風旨亟爲之請又何有於王而當庭問王諸呂時又何以幾平之諫也程子之望於平誠亦過厚矣

張良辟穀曹參湎於酒陳平淫於酒與婦人其皆有不得已乎其憂思深其道周[illegible]呂氏之際乎良

也辟世故引而立於潔參乎[illegible]事故推而納諸汚夫神僊爲高尚所託而公[illegible]遨游之司故易曰肥遯吉無不利余以是軒[illegible]侯焉

書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惠帝爲君則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曹參爲相則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吁此君此相漢之不爲三代果矣蓋當是時以恬嬴氏之敝以養呂姁之亂而會莫之止也易未濟之上九所謂飲酒濡首有孚失是者帝君臣以之

[illegible]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此固人情也通曰然求臣亦猶是也予謂相國與通言失矣婦人幽居守寡不出門即復何取既取即與夫死三日嫁庸瘉耶夫烈女不更二夫二夫之女中士亦羞與爲配故不獨女也兄明君廼以此求臣也

周勃既入北軍下令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宋浚儀王應麟曰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

袒左是以大射及士喪禮皆袒左惟受刑者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考之太尉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軍中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予謂深寧此論雅有考證然周衰教廢重以秦人茂棄之餘雖學士大夫以莫講乎禮而勃以事變倉卒人心惶惑之時將驅人以必爲此不爲彼三軍之趣向視其指顧乃不正明其大義之所在而徒以色授意予諭人於不言之表毋已迂乎正恐以勃之椎朴少文亦未嘗學禮而有見乎此且戰國齊王孫賈將討淖齒號於市中曰欲與我誅者袒右於是市中從者四百人陳勝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從民望乃袒右而稱大楚斯又何說耶豈將驅人以效義而顧先懼之以必刑其不然矣由此觀之袒左袒右皆出於一時號令之權宜本非有意其間而人心從違則惟其大義之所在曾不問其左右袒也或曰然則勃意無適莫與曰非然也此勃之術也呂東萊先生曰軍中忿呂氏而思劉氏不待

問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者所以發其忠憤而爲建義號令之始也士一左袒雖使有呂氏之人潛伏行伍之中亦皆膽落神褫無能爲矣故曰此勃之術也

班史酈商子寄與呂祿友善及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乃刼商令其子寄紿祿祿信之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誅諸呂贊曰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義而忘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刼雖

擁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得其旨矣唐呂
温著由鹿賦乃及寄事白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
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酈生既爲交親誘襲軍印
豈無他人謂寄鹿不如不知當是時漢事勢方急
呂祿之信惟況況父又已在刼中成敗之間逆順
之際不容一髮若況火遲迴不决使漢失其幾則
誤國之罪大即呂伏其辜則及族之禍深友不可
賣賣君父可乎夫當仁而行亦何必讓之他人哉
温伾文死黨緣有斯言易曰[illegible]子失丈夫温之
謂乎

漢文帝除秘祝官曰不欲[illegible]聞祠官祝釐則
曰專饗獨美其福而百姓不與是重吾不德也令
專致敬無有所祈禍福英主之所大惟也而過不
欲移之於下福不欲歸之於上其超世獨覩矣有
皇極錫民之心焉

人主所諱者死亡至亡而趣死而殀雖明主亦或難
之尤不樂聞者死與殀也賈誼上疏當文帝時廼
言事勢可爲長太息可爲流涕可爲痛哭若亡不
及踵矣猶可者其曰歿爲明神廟號太宗則逆斯
其死猶可者至曰苟身亡事畜亂宿過孰視而不
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死不寧夫人主當
萬歲後而毋未嘗撫子未嘗及弱是旦夕入地事
也而誼能誦言之帝亦恬不以爲意帝豈特明也
與哉盖誼之所以言之亦以帝之能受也宋范鎮
請仁宗立後至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
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
死之時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

中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
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
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
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夫曰亂兵
又曰急兵是謂人主危亡死喪至不可測當時聞
者猶爲之股栗而鎮無折氣仁宗無動色文帝之
後更千載廼僅見一仁宗也如兩主者其可及矣
乎漢成帝諱死至殺丞相翟方進以當天變秦始
皇隋煬帝皆酷諱亡然秦隋之亡不及冉世漢成

帝之死距翟方進之死才兩月夫諱死亡免於死亡無此理也

文帝知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以廣國親皇后弟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也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元帝時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時野王姊媛充後宮爲昭儀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爲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卒用張譚古者帝王之用人也左賢右戚謂賢則非必戚謂戚而賢則用之長君之退讓君卿之剛

固可謂之賢矣而以外戚罷惟田蚡王鳳譚恭輩甚不肖而戚異時則皆重用之然則非辟戚也辟賢也文帝念天下之議已而棄竇廣國而武帝卒用蚡元帝棄馮氏兄弟爲後世作法而用王氏群弟子孫者卽成帝之世也賢者常不幸不肖者常幸吁豈惟疏遠之士然哉

文帝賜張武金錢以賂而媿之此以賞爲罰也使天下皆以辠受賞賞不勝矣武代來人帝故存之其曰媿之術也唐太宗之於長孫順德亦此順德椒房親有巨庸故太宗不欲行法要之帝王之道善有賞惡有罰無互用也惡可賞也善亦可罰乎使二帝幸其誠心而質行之則二人之罪亦未爲無可原者夫使貪使詐則過行可畧也議功議親則舊章可覆也何必術乎 唐史後召順德爲澤州刺史順德素少檢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逼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爲良吏

黃氏日抄云賈誼鵩賦稱單閼之歲蓋丁卯也時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則絳灌無由譖誼大事記移

之甲子歲然當缺疑耳余按風俗通劉向嘗對成帝曰大中大夫鄧通以佞幸見愛儗於至親文帝又爲微行數幸通家及帝嘗從騎獵大中大夫賈誼數諫止之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則誼之不安跡於朝乃爲鄧通非絳灌也太史公稱鄧通無他能獨自謹其身以媚於上苟悅

諂通謹身自媚不得干預政事然鳥覩鴟梟好音哉安有芝茨連枝梟鸞接翼者向去賈誼不遠博學洽聞習識先朝事其對王言應不虛宋景文謂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亦正用此事困學記聞以漢書無之遂以爲誤則失攷也

與人主言不可不深長思也諷一而勸百不如亡諷之愈也張釋之爲廷尉而奏當犯蹕者以罰金善矣然曰方是時上使人誅之則已非也是道人主倉卒殺人而以天下之公法飾私怒必自斯言矣

申屠嘉廷斥鄧通見謂剛挺然其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亦非惡爲天子有私人况將徙其命德之具而以寵席之哉

申屠嘉傳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按故安咢咢挺其剛節正色廟堂格非抵佞其事業傒儒矣本此乎恢中少立者能然哉鄧通之死無間言亦侯夙行高無以偵之故君子貴豫立也

漢文帝於相能容申屠嘉於將能容周亞夫能自詘以申人臣之節世主之所難也至景帝兩人者無辜乃皆以歐血死景之宇其弗弘矣哉司馬遷賛兩人之守節而一惜其無術一咎其不孫論之盡可也遷之意則以寬帝之過也

申屠嘉材官蹶張也而相漢用人之塗廣矣然文帝其知人哉夫其拜而納袁盎也以度其坐而挫鄧通也以節後之相者未有能繼之者也班史賛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矣班蓋以術爲學故云夫以術則嘉之堂堂誠不若三人者之多知巧媚以自全也然謂三人學術

可乎

文帝時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爰盎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而後淮南王謀反覺盎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則盎之嘗爲文帝畫淮南固錯策也錯乃行之吳楚而七國反盎畢咎錯勸帝亟斬錯以說何也錯死而兵不罷盎亦終不爲鼂錯坐償其無辜又何也始錯建議以諸侯王罪過請漸削其支郡下公卿列侯議而竇嬰獨爭之繇此嬰與錯有隙而嬰故與盎善盎又素不

於錯乃乘吳楚反以盎經爲吳相宜知謀不言請治罪而盎聞大恐乃夜見嬰爲言上得召見此非盎殺錯則錯殺盎兩人胥領名繫其唇脗強弱先後間耳故盎雖違本心忘其前言營國大計以爲邪謀盎誠奮不顧也且夫錯爲天子擅適諸侯可殺而吳楚七國反可復赦耶夫七國反兵交於梁之墟此固非一日而舉也楚王淮南三王皆不洗沐十餘年吳王雖白頭舉事然圖之三十餘年矣志不在錯也錯固曰削亦反不削亦反且撃吠狗

爲客謝者可也乃殺狗以謝盜盜不懀主人乎帝已誅錯盎報於吳楚而兵不罷鄧公之言中而盎之言不中帝亦謝公曰吾甚恨之然而盎不失奉常帝之棄錯也如遺跡焉然則帝有意殺錯矣錯始爲策以撓諸侯七國之兵起藉名於誅錯雖天子以爲兵自錯也錯與帝議出軍事而錯勸帝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帝意以爲召天下兵者誰也乃緩急一旦使吾將此觭意於殺錯而央機於盎之一言也故錯死而盎不復以錯受其咎者此

也夫錯固熟談兵事於上矣周亞夫之可使將兵而錯不知也乃曰群臣不可信及錯死而亞夫由中尉爲太尉卒大破吳楚然則謂此兵必天子將者是錯之銳於爲國慮而闇於用人也雖然是亦何足以死哉大氐兩人皆詭辨用智數方天下有事不深惟國家之急而先務崇其私讐錯之欲按爰盎者猶有跡也然非其時矣盎又乘天子孤危挾諸侯兵以虛聲恐喝漢廷使天子爲其聑心於錯皆徼時射利非在公不欺君信之臣也而錯獨

死爲必冤矣

吳王濞之初反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未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呂布戊劉備於沛曹走曹操與備進屠彭城至下邳布敗欲降陳宮[illegible]操遠來勢不能久若以兵爭[illegible]於外宮將[illegible]

閑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破也布然之布妻謂布曰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遠出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濞與布之胥於敗也人以為不聽田祿伯陳宮之言也夫兵大事也而謀之妻子宜其及也雖然反王之兵不可以藉人與反王之人不可藉之以兵不亦暢於情而究於理之言已乎以二豎之逆雖使悉聽二子吾固

知其亡能為矣

孝景以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卒殺之而衛綰無他長昇能剸齵齵廉謹徒以為醇厚可相少主尊寵之昔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夫必有僩然不可奪之節而後可以寄命可以託孤此非絛侯其人乎彼周勃非不厚重而高祖先王陵之少戇公孫弘非不廉謹而武帝欽汲黯之直節蓋玉鉉輔德金柅繫紆類豈委鎖齷齪之流所能任而景帝取舍若此棄周

冄而寶康狐為可憾焉耳

郅都非酷吏也自其為中郎已犯顏數諫諍不肯為買姬擊廁彘為中尉則長揖丞相其伉厲守高足稱焉至於不顧妻子而奉職不避貴戚而行法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蓋矢心砥節佐公不欺廪然者也當高惠文景時海內乂安禁網疎漏至於鄉有睚眦之豪里有恣睢之戚而公卿大夫議論恂恂依於淳厚以弛姦宿慝為務諱稱人之過失都也崛起其間信其廉潔一日去恩任法以武捷

為治取於愉快橫被酷聲然非有其實矣

書西漢酷吏傳云西漢酷吏大畧有三等一曰詘德而顓任法若郅都奉職不顧妻子行法不避貴戚趙禹舍無食客庭絕知友之請孤立行一意見法輒取是也然皆能廉正不汚稍稍務大體不專事酷急故人猶得以法信之若神羊觸姦含性斯特鷙鳥迅擊孤騫不朋亦其似焉一曰詘法而專任意任意者任已意也法不足持矣周陽由居二千石最為酷急矯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

減之嚴延年以摧折豪強扶助貧弱爲治貧弱雖
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強侵小民者以文内之衆
人所謂當死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是也
此不任法亦不任人而上下由心操縱自我使民
莫必以爲命而神其威然人人重足矣猛虎搏人
而噬之豈擇豪英哉然亦可謂冠虎矣一曰詘意
而任情任情者任人之情也雖已亦不得而自専
焉以三尺爲媢人之具矣如張湯專阿主意主意
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杜周善候

侯以人主意指爲獄上所欲擠者取而陷之上所
欲釋者久次待問而微見其寃狀王溫舒多諂必
文善事有勢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
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此揖巳而託於人以
爲重撓天子之法而阿其私借勢於當事者之門
而張其威狐附虎而人畏之然威在虎矣

郅都田延年皆以形似名詿班史酷吏傳百世之下
權德輿始議其非劉攽爲刊其誤公議哉然董宣
彊項也而亦首之東漢盖剛近傲嚴近酷似之而
非固未易察焉

政之寛猛附諸人性有終其身不能相爲者聆其言
便可察之前漢尹賞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爲
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
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
汚坐贓慎毋然政在庇民而以殘賊爲功將挾之
以媒進用謂軟弱辱於貪汚坐贓此眞酷吏之言
也後漢宋均性寛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
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

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夫貪
汚放縱寧可乎而苛尤甚謂苛察不如貪汙放縱
此眞循吏之言也

賊而吏可乎予曰不知也將娼而妻之可乎人亦曰
不知也予曰妻其娼者將客闖曆室之矣能闖其
心乎猴而冠之吾懼其野心難繼焉吏其賊者將
高堂大府之矣能堂其政乎虎而冠之吾懼其貪
吻愈張焉夫娼而妻之即妻而娼之與其娼於客
闖曆室曾不若列肆倚門之愈也賊而吏之即吏

而賊之與其賊於高堂大府曾不若剸都胠篋之
愈也
嘗官之三事曰清計吏之六治曰廉弁吏治者其惟
不貪乎人亦有言廉而無爲不若貪而有爲此甚
非扶世掖教之言也苟貪矣夫復何爲其攉揮霍
霍也者其泯泯棼棼也者得非以佐巳之所不足
而成其私掩人之所不察而盖其欲耶夫是以徒
翻傳虎其傷人必多以文錦冒蟄其穿人滋甚吾
未見夫其以貪而能以有爲爲之民者也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
殺陳依律以殺母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
爲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繼母如母明不及母
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
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也繼
母有殺其父而子殺之此人倫自古所無之大變
禮與律皆所不載而武帝以沖藐之年能以意斷
斯獄可謂英特然曰與殺人同而不曰與殺罪人
同律殺人者死母乃猶甚先此梁人有後妻殺夫
者其子又殺之孔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
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
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
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
親即凡人耳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
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誼是子宜以
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
相從之此盖與武帝之見無異而曰非司寇而擅
殺則以其人爲可殺而此特非其殺之之人耳此

議爲尤盡然非司寇而擅殺古律不可知今大明
律父母爲人殺而子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
殺死者勿論竊疑當入此比庶幾權與經協法與
禮皆然畢竟爲人子者不幸而罹此變不必以擅
殺之爲可也要當如何後魏書竇瑗疏云臣伏讀
麟趾新制至母殺其父子不得告三反覆之未得
其門按律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死盖謂小者攘
羊甚者殺害之類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
母殺其父而子不告知母而不知父且母之於父

作合移天既殺巳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俱毀豈容頊默此母之罪議在不赦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預制斯條璦此議是開人子告之門矣故母有殺其父者其子可告不可殺云論繼母母也然則爲子而告其父母則如何曰人生有父而至於母殺之有母而至於子豈之無生之心矣母死以伏法而子死以殉義其可也雖然繼母如母明非母也以義母之而巳義之盡卽塗人矣故勿死以全父之志其可也今大明律干名犯義條謂繼母殺其父聽告不在此限

金罍子上篇卷之九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韡

元光元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因推春秋大一統之義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明致堂胡氏稱之謂其功不下孟子也及觀漢書武帝建元之元年

實帝卽位之初年冬十月始詔丞相御史列侯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則先此仲舒對策之六年已肇建斯議非始自仲舒矣綰既奏可未數年而仲舒廷對之言巳復懇懇及之豈一嘗行之而輒復廢於積習之未易除與史稱綰以戲車爲郎至丞相終無可言而其所建明乃如是蕭相國曹參貶矣特其言排申商韓非蘇張而不及老黃意實太后之餘人情猶

者所謂不然或其所學正在此史云緝醇謹應賓
長者無他則其人可知也至田蚡繼之始盡黜黄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
又復以治春秋對策取宰相封侯於是一時儒者
始雲合風動益知所嚮往而天下之學始粹然一
歸於正矣是固諸臣先後倡導之力而武帝表章
之功亦安可誣與世之談者往往媿秦皇於漢武
秦始皇既平一天下納丞相李斯之奏令史官非
秦紀皆燒之偶語詩書者至於棄市而武帝乃獨

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表章六經罷黜百家
由此觀之其大本固已卓然夫窮奢極欲繁刑重
歛内修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恠巡游無度所以
異於始皇者固亡幾也然而諸有亡秦之失而卒
無亡秦之禍其殆以是也夫其殆以是也夫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而公孫弘時年六十
以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
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弘乃復至太
常上策招諸儒而弘對獨稱旨天子擢弘爲第一
召見容貌甚麗蓋弘之再上也既有所創而然且
年益邁則知益深是時爲善順上旨之公孫弘非
復不合意之弘矣然夫人雖佼好老則衰醜弘年
已望七而貌麗何既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
上疏言昔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
年而定惟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策書答曰問
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而弘
對且曰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朞年
而變臣弘尚切遲之則又晏然自咤以爲翕張變

化神於周公盖弘以遲暮遭逢雅知帝喜功好鋭
將斬其老謂歲月不足以見效故盛誇其致理之
捷以示可用此其詐也
轅固以治詩被徵景帝朝爲竇太后弗悦嘗使入圈
擊彘已大絀辱矣曾是莫懲乎至武帝即位復以
賢良徵當是時年九十餘矣天子就而有問之時
也胡爲乎不憚馳驅偊旅然來哉宜諸儒之嫉毀
也然性廉直不苟合人公孫弘亦仄目而事之固
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則老成典

刑君然在矣

董仲舒詣丞相弘記室書見廣文選出本集余三復是書深惟古人忠質之風儒者直諒之義也以一箇小臣處疏遠之分當棄捐之餘欲一望丞相府言事輒神亂色沮呫呫不能吐一氣况敢發一辭其盡言不諱者惟稱頌功德光於伊姬及亹亹伸道私欵不勝覼縷爾仲舒於此無與焉而顧哼哼道以周公下士之義及堯舜三王所以致業之本何其暢也且云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死

傷者半盜賊並起良民被害皆由仲舒等夫佐天子理陰陽司教化眞宰相責豈關一江都相哉而仲舒深自引咎其意指蓋特有在昔蕭望之爲御史大夫下丞相階僅一等而望之奏言百姓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此其自責誠切而宣帝且疑望之意輕宰相况一江都相耶而仲舒正色陳詞略無顧避此雖坦懷慨度之所不能受而况內深意忌之齊人哉宜其既遭中廢旋相膠西終其身遂不得復望闕庭也唐之大儒如韓昌黎氏其學術文行豈謝廣川而走伏光範門三上書宰相乃至於大聲疾呼求救窮餓之水火夫畀之乎亦已甚矣視仲舒此書何如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猴與狗則縣矣而弗察也顧以人言爲甘惡此以耳食者也此以名爲味者也若易牙之辨也而人不能淆淄澠此其知味者也惟文之於人也亦然漢長安慶虬之善爲

賦嘗爲淸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晉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華張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服焉南梁張率之屬文也嘗以其向作賦頌二千餘首示虞訥輒詆之率迺一旦毀之更爲詩託云沈約而示之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矣文章之膾炙人口必嘗味也而以爲慶虬之

左思張華則人易之託乱之於司馬相如託左思於皇甫謐託張華於沈約而人始美之此非知文者也此以名爲文者也以耳食者也唐李華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確已成汙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庋它日與蕭穎士讀之稱工因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夫將謬李華於古之人而不能庾也此其知文者也亦易牙之於味也

公孫弘忮克而獨數稱薦張湯弘與湯兩人合比爲姧於孝武之世而史氏備列兩人性行亦畧相似

矣按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諍奏事有不可不肯廷辨務以順上旨而湯亦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餘贏常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而湯內外亦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兄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坐事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贏弘性意忌外寬内深諸嘗與弘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其力而湯亦收接士大夫已心雖不合然陽浮慕與之及治獄皆窮竟根本殺嚴助伍被所巧排大臣自以爲功多此類盖蠅應聲而集腥羶群力而赴穢小人之性必合其類者亦勢耶

漢書張湯杜周雖不入酷吏傳而兩人傳賛明言其竝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酷吏傳賛又斷斷詆訶此兩人不少置而明著以其子孫貴盛故別傳非諱之也當爲立傳於酷吏本緣示戒使

人見殺人阿意無殄世之報既身享富貴而子孫振振世逢其吉則繆於于公高門嚴嫗除墓之誼非所以風厲後來故特沒其名於此而初亦未嘗遺其實於彼也斯班史之微意與

張湯驁爲而有後世疑天道矇矣不然湯之惡已足以殺其軀而又誰僇焉震風迅霆不踰時天襲世而怒人乎且湯酷烈而蒙咎其身安世溫良而餘休其裔惡無及嗣之罰而善有延世之賞于斯焉以徵天道信弘矣史也迮而爲之詞乃曰湯推賢揚

[illegible]宜有後夫以湯所推揚即正監掾史中刻深
爲[illegible]用依於文學稍稍鄉上意能傳古義平亭
疑法讞疑事會上所喜予則曰某固爲臣爲之能
知其隱而已若王溫舒杜周皆以廷尉史事湯湯
數言其無害爲延譽以至大吏尹齊以御史事湯
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至會謁居者湯且爲
摩其足豈足以稱於賢善之間哉而湯飾此小忠
小惠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沾沾巧譽於其下挾賊
吏以自爲重武帝不察也見謂爲忠乃天亦納諛

乎且以湯峻文決理將人於網枝害如此即使其
開蓸川之館置長安之驛功不足以冒過而況實
懷詐意忌巧排大臣以自爲功其收接士大夫已
心內不合然陽浮道子之豈所謂斷斷無技休休
有容者哉而欲蒙以薦賢之福遠矣
張湯傳趙王求湯陰事上書告湯疑與所愛史謁居
爲大奸事下廷尉窮竟及奏上以湯懷詐面欺使
使八輩簿責湯湯遂自殺湯死昆弟諸子欲厚葬
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
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嚴延年傳延年爲河內守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
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
延年出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
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延年服罪重頓首謝母
畢至臘乃語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
意當老見壯子被刑僇也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
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按湯延年兩人皆西漢酷吏不謂乃皆有母然余

以爲湯母誠慧及湯存乃未嘗一言戒之以放於
死而猶懟然出詞非坐罪其子也母要是剛悻婦
人湯惡母與有助焉若嚴延年母則信可謂賢知
耳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其母輒問不
疑有所平反活幾人耶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爲
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
疑爲吏嚴而不殘嚴母乎當與此母同傳芬芳彤
史其子不如也
衛青爲將雖起自人奴然能小心慎密謝遠權勢迄

保全其功名可録也今紀其二事蘇建嘗說青大
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
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
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
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又青嘗出定襄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
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奔降單于蘇建盡
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
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

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
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
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
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
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
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
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
臣不可專權不亦可乎此兩事使威福之柄一歸
人主恂恂有古良將風信越不及也史稱其以和

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嗟夫使青之賢有
稱於天下繼不爲國禍亦豈其身家之福哉近世
休寧程公信以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貴州山都
掌蠻時詔以便宜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戮一
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
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
之豈人臣之道也其事頗與青合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程不識煩故士卒多樂廣而苦
程不識而程不識終不以已煩而爲李廣之簡唐

郭子儀以寬和治軍李光弼以嚴故士卒亦樂子
儀而憚光弼而光弼終不以已嚴爲子儀之寬將
有常道程李是也廣材氣勝子儀德度優故有易
常以成功不可以訓

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爲淮陽大守黯見
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願
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
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
君重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謂李息曰黯棄逐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專阿主意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戮矣息畏湯不敢言黯治淮陽政清後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與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陳子曰談者以武帝之言遽謂黯薄淮陽也以今觀之豈足以喻黯之衷哉黯先位列九卿徙欲復得其處在帝左右庶得爲天子袪殘若湯者耳其告李息之言蓋以已之不得

而復望之人眞無所不用其至也哉昔史魚不欲以其身既死而忘事君之忠故托其子以告於君而退彌子瑕汲黯不欲以其身既逐而忘事君之忠故托其友以告於君而去張湯夫忠於其君寧賊於君之側而安之至其身殆有所不討者矣又曰世徒褊汲黯薄淮陽守迺長孺何嘗薄淮陽守居十年而政愈清郡遂逾大治果薄而勿爲耶一日猇也況十年耶黯未嘗薄淮陽而武帝薄黯矣瓜而不代以迄其世何也且帝胡以抵息罪非以息嘗受黯言湯耶夫受而不言者罪言之者不加召又何也

漢田蚡爲相其奉邑食鄃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蚡以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言於上謂河決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是以久之不復塞唐武三思食邑在貝州時屬久陰多雨大水刺史宋璟議稱租庸及封丁並合捐免三思慮其封物遂令宰相常巨源駁以爲穀稼雖被湮沒蠶桑見在可勒輸庸調由是河朔戶口

頗多流散古之忠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亦有捐家以赴國之急小人則不然爭利於蚤甲而貽國之害於丘山亦奮而必爲也

史稱石慶爲丞相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按慶子孫同時二千石至十三人其視萬石君時爲萬石者更幾慶爲漢相三公之位不深惟國家之重廣進天下之賢材以自輔益乃多猥用其子孫二千石官尊極富至十三人此十三人慶存以恩進慶死以罪

廢非有特達專進之才語也徒以慶父兄故私庇用之且慶方在位而丞相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守多爲奸利三河尤甚而河東太守乃石丞相子孫慶無萬石君教子孫風矣其專權行私縱恣若此又何得醇謹稱乎然則孝謹之衰實自慶始班史咎其子孫非也

趙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淖姬生一男號淖子後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對曰

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趙江都親孝景子趙弟乃不醜辰嬴事乎漢氏無家範矣昔晉文公問原守於寺人勃鞮柳子厚以爲失問武帝問立王於一宦者何也然淖宦豎曾不以己甥蓋其多欲之敗賢於長孫無忌矣武帝知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已有天下而顧反唖顛長孺之言以斯知克己難也

風俗通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咏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此與唐傅奕令胡僧說已大類事有無不可知予以爲就使有之而仲舒不能懟之若無乃朝服誦經若作而自張者然得無猶有慊於中耶仲舒引巫自詛蓋將以身悟武帝武帝親見越巫之詛不能行於仲舒而異日乃卒以巫蠱之惑至於逐妻殺子而不恤邪說之能移人而惑之不可開也如是按隋唐嘉話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傅奕曰此邪法也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之

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爲所擊者更不復蘇

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者戾太子之禍所自始及觀西京雜記景帝爲太子而文帝亦嘗爲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且博望之苑至成帝建始之二年始罷則漢固以爲故事矣豈儒衣冠四老人者從太子游在高帝之世後世遂相沿以爲當然耶夫愛子者爲擇師傅而教之

[illegible]爲私溺愛使自爲引援其竟也不有植黨之燄必有非類之害可不懼乎故微事之成則唐之弘文足以游揚聲名漸致奪嫡若事之敗則漢之博望足以收召怯異遂爲禍源

漢武帝道揚末命託後嗣於霍光金日磾兩人光華英咸冑而秺侯狄孥也然能恭慎以事其上明哲以保其身者秺侯也慱陸仰之懸矣或曰何言乎日以已事校之光縱子奢侈而日磾教誨兩子有法子爲帝弄兒適見有自殿下與宮人戲惡其淫亂輒殺之杜其漸也日磾殺兩子以杜亂而光亦及族以亂故日磾不賢乎光陰妻之謀立女爲后而日磾不肯以其女入後宮故女無專庭之寵而族亦無洿池赭宮之禍日磾不賢乎莽何羅之變日磾殺何羅功方光爲烈武帝遺詔竝酬兩侯而日磾以昭帝少固不受封蓋寵利而不居勳勞而不伐日磾有之而光且自博陸侯廢王立帝益封萬七千戶居之不疑由此觀之夫光賢何可望日磾乎

[illegible]斷[illegible]車男子事華亭夏止齋先生曰按[illegible]子曰雋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胡氏曰不疑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據稱兵闕下與父兵征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以定衆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二公之論如此借使廷尉驗治形迹果爲衛太子何如昭帝無乃暴太子稱兵反亂之罪申先帝哀憐[illegible]之情築宮茂陵而處之置守衛給衣食以終天年可也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宣帝即位徵魏相爲司農遷御史大夫下丞相僅一等尊顯矣天子既雅重其能勢無不可顯言事而相諸所論奏如請抑損霍氏權如白先去副封以防壅蔽皆剴切當上心言之宜無不從而廼必因

平恩侯許伯何哉至元康中諫伐匈奴時已爲丞相其疏乃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夫疇咨傳詢固帝王事然何必孿孿外家耶相蓋以爲託重於戚則其說易行推功於衆則其謀必協而不瘝后黨顓政之端固自斯開矣夫丗殊於澤誰能不舍外戚之可憂豈惟一霍氏哉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長民者謹毋有鄙夷其民之心惟求諸我而力行之漢之蜀郡蓋時以爲蠻夷之區也而文翁之治蜀郡不以蠻夷治蜀郡也興學校除更繇凡以教之故蠻夷之人皆爲子弟而刀布之俗翕而絃歌矣漢之渤海蓋時以爲盜賊之藪也而龔遂之治渤海不以盜賊治渤海也開倉廩選良吏凡以養之故盜賊之人皆爲良民而兵弩之習忽而鉏鉤矣夫教之行雖蠻夷可爲弟子而況不爲蠻夷者乎養之贍雖盜賊可爲良民而況不爲盜賊者乎又曰弛逐捕尉安而牧養之則渤海之盜皆可使爲民庶乎不苟矣

嘗舍人存問而愛利之則桐鄉之民皆可使爲子孫

論衡初禀篇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按東漢書儒林傳偶然耳此是琨對光武之言所以深嘉其長者者若其言出於光武則掩臣下之長矣又西漢書龔遂傳遂治渤海數年上遣徵遂議曹王生願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言遂還問其故王

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
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
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
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對以此非臣
所知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予謂王生所以教戒遂
不過歸功君上此亦人臣對其君之常語恐遂不
族生言自須爲此彼宣帝雖神明亦何緣遽知其
非出於遂而云云哉不嘉之爲長者而曰安得長
者之言而稱之既掠其善復[illegible]其能宣帝之遇臣

不逮光武遠矣如遂者[illegible][illegible]能而不恃人有善而
不隱斯眞所謂長者彼宣帝復安所求長者哉又
按遂本傳渤海亂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
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
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輕焉然則帝之不意渤
於遂固有自矣復召見且又數年形貌則故而加
之以耄笑而謂之之言所由發也哉爲天子用人
乃以年貌格士繆矣夫太公老周公短可廢耶漢
法郡守課最多召入爲九卿而遂止拜水衡都尉

絀也王生一言乃擢拜爲丞何番番黃髮者之不
幸喋喋利口之多幸也哉
漢宣帝時西羌先零罕开等反趙克國欲以威信招
降罕开及刼畧者解散虜謀而酒泉太守辛武賢
奏請擊之天子下其書克國議以爲此空言非至
計而公卿議者皆是武賢上乃拜許延壽爲彊弩
將軍即拜武賢爲破羌將軍璽書嘉納其策以書
勑讓克國使急裝因天時勿疑克國既得讓以爲
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

陳兵利害璽書報從克國計焉其秋克國病上賜
書曰將軍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
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
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克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
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
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
保何國家之安克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
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吾固以死守之明王可爲忠

言兵事上[illegible]臣奏而上輒下公卿議丞相魏相任其
計可以斥上於是報克國曰將軍計善果不煩出
兵而羌服克國振旅而還唐明皇方事石堡城王
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詔問攻取計忠
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
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
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會董延光建言請
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援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
士無賞格李光弼入說曰大夫付萬衆而不立重

賞何以賈士勇有如不捷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
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
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
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
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遂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
訴忠嗣沮兵而李林甫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付
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
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至石堡拔之死亡
畧盡如忠嗣言秦以詐謂有道之將福於己而禍
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
不爲克國之不擊罕开忠嗣之不攻石堡近之中
間兩天子惑於浮議故宣帝以辛武賢言促令克
國進兵明皇以董延光言詔忠嗣爲助兵而兩將
持之益堅至於近愛子之諫抵信將之說而不從
所以爲賢然克國反覆上疏必行其計忠嗣黽勉
出兵而陰撓其策忠嗣所處又不如克國矣盖亦
爲明主一忠言哉然論人者必論其世處克國世
易處忠嗣世難克國之反覆上疏恃魏相之內主

也忠嗣之黽勉出兵憂林甫之中制也夫事豈一
端哉范祖禹氏謂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
守前說而勿出兵夫固守前說而勿出兵是也然
白起非殷監乎

丙吉爲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吐丞相車上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人
復何所容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張安世以父蔭
爲光祿勳時有郎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
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醉而汚

與溺焉過也過而汚丞相車茵猶可也過而溺[illegible]上不可也吉之放吏而安世之遂不發郎事者何也罪疑者惟輕何以知不及水漿疑也有過者無大辟而溺焉過也且夫五丈之城而樓季不敢犯也泰山之高千仞而跛牂牧其上者陵遲故也天子之殿廷而以郎溺聞非所以風於四方也故安世之所蔽者郎吏之小過而存者朝廷之大體也

漢陳萬年爲御史大夫嘗病召其子咸教戒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

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讇也萬年乃不復言今攷萬年始以賂遺許史尤事史高得入其爲御史大夫代于定國則以侯丞相丙吉病獨留衆人後至昏夜乃歸吉以故薦之讇之效也其復將以教其子耶咸年十八以父任爲郎即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以爲弗類已故戒之將俾一如乃公所爲然咸自父死躋位中丞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時石顯用事顯櫂而咸年少抗節獨與朱雲頌言顯短致罹中麋戾可謂國司直矣非復父之風類[illegible]拵起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治放[illegible]年其廉不如乃一爲貪酷者何耶既滯於郡守不得入見后進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皆以廉儉躡躋公卿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乃數賂遺湯予書有即蒙公子力得入帝城死不恨之句竟徵入爲少府則晚節末路其讇又加乃公一等矣又何以獨徵其父讇耶此亡它咸萬年子也年少立朝蠢氣一往直自謂富貴可捩契取冒險觸忌不復顧惜然皆血氣爲之用也已更窮躓則深自悔創摧抑消沮悉呈故態無復叩頭牀下之激

昂矣故君子貴以理義養其心而不以血氣之盛衰爲之進退以道德立其志而不以富貴之得失置其忻戚此所以能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浩然而無害也

蕭望之剛直大臣也然平生褊心爲戾直是可憾既不欲人以盛名逼我之後尤不欲人以大權當我之前如韓延壽爲左馮翊代望之而望之爲御史大夫輒令御史按問其在東郡不法事乃更大赦

者竟用殺之此是忌其名而欲阻之也旣爲御史大夫而丙吉爲丞相年老天子雅重焉望之乃奏言三公非其人三光爲之不明意在退丙吉而得其處此是忌其權而欲推之也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爲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望之何以獨齗齗不置於延壽耶延壽爲馮翊秉望之之後而

名過之非望之之所平也望之欲挾以相傾與不然何見闊略於丞相而獨擿擿於望之也然延壽之爲東郡治飾兵車至效放尚方用事爲御史所案坐是棄市何也豈直氣踈節不能自檢抑望之與延壽相訐望之爲御史大夫案事者卽其屬風旨之下何求不得延壽亦終亡以自明耶然卽信亦何害爲延壽也夫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塞門而反坫者非春秋賢大夫耶宋寇準知永興軍以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晩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奏[illegible]眞宗驚手出奏示執政太尉王旦熟觀[illegible]準許大年紀尚騃耳可劄與準知之上意亦[illegible]延壽之不免惜望之之不爲王旦耳雖然延壽亦未得爲無罪也初望之按問延壽放散官錢事未證也卽無之宜上表陳訴否則席藁私室以待公論之白而已矣乃遽忿以遑輒亦訐望之陰私以相抵報使後爲御史大夫者何以獨舉其職耶以是不直於上剛而不遜宜其及矣夫以高陵之訟延壽且大傷表章閉閤思過此非思過時耶乃

噭噑躑躅還陷刑辟望之固不能爲國容賢延壽亦自掇也

汲長孺蕭長倩皆凛凛氣節堂堂立于人之本朝凝然無所撓廢眞古社稷臣也田蚡以太后弟爲丞相驕貴踞受中二千石拜謁不爲禮而黯見未嘗拜之大將軍靑尊重顯亢禮而已不拜也望之自諸生被薦庭謁大將軍光卽不肯露索受兩吏夾持自引出閤其不徒碌碌如是又兩人皆正色在位能直言爭人主過失不少回避雖不盡嚮納其

禆益弘多矣亦皆恃其剛直不肯折節官能大不能小任內而不樂外顯自起廢爲淮陽太守則泣稱病力不任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望之拜平原太守則請守諫官斯其短也觚弗可圜爲九柱弗可小爲椽材固然與然顯自結髮仕漢至武帝朝擢列九卿同時爲小吏者皆躐位至丞相御史而顯至是已歷官二十餘年復出守淮陽積薪之喻顯固不能無少望望之由諫大夫出則憂末而忘本宣帝固未爲不失也不然則顯於武

帝之七年嘗守東海以治最聞豈其薄淮陽蕭望之爲霍光所抑由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古抱關之職也亦嘗遣友人之嘲曰各從其志矣豈其不樂爲太守寄千里專城耶士固有見也然顯自一出不復得入而宣帝一入望之之奏遂不復出至於寢疾則又屬望之以受遺輔孤望之獨可謂遇主矣大抵兩人材氣畧同獨長孺尤能以道誼發意氣故常正直而不阿務忠厚而不苛刻正直故毀公孫弘之懷詐飾智忠厚故數質責張

湯之濟艾巧詆望之始由丙吉薦得召及吉以望德尊齒任職三公而望之意輕之有相傾心正直者不爾也又多論劾不能勸人主惜材省刑趙廣漢韓延壽之死皆與其力忠厚者不爲也顯行脩潔由列卿至爲郡守四十年死之日家無餘財而望之爲御史大夫嘗一爲韓延壽持其在馮翊時放散廩犧官錢百餘萬一爲緐音婆延壽奏其不奉法自脩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雖議起摘觖跡非左驗似亦望之素行之不足亮矣此二人者

顯學黃老言而毀儒望之脩然儒者也其所表見不同乃反如是抑豈顯之天資固自卓然也

蓋寬饒封事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聖賢家以傳子孫若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在其位此說爲天命難諶天位難安以廩廩庶幾悚意人主盖詩書以來人臣告其君往往則然而文墨吏遽當以求擅世豈有片言請人之天下者耶而阿意詆欺甚乎哉谷永疏云臣聞天立王者以統理人民方制海內非爲天子故垂三正

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此大指與文公同而丞又度五帝弗言顯顯稱三王放伐之事使成帝一日以丞屬吏則議且以丞意問昺矣

餘冬序録曰漢孝宣殺趙蓋韓楊皆不厭人心後世追論其用刑之尅必竝舉而言之東坡作二疏圖賛曰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不及趙者豈以廣漢持魏相是非猶有自取之道故耶今按廣漢本傳廣漢爲京兆尹初大將軍霍光

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推破盧甖斧斬其門關而去帝聞心善之因召問廣漢廣漢由此侵犯貴戚大臣幸多果敢莫爲持難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禹坐腰斬廣漢會赦貶秩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冀毋窮正巳事適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制下京兆尹治廣漢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事下廷尉治實

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於是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刼持奉公宣帝惡之下廷尉竟坐腰斬事始末如此則宣帝誅廣漢公案也廣漢之誅死宜矣且夫巳爲京兆不能容大將軍家私屠酤巳客私酤而曲庇之至欲誣殺數人未巳浸淫且欲殺丞相夫人不亦大横矣乎身爲大臣不深惟國家大體以忠厚正直佐人王顯挾小數爲微巧司人之得失陷人於敗以倖爲功其始也窺上微指輒摧抑大將軍家大將軍

家族矣廣漢名位且因是起已復妄意天象至欲脇持丞相陰罪殺之若何儉人之用其心而冀以是免乎其視蓋韓楊三良臣雖同日而尸于市其枉直固有分矣

楊惲貽孫會宗書云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本惲遭讒失侯家居與朋舊書疏往來道其平生亡故斥及君父至深言不諱事且日有時而既則景流跡熄恩義且斬絕焉雖亦死生常理無足怪然此言豈出於臣子之口帝積前疑又本亡[illegible]

事頗類咀呪故帝以怨望致之死誠過然語言犯上惲亦自有以取之也若惲詩云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蓋自況其功名迄無建立故取樂旦夕更復何意而讀史者求其說不得乃曲爲箋解謂其詞旨別有風刺此雖當時漢廷深文不及此也無惑乎後世詩獄之紛紛矣

或問于定國爲廷尉而坐視趙蓋韓楊之死不能爲張釋之之守法潛室陳氏曰漢廷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按漢書趙廣漢之獄明言下廷尉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坐腰斬則于定國時爲廷尉何解也至太僕戴長樂上書告楊惲罪事下廷尉則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稱引爲妖惡言大逆不道天子不忍加誅免惲庶人而騶馬猥佐成又上書告惲章復下廷尉竟按驗當惲大逆無道胥斬則定國於惲凡

更兩當其大逆罪矣惟蓋寬饒封事則下中二千石韓延壽事則下公卿然廷尉不預耶寬饒之誅也鄭昌以諫大夫上書訟其寃不聞廷尉有詞也孟子告蚔鼃矣身爲廷尉使天子之刑有不更廷尉廷尉不得舉其職猶靦面居位尚得與張廷尉互哉夫阿意人主巧傳會使天子殺不辜盡力公忠之臣至於騈首猶曰不吐剛茹柔吾不信也

或問當定國時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二者優劣曰天

下無冤民民固自以為不冤矣民自以不冤則固
有冤者天下見之有以亮其心而然也緣旻倩以
柔嘉之德事躔明之朝雖力乏匡言而心存矜慎
嘗其詳讞審恕之意著乎色詞故天下能見之要
之克釋之之守法使臣主俱賢克定國之任職則
過在君上矣兩人雖遇主不同自其材性亦異予
竊謂張釋之殆可相景帝弗用也定國為相至元
帝時而猶無有發明受詔條責則惟有惶恐乞骸
骨歸印而已可獨謂宣帝弗任乎

元帝將舍乘輿從便門乘樓船酎祭宗廟此經往程
數里平流謾操容與乎從橋矣廣德欲諫者身為
三公從容片言決何必免冠而上趣之冠禮之也
未有言不用之意而遽欲觸輪以頭血濺帝此豈
事體人情耶是時弘恭石顯與外戚史高比而殺
蕭望之詆黜張湛劉更生諸人無所容此其用舍
繫人主安危豈特從橋乘船間而廣德若罔聞知
杜欽谷永之專攻上身斯買其餘智於此矣
琴操王昭君者齊國人顏色皎潔聞於國中獻於孝

元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偽不飾
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疏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
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
恚日久乃便循飾善粧盛服光輝而出俱列坐元
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
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
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麤
醜卑陋不合[illegible]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
久大息曰朕已誤矣遂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

樂乃作怨曠思惟歌云云竊怪所記昭君事頗與
世所傳異及讀漢書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
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號為寧胡閼氏生一
男曰伊屠知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死[illegible]
妻大閼氏生子曰雕陶莫皐昆長立為復株累若
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惟此云婦人而閼旋
匈奴單于父子間亡恥如此又讀後漢書昭君王
嬙南郡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廷時呼韓

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從胡俗復為後單于閼氏焉與琴操漢書所記一無異眞天地間妖淫婦人也秖緣曠生怨積怨生忿遂甘心背君父恐以身妃犬羊行狗彘固欲是厭它尚曷邮耶世徒

見西京雜記所傳毛延壽事及晉宋以來諸家詞曲往往借妃事以寓君子禮義之思因或發其悲歌慷慨之氣遂以為妃事然而不知也惟王荊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又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呂居仁云人生有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如胡地人兩詩為道妃意中事然詞涉流宕義鮮規刺幾於勸矣必也理正詞嚴事窮情出照

邪膽於秦鏡懸妖首於周旌庶幾哉其尊墩一抽

漢東平思王宇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覲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

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辨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唐吐蕃金城公主上書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于休烈諫曰戎狄國之冦經籍國之典也且吐蕃之性標悍果决善學不回若使之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必不得已則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殭盛征伐

競與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誠與之國之患也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今哀求稽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禮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按經術德義諸王之所宜懋明也舍曰而子史傳士乎況東平王氣力勇武曾未開於師傅之教五經之正術其前罪且未有以貫也而求他書過矣至於王者以同文建治使詩書之誦被乎裔夷忠信之教行於蠻貊豈

非願乎夫明乎書則茂乎來王之義明乎詩則畏乎撻伐之威明乎禮則將以儀文之遜讓易殊俗明乎春秋則將以名分之謹嚴柬悃心於是乎四夷可以冠帶而撫也奚不可之有蠻乎休烈之言何視天下以不廣乎故均是求書也以漢則不與之爲是以唐則不與之爲非

王商爲丞相大將軍王鳳怨之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因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以女入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張匡巧佞上書願對近臣陳日食咎言商誣罔詩大臣節故應是而日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勿治鳳固爭之卒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晉賈克爲尚書令而無公方之操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咸疾之及氐羌反叛愷因進說請克鎮關中朝之賢良皆倖克此舉克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啣愷計無所從

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勗私焉克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頊駕而自留矣勗因請乘間言之餞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言克女宜配儲宮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商迫於不得已而克於憤毗不知所爲之中皆衔女以自攀於上而固其寵以保其位然克遂自此得知而商竟於不振以死以是知小人之術惟小人精爲之君子而出於小人鮮有能獲而徒以賞

其平生爲可哀矣如商謇謇立朝凜然大臣之節其所樹立睇王鳳何物而晚節末路一遭困躓遂失故步其計畫亡復之至乃與賈克等易恒之六三不恒其德亦可羞也蓋商之謂耶

漢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以爲令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論之明所有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

以解請論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絶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魏初天下草創多逋逃故立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鍾繇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以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繇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又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而荀氏所

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之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法貴得中刑慎過制所以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文出適他族還喪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僇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僇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同夫家之罰於是有詔改

定律令三事頗相類而肇建大義脩明永制哀矜
無辜眞仁人之言也
谷永待詔公車對策天子雅知皇后許氏先帝外家
不緣色選后父許嘉又用事與王氏爭衡疑有纖
介首言內寵太盛嫉妒嬌嫚專上訪嗣等之[illegible]
抵日食地震之異又言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
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指妻黨之權闊畧母黨其巧
詐多窺何善傅麗如此王鳳柄重外庭譏咎而後
宮無繼嗣又太后憂念輒復上書盛陳骨肉大臣

有申伯之忠白氣黃濁之異不可歸咎諸舅宜急
復益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廣求於微賤之間以
遇天所開右斯數言也於上無咈而所以效款於
王氏者則已慇且自謂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
之誅此天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不知其所謂
直言者何哉又謂由疏賤納至忠甚苦誠不可露
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
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所謂腹心大
臣非鳳耶是乃公納私交而曾不顧上之謂巳阿

黨可謂無忌憚之至者矣鳳既得永擢永爲光祿
大夫則又奏書謝鳳謂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而
說其狂言顧同齊客隕首宮門以報恩施爲門下
死士及見鳳年老而王氏諸舅惟平阿侯年次當
繼則又傾心以預營其終身鳳死而以位授車騎
觖所圖矣則又說譚與之不平而又疑音之惡之
也則又說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舉善不
避仇讐以章至公而享天意蓋又欲音之揥瀹而
用巳也至於黑龍之異則又顯指其患於同姓蓋

是時許氏廢黜無可爲分咎者矣永通天官京氏
易明三七百六之數知漢祚將亡當移王氏凡永
前後所以自謀其身者可謂無遺筴而所以喪失
其本心則亦巳甚矣
杜業欽兄緩子杜欽不遺餘力以事王氏誠背公死
黨之賊臣也使及新室則綽爲佐命元勛豈甄豐
劉秀後乎而業款款正言詆王氏殖黨顓政之咎
及斥張永爲奸人之雄惑亂朝廷蓋子眞更生之
貳而班史賛乃右欽而紬業此爲反道詭理乖是

之辭使後人何觀焉
三莽篡漢王氏之不冀莽者閎一人而已漢書不明
言其見忌之繇然其必不爲莽請璽說符命可知
也故莽篡而閎獨懼莽誅而閎獨全閎知矣哉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終